

三个国际的历史

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五五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威廉·福斯特著



李 璐等译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一年·北京

致 謝

我十分感謝很多同志在這本書的準備過程中給我的幫助。很多同志提供了意見，借給我重要的參考資料，細心地校閱這本書的清樣，並提出了批評。我對他們寶貴的各作深表感謝。我特別對阿瑟·齊帕塞的廣泛的和不可缺少的研究工作表示感謝。

威廉·福斯特

目 录

第一篇 第一国际（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 第一章 一般經濟和政治背景..... 3
 工业革命(3) 資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巩固(5) 工业革命与工人(6)
 早期的工会运动(8) 反对資本家的趋势(11)
- 第二章 科学的社会主义.....15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16) 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
 則(17)
- 第三章 一八四八年革命.....28
 法国革命(29) 德国革命(31) 资产阶级的叛变(34) 政治反动年
 代(35)
- 第四章 第一国际的成立（一八六四年）.....37
 第一国际的先驅者(38)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42) 国际工人协会的
 綱領和組織規程(45)
- 第五章 工会主义、蒲魯东、拉薩尔和巴枯宁.....48
 单纯工会主义(50) 布朗基主义(51) 蒲魯东主义(53) 拉薩尔主
 义(55) 巴枯宁主义(58)
- 第六章 巩固时期：日内瓦大会（一八六六年）.....62
 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活动(64) 日内瓦大会的工作(66)
- 第七章 第一国际影响的加强，洛桑大会和布魯塞尔大会
 （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71
 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会和罢工(71) “国际”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72)
 洛桑大会(75) 布魯塞尔大会(76) 资产阶级攻击的增长(78) “国
 际”的发展(79)
- 第八章 巴枯宁主义和巴塞尔大会（一八六九年）.....82
 埃森納赫派(83) 巴枯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85) 巴塞尔大会上的馬
 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87) 爱尔兰問題(89) 普法战争的爆
 发(91)

第九章 巴黎公社 (一八七一年)	92
法国共和国的成立(93) 公社的誕生(95) “国际”和公社(97) 公社的工作(99) 公社的失敗(101) 公社的历史意义(102)	
第十章 海牙大会上的分裂 (一八七二年)	106
內部危机(107) 倫敦會議(108) 海牙大会(109) 总委员会的权力問題(110) 政治行动問題(111) “国际”迁往紐約(112) 开除巴枯宁主义者(114) 分裂后的余波(115)	
第十一章 无政府主义国际 (一八七二——一八七七年)	117
圣伊米也大会(117) 无政府主义者的下坡路(119) 继承巴枯宁的克鲁泡特金(121) 无政府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123)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瓦解(125)	
第十二章 迁往美国后的第一国际 (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	127
美国的形势(127) 国际工人协会和美国的阶级斗争(128) 反对“宗派”的斗争(130) 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分子(132) 內在的危机与政治进展(134) 第一国际的解体(136)	
第十三章 第一国际的作用 (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138
各流派思想的破产(140)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的原因(141) 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142)	
第二篇 第二国际 (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第十四章 第一国际的解散至第二国际的創立 (一八七六——一八八九年)	147
工人运动的发展(148) 哥达大会上的妥协(150) 国际傾向的进一步发展(152) 卡尔·马克思逝世(153)	
第十五章 第二国际的創立 (一八八九年)	156
大会的工作(158) 大会上马克思主义的方向(159) 右傾危險(161) 右傾机会主义的根源(162)	
第十六章 布鲁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和倫敦大会 (一八九一——一八九六年)	166
滋长中的右傾机会主义(167)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168) 改良主义	

反对革命理論(170) 左翼的斗争(173) 恩格斯逝世(175)	
第十七章 国际工会运动	176
单纯工会(177) 马克思主义的工会(180) 无政府工团主义(182)	
向着工会国际前进(184)	
第十八章 帝国主义和米勒兰：巴黎大会(一九〇〇年).....	186
米勒兰事件(190) 巴黎大会上左派的失败(192) 反对軍国主义和	
战争的斗争(193) 社会主义国际局(194)	
第十九章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阿姆斯特丹大会	
(一九〇四年)	196
德国党的内部斗争(198) 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200) 美国社会	
党内的白色沙文主义(201) 左翼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胜利(203)	
德莱斯頓—阿姆斯特丹决議(204)	
第二十章 列宁。新型的党	206
列宁和他的活动(207) 革命綱領的制定(208) 俄国建党的最初步	
驟(210) 布尔什維主义的产生。一九〇三年的倫敦代表大会(213)	
国际的調解(214)	
第二十一章 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216
高涨的革命浪潮(216) 孟什維克的策略和布尔什維克的策略(218)	
革命高潮和反动势力(220) 第二国际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222) 群	
众政治罢工的問題(224)	
第二十二章 殖民主义和战争：斯图加特大会	
(一九〇七年)	227
殖民地問題(228) 反对軍国主义和反对战争(231) 斯图加特决	
議(233) 美国的沙文主义(236)	
第二十三章 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〇年).....	238
反战决議(238) 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240) 合作社問題上的机会	
主义思想(242) 考茨基和列金(243)	
第二十四章 战云密布：巴塞尔大会(一九一二年).....	246
巴塞尔宣言(247) 言行不一(248) 第二国际的力量(250) 世界大	
战前的右派和左派(253)	
第二十五章 大叛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256

大叛变(259) 大叛变的发生(260) “保卫祖国”(262) 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265) 第二国际的恶性循环(267)

第二十六章 第二国际的作用

(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268

第二国际早期活动的作用(270) 机会主义的代价(272)

第三篇 共产国际 (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

第二十七章 齐美尔瓦尔得运动

(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277

第三国际最初的步骤(277) 社会主义的反战会议(279) 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280) 昆塔尔会议(282) 爱尔兰一九一六年的起义(284) 列宁的伟大的理论斗争(285)

第二十八章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288

发生革命的原因(290) 反动的临时政府(292) 党的革命的纲领(292) 走向革命的和平道路(294) 斯德哥尔摩(齐美尔瓦尔得)会议(296)

第二十九章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月)298

夺取政权(300) 苏维埃政府最初的措施(302) 保卫革命(305)

第三十章 苏维埃制度307

政治结构(309) 经济基础(312) 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314)

第三十一章 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316

德国的苏维埃(318) 革命被出卖了(319) 资产阶级恢复全面进攻(322) 匈牙利革命(324)

第三十二章 第三国际的成立 (一九一九年)326

第二国际的复活(327) 成立第三国际的号召(329) 莫斯科代表大会(331) 代表大会的纲领(333) 第三国际的成立(335)

第三十三章 革命的前途：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〇年)336

青年共产国际的成立(337)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338)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340) “二十一个条件”(342)

第三十四章 共产国际与殖民地世界344

卡尔·马克思和被压迫民族(346)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349) 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351)

第三十五章 革命的发动：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354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355) 第二国际的成立(357)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359) 若干组织问题(361) 妇女工作(362)

第三十六章 赤色工会国际(一九二一年).....364

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工会国际联合会(365) 赤色工会国际的建立(367) 赤色工会国际的纲领(369) 赤色工会国际纲领的制定(370) 新的革命的工会运动(372)

第三十七章 统一战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375

列宁和劳工的团结(375) 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377)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380) 统一战线的政策(381)

第三十八章 局部稳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384

两个社会民主党国际的合并(385) 德国十月的失败(386) 代表大会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388) 统一战线问题(389) 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391)

第三十九章 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393

工业的合理化(394) 英国的总罢工(397) 中国的革命斗争(399) 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401)

第四十章 共产国际纲领：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八年)405

共产国际的纲领(406) 共产国际的政治展望(411) 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革命(413) 几点组织事项(415)

第四十一章 世界经济危机(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417

危机打击下的美国(419)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421) 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准备(424)

第四十二章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427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428) 希特勒取得政权(430) 德国法西

斯(433) 罗斯福的“新政”(435)

第四十三章 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的发展

(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439

中国的革命斗争(442) 法西斯在法国的失败(444) 奥地利的武装斗争(446) 西班牙的武装革命(449)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受审(449)

第四十四章 人民阵线：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451

法西斯是什么？(452) 国际和人民阵线(453) 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455) 劳工力量的统一(457) 新的策略方针(459)

第四十五章 行动中的人民阵线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461

中国的民族反帝阵线(462)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464) 美洲的人民阵线(466) 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和内战(468)

第四十六章 慕尼黑：通向战争之路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472

罪恶的“绥靖政策”(473) 苏联力量的增长(475) 慕尼黑会议的出卖(477) 扩军备战(480)

第四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过程482

战争的帝国主义阶段(482) 苏芬战争(485) 希特勒粉碎西方强国(486) 战争性质的改变(487) 不忠实的资本主义盟国(489) 苏联粉碎纳粹德国(491)

第四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493

苏联的游击队(495) 中国的游击战争(498) 东欧和中欧的游击战争(501) 西欧的抵抗运动(503)

第四十九章 第三国际的作用

(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506

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508) 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511)

第四篇 社会主义历史性的进展

第五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殃517

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518) 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统治权(519) “冷战”的基础(523) 第二国际与“冷战”(526)

- 第五十一章 人民民主国家的誕生**
(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528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現(530)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类型(532) 意大利的
联合政府(533) 法国爭取民主的斗争(535) 英国工党政府(538) 德
国和日本的軍事鎮压(541)
- 第五十二章 工会和其他群众組織的扩大**
(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543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545) 爭取世界工人团结的斗争(547) 世界
青年組織(548)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551) 欧洲的群众性共产主义
政党(552)
- 第五十三章 殖民地世界的革命**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554
中国和印度的革命(557) 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560) 非洲和拉丁美
洲的民族解放运动(562)
- 第五十四章 “冷战”初期的局面**
(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 566
原子外交(567) “杜魯門主义”(569) “馬歇尔計劃”(571) 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的建立(574) 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帝国主义(576)
- 第五十五章 共产党情报局 (一九四七年) 578**
鉄托叛变(580)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世界工会运动(582) 世界社
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腐化(586)
- 第五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 589**
蒋介石发动内战(590) 人民的胜利(591) 中国的人民民主(594)
毛澤东的领导(599)
- 第五十七章 华尔街要战争，全世界人民要和平 601**
朝鮮战争(602) 印度支那战争(605) 氢彈(607) “欧洲防务集团”
的垮台(608) 为爭取世界和平而斗争(609) 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
可制止(613) 斯大林逝世(615)
- 第五十八章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616**
资本主义不能自动地复苏(617) 不值一駁的凱恩斯主义(618) 美国
的統治权实现不了(623) 帝国主义战争的瘋狂性(626)

第五十九章 世界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628
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631) 社会主义解决了人民的问题(634) 走向 社会主义之路(638)	
第六十章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展	
(一八四八——一九五四年)	643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没落(643) 工人阶级的前进(646) 历史证明马克思 主义是正确的(649) 共产党人的世界影响的增长(653)	

第一篇

第一国际

(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第一章

一般經濟和政治背景

一八六四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在資本主义发展的急浪汹涌澎湃的情势下在倫敦創立的。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偉大航程的发现,大大地擴張了商业,培育了許多不同行业的地方手工业,因而給資本主义的发展以巨大的刺激。特別在英国,工业革命更进一步地大大增强了这种普遍的冲激。这开始于十八世紀中叶;据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說法,它結束于一八三〇年左右。不过,資本主义却繼續飞速地擴張着。这一全部发展过程,标志着以农商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开始过渡到以工业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社会。

工业 革命

煤、鉄和紡織工业以及铁路事业的異常迅速的发展和擴張,标志着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革命。这些发展以整整一系列的革命性的发明为基础。比較杰出的发明家中有这些人物:冶鉄业的亨利·考尔特;設計紡織机的約翰·凱、詹姆士·哈格里夫斯、理查德·阿克賴特和塞繆尔·克洛姆普頓;发明蒸气机并把它运用到工业和运输业的湯瑪斯·牛可曼、理查德·瓦特和乔治·斯蒂芬逊。这一系列偉大发明中的一个主要发明是一七九三年美国人艾萊·惠特尼发明的軋棉机,它把便宜而可大量获得的棉花供給亟需原料的新兴的英国紡織工业。

下列所述是工业革命主要的经济后果：它把生产从手工基础上转变为机器生产，规模巨大的工厂替代了小型的作坊，它将原来用风和水原动力变成了用蒸气原动力，在运输系统中来了个革命，铁路、运河和公路在陆地上交织成一个交通网，在海上是巨大的船队——起初借风力推进，但终于用蒸气发动——它将原来属于局部性的商业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商业。

由于英国可以大量供应廉价的煤并处于商业上的战略地位，它就成为工业化的主要中心了。一七二〇年到一八三九年間，它的生铁生产从二万五千吨增加到一百三十四万七千吨。一七六四年英国输入供工业用的棉花是四百万磅，而在一八三三年它输入了三万万磅^①。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英国生产着世界上全部工业品的大部分，它已经变成了“世界的工厂”。

工业革命从英国很快地传到了欧洲大陆。在早期，法国由于沾了有许多宝贵发明的光，与英国几乎保持着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主要由于缺乏煤的供应，法国已经远远落在英国的后边了。已成为重要工业中心的丹麦、荷兰等低陆国家，迅速地向前发展。到一八五〇年，德国也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德国被它的不利的商业地位、许多遗留下来的封建影响和周而复始的战争限制住了。迟早总应当远远超过美国的美国，很快就感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冲激。一七九〇年纺织工业在新英格兰诸州开始发展了；一八〇五年它大约有四千五百个纱锭，一八六〇年约有五百二十三万五千纱锭投入生产^②。同时，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制——铁、制鞋、木材、造船及其他——正在

① “大英百科全书”，第一二卷，第三〇四页，一九五〇年纽约版。

② 维特·鲍登著“工业革命”，第二一七页，一九二八年纽约版。

美国东北部成长起来。不过，在一八五〇年左右之前，大规模的工业化还没有在美国全面大力地展开。至于东欧，当第一国际创立的时候只有点滴的工业，而亚洲、非洲、澳洲和拉丁美洲几乎没有任何工业。

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巩固

由于工业和贸易的疾速发展，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富有的资本家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他们逐渐地从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这个新兴的强有力的阶级，加紧了对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度的剧烈斗争。资本家们在哲学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同势力雄厚的封建的土地所有者——国王、天主教皇、主教和贵族——开始了公开的战斗。这个斗争发展到高峰便形成了许多次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过程中贯串着异常猛烈的内战。

一长串的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继续发展到我们这个时代。但是，当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这些革命中的最重大的革命，已经在下列国家中发生：英国（一六四二至一六四九），美国（一七七六），法国（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海地（一七九〇），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一〇至一八二六），巴西（一八二二），法国（一八三〇和一八四八）以及德、奥、意和匈牙利（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意大利（一八五九），以及美国（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这些终于使资本主义居世界统治地位的革命的总的影响，在这时已经使资本家们或多或少地控制着英国、西欧和北美。

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平行并进和相互关联着的建设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过程，也在向前发展。为了制服和剥削工人阶级，为了使

自己取得对各个国家国内市場的統治并动员那些国家的軍事力量从事战争，資本家需要更加完善的和組織良好的国家——共和国或君主立宪。封建主义所特有的不巩固的、有时是四分五裂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意大利，資本家是感到不滿意的。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导致对許多少数民族的橫暴压迫（如英国的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并且也导致許多激烈的民族战争。这些战争包括十八世紀的英法战争，一七七六年和一八一二年的美英战争，一七九九年到一八一五年的拿破侖战争，一八二六年以后几次拉丁美洲战争，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九年的法奥战争，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美国的內战和紧接着第一国际成立后的年代內发生的一八六四年普魯士与丹麦之間的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以及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在战争和革命的血泊及泥沼里，遍地成长起資本主义制度。

工业革命与工人

資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首先在英国的劳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羊群的牧畜而被从自己土地上赶走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已往的独立生产者被成群結队地赶进了新的工厂，在工厂里他們变成了雇佣工人，很多独自經營或在小作坊中做工的手工业者逐漸被聚集在日漸扩大的工业企业中。現代工人階級正在誕生。由于工业发展而产生无产階級这一事实，发生在所有資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国家中。

由于他們的社会制度具有貪得无厭的特性，資本家迫使男人、妇女和小孩工作而至于毁灭他們的地步。他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

条件比奴隶們好不了多少。每个工作日长到十二小时至十六小时，工資不足果腹，滿了六岁的儿童就到工厂里做工，工厂里厂主独断横行地統治着沒有組織起来的雇佣工人。一八三三年的一个国会报告說：“英国工人受到的摧殘，几乎使美国奴隶制度的恐怖、爱尔兰的英国地主的权力以及英国在印度的統治均黯然失色。”^① 恩格斯在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年間写成的偉大作品“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中，他永垂不朽地刻划出这一时期工人的惊心动魄的境遇。在欧洲大陆上，举凡資本主义的魔掌触及之处，情况甚至比英国更糟，糟到不能再糟的程度。法国和德国西部新設立的工厂是情景凄慘的奴隶栏，馬克思称比利时是“資本家的天堂”。在号称“自由人的国土”的美国，同样恶劣的境遇普遍降临到产业工人的身上，到底奴隶或雇佣工人誰生活得更坏，这是个有討論余地的問題。方納、康蒙斯和其他工人历史学家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本世紀最初几十年內年輕的美国工业特别是紡織工业的特点：低得可伶的工資，无休止的漫长的工作時間，車間里老板的专橫統治和对男工、女工、童工凶恶的剝削。当循环不已的經濟危机在各个国家发生时，失业群众的貧困情况实非笔墨所能尽述。

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抗击他們陷身其中的經濟和政治奴役。他們曾积极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各次資產階級革命，希望在这些斗争中爭得一些資產階級政綱中所列举的光輝燦烂的諾言——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是諾言中的鮮明例子。但是經驗很快地証明了，这样的紙上的权利，只有当他們自己坚决斗争去爭取它們的實現的时候，工人才能得到真正的权利。

^① 西奧多·罗斯坦著“从宪章运动到工党主义”，第九頁，一九二九年紐約版。

为了对他们所受的难以忍受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斗争，工人们被迫依赖他们自己的阶级力量，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这种力量来。在英国，机器破坏党捣毁了机器、破坏了工厂，在各个国家中工人们发动了暴动——如一八一九年曼彻斯特的暴动、一八三一和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的暴动以及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暴动。他们也跟随着资产阶级自由派努力争取政治改革，如一八三二年英国的选举斗争。他们建立互利社和合作社；尤其是工人转向了工会组织。凡是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地方，工人很快地就懂得他们握有罢工这一十分重要的武器能使工业陷于停顿，因此就暂时断绝他们剥削者的利润。

早期的工会运动

在资本主义之母的英国，早在一七五二年工会就开始形成了^①。这些最早创立的工会主要是熟练工人团体，并且他们处于非法地位，不得不向凶狠的反结社法进行斗争。一八二四年这些法律在英国的部分废除使许多以前隐名为“友谊社”的工会公开了。这个运动疾速向前发展，结果在一八三〇年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保障工人全国协会”。这个团体是一八三三到一八三四年建立的英国和爱尔兰“全国统一大工会”的前驱，总共有会员五十万人。

一八三七年在“伦敦工人协会”的创议下发动了大宪章运动，“伦敦工人协会”是一年前成立的。宪章运动是一个广大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拥有工会广泛的支持，但不是一切工会都支持它，它并且吸引了大批的小资产阶级。它的最杰出的领袖是詹姆斯·波·

^① 寇尔、波斯特盖特著“英国的平民（一七四八——一九三八）”，第一五六页，一九三九年纽约版。

欧勃萊恩、費爾哥斯·奧康奈爾、格·杰·哈奈、歐內斯特·琼斯和威廉·羅維特，它的主要刊物是“北极星”。这个运动终于在——一八四一年形成了“全国宪章运动联盟”。

宪章运动的綱領——著名的“六点方案”或“人民宪章”——在一八三八年年初就已在国会提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工人爭取选举权——当时在英格兰，六百万男人当中，仅仅八十五万人有投票的权利。“六点方案”要求男人有普选权、平等选区、議會每年开会、議會議員領取薪金、秘密投票和議會議員毋須財產限制。

为了支持这一基本綱領，宪章运动者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广大的鼓动宣傳。他們某些集会的参加人数竟达三十五万人。他們向国会递送了几个群众的請願书，一个請願书上約有五百万人签名，这些签名是从一千九百万人口当中征集来的。当反动的議會无耻地拒絕宪章运动者的群众請願时，运动开始采取总罢工和总暴动的方式以實現它的要求。

議會拒絕了为爭取“六点方案”的實現而提出的三百三十一万七千七百人签名的偉大請願书以后，一八四二年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冲突。工人在許多地方开始罢工并且准备暴动。然而运动被鎮压下去，約有一千五百个积极的工人和領導者遭到逮捕。一八四八年，在西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宪章运动复活了，不过它已經耗盡了自己的力量。当議會再次駁回它的群众請願时，他們企图发动暴动；可是沒有成功，主要因为运动中的小資产階級分子猶豫不决，并因惠灵吞公爵動員了二十五万軍隊和警察从事鎮压。一八五〇年間这个运动銷声匿迹了。不过在三十年內，实际上工人們胜利地将全部“六点方案”都写成了法律。宪章运动——建立一个工人階級的广泛的全国工人政党的初次嘗試，在运动中工人們

体会到他們的巨大政治力量——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和最光荣的运动。

在这个动乱时期，在一八四四年初，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但在那时很少为人注意的工人运动事件，那就是英格兰洛奇达尔市少数紡織工人所組織的一个消費合作社。这个以“买貨分紅”为原則的小組織一般被认为是規模巨大的現代合作运动的开端。

在法国、比利时、瑞士、西班牙、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盛行着严峻的反对工会的法律，当第一国际誕生时，只存在着为数不多的地方工会。在反动政权統治的国家中，有許多地下革命政治团体，而互利（“友誼”）社和合作社是或多或少被容許存在的工人組織的唯一形态。

在美国，黑人处在最殘酷的奴隶制度之下被弄得形容憔悴，白种工人享有較多的民主自由，工会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按照不同职业組織了白种熟练工人。早在一七八六年，費城的印刷工人已經进行了一次有組織的罢工。到了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在杰克逊时期的大規模民主斗争运动中，工会得到了发展，并发生了多次罢工。一八二七年，費城的十五个工会組成了“工人工会联合会”。一八三一年成立了“新英格兰农民技工和其他工人协会”^①，在以后的几年內，在很多东部城市里設立了地方中心机构。伴随着这一运动的整个过程而来的是在不同地区建立了工人政党——世界上最早的这样的組織。工人是为了爭取較高的工資、十小时工作日、反对欠債关监牢、免費公立学校教育、自由占有土地和一个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而斗争。但是不久全国範圍內的运动就停

^① 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一一八——一三三頁，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頓了一個時候，儘管還在建立個別工會。自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七年，全國各業工會充當了年輕的工人運動中心的角色，自一八四五至一八五六年在所有重要工業地區有分支的產業大會滿足了這個要求。在工廠生產發展的同時，工人運動向前發展了。在美國內戰初期，國內已有一些全國工會了。

反對資本家的趨勢

英國工人不但為減輕他們身受的可怕剝削的具體禍害而奮鬥，並且還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開始發動攻擊。遠在卡爾·馬克思著文寫作之前，負有盛名的憲章派領袖詹姆士·波·歐勃萊恩以真正的天才對階級鬥爭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表露出非常明確的理解。他在一八三二年說：

“政府是獵取利潤的人組成的，目的在保護他們的超額利潤、租金和加在勞動人民身上的賦稅。是政府制定法律呢？或是相反的，由有勢力的收取利潤的人為了他們自己發財致富而制定法律然後要政府去執行呢？謀取利潤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壓迫者。政府是他們的守夜更夫，勞動人民才是被壓迫者。”歐勃萊恩反對破壞機器的人，相反地他主張機器應歸人民所有並應用來為他們謀利益^①。

羅斯坦指出，歐勃萊恩的著作中存在着很多混亂思想和無政府主義。但是他對於歐勃萊恩的著作“與現代馬克思主義非常近似一點”表示驚異。羅斯坦論到歐勃萊恩時說：“共產黨宣言草擬之前十五年，在資產階級社會里，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理

^① 羅斯坦著“從憲章運動到工黨主義”，第一〇七頁。

論已經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來了，不是支离破碎地提出，而是那樣的系統化和完整化，以致直到今天還引起我們的感嘆和欽羨。”①

移居倫敦的德國工人組織了“流浪者聯盟”(一八三四——一八三六)和“正義者同盟”(一八三六——一八四七)。一個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威廉·惠特林——做零工的裁縫——猛烈地抨擊資本主義的基礎，並且在一八三八年和一八四二年出版的两本書中闡述了共產主義制度。馬克思于一八四四年對後面一本書評價說：“德國資產階級(包括它的哲學家 and 神學家)什麼時候能夠指出一部擁護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著作能比得上惠特林的‘和諧和自由的保證’呢？”②

美國的情況也是一樣，工人開始向資本主義制度進攻，並且設法逃避它的羅網。一八二九年紐約的出色的機械師托馬斯·斯基德摩爾號召工人向“所有者有權保有他們財產的所有權的性質”挑戰。他主張把所有現存的財產如土地、房屋、工廠、船舶以及其他東西平均分配③。具有杰斐遜主義精神的斯基德摩爾，像喬治·亨利·伊凡斯和當時許多其他的工人領袖一樣，開了一張表現當時美國小資產階級特性的靈丹妙方：工人如從政府所有的大量土地得到耕地的話，他們就能夠逃脫資本家的剝削。這是一種反對土地國有的過程，但是英國憲章派的集產主義的謝帕爾和哈奈錯誤地反對這一過程，說它是反動的④。

① 羅斯坦著“從憲章運動到工黨主義”，第一二三頁。

② 恩格斯著“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③ 托馬斯·斯基德摩爾著“人的財產權”，一八二九年紐約版。

④ 羅斯坦著“從憲章運動到工黨主義”，第一四〇頁。

殘酷的資本家的剝削——工業革命特別加劇了這種剝削——也引起了大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的某些代表人物的反對。這些抗議以各種形態的空想社會主義表現出來；就是設法用較為人道的和明智的政權替代野蠻的資本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最重要的人物在英國有羅伯特·歐文（一七七一一——一八五八）；在法國有克勞德·赫·聖西門（一七六〇——一八二五）、查爾斯·弗·姆·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和艾蒂安內·卡伯特（一七八八——一八五六）。空想社會主義者總的特点是，他們不以社會發展的真實規律為根據，反而憑他們自己的想像拼湊出理想社會的方案。空想社會主義者希望人民——包括資本家——會採納他們的顯然優越於現存政權的方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偉大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徹底地論述了這一運動的全部過程。

一個發展順利的蘇格蘭紡織工廠廠主歐文，於一八〇〇年在蘇格蘭新拉納克郡開設一個模範工廠，大大地改進了工人的各種條件，工廠仍然很賺錢。嗣後他擬定了一套工人分沾企業利潤的制度。他希望這個計劃不但為工人所接受，而且為資本家所接受。但是，資本家除了詆毀以外，對歐文的計劃表示漠不關心。然而，歐文在工人階級中獲得了很多的追隨者。他成為上面提到的“全國統一大工會”的主席。

聖西門、傅立叶和卡伯特也想出了理想的社會制度。他們對群眾沒能實現法國大革命的漂亮的民主口號表示失望和震驚，尖銳地批評了資本主義並打算建立基於公正和理性上的新社會制度。他們企圖“發明新的更完善的社會制度體系，並且用宣傳辦法，在可能時更用示范試驗的辦法，把它從外面強加於現存社

会”。^①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在法国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可是在那里他们却很少产生具体的结果。

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美国予以很大的注意，在美国供实验用的土地是便宜的，在美国盛行着较多的民主自由，在美国群众大都有进取的精神。欧文本人于一八二四年来到了美国，并在新哈蒙尼州、印第安纳州和其他地方组织了合作社移民区。包括这些杰出的人物如霍雷斯·格里莱、纳山尼尔·赫索恩、詹姆斯·鲁塞尔·劳威尔和其他许多名人等傅立叶的信徒们在一八四〇年以后十年间在大约四十个地方设立了“法兰克斯”或移民区，其中最闻名的是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就在这十年间，卡伯特或伊卡里安运动在得克萨斯、衣阿华和米苏里等州也组织了許多移民区^②。但是这些微小的理想主义的冒险尝试仅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大海中之点滴，并且它们全被吞没了。当第一国际登上历史舞台时，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在第一国际前一阶段的几十年内，几个其他重大的社会潮流也在发展，包括纯粹的工会主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这些主义在“国际”的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作用，所以我们以后要加以讨论。不过，这几十年里，无可比拟的最伟大的革命跃进与工人阶级最重要的革命果实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二二页，莫斯科中文版。

② 莫里斯·希尔奎特著“美国社会主义史”，第四八——一三一页，一九〇三年纽约版。

第二章

科学的社会主义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馬克思出生在普魯士萊茵河区的居利城。他的父亲汉里希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但信奉基督教。这个儿子卡尔在波恩、柏林和耶納等大学里讀过书。他的父亲希望他像自己一样将来作个律师，但是他却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上去。一八四一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学生时代深刻地研究了德国偉大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并且也受到唯物主义作家卢德威希·費尔巴哈的深邃影响。毕业后正当一八四八年德国資产階級革命逐漸成熟的时期，馬克思积极参加了当时波濤汹涌的政治生活。一八四二年他仅仅二十四岁就作了一个进步的民主报纸“萊茵报”的編輯。同时他和一个普魯士貴族的女儿燕妮·芬·維斯特华倫結了婚。就在这个时候馬克思遇見了那将成为他終生的朋友和合作者的恩格斯。

恩格斯于一八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于普魯士的巴門。他是一个富有的棉紡工厂主的儿子，他的父亲为他計劃好了一份从商的事业。但是，恩格斯像馬克思一样沉溺于日益壯闊的革命运动。他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到英格兰去，他的父亲在英格兰临近曼彻斯特的地方開設一座工厂。他在英格兰接触到宪章运动和欧文派运动，因而变成了一个革命者。在一八四四年到巴黎的一次訪問中，他和馬克思又見了面。馬克思在他的报纸被政府封閉之后已被驅逐出普魯士，当时正在編“德法年鉴”。

这两位革命的青年在这时已经肯定地变成共产主义者了。马克思初次以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开始写作，并且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批评黑格尔对国家和法律的看法。恩格斯一般地同意马克思的见解。如此就开始了这两位工人阶级事业的伟大战士的成效卓著的合作。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

一八四五年一月马克思已被驱逐出法国而到了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他在革命组织“民主同盟”和“工人总会”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积极性。一八四六年二月，他和恩格斯两人在英国共同开始组织“共产主义通信委员会”，这个名称使人回想起美国革命的经过。这些委员会在附近国家中进行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同时，和“正义者同盟”遗留下来的人建立了关系，由于一八三九年布朗基主义者在巴黎暴动失败的结果，“正义者同盟”已被粉碎。经过若干次的谈判，一八四七年夏天不同的组织聚集于伦敦，恩格斯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决议。这是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它并且是嗣后十五年“国际工人协会”的前驱。

“共产主义者同盟”主要是由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被放逐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同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出席下，于一八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十二月八日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同盟明确地建立了组织，通过了章程并规定了纲领。准备纲领的工作交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去做，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们是成熟的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了。从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直到一八四八年

一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忙于起草工作，一月底草案完成送往倫敦，二月在倫敦公布。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重要的文件“共產黨宣言”已經存在於世了。

“共產黨宣言”是全世界工人的第一個革命綱領。自那時起它為工人們在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奠定了無產階級思想與行動的穩固基礎。綱領指示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如何保護自己，如何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和如何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弗·伊·列寧、約·維·斯大林和其他人等在嗣後幾十年內寫了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他們的著作進一步發展了宣言的基本原理。在“共產黨宣言”寫成已一百多年之後的今天，這個偉大文獻屹然矗立固若磐石，是國際工人階級的明確指南，世世代代的革命經驗證明它的正確，資產階級敵人是絕對攻不破的。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主要原則

一八四八年之前，在資本主義的分析、組織形式、鬥爭的方法和最終目的這些問題上，支配着社會主義運動的是一種極為混亂的現象。它是原始主義、烏托邦主義、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複合體。馬克思在恩格斯積極幫助下在“共產黨宣言”里一舉而把所有這些唯心主義、愚昧無知和折衷主義清掃一空，並第一次把社會主義運動奠基於科學基礎之上。正如三十五年後恩格斯在他著名的馬克思墓前演說里所說：“正如達爾文在生物界中發現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① 在馬克思主義近百年的歷史中，它已經不可抗拒地戰勝了資本主義培育的無盡量的混

① 恩格斯著“馬克思墓前演說”，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一六六頁，莫斯科中文版。

乱和幻想，这些混乱和幻想已经使工人阶级在其向解放迈进的道路上遭到了祸害。杜德说：“所有其他的理论和世界在事物发展的面前都变成了废墟，被粉碎并已无能为力了。”^①最初基本上规定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在过去几十年内得到更大的发展，变得愈加有力了。

列宁如此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②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社会主义在各国取得胜利的科学；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③

马克思主义基本组成部分如下：

一、哲学唯物主义 马克思以客观世界现实为立论根据，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家乔治·伯克利、戴维·休谟、伊曼奴埃尔·康德、格奥克·乌·弗·黑格尔和其他许多人的形而上学的想像。这些人的哲学体系殊途同归地都导致于接受宗教，导致于世界是外界加工创造和主宰的观念。马克思反过来提出一个自然规律统治的世界，反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念，说世界是在遥远不可及的神的恣意主宰之下。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和意识则是派生的。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底最高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即

① 杜德著“五十年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页，一九三三年伦敦版。

②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二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苏联文学”，一九五三年，第四期，第一三一页，莫斯科版。

思惟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關係問題……究竟何者——精神或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問題……。

哲学家就是依其如何回答這個問題而分成两大营垒的。凡断定說精神先于自然界存在，因而归根到底这样或那样承认創世說的人……便組成唯心主义的营垒。凡认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的，則屬於唯物主义的各派。”^①

馬克思是唯物主义营垒最优秀的哲学家，把唯物主义貫徹到理論和实践的一切方面。哲学唯物主义的實際效果是把馬克思主义者——終而至于工人階級——从大量的反动的关于哲学、科学、国家、宗教、經濟、道德、艺术等观念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这些观念是資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思想意識的支柱。哲学唯物主义是无产階級为爭取社会主义实现而向資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最鋒利的思想武器。

二、辯証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一七七〇——一八三一)的辯証法，列宁說黑格尔辯証法是“最全面、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发展學說”，是“关于外部世界运动和人类思惟运动一般規律的科学。”^②不过在接受黑格尔的辯証法學說的过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抛掉了它的唯心主义成分，并且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它。恩格斯說：“在辯証哲学看来，根本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絕對的，神圣的东西。它认为一切和任何事物中都含有必然灭亡的迹象；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过程，除了由低級升至高級的这一毫无終极的上升过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能避免灭亡的。”^③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三六七頁，莫斯科中文版。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三五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三六〇頁，莫斯科中文版。

列宁說：辯証的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不是按直線式而是按所謂螺旋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进程；‘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变化；由于作用于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現象範圍內或在某个社会內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相互矛盾或冲突而造成的发展的內因；每种現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离的联系……。”^①

三、唯物主义历史观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开創者，擴棄了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写“历史”的特点：大量的形而上学、主觀主义、英雄崇拜、階級偏見和表面性。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根据經濟因素的观点來說明历史，也就是指明人类是怎样取得生活資料的。馬克思对此概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間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和他們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組成社会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建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②

馬克思常被指責片面強調經濟因素而忽略如民族傳統、历史、文化等所有其他因素。但这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一方面，恩格斯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六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四〇——三四一頁，莫斯科中文版。

反对庸俗的經濟决定論：“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主要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馬克思和我都不曾說过比这更多的話。如果因此有人把这句話曲解成經濟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他就把它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抽象的、荒謬的詞句。”^①

資产階級用它唯心的折衷的否定因果关系和理性，并且着重一切次要表面的因素来写历史的方法，对过去的历史和当前发生的事件都沒有提供真实清晰的論述。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強調經濟因素，賦予馬克思主义者以决定性的便利，以便从过去历史中吸收基本教訓并了解今天复杂的經濟政治进程的基本意义。就是这个东西使馬克思主义者能够預見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資产階級經濟学家和历史学家既不可能也不敢深思熟慮的一个結局——的不可避免。

四、階級斗争 “共产党宣言”这样論述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基本論点：“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貴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簡短些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終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隱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結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階級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們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級，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階級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級。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現代資产階級社会，并沒

^①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馬克思主义的學說”，第一二頁，一九四八年紐約版。

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①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内部集团尖锐斗争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②特别在晚近这些年代里，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地模糊正在发生中的内部斗争的阶级性质，便于使广大群众看不清他们的真正阶级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实质。不但了解过去的历史，而且在任何具体的形势下制定无产阶级政策，都应当以这种分析为依据。

马克思以前，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的詹姆斯·麦迪逊）已经对阶级斗争有所了解，但是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弄清楚这一全部重要情况。在写给约瑟夫·魏德迈耶的一封信中（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就我这方面来说，发现近代社会里有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互相间的斗争等，都不能归功于我，资产阶级历史家还比我更早就指出了这阶级斗争历史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曾做过资产阶级经济的解剖。我的新东西，只是在于指出：（一）阶级的存在，必定是和生产上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结合着；（二）阶级斗争必然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专政又仅只是扬弃一切阶级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这的确是马克思对这一中心问题贡献的非常谦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五——四六六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九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七八页，解放社编，一九四九年山东新华书店版。

的概梗。

五、工人階級的革命任务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在于他們分析階級斗争时揭示了无产階級的革命作用。他們在“共产党宣言”里說：“在当前同資产階級对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无产階級才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一切階級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階級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层等級，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們同資产階級作斗争，都是为了挽救他們这种中层等級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們力图把历史的車輪扭向后轉。”^① 在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的是資产階級自由竞争的时代。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即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无产階級是能够动员較貧苦的农民階級和其他小資产階級分子并領導他們。把工农联盟理論化是列宁最大成就之一。

列宁說：“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闡明了无产階級这个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創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② 坚决捍卫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階級領導权的原理是革命工人階級政策的主要之点。馬克思在这一問題上清楚明确的論断打退了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不断企图，它們向資产階級，农民階級或城市小資产階級寻求工人群众應該追随的有建設性的階級。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是后来俄国、中国和东欧偉大革命胜利的關鍵。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为确定工人階級最后战敗資产階級所必需的富于思想性战斗性紀律性的政党奠定了基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六——四七七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列宁全集”，第一八卷，第五八一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研。“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終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比其余的无产階級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階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結果。”^①

六、剩余价值 在資本主义初期进步阶段，资产階級經濟学家亚当·斯密斯、戴維·李嘉图、約翰·弥尔和其他許多人对这个問題作了精辟的分析。可是，他們不能作出彻底的分析，他們无法了解：由于革命的結果，資本主义必将让位于新的社会。嗣后几十年的资产階級經濟学家竟堕落为資本主义的辯护者了。只有所有經濟学家中的巨人馬克思才能在經濟分析中找出它的革命結論。

特別在他的三卷巨著“資本論”中，馬克思对資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分析。馬克思无可估量的功績在于：他解决和說明了前此资产階級經濟学家沒有解决或者鬧不清楚的資本原始积累、周期性危机的原因和資本的集中等許多問題。不过，他对經濟科学最大的貢獻是揭示了工人創造剩余价值和資本家夺取剩余价值的过程。这就揭穿了資本主义剝削的整个过程并且暴露了导致无产階級革命的經濟原因。自此以后，数不清的资产階級經濟学家曾經枉費心地妄想顛倒他的历史发现。梅林对馬克思学說的这一中心論点歸納如下：

“資本家財富的真實来源第一次显示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面，……馬克思第一次表明利潤是怎样发生的和它怎样流入資本家的錢包。他的表明是根据于两种必然的經濟事实：第一，工人群众都是被迫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以图生存的无产者；第二，劳动力这种商品在我們的时代中具有这样高度的生产力，能够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七九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定時間內生产出比之在那一時間內為贍養它自己所必需生產的更多的生產品。這兩種純粹的經濟事實——客觀的歷史發展的表現——使無產者的勞動力的果實自動地落入資本家的懷抱，而且，由於工資制度的常久固定，累積為不斷擴大的資本。”^①

七、國家的任務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之一。國家是資產階級強迫工人服從其統治的強力工具。“共產黨宣言”說：“現代的國家政權只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者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給那些蠢貨和機會主義者以迎頭痛擊，後者認為資產階級國家是一個和一切階級截然分立的并駕於這些階級之上的關切全體人民福利的機構。馬克思和恩格斯追溯了國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指出在社會上出現階級以後，國家始終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恩格斯特別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及“反杜林論”里說明，勝利的無產階級將徹底摧毀國家組織並把它丟進“古物陳列館中”。

八、工人階級階級鬥爭的戰略和策略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規劃出一般原則，而且也制定了無產階級的战斗方式。在他們的各種著作中，特別在他們篇章浩瀚的通信中可以找到關於許多戰略策略複雜問題的詳細回答，這些戰略和策略在過去一世紀內曾經是發展中的工人運動的嚴重問題。嗣後工人運動在這些問題上發生的缺點，大部分是因為沒有很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吸取教訓或拒絕吸取教訓。

以後既然我們將要看到三個前後相連的工人階級的國際組織

① 梅林著“馬克思傳”，第四一三頁，一九五六年三聯書店版。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六八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对待这些问题的不同情况，我們在这里除了列举出一些问题外就用不着再詳細说明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清楚地認識到，工人階級同使用所有暴力形式以保存他們階級权力的統治階級进行斗争时，必須准备以武力迎击武力。馬克思說：“武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社会的接生婆。”^①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以后指出其时是在帝国主义发生之前），馬克思认为只有在英国和美国資產階級民主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工人們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識到工人階級必須同它的利益在那时一致的其他階級結成暫时的同盟——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甚至与資產階級結成同盟——，特別強調工人們根本需要有他們自己特殊的階級組織和政策。但是即使到現在許多国家的工人运动（特別在美国）也沒有了解这一基本原理。

一世紀來損害工人运动的另一问题是，如何建立为工人当前要求而进行斗争同为建設社会主义而斗争两者之間的正确关系。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問題作了明确的回答：“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階級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們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③

馬克思充分了解（虽然他沒有在他的著述中詳盡闡述）作为革命工人階級的可能同盟者的农民階級任务的严重問題。馬克思提及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說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德国整个問題要看是否可能再发生一些‘农民战争’以掩护

① 參閱恩格斯著“反杜林論”，第一九〇頁，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馬克思“致倍倍尔、李卜克內西、考茨基等人的书信”，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版。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〇二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方。”^① 第二国际最后失败基本原因之一正是它不能理解这个根本的原理，原理的基础是马克思制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规划了许多其他战略策略问题。他们对工会和合作运动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作了估价。他们制定了无产阶级对于战争所持态度的政策，并且制定在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的总罢工的任务。因为那时民族问题摆在欧洲工人运动的面前，他们就规划了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组成成分。他们证明了工人为解放而斗争的国际性质，一切工人运动口号中最伟大的口号是“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肃清了一切当时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莫衷一是和乌托邦的臆测，并奠定了这个问题的科学基础。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剥削劳动群众。但这种制度同时产生了工人阶级以及使社会主义的胜利成为不可避免。他们证明工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各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像乌托邦主义者企图描绘出未来社会的每一细节，他们指出它将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他们指出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准则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更高级社会机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完全为正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所证实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马克思是杰出的天才，而恩格斯也是不平凡的理论家。他们合作无间以致确定马克思主义各篇著作到底是誰写的就不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八七页，纽约版。

能。恩格斯本人常常着重指出，許多原理都是由馬克思首先提出的。例如他在一部著作中写道：“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念……完全是专为馬克思所有的。”他又說：“这两种偉大发现——唯物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資本主义生产秘密——都是应该归功于馬克思的。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变成了科学。”^①

除与馬克思合作外，恩格斯自己写出几本非常有价值的社会主义經典著作。馬克思死后，他又进行了巨大工作，将馬克思堆积如山的筆記編入“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列宁給予恩格斯这样的评价：“在他的朋友馬克思逝世后（于一八八三年逝世），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現代无产阶级的导师。”^②

第三章

一八四八年革命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之一，由于这些变革，资产阶级逐渐地在西欧終而在全世界建立了它的統治。馬克思称之为“大陆革命”的这一运动发軔于法国，迅速地席卷了德国、奥国、意大利、匈牙利、比利时、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英格兰和爱尔兰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运动，并且向东远至波兰和俄国都深受其影响。甚至在美国和拉丁美洲也发生了反应。它是新兴的資本主义給腐朽的封建制度最大打击之一。

① 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三六頁，莫斯科中文版。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波瀾壯闊的一八四八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因是疾速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壓力和同樣迅速發展的工人階級對陳腐老朽的封建主義的經濟政治桎梏的沖擊。革命的近因是深刻的一八四七年經濟總危機，這次危機引起了廣泛的工業倒閉，大規模的失業以及大批群眾的貧困。除了它的其他後果外，革命形成了對新組成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和它的著名綱領“共產黨宣言”的重大考驗。“共產黨宣言”曾經預見到大變革的來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造成歐洲總形勢的決定力量，幾年後在這一總形勢中誕生了第一國際。

法國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法國爆發了革命。革命發軔在這一歷史上有名的革命的國土上，因為那裡的工業較之歐洲大陸其他地方更為發達，法國的資產階級是最強大的和最革命的，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最為成熟並且習慣於採取暴動的方式，而法國的封建制度，由於一七八九年来遭到不斷的革命的打擊，是歐洲封建制度最軟弱無力的一个。馬克思在他的著作“法蘭西階級鬥爭”（一八四八——一八五〇）一書中曾經寫出了法國這一革命階段的科學歷史。

在紅旗的招展下，發動起義和投入戰爭的巴黎工人，推翻了失敗了的一八三〇年革命的產物路易·菲利普王的統治。在反抗君主主義者的同盟者即銀行家和大財政家的鬥爭中，工人與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下層結成了“同盟”。新組成的臨時政府對宣布為共和國政體猶豫不決；於是工人領袖拉斯拜爾曾警告政府官員，要他們必須在兩小時內宣布共和，時限一過，他就要命令二

十萬工人炮轰市政厅。然而这个限期还未到之前，吓坏了的政府赶紧在所有城墙上塗上了标語：“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工人们又强迫迟疑不决的政府制定男子普选权；准許工人进入国民卫軍（以前仅只中等阶级有此特权）；建立大规模的国营工厂（雇用十万个工人）——目的在于消灭貧困——；并組織一个委员会研究社会改革的一般問題。

被工人革命精神吓得魂不附体的资产阶级有计划地組織他們的武力镇压他們不久以前的同盟者工人。大部分由农民的投票选出来的新国民議會是保守的。反动派动员了二万四千人——大部分是盜賊和其他流氓无产者——把他們編入了“別动卫軍”；他們进攻国营工厂，强迫工厂实行計件工資制及其他办法破坏工厂。五月十五日拉斯拜尔、布朗基和巴尔貝斯领导了一个小規模的暴动企图推翻目前的反动政府，結果归于失敗。最后在六月二十一日所有大型工厂統統被政府关闭了。政府的挑衅完全是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迫使工人进行不会有結果的总暴动。

在这些进攻下，巴黎工人在六月二十二日掀起了一个勇猛的起义，馬克思把这次起义称为“使现代社会为之分裂的两个对立阶级之間的第一次巨大的战争”。墙壁上写滿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等口号。馬克思写道：“那些沒有領袖、沒有共同行动計劃、沒有經費和多半沒有武器的工人，該是怎样空前勇敢和英明地抗拒了軍隊、別动卫軍、巴黎城內的国民卫軍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卫軍联合势力，一連坚持了整整五天之久。”^①可是这次起义失敗了，工人们終于被打敗了，三千名工人遭到了劊子手卡芬雅克

^① 馬克思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一三七頁，莫斯科中文版。

的殘杀。数以千計的起义者被投入牢獄。

一八四八年六月法国工人的失敗对全欧洲革命形势具有消极的影响。一般而論，不久前还是革命的資產階級逃进反动的封建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的队伍中去了，并且和他們齐心协力反对革命的工人階級。所有这一切的政治后果是在几个欧洲国家中延緩了——但并非完全停止——資產階級攫取政权的进行。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保守的法国国民議會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总統。他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夺得专制政权，一年后宣布自己为皇帝——拿破侖第三。这个政治冒險家就是終於把法国人民領到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災难中去的那个人。

德国革命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的革命在巴黎开始，很快地傳布到德国、奥国、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像法国一样并因为有相同的一般原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时机是成熟了。在三月四日，巴黎革命爆发后仅仅一个星期，德国科隆的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发动了起义并占領了这个城市。三月十三日維也納的人民赶跑了梅特涅亲王和他的政府，并且控制了这个重要城市。“在三月十八日，柏林的民众也武装起义，經過十八小时的頑强斗争之后，滿意地看着国王屈服在他們底手下了。”^①其他許多城市发生了类似的起义。选举了一个国民議會，成立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資產階級有可能以坚决的行动来統治整个德国和奥国。

馬克思和恩格斯如同所有偉大的共产党領袖一样是行动的能手，同样也是理論的巨人。他們不但剖析世界而且积极主动地进

^① 恩格斯著“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第四四頁，人民出版社版。

行斗争以改革世界。在法国和德国都处于革命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最有根基的德国作为他们行动的地区。所以，他们就从比利时赶赴普鲁士，在莱茵区的革命的科隆居住下来。斯特凡·波恩、约瑟夫·摩尔、卡尔·沙佩尔、约翰·貝克尔以及威廉·沃尔夫是他们最积极活跃的同志。马克思后来解释他们去科隆而不去柏林是因为科隆工业比较发达并且有一个较为民主的政权，他们会有较多的行动自由^①。“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盟员为数很少，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得不通过就近的广大民主组织从事工作。在革命时期中，德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了。马克思成了新莱茵报的主编，这个报纸起初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可是他把它变成了支持工人的报纸。

革命前夕，民主政党的代表曾在奥芬堡开会，并且制定了自由资产阶级的纲领。纲领包括集会自由、男子普遍平等的选举权、民兵代替常备军、累进所得税、陪审官审判制度、普及教育、劳动改革以及代议制政府——所有这一切都在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掌管之下。

资产阶级这一纲领的中心思想是要把支离破碎的德国统一成为一个单一国家。一八三四年建立的德国关税同盟向这个方向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资本家们力图建立统一的国家 and 中央政府。一八七一年，德国由二十五个独立的国家（四个王国、五个大公国、十三个公国和诸侯领地以及三个自由市）建立了统一的德国（奥国在外）^②。

① 里阿藏诺夫著“马克思与恩格斯”，第八七页。（一九五〇年正风出版社中译本，第一〇七——一〇八页。）

② “大英百科全书”，第一〇卷，第二九三页。

推翻封建君主政体建立一个統一的民主德国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追隨者們积极地支持这个綱領。但是他們这样作同时也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更加深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預备阶段。后来恩格斯写道：“对我们来说，如果这几个月不是終点，相反地是一个拖长的革命运动的起点，那么二月和三月（革命的第一阶段）就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人民由于他們自己的斗争会更前进一步……并且在革命中无产阶级会逐渐地在一連串的战争中一个个地夺取陣地。”^①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英勇地为爭取一个民主共和国、为了一个統一的德国（包括奥国的德国部分）、为了工人日常的阶级要求以及为全力支持法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而进行斗争。

这一政策的总方針是“不断革命”的方針，六十年后在托洛茨基的歪曲下，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問題上发生严重分歧时，这一政策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它是与“共产党宣言”的观念融融相諧的，“共产党宣言”宣称：“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② 恩格斯后来承认他和馬克思估計錯了，他們曾希望很快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在指出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一点上，他們仍然是正确的。由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巴黎工人的二月起义以及在六月反革命中他們与资产阶级針鋒相对的武装反抗，欧洲社会主义胜利的問題已被提上历史日程。事实上，只不过隔了比較短的时间，法国工人阶级就在英勇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斗争中表

① “馬克思傳”，第三〇——三一頁，一九三四年紐約版。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〇三——五〇四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現了这一勿庸置疑的偉大事实。

资产阶级的叛卖

一八四八年德国资产阶级不去摧毁封建各邦以继续发挥它的最初的革命优点，相反地却动摇了，并且耍弄两面派手法。恩格斯說：“这德国的假充的新中央权力机关，对于一切事情都毫不能有所更張。”^① 他們怕革命工人比怕封建反动还要厉害。他們担心他們的资产阶级革命会真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正像法国资产阶级在二月起义后所作的一样，德国的资产阶级与反动势力结成同盟以反对工人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所设立的国民议会不敢棄絕君主政体，而继续采取妥协的道路，直到被采取主攻的反动势力把它解散为止。

资产阶级实际上甚至擯棄了它的統一德国的基本要求，更不用說共和政体了。馬克思斥責资产阶级，說它是沒有开創之才……沒有一个普遍的历史的任务，它是一个注定灭亡的年老的家伙。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与那些还能够继续斗争的中等阶级分子决裂，而主要注意工人阶级的斗争。可是事态的发展表明无产阶级是太弱小了，并且政治上的成熟程度还不足以领导并順利地把资产阶级本身正在如此穷凶极恶地进行叛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且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还不存在。

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所遭受的毁灭性的失敗复活了全德国和东欧的反动势力。同年十一月反革命势力在維也納取得胜利，并且在十二月反动分子解散了柏林的普魯士国民议会。德勒斯頓等城市的人们发动了武装起义（巴枯宁参加了德勒斯頓的起

^① 恩格斯著“德国革命与反革命”，第五七頁，人民出版社版。

义)。群众等待法兰克福国民議会的总行动的号召，可是这个号召从未到来。在国民議会占据多数的资产阶级从它本阶级的狭隘利益出发正忙于将国家出卖给反革命。到了一八四九年七月，十六个月前蓬勃焕发开始了的革命完全被镇压下去了，反革命再次掌握了政权。

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没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其实他们是能够得到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设法打开了足供将来德国迅速工业化的大门。这就是他们基本上所想望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叛卖他们的同盟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种阴谋诡计是资本家兽类的天性。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训，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美国第二次革命运动中的工人阶级和黑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工人和其他民主力量还要重新取得这个教训。一八四八年革命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教训是工人迫不及待地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独立政党。

由于反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许多革命者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移居到美国，在美国，后来他们在反抗奴役制度和在创建年轻的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的战士们回到了伦敦。

政治反动年代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到第一国际建立的十余年间，是一个政治反动和革命斗争削弱的时期，同时也是工业化迅速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广泛地壮大起来的时期。在法国、德国以及别的地方革命者遭到迫害，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著名的一八五二年科隆审判，审判中九个共产党领袖被控告叛国罪。这次审判是以密探和挑拨者

的証詞为根据的。审判結果，这些領袖中的七人被判处了长期徒刑。

欧洲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特别显著。在这些年里，英国工人的情况有些改善，比尔說：由于貿易扩大和谷物法廢除的結果，在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六年間貨幣工資和实际工資都提高了。^①大大地挫減了工人的革命精神。韦伯說在这个时期“在迅速改进和相对的繁荣的影响下……宪章运动的鼓动性衰落下去了。”^②虽然如此，由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工会理事会在許多城市中的建立，英国工会运动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政治情况更加恶劣的德国，工会仅仅在开始发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后从德国回到倫敦，重新組織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这个組織变成了宗派主义的牺牲品。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反对威里赫—沙佩尔派冒險主义政策的立場。这一派想在德国組織一次毫无成功希望的武装起义。馬克思警告“对起义采取儿戏态度”的人謹防危險。他也和威廉·惠特林的烏托邦妄想发生了冲突。一八五二年同盟分裂为两派而瓦解了。

直到国际工人协会組成的这一段时期內，馬克思住在倫敦苏合广场一所小房子里，陷入极端的貧困中。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情况比較好些。他經常在經濟上援助馬克思，使馬克思能繼續他的科学工作。这两个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私人关系上都是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

馬克思在科隆审判前几个星期所写的下面一封信說明这位偉大科学家和革命家工作和生活的悲惨境地：“我的妻子病了，燕妮（馬克思的大女儿）病了。李納（馬克思家庭的管家）也生了一种神

① 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二卷，第二二一頁，一九二九年倫敦版。

② 比埃特萊斯与韦伯著“工会主义史”，第一八一頁，一九二〇年紐約版。

經性热症。我没有钱买药所以不能请医生。八九天以来我们全都只靠面包和马铃薯过生活，并且甚至我明天能不能弄到这些东西都丝毫没有把握。如若女房东把我赶出公寓那就太好了——或者我应当希望如此。那时我至少可以免掉二十二镑的欠债。那么还有面包店、牛奶店、肉店以及其他等等的欠款。这些东西也正在催逼我。”①

虽然他遇到巨大的困难，但这是马克思著述格外多的时期。一八五二年他在美国约瑟夫·魏德迈耶的“革命”周刊上发表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篇著作给予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法国革命与反革命以精辟的分析。一八五二年到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已经成为霍雷斯·葛里莱的“纽约论坛报”的经常撰稿员，为这个报纸写了论欧洲和亚洲的出色的论文，并且还写了关于美国反对奴隶制度斗争以及早期美国内战的基本分析的文章。一八五九年他发表了他的经济学基本著作之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写他的不朽的巨著“资本论”。“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于一八六七年。

第四章

第一国际的成立

(一八六四年)

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本来就具有国际性质。因为工

① 索伯尔、康恩合著“马克思是工人的保卫者”，第二一頁，纽约版。

业和交通运输系統超越了一切国界；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冲破了国界的限制。资本主义向各个不同国家的传播和世界市场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在工人中间产生了国际主义的情感。当他们开始摆脱资产阶级的观念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前途的时候情况尤其是这样。某一国家工人运动的政治成熟性可以用鼓舞它的力量和生命的国际主义的表现来判断：

十九世纪的早期，年轻的无产阶级已经觉察到强烈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团结。工人们在反对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有必要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援，这些资本家虽然在一个国家的利益方面有尖锐的矛盾，可是他们在反对工人阶级的要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国际团结。更具体些说，工人们必须和国际破坏罢工活动进行斗争，并且他们还认识到反对战争的需要天天在增长。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愈深，他们就更是国际主义者了。

工人们的国际主义精神还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国际倾向的刺激。在以革命方式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这些阶级肯定地超越国界进行了合作。这一点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各个不同的革命中表现出来。一七七六年的美国革命、一七八九年和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以及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所得到的国际资产阶级援助可作例证。这些大部分是知识分子的激进资产阶级分子，还混进了当时的工人国际运动中，企图利用这些运动为他们本阶级的利益服务。

第一国际的先驱者

英格兰——早期资本主义的中心地——有最广大的和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并且在这里产生了工会组织，自然无产阶级初期努力

取得国际团结和建立国际组织的工作大部分是在这里进行的。自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工人运动勃兴以来，日益增长的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很多的表现。宪章运动显示了强大的国际主义的趋向。罗尔文说威廉·罗维特——宪章运动创始人之一——是“第一个具有国际观点的现代工人。”^①我们在第二章里讲过的流亡者联盟（一八三四至一八三六）、正义者同盟（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七）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二）肯定地是属于国际主义的，并且在这些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成员。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中心地点是在英格兰。

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是一八四五年九月在伦敦由好几个英国斗士的小组以及欧洲流亡者所组成的民主主义者兄弟会。该会的纲领中着重指出：“土地和其上的一切自然产物是所有一切人的公共财产。”^②斯德克罗夫讲到民主主义者兄弟会时说：“就它令人鼓舞的概念而论，它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被认为是第一国际的先驱。”^③哈奈、琼斯、欧勃莱恩以及其他杰出的宪章运动领袖们都是这一重要组织中的积极活动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和这一运动进行了合作。民主主义者兄弟会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并且积极地关心着大陆上工人的斗争和其他革命发展。它肯定地为第一国际铺平了道路。这个组织的重要特点是它创立了以后为第一国际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即设立书记代表各个国家。譬如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以及西班牙的书记。这个组织在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的

①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一七页，一九二九年华盛顿版。

② 罗斯坦著“从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

③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一頁，一九二八年纽约版。

反动时期中消失了。

第二个同样起源于英格兰的意义重大的运动是“欢迎与抗議委员会”，后称为“国际委员会”（或“国际协会”），一八五五年年末在倫敦組成。这个机构也在和它有联系的几个国家内設立了书记。欧奈斯特·琼斯和其他著名的宪章运动者也都是运动里的重要人物。这个委员会举行了几次大規模的群众集会以庆祝过去几次的欧洲革命，它并且对欧洲当时反动势力的橫暴提出抗議。到了一八五九年年末“国际委员会”已經不存在了。

在法国，声势浩大的国际主义趋势也在工人群众中表现出来。他們有巩固的国际傳統，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著名的共产党人巴貝夫和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以及其他許多法国人民起义中的战士們。一八四三年福罗拉·特里斯坦在法国写了一本小册子号召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組織。她說：“‘工人协会’应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主要城市，簡言之，在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建立通信委员会。”^①一八五六年四月一个法国工人代表团去到倫敦，并建議成立一个“世界工人大同盟”以指导国际斗争。

所有这些国际組織最重要的活动是它們对廢除英帝国、美国以及全世界黑人奴隶制度运动的积极支持。一个强大的廢除运动持續了几十年，属于宪章运动的工会运动者和欧文主义者在这一运动中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英国和美国的廢除奴隶制度的运动进行了密切合作。一八三三至一八六〇年間，威廉·劳埃德·加里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其他許多卓越的美国廢除奴隶制度运动者訪問英国，他們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乔治·湯普

^①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二三頁。

逊——代表英国工人的廢除奴隶制度运动者——也来到美国并且积极参加当地的斗争。内战之前以及内战期间，英国工会运动者屡次举行规模巨大的反对奴役制度的示威游行。在法国，工人阶级也显示了同样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国际主义团结，反对拿破仑第三把英国和法国拖入战争而参加同盟国一方的既定阴谋。

英国工人的这些拥护廢除奴隶制度、拥护和平的活动促使林肯总统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这些工人因为棉花禁运*而濒于饿死的境地。他说，这种支援塑造了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会超过的崇高的基督英雄主义的典型^①。一八六三年三月二日美国参议院对英国工人的支援表示感谢。马克思早先在“纽约论坛报”上就说：“美国应该永不忘却，从这次纠纷的开始直到它的终结，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抛弃他们。”^②

经过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以后的长时期的反动，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斗争的汹涌波涛中奠定了第一国际的基础。资本主义正在西欧各地飞速地发展，工人阶级在组织和战斗意志上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发展。工人运动——特别是在英国——正在加强它自身的力量，“伦敦工会委员会”在一八六〇年成立了，并且类似的机构正在其他中心地区形成中。在德国，第一批工会刚刚出世；一八六三年斐迪南·拉萨尔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全德意志工人同盟”；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正在积极地进行着一个共产主义的鼓动工作，这一鼓动工作于一八六九年产

* 棉花禁运系指美国内战时北部美海軍封锁海面不让南部的棉花运往英国。
——译者

① 卡尔·桑德堡著“林肯：战争年代”，第二卷，第二四頁。

② 马克思恩格斯“論美国内战”，第五〇頁，人民出版社版。

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組織形式。在美国在一八六三年以后的一个期間工会也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成长中。第一次具有世界規模的一八五七年严重的經濟危机大大地影响了工人，并在英国和包括美国的其他国家于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二年促成了一次强大的罢工运动。

第一国际成立之前，在許多次声势显赫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运动中，有几次特別地喚起了所有国家工人的覺悟并且加强了他們对国际团結的迫切要求。一次重要的运动是反对英格兰压迫者的爱尔兰解放斗争的猛烈高漲。另外一次是重新滋长起来的强大群众情緒，要求德国的統一和民主化。还有一次是一八五九年的意大利反对奥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在加里波第领导下的这场战争以意大利的解放和統一而告終，并且施行了許多民主改革。它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人中間引起了广泛的热情。接着是一八六三年发生在波兰的英勇起义。这次遭受俄国暴君血腥镇压的起义喚起了广泛的无产階級同情和支持的表示。最后是第一国际成立时在進行着的革命的美国内战。被組織起来的英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从这次偉大战争开始时起就清楚地了解他們的階級利益无疑地是和北方相一致而反对奴隶主的南方。我們已經多次提到他們以高昂的声音喊出了他們强烈的廢除奴隶制度的主張。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第一国际是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圣馬丁会堂成立的。这次會議召开前，三百多名法国工人和十二名德国工人曾經

* 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組成后，一般称国际工人协会为“第一国际”。前此，国际工人协会通常就叫做“国际”。

于一八六二年参观过在倫敦举办的“国际展覽会”^①，他們在倫敦停留期間和英国工会运动者們商談了工人国际的計劃。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又于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共同合作在倫敦組織了一次群众大会抗議对克拉科夫起义的鎮压并要求波兰的独立。这就引导到进一步討論組織一个国际組織的問題，約四个月以后，著名的英国工会領袖乔治·奥霍尔向法国工人发出一个关于需要工人們在国际範圍內采取行动的“呼吁书”。法国工人停了一年沒有答复，可是当他們回答时，他們派遣曾在一八六三年出席倫敦联席會議的那些工人將他們的答复送到了倫敦。在圣馬丁会堂召开的馳名的九月二十八日大会就是为着听取他們的报告而召开的。

这次集会規模很大，工人和生在国外的亡命者占出席人之中的大多数。埃·斯·比斯萊教授是主席，馬克思也出席了。奥霍尔宣讀了一年以前送給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提議：“让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以及在那里存在着一个为人类利益而合作的意願的所有国家的代表聚集一起。讓我們召开我們的大会；讓我們討論国家間和平攸关的重大問題……”^②法国代表麦·托倫宣讀了法国的响应，受到热烈的欢呼。在回顾了工人所面临的艰苦情况之后，大会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團結起来^③。当时法国工人提議新国际的总部設在倫敦；“蜂巢报”——一个英国工人报纸——应成为它的机关报；暂时建立自願会費制度；并且提議这一新的机构暂时应由一中央委员会领导，在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設立委员会分会。提案在欢呼中通过，并选举了由二十一人組成的委

①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三二——三三頁。

② “第一国际的建立”，第四頁，一九三七年紐約版。

③ 同上，第七頁。

員会总会来执行決議事項。大会授权委员会在适当情况下补选增加的委員。

十月初，委员会总会举行几次會議，会上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名称，并选举了干事。乔治·奥霍尔被选为主席，威廉·尔·克里麦尔当选为名誉总書記。选出了德国(馬克思)、美国(普·福克斯)*、意大利、波兰、瑞士及法国的通訊書記。总委员会各国分会的委員如下：英国——朗梅德、沃尔莱、勒諾、惠特洛克、福克斯、布萊克摩尔、哈特威尔、皮錦、卢克拉夫特、威斯頓、德尔、希尔曼、尼牙斯、蕭氏、萊克、巴克萊、奥霍尔、豪威尔、奥斯本、卡特、格雷、惠勒、斯坦斯貝、摩根、格罗斯密斯、克里麦尔和迪克；法国——德努尔、勒·魯貝、儒丹、馬里索、勒儒、博达日、博盖特、答朗第埃和杜龐；意大利——沃尔夫、方塔納、塞塔西、阿尔罗范德、拉馬和索柳斯特里；瑞士——努帕尔莱和荣格；德国——爱卡留斯、沃尔夫、奥托、勒斯涅尔、范达尔、罗黑涅尔、馬克思、康德和波莱特尔；波兰——何尔托尔普和里波辛斯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大会定于一八六五年在布魯塞尔召开。

总委员会立即动手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綱領和規章。洛·沃尔夫——一个意大利馬志尼党的特派員——宣讀了他的要把这个組織变成一个秘密組織的綱領草案；但在馬克思的反对下，这个綱領被否决了。一个老資格的欧文主义者威斯頓也提出一个充滿混乱观念的綱領草案，也被否决了。最后通过了一个勒·魯比茲草拟的具有濃厚馬志尼主义气息的文件。

馬克思是撰写这个含糊不清文件的小組委员会委員，照他的

* 普·福克斯(Peter A. Fox)，是一个英国新聞記者，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間为美国通訊書記，于圣馬丁会堂大会加入“国际”。

說法，他“更換了全部序言，刪掉關於原則的宣言，最後以十項規則代替了原來的四十條。”^①到最後一致通過的時候，這一文件除了總委員會堅持加進去而馬克思後來表示不滿意的一些小資產階級詞句如“真理”、“正義”以及“道德”以外，幾乎全部是馬克思的作品。馬克思最後被邀請撰寫這個重要文件這件事証實了“共產黨宣言”的廣泛影響。“從它存在的第一天起，馬克思就是第一工人國際的智力的首領，卓越的理論家以及實際的領袖。”^②

國際工人協會的綱領和組織規程

國際工人協會的成立宣言——它的第一個綱領聲明——是世界工人階級史中最偉大文獻之一。它是將共產主義原則運用到日常鬥爭和工人階級總的遠景的輝煌樣本。宣言宣稱：“工人群眾的貧困程度從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間沒有減輕，這是一件不可爭辯的事實，但這個時期按工業發展和貿易增長程度來說卻是史無前例的。”^③關於隨着英國工業的發展會自動消除貧困的預言已完全被活生生的事實駁倒了。政府報告表明，對於工人來說，生活“幾乎都是為生存而掙扎”。實際上，官方數字表明，“被判有罪的最惡劣的犯人——英格蘭和蘇格蘭犯罪的農奴——就比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農業工人所進行的勞動要輕得多而所得工資又多得多。”許多部門的產業工人正輾轉在生命綫上無從維持生計。同時地主和資本家的財產都飛速地增加。

宣言分析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臨到整個歐洲的反動時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第一九頁，紐約版。

② 丹格爾著“共產國際”，第九八三頁，一九三九年九月版。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五四頁，莫斯科中文版。

期。宣言向工人斗争三十年后赢得的十小时法令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它宣称：“十小时工作日法律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并且是一个原则上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①所有西欧的政府正被迫通过类似的法案。

宣言热忱地对当时正在发展的合作运动表示赞同，它说，这个运动“始终既不能阻止壟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苦负担。”^②宣言把重点放在政治行动上。它宣称：“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义务。”工人有一个成功的因素——人数，“但人数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③。因为缺乏组织，欧洲工人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宣言又强调了工人需要有一个对外政策。“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团结和合作，那末当存在有那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④宣言向使西欧免于卷入美国内战的英国工人阶级致敬。宣言明白地宣称主张拥有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对外政策。它说：“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⑤这一文献以伟大的历史性的“共产党宣言”的口号为结语：“全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六〇页，莫斯科中文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三六一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三六二页。

无产者，联合起来！”

“临时章程”（或称协会組織規程）規定了上述組織方法。它的序言上說：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得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并廢除任何階級統治；

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即生活源泉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制度所賴以支持的基础，是任何社會貧苦，精神低賤和政治屈從狀態所賴以支持的基础；

所以，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乃是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

先前為達到這個偉大目標所作的一切努力，由於每個國家里各個不同勞動部門的工人彼此間團結不夠，由於各國工人彼此間缺乏親密聯合，總是沒有收到效果；

勞動解放既不是一個地方問題，也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現代社會的國家的社會問題，其解決是有賴於最先進各國在實際上和理論上實行合作的；

目前歐洲各先進工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新的高漲，在鼓起新的希望，同時也鄭重警告不要重犯過去的錯誤，要求立刻把各個仍然分散的運動聯合起來。”^①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三六三頁，莫斯科中文版。

第五章

工会主义、蒲魯东、拉薩尔和巴枯宁

工人階級的斗争是一桩极其复杂的事业，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廢除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等問題。这一斗争的革命科学是馬克思主义，或者是我們这个时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主义或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它的同盟者在它們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与剝削階級斗争中学习到的教訓的总體。某一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应当以它所掌握和吸收馬克思主义原則的程度来衡量。

在階級斗争过程中，工人階級在它接受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觀以前，对于它的社会地位和本身解放的途徑，不是自发地产生就是从敌对階級摄取許多錯誤的觀念。因此就在工人队伍中孕育出許多組織，馬克思称之为“流派”，但現在馬克思主义術語中通常叫做“左傾”的和“右傾”的偏向。最初这些流派当中有一些——例如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起过建設性的作用，但是当工人运动成熟并且发展的时候，它們就变为反动的了。这些“流派”或“左傾”或“右傾”的偏向通常其本身曾經存在过一点点真理。例如在最初，它們是以工人階級正确的觀念、組織形式或策略为基础的，但由于曲解、夸張和誤用，这些觀念、組織形式和策略完全被歪曲而丧失了它們的真正意义。这些流派也时常树立他們自己特有的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这些流派往往有利于資本家并危害工人运动的团結和斗争，在革命的年代它們能变成

反革命，正如馬克思死后几十年內工人們尝到的慘痛經驗那样。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最好暫停一下對我們的第一國際的編年史的敘述，而對這個組織內的一些主要思想傾向加以分析。它包括幾個流派，它們在運動中發生決定作用。

消除這些有害的流派和宣傳工人階級革命科學的真正原則一向是馬克思主義者經常關心的基本事項，在第一國際時代這一事項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關心的。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十一月給一位著名的國際工人協會的美國委員波爾特的信中說：“‘國際’的成立其目的在於以一個以進行鬥爭為目的真正工人階級的組織代替社會主義的或半社會主義的流派。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了然地說明了這個問題。……社會主義的宗派主義的發展程度和真正工人運動的發展程度往往是成反比例的。……‘國際’的歷史是敘述總委員會反對各種流派並反對業餘試驗的無休止的鬥爭。這些流派和業餘試驗企圖在國際內崢嶸頭角反對真正的工人階級運動。”^①

第一國際成立的時候，能夠充分領悟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著作意義的人，相對地講是微乎其微的。在各個國家中各式各樣的宗派主義分子統治着幼弱的工人運動，並且在屢次大會中他們也居多數。日內瓦和其他早期的大會之所以能夠制定出那麼多的良好政策，是因為政策的絕大部分是馬克思親自撰寫的。在那時，所有宗派分子中最早的宗派分子即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就要漸漸隱沒不見了，而工人運動雖然犯過許多錯誤，終於開始掌握真正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但幾個流派仍然存在，並且以後的工人運動歷

^① 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國人書信集’（一八四八——一八九五），第九〇頁，一九五三年紐約版。

史必然还要产生許多更多类型的流派。

单纯工会主义

第一国际整个存在时期，它的最强有力的群众組織是加入国际的英国工会。著名的工会“議會”——非正式的工人运动领导委员会——委員乔治·奥霍尔和克里麦尔被选为国际工人协会主席和名誉总书记一事表明了英国工会和国际联系的程度，并且許多其他著名的工会领导人也是总委员会的委員。英国大部分的工会或前或后以不同程度的关系和国际工人协会发生联系。十年期間“国际”在英国工人事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时期，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势比起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宪章运动如火如荼的年头是大不相同的。这个时期是資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并且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开始阶段。工人阶级的地位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地位有些改善，工人运动就丧失了它以前革命精神的大部分。列宁后来搜集了許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如說那时的英国工人运动缺乏宪章运动者的气质；英国工人領袖們正在向介乎激进的資產阶级和工人之間的方面发展；以及資本家正企图使工人資產阶级化。

一八六六年左右，英国工会深深地走进了恩格斯称为无产阶级“四十年冬眠”时期。这个时期是英国帝国主义勃兴的总时期。罗斯坦說在这个时代里产生了“新的領袖，新的方法，新的利益，新的目的，过去(宪章运动)的痕迹消失得如此快，以致下一代几乎把它忘掉了，还活着的少数人如欧勃莱恩、哈奈以及欧內斯特·琼斯

* 但奇怪的是韦伯夫妇在他們的工会史一书中，仅仅在二百三十五頁用一个簡單脚注来叙述“国际”。

好像生活在錯誤的年月里，几乎变成了凤毛麟角”^①。

到了最显著的“单纯工会主义”时期，大部分属于各种狭隘的同业工会性质的工会相互之间缺乏团结，他们的视野超越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这些工会把它们的目的局限在有限度的经济目标上。它们轻易就举行罢工，并且在工会内部组织广大的互利制度。这样的工会一般地几乎不注意政策问题，当它们注意政策时（为了争取选举权，反对某些压制性的法律以及其他问题），那是在自由党的领导下，并且通常是为了争取达到使工会摆脱法律的限制的有限目的。

奥霍尔、克里麦尔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内的其他工会领袖表现了这些机会主义的气味。他们的路线实质上代表了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并不把“国际”当作是争取工人解放的工具，认为它不是可以帮助英国工会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反对从欧洲大陆运进罢工破坏者的问题上。但是和蒲鲁东分子以及巴枯宁分子不同，他们从来不力争国际工人协会内的统治地位。可是，他们的机会主义思想却经常拖住“国际”的发展，终于——我们将要看到——它使工会与“国际”发生了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在“国际”内进行着一个不休止的战斗反对这个单纯工会主义或经济主义——以后（现在仍然发生作用）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也起了很大影响的一个错误倾向。

布朗基主义

·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一八〇五——一八八一）是法国工

^① 罗斯坦著“自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第一九五页。

人的一位重要領袖，尤其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中期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期間。他研究过法律和医学，但很早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在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中，他曾协助将路易·菲立普推上王位，革命之后，布朗基开始与工人阶级运动禍福与共。他是一个不明确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主張无产阶级专政。他把他的政策建筑在武装起义和秘密团体的基础上，他在他那个时期所发生的許多次法国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一八三九年他在巴黎领导过一次中途失败的企图推翻反动政府的革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他也是非常积极的。我們將要知道，他又是巴黎公社的中心人物。他几度入獄，被判处一次死刑，最后死于疾病。

布朗基是法国第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貝夫的拥护者。他避棄了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改革。布朗基主义只強調武装起义，是法国早期工人运动特有的产物，当时的工人运动受到严酷的压制因而保持着战斗性的革命傳統，并且这个运动大都是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进行工作的。布朗基完全不懂得如何来建設强大的政党、規模宏大的工会以及广大的合作社，并且不懂得积极地参加工人阶级爭取目前要求的日常斗争。布朗基主义仅仅在法国有着影响和拥护者，它从来没有威胁过要控制“国际”。布朗基主义在“国际”中肯定地是一个“左傾”势力，虽然它的許多优秀战士最后都变成了馬克思主义者了。馬克思对于布朗基的革命精神深表欽佩，但是他却不是他的阴謀政策的贊揚者^①。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来看，布朗基主义随着巴黎公社而寿終正寢了，但是它的影响却历久犹存，最后，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布朗基主义

^① 伯恩斯坦著“科学与社会”，一九五四年夏版。

党与法国統一社会党合并了。

蒲魯东主义

皮也尔·約瑟夫·蒲魯东(一八〇九——一八六五)是一个印刷工人,靠自学求得知識并且非常聰穎。他是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他在法国工人尤其是巴黎奢侈品熟练手艺人中間有广泛的影响。在比利时他也有很多信徒。在国际的最初年代里,他的集团在国际机构中很有势力。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貧困的哲学”出版于一八四六年,馬克思說,它产生了一次巨大的轰动。蒲魯东主义者为了他們自身的目的頑强地试图控制“国际”。

蒲魯东的綱領主張建立一个巨大的生产者与消費者合作社——他称之为“互助社”——系統,这个系統由于不断的扩大最后会取代資本主义制度。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人民銀行无息貸款給合作社。一八四六年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給这一計劃的經濟方面作了这样的結論:“目前这些先生們所計劃的,不外是或多或少地先买得整个法国,然后,或許也就买得其余整个世界了,收买的方法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儲蓄和放棄他們的資本所生的利潤与利息。”^①蒲魯东的著名格言“财产就是搶劫”是指资产阶级的财产而言,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财产。蒲魯东說他的合作社不但要消灭資本主义的經濟基础,而且要消灭国家。未来的社会将由他的“自由互助社”发生主导作用。他把这个制度叫做“无政府”。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的,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它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派,这个正在被勃兴中的资本家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一九頁,紐約版。

所粉碎的小资产阶级希望借这种办法逃避斗争，然而资产阶级激进派却屡次与它的大资本家和封建敌人进行斗争。蒲鲁东总的思想是，工人和农民不能够靠对资本家和封建残余进行斗争而求得自身解放，而只可以通过他的合作社，渐渐地变成了土地和他们赖以工作的工具的所有者而达到解放的目的。蒲鲁东分子认为，至于妇女，工厂和政治领域内没有她们的地位，她们的地位在家庭里。蒲鲁东的总思想很多是从傅立叶以及他以前的其他伟大法国乌托邦主义者汲取而来。当时法国的政治镇压的环境使许多工人和农民从他们生活其中的暴虐景况下转向蒲鲁东的仿佛是通向自由的方便之门。

蒲鲁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反对阶级斗争。他反对工会组织、反对罢工、反对增加工资并且反对劳动立法。仅只在他的晚年，他才多少修正了这种偏激的反劳工立场。他还反对政党，他说“政党是暴政的产物”。他认为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幸得很，他说这话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到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两个星期。蒲鲁东认为压迫劳动者和帮忙资本家的国家机构既不能民主化也不能当头一击使之消灭；它必须渐渐地被他的“互助”制度所代替。

马克思和恩格斯持续不断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二十年的斗争，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最后消灭了它。蒲鲁东于一八四六年发表了他的名著“贫困的哲学”，次年马克思以他的著名作品“哲学的贫困”答复了蒲鲁东。在“哲学的贫困”里，他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攻击得体无完肤。这一猛烈的攻击永远断绝了以前存在在这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蒲鲁东主义的特征，这一“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一个

“沒有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

托倫、傅利布，有一个时候法林，都是第一国际早期大会中法国强大蒲魯东主义組織內的主要領袖。馬克思和恩格斯发觉他們自己經常与这一集团的反复提出的主張相抵触，这些主張大抵企图削弱“国际”內阶级斗争的理論与实践，并且使朝着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迈进的全世界組織起来的工人放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轉而接受蒲魯东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拉薩尔主义

曾使工人运动在前进道路上遭到困难的几个富于傳統性的錯誤傾向是与合作运动的作用有关系的。正如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的，合作社是无产阶级斗争和組織的一个有效方式，但是光靠它們自己是不能完成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它們能解放工人的这个概念是自发的，这个观念已經长期地危害着合作运动。我們剛剛看到过这种幻想如何在法国的蒲魯东主义者中間表現出来。英国的合作社产生了相似的虛伪的革命观念，不过沒有达到如此显明的程度。拉薩尔主义——它是一个合作运动的特殊形式——也遭受着这种类型的幻想的煩扰。

斐迪南·拉薩尔(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出生于布勒斯劳的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在柏林大学讀書。他变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和馬克思是朋友，很早就对德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斗争感到兴趣。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他所想像的完成这一事业的方法是通过建立一个政府津貼的合作社网，这一合作社网慢慢地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确保政府津貼得以实现，拉薩尔号召給予工人以普选权，錯誤地认为男子的普选权会

使工人在議會中得到百分之九十的席位。拉薩尔主要在“工人綱領”和“公开信”(一八六三年)中将他的观念加以概略說明，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政綱，他在一八六三年創立了一个政治組織德国工人总会。这样拉薩尔就变成了一个德国工人阶级政治組織者的开路人，虽然他从来没有像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样真正地成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称赞了拉薩尔的組織活动，并說他曾經重新喚醒了酣睡十五年的德国工人运动。

同时，拉薩尔的机会主义的路綫直接与建立一个广泛的工会和建立自由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武器的工人政治运动发生了矛盾。馬克思对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斗争。他說，拉薩尔的活动不过是一个宗派組織而已，所以它对于国际所努力进行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組織采取敌对态度。拉薩尔曾經是馬克思早期的門徒之一，他曾經同馬克思、恩格斯一起为争取一个統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进行过斗争。为着替他的得意杰作国家津貼的合作社进行活动，拉薩尔就同一直渴望挫败工人运动的狡黠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麦发生了曖昧关系。因为有这些勾当——后来完全証实其为事实——，馬克思譴責拉薩尔出卖了工人阶级的事业①。

拉薩尔和蒲魯东一样，反对工会和罢工，认为那是沒有用处的，并且是浪費了工人的精力和財力。在他那个时候，德国工人工会組織还没有完全組成。拉薩尔企图在他的所謂“鉄的工資規律”的基础上証明他反工会立場的正确性，根据这样一条鉄的規律，工人被釘死在仅得糊口的生活水平上不能移动一步。任何通过工会

* 拉薩尔的事业由于一八六四年他死于决斗而突然中断了。

① “馬克思致庫格曼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五六頁，莫斯科中文版。

爭得的工資的增加都会自动地被生活費用上漲所抵消。馬克思同拉薩尔这一小資產階級理論发生了正面冲突。他对这一問題的 analysis 載在他的著名的“价值、价格和利潤”一书中。这本书是他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至二十七日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作报告的全文。

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有組織的經濟和政治斗争，工人能够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我們这个时代千百万工人参加了工会，这个論点已經明明白白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它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馬克思认为“工会的行动是能够把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到維系生命水平之上，正像雇主的一致壟断的行动能够把工資压低到那个水平以下一样”^①。这样馬克思就为工会运动奠定了理論基础。关于增加工資后果的具体問題，馬克思在他的报告里說：“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引起一般利潤率的降低，但它整个說来，并不影响到商品的价格。”^② 不过馬克思警告說：“資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不是引起工資平均水平的提高，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增加工資不是走向解放的道路。关于工会，馬克思批評它們只顧結果而不察原因。“工人們应当排斥所謂‘公道的工作日获得公道的工資’这句保守性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③

他們的領袖死后，拉薩尔主义者們在“国际”的大会中不再发生重要作用。伊·布·施維澤尔变成了拉薩尔主义者中最有名的人物。他們普遍地对“国际”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以免遭受警察的

① 毛里斯·杜卜著“經濟学家馬克思”，第一六頁，一九四五年紐約版。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四一六頁，莫斯科中文版。

③ 同上。

迫害。但是我們將看到，他們在德國工人運動中是一個決定性的力量。拉薩爾的門徒們在捷克和奧地利的工人中也有其重要性，並且他們在很多移居美國的德國工人中有很大的影響。

巴枯寧主義

米哈依爾·巴枯寧(一八一四——一八七六)生在俄國特維爾地方的一个地主家庭中。他是在波蘭供職的一个王室軍官，但是他脫離了那里的職務以抗議沙皇的暴虐統治。巴枯寧被放逐在外，变成了一個革命家，在一八四九年德列斯頓的保衛戰中參加了領導。因此他被判死刑，旋被移交給沙皇政府，沙皇政府于一八五七年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他逃脫了，于一八六一年回到西歐，在无政府主義者中間非常活躍。他于一八七六年死在瑞士的伯爾尼。

巴枯寧是蒲魯東的一个門生，和蒲魯東有私人交情。他接受蒲魯東的关于國家的一般概念和以生产者自由結合为基础的未來社會的一般概念。但是，他以若干新的概念代替蒲魯東的概念。他放棄了通过互助合作社而逐漸消滅國家的概念，反而主張應該用暴動攻击的手段去摧毀國家机构。他对于工會運動也采用一种較為寬容的態度。他堅持說，除了暴動，工會斗争是仅有的实际斗争。但是工會應該面向着最后的暴動，在未來的政權下，它們要成为生产的基本組織。巴枯寧这样就实际上成为將來強大的无政府一工团主義創始人之一。

巴枯寧把他的綱領称为：“蒲魯東的无政府主義制度，我們擴大了它，發展了它，祛除了一切形而上學的、唯心的和純理論的虛飾。”^① 巴枯寧的主要思想發表于一八八二年出版的他的“上帝与

^① 洛左夫斯基著“馬克思与工會”，第三四頁，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国家”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他把国家和宗教扯在一起說成是权威的压制力的基本来源，两者都应该予以猛烈的摧毁。他的总綱領的主要原則如下：(甲)普遍宣傳无神論；(乙)毁灭国家；(丙)拒絕一切政治行动，因为只有通过暴动国家才能摧毁。他大力主張廢除财产继承权。

巴枯宁基本上代表了失去階級地位的小資产階級和农民以及欧洲工业落后的国家的工人。无政府主义——巴枯宁修改过的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种无政府主义——同样地大多存在于半封建的天主教国家里，在这些国家里，新教(資产階級革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而且在那里拥有至高无上威权的天主教教会浸透了經濟、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就特別說明了无政府主义的富于挑战性的反崇拜牧师主义。巴枯宁沒有強調这样的社会階級，他也不了解階級斗争。他著文論述“穷人和全体人民中遭受貧困的阶层”，他拿“流氓无产階級的革命精神与工人貴族的反动精神作对比，他把大部分的工人階級包括在工人貴族中”^①。他錯誤地认为貧穷的人常常渴望着暴动。

生气勃勃和富于战斗性的巴枯宁在他的周圍爭得了很大一批追隨者——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瑞士的法語地区、俄国并且最后在美国的国外出生的工人中間。他于一八六八年加入第一国际，嗣后領導着一个日益加剧的激烈斗争以求控制第一国际。不可避免地他同馬克思和共产党人发生了直接冲突。此后，在“国际”的全部历史上渲染着这些互不調和的集团間的激烈斗争，終于造成了它的解体。

^① 洛左夫斯基著“馬克思与工会”，第三三頁，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馬克思主义者原則上大体同意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資本主义国家机构必須廢除的看法，但是他們在資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制度而被消灭所采用的方法上与无政府主义者有根本的不同，并且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权将取代資本主义政权問題上也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馬克思在三个主要問題上和巴枯宁发生了冲突：(甲)工人階級的政治斗争；(乙)无产階級专政；(丙)无产階級政党。馬克思特別攻击巴枯宁的阴谋和恐怖路綫。伯恩斯坦說，对于巴枯宁來說，“意志而非經濟条件是永远改变事物的决定因素。这种想法直接导致于暴动主义。”^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它們是“国际”的生死問題，也是后来一般工人运动的生死問題。

巴枯宁瞧不起一切政治改革的斗争。他特別責怪目的在使資产階級国家民主化的政治行动。在全部結束資本主义社会的总暴动到来之前，他仅仅贊成那些为达到局部目的的小規模暴动性质的罢工。馬克思相反地却对經濟改革与政治改革(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童工条例、工厂立法、扩大选举权等)的价值予以实际的估价。总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历届大会在馬克思的贊許下对于罢工、建立工会以及为局部要求而斗争的各种政治斗争的发展，連同它們对主要政治問題的考虑所給予的巨大注意就說明了这一点。虽然沒有人比馬克思知道得更清楚，工人階級的解放决不能通过这种部分的要求而取得。去解放工人是无产階級革命的任务，但是，这决不是如巴枯宁所主張的少数几个阴谋家所能完成，而是要靠大部分工人的行动。如同馬克思再三所表示的，工人們在日常斗争中得到的很大好处是他們提高階級覺悟和組織。如

^① 伯恩斯坦著“科学与社会”，一九五四年夏版。

“共产党宣言”本身所証明，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最低綱領也有一个最高綱領；而巴枯宁只有一个最高綱領。这就是一个广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和一个狭小的假革命流派之間的差別。

巴枯宁的論点是，群众給予資本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就自动地使国家結束，并且他的“个人、公社、区和国家的自由联邦”会立刻代替国家。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們同样期望着一个沒有压制性国家政府的社会政权的最后到来，但是他們嘲笑巴枯宁所持的概念：这个社会政权随着資本主义社会的推翻事实上就会在一夜之間来到人間。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要有一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工人的阶级統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反革命才能够被镇压下去，资产阶级国家才能被摧毁，才能最后建立沒有国家机构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当前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最終目的是一个沒有国家的社会。巴枯宁主义者們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概念。他們单单为摧毁国家而斗争；馬克思主义者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概而言之，馬克思主义者具有目前的綱領和最終的綱領，而与之相对的是巴枯宁主义者的简单的最高綱領。

巴枯宁又把他的极端的反威权观念带进政治組織的領域中来。他的总概念是一个爭取高度分权的运动，运动出于自发，各国国内組織完全有自治权，而“国际”不过是个通訊联络的中心地点。相反地，馬克思认为“国际”是坚固地組織起来的工人世界政治組織机构的开端，而总委员会是一个有效能的世界领导的幼芽。在这个实际的組織問題上和在政治策略以及最終目的問題上，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之間展开了无休止的激烈的爭吵。

巴枯宁犯了下列种种基本錯誤：他过分地縮短了革命和把革

命看得过分简单；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不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粗枝大叶地过低估计工人为了争取目前改革的迫切努力的重要性；企图把无神论作为斗争中工人阶级团结的一个条件；以及忽视了一个强大政党的根本必要性。所以，在一切方面都是无可比拟地更加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面前，它只有归于失败。

第六章

巩固时期：日内瓦大会

(一八六六年)

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会议是第一次召开的世界工人大会。所以，大会遇到了许许多多罕见的和困难得在我们这个多种多样工人大会的时代几乎不能理解的问题。本来预计一八六五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大会，但是，日期过于紧迫，并且因为比利时政府的反动性质，于是大会不能在这座城市里开会。一八六五年在伦敦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上最后决定大会应在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在日内瓦举行，此时距圣马丁会堂会议已有两年。

新的国际工人协会所面临的基本意识形态上的困难是组成大会各种“流派”的复杂性，而组织问题上的最大困难是在各个国家内缺少工人阶级运动。在大多数的地方，工人运动才刚刚产生。这个组织的章程规定“工人会社”即可入会。这一点被解释为包罗各式各样的工人组织。于是，第一次大会由工会、政治团体（大都是些欧洲大陆上小的秘密团体）、互利社、消费合作社、教育团体等组织的代表组成。除了德国的拉萨尔组织以外，在各个国家中还没

有全国的工人或社会主义政党。国际工人协会从头到尾就继续生存于在这一广泛的包罗万象的基础之上。

进步的工人们热烈地祝贺大会的召开，大会组织者（自愿的）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盛大的欢迎。英国工会工人的响应是最有力的。一八六六年的夏菲尔德工会大会赞同了国际工人协会并且建议各地方工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伦敦同业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合作态度，但是它不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大会开会时，十五个英国工会出席了大会，代表正式的会员二万五千一百七十三名^①。

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的互助团体也以强大的阵容出席了大会。积极的工人们热心地着手进行工作，搜罗各种分散的诸如当时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参加国际行列的这一运动的每一支派带来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价值毫无的废物、幼稚的幻想、纯学理上的空想、宗派主义的软弱性以及民族偏见。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数量有限的成熟的共产主义者对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进行斗争。美国也有反应，斯德克罗夫报道说，在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芝加哥工人大会赞同新成立的国际^②。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大会召开前两个星期，代表约六万名工人的全国工人协会在巴尔的摩举行了它的成立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对全国工人协会的组成表现得非常积极。*大会上充满着支持国际工人协会的强烈情绪，但大会宣称因时间

① 波斯特盖特著“工人国际”，第二六页，一九二〇年伦敦版。

②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五九页。

*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物魏德迈耶患霍乱症于全国工人协会大会开幕之日逝世。

过于仓促所以不能派代表出席日内瓦大会。馬克思深切注意到全国工人协会提出的工人要求与他自己在日内瓦大会上所提出的要求的酷似之处。美国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个大会的相同要求上起了很大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在它开幕了的大会上同样地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共和分子发生了强烈的引誘力。他們正在时时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起着主要作用。斯德克罗夫說这些分子——大多数是知識分子——在各个国家大批地参加这一組織。他說，在法国医生、新聞工作者、制造商以及軍官都予以支持。……不少政治界中的有名人物都正式在“国际”規章上签了名。但是这些分子們显然沒有考虑到这一新組織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它的革命目的。当时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政府也沒有考虑到这一点，它們沒有給予日内瓦大会很大注意。

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活动

在后来的几年中表明了国际工人协会支持所有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且培育了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組織——經濟的、政治的和教育的。在一八六四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到一八六六年召开第一次大会的两年期間，它的基本政治性质已經是十分清楚的了。无产阶级在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下在指导国际事务的过程中第一次获得了一直是統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发言权。这成为标帜着社会进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一間歇期間，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对当时正在波兰进行着的民族解放斗争給予密切的注意。在世界上各个城市中举行了群众大会和會議，給予对正处于危殆境地的爭取自由的波兰战士們以

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全体居民的支援。总委员会给予直接援助的另外一次重要斗争是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无记名投票而进行的斗争。工人们为了争取投票权已经进行整整三十年的斗争，但是直到一八六七年，他们才最后得到胜利取得了选举权。资本家们能在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八年拒绝给予宪章运动的选举权，他们不得不在二十年后把它给予工人阶级。这次让步的次要原因是，英国的雇主们看到波拿巴皇帝正在法国运用广泛的普选权而为了他的利益服务，也就不再像在宪章运动时期那样地死命害怕选举了。

日内瓦大会召开前一时期，总委员会也经常关切着当时正在美国进行着的伟大内战。它积极地从事动员反奴隶制度的情绪，并积极地参加挫败英法政府的各式各样支持南方的阴谋活动的工作。当林肯再度当选为总统时，总委员会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他一封马克思写的信——或是祝辞。林肯经由驻伦敦大使查尔斯·弗·亚当斯回了一封措辞友善的短笺。国际工人协会在信上赞扬林肯是一个“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并说，自内战开始时起，“欧洲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星条旗维系着他们阶级的命运。”^①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总委员会又给约翰逊总统一封信——也是马克思草拟的——对于林肯总统的被暗杀表示深切的哀悼与气愤。这封信对林肯致以热切的敬意，并且也提醒约翰逊注意他的政府所面临的“政治重建与社会革新”的巨大工作^②。

关于从事这些果敢活动的总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马克思在给美国的约瑟夫·魏德迈耶（一八一八——一八六六）的一封信中说：“它的英国成员大部分由地方工会领袖们——伦敦的真正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信集”，第六五——六六页。

② 同上，第七二页。

皇帝——組成，也就是那些預備盛大欢迎加里波第并且当判麦斯頓就要对美国宣战的时候，通过規模巨大的圣馬丁会堂大会（布莱特为主席）阻止他对美国宣战的一批人。”^①

在最先由工会以及廢止販奴法主义者发起而后来为第一国际繼續进行的反对英国政府贊助奴隶制度活动的坚决斗争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領導了这一斗争——，工人們为世界工人的主要无休止的斗争中的一项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斗争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反对战争的斗争。并且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他們的斗争赢得了胜利。毫无疑义，英国工人阶级展开的抵抗是阻止英国政府站在南方一边参加美国内战的決定因素，如果英国万一参战，也許对北方的事业已經发生了致命的后果。

一八六四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写着：“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巩固和推广奴隶制度进行可耻十字軍征討冒險的，并不是各个統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們那种罪惡的胡作妄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② 宣言說出了和馬克思致魏德迈耶信中的相同意見。在一八七九年的一次国会辯論中，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何尔証明这一历史声明的正确性时說：美国内战期中，阻止英国政府对美国作战的是“兰开夏工人的憤怒的呼声。”^③

日内瓦大会的工作

一八六六年九月三日至八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出席了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二十二个支部的六十名代表。瑞士代表二十人代表

① 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信集”，第六五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六一頁，莫斯科中文版。

③ 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四八〇頁，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十三个支部，另有十四名工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法国代表十七人代表四个支部；德国代表（流亡在伦敦）三人代表四个支部。总委员会的奥霍尔、卡特、荣格、爱卡留斯、克里麦尔以及杜龐都出席了会议，但马克思没有出席。我们已经在前章中讲过，代表们的政治倾向是五花八门的。这种差异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使大会的工作遇到困难，再者，代表们所作的完全是一种新工作。他们正在为工人阶级国际群众组织和策略铺下基石。

虽然遇到这些困难，但是大会的成就是非常有建设意义的，实际上，大会所作的每件事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过了嗣后工人运动经验的考验。几乎全部是马克思所执笔的这次大会通过的所有制定无产阶级基本要求的决议都写入了所有工人阶级政党的实际最低纲领中。

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一）在协会帮助下，巩固正在不同的国家中为劳资斗争所作的努力；（二）工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合作社劳动；（四）直接税和间接税；（五）缩短工作时间；（六）女工和童工；（七）莫斯科入侵欧洲和恢复独立的、完整的波兰；（八）常备军及其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影响。”^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到国际工人协会将是一个工人阶级国际政党的开端，并且它就是以这一基础而建立的。大会正式通过稍加修改的两年前总委员会发出的成立宣言，因而赞同了它的总的政治纲领的主要原则。这就给国际工人协会提供了一个国际观点，一个总的革命远景并提供了一个积极参加所有一切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策略。

^① 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一二页。

大会还接受了馬克思以前所拟定的“临时規章”。“国际”的基层組織是各国受联合委员会統一領導的地方支部。同时也接受工会、教育团体等組織加入为成員。每一組織不論大小派一代表出席大会。总委员会由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負責。总委员会应执行大会決議并予整个运动以政治指导。会費規定为每年三十生丁(法国貨幣名,等于百分之一法郎,三十生丁等于三辨士)。从开始国际的財政問題就很严重,一八六五至一八六六年期間国际的收入仅仅約二八五美元。大会上,法国代表团設法想使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仅仅限于无产阶级(这就会使馬克思和其他經驗丰富的政治領袖置身于国际工人协会之外),但是主要靠英国代表团的坚持,这个提案被否決了。

大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在工会运动問題上制定了一个明确的方針。这一总的問題在各国中产生許多混乱現象,从那些认为工会不过是爭取次要經濟让步的工具的英国保守工会主义者,直到一般认为工会是不必要的累贅和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危险的法国蒲魯东主义者。大会承认工会在日常斗争中的重大价值,它认为工会也是教育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它并且认为工会在爭取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有其根本重要性。长久以来馬克思就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基本核心。例如,在他所写的“就某些問題給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指示”中說:“如若工会在劳資間小規模战争中已經变成不可或缺,那么它們在作为一个有組織的团体以促成这一雇佣劳动制的廢除时就越发重要了。”^①決議促使工会除了它們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外更多地注意政治行动,并且把不熟练工人和农业工

① 洛左夫斯基著“馬克思与工会”,第一六頁。

人群众也吸收到它们的队伍中来。作为开路先锋的日内瓦大会所形成的工会概念，大体讲来直到现在仍然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会运动的概念。

关于工会问题，破坏罢工的国际活动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这个问题特别影响到英国工会，也影响到那些美国工会。在他们历次的同盟罢工中，英国罢工工人不得不对付从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引进来的不参加同业工会的罢工破坏者。大会提醒工人们警惕这一危险情况，并设法展开一个强大的国际团结运动以制止这一情况的发生。

大会所作另外一项重要的首创工作是基本上澄清工人阶级对于合作社的政策。这一类型的组织在当时是比较新奇的，于是关于它的潜在力存在很多的混乱看法，特别是在蒲鲁东和拉萨尔的信徒中间。他们认为他们的那种合作社是通向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途径。这次的决议遵照着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规定下来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强调合作社特别是生产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同时宣称，单凭合作社本身，它们不能完成工人的解放。但是，遇有机会就鼓吹他们的灵丹妙方的蒲鲁东主义者却想办法引诱大会投票赞成要国际设立一个互助信贷银行，这一计划在大会休会以后就再也没有所说了。

大会的一个重要行动是它把法定八小时工作制提出来作为一个必需争取的当前政治目标。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当时正在为十小时工作日而斗争，大会的行动又给他们提出一个奋斗的较高目标。早在一八三六年，在美国工人报纸上已经提出过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①。到了一八四二年波士顿的造船工匠工人在

^① 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五四五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他們的工作中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一八六六年召开的全国工人协会成立大会把这一問題列为它的主要討論事項。这个口号在英国也有一段历史。日内瓦大会的行动从此以后把八小时工作日制度問題提高到一个基本国际要求的地位，并且在往后几十年內成为非常重要的問題。

大会要求廢除妇女夜間工作的制度，并要求制定妇女和儿童参加工业生产的条例。法国蒲魯东主义者宣称妇女的地位是在家庭之內，根本反对在工业生产中雇用妇女。大会沒有完全取消童工，但是要求制定童工条例。幼年工人按其年齡分为三級——九至十二岁；十三至十五岁；十六至十七岁——每一級工作時間有所不同^①。基本的目的是把工业上的訓練与一般教育結合起来。关于議程上的賦稅問題，大会拥护直接稅制而不贊成間接稅制。

大会駁斥了反对立法行动的那些人（在以后几十年中都有他們的宗派主义的政治继承人）的論点，关于一般的劳动保护立法問題，大会宣称“工人階級迫使政府采行这些法律，并不是要巩固統治階級的权力，而是，相反地，它将要現在用以反对它的那种权力变成它自己的工具。”^②

工人对待宗教的态度問題也由法国代表团提到大会上來。但是，代表們将这个問題擱置一旁未予討論，并且沒有在这个問題上采取明确的行动。在这个問題上，大会給下代工人战士們制定了正确的路綫。宗教問題当然是一个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人階級真正关心的問題，但是，在像国际工人协会这样的广大群众組織中，它只能变成一个引起紛歧的問題。所以，在反对教会的反动政策的

① 斯德克羅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八二頁。

② 梅林著“馬克思傳”，第三九四頁，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时候，工会和其他一般的經濟和政治組織傳統上正如日內瓦大会所作的那样总是巧妙地避免使它們自己在宗教的哲学或理論問題上糾纏不清。只有教会才热切盼望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以分裂工人階級。

討論到各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問題，大会同意取消常备軍并贊成建立人民的民兵制度——这样就給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工人运动在政策上提出了另外一个基本的前导。大会还猛烈地譴責了俄国沙皇主义对欧洲的威胁，并且号召通过实行民族自决的权利“在民主与社会基础上重建波兰”。

第七章

第一国际影响的加强： 洛桑大会和布鲁塞尔大会 (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

一八六六年日內瓦大会以后的这个时期是第一国际的发展时期和它在政治上取得进展的时期。工人階級斗争在这个时期汹涌澎湃地在展开着，特别是在經濟的領域內。一八六六年的深刻經濟危机和其后果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以及別的国家激起了一个罢工浪潮。第一国际的會員們在这些罢工中非常积极，翻閱一下当时总委员会的記錄就說明了这些事实。

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会和罢工

一八六七年二月巴黎銅业工人的罢工是这一时期无数次罢工

中最聞名的罢工。这些工人已經組織成一个拥有一千五百會員的工会，因此雇主就停止了生产。国际立即援助工人。在总委员会的领导下，英国工会捐送一千多鎊支持罢工工人。馬克思說：“老板們很快看到了这一点，他們让步了。”^①这是銅业工人的一次真正的胜利，于是他們工会的會員激增到四千人。波斯特盖特說：“这次罢工的影响是巨大的。”“工会如雨后春笋似地在法国全国发展起来，經濟斗争变得激烈了。”国际的声誉在西欧各国扶搖直上。法国克魯索罢工者的領袖阿西对这一点作了圓滿的說明，当他在法庭前受审判时，法官問他是不是国际的會員，他回答：“不是，不过我希望被批准为會員。”^②

欧洲其他重要的罢工为倫敦裁縫的罢工、日内瓦建筑业工人的罢工、法国絲綢工人以及比利时查理罗伊煤矿工人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取得了組織起来的“国际”力量的强大支援。大多数罢工都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終。英国罢工工人的团結尤其坚固有力。波斯特盖特說：“破坏罢工工人的供应来源枯竭了，那些已經运过海来的工人被劝說而逃掉了。”^③日内瓦建筑业工人的罢工結果取得了部分胜利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在遙远的美国，在内战以后，全国工人协会在波瀾壯闊的工会运动中领导了許多次重大罢工。

“国际”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不但领导罢工，而且对各国的政治运动也予以

① 洛左夫斯基著“馬克思与工会”，第一二五頁。

② 波斯特盖特著“工人国际”，第三一頁。

③ 同上。

密切的注意。这一斗争也是在向前发展中，特别是在为了争取当前的立法改革的斗争中。在德国北部，工人们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之后已经取得了选举权，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所领导的力量于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第一次参加了全国议会选举。一般地说，选举权乃是欧洲工人手中的一个新武器，对于它的潜在力的认识尚处在刚刚开始阶段。在法国一八六八年拿破仑第三命令通过法律承认了男子普选权和出版自由，工人们将他们新得的自由加以广泛的运用。特别在一八六七年十一月的广大政治示威中，巴黎工人表现了他们的高涨的英勇顽强性。在民主较多的国家中，一些成就务须加以记述。特别显著的是英国一八六七年“改革法”的通过，这项法律（以后扩大适用于苏格兰和爱尔兰）赋予城市英国男工以投票权——但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妇女却仍然不能参加选举。在美国取得一次胜利，格兰特总统于一八六九年颁布一个行政命令，实际上在政府机关中建立了八小时工作日制，国会将这个行政命令于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制成法律。

然而，国际工人协会在一八六六至一八六九年期间主要的政治运动却是反对正在形成的战争危机的斗争。一八六六年爆发了普鲁士与奥国之间六个星期的战争，战争结果奥国彻底失败。总委员会痛斥这次战争的反动性，认为任何一方都不配得到工人的支持。这个时候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发展。由于内战的余波未平，战云也正笼罩着美国和英国。总委员会号召美国工人向这一威胁性战争表示抗议。

从一开始，“国际”就已强烈地表明它是反对资本主义战争的。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总委员会坚决反对英国参加美国内战并且谴责普奥战争。日内瓦大会在关于常备军的议程上也讨论了战争

問題，以後的洛桑大會和布魯塞爾大會都通過了反對戰爭的決議。

布魯塞爾大會的決議是更加具體了。決議在斥責戰爭是對工人的一個嚴重威脅後寫道：“國際工人協會大會在布魯塞爾開會，表示對戰爭的最為激烈的抗議。鑒於戰爭是在生產者中間進行的，它只會是一個兄弟和公民之間的鬥爭，所以大會勸請協會的所有國家的支部和一切工人階級的社團以及所有不論什麼樣的工人團體在它們的各個國家中以最強有力的行動阻止人民與人民之間的戰爭，這種戰爭除了被認為是內戰以外，不能被認為是別的任何東西。一旦在他們各該國家發生了戰爭，大會要求工人們停止工作。”^①

這個決議標誌着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在總罷工是否能夠用來有效制止戰爭的問題上，存在着重大的長期的分歧的開端。這個爭論在“國際”的大會上屢次三番地被提出來。馬克思反對這個概念，把布魯塞爾決議中所提到的這種意見稱之謂“無稽之談”。

反對戰爭問題的討論引起了國際工人協會與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團體和平自由同盟的關係問題。該同盟計劃在一八六七年九月九日國際工人協會洛桑大會剛剛休會以後在日內瓦召開一個和平大會。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四日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尖銳地斥責了同盟的“喋喋不休”。雖然如此，國際工人協會洛桑大會還是接受了和平自由同盟的邀請，並派了三個代表——紀堯姆·德·白普和托倫——去出席它的大會，會上宣讀了洛桑大會的反戰決議。次年國際工人協會在布魯塞爾又收到該同盟一個同樣的邀請，協會拒絕這一邀請，並請它的盟員參加“國際”。該同盟拒絕

^① 斯德克羅夫著“第一國際的歷史”，第一二二頁。

参加，但却留恋躊躇，最后是一个无声无响的結局。

在这些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国际”奠定了近代工人运动的真正基础。在一八六七年这个时期，全世界的工人在思想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表现在馬克思出版了他的历史性著作“資本論”第一卷。特别是在这种对資本主义制度的精辟分析中，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革命理論完全拟訂出来了。一年后，国际工人协会正式贊揚并认可了馬克思的偉大作品并且要它的會員去研究它。

洛桑大会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日至八日的洛桑大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二次大会——出席代表有七十一位，其中瑞士代表三十八名、法国十八名、德国六名、英国两名、意大利两名、比利时一名以及总委员会四名（卡特、杜龐、爱卡留斯和里斯涅尔）。許多支部因为缺乏經費而没有派出代表。英国的“单纯”工会主义者們大都避而远之。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支部有一投票权。馬克思虽然对会議的进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没有出席大会。他在这些年月里受尽了工作过度、疾病、貧困以及缺乏营养之苦。

法国和瑞士的“互助主义者”或蒲魯东主义者（見第五章）在大会上異常活跃。如同梅林所說：“他們来时已准备停当”，并且他們在开会期間自始至終宣揚他們的机会主义的和混乱主义的观点。他們想尽办法使反对罢工和认可他們的小资产阶级的人民銀行和工人无息貸款的万灵药方的決議获得通过。

大会的一个重要而且具有建設性的行动是通过了一切运输工具及交換工具应归国家所有的決議。斯德克罗夫說，这一行动

“是生产工具和交换工具集体所有概念的第一次具体的规划，它并且预示着以后在‘国际’内环绕这一问题而掀起的激烈斗争。”^①一个得不到支持的土地国有化的动议提交下次大会讨论。

另外一个同样预示着以后在“国际”内发生凶猛斗争的重要决议，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争取政治改革而进行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议程上是这样写的：“政治自由的剥夺不是工人的社会解放的一个障碍和社会紊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吗？如何能够加速重建政治自由呢？”大会最后一致投票决议，“鉴于政治自由的剥夺是人民社会进步与无产阶级解放的障碍，大会宣布：（一）没有政治上的解放，工人们的社会解放是不能够实现的；（二）作为一个准备阶段来讲，政治自由的建立是绝对必要的。”在其他方面有些混乱不清的决议的这一节与马克思前此已经提出的总的看法是一致的。

前已述及，大会也讨论了与目前战争危机有关的主要问题。洛桑大会以后，这一基本的争论注定将成为世界工人们所有大会议程上的一个永久的课题。

、 布魯塞爾大會

一八六八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际”在布魯塞爾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大会在这个城市召开，其本身就是一个含有真正重要性的政治事件，显示出增长中的“国际”的力量，因为比利时是一个西欧最反动的国家。这次大会是“国际”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大会，由九十九位代表组成，包括五十五名比利时人、十八名法国人、七名

^①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〇一頁。

瑞士人、五名英国人、五名德国人、两名意大利人、一名西班牙人以及六名总委员会的代表（爱卡留斯、荣格、勒斯涅尔、卢克拉夫特、萧氏和斯特波内）。马克思没有出席。英国人在总委员会中仍居多数，但他们对派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历届大会却表现得兴趣不大。

布鲁塞尔大会的政治中心问题是以前提到的反对战争的决议。除了其他讨论过的重要问题外，大会重新审查了一八六七年九月在洛桑通过的关于罢工的决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承认罢工是工人的一个合法的和不可少的武器。合作社同样被重新认可了，但是在它们的业务中常常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经营思想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关于工业中的机器问题，大会一方面说关于工厂采用机器生产的问题工人必须有发言权，但由于宣称，“只有通过合作社的方法和通过互助贷款组织，生产者才能取得机器的所有权，这也给互助主义者一个让步。”蒲鲁东主义者在工人互助贷款问题上也有所收获。虽然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们又一次使“国际”大会通过决议建立工人的“兑换银行”，这个银行将“把工人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斯德克罗夫说，“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中取得了他们最后一次的胜利。”^①

但是，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们在国际工人协会对所有权特别是土地所有权问题上遭到重大的失败。主要代表小店主和农民利益的互助主义者坚决反对土地国有化——洛桑大会交下来的一个问题。但是，布鲁塞尔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不但号召铁

^①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二三页。

路国有化，而且号召将可耕地、森林、运河、公路以及电讯设备等都实行国有化。这是互助主义者的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如同斯德克罗夫所说，虽然国际工人协会的前三次大会对待蒲鲁东主义有各种偏差，但根本上它往往是一个财产集体所有主义的組織。这大多是因为马克思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和在它的許多決議以及实际决定中给予了明确的领导。自从日内瓦第一次大会以来，共产主义的或集体所有制主义的情绪已经在增长，到布鲁塞尔大会就有了决定性的表现。其后，蒲鲁东主义者在国际工人协会内的作用就很小了。工人运动中第一个强大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已经破产了。

资产阶级攻击的增长

一八六四年九月第一国际成立以后，欧洲的资本家们对这一組織仅仅表现了一种轻微的兴趣。资产阶级的报刊仅仅注意到它的成立。工人国际組織的概念是一个这样新奇的議題，以致于它的潜在能力很容易被过低估计。有些比较清醒的资产阶级分子如英国的自由党人、意大利的马志尼的信徒以及法国的反动的波拿巴党人甚至相信，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利用国际工人协会。

但是，一俟“国际”开始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分子很快就觉悟过来了。在工业领域内情况尤其如此。如前所述，国际工人协会的早期是一个发生很多次罢工的时期，毫无疑问，“国际”给予这些罢工以有力的领导和激励。这使雇主们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第一次遭遇到真正的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当他们看到欧洲国际間利用罢工破坏者的勾当破产的时候，他们特别感到心神不安。他们再也沒能使这一勾当大规模地重新复活。

反动的报刊馬上就将罢工和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的罪名加在“国际”的头上。他们把它描绘成一种政治怪物。雅克說：“在从日内瓦大会到巴塞尔大会的年代里，资产阶级把‘国际’看作是一个可怕的秘密势力，而在觉悟的无产阶级看来，它却是一个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使者。”^①此后，资产阶级报刊展开了一个对“国际”进行污蔑和歪曲的运动，对它的每一行动作了歪曲的报道。

在法国，拿破仑第三的警察对“国际”的成员——大多是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迫害。政府宣布，由于“国际”在法国进行政治活动，政府有权对它的成员提起诉讼。因而，从一八六八年三月到一八七〇年六月，在巴黎有三大批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被判罪。被判罪的有闻名的领袖们如托伦、法林、福兰克尔、歇馬拉、馬隆、兰德林以及許多其他的人。他们被判处一年以下刑期不同的徒刑^②。“国际”在法国被宣布为非法。这是几年以后在整个欧洲最后宣布“国际”为非法的反动进攻的开端。

“国际”的发展

由于它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结果，“国际”在几个国家内得到快速的发展。就是日益增强的警察的迫害也不能阻擋它的进展。国际工人协会对罢工的领导对它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一八六九年的工会大会敦促所有的工会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并且許多工会因为贊佩“国际”的工作，就参加了。一八六九年，据估計“国际”在法国約有会员二十万人^③。洛左夫斯基說：“在法国的每

① 雅克著“国际”，第四四頁，一九〇四年来比錫版。

② 艾德孟·維塔爾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八二—二〇九頁。

③ 罗尔文著“工人和国际主义”，第四六頁。

一角落里，地方工会、抵抗团体、互助社、政治团体的参加罢工的男工和女工都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①在比利时，紧接着那里发生的煤矿和铁矿罢工之后，在工业区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二十多个分会，并且有几个分会拥有几百个会员。斯德克罗夫說，罢工胜利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的实力有很大的增长。“单是在日内瓦，‘国际’的会员在数以千計地增加着。此外，几个新工会也参加了‘国际’”^②。但此一时期会员的可靠总数尚无可考。

在美国，“国际”在年轻的工会运动中也有一批强大的信从者。全国工人协会自一八六六年成立时起就对国际工人协会抱着同情的态度。西尔维斯（一八二八——一八六九）、特勒夫里克、杰塞普、凯麦隆以及其他的领袖們对于从欧洲运进罢工破坏者的危险特别感到震惊，因此他們希望得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一八六四年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增加了罢工破坏者的威胁，法案允许雇主运进签订合同的工人并且在工资内扣除运费^③。一八六七年全国工人协会大会投票通过派理查德·特勒夫里克为代表去出席国际工人协会洛桑大会，但因为缺少费用，他不能去开会。一八六八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总书記杰·格·爱卡留斯邀请全国工人协会派一位代表出席洛桑大会^④，但是全国工人协会答复說，因为经济困难不能派人前往。然而，在一八六九年全国工人协会终于派出一位代表去参加国际工人协会。“国际”本身的经费也同样是微乎其微。总书記的菲薄的薪金通常发不出来，总办事处的房租常常欠

① 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七二頁。

②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一九頁。

③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四四頁。

④ 康蒙斯著“美国工业团体史”，第九卷，第三三七頁，一九一〇年克利夫兰版。

付。世界上的工人们尚待学习通过按期缴纳会费制度继续不断地给他们的运动以经济支援的重要劳工纪律。

在这一期间，不但国际工人协会工会会员的人数在增加，而且它的政治组织也在增多。工人们一般地正在初步参加独立的政治活动，脱离了资产阶级左派的监护。“国际”的支部——由个别会员组成，不同于工会的集体会员制——在西欧许多国家中增多了。美国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情况。一八五七年弗·艾·左尔格和别人所创立的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于一八六七年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并且在一八六九年德国工人联合总会（倾向于拉萨尔）也参加了“国际”。

同时，为了组成各国工人政党的明显的趋势正开始在发展中，这些政党在以后年月中将变成一切工人的政治上的国际主义的基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是当时在德国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领导下正在蕴育中的政治运动，它在一八六九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产生了第一个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工党。在美国，也表明了强大的趋势朝着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行动发展。在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的全国大会上，全国工人协会通过决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人政党，而在一八六八年就采取步骤使短命的全国工人改进党登上政治舞台。

在英国工人们虽然在工会斗争中非常活跃，但还没有显露出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党或工党的迹象。他们仍然与自由党继续保持同盟关系——一个以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疾速向上发展为基础的不适当结合。

第八章

巴枯宁主义和巴塞尔大会

(一八六九年)

一八六九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日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国际的第四届大会。运动确实是在向前发展。罢工的浪潮正在不断冲击，威尔斯的矿工，诺曼第的纺织工人，里昂的丝绸工人，日内瓦的建筑业工人，以及其他许多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瑞士和美国的成批的工人都卷进了罢工浪潮中。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国际”的信从者都站在领导的岗位上进行斗争。从而，国际工人协会快速地继续发展着。一八七〇年，据法国警察当局的估计，“国际”的会员在法国有四三三、七八五人；瑞士四五、〇〇〇人；德国一五〇、〇〇〇人；奥匈帝国一〇〇、〇〇〇人；英国（二五〇个支部）八〇、〇〇〇人；西班牙二、七二八人^①。过份夸张的报纸上的估计竟高至七百万人。会员的确实数字远不到这么多，但缺乏官方统计可供查考。在许多地方工人的报纸在迅速发展。在欧洲大陆上，一八七〇年大约就有二十九家报刊在支持第一国际^②。

七十六个代表出席了大会，名额如下：法国二十六名，瑞士二十二名，德国十名，比利时五名，奥国二名，西班牙二名，意大利一名，美国一名以及七位总委员会的委员。马克思又没有出席大会。美国代表是凯麦隆，代表全国工人协会。言过其实的凯麦隆说他

①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四八页。

② 维塔尔著“国际的历史”，第一二六页。

代表了八十万会员，他告诉大会说：“你们新世界里的朋友们认识到在全世界工人的儿子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并且期待着他们的队伍定将出现一个统一战线日子正在到来。”凯麦隆对于国际工人协会阻止将罢工破坏者运进美国的行动特别感到兴趣，并且他在促使“国际”设立移民局一事上获得了成功，可是它没有发生多大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全国工人协会内存在着支持参加“国际”的强大力量。一八七〇年的全国工人协会大会在听取了凯麦隆的报告后“声明它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参加进去”^①。但这个愿望终未实现。一个强有力的国际主义者西尔维斯已经在一八六九年逝世了，这对全国工人协会参加“国际”是个重大打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一八六九年八月十八日写了一封吊唁的信——由马克思和其他人签名——盛赞西尔维斯是一位为工人进行斗争的战士，并且对他的殒落表示哀悼^②。一八六九年十二月，新成立的全国黑人工人协会也决议派一位代表去出席国际工人协会一八七〇年的大会，但是，我们将要知道，这次大会根本没有召开^③。

埃森纳赫派

“国际”巴塞尔大会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德国十人代表团，其中有李卜克内西、里庭豪森、貝克尔和赫斯。他们代表社会民主工人党——参加国际的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

① 康蒙斯著“美国工业团体史”，第九卷，第三三九页。

② 方纳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六一二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③ “全国黑人工人协会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会议记录”，一八七〇年华盛顿版。

政党。这个主要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組織经过几年的筹备工作已經在一个月前即一八六九年八月在德国埃森納赫成立了。这个新的政党一般称之为“埃森納赫派”。

威廉·李卜克内西(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是个教員,出生在德国的基森。他在早年是个共和派并积极地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他被监禁并从德国放逐出来过很多次,在倫敦同馬克思一起工作十三年,变成了一个有修养的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于一八六一年回到德国,并且立即在年輕的工人运动中活跃起来。他变成了德国工人階級的杰出領袖。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是拉薩尔的一个共同工作者,写了許多小册子和书籍,并且很长时期是德国联邦議会的議員。

奧古斯特·倍倍尔(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生在德国临近科倫的地方,父亲是一个普魯士軍隊里的下級士官。他成为一个鋸木工人,参加了拉薩尔的組織。与李卜克内西有密切联系的倍倍尔变成了一个馬克思主义者。他們俩都积极地反对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战争。倍倍尔是一个卓越的演說家,拥有人数众多的信从者。他的最馳名的著述是“妇女与社会主义”。他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有助于在埃森納赫完成工人团体的合并工作,这次合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开端。倍倍尔領導着德国社会民主党达四十余年之久。

一八六九年李卜克内西发表的一个公开演說闡明了这个年輕的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精神,就因为这次演讲他被关进了牢獄。他說:“革命不能在最上級的許可下来完成,在現代資產階級国家的范圍內,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思想;为了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社会主义思想必須粉碎这个国家”。^①

^① 李卜克内西著“社会民主党、代議制和政治”,第二二頁,一九〇六年基輔版。

但社会民主工人在埃森納赫的建立并没有把德国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拥有国家津贴的合作社万灵妙方的拉薩尔組織——全德意志工人同盟——在施維澤尔的领导下仍然固执如故不改己見。施維澤尔在拉薩尔死后已經成为这个組織的首腦了。在两派之間发生了激烈的爭吵，馬克思时常插足这个爭吵，反对施維澤尔，說他是一个宗派主义者。在德国、奥国、捷克以及美国有相当多信徒的拉薩尔分子拒不加入“国际”。

巴枯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巴塞尔大会上另外一桩极其重要的事件是巴枯宁作为一个代表前来出席(他的簡历和政綱見第五章)。巴枯宁第一次和馬克思見面是在一八六四年，并且保証他对“国际”的支持。但是，他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意大利动手建立另外一个組織。嗣后，他去到瑞士，在那里参加了资产阶级的和平与自由同盟，并当选为该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員。一八六八年，他脱离了同盟，但是他不去参加“国际”，却和他的朋友們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联盟——一般称作“联盟”^①。

在联盟中，巴枯宁将他的超革命的綱領加以发展。綱領宣布立即对上帝和国家进行总体战；要求廢除一切宗教的崇拜并建立一个科学的統治；要求“阶级間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会的平等”(不是消灭阶级)；廢除继承权；否定“任何一种政治行动，除了工人們和資本家进行的斗争，为了直接取得他們事业胜利的那些行动”，并否定“所有地方协会自願組成一个总会”^②。

① 里阿藏諾夫著“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八二頁。

② 斯德克羅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五四——一五五頁。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巴枯宁把重点放在知识分子、学生团体以及堕落的无产阶级身上。他几乎责骂整个无产阶级，说它是一个保守的工人贵族集团。

马克思对巴枯宁的纲领进行有力的攻击。他称它是“陈词滥调的杂凑品，闲扯淡的空谈，虚浮到使人肉麻的意念的集粹，除了使人暂时兴奋而外别无目的平庸的即兴之作”^①。马克思在另一地方更为严厉地批评了巴枯宁：“他的纲领是肤浅地从‘左’到‘左’剽窃而来的旧瓶里装的新酒——‘一切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出发点（圣西门主义者的无稽之谈），命令信徒们信从的一个教条——无神论等。”^②

“联盟”的实力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瑞士的法語地区等国有所发展，在这些国家中，它的先行者蒲鲁东主义运动一直是势力雄厚的，“联盟”的支部又发展到俄国和美国。这一时机对于像巴枯宁运动的发展是适合的。欧洲一般政治形势是非常的动荡，资产阶级在它以攫取政权为鹄的行进中，逐渐排除了封建主义的政治残余，而快速发展中的工人阶级初步地为着他们的阶级纲领与组织进行着斗争。因为工人们思想上仍然普遍地存在着非常落后的情况并且在阶级斗争的策略上缺乏经验，所以他们中间很多人就容易轻信巴枯宁走向解放的简便办法。

巴枯宁和同他一起的人注意到“国际”在群众中的迅速发展，并觉察到“国际”是他们鼓动宣传收获丰硕的园地，就在一八六八年十二月请他们的“联盟”集体参加“国际”。但总委员会拒绝答应

① 梅林著“马克思传”，第四五四页，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信集”，第九〇——九一頁。

这一申請。巴枯宁也同意解散“联盟”，建議他的“联盟”的盟員应以支部的形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但实际上，它继续地存在着并在各个国家进行工作。它是个半秘密的团体，保持着一个由特别可靠的活动分子們所組成的內部控制組織。

巴塞尔大会上的馬克思主义者与 巴枯宁主义者

巴枯宁以法国代表团一个团員的身份来出席大会，代表着里昂的絲綢工人。他是一个頑强的和非常干练的战士，一分钟也不放松使別人知道他的来临。但是，巴枯宁发现他自己与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有权使土地成为集体财产的問題上共同投了贊成票。蒲魯东主义者的殘存分子又将这个基本問題——对他們是如此重要——提了出来，結果以絕大多数而被否決。另外一个在大会上沒有发生显著派系分歧的問題是对工会的討論。大会一致通过一項決議，大力強調工会以及工会之間国际联系的必要。決議責成总委员会为建立“一个工会国际組織”而进行工作——在整整半个世紀之內也沒有达到这一目标^①。法国代表品第在向大会提出委员会的报告时，簡略地描述了資本主义社会推翻之后最后构成新社会結構的工会情况。由于这一报告，“国际”中产生了另一流派或思想上的錯誤傾向——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一流派将成为異常討厌的东西。

大会上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分子在两个問題上发生了重大冲突。当瑞士代表們在李卜克內西以及其他德国代表的支持下，

^① 洛左夫斯基著“馬克思与工会”，第一八二頁。

提議大会通过決議贊成人民直接立法(創議权与复决权)时,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这違反了巴枯宁主义者的一个基本原则——反对局部政治改革的原则——他們猛烈地向这一提案进攻。这一提案最后暂时擱置留待以后討論,但事实上再也没有重新提出。这个事件在大会上造成了严重的派別間的緊張情勢。

第二次重大冲突发生在继承权問題上。这是巴枯宁的一个得意教条,他并且把它以決議的形式提交大会,要求代表們投票贊成立即彻底取消继承权。事实上,这个权利的廢除問題的提出就好像真正提出革命問題本身一样。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二十多年前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說道,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于国家手中,即集中在已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①作为完成这一剥夺财产权和社会改組的手段,宣言于是提出十項过渡办法,十項中的第三項就是“廢除继承权”。总委员会按照这一总的方針向大会提出了它的报告。报告指出,继承权系資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結果而不是原因,不能当作廢除資本主义的出发点,并且指出,这样作的任何企图不但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实际上也是反动的。經過長時間的激烈的爭辯,投票情况如下:总委员会決議:十九票贊成,三十七票反对,六票棄权,十三票缺席;巴枯宁決議:三十二票贊成,二十三票反对,十三票棄权,七票缺席^②。巴枯宁的这一胜利使他的“联盟”从此以后变成了“国际”內所有反对分子的集合中心。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八九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一四四頁。

爱尔兰問題

虽然爱尔兰問題这次沒有正式在巴塞尔大会上提出来，但它在“国际”的生命史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成为制定有关殖民地国家与殖民国家之間关系的政策的时机。直到今天，这种政策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仍然是最重要的。

七百年來，爱尔兰人民已經对英国統治階級彻底制服爱尔兰的决心进行着防御性的斗争。在这几百年內，这一斗争曾导致了許多次的暴动，在后一期間所发生的一些比較重大的暴动是一六四一年、一七九八年、一八四八年以及一八六七年的暴动。在爱尔兰最后于一九二一年能够取得它目前的不完全的和分裂的独立之前，还经历过几次暴动包括一九一六年以及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的暴动^①。爱尔兰問題在我們正在論到的这一时期成为注意的中心了，这一期間是“爱尔兰独立”組織在企图拯救爱尔兰政治犯的过程中，在曼彻斯特杀死一个警察的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的时候。由于这一事件，“爱尔兰独立”組織的三个領袖——艾倫、拉尔金和欧勃萊恩——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处死刑。

自从宪章运动以来，馬克思就贊助爱尔兰独立的要求。一八六六年，他促使总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团去見国务大臣乔治·格雷勋爵，对爱尔兰人民所受到的暴行提出抗議，但代表团未获接見^②。一八六六年，他要总委员会积极地支持当时发生的大赦爱尔兰政治犯的运动。奥霍尔、艾普加斯以及别的保守的英国工会领导人非常含糊地支持馬克思关于爱尔兰的总方針。馬克思說，在一八

① 杰克逊著“爱尔兰問題”，一九四七年紐約版。

② 雅克著“国际”，第六五頁。

六九年后半年的討論以后，“国际”的任务是处处将英格兰和爱尔兰間的冲突放在最引人注意的地位，并且处处公开地表明和爱尔兰站在一起”^①。

馬克思在长期处理爱尔兰問題的过程中，深信“爱尔兰是英国地主貴族政治的堡垒”，“因此，爱尔兰是英国貴族政治賴以維持其本身在英格兰的統治的巨大工具”^②。他指出了由于爱尔兰和英格兰工人之間在爱尔兰問題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工人階級的致命弱点，他說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的、社会的以及民族的偏見”，而“爱尔兰的工人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馬克思的結論是——总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决定——“倫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是喚醒英国工人，使他們認識到，对他們來說，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并不是抽象的正义或人道的感情問題，而是他們自身解放的首要条件。”^③

在我們这个时代，殖民地人民在資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支持下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馬克思关于爱尔兰問題所制定的基本政策显然根本上依然是正确的（参照三十四章）。半世紀以后，列宁对这个政策盛加贊許。在一篇論民族自決的論文中，列宁表示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問題上的政策至今还是有极大实际意义的偉大榜样，表明各殖民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④。

① 馬克思恩格斯著“致美国人书信集”，第七九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六卷，第四九頁，莫斯科版。

③ 同上，第七七—七九頁。

④ “列宁文选”，第五卷，第二八五頁，一九四三年紐約版。

普法战争的爆发

巴塞尔大会到普法战争开始的十个月当中是“国际”满怀希望和不断发展的时期。它的各种文件以及大会决议证明，这一组织在奠定一个总纲领的基础工作上已经取得了成功；实际上它在西欧和中欧的每一国家里，已经巩固了它自己的地位；并且在各国中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至少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已经建立了全国工会中心。巴塞尔大会冲突之后，在瑞士正爆发着巴枯宁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间的斗争。但这一斗争还不致于严重破坏国际工人协会。

这一时期在“国际”组织的队伍里充满着强烈的革命希望与期待。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中正酝酿着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并且工人们怀着一种高涨的战斗的心情。巴枯宁主义者以为社会革命正在到来，并且他们极端鄙视任何类型的改革。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后期，马克思同样预见到重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早日来临，但是，马克思是一个敏锐的现实主义者，这并没有阻止他去鼓励工人们在经济的和政治的领域内为眼前需要而进行的每一斗争。“国际”的巨大发展大大地刺激了当时对工人所领导的革命的广泛的希望。

巴塞尔大会以后，在法国与普鲁士两国之间开始密布着战云。拿破仑第三和俾斯麦都想打仗，他们千方百计以求达到战争的目的。拿破仑第三知道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地位是摇摇欲坠的，他无疑地考虑到，向东侵占日耳曼邻邦的胜利战争会使第二帝国延长寿命；这就会使他得以控制莱茵河的西岸。狡黠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也在布置和准备战争。他遵循着自己的“铁血”政策，图谋取得

法国領土，他知道得很清楚，通过一場抗击法国的战争，他可以使分散的各邦統一成一个包罗一切的德意志国家。統一德意志在历史上是一桩进步的资产阶级事业，而这桩事业德国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本来是能够完成的，然而却没有去完成。

俾斯麦的策略是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拿破仑第三的身上，这位德意志首相是如願以償了。俾斯麦篡改了威廉一世致拿破仑第三詞句緩和的电报，激怒法国对德宣战。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两国政府的願望得到实现，战争爆发了。这场斗争注定要引起深远的政治后果。由于德国的統一，它在欧洲便成为主要的强国，不久以后定必在工业生产上超过英国；并且因而形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发展。战争又终于使有組織的德国工人在半世紀期間居于世界工人运动的主导地位。这次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加速了与巴黎公社有关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一系列事件终于导致第一国际的解体。

第九章

巴黎公社

(一八七一年)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长时期以来就曾警告工人们注意普法战争爆发的危险性，而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总委员会于四天后即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发出一项号召工人国际团结的宣言。马克思所写的宣言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法德两国的統治者们。宣言一方面說德意志已經被置于防御战的地位上，并且东方边境上出現

了反动的俄国，但宣言另一方面同时警告德国工人防止战争变成侵略性战争的危險。馬克思又說，不論战争的結果誰胜誰敗，它将标志着法国第二帝国的終結，事实正是如此。

各国的工人們表现了国际主义的高貴品质。在德国，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在議會中投票反对战争支出，并且为此而被关进牢獄（然而拉薩尔分子投票贊成），德国工人召开的大会表示“我們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們伸給我們的兄弟的手”^①。在法国盛行着同样的国际精神，工人們保証他們同德国工人的“密切团結”^②。在移居美国的工人当中，情况也是一样，总委员会的反战宣言傳布得非常广泛；并且法国和德国工人联合举行了集会抗議这一战争。

同时，战争已經破坏了“国际”的組織进程。下一次大会原定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在巴黎召开；但鉴于法国盛极一时的政治迫害，大会会址以后改在德国的美因茲。但战争的爆发迫使这一安排无从实现。

有充分准备的德国军队很快地将战争发展到了高潮。法軍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慘敗。戰場阶段在六个星期內已告結束。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色当一战，拿破侖第三本人和他的军队无条件地投降了德国。

法国共和国的成立

当色当慘敗的消息傳到巴黎后，巴黎的人民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暴动了，他們推翻了拿破侖第三的王朝，建立起一个共和国。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选举的新議會却由三分之二的保皇党和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四六八頁，莫斯科中文版。

② 同上，第四六六頁。

三分之一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組成，少数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被拉进議会是为了适合工人阶级的口味。这一事件的全部发展使巴枯宁分子受到刺激而采取了行动，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徒劳无功地企图在巴黎、里昂、馬賽、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城市里发动暴动。布朗基主义者也急于发动一次暴动。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几个小时内，布朗基就控制了巴黎，但最后他不得不放棄巴黎。

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出另一个也是馬克思所写的宣言*。在这个文件里，馬克思指出，德国的所謂防御性战争确实已经变成了一个侵略战争，俾斯麦夺取法国亚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决心已经很明显了。馬克思警告說，假若这样作，就终于会引起另一次“防御性的战争”，如同事实上在一九一四年以剧烈的暴力所进行的战争一样。宣言促使德国工人去反对所提出的合并并要求同法国达成光荣的和平。宣言提醒法国工人们对于詭計多端的法国资产阶级保持警惕，并利用每一机会以巩固他们本阶级的力量。一般說来，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像巴枯宁和布朗基所正在奋力进行的推翻反动的共和政府的革命行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德国军队包围着巴黎。但俾斯麦对进攻巴黎犹豫不决，因为据傳巴黎城内大约有二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言过其实），并且他对于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斗精神知道得很清楚。大部分是国民卫军的巴黎部队主要是由工人組成的，他们已经在二月十五日选

* 恩格斯于一八六九年摆脱了他在英国曼彻斯特的职务，一八六四年以来他一直在曼彻斯特，自那时起他在工作上与馬克思关系很密切，在经济上給馬克思很大帮助。

举出一个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员会^①，这个委员会大体上控制着被圍的巴黎。国民卫軍特別警惕以防梯也尔政府发动政变。这个政府害怕革命的无产阶级并急于将这座城市拱手让給德国人。二月二十六日，政府签订了一项同意放棄巴黎的停战(投降)条件。

公社的誕生

目的在强迫起义的巴黎投降的梯也尔于三月十八日晨三点钟，命令他的在維努阿將軍統帥下的部队试图夺取国民卫軍的二百五十門大炮。计划在繼續进行中，直到飢餓交迫的巴黎苏醒过来开始行动为止。巴黎人民以妇女为前导，用亲如兄弟般的口吻的說服以及直截了当的責罵阻止了搶夺。十一点钟光景，梯也尔的軍队完全被打垮了，巴黎城为人民所占領。政府的两个將軍在战斗中被打死了。紅旗飄揚在市政厅的上空，国民卫軍中央委员会执行着临时政府的职务^②。中央委员会宣称：“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着統治階級的失敗和叛变，知道他們自己應該負起管理社会事务的責任来挽救时局的时候已經到来。”^③

布朗基主义者是領導暴动的基本的組織力量。据傳他們拥有四千名組織良好的武装战士，并有很大一批同情者^④。布朗基本人于三月十七日暴动的前夕被政府逮捕，在整个公社存在期間他是在監牢里。馬克思主义的“国际”成員在巴黎为数尚少，沒有准备举行暴动，但当暴动开始以后，他們異常积极地参加了暴动。

① 李薩格里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八五頁，一九二九年巴黎版。

② 同上，第九五——一〇七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四九五頁，莫斯科中文版。

④ “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卷，第七〇〇頁。

以男子普选权为基础的公社是一个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机关。所有它的委员都可以被罢免。巴黎是一般的典型。革命的计划要把这样的公社推行到法国所有的城、镇和村落。所有的公社应派代表出席巴黎的国民议会。马克思说：“是要使乡村生产者受到每一省区内各主要城市方面的精神领导，并保证他们能以城市工人为其自身利益的天然代表者。”^①——清清楚楚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的作用。

公社的基本弱点是工人们缺少政党和政纲；在斗争过程中爆发的革命和产生的政府都不是经过很好的准备而完成的。在十八日那天，中央委员会就应该代表人民逮捕当天还在巴黎的梯也尔政府的首脑人物，然后向反动政府的巢穴凡尔赛进军。暴动大大地挫败了政府军的士气，并且梯也尔本人以后也承认，如果迅速发动一个攻势，他们就不可能支持得住。但不幸得很，竟让他们在难得的时间内重整他们的部队，这一事实以后给公社带来了灾祸。中央委员会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并且由于道德良心的考虑反对发动国内战争，然而，由于梯也尔的进攻巴黎，梯也尔反动分子事实上已经挑起了内战。中央委员会对于它自己的权威缺乏信心，打算举行地方选举。同时，在法国其他的城市里正发生着瞬间即逝的暴动——里昂、圣亚田、克鲁索、马赛、都鲁斯和那邦。巴枯宁参加了里昂的暴动并破坏了它。

三月二十六日的选举以及四月十六日的补选，选出了九十二个公社委员，组成巴黎公社。选举了由各部部长组成的九人执行委员会：军事、财政、后勤、对外关系、劳动、司法、公务、教育、内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五〇一頁，莫斯科中文版。

以及保安总部等部。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在公社中占多数；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蒲鲁东主义者集团，十八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会员以及其他少数不属任何派系的人。公社以工人为领导，以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为基础。这时，大多数大资产阶级已经逃离巴黎，工厂陷于停顿，三十万工人在失业中。

四月十九日，公社第一次发布它的纲领声明。这一声明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纲领要求“承认并巩固共和国，将公社的绝对自治权扩展到法国的所有地方，以保证每一公社权利的完整性，并保证每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一个生产者，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纲领接着列举了必要的公民权。它进一步说：“巴黎要求的政治统一是一个所有地方的积极性，一切以人民的福利、自由和安全为共同目的的个人努力的自由自发合作的自愿联合。”^①对地方自治权的强调，部分是对第二帝国极端专制的反应，部分也是当时在法国工人阶级中间广泛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思想的反映。

“国际”和公社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马克思所写的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的宣言中曾经警告法国工人说，在那时企图推翻新创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乃是“绝望的蠢举”。可是当暴动发生以后，作为一个真正革命家的马克思却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革命开始后三个星期，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上说：“目前巴黎的起义——即使被旧社会的凶狠贪婪之徒、蠢猪以及卑鄙的家伙们镇压下去——是

^① 菲特里基著“巴黎公社”，第一五〇页，一八七一年纽约版。

我党自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壮举。”^①他宣称巴黎人正作出惊天动地的事迹。

过后很久，列宁谴责普列汉诺夫时，曾拿他的态度与同样情况下马克思的态度作比较，而盛赞马克思的态度。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在英勇的斗争开始后他可耻地宣称：“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②可是，马克思虽然在事先曾反对举行暴动，一旦暴动开始，就给予坚决的支援。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即公社失败后两天，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一个宣言为公社申辩，这就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法兰西内战”。除了奥霍尔和卢克拉夫特（英国工人领袖）外，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同意了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他们俩宁愿辞职而不肯签名。马克思以德国和荷兰通讯书记的身份签了名，而恩格斯代表了比利时和西班牙。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的激励和领导下，“国际”的不同派系均给枕戈待旦的公社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国际”的会员在巴黎非常活跃。斯德克罗夫所提供的当选为公社委员的一部分委员名单如下：法林、马隆、儒德、阿弗雷、品第、阿西、杜瓦、西斯、勒弗朗西、福兰克尔、朗格、塞埃和约翰纳尔德。他们不但在公社委员会中表现积极，而且在日益加剧的内战中也是积极的。他们对公社通过的许多建设性的法律和采取的行动是负责任的。很多在巴黎的欧洲革命流亡者也积极地参加了公社，并在公社内担任高级职务，例如，一个波兰人董布罗夫斯基作了巴黎的军事司令官。

英国的普通工人向公社表示祝贺，纵然总委员会里他们的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三〇九页，纽约版。

② “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四〇〇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会主义工会領袖們——除艾普加斯外——看到这一偉大的革命斗争轉头就跑。在德国，埃森納赫派和拉薩尔主义者不顾面对着强大的反动資產階級的反对，都对公社加以支持。虽然資產階級報紙对公社进行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和美国駐巴黎大使瓦希伯恩一貫企图摧毀公社，公社在美国的工人群众中間得到了广泛的支持^①。“工人代言人报”和其他工人報紙登載了总委員会的声明。本恩·巴特勒將軍是为公社进行解說的著名美国人物之一。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五日馬克思通知总委員会說，販奴法廢止主义者和工人的友人温德尔·菲力浦斯已經参加了“国际”。在后来的許多年中，紀念英雄的巴黎公社是美国工人階級社会的一个生气活潑的傳統。

公社的工作

巴黎公社存在着許多弱点和遭遇了許多困难，包括各种不同派系之間的內部傾軋和缺少与法国其他地方的联系。缺少一个明确的政綱和一个組織严密的政党也好像自始至終悬挂在公社脖子的一块磨石。而且，仅仅有七十二天历史的公社不得不在內战日益加剧的情势下进行工作。公社虽然拚命为它的存在进行战争，然而却取得了值得贊許的建設性成就，这些成就足以使它的名字在世界工人階級的革命历史上永垂不朽，并且像一座名符其实的矗立海面的灯塔指出了工人們向社会主义社会行进的道路。

在它的重大政治决定中，公社宣布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取消对教会的津貼，廢除常备軍而拥护人民的武装，祛除警察的政治性

^① 菲特里基著“巴黎公社”，第五一二——五一五頁。

职务，責令所有公務人員对选民严格負責，規定薪金的最高額为每年六千法郎，选举并監督所有的法官和审判员，建立免費的普及教育，焚毀了断头台，推倒了象征軍国主义的樊多姆廣場上的圆柱。它还通过了許多項經濟和社会的措施——面包房夜班的廢除，工厂雇主罰款的取消，封閉当鋪，沒收关門的工厂交由工人合作社經營，組織对广大失业群众的救济，劳动統計局的設立；公社还配給房屋，帮助負債的人。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浸潤着一种濃厚的国际主义精神，公社委员会以世界革命运动的紅旗作为它的社旗。

但是除了已經指出它的成就之外，公社犯了許多錯誤和存在着許多缺点。如前所述，有极大重要性的这些錯誤和缺点之一就是——一开始沒有将反对反动的凡尔賽政府的战争猛烈地进行下去。另外一个錯誤是对内部敌人采取过于寬大的态度，这种态度妨碍追捕充滿着巴黎的資產階級間諜和叛卖者，并且对于軍官团中的严重阴謀詭計以及破坏行动不加戒备。公社也沒有作足够的努力大力地扩展到法国其他地区去，特别是沒有将农民爭取过来为它的事业而斗争——这是个最大的弱点。再一个錯誤是沒有公布一七八九年以来的国家秘密档案，这些档案为公社所鹵获，載滿着秘密警察、外交官、資本家以及他們的政客們的貪污与腐敗情况。档案的公布对反动势力必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最奇怪的錯誤是公社沒有沒收法兰西銀行所儲存的三十亿法郎。而且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魯东主义者的領導人們还忘記了他們以前的諾言并否決了想占有銀行的那些人的意見，而以外交的方式去与銀行官員交涉借款。公社領袖們总共只得到約一千六百萬法郎；其中九百四十五万法郎本来是屬於巴黎的，其余是一笔七百二十九万法郎的貸款——这笔貸款在銀行經理貸出之前是

先取得了梯也尔的同意的^①。如果沒收銀行，就会給搖搖欲墜的凡尔賽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公社的失敗

四月初，內战在熾热地进行着。公社社員（或联邦主义者）打了一个勇敢的，但是失敗的仗。梯也尔政府借助于恶毒的謊言与歪曲已經将大部分法国农民地区动员起来以对抗公社。俾斯麦又釋放了十万个法国农民战俘去帮助凡尔賽政府^②。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賽的部队冲进巴黎，血战八日，公社社員坚持逐街战争，但在敌人的优势兵力下被迫退却了。五月二十八日在柏勒拉歇茲公墓、貝尔維勒城以及其他各个工人住宅地区他們的最后抵抗遭到摧毁。公社被粉碎了。

在以后的几天內发生了惨不忍睹的屠杀。劊子手德卡里菲將軍和他的爪牙們至少惨无人性地枪杀了三万名工人及其妻子和小孩。还有四万五千人被逮捕。約一万五千名被逮捕的人被处死或投进监牢，更有数以百計的人被放逐到新喀里多尼亚。

这次屠杀甚至比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以后的屠杀更加惨酷。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員不得不逃离法国流亡到瑞士、英国，大部分逃到美国。协助这些流亡者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項繁重的工作。于一八七一年六月写下世界工人战斗歌曲“国际歌”的不朽歌詞的，就是一位公社社員流亡者欧仁·波蒂埃。

在防寨的后面，在浴血的战斗中和在随后的政治苦难日子里，公社妇女社員們为她們自己特別地創造了光榮的事迹。路易斯·

① 李薩格里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

② 托姆·柏尔著“共产主义評論”，一九三〇年三月版。

密歇尔和伊丽薩伯·德米特里耶夫仅仅是数以千計女英雄当中的两位著名的战士。面对法庭，密歇尔驕傲地說：“革命的全部过程中都有我的活动，我情願对我的一切行动負責。”^① 她被判有罪，在牢獄中度过了十年流放的时间。

欧洲的反动統治者們对于巴黎大規模的集体屠杀欢天喜地。他們向惨无人性的梯也尔发出潮涌般的賀电，并且采取镇压措施企图把他們自己国内的社会主义消灭干淨。列宁說，特别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心滿意足了。‘社会主义长此休矣！’——资产阶级的領袖、嗜血的侏儒梯也尔在他和他的將軍們对巴黎的无产阶级实行血洗之后这样說。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的烏鴉的叫喊是徒劳的。公社被镇压后过了不过六年，当公社的許多战士还在苦役和流放中受折磨时，新的工人运动又在法国开始了。”^②

公社的历史意义

巴黎公社傳留給全世界的工人們許多重大的教訓，这些教訓直到今天仍然是有用的。列宁是所有的人中最彻底地了解并总结出了这些教訓。最突出的教訓是，所有国家的工人不可或缺地需要一个坚强的、目光銳利的并且紀律严明的共产党——如同馬克思所坚决坚持的——在漫长的困难的道路上領導着他們走向社会主义。甚至在资产阶级政府腐敗无能的情况下，如像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在巴黎，实际上沒有經過一番斗爭而政权落到工人手中，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政治組織，工人們即使在夺取政权以后仍然不可能繼續前进。这是巴黎公社有决定意义教訓中的一个教訓，

^① 伯恩斯坦著“科学与社会”，第一三四頁，一九五一年春版。

^② “列宁全集”第一七卷，第一二四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它彻底推翻了巴枯宁的论点，说政党不必要和只要有群众自发的积极性就够了。

公社另一个基本教训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提供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的基本形式。公社组织形式与未来苏联苏维埃组织形式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明白无疑的。但是，几乎过了半世纪，公社的真正意义事实上是被忽略了，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也忽略了它的真正意义，直到最后，列宁拿它的意义重新教育了他们。

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示的明确的例证也有其基本重要性：工人打败了资本家并取得政权后，他们就必须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一个新型的国家——以便以武装力量制服资本主义反革命力量，同时组织奠定新社会基础的工作。公社又教导我们，“国家的消亡”将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想像的过程要漫长得多，虽然这个教训也实际上被忽略了几十年。这一切特别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胡说形成尖锐的矛盾，巴枯宁认为，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后，仅仅靠群众的自发性就能提供有效的组织。

公社同时表明，在目前情况下，欧洲工人攫取政权的方法是武力推翻一般极端反动的政权，这些政权拒绝给工人以任何民主的外观。但是，马克思没有把这一重大事实当作一个教条。如同第二章所示，他也承认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那时（帝国主义时期之前）工人采取和平手段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公社也教导我们，资产阶级会毫不迟疑地为了它本阶级的利益而出卖人民的利益。如同一七八九年伟大的法国革命中，封建反动派勾结国外敌人进攻革命的法国一样，一八七一年的反动派如法泡制地与俾斯麦合起手来反对巴黎公社。

馬克思和列寧都着重強調的公社另一教訓是，工人一旦執政不能夠拿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來適應革命的需要的事實。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如果你讀到我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那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下一次的嘗試，不應如迄今以前一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甲手轉交乙手，而是要把它毀壞，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① 這正是公社正在建設中的它的新型工人國家。這個总的結論在以后對機會主義者進行鬥爭中具有很大的重要意義，機會主義者認為工人能夠將資本主義制度一点一滴地轉變成社會主義制度。

巴黎公社留下的一個最重大的教訓是它所提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的活生生的例證。在這一問題上，公社是馬克思理論正確性的一個出色的證明，二十四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明確地概括地將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作了論述。公社以這樣的理論推翻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論點，他們是極端仇恨工人階級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

公社並不是單單由工人參加組成的。事實上，正如李薩格里和雅克指出而為列寧同意的，政府大多數由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代表組成。這些人很多是革命知識分子。九十二個公社委員當中，僅僅約二十五人是工人，並且這些人不全是“國際”的會員。雖然這樣，但由於巴黎工人階級完全動起來了，無產階級的影響佔着主要地位。馬克思對於當時的情況是這樣說的：“其中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已被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②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四六三頁，莫斯科中文版。

② 同上，第一卷，第四九八頁。

如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的，公社同樣沒有一個明確的社會主義的綱領。雖然如此，它的社會主義的趨向是顯明的。馬克思說，“是的，諸位先生，公社曾想要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權。它曾想要把剝奪者加以剝奪。”^①他又說，它的決定清楚地帶着一種無產階級的特性。列寧說公社的特點是一個深得人心的工人政府，他並且說，公社企圖實行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最低綱領”。

公社確實是無產階級的專政。馬克思說，“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對占有者階級進行鬥爭的結果，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他並且又說：“三月十八日光榮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③。後來，恩格斯對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庸人”說：“諸君，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④

巴黎公社雖然終於被推翻了，但它是世界工人階級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勝利。它打開了資本主義體系的第一個缺口。半世紀後，偉大的俄國革命又跟着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圍牆上衝破了一個巨大的和不可修補的裂口。列寧說，公社雖然存在着很多錯誤，但它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運動最偉大的典範”。^⑤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五〇二頁，莫斯科中文版。

② 同上，第五〇一頁。

③ 同上，第四九〇頁。

④ 同上，第四六四頁。

⑤ “列寧全集”，第一三卷，第四五四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十章

海牙大会上的分裂

(一八七二年)

随着巴黎公社的灭亡，“国际”在欧洲各个国家中遭到日甚一日的迫害。公社使统治阶级认真地大吃一惊，他们下定决心，如果可能就防止类似事件的重演。各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向“国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大会上说：“被雇用的资产阶级报纸所掌握的一切造谣中伤的闸门忽然间都敞开了，放出来毁谤的洪流企图淹没讨厌的仇敌。这一造谣中伤运动是史无前例的……芝加哥大火后，电报将新闻传送到世界各地，说这次大火是‘国际’的凶险行为。”①

一八七一年，法国的统治集团通过一项宣布参加“国际”为犯罪的法律，它并且要求所有各国都应将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作为普通犯人移交给它。同年，荷兰拨款三百万盾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在德国，抗议过吞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并宣称过他们与公社是团结一致的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遭到逮捕，并判处在城堡内囚禁两年。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别的地方，疯狂的警察迫害堆到“国际”会员的头上来了。一八七二年年初西班牙政府吁请别国政府合作镇压“国际”②。罗马教皇帮腔叫嚷要复仇，一八七三年，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签订了一个攻击“国际”的共同协定。它

① 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三〇页。

②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五二页。

們企图把英国也拉进来，但没有得逞^①。

內部危机

然而，比这种警察迫害对“国际”更加危險的問題是內部的危机，这一危机在巴黎公社复亡以后时常严重地威胁着这个組織。这个問題的本质是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之間日益增长着的斗争；是巴枯宁领导的“联盟”与支持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的势力之間的斗争。在前章中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主义很可以讲，公社已經贊同了他們的总方針，但巴枯宁主义者激烈地爭辯說，公社沒有贊同馬克思主义者的总方針。他們坚持說，巴黎和其他法国城市的自发性的工人暴动駁斥了馬克思的說法，并且一般地支持了巴枯宁所宣揚的自发性哲学。巴枯宁主义者得到激励就加紧了他們的宗派活动，并且他們在若干国家中培植势力的工作居然成功了。在拉丁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法語地区以及瑞士的法語地区和意大利語地区——他們的力量特別强大。日内瓦是他們的主要中心城市，巴枯宁阴謀計劃将“国际”的总部迁往日内瓦。由于巴黎公社的經歷，人們的脑子里实际上在政治上已經把法国的蒲魯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遺忘了，但它却到处給巴枯宁主义者展开了生命的新的一頁。

在較大的国家里——“国际”的堡垒——，內部危机尖銳化了。公社失敗以后，法国的整个工人运动陷于疲憊状态。在德国，馬克思主义者与拉薩尔分子間的爭吵，加上政府的迫害，将工人运动驅至混乱的境地。在美国，对“国际”持友好态度的全国工人协会在

^① “共产国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出版。

激劇地衰落中。在英国，曾經是馬克思在“国际”內的主要支持所由来的地方，也存在着內部的不和。所有工会領袖們，除一人外都辞掉了总委员会的职务表示对馬克思支持公社的抗議，而其他机会主义的工会領袖們，采取了具有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方法打击总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英国联盟，目的在使他們的工会与总委员会断絕直接的联系。当爱卡留斯和赫尔斯——相繼为国际工人协会总書記——与馬克思决裂以后，这种恶劣的情况就更加恶劣了。

倫敦會議

在这种困难的和險恶的情势下，“国际”于一八七一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倫敦召开了一个特別扩大会議，以代替原来规定的一八七〇年九月在德国梅恩茲召开而并未举行的大会。为了保护法国代表，會議是秘密举行的。二十三人出席了大会，其中十七人是总委员会的委員。馬克思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納·尤亨代表俄国，爱卡留斯代表美国^①。据波斯特盖特說，将各个派系的报纸全部計算在內，“国际”当时拥有五十八家报纸，包括美国的三个报纸。

倫敦會議面临的主要問題是“国际”分裂的危險。事情已經发展到这种地步，有了瑞士的热拉联盟（巴枯宁的总部），就存在着两个針鋒相对的組織。关于西班牙的派系情况，雅克作了如下的叙述：“在大多数的城市中，一边是‘联盟’的支部，而另一边是‘国际’的支部，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联系。”^②他对意大利的巴枯宁組織作

^① 波斯特盖特著“工人国际”，第一—四頁。

^② 雅克著“国际”，第一八〇頁，俄文版。

了同样的描述，这个組織充滿了馬志尼共和主义者。“所有这些冒充的‘国际’的支部是下面一些人物所领导的：沒有当事人的律师，沒有病人和缺乏知識的医生，打彈子的学生，跑街售貨員和其他机关人員，特别是小报的和有几分可疑称号的新聞記者。”^①倫敦會議除了支持总委員會的方針政策外，对于恶劣的情势不能有所作为。

大会从公社汲取了一个主要的教訓，強調各个国家工人組織政党和进行政治活动的极端重要性。會議又祝賀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新近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当然，所有这一切对巴枯宁主义都是致命的毒剂。會議确定了来年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下次大会的日期。

然而，巴枯宁主义者們拒絕遵守倫敦會議的決議。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們在瑞士宋維也尔召开一个正式的大会。朱利斯·盖德是大会代表之一，他以后在法国社会党的发展上起了重大作用。由“联盟”分子所組成的大会是对总委員會权威的一个直接挑战。它向“国际”所有支部发出一个声明，責罵总委員會，說它是腐敗的和独裁的，指責它的政治行动綱領，并要求立即举行大会^②。思想的分歧已經发展成为一个組織上的分裂。

海牙大会

一八七二年九月二日在海牙召开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大会。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亲自出席了大会，馬克思在早先写給左尔格和庫格曼的信上說，他认为这次大会是“关系着‘国际’的生死存亡問題”，事实証明正是如此。巴枯宁自己沒有出席，但他的

① 雅克著“国际”，第一八〇頁，俄文版。

② 同上，第一八六頁。

信徒在詹姆斯·紀尧姆的领导下結队而来出席會議，并且准备得当要摊牌。

大会上立即显露出分裂的局势。在困难的資格証书审查問題上消耗了三天的時間。在最后出席开会的六十五位代表中，大約有四十位代表拥护总委员会的主要政策，反对派約二十五人左右。拥护馬克思的人如下：总委员会的委員十六人，德国代表十人，法国代表六人，瑞士代表三人，美国代表二人（馬克思主义者左尔格和布朗基主义者德努瓦），西班牙，捷克，丹麦和瑞典各一人。巴枯宁的拥护者人数如下：比利时七人，英国五人，荷兰四人，西班牙四人，瑞士二人，法国一人。意大利的巴枯宁主义者拒絕出席大会。

在区分为上述两派的情况下，大会的代表并非在一切場合下都是以純粹的思想原因为准則的。某些代表決定自己屬於哪一派时，不是依据大会所面临的原則問題，而是以其他的原因為轉移的。包括愛卡留斯和其他三个总委员会的委員的英国代表在这个問題上是有重大关系的。他們是“單純工会主义者”，基本上不同意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見解，但他們又投票反对馬克思主义者。

大会在它一系列的決議中，主要討論了四个問題：总委员会的任务和权力；国际工人协会总会会址；“国际”的政治路綫以及巴枯宁“联盟”的地位。讓我們將这些問題分別加以叙述。

总委员会的权力問題

巴枯宁主义者將这个問題当作了中心問題。作为群众自发性和极端地方自治权的崇拜者，他們的提案是，总委员会除了是一个通訊联系机构和一个統計資料的搜集者外，不应有其他任何任务。他們激烈反对总委员会应貫徹大会決議并充当“国际”总的政治指

导机关的主張。有人想把总委员会完全取消^①。在另一方面，馬克思主义者坚决主張需要有一个高度的国际集中政策和紀律。鉴于这一严重的内部危机，大会支持了后者的意見，投票結果四十比四，十一票棄权，通过授予总委员会更广泛的权力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执行大会的決議并建立紀律。这些权力使总委员会在下次大会开会前能够暂时开除拒絕服从国际工人协会決議的“国际”的一个分会、一个支部、一个联邦委员会、委员会和联盟^②。

巴枯宁主义者对总委员会实行独裁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自从“国际”成立以来，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理論中心，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和組織中心。馬克思在通过庫格曼給布劳恩施魏克委员会的信中，对它的理論任务作了这样的解釋：“审判各个不同地区的綱領的理論，并不是它的职责。它只看那些綱領是否包含得有直接違反章程和它的精神的地方。”^③总委员会（即馬克思领导的）偉大的成就是在理論与实践方面。总委员会也沒有在各个国家中发动过罢工或具体的政治运动，不过在一且国家支部发动罢工或政治运动时予以支持。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有限的中央领导对于具有过分夸大的自发性概念的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主义者也是太多了。只有当国际工人协会的生命最后处在危險关头的时候，它才采取了强硬的集中制。

政治行动問題

巴黎公社的余波未息，在各个国家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采取

① 波斯持蓋特著“工人国际”，第七九頁。

② “海牙會議的記錄”。

③ 馬克思著“致庫格曼书信集”，第九四頁，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政治行动的趋势。这样，工人们便立图真正使公社社员的历史斗争最基本的教训之一变成现实。遵照着这种正确的趋向，马克思主义者将实际上是一八七一年伦敦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重新提交海牙大会加以认可。决议写道：

“在它和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将它的力量组织成独立政党，对抗所有有产阶级组成的旧有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为了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尤其为了达到它的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这样的—一个无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是不可缺少的”①。

这项决议挑起了激烈的争论。布朗基主义者通过他们的主要发言人，法国人伐扬，主张：“如果罢工是我们革命斗争的一个武器，那么街垒就是另外一个武器，并且是所有武器中最强有力的武器。”他们企图把决议按照这种意思加以修改。在纪尧姆领导下的巴枯宁主义者对决议以迎头攻击，并且攻击“共产党宣言”，说决议和宣言表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见解。下面两句格言述明了多数派积极政策与少数派消极政策的区别：“多数派的目的在于夺取政权；少数派的目的在于消灭政权。”②大会以二十九票对五票及九票弃权通过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案。

“国际”迁往纽约

恩格斯提出的将“国际”总部迁往美国纽约的提案使大会为之轰动。以法文写成的决议说：“我们建议，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三年期间，总委员会的会址应迁至纽约，其委员应包括下面诸人：北

①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三五——二三六页。

② 同上，第二三六——二三七页。

美联邦委员会：卡范纳、圣克莱尔、格特、卡尔、劳雷尔、弗·勒·貝特兰、弗·波尔特以及克·卡尔。他们将有互选，但总人数不应超过十五人。”签名人：马克思、恩格斯、薩克斯頓、朗格、杜龐、塞阿也、沃罗布列夫斯基、芭萊、麦克唐納尔、利斯納、勒·摩舒，一八七二年九月六日于海牙^①。

这个決議在大会上掀起了一場激烈的斗争。巴枯宁主义者向決議发动了猛攻，在大会上一般来讲曾經支持馬克思主义者的布朗基主义者也起来攻击決議。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左尔格也反对这个提案，不过最后被争取过来而贊同提案了。經過一場复杂的斗争后，将会址設在巴塞罗纳和布魯塞尔的提案沒有被通过，恩格斯的建議最后以三十票贊成十四票反对十三票棄权获得通过。布朗基主义者宣称“国际”不复存在，頗富戏剧性地脱离了这个組織，再也不出席大会了。新的总委员会是在它的委員必須在美国居住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委員有卡范纳、圣克莱尔、劳雷尔、弗納其里、勒維也、杜儒尔、卡尔、波尔特、伯里安和瓦尔德。左尔格被选为总書記。

正如恩格斯在提出建議的发言中說明的，“国际”迁往紐約是迫不得已的。在組織內外，情况的发展已經使“国际”不可能在欧洲有效地进行工作。最大的危机是，“国际”会被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所篡夺，并利用它进一步展开他們的宗派主义活动，这种活动会給年輕的世界工人运动带来災禍。另外总委员会被布朗基主义者控制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他們許多人是從巴黎公社逃出来的，已經在倫敦住下来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除了將总会迁往美国外，

^① 赫·史德特爾著“美国的国际”，第一三七頁，一八八〇年紐約版。

沒有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在美国，工人运动正处在年轻时代，“国际”在那里也许能扎下一个坚强的根基。

开除巴枯宁主义者

早在海牙大会开会以前，“国际”的分裂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宋維也尔无政府主义者大会的召开；无政府主义者在某些拉丁国家成立的双重组织；毫不容情的派系斗争在进行着；以及巴枯宁的明显企图想不惜任何代价以保证自己在组织中的统治地位；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种分裂。海牙大会上，正式将巴枯宁从领导机构中开除出去仅仅是正式认定了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国际”内部的分裂的既成事实而已。

为了准备解决这一问题，大会一开始就指定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两派的其他领导者们去考虑正在“国际”中进行活动的有关巴枯宁“联盟”的情况，并且也去权衡各个巴枯宁主义者支部对总委员会所提出的控告。根据这个委员会五个委员中四人多数的报告，在大会将近闭会时，执行了开除巴枯宁主义者的决议。

在一八七二年三月五日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上，马克思提出一个总结对巴枯宁集团进行斗争整个过程的长篇报告，以后这个报告印成了小册子——“‘国际’内虚伪的脱离”^①。委员会在这个报告以及广泛的听取证词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宣布，“联盟”的章程与目的都与“国际”的章程与目的相违背，它是作为一个广泛的宗派集团而存在于“国际”内部。事实表明，各支部是被“国家兄弟”秘密集团所控制的，而“联盟”本身是在大约一百个“国际兄弟”的掌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无政府主义”，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

握之中。委员会认为，巴枯宁和其他人等的全部行徑已經使他們自己喪失了這個組織成員的資格。

於是，委員會的多數建議開除巴枯寧、紀堯姆、史維茨格卜、馬隆、鮑斯蓋特和馬昌特。對於巴枯寧主義集團的其他的領導人的指控則被取消了，因為他們保證脫離“聯盟”。少數派的報告重申了巴枯寧的路綫，堅持各國支部有完全自主的權力，並反對總委員會有權對他們進行任何的干涉。這時出席代表減少到僅剩四十三人的大會通過了開除巴枯寧和紀堯姆。史維茨格卜未被開除，然而他自己辭職了。

分裂後的余波

緊跟着大會閉會之後，在阿姆斯特丹召開了一個群眾大會。馬克思、左爾格和其他人等在會上講了話。馬克思樂觀地回顧了大會的工作。他特別着重指出下述的事實：大會拒絕接受無政府主義者的單一政治路綫，已經“宣布工人階級應在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向搖搖欲墜的舊社會發動攻擊”^①。但他警告說，在這樣作的時候，“必須特別注意各個國家的制度、習慣和傳統；我們不否認，在某些國家里，如美國和英國，工人們可以通過和平的方法達到他們的目的。如果我沒有記錯，荷蘭也屬於這一類的國家。即便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多數歐洲大陸國家中，武力將必須是革命的手段”^②。馬克思向巴黎公社所樹立的偉大榜樣歡呼，並說：“它的失敗是因為在所有首都如在柏林、在馬德里以及其他首都沒有同時發生一個與巴黎無產階級的強大暴動相結合的偉大的革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二分冊，第六六八頁，俄文第一版。

② 同上，第六六九頁。

命运动”^①。

关于将总部迁往紐約去的严重問題，馬克思說：“海牙大会已决定将总委员会会址由倫敦迁往紐約。許多人，甚至我們的朋友們，对这一决定都不十分高兴。他們忘記了：美国正在显著地发展成为工人的国家；每年有五十万工人移入这个新的世界；并且忘記了‘国际’必須在这工人至上的国土上生下深根。”^②

馬克思在一年后給左尔格的一封信里写道：“按照我对欧洲情况的看法，让‘国际’的正式組織暂时隱蔽一下，如果可能的話，仅仅对紐約的中心机构加以控制，以防像佩萊特那样的蠢才或克魯塞萊那样的冒險家僭夺领导并危害事业，这样作将完全是有益处的。时局本身以及事物复杂性的必然发展将保証‘国际’以一个改善了的形式重新出現。”^③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国际”总部迁到美国去的重要性当然沒有抱什么幻想。但里阿藏諾夫却說：“‘国际’的迁移被认为只不过是暂时性的。”^④但事实并非如此。国际工人协会总会再也沒有迁回欧洲，海牙的集会是它真正的最后一次国际大会。一八七七年曾想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大会，但沒有开成。只有少数代表前往开会，他們所代表的无非是一个分崩离析的运动。总会迁往紐約一般被理解为等于結束了“国际”这个世界性的組織，其用意正是如此。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四年期間，大多作为一个国家組織而进行工作，而不是以一个国际組織从事活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二分册，第六七〇頁，俄文第一版。

② 同上，第六六九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一六四——一六五頁，紐約版。

④ 里阿藏諾夫著‘馬克思与恩格斯’，第二六三頁，一九五〇年正風出版社版。

动。同时，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徒劳无益地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和形象使“国际”继续存在下去。

第十一章 无政府主义国际 (一八七二——一八七七年)

巴枯宁主义者拒绝承认海牙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将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开除了，因为他们“在国际”内进行破坏分裂活动。相反地，他们宣称，由于这些决议和“国际”的迁往纽约，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们就以他们自己的组织为基础一直干下去，并且声称，他们的组织事实上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因此，在以后几年中，存在着两个“国际”，两方面都用着同样的名称，它们都认为自已代表全世界工人的利益。

这两个组织进行着一场火热的相互攻击的战斗。“社会主义民主与国际工人协会的联盟”这本恩格斯和保罗·拉法格所写的小册子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而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则由巴枯宁指导下写就的小册子“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作了概述。

圣伊米也大会

一八七二年九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大会闭幕后不几天，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派在瑞士的圣伊米也举行了一个大会。事实上，它是那个地方的热拉联合会会议的继续和延长。无

政府主义者国际大会从九月十五日开到十七日。斯德克罗夫将出席代表团的人数列举如下：西班牙四人；意大利六人；瑞士二人；法国二人；美国一人，出席代表勒弗朗西代表已从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分裂出来的美国第三支部和第二十二支部^①。这个集团召开大会，宣称这次大会就是“国际”的大会，并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事实上，这是新的外形下的旧“联盟”。

无政府主义者在圣伊米也大会上不再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席而受到妨碍，正式拒绝了海牙大会的决议，并着手按照巴枯宁的心意和形象来塑造他们的新的国际。大会“断然拒绝承认所有一切大会——不论总的或地方性的——的立法权，并且认为这些大会的任务不过是表明各个地区的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希望、需要和意见，以便使意见得到调和和统一。……大会的多数决不能将它的意志加之于少数者的身上”^②。这乃是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们在“国际”的历届大会如此热烈倡导的“通讯和统计中心”的理论，现在以明文规定了。在以后的一次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把总委员会全部取消过一个时间。

圣伊米也大会宣称，工人阶级支部或联合会的自主和独立构成工人解放的主要条件。大会又声称：“消灭一切种类的政治权力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③。它拒绝承认所有一切形式的政治组织和行动，声明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摒弃一切赢得社会革命胜利的妥协办法，必须建立与资产阶级政治毫无关系的革命行动的团结”^④。

①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五八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一五页。

現在工人們必須在对立的两个“国际”間有所抉擇。比利时支部和荷兰支部加入了无政府主义者一伙。一部分英国人采取了同样的立場，虽然他們骨子里是机会主义的工会主义者。他們对进行一个反对馬克思的派系斗争頗感兴趣，倒不一定是被无政府主义者分权、自主以及自发性的理論的魅力迷了心窍。基本上声明拥护馬克思主义者“国际”的支部是法国、德国、奥国、波兰、丹麦、匈牙利以及美国支部。这一形势使雅克下了一个結論說：“因此，大多数的支部仍然拥护原来的‘国际’”。

但这种保留下来的关系只是形式上的而实际并不存在。“国际”迁往美国使欧洲的馬克思主义者相信它的寿命已經完結。因此，德国人和其他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很快丧失了兴趣，开始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新而强大的趋向，在他們各自的国家里发动工人运动和建設政党。这就是一八七三年九月在德国召开的“国际”大会上馬克思主义者的尝试証明如此失敗的原因。

无政府主义者的下坡路

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七年是巴枯宁主义者国际的实际生存时期。一八七七年以后，巴枯宁主义者所进行的那些具有国际規模的活动只不过是垂死掙扎而已。在这五年期間，巴枯宁主义者举行过几次他們称之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国际大会。大会中有一八七三年日内瓦大会，一八七四年布魯塞尔大会，一八七六年伯尔尼大会以及一八七七年在比利时召开的佛維尔大会。他們的正式机关刊物“热拉联盟公报”于一八七八年三月十五日刊出了最后一期。

④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二五八——二六〇頁。

一八八一年七月，无政府主义者在倫敦的大会上，尽最大的努力使他們的国际事业重新复活。这就产生了所謂“黑色国际”^①。但它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这个运动不再能在欧洲发生作用。但它却在美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应。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工人协会在其初期并没有吸引住多少美国的拥护者，虽然方納的书里說：“远在一八七五年，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小集团已經在芝加哥組成一个称之为‘文武协会’的武装俱乐部。”^②

但是，在美国发生了有关倫敦一八八一年运动——劳动人民国际协会——的严重后果。这一黑色国际运动在外国出生的工人中——特別在芝加哥地区——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这些大多数没有公民权的、以最低廉的工資受雇于工厂的、受尽橫暴摧殘并且在循环不已的經濟危机中受害最深的工人受了无政府主义者宣傳的影响^③。社会主义工党的领导当时奉行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乃是造成这种形势的一个因素，該党拒絕組織工人进行經濟斗争。这个运动发展到最高峰就造成了一八八六年偉大的八小时运动中的芝加哥海瑪克特广场惨案。在这次惨案中，由于五月四日群众大会上一枚来历不明的炸彈爆炸的結果，四位工人領袖——艾尔伯特·帕逊斯、奥古斯特·什皮斯、阿道夫·費席尔及乔治·英格尔——遭到凶殘的誣陷并被杀害，另有路易斯·林格，据警察当局說是“自杀”了，其他几个人被判长期徒刑。

在一八九一年、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六年也举行过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大会，但它們不过是小規模的宗派會議。

① 劳动人民国际协会。

② 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四九五頁。

③ 康蒙斯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第二九〇——三〇〇頁。

无政府主义国际在它几年日趋衰微的存在期間，很少进行群众斗争。一八七三年和一八七四年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发生的革命尝试是其中最主要的斗争。无政府主义国际在西班牙拥有大量的信从者。在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巴斯罗納他們号称大約有五万会员^①。这个国家革命的热潮在沸騰，結果终于在一八七三年建立了西班牙共和国。由于他們常有的拒絕政治斗争的看法，无政府主义者沒有有組織地参加这次群众运动。但是，他們趁着群众激动也曾在有些城市里发动过总罢工，然而罢工失败了。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另外一个根据地意大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早期政治形势动荡不定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在两年当中組織了不下六十次的地方性暴动。他們最重大的举动是一八七四年七月企图在波倫亚发动的起义；但这次起义彻底地失败了。

继承巴枯宁的克魯泡特金

巴枯宁遭到疾病的侵袭，并为他的宏大的革命计划的失利而深感痛苦，他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叶隱退了。直到臨終，他仍然对馬克思主义抱着十分敌視的态度。他在給热拉工人的告别信中说，与俾斯麦外交别无二致的馬克思的社会主义代表着反动的核心力量，工人们必須对它进行不倦的斗争。而馬克思却对巴枯宁的真誠表示怀疑，并且把他說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一九一九年在俄国沙皇警察的档案中找到了对巴枯宁很不光彩的文件。文件証明，一八五一年当他在獄中时，为了減輕他的监禁处分，他曾經自称为“一个懺悔的罪人”，并在这样的立場上給沙皇上过呈文。

^① 甘内斯与列柏德著“叛乱中的西班牙”，第二〇九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

巴枯宁于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死于伯尔尼，享年六十二岁。

在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人物，包括瑞士的阿德門納·史維茨格卜、意大利的安里口·馬拉特斯塔、荷兰的杜买拉·諾也文豪斯、法国的詹姆斯·紀尧姆和埃利澤·勒克魯、比利时的塞薩尔·德·白普、德国的約翰·穆斯特以及其他等人等。但是，无政府主义领导者的衣鉢却落在一个在国际斗争领域内比較說来是一个后来者的俄国人克魯泡特金的肩上了。

彼得·克魯泡特金（一八四二——一九二一）是一个亲王，出生在沙皇俄国一个馳名的貴族家庭中。除了他在俄国的許多活动之外，他还是一个有名的地理学家。他对革命运动发生了兴趣，一八七二年在瑞士加入“国际”，参加了巴枯宁一派。克魯泡特金坐过几年的监牢，主要是在俄国和法国。他死在苏联，是一个受尊敬的公民，但他是布尔什維克的頑固的反对者。在他許多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是“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

克魯泡特金称他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承襲了巴枯宁自发暴动的革命概念和自动建立在完全自治权基础上的社会概念。他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他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根据克魯泡特金的讲法，资本家在他们革命的时期，同样地向国家进行过攻击，而不是攻击封建制度。他說：“試想一想，资产阶级本身为了取得挤身于商业社会的权利而不得不向国家所进攻的斗争”①。巴枯宁是个訴諸行动的人并参加了多次的暴动，而活跃于一个资本主义处于比較稳定时期的克魯泡特金就不得已几乎是专门致力于理論以及宣傳工作。

① 克魯泡特金著“国家，它的历史任务”，第三七頁，一九〇八年倫敦版。

无政府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

在许多国家内工人阶级取得巨大进展的时代里，无政府主义国际的失败及其灭亡的基本原因是它缺少健全的理论：因为对毫不延缓的革命的指望；它对阶级斗争的误解；它对国家任务的错误的解释；它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无知；低估了组织的作用而过分强调了群众的自发性以及它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的日常阶级斗争的需要缺乏了解。在这一大堆的混乱与幻想的重压之下，无政府主义运动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由于无政府主义国际将它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暴动上，实际上忽视了工人的日常斗争，于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势必要缩小成脱离阶级斗争主要方向的狭小的宗派。各国工人在数量上在增加，他们的阶级觉悟在提高中，他们正在建立广大的工会、政党以及合作社，并且为争取各种不同的局部要求而进行着斗争——选举权、增加工资与缩短工作时间以及工厂立法等。可是，无政府主义者把他们的双眼主要盯死在他们的灵丹妙药——暴动——上，并且轻视工人的一切局部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对工人的哄骗，基本上置身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斗争以及发展的洪流之外，甚至还起来反对。他们很少参加罢工，并且他们还破坏工人们日益发展中的选举斗争。这一全部行径清清楚楚地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宗派性质。

因为无产阶级的人数飞速地增长并渐渐地取得选举权，这些年内欧洲劳动群众向政治行动方面发展的初步运动对无政府主义者是格外不利的。它动摇了巴枯宁使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的概念的基础，表现在：大体而论，拉丁国家的工人没有选举权，并且

是比较弱小的，因此不可能指望在选民中占多数。俄国情况也是一样，在俄国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民意”社整整活动了十年。

由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后期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大体上趋于稳定这一事实，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的宗派性质及其孤立情况就更加厉害了，其后几年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工人阶级的暴动就更是不可容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总的趋势对于把每桩事情都寄托在早日暴动的希望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次拦腰打击。这一趋势为无政府主义的宗派主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无政府主义国际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指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这一概念就使无政府主义者与阶级斗争的现实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①。这一概念将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投入了阶级斗争的巨流。“因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恐怖行为，它（指无政府主义）使无产阶级离弃了组织群众与群众斗争的方法。由于无政府主义以‘抽象’自由的名义弃绝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就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了它的最重要的和最锐利的对抗资产阶级，它的军队以及它的所有镇压机关的武器。”^②

无政府主义运动不但从外部感受到群众要求组织起来并为争取他们的前面要求而斗争的压力，而且也从内部感受到这种压力。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常常因为在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上发生争执而弄得四分五裂——这些讨论中最闻名的一次讨论是关于一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三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共产国际纲领”，第七五页，一九二九年纽约版。

八七四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大会上德·白普提出贊同相当于一个人民国家的提案。所有这一切攪乱了和瘫痪了这个組織，并且加剧了它的理論的破产。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投向馬克思主义陣营的事件也常常发生——尤利斯·盖德(法)、卡洛·卡菲罗(意大利)、塞薩尔·德·白普(比利时)、格·普列汉諾夫和保罗·阿克雪里罗德(俄国)以及其他許多人。

无政府主义国际衰敗的具体原因是它盲目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立即到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都毫不掩飾地承认，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也犯了相当大的錯誤。在一个革命时期，发生这种錯誤也很自然，在这一时期內——一八五九至一八七一年——发生过奥法战争、奥普战争、法德战争、美国内战以及几次小規模战争；当时奥国的专制主义被推翻了，統一的意大利誕生了，在西班牙发生了一次长期的革命，巴黎公社建立起来了，在俄国取消了农奴制度，并且在整个欧洲正在发展着一个規模广大的工人运动。然而，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之区别在于：馬克思主义者凭借他們的科学理論，能够迅速糾正他們在这方面存在的錯誤；而头脑里装滿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能够重新适应新的形势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宗派，而馬克思主义却闊步向前成为世界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瓦解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运动不但在組織方面和对工人群众的影响方面趋于衰敗，而且，由于它的实践上的失敗，它在理論上也分裂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站不住脚，开始墮落成几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的理論傾向和集团。其中之一是

所謂“哲學的”或“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集團。他們將他們在政治上的聯繫回溯到紀元前四百年古希臘的則諾，他們的經典是麥克思·斯特奈爾（卡斯佩爾·史米特一八〇六——五六）所作“自我與他自己”。他們逐漸變成小資產階級“咖啡館革命者”，波希米亞的革命空談家以及賣弄革命文詞的人。而實際上他們正阻礙着革命的進行。這種趨勢至今仍然在纏綿未絕。

激進的恐怖主義傾向也會在無政府主義者中間得到一個時期的發展。恐怖分子是些乖戾的家伙，他們看到群眾暴動的希望渺茫了，想借暗殺國家領袖的辦法來運用他們“以行動進行宣傳”的理論，力圖如同他們所表明的以個人的冒險行動來推動遲鈍的群眾。一九〇〇年以前幾十年內以及一九〇〇年以後發生的暗殺各種政治活動家，不管是不是他們干的，無政府主義者都受到了指責。在這些事件當中有一八七八年對德國凱撒的武裝襲擊，一八八六年的芝加哥海瑪克特廣場炸彈案（幾乎可以肯定是警察當局的誣陷），一八九二年美國鋼鐵罷工中福里克謀殺未遂案，一八九三年爆炸法國國民議會，一八八一年暗殺俄國沙皇亞力山大二世，一八九四年暗殺法國總統卡諾，一八九八年暗殺奧國王子伊利薩伯，一九〇〇年暗殺意大利皇帝哈姆柏爾特，以及一九〇一年暗殺美國總統麥克肯萊。恐怖方法毫無依據，因而破產了。

也出現了第三種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它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具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工人比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知識分子更為實際，在工會運動中援用了無政府主義。但是，他們這樣就大大脫離了無政府主義基本原則；因為就自主的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工會而論，工會的紀律也是與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思想相沖突的；實際上以工會為基礎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未來社會的概

念直接違反了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的概念。工人们于是就产生了重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以后在许多国家中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关于这点，我们以后将詳加叙述。无政府工团主义趋向的起源远在第一国际早期的历次大会上就看得出来。并且这一倾向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更加显著。它成为瓦解中的无政府主义的主流。

第十二章

迁往美国后的第一国际

(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

根据海牙大会的決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会址于一八七二年十月由倫敦迁往紐約。弗·艾·左尔格是总書記，弗雷德里克·波尔特是一八七〇年組成的联邦委员会即北美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書記。总委员会的官方机关报“工人报”創刊于一八七三年二月八日。

美国的形势

一八七二年的下半年，美国处在內战結束以后工业繁荣的尾声时期。当时忙于盜窃这个国家自然资源的胜利了的资本家們正在扩大他們的工厂，組成工业壟断，并对工人进行史无前例的剝削。已經粉碎了南方奴隶主权力的北方工业家們控制了政府并彻底地巩固了他們自己的地位。

受到咄咄逼人的资本家种种压迫的工人们有着高漲的战斗情

緒。一八七三年深刻的經濟危机的爆发大大地增强了这种战斗情緒。由于上述原因，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已經銷聲匿迹，劳工协会虽然自一八六九年即已存在，但仍然是幼弱的，而且距一八八一年劳联的成立尚有九年。但是地方的和全国性的工会組織正在发展，各种不同的工人政党和农民政党已經組成，在一八七七年鐵路大罢工的时候，美国爆发了本国历史上最艰苦的階級斗争之一。

方納說，到了一八七二年，第一国际在美国約有三十个支部和五千个會員^①。在紐約、芝加哥、旧金山、紐瓦克、斯普林費尔德、新欧尔里恩斯和華盛頓（城）設有地方組織。如前所述，美国在第一国际的生命史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表现在美国代表出席了“国际”的各屆大会，“国际”經常研究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問題。林肯总统和約翰遜总统与总委员会之間各次的通信，在馬克思领导下，英国工人为了阻止他們的国家在美国内战中参加南方联盟一方面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第一国际与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間的密切关系，以上种种事实都說明了这个問題。事实上，美国支部决不是第一国际組織中一个不关重要的支部。

国际工人协会和美国的階級斗争

虽然美国最著名的馬克思主义者也不贊成总委员会迁往紐約，然而，它却在一定的时期内对美国的运动起过刺激作用。支部数目和會員人数增加了。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领导人左尔格（一八二八——一九〇六）是一位音乐教师，一个生在本地的撒克逊人，参加过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是馬克思的战友，很了解斗争

^① 方納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六一四頁，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版。

的目标。

忠实于国际工人协会路线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参加了工人的日常斗争，建立工会并组织罢工。这些活动随着总委员会的来到美国而加强了。刚普尔斯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领导过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一八七一年十月一日纽约声势浩大的示威，当时的旗上写着“如果可能，就用和平方法，如果须用武力就用武力。”康蒙斯摘引了当时一家描述游行集会“国际”会员的情况的地方工人报纸的话：“当游行队伍最后往回走时，工会领袖们带队的国际会员的队伍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出现在群众大会会台上的他们的旗帜（红旗）表示祝贺……有同等重大意义的是，黑人的组织第一次参加了英语工会所组织的示威运动（好几十年前，德国人的工会已经平等地对待它们[黑人组织]了）。”^①

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三日在纽约汤普金斯广场举行的规模宏大的失业工人示威大会的领导者。这个抗议失业工人饥饿景况的示威是美国历来举行过的最大的工人示威。警察狂暴地驱散了示威者，打伤了许多工人。在芝加哥和其他大城市里举行了类似的示威运动。

这些年代中，许多闻名的工人领袖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就是它的支持者。这些人是“工人拥护者”的编辑伊·普·麦克唐纳尔、阿道尔夫·斯特拉塞和后来成为劳联创始人的普·伊·麦克奎尔。塞缪尔·刚普尔斯担任劳联主席多年，如果实际上不是“国际”的会员，也与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的自传里，他回想起

① 康蒙斯著“美国工业团体史”，第九卷，第三五二页。

当时許多工会領袖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他并且說：“无疑地，在‘七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国际’支配着紐約城的工人运动。”用他的話來說：“紐約城是美国工人运动的搖籃”^①。剛普尔斯常常說，他学习德文是为了能閱讀“共产党宣言”和馬克思的其他著作。

反对“宗派”的斗争

如同在欧洲一样，在美国的“国际”不得不經常反对企图妨碍广大工人階級运动发展的內部傾向。当总委员会迁到紐約以后，这一斗争特別尖銳起来了。当然，这些邪恶的和破坏性的势力有其独特的美国特点。对于美国工人运动最危險的是外国出生的工人特别是德国人力图脱离美国当地工人广大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不願学习英语，不願取得美国公民資格以及不願参加美国当地工人的組織和斗争，这些事实說明了这种傾向。总委员会沒有大力糾正这种有害的傾向，它在逐渐衰落的情况下持續了六十年之久，直到現代的共产党成立以前。恩格斯特別坚决地反对过这种狹隘的做法。

宗派主义最有害的后果，是对于黑人問題的极端忽視。大多数居住在北部大城市里的馬克思主义者一般被认为对黑人工人是友好的，他們保卫黑人工作的权利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可是，国际工人协会几乎不注意黑人和他們的白人同盟者在內战后的南方对頑强的反革命所进行的殘酷斗争。

国际工人协会內的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强大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也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事实上，这一弱点

^① 剛普尔斯著“七十年間的生活与工人运动”，第一卷，第六〇頁。

一般來說貫串着第一国际的全部工作。美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們為爭取婦女在生产上、法律上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同时，却没有強調她們选举的权利。在这个問題上的立場的实质表现在美国工人党(一八七六年)的党綱上面說：“所謂婦女問題將随着工人問題的解决而解决”——一个宗派主义的公式，它大大地使馬克思主義者与当时生气蓬勃的妇女运动隔絕起来。同样狹隘的宗派主义政策也使得国际工人协会孤立于这一时期正在中西部开始发展的农民运动之外。

在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又不得不对想霸占这一組織并改写它的綱領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进行斗争。这些階級異己分子是馳名的两姊妹維克托里亞·伍德赫爾和田納西·克萊弗林所領導。她們原先領導一个名为“新民主”的組織，宣傳必須給予婦女选举权，男女平等，精神主义以及一个普遍通用的語言。她們又主張一个通过普遍公民投票而建立的“自願社会主义”。一八七〇年她們解散她們的組織而加入了“国际”。伍德赫爾夫人具有高度战斗的性格，是个卓越的演說家，她很快地在紐約組織了大部由当地美国人所組成的第九及第十二两个支部，她成为支部的領導人。这两姊妹还出版了她們自己的刊物——“伍德赫爾与克萊弗林周刊”①。

馬克思主義的工人不久就与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冲突。伍德赫爾和克萊弗林要求美国的領導支部是第十二支部而不是第一支部。問題提交倫敦总委员会审查，拒絕了两姊妹的要求。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伍德赫爾及其追随者分裂出去，結果，有两个联邦委员会在美国同时进行活动。

① 康蒙斯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第二一〇——二一三頁。

倫敦总委员会于一八七二年三月决定开除第十二支部并在美国召开一次新的大会。但是，伍德赫尔集团拒絕接受这一决定，并于一八七二年七月九日集會于費城。出席會議的有十三个支部，出席者大都出生在美国。他們組成了“美国国际同盟”，通称为“泉街委员会”。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几天后也在費城举行會議，出席代表二十五人，代表二十二个支部和九百个会员。在海牙大会上，伍德赫尔集团又一次被击败了并且又一次拒絕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決議^①。当总委员会迁到美国的时候，这个运动正处在精疲力竭的情势中。

維克托里亚·伍德赫尔在当时英勇的女权运动中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但很显然，在工人的“国际”中，她是沒有地位的。她是一位积极的战士并发表过富有特性的談話：“如果下一屆国会拒絕給予妇女由公民权而产生的合法权利，我們將要召开另外一个全国大会，急速地通过一个新的宪法并成立一个新政府。我們正在計劃革命；我們要推翻这个虛伪的共和国。”伊麗薩伯·克德·斯坦頓对于伍德赫尔夫人的讲演与写作表示贊許，称她是“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領導人”^②。她作为权利平等党候选人参加了一八七二年的总统选举。她夺取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領導权的企图終於失败了，这次失敗正如她要僭取国际工人协会美国支部时那样惨。

馬克思主义者与拉薩尔分子

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宗派主义斗争中最重要的敌人之一是拉薩尔分子。当“国际”迁往美国时，空想的社会主义（除十九世紀九

^① 史慮特爾著“美国的国际”，第一六七頁。

^② 卢茲著“生來的平等”，第二一一頁，一九四〇年紐約版。

十年代的白兰梅运动外) 已經在銷声匿迹了。因为从拉丁国家和斯拉夫国家移居美国的人还不多, 所以蒲魯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在美国的徒众为数不多。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 巴枯宁主义实际上也沒有什么作用。但是, 大批德国移居工人中有許多人相信拉薩尔主义, 他們把这一主义从德国带了过来。

几年中間, 拉薩尔主义的錯誤傾向就是“国际”的美国支部的一个主要爭論和严重冲突的問題。国际工人协会所屬第一支部——紐約德国工人总会——是拉薩尔分子組織的。这个集团由于相信拉薩尔的“工資鉄律”, 认为工会組織是无用之物。但他們強調政治行动的必要性, 总的目标是工人通过政府津貼的生产合作社可以得到解放。美国馬克思主义者与拉薩尔分子之間的斗争反映了当时两者之間在德国正在进行的激烈斗争。

在美国, 这个斗争主要圍繞着工会以及选举中的政治活动問題进行的。順便說說, 剛普尔斯当时支持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作用的想法, 而反对拉薩尔分子忽視工会。国际工人协会在一八七四年的全国大会上, 一方面大力支持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动, 另一方面通过了一項原則的声明, “拒絕与有产階級所組織的政党发生一切联系与合作”, 并宣称: “在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而能发生可以看得見的影响之前, 联盟将不参加真正的政治运动或选举运动。”^① 这一決議是針對拉薩尔分子的机会主义政治概念和活动而作出的。一八七二年后, 总委员会陷入了这一斗争的深淵, 这一斗争变得更加严重并且瘫痪了整个組織。

① 希尔奎特著“美国社会主义史”, 第一八五頁。

內在的危机与政治进展

到了一八七四年，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国际工人协会陷入深刻的危机中。总委员会实际上已经与残存的欧洲支部失掉了联系，只有美国、德国和奥国缴纳会费。美国组织的会员在不断减少，他们分裂成纽约与芝加哥两个新的组织——一八七四年在芝加哥组成伊利诺州工党，一八七四年五月在纽约成立北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这些组织大都处在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很少取得成果。

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分会第二届全国大会于一八七四年四月十一日起在费城召开，试图解决内部危机问题而没有成功。大会将联邦委员会的职务移交总委员会，并选出一个新的总委员会，这就使该组织实际上成为一个美国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如上所述的一般的政策声明以纠正拉萨尔分子所制定的政纲的错误。新的总委员会的委员是左尔格、斯贝尔、亨尼格、哈斯、诺瓦克、伏斯以及波勒斯塔其兹。左尔格是总书记^①。

然而，费城全国大会召开以后，内部的斗争激烈起来了。在“工人报”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场丑闻和一八七五年三月该报的停刊。费城全国大会召开后不久，总委员会命令该组织内最强大的纽约第一支部停止活动。在斗争中，纽约的第五、第六和第八支部退出了；总委员会开除了波尔特和卡尔。一八七四年八月十二日，左尔格提议，总委员会应休会一年。他的建议被接受了，因此，在一八七五年六月一日前，该委员会没有再开过

^① 史虑特尔著“美国的国际”，第二九五页。

会。然而，总委员会恢复工作以后，内部斗争又开始了，九月二十五日，厌烦于内部派系纷争的左尔格辞去他的“国际”总书记的职务，卡尔·斯贝尔被选出代替了他*。一八七五年，国际工人协会稍有起色，会员和支部的数目增多了，特别是杰·波·麦克唐纳领导的美国工人联合会（爱尔兰人）参加了协会。但是，这种精神制止不了这个组织总的衰落趋势。所以在一八七六年二月，总委员会决定在即将来临的六月在费城召开一个“国际”大会，打算把它解散。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国际”中分裂倾向预示的那样坏。所发生的事实基本上是，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分会像欧洲的分会一样正在为建立一个全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条件。这是与这一时期“国际”的整个发展相一致的。这个运动并不是在没落，而是在以痛苦的代价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一般情况，实际上，它的国际组织形式已不存在了。

由于在美国的国际组织的衰落，在社会主义者与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们中间发展着要求团结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早前分裂的两个政党——伊利诺工党与北美社会民主党——内广泛地重新建立了政治领导权，他们并且在一八七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匹兹堡举行的工人大会上也起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者队伍中普遍存在着团结一致的情绪。一八七五年五月在德国召开的哥达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政党与拉萨尔派政党的合并大大

* 第一国际的总书记是：吴·尔·克里麦尔（一八六四——六六），庇特·福克斯（一八六六），杰·格·爱尔留斯（一八六七——七〇），约翰·赫尔斯（一八七〇——七二），弗·艾·左尔格（一八七二——七四）和卡尔·斯贝尔（一八七五——七六）。

地增长了这种情绪，这一事件在美国的德国籍工人中间发生了普遍的深刻的影响。康蒙斯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作了下面的叙述：“一八七五年年中，在芝加哥和美国东部的分裂运动都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以便重新皈依‘国际’最初的主张。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派团结的时机已经成熟了。”①

第一国际的解体

虽然总委员会想尽办法将召开费城大会的决定通知了欧洲的支部，并请它们选派代表。然而，当一八七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在费城开幕时，只出席了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派来的外国代表。其他十位代表是美国人，其中两位是左尔格和奥托·魏德迈耶。会议未经很多讨论就着手进行解散“国际”。大会通过了一项三点决议，决议宣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解散了，北美分会联邦委员会受命保持并发展目前的国际联系，联邦委员会并受命当条件具备时召开一个国际大会②。委托左尔格和斯贝尔保存“国际”的文件并发出一项解散国际工人协会的声明（声明附后）。

国际工人协会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盟也于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召开了全国大会。* 出席大会会有十三位代表，代表十七个支部和六三五名付会费的会员。在选出出席即将于日内召开的社会主义者统一大会的代表之后，北美联盟也解散了。

① 康蒙斯著“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第二三三页。

② 史虑特尔著“美国的国际”，第三五六——三六一页。

* 北美支部共召开三次全国大会：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于纽约；一八七四年四月十一日以及七月十六日于费城。

紧接着这次全国大会的闭会，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者組織按照以前的計劃，于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又在費城的同一个大厅里举行集会，組成新的馬克思主义者組織——美国工人党。这一組織主要以左尔格与奥托·魏德迈耶所领导的已解散了的国际工人协会与阿道尔夫·斯特拉塞和普·杰·麦克奎尔所领导的拉薩尔分子两大势力之間的团結为基础。菲立普·范·派頓被选为总書記，杰·普·麦尔唐納克成为党的英文机关报“工人旗帜报”的总編輯。这些步骤肯定地促成了美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組織工作。这一政党經過了社会主义工党与社会主义党的阶段，一直繼續存在，直到今天的共产党。

因此，在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三个大会中，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全世界社会主义者队伍里普遍发生着的具有历史性的发展推向了頂峰：就是第一国际的解散并在全国基础上建立起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組織。

左尔格和斯貝尔草拟的关于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性声明全文如下：

“工人同志們：

在費城召开的‘国际’大会已經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該組織的对外关系已不复存在。

“‘国际’消亡了！”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将要叫喊，并且它将以譏諷和欢欣的神情指着这次大会的會議記錄，认为是世界工人运动失敗的証明文件。讓我們不要被我們敌人的叫嚷所影响！我們放棄‘国际’組織，是由于目前欧洲政治局势所造成的原因。但是我們得到了补偿，我們看到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工人承认了并且保卫了这个組織的原則。讓我們給欧洲工人同志

們一些時間去加強他們的國內事務，他們將一定能夠鏟除他們自己與世界其他地區工人之間的障礙。

同志們！你們曾經真誠熱情地遵行了‘國際’的原則；甚至在沒有組織形式的情況下，你們將想出方法擴大它的皈依者的範圍。你們將找到新的擁護者，他們將為我們協會的目標的實現而工作。美國的同志們向你們保證，他們將忠實地保衛並珍惜‘國際’在這個國家內的成就，並將在更加有利的條件下，再次將一切國家的工人團結起來進行共同鬥爭，並且較前更加昂揚的呼聲將再度發出鳴響：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①

第十三章

第一國際的作用

(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

在卡爾·馬克思的領導下*，並遵循着它的先導者——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總的道路，第一國際在理論上和組織上（見第二章）都奠定了現代工人運動的基礎。它在這一寬廣領域內的基本成就是普及了並且實際應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無產階級哲學與世界觀——科學的社會主義。具體地說，它制定了工人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一般國家的政策，它對工會運動、合作社

① 斯德克羅夫著“第一國際的歷史”，第二八五頁。

* 在第一國際在歐洲進入結束階段以前，恩格斯在“國際”內並不是直接積極的參加者。

和民主选举权的作用作了估价，它并且对妇女的社会地位作了深刻的分析。它发展了工人政党的基本作用，并且明确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以及民族问题上的态度。它对武装暴动的方法、目前要求与无产阶级革命最终目的之间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远景予以评价。它并且开始在各国培养了成批的经过锻炼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

第一国际产生了一系列不朽的工人运动的文献，这些文件大部分出于马克思之手，包括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协会的共同规章，以及对巴黎公社的伟大评价——“法兰西内战”。这一时期，马克思又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和其他重要的作品。

除了这种理论工作，第一国际为国际斗争与世界各国工人冲击力提供了实际的体现和真实的含意。它初次并极其有效地以国际团结的基本课程教育了工人。它将这一时期分散的、原始的和零零落落的工人运动团结在一起，并且将它们集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世界力量，使所有国家的剥削者感到惊骇，并使他们预感到事变的来临。它是工人国际主义的开拓者。在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上，李卜克内西说：“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死亡——各国强大的工人运动承继着它的工作，并且在工人运动中继续存在下去。它还要在我们中间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结果。”

国际工人协会在它存在的时代里在若干国家中领导过许多重大的罢工和政治斗争；它积极建立工会，在许多国家，在以后发展成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中，它进行了拓荒者的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巨大的工作中，国际工人协会是巴黎公社的鼓舞推动力量。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恩格斯把这一伟大事件叫做“第一国

际的婴儿”，这种叫法是正确的。“国际”对爱尔兰、波兰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支援也作了不少工作，奠定了未来偉大民族解放斗争的基础。

各流派思想的破产

第一国际内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对许多当时流行的，目的在使工人们的努力误入不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轨道上的宗派主义的倾向进行了不倦的和有效的斗争。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粉碎了各式各样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马志尼的资产阶级激进共和主义、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巴枯宁的左的词句的卖弄和阴谋策略，以及奥霍尔和艾普加斯的“单纯工会主义”。当第一国际不存在的时候，这些“流派”大多数在理论上已经被击败了，但是，新的更加危险的和在我们的时代里仍然须要与之进行斗争的流派——机会主义的工会主义、政治修正主义以及工团主义——正开始形成。第一国际在世界工人运动的思想方面、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解决为工人阶级开创理论和实践的政策所遇到的巨大困难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有许多做错的地方。不但工人的敌人曾经抓住过这些错误，而且它终于变成成为一种风气，即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如考茨基、梅林和其他人在这些错误上令人作呕地喋喋不休。关于这些攻击，列宁说道：“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①，

^① “列宁全集”，第一二卷，第三六二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特別关于一八四八年德国和法国的革命。列宁說：“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經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們超出日常細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偉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錯誤，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說革命是无謂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場自由派的智慧比較起来，要高尙千倍，偉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①。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的原因

第一国际停止活动的基本原因是，資本主义那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給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任务，而这些新任务是第一国际所无力完成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时期（一八六四——一八七二）是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綫上。“国际”兴起于第一个时代就要完結的时候，这一时代开始于一七八九年偉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結束于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列宁說，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代，是它的全盛时代。这是资产阶级上升的阶段，一般說，这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时代”^②。这是在专制封建主义的廢墟上成长中的資本主义的巩固时期。

这一刚开始的新时代是資本主义的扩张时期，是資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时期。它开始于巴黎公社社員的英勇起义而結束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苏維埃革命的偉大胜利。一方面，这是资产阶级的統治和沒落时期，是进步的资产阶级过渡到反动的和极端反动的財政資本时期，是資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和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同上，第二卷，第一二四——一二五頁。

帝国主义統治的时期……它是一个无产阶级开始慢慢地聚积力量，随后胜利地开始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一时期开始的几十年内，在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数量众多的工会，組織全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推行一个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工作，而不在于进行革命。

列宁說：“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迅速向前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①

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

按照当时第一国际的組成情况，它不能够履行这些新时代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的履行必須首先依靠各国年輕的和发展中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的經驗已經表明，它的組成部分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领导。虽然几个“流派”已經遭受到一种致命的打击，但它們仍有强大力量足以起很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工人协会直接建立于工人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这些群众运动在若干国家中仍然处在与马克思主义占統治地位相去甚远的情况下。英国的工人运动被机会主义的工会主义者們控制着；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德国和奥国仍然浸沉在拉薩尔主义中；在拉丁国家和斯拉夫国家中，巴枯宁主义、布朗基主义以及蒲魯东主义的傾向仍甚严重。的确，正如我們已經看得到的，迫使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一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一国际解散的，正是这些各种不同的宗派主义的倾向。

在这几个国家中，锻炼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非常少。对于当时所有运动中最先进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里阿藏诺夫说：“当七十年代的前半期，德国社会主义者们的著作——甚至威廉·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一位学生）所写的小册子——显示出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可怜处境”。虽然在这些不幸的情况下，第一国际在这么多年内仍能给予这样的英明领导，基本上那是因为马克思的高超的天才，他写下了这个组织的一切决定性的政策文件。

这一年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面临着新的时期于是要求新的方法和组织。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明领导下成长、组织上固定并且巩固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是世界工人运动的非正式顾问和指导者，而不像在第一国际时期是该运动的正式首脑了。但是，他们的领导力量并没有减弱，正如他们浩瀚的国际通信雄辩地指出，在这些年代里，他们仍然与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着的运动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不久就要来临的一个新的有组织的国际运动打下基础。

社会主义的敌人，不论他们挂着资本主义的海盗旗帜公开在航行，或鬼鬼祟祟地航行在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髒污旗帜下，他们从不厌烦地告诉工人阶级说，第一国际是一次失败，它因为马克思的错误思想而崩溃了。但这是一个漫天大谎。第一国际是一支巨大的建设力量。它奠定了世界工人运动的真正基础。下列事实是它的总纲的正确性的无可争辩的证据：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后来中国、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真正开始在他们的国家内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他

們吸取了被第二国际的反动头子們擯棄已久的馬克思所总结的和第一国际的教訓。正在沿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道路迈进的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对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污蔑者的一个完善的回答。

第二篇

第二国际

(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第十四章

第一国际的解散至第二国际的創立

（一八七六——一八八九年）

在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解散到一八八九年第二国际創立的十三年間，是一个世界資本主义迅速发展与擴張的时期。資本主义制度从它的竞争阶段正在向帝国主义的初期发展。尽管每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周期性危机暂时使这个制度陷于瘫痪状态，并且使数以百万計的工人遭受失业与貧困，但是，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却飞速地向前发展，工业化在亚洲也开了端。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在几个国家中工业发展的速度有很大的差别。不但傳統的資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业上有了发展，許多新兴的国家也有了发展。日本正在开始她的蔚为壮观的工业发展，俄国大工厂和鉄路上雇用的工人人数从一八六五年的七十万六千人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一百四十三万三千人，这表明俄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这个时期是工业和金融托拉斯在所有的国家中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是壟断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始的时期。所有这一切留待第十八章作詳細叙述。

总的說，这一时期是国际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是世界資本主义从来没有遇見過的最长久的和最完整无缺的一个稳定时期。随着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的結束，主要的資本主义强国已經結束了前几十年間破坏資本主义的一长串的民族战争，并且

它們还没有开始发动以后多次出现的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它們以武力和暴力建立起它們的国界，这些国界在欧洲几乎没有变动，延續了大約三十五年之久，或者說到一九〇五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日俄战争之后，接着就是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巴尔干战争和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单是这样，在一九〇五年以前的这些年代里，各个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内情况是相对安定的，几乎完全没有发生过标志着——一七八九至一八七一年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創立时期的那种大规模的革命起义运动，这些运动的突出例子是一八三〇年法国的革命，一八四八年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国、匈牙利以及其他各地的革命，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美国内战，以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

工人运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内，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雇佣工人的数量有巨大的增加。这也是一个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稍有提高的时期，技术工人的情况尤其如此。主要国家的大资本家——特别是在英国——已经开始采用以細微的让步来腐化工人貴族的政策，他們用这种方法来分化和麻痹工人們的战斗中的团结。

虽然这不是一个工人阶级暴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然而在这个时期内却爆发了許多次在規模上、紀律性上、組織方面以及時間上前所未有的罢工。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在美国情况尤其如此，一八七七年爆发了凶猛的铁路大罢工，一八八六年爆发了历史性的全国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除了其他許多次罢工外，在英国爆发了她的划时代的一八八九年海員罢工。俄国的工人也正开始組織起来并进行罢工。在一八八一到一八

八六年的五年期間，俄国的罢工超过了四十八次，参加罢工工人达八万人，所有这些罢工都被殘暴地镇压下去了。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正在登上国际工人运动的舞台。

在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的中間年代里，工会运动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了巨大的发展。到了一八八九年，英国工会会员的总数已經空前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兴盛时期会员达六十万人的美国的劳工协会快要結束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八年前已經成立了，并且在所有工业国家里，工会运动正在扎下根基。工会运动大規模发展的时代早就开始了。

两个国际間的中間阶段又以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为标志。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于一八六九年在德国成立了，随着这一政党的成立，社会主义政党接二連三地在下列国家中很快地組織起来了：荷兰（一八七〇）、丹麦（一八七一）、波希米亚（一八七二）、美国（一八七六）、法国（一八七九）、西班牙（一八七九）、英国（团体）（一八八〇）、俄国（团体）（一八八三）、挪威（一八八七）、奥国、瑞士以及瑞典（一八八九年底）。其后組成的政党有：澳大利亚和芬兰（一八九〇）；波兰和意大利（一八九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智利（一八九四）；阿根廷（一八九六）；日本（一九〇一）；塞爾維亞（一九〇三）；加拿大（一九〇四）；中国（一九一一）以及巴西（一九一六）。最早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大多数是由以前第一国际的支部或团体产生的，因此，这一新起的国际运动就比国际工人协会期間包罗了更多的国家。

許多新的政党，如同工会一样，不得不面对政府各式各样的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有突出的經驗。首相俾斯麦利用两次暗杀德国皇帝的事件（社会主义者与此事件毫不相干）试图以恶

名昭彰的反社会主义法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而达到摧毁该党的目的。党的非法活动时期自一八七八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八九〇年年終，这一期間，社会主义的組織和集会遭到禁止，許多領袖被放逐和被关进监牢，党报被封閉了。俾斯麦政策的另一方面是答应設立一个虛伪的社会保險制度作为賄买工人的手段。这个政党的大会都在国外召开，它的地下報紙也是在国外印刷的。虽然有俾斯麦的迫害和欺騙，然而該党发展了，它的全国选票自一八七八年的四十九万三千票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一百四十二万七千票。工会也从五万个左右增加到二十八万个。这些胜利不但迫使俾斯麦辞职，而且使德国政府解除了对社会党的禁令。这一巨大的胜利鼓舞着整个国际运动。恩格斯提到俾斯麦和他的反动法律时说：“即若我們出錢僱用这个老傢伙，他也不可能为我們干得再好了。”^①

哥达大会上的妥协

馬克思主义派和拉薩尔派于一八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德国哥达大会上的合并，是两个国际的間隙时期开始时发生的一件在思想上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前此几年中，这两个集团是劍拔弩張势不两立的，結果德国工人运动只能有极小的进展。在合并大会上，拉薩尔派有七十一个代表，代表着一万六千五百三十八个会员，占着多数，而馬克思主义者出席代表是五十六人，代表会员九千一百二十一人。虽然在談判中馬克思主义者居于劣势，但这次的统一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拉薩尔傾向完結的开始。

第一国际解散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发展中的工人运动繼續

^① 梅耶尔著“恩格斯傳”，第二四六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

進行着直接的政治領導。以他們廣闊豐富的經驗、智力和鍛煉，以及他們所具有的非凡的對所有主要歐洲語言的知識（他們甚至在晚年掌握了俄文），他們是光輝燦爛地具備這一領導任務的能力的。在隨後的年代中，這兩位偉大領袖寫了許多的信件給各個年輕的和正在成長着的政黨，並且不同國家的那么多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們前來訪問，向馬克思和恩格斯征詢勸告和意見。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忽視馬克思主義者和拉薩爾分子在德國合併這一重大發展。恰恰相反，雖然整個哥達綱領僅只有不幾頁，而馬克思在分析它時卻寫了一本範圍廣博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結果變成了馬克思最偉大的科學的和綱領性的著作之一。

馬克思嚴厲地批評了哥達協定。這一綱領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傾向的早期榜樣，它假借黨派團結的名義，模糊了原則問題。實際上馬克思對綱領中的每一句話都作了抨擊。在他的著名的小冊子“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譴責了它的虛偽經濟學，它在國家問題上的錯誤態度，它對拉薩爾（馬爾薩斯）“工資鐵律”概念的投降，它所採取的國家補助合作社的無用的靈丹妙方，它沒有肯定地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它對國際主義表現的惡劣態度以及其他等等。恩格斯說：“這個綱領的每一個字幾乎都可予以批評。”^①

這一時期另一國際領導的卓越范例是數月以後恩格斯給柏林大學的歐根·杜林教授的經典的答復。杜林教授新近加入了社會民主黨，並正在着手以一種資產階級的傾向從頭到底地重新草擬該黨的政綱。恩格斯的答復（闡述在他的“反杜林論”一書里）是哲學上和科學上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一種基本表現。它成為一本馬克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第三三七頁，紐約版。

思主义的經典著作。

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內已經存在的强大的机会主义傾向，表现在它的領導对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历史性的著作的反应上。梅林說，馬克思将他的“哥达綱領批判”送給李卜克內西，但是“这封强而有力的信件的唯一效果不过是使收信人在他們的草案上作了一些細小的和比較次要的修改”^①。当时系身獄中的倍倍尔，直到許多年后才听說有这个文件。它被扣压了十六年之久，直到一八九一年才发表。而一八七七年初次在該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登載的对杜林的深刻批評惹起了党的正式領導集团的一場批評的風暴，以致恩格斯勉强逃脫了正式的譴責。

国际傾向的进一步发展

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中間时期，在各个不同的工人政党和工会中間，存在着一种繼續不断增长着的要求国际合作与成立国际組織的压力。这种情緒最先一般地表现在一八七七年九月在比利时根特举行的全社会主义者大会。出席代表四十二人，包括李卜克內西和克魯泡特金。德·白普代表紐約州欧涅达城无政府主义协会。馬克思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两派之間在国家、集体主义、政治行动、暴动以及其他各种問題上发生了爭执。会上提出一項重要的提案要求創設一个广泛的国际工会大会。会上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少数，而一般說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占着上風。有些人对两派合并所抱的希望証明是沒有結果的。大会期間，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召开了他們自己的委員會，并且决定

^① 梅林著“馬克思傳”。

在比利时設立一个国际局，但这个計劃从未实现。

一八八一年十月在临近苏黎世的一个小市鎮楚尔地方召开了另一次社会主义者大会。无政府主义者沒有出席。李卜克内西出席了大会，木匠与装修木匠統一公会主席波·杰·麦克奎尔是代表社会主义工党的美国代表。代表們对組織一个新的国际的問題予以很大的注意，可是沒有取得积极的結果。斯德克罗夫說：“楚尔大会本身导致一个結論，即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还是不实际的。”^① 一个国际性的刊物也不可能出版。年輕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組成真正的国际組織問題上，仍然无能为力。

在七十年代的后期和八十年代的初期，重新建立国际的建議也屢次提出，但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这一举动为时尚早。一八八三年和一八八六年期間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劳工會議，并且在一八八八年在倫敦召开了一次會議。这些會議的报告表明整个西欧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有迅速的发展，而美国工人运动站在全世界战斗工人的最前綫正向四处放射着光芒。工人們对国际团結的需要是迫在眉睫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組織国际的时机終于成熟了，这一运动在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召开的富于历史意义的大会上得到了实现。

卡尔·馬克思逝世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世界无产階級丧失了它的最偉大的領袖。卡尔·馬克思与世长辞了，享年六十五岁。他在他过去几年居住的倫敦麦特兰公园路四十一号的寓所里，在他的安乐椅上

^① 斯德克罗夫著“第一国际的历史”，第三六六頁。

安詳地死去了。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內臟出血，显然是由于他的一个肺上的瘤子引起的。由于工作过劳和貧困，多年来他的健康一直在恶化中。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他的爱妻燕妮和一八八三年正月他的女儿——也叫燕妮——两人的去世加速了他的死亡。所有政治思想家中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就这样与世长别了。就是他为世界資本主义制度写下了灭亡的預兆。

因为馬克思有着黝黑的皮肤，他的亲密的朋友們都管他叫“摩尔人”，他生活朴素，他的埋葬也很簡陋。除了恩格斯，弗雷德里克·勒斯涅尔和罗黑涅尔等共产主义者同盟旧日的同志外，还有他的两个女婿保罗·拉法格和夏尔·朗格，从德国来的李卜克內西以及两位著名的科学家斯寇尔勒麦尔（有名的化学家）和埃德温·雷·兰克斯特勋爵（杰出的生物学家）。三月十七日，他被葬在倫敦海格特公墓，現在墓前立着一个小小的碑文以志紀念。馬克思的长年以来的朋友和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这位爭取人类自由的永垂不朽的斗士的墓前发表了下列贊揚死者的演說：

“正如达尔文发现生物界的发展規律一样，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規律，即发现了直到最近还被思想体系的积淀所遮盖的一个簡單的事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而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质生活資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經济发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个基础，人們的国家組織、法律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便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也就必須由这一基础来加以說明，而不是像先前那样作得相反。

而且不止于此。馬克思还发现了現代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其所产生的资产階級社会的特殊运动規律。从剩余价值发

現時起，这方面的情形立即明朗起来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作的一切研究，却都是在黑暗中徘徊摸索。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来，有这样两种发现就已经足够了。一个人甚至只要能作出这样一个发现，就算是很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部门中，——甚至在数学部门中，——都有独立的发现，而他研究的部门很多，并且他对其中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肤浅从事哩。

这位科学巨匠便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例如，他缜密地注意了电学部门中各种发现的发展，最近还注意到了马塞尔·德普勒所作出的那些发现。

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第一次出版的‘莱茵报’（一八四二年），巴黎的‘前进报’（一八四四年），德文‘布鲁塞尔报’（一八四七年），‘新莱茵报’（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纽约论坛报’（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一年），以及许多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及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一直到最后出现了作为集此一切大成的伟大国际工人协

会，——这确实是創造者——即使他再沒有創造过什么別的东西——可能引以自豪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所以馬克思是最遭嫉恨最受誣蔑的人。各国政府——無論是专制的或共和的——都曾把他驅逐出境，資产者——無論是保守的或是超民主的——都曾爭先恐后地紛紛毀謗和詛咒他。他把这一切都曾当作蜘蛛网一样抹去置之不理，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給以答复。而現在他死去时，受到整个欧洲和美洲——自西伯利亚矿井至加利福尼亚止——千百万革命战友崇敬、爱戴和哀悼，并且我敢大胆地說，他可能有过許多敌人，但个人的仇敌恐怕是一个也沒有哩。

他的名字和他的事业将永垂不朽！”^①

第十五章

第二国际的創立

(一八八九年)

第二国际成立大会是在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庆祝法国大革命中攻克巴士的獄一百周年时在巴黎召开的。大会是德国人发起并由法国馬克思主义者組織的，参加大会代表三百九十一人，来自二十个国家，美国出席代表四人。这次大会迄今为止是世界劳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集会。大会是在热情激发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厅里挂滿了下列字样的旗帜：“以一八四八年巴黎的名义和一八

^① 恩格斯著“馬克思墓前演說”，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六六——一六八頁，莫斯科中文版。

七一年三月、四月、五月的巴黎的名義，以及巴貝夫、布朗基和法林的法國的名義，祝賀新舊大陸上社會主義的工人們。”^①

但是，第二個“國際”工人大會也同時在巴黎開會。這是由英國工會領袖們和法國保羅·布魯茲集團所組織的實行派或機會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在資產階級守法主義的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的會議。兩個大會都作了巨大的努力以達到合併的目的，但是在大會開會之前以及開會期間這些努力都失敗了。亨利·麥·興德門和其他一些人作了特別巨大的努力以聯合兩種勢力，而恩格斯則表示反對。但是兩年以後，在一八九一年布魯塞爾大會上，兩個集團統一起來了。

馬克思主義者大會集合了許多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最聞名的代表人物——這些人注定要在未來很長的時期內領導世界工人階級的鬥爭，並在第二國際活動的過程里成為它的領袖，他們之中有的出了名，有的變得聲名狼藉。他們之中有英國的克爾·哈代；德國的李卜克內西、倍倍爾、愛德華·伯恩斯坦、喬格·馮·伏爾麻和克拉拉·蔡特金；法國的朱利斯·蓋德、拉法格、伐揚和朗格；比利時的蓋塞耳和馮德凡爾得；意大利的安德烈斯·科斯塔；奧國的維克多·阿德萊；荷蘭的杜買拉·諾也文豪斯；西班牙的帕勃洛·依格里西瓦斯；俄國的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②。美國的剛普爾斯曾被邀請出席第二國際的大會，他向兩個大會送致賀詞，吁請它們聯合起來。阿布·卡漢和麥克思·潘恩是紐約統一猶太人工會的代表。在兩個大會上都有少數的無政府主義者出席。

巴黎的馬克思主義者大會引起了全世界輿論界的重視，並激

① 杰·倫茲著“第二國際的興衰”，第一三頁。

② 羅爾文著“工人与國際主義”，第七〇頁。

起了各国工人的热情。劳动者终于将要拥有一个能够对资本主义顺利进行斗争、总有一天能将它完全消灭的组织。它将要成为第一国际的再生，而且它的基础将更加广泛和强大。大会本身为这个新的世界运动而欢呼，认为它是有光荣名声的旧日国际工人协会的延续。大会开幕时的主席是巴黎公社社员伐扬和经验丰富的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

大会的工作

听取出席各国的报告占去了大会大部分的时间。在大会上出现了一个年轻茁壮、生气勃勃、日益发展的以及富于乐观情绪的世界工人运动的总的情况。欧洲和美洲的工会正在发展，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国家现在都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正在开始被选进议会。总之当时的局势是非常有希望的。

因为大会听取了各个党的许多报告，用在讨论通过的几个决议的时间就不很多。这些决议包括取消常备军和武装人民的决议。另一决议是具体承认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这一八小时工作日制度在一八六六年第一国际大会上曾经提请全世界工人们加以注意。另一决议是“利用投票箱”和在不与别的政党妥协或联合的基础上的政治行动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了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一般说来是反对政治行动的，所以就被驱逐出大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瑞士政府关于创立国际劳工立法的一般建议。法国代表团关于主张总罢工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的一项提案受到德国的强烈反对，被代表们否决了。

然而，大会通过的最著名的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工人

示威游行日。法国代表拉維尼提出的这个提案是在拥护美国劳工联合会所提議的为争取每日八小时工作制而規定在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举行的总罢工。大会決議說：“大会決定組織一次大規模的國際示威运动，所以所有国家和所有城市的劳动群众在指定的那一天应当要求国家当局以法律程序将工作日縮短为八小时，并同时貫徹实行巴黎大会的其他決議。因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在一八八八年十二月該会圣·路易全国大会上已經决定于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所以國際示威游行决定在該天举行。各国工人必須按照每一国家的当时情况組織他們的示威游行。”以后举行的大会上重新討論和通过了这个決議，于是五一节就被建立为正规的制度。全世界工人的偉大的战斗的假日就是这样产生的^①。

大会上馬克思主义的方向

巴黎大会表明，馬克思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已經变成了主导力量，它在政治組織方面尤其如此。在第一國際解散以后的十三年期間，在已經发展起来的一群新的工人階級組織中，馬克思的追随者一般地是人們寻求領導的对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有很大增加，并且他們的报刊大大增多了。这种情势比起第一國際的整个时期来有着根本的进展，当时，为数极少的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为争取使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政治潮流而經常与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傾向进行斗争。然而，这一馬克思主义的政治領導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曾經使第一國際的存在受到危害的几个流派已經完全消灭了——但是，至少它們之中的大多数已經減少到容易对付的程度了。蒲魯东主义者現在大体上

^① 亞历山大·特拉騰堡著“五一节的历史”，一九四七年紐約版。

已成为过去；布朗基主义者只不过是法国的一个小派系；拉薩尔分子在德国和奥国已陷入絕境；巴枯宁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沒有变成工团主义者的那些人——已經是一个孤立的流派了。

馬克思主义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德国，而且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已經在第二国际中树立了它的政治领导，这一政治领导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前，实际上沒有被动搖过。如同列宁后来所說，德国工人阶级几乎在半个世紀內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組織的模范。德国資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社会党和工会也在飞速发展。自从第一国际成立以后，許多后起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已經在各国中成长起来了（通常具有严重的理論上的缺点）。这些理論家中的主要人物是德国的卡尔·考茨基。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生在奥国，他的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德国人。恩格斯逝世以后，他成为第二国际著名的政治领导者。一八八九年巴黎大会之后不久，考茨基写下了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綱領。在許多年內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将这个政綱作为榜样。这一綱領虽然忽略了爭取一个德国民主共和国的基本要求以及遺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問題，也遺漏了廢除資本主义制度的方式，但在其他方面却基本上遵循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著作所规划的总的路綫。

处在革命形势比較成熟的时期的第一国际，往往不得不討論革命問題，这不是因为实际的政治事件的影响，就是由于当时强大的极端左傾流派的压力。虽然許多馬克思主义者（例如当时英国的宗派主义者兴德門）期望在十九世紀結束之前欧洲革命将是一件既成事实，但是，处在一个資本主义发展相对平稳时期的第二国际并不覺得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是那样急迫。大会一方面认为它的最終的革命前途是与第一国际一致的，同时却竭其全力基本上

从事于当时階級斗争中这些紧急的工作，如反对軍国主义，爭取八小时工作制，扩大工人普选权的范围，制定工厂法，当然还有工会、合作社以及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等工作。

右傾危險

第一国际是灭亡在相当活跃的假革命流派的手中，这些极端“左”傾分子企图驅使工人对资产階級进行不合时宜的生死斗争。事实証明，第二国际的災禍从相反的政治方向而来——来自右傾机会主义者，他們瘫痪了工人們的战斗主动性，想把工人运动降低到資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小资产階級附屬品的地位。极端“左”傾分子这时是一个很小的因素。終于統治并毀損新国际的右傾，至少有两个显著的方面已經明显地出现在成立大会上。

这些右傾表现中的第一次为下面一个事实：“实行派”有足够的强大力量，竟敢于召开他們自己的大会，向世界工人运动中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的領導权进行挑战。在第一国际时期，有一个以英国机会主义的工会領袖——奥霍尔、克里麦尔、艾普加斯和其他人——以及沒有加入社会民主党的德国的拉薩尔运动所代表的右派（也存在着强大的“左”傾集团）。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它对国际发生了不小的損害作用。一八八九年“实行派”巴黎大会的狂妄傲慢表明着这一危險的右傾已經在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的中間年代里发展到怎样程度。“实行派”沒有达到它的具体目标，但是它的存在是未来严重危險的凶兆。

右傾的第二种表现发生在馬克思主义大会的内部。这一表现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在发展着，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同样是危險的。这是因为代表們沒有建立一个国际中心机关在大会閉会期間

繼續工作。事实的經過表明，在十二年期間，新的国际沒有国际領導委員會，沒有全世界的總部，沒有国际刊物、沒有正規的組織章程、沒有明确的政治綱領，沒有执行決議的紀律，并且甚至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称。

在所有这些方面，第二国际远远赶不上第一国际，如前面几章所示，第一国际有一个組織章程、一个刊物、一个綱領和一个名称，有完备的国际組織——一个总委員會。事实上，第二国际甚至够不上无政府主义国际組織的概念。蒲魯东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坚决要求，国际的中心机构應該是一个通訊和統計的机关，可是，第二国际在它創立时和以后的十年內，甚至沒有达到世界組織的这一最低标准。

当然，如若第二国际也像第一国际在它和巴枯宁主义者进行的生死斗争中在一八七二年海牙大会上所作，建立那样一个强大的世界中心机构，那是不适宜的；但是根本不建立任何中心机构是过于忽視了国际主义并且过度強調国家的組織和行动。正如一九一四年終于发生的大战所証明，这是更加危险的，因为世界强国間战争冲突的可能性已正在开始酿成，并且在即将来临的时期內工人們的最大危险是各国的工人运动向風起云涌的資產階級民族压力让步的危险。

右傾机会主义的根源

后来对国际工人运动造成如此巨大破坏的第二国际中的右傾机会主义的傾向有两个主要的根源。首先和最危险的是因为它是在技术工人中和在工会中的工人官僚中发展起来的，資產階級通过高工資开始利用他們以破坏罢工、使工会停留在小規模的基础

上并使工会分裂而不統一以及打击階級覺悟和反对独立的工人階級政治行动的方法来反对工人階級广大群众。右傾机会主义的第二个根源是数目众多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想通过领导工人的政治組織，通过以工人代表的身分占据各个城市、各邦以及国家政府职务的方法达到飞黃騰達的目的。他們經常不断地拚命把劳工政策改換为有利于小資產階級和資本家的和緩的改良政綱。一般讲来，在第二國際的存在期間，这两股机会主义的潮流无拘无束地相互合作着；工人階級机会主义主要在——但不完全在——工会里活动，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多在政治場合中进行活动。两个集团都以工人貴族作为它們的基础，并且都有使整个工人階級的利益从屬於資產階級利益的傾向。

第二國際成立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最为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內，英国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英国的雇主們大都正在广泛运用主要以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超額利潤为基础的腐化工人貴族和他們的领导人的帝国主义国内政策。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这种从物质上和思想上进行腐化的破坏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罗斯坦說：“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英国工人階級覺悟最低落的时期；政治行动——甚至簡單而沒有害处的工人提出候选人的行动——也肯定地被放棄了；工人們不是投自由党的票，就是投保守党的票。一提起‘革命’这两个字，如果沒有引起直接的謾罵，也会引起輕蔑的聳一聳肩膀”^①。一八七九年恩格斯就曾經写信給伯恩斯坦：“必須承认，目前英国不存在欧洲大陆所认为的一种真正工人階級运动。”^②

① 罗斯坦著“从宪章主义到工党主义”，第二五五頁。

② 梅耶尔著“恩格斯傳”，第二六八頁。

而这就是三十年前曾經产生过偉大的宪章运动国家里的情况。

雇主們和他們的代理人保守的工人官僚們的政治方針是将工人階級置于自由党的保护之下；但当一八八〇年以亨利·麦·兴德門为首的馬克思主义者組成一个在一八八九年成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团体时，資产階級不得不将它的政策稍微改变一下。悉尼·韦伯、蕭伯納以及其他激进的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所領導的費边社于一八八四年的成立使这一事实明朗化了。这一組織的主要目的是削弱馬克思主义，并且使工人階級的独立政治行动不发生任何作用。所有这一切对于資本家都有极大的用处。宣傳一种含混不清的进化論的社会主义的費边社攻击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每一原則。費边社員們鉴于英国工人存在着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識就公开地反对馬克思主义。費边社的历史家皮尔斯說，該社的首要成就在于破灭了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引誘力^①。

悉尼·韦伯和他的同伙們开始使“一个普通的和可敬爱的英国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像成为一个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一样的容易和理所当然”^②。韦伯說：“英国必需有社会主义，它必須与算术的四則法相一致，必須与十誡相一致，并且必須与英国国旗相一致。不应该实行沒收。”^③韦伯还說：“英国社会主义的創始人不是馬克思，而是罗伯特·欧文，而罗伯特·欧文宣傳的不是‘階級战争’，而是人类兄弟关系的学說。”^④具有含糊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費边主义是一个小資产階級的改良运动，对于資本主义制度沒有害

① 皮尔斯著“費边社的历史”，一九一六年紐約版。

② “費边文集序言”。

③ 杜德著“共产国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版。

④ “工党會議”，一九二三年。

處。它的影响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保守工會領袖中間迅速地得到發展。事實上，它仍然在英國工黨的理論方面占着統治地位。

機會主義也正在美國扎下深根。鐵道工程師協會的首腦特倫斯·維·包德萊和波·姆·阿瑟是這一時期反动工人官僚的特有的例子。已經公然宣稱反对社會主義者的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剛普爾斯等正在為他以後幾十年內極端腐敗的官僚主義奠定基礎。在法國情況也是一樣，布魯斯主義的“實行派”運動證明是法國右傾機會主義的開端。僅僅幾年以後，法國資產階級腐化法國社會主義領袖們的厚顏無恥的企圖就從頭到尾動搖了第二國際。

此時，在巨大的資本主義的德國，機會主義很少發展。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工會內和在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方面都極其穩固地領導着工人運動。從組織方面來講，德國黨是所有共產主義政黨中最無產階級化的^①。右派仍然處在相對的弱小和不發生影響的情況下。這主要是因為，具有專制的和半封建的政府的德國，那時正處在變成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強國的時期，它的統治階級所用以腐化工人貴族、工會和政治官僚機構的具有特征的政策，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反社會主義法使德國社會民主黨仍然處於非法的狀態下——這種局勢培育了黨的戰鬥性，並吓跑了無數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職業政客們——工會的活動也正遭受着各種嚴峻的法律限制。在以後幾十年內，德國工人運動，隨着德國帝國主義的勃興，變得非常腐敗，並且它就是第二國際中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毒素的源泉；但在一八八九年，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馬克思主義的中

^① 米哲爾斯著“政黨”，第二七〇頁，一九一五年紐約版。

心，并且被整个国际视为领导。

第十六章

布魯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和倫敦大会

(一八九一——一八九六年)

第二国际分別地在布魯塞尔(一八九一年八月)、苏黎世(一八九三年八月)和倫敦(一八九六年七月)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大会。这些年代是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发展得很迅速，壟断资本主义已开始取得統治地位。非洲正在被大国瓜分。英国在大量地輸出资本。这是一个列强之間的关系日益緊張、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日益增长的时期。

同时，这些年代也是第二国际和它的工会、合作社和工人政党取得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一八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国会以一六九票对九八票取消了德国反对社会党人的法律。这件事对整个国际工人組織是一个强大的动力。一八九三年英国二十万煤矿工人的罢工是这个时期許多著名的大罢工之一。在美国阶级斗争特別尖銳。这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艰苦的罢工斗争有一八九二年和姆斯忒德鋼鉄工人的罢工、一八九二年紐奥連的总罢工、一八九三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一八九四年全国铁路工人(美国铁路工会)罢工和一八九〇年初西部金屬矿工的几次罢工。所有这些美国工人大罢工都达到真正的地方性內战的激烈程度。

滋長中的右傾機會主義

這個時期的第二國際基本上堅持着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在我們所要講的三屆大會上有一個最值得注意的不幸特點。這個特點就是大會上所表現出來的不斷增長的右傾傾向。在三屆大會中都充滿着這種愈來愈厲害的傾向。這種傾向在二十年後終於給第二國際、全世界以及整個工人運動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以致於在倫敦大會快結束時，就有一個真正的第二國際的右派。雖然這個右派還沒有成熟的綱領和它自己的組織。這幾屆大會所討論過的重大問題上都感覺到這種日益增長的右傾危險。

對於全世界工人鬥爭有着頭等重要意義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問題的討論中右傾勢力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在布魯塞爾和蘇黎世大會上德國和英國的機會主義者都反對過關於“五一”節的基本想法，那就是要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罷工示威來顯示勞工運動不斷增長的力量以及堅持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其他的一些當時的要求。他們的計劃是想把“五一”示威移到五月第一個星期來舉行，這樣當然會大大地削弱它的戰鬥性。藍氏說：“就他們所控制的勢力的比例來說德國人在執行巴黎大會關於‘五一’節的決議所做的努力比任何其他黨派要少。”^①在一八九三年蘇黎世大會上德國人建議紀念“五一”節的方式可由各黨自己決定，這就意味着他們能夠毫無拘束地執行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的路綫。法國和其他國家的代表團堅決反對閹割“五一”節的實質。在這個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辯論中德國黨的領袖們也宣稱，在策略問題上他們是不願

^① 藍氏著“第二國際的興衰”，第二九頁。

接受第二国际的“命令”的。

在这三届大会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的另外一个例子表现在有关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者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大会上是争论的主要对象，但在一八九六年的伦敦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却终于由于通过了一条决议的结果，将他们开除了。这条决议把赞成政治活动订为参加国际的一个先决条件。无政府主义者是不肯接受这一条的，于是他们就永远地退出了国际。倍倍尔起草的措辞强硬的决议本来还可以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但大会以五十七对五十六票没有把他们开除。^①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国际完全正确地抵制了小资产阶级极端“左派”，同时却向右派大开方便之门。采取了这一路线所引起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不顾恩格斯的忠告，在一八九四年接受了法国的约瑞—米勒兰—维维安尼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三十个国会议员作为会员。这个反动的做法在后来对整个国际都有深刻的影响。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

早在前一时期，几乎在第一国际的历届大会上，战争问题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但当时危险主要在于民族之间的战争，例如，英国被卷入一八六一年的美国内战，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和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法德战争。而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严重得多的战争威胁，即全欧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可能。贪得无厌、正在逐渐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欧洲列强已开始组成最后导致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同盟。

^① 克烈茨基著“法国工会主义的发展”，第二三七页，一九〇八年巴黎版。

盟。恩格斯在很早以前已預見到這場大沖突。德、奧、意在一八八二年建立了三國同盟。法、俄、英在一八九四年就建立三國協約。協約國終於在一九〇七年形成。所以，在布魯塞爾、蘇黎世和倫敦的三屆社會主義國際大會上就這個日益發展的戰爭危險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正是在解決這樣一個帶關鍵性的重要問題上，發展中的第二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又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為了對付正在增長的歐洲戰爭的危險，一八九一年布魯塞爾大會通過了幾個充滿着革命詞句的決議。這些決議建議工人們應該極力反對戰爭威脅，應該加強他們的國際團結。一八九三年蘇黎世大會增加了要求工人們為普遍裁軍而鬥爭，要求他們的議會代表投票反對戰爭借款的條款。一八九六年倫敦大會提出廢除常備軍、武裝人民、設立仲裁法庭、人民戰爭表決權等要求。

無政府主義者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為了反對這些預防戰爭的辦法提出了自己的決議，要求在戰爭爆發時舉行總罷工。支持這個建議特別賣勁的是荷蘭的道米拉·紐文惠斯。到一八九四年止紐文惠斯（一八四六——一九一九）一直是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以後他參加了無政府主義派。總罷工的提案總的說來和第一國際一八六八年布魯塞爾大會所通過的決議相吻合（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馬克思批評這個決議是烏托邦式的）。這個決議號召工人們一旦發生戰爭就停止工作。

三屆大會都以多數票否決了關於宣布總罷工作為反對戰爭威脅的手段建議，德國人特別激烈地反對。社會主義的領袖們都利用這個機會完全譴責總罷工。在蘇黎世大會上普列漢諾夫闡明了委員會的立場如下：“在今日的社會，總罷工是不可能的，因為無產階級還沒有掌握可以實現總罷工的手段。另一方面，如果我們

已处于可以实现总罢工的地位时，无产阶级已经控制了经济权，那末总罢工只是一桩荒唐的事情。”^①

显然，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和以后列宁详加说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是抱着一种幻想，以为他们可以简单地借总罢工来制止日益逼近的战争。然而，第二国际从原则上拒绝总罢工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这种作法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路线。显然，工人阶级不准备抛弃这个有力的武器——像一八四二年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中所表现的，一八八六年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一八九二年比利时工人争取选举权的罢工^②，以及后来在全世界各地工人的行动中得到了证明。

在这些关于战争威胁的辩论中，造成一九一四年大叛变的理论基础的“保卫祖国”的概念已开始产生了。这个概念就是，德国应当保卫自己，抵抗可能与法国联盟的极端反动的俄国的攻击。在一八九三年时，恩格斯赞成过德国反对沙皇俄国进行民族自卫。毫无疑问，当倍倍尔说他自己也要“拔剑参战”时，他指的是这样的战争。当他声明俄国人民将欢迎德国军队为解放者时普列汉诺夫指的也是同样的战争。但是，如同斯大林后来指出，恩格斯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在九十年代所酝酿的战争是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准备参加的不是一个解放俄国的革命斗争，而是一个沙文主义式地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德国的战争。

改良主义反对革命理论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迅速地扩张，所有工人组织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六頁。

② 克魯克著“总罢工”，第五八頁，一九三一年版。

的力量在不斷增加，同時從政治角度來觀察也還看不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景，工人階級的主要任務在於堅持日常鬥爭中的迫切要求。可是，第二國際卻肯定地發展了一條右傾的路綫，過分強調這些部分的要求而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面發展。這種傾向的極端表現就是完全否認社會主義的革命目的，如同當時左派所稱，右派的策略是“改良反對革命”，第二國際的領袖們愈來愈支持當前的要求而完全犧牲革命的理論。

這個時期國際的几屆大會關於总的政治綱領的討論特別是在“策略”的名義下提出來的，而德國代表團一般是反對予以充分討論，理由是這些“策略”問題是各個國家政党的事情。一八九三年蘇黎世大會所通過的關於“策略”問題的決議可以很好說明國際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的方向。這個決議的特点是特別強調爭取當時各種迫切的要求而幾乎完全忽視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藍氏正確地總結說：“這個決議雖然提出了反對無原則妥協的警告和提醒工人群眾永遠不要忘記他們革命的目的，然而在国家概念上却表現出十足的改良主義的觀點。並不是去摧毀資產階級國家和建立無產階級國家，而是想把資本主義的統治機關即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所屬的官僚機構和軍隊改造成為解放無產階級的工具有。”^①

在第二國際內處於領導地位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傾向比國際大會上表現得更明顯。像“共產黨宣言”這一類的文件被認為已經過時，而看作是博物館的陳列品。從許多事件中可以看到這一點。首先，應該提到考茨基所起草的，後來成為全世界各社會黨藍本的一八九一年愛爾福特綱領。這個

① 藍氏著“第二國際的興衰”，第三三頁。

綱領虽然堆滿了革命的詞句，却忽略了或輕視了革命的基本問題和无产階級专政。它也沒有提出在德国成立共和国的要求。当时齐奇·馮·伏尔麻所提出的机会主义的綱領特別是一个极其危險的信号。馮·伏尔麻和第二国际的主要改良主义派的英国費边派的精神很类似，提倡实现局部的要求来逐步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議党去和富农結成联盟，欢呼三国同盟为和平的保証并且拥护和资产階級政党合作的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收容了这种小资产階級改良派的党员。

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得特別明显的改良主义傾向，表现在党的正式領導者歪曲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为馬克思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方面。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着重分析現代軍事技术的发展帶給在城市里进行街垒的巷战更大的困难。街垒的巷战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傳統方法。“前进报”——它的主編是李卜克内西——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刪节了某些关键性的段落，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恩格斯——同意了右派的意見——已經放棄了在革命时采取武装斗争的希望。人們还記得德国党的領導机关曾扣压了馬克思所写的一八七五年的“哥达綱領批判”，同样地恩格斯对一八九一年爱尔福特綱領的批評意見直到十年后才出版。

恩格斯的导言中被刪去了的关键性的一段如下：

“这是不是說，街巷斗争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說，自从一八四八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間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則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街巷斗争，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銷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街巷斗争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繼續发

展进程中发生得較少，并且必須要用更大的力量来举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間以及九月四日和十月三十一日在巴黎一样，自然是宁願采取公开进攻，不是采取消极街垒战术的。”^①

在后来的許多年代中，受到粗暴歪曲的恩格斯导言被改良主义者有效地利用来反对左翼。但是以后爆发的許多革命却显示出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恰好相反，資產階級的先进軍事技术并不能成为他們的最后防綫来对付几乎每次都可以爭取到很大部分武装部队的革命人民。

左翼的斗争

左翼为了反对第二国际右翼进攻的立場，它的綱領和組織所进行的斗争只收到了部分的效果。在許多情况下，当时的左翼有忽略或忘記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重要教訓的傾向；他們自己沒有一个明确的綱領。他們也沒有明确地把自己和已經开始发展的中派主义傾向区别开来。把革命的左派和动摇的中派区别开来这一发展需要最高的政治認識水平。不到階級斗争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这种区别是不能，也不會實現的。

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中間派的倍倍尔、考茨基、普列汉諾夫等分子已經表现出右的傾向。但他們仍然承认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論。再者，他們自夸为“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他們还没有面临严重的革命斗争和任务。这种斗争和任务使他們的中間派主义

^① 馬克思著“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一一〇頁，莫斯科中文版。

原形毕露，最后迫使这种倾向去和右翼结成联盟。然而，毫无疑问，甚至就在这个早期，考茨基派的领袖们，即所谓“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日益增长的动摇性已为右翼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掩护作用。

所以，当时的第二国际的左翼是一个广泛的、无形的集团，包括许多半机会主义者和有改良主义倾向的人，也包括像罗沙·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和弗郎世·梅林等坚决的战士。可是，当时第二国际“正统派”突出的领袖们，考茨基、盖德和普列汉诺夫却从来没有成为共产党人。这个广泛的集团针对着主要的危险开火。这个危险就是以英国的费边派和德国冯·伏尔麻的支持者为代表的日益增长的极端右翼。但是，它在自己的队伍里却容忍了许多右的倾向和错误。

当时已上了年纪的恩格斯领导着革命左翼的斗争。可是，他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们，尤其是从那些德国的领袖们所得到的帮助往往是不肯定的。考茨基以及他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有问题的提法以及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德国党的政治路线所进行的不带批判的辩护往往削弱了在德国和整个国际向成长中的右派进行的斗争。

马克思在一八七七年十月致左尔格的信中曾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正在萌芽的机会主义。他说：“在德国，我们的党有一种腐败的精神流行着；群众之间还没有像在领导者（上层与“工人”）之间那么盛行。”^①于是，他列出了在党内一系列危险的倾向。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尽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第四〇页，解放社版。

力來反對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和庸俗的傾向。”^①馬克思對哥達綱領的全面批判以及後來恩格斯對愛爾福特綱領所給予的尖銳的批評僅僅是這兩位偉大的革命家在進行兩條戰綫的戰鬥中的兩個例子而已。他們既要和右派也要和極端左派進行鬥爭——既反對英國機會主義的和德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也反對巴枯寧主義者。然而，儘管恩格斯和成長中的右派進行了長期的、頑強的鬥爭，他卻並沒有充分地認識到這致命的一着，機會主義正在奪取德國的黨。一八八五年六月他寫信給柏克爾說：“在像德國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的国家中，黨也必定會有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受過教育的’右派，在緊急關頭就把他們趕出了。”^②然而不幸得很，後來雖然在國內的鬥爭中黨的確制止了和擊敗了右派，可是到了最危急的最後關頭，到了一九一四年需要採取堅決的革命鬥爭的關頭，黨並沒有能夠“趕出”腐敗的右派。

恩格斯逝世

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國倫敦逝世的消息震動了全世界的工人。他享年七十五歲，死於喉部癌症。他的遺體火葬了。根據他的遺囑，把他的骨灰撒在海里。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領袖的去世使全世界的工人失去了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馬克思的堅強的戰友。

恩格斯幾乎到他逝世的那天止在政治上一直是活躍的。一八八三年馬克思死後，恩格斯放下了他原來計劃要進行的有關科學方面的著作而把他一生最後的十一年主要地化在整理“資本論”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第四一二頁，紐約版。

②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第六〇頁，解放社版。

第二卷和第三卷。馬克思只能来得及完成他偉大的著作的一部分第一卷。他的遺稿大部分是筆記的形式，其中仅有部分經過整理。恩格斯完成了一項巨大的任务，把这些材料編纂成册。恩格斯在他临死之前正准备写第一国际的历史。但不幸，他还没有动手就去世了。

恩格斯也化了很多時間对国际工人运动进行日常的实际政治指导。在两个国际之間的时期中，他和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里一向起着领导作用。在第二国际形成后，恩格斯繼續这样做；因为，如前所述，新的国际在十余年中并没有任何正式的世界組織、刊物或总部。恩格斯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主义的領袖。他和全世界各个社会主义政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訪問过美国并多年来成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战友和顧問。在他所著的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品中有大量的写給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俄国、美国和其他許多国家社会党的书信。

杰出的、謙虛的、不倦的恩格斯对世界工人的思想和斗争有許多偉大的貢獻。恩格斯的姓名将和他的偉大的战友卡尔·馬克思的姓名一起永远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記憶中。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第十七章

国际工会运动

工会之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性組織，正是因为工会是在进行生产和剝削的地点直接組成的。工会主要由工人組成，拥

有主要的工人群众；工会解决的是劳动群众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工资、工作日和工作条件。工会通常（但不一定）是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建立的第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或者采取完善的劳工组织的形式，或者采取“友好团体”的初级形式。

工会组织发展到参加政治活动的阶段时，他们就建立自己新的政治组织，其形式是议会的委员会、劳动党派或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支持已有的组织。工会本身不能胜利地开展政治运动。逐步发展的工会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到一九〇〇年已在欧洲的中西部和美国争取到了合法成立的权利。但是，实际上，特别在美国，这个权利受到雇主们激烈的反对。在俄国以及东欧的一般国家里，这个时期的工会还没有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处在恐怖的条件。虽然工人们曾经经常进行英勇的斗争来建立这种组织。

资本主义的发展早于其他国家的英国是工会运动的诞生地。那里的工会组织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已存在了。其他各国的工人从英国工人阶级学到很多经验。但是，英国工会的性质与活动深深地受到了他们国内的特殊条件的影响。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工会通常可分为三大类——“单纯”工会（纯粹的工联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工会。在有些欧洲国家里，还有根据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一八九一年的谕告而成立的为数很少的天主教工会。

单纯工会

列宁把这种单纯工会组织称为“经济主义”。这一类工会的原来形式目前几乎已绝迹了。他们的特点是默认或公开承认资本主义；他们的阶级觉悟不高，国际主义精神较差。他们所依据的原则

是牺牲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来保护熟练工人。这种做法恰好迎合了雇主们腐化和收买工人贵族和工会官僚的政策。单纯工会往往是熟练工人以行业为基础建立的，阶级团结的精神较差。在罢工时，采取的原则是：“人各为己，其他人则听其自便”。他们通常把自己的活动限于解决基本的经济问题。在政治问题上，他们追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后面。他们的领袖所提出的口号是：“工会不谈政治”——也就是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

单纯工会的拥护者安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管眼前的日常事情而没有具体的长远打算。早在一八八三年，塞缪尔·刚普尔斯的亲密同伙斯特拉塞（曾经一度是个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前对这种最初的劳工路线作了如下的解释：“我们没有最终的目的。我们一天天地工作下去。我们只是为了那些眼前的，在几年内可以实现的目的进行斗争。……一般说来，我们要求穿得好些，生活得好些，做更好的公民。”^①

单纯工会的“发源地”是大不列颠和她的白种人统治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洲——还有美国。这类工会有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早期帝国主义的特征；在这个时期，工人的，特别是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有稍许的提高。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当工人阶级开始形成时的工会即使不算是革命的，也算是激进的。这可以从富于战斗性的一八三〇年的美国工会和一八四〇年的英国宪章运动中得到证明。在一九〇〇年，英国工会会员总数达一百九十七万二千人^②；美国工会有

① 洛左夫斯基著“马克思与工会”，第一〇四页。

② 寇尔、波斯特盖特著“英国的平民”，第五三一页。

會員八十万人，其中五十八万屬於美国劳工联合会①。

到一九〇〇年，英国工人阶级已脱离了单纯的工会主义阶段。这基本上是因为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下，英国帝国主义已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经济困难。规模日益广泛的英国工人运动日益具有政治性质。一八八一年成立了社会民主联盟（其领袖是兴德門）；一八八四年成立了社会主义同盟（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一八九三年建立了独立劳工党（凱愛尔·哈代领导的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一九〇〇年工会组成了劳工代表委员会，五年后，該委员会成为以費边派机会主义者如麦克唐納、哈代、柏恩斯、斯諾頓等之流为领导的工党②。一般說来，单纯工会组织比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得要早得多，因为某些国家的工人所面临的问题还没有尖锐到要以政治斗争来争取国内的权利。当他们发展到要采取政治行动时，他们成立了广泛的劳工政党而不拥护社会民主党。

在美国，工会运动从单纯的工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速度要慢得多。这基本上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经济地位要强大得多。美国所受到的工会在初創时期所产生的坏影响比任何国家都严重。一九〇〇年，以社会主义的敌人自居的塞繆尔·刚普尔斯（一八五〇——一九二四）领导着美国劳工联合会。許多参加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工会领袖們，个人的腐化堕落达到极点，在世界的劳工界几乎有独无偶。他們明目張胆地窃取工会的經費，出售“罢工保險”給雇主，在工会和工厂中抵制黑人和妇女，和公司訂定协定不去組織不熟练的工人并且借武力来控制工会。阶级合作是他們的原则，社会主义是他們的主敌，他們的神圣口号

① “美国劳联史百科全书参考书”，第六三頁，一九一九年华盛頓版。

② 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二卷，第三二〇頁。

是“工会合同是不可侵犯的”。他们用行业工会特有的工贼行为破坏了无数次的罢工，他们一贯推行使工人运动失去政治意义的政策。他们之中很多人用各种欺騙和贪污的手段发财致富。

一九〇〇年，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从德里昂的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工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以德布斯和希尔奎特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党。可是，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从腐化了的刚普尔斯集团手中取得对工会的政治领导权。今天美国大多数的工会都已拥有争取最迫切的政治要求的基本政綱，并且参加了政治活动。他们已不再属于单纯工会了。但是，他们的极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领导分子仍然是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的敌人，仍然是美国帝国主义公开的和热情的辩护者。

马克思主义的工会

在一九〇〇年，除了在拉丁国家以外，几乎在所有的的大陆国家，从英吉利海峡到俄国，它们的工会都具有社会民主党工会的性质，只是每个国家都有某些不同之处。就其差别而言，俄国的工会是个突出的例子，比西欧社会民主党劳工组织要富于革命性——而且这种革命性在继续发展。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工会不同于美国的工会。他们拥护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且正式地或非正式地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他们是按产业组成的，领导是集中的，他们提出了政治目标。他们的活动具有较多的政治性质，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的封建残余势力强大得多，而工人要比在英国或美国进行更多的活动才能取得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组织权、罢工权等等。一般说来，这些工会

是在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建立的，至少大体上是如此。

德国的工会是世界上这一类工会组织的模范，其次要算是奥地利的工会了。德国工会运动的萌芽大部分是以行业组织的形式大约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后出现的。这次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把它们摧毁了。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它们又重新开始发展，但发展得很慢。直到它们受到一八七八年反社会主义法的打击为止，这个法令解散了大部分的工会，工会出版的报纸实际上全被消灭^①。工会像社会民主党一样，受到第一次打击后，仍然开始逐步成长起来。等到这次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在一八九〇年废除时，工会的力量已较前更为强大，拥有会员总数二十八万人，分别属于五十多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到一九〇〇年，德国工会会员达六十八万人。工会进入了发展特别迅速的阶段。当总工会于一八九〇年成立时，卡尔·列金（一八六一——一九二〇）担任总书记。以后，他一直领导着德国的劳工运动直到三十年后他逝世为止。

德国工会的上层领导很快就陷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结果（在组织上，如果不是理论上）它成为整个德国劳工运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修正主义倾向的最坚固的核心。这些领导人在工会中建立了严格的集中控制制度，将工会的民主减到最低限度，并且有系统地压制普通工人战斗性的表示。企图使五一节失去政治方向只是执行这个政策的许多例子之一。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领导者口头上宣称忠实于党，实际上却坚持工会“中立”的原则并且设法以他们自己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来控制工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这种倾向对德国工人运动造成很大损害。左翼与这种分离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并坚持和党采取一致行动。

^① 茨温著“德国自由工会的历史”，第二六页，一九二二年雅拿版。

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运动到一九〇〇年时也同样形成了工人运动中一种明确的倾向。他们一般地都属于蒲鲁东主义派和巴枯宁主义派。他们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工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虽然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工会也有相当的力量。在拉丁美洲——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工团主义者终于在工会运动中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从一九〇五年以后）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主要在“世界产业工人”的组织中，存在着某些工团主义的倾向。产生工团主义工会的主要因素大体上和产生无政府主义的因素相同。这就是工业落后、小手工业生产、对选举权的限制、政府的极端政治腐败、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和天主教的极权主义等。

这一时期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所拥有的革命的計劃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盼望着将来的社会要由工会来管理。他们的革命武器是总罢工，并逐渐发展成为起义。他们是激烈的“直接行动派”，反对政治斗争，避不参加选举和有组织的议会活动。他们在罢工时也进行破坏，一般采取在车间里磨洋工的方式。工团主义的工会在组织上是不集中的而且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联合行动中，他们主要依靠群众的自发性和“具有战斗性者少数人”的有组织的活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原理，但同时，他们的思想却又充满了无政府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列宁曾经批评过无政府工团主义，批评他们拒绝“细小的工作”以“等候‘伟大日子’的到来”，批评他们“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①。

① “列宁全集”，第一六卷，第三四八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法国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要根据地。法国的工会在成立时就有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傳統。在历史上，他們曾进行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法国第一批真正的工会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后不久就建立了。一八八四年的法律使工人得到組織工会的有一定限度的合法权利。勒弗朗克指出，这“仅仅是使既成事实合法化而已”^①；因为，工人们虽然没有法律的許可却早已在組織工会了；一八八四年以前，在巴黎就已存在着五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組織了。法国工会运动主要沿着两条組織路綫发展：一方面建立地方工会联合会，另一方面是全国性的产业和行业工会联合会。工会运动在一八九五年統一于法国总工会。

法国的工团主义运动——或者称为革命的工会运动——的創始人是斐南德·貝罗蒂埃。他是一个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他創立了工团主义的一般原則。一个叫乔治·苏勒尔的法国知識分子奠定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論基础。他的主要貢獻是推崇暴力以及把总罢工形而上学地理解为不可能^②。后来，苏勒尔的思想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論体系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法国的工团主义运动最后在爱弥安代表大会（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上制訂了它的綱領。代表大会产生了著名的爱弥安章程。这个文件說，总工会“为取得彻底解放而进行准备，总罢工是行动的工具。大会认为今天作为对抗組織的工会，在将来要成为生产和分配的組織，成为社会重新改組的基础”^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团主义运动大体上和法国相似。

① 勒弗朗克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一七四頁，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② 梭累著“暴力的回忆”，一九一五年巴黎版。

③ 勒弗朗克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二五六—二五七頁。

向着工会国际前进

各国的工会在一开始即表现出强烈的国际主义倾向。第一国际乃是由法国和英国的工会工作者在一八六四年创建的。他们在历届大会上和该组织的其他活动方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国际非常关心工会斗争的问题，而美国全国劳工协会就是对第一国际这方面的工作感到兴趣的。在以后的年代中，当工会有了发展和增加，当第一国际愈来愈多地注意政治问题的时候，滋长着建立只包括工会组织的另一个国际的情绪。

国际工人协会的大会讨论过这件事；一八七七年九月在根特召开的全世界社会主义代表大会（见第十四章）通过了一般性的意见，尽管并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果。第一国际在它全部的历程中接纳工会组织参加国际。第二国际也继续容纳工会组织；可是，关于成立单独的工会国际这件事仅仅在第二国际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六年的苏黎世和伦敦大会上讨论过。同时，国际工会会议的召开和书记处的成立也具体地反映了建立工会国际组织的要求。在这方面带头的有一八七一年的雪茄烟制造工人工会^①，一八八九年的印刷工人工会和一八九〇年的煤矿工人工会。到一九〇〇年，这种书记处已成立了十七个^②，包括了手工业和大工业的主要部门。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际合作。这使得工人们发现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要求建立一个兼容并包的工会国际组织的斗争与日俱增。罗

① 欧姆勃莱德著“德国工会运动二十五年，一八九〇——一九一五”，第一三三頁，一九一五年柏林版。

②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九八頁。

尔文写道：“英国和法国的工会工作者憎恨社会党人在第二国际内的統治。”① 不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因此，也贊同工会組織国际間更密切的合作。为此目的，它建議在一八九三年和世界博覽会同时，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工会工作者大会。这个計劃遭到一八九一年第二国际布魯塞尔大会的拒絕因而而彻底失敗。

妨碍建立工会国际的障碍是领导列金式的德国劳工运动（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的保守社会民主党人。他們看到英国、法国和美国工会运动中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因此害怕国际工会运动会不受他們的控制。要求国际劳工合作的运动在不断前进，他們至少暂时成功地阻止了專門的工会国际的形成。

在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广泛的哥本哈根工会代表會議上，德国工会的領袖們带头反对建立工会国际。召开这次广泛的代表會議的目的是为了考虑召开定期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問題。“列金以及其他的多数出席者都认为第二国际是討論劳工运动中重大問題的适当场合；认为沒有召开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的必要。”② 不过，在一九〇二年斯图加特會議和接着召开的一九〇三年都柏林會議之后，通过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建立各国工会組織的国际書記处来应付日益增长的成立工会国际的要求。第二年，十四个全国性的工会参加了这个組織，拥有會員二百三十七万八千九百五十五人。③

这个書記处由每个全国性工会組織各派代表两名組成，預定

①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一〇〇頁。

② 同上。

③ 茨温著“德国自由工会的历史”，第一一九頁。

两年开会一次。它阻止了广泛的工会国际的建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书记处的总书记由德国工会运动的领袖像刚普尔斯一样的卡尔·列金担任。也就是这位无处不在的先生担任了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总书记。由于有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不断的压力，这个联合会终于在一九一三年建立了它的主要机构。但是，直到一九一九年改组前，它并没有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工会运动的机构。在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大约有二十来个全国性组织参加国际工会联合会，会员人数约七百五十万。没有参加的重要工人运动，只有日本、阿根廷、保加利亚和澳大利亚。

第十八章

帝国主义和米勒兰：巴黎大会

(一九〇〇年)

第二国际的第五届大会于一九〇〇年九月在巴黎召开。在当时资本主义业已达到最高发展阶段，而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早已开始了。如马克思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资本主义从它早期的竞争时期不断发展，已逐渐加强了垄断性，最后成为帝国主义**。一八七〇到一九〇〇年代是资本主义转入帝

* 一九一一年八月，在布达佩斯，国际工人协会（代表是威廉·福斯特）曾尝试过以美国工会组织的代表来代表协会；可是，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只有法国总工会的两个代表投赞成票。

** 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帝国主义不可以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雅典等等古代帝国主义相混淆。

国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說：“对于欧洲，我們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資本主义完全代替旧資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紀初。”^①列宁在他一九一六年所写的偉大著作“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称帝国主义为資本主义的壟断阶段，財政資本时期。他分析了帝国主义，认为它包括如下的五个主要特征：

“（一）生产和資本的积聚已經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壟断組織；（二）銀行資本和工业資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財政資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財政寡头；（三）与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四）分割世界的資本家的国际壟断同盟已經形成；（五）最大資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毕。”^②

在所有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里許多大的工业和金融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出現成为壟断資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紀最后的二十五年中发展的标志。美国的工业发展在一九〇〇年已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当时已有四百四十个工业和运输业的托拉斯和辛迪加，共有資金二百亿美元，^③而在以后的年代里增加了很多。德国在一八九六年有二百五十个壟断卡特尔組織；在一九〇五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三百八十五，而且繼續不断地迅速增加。在一八七〇年，法国的三大銀行有六十四个分行，共有存款四亿二千七百万法郎；到一九〇九年，他們的分行已达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存款总額达四十三亿六千三百万法郎。在英国，虽然它的发展速度远远地赶不上美国和德国，然而它的工业和銀行业却在大大地

①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一九二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同上，第二五八—二五九頁。

③ 姆迪著“托拉斯的真相”，第四七七頁，一九〇四年紐約版。

发展和巩固。作为当时的特征，到一九〇〇年，大的銀行—工业資本家已不仅是工业的真正主人，而且也成为各个資本主义列强的政府的主宰人了。

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建立在工业的高度发展和壟断以及金融寡头在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的統治。它的特点也是强国有組織地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侵入和征服落后国家。資本輸出日益增加，使得輸出国取得了控制輸入国的权力。在这方面，英国占着首位，它的国外投資从一八五〇年的二亿英鎊增加到一九〇五年的大約二十亿英鎊^①，一九一三年竟达四十亿英鎊。同时，一个卡特尔合同的网罗控制着許多落后国家，帝国主义壟断集团用以瓜分他們的市場和資源。

最后，起主要作用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不发达国家的瓜分。这些地区的人民无力自卫。在十九世紀最后的二十五年中，中非洲和玻里尼西亚已几乎全部被强盜般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去了。根据霍布森的資料，从一八八四至一九〇〇年，英国夺得了三百七十万平方哩的面积連同五千七百万人口；法国夺得了三百六十万平方哩的面积連同三千六百五十万人口；德国夺得了一百万平方哩的面积連同一千四百七十万人口；比利时夺得了九十万平方哩的面积連同三千万人口；葡萄牙夺得了八十万平方哩的面积連同九百万人口^②。

資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所造成的最重要、最起作用的特点之一就是資本主义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国家里它的发展速度有着很大的差別。这个差別表现了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表

① 伊頓著“政治經濟学”，第一四七頁，一九四九年紐約版。

② 參閱“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四八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这条规律的实质在于：从前占第一位的国家在工业方面发展得比较慢，而从前落后的国家却迅速跃进，赶上并超过它们。

依頓說：“在一八八〇年，英国的生鉄产量是七百七十万吨，德国是二百五十万吨，而美国是三百八十万吨；到一九一三年，英国已增加到一千零三十万吨，而德国已达一千九百三十万吨，美国三千一百万吨。”① 列宁說：“財政資本和托拉斯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經濟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異。”② 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促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而且它是現代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因。因为，列宁曾指出，“既然势力对比变更了，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武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③ 在这个时期最早的武装冲突事件有一八九八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一八九九年英布战争，一九〇〇年列强干涉中国和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这些事件宣告已进入帝国主义超掠夺性战争的时期。

在帝国主义发展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熟练工人和普通工人之間工資差額增加的趋势对世界劳工运动說来也是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是工业迅速发展和工人阶级受到更厉害的剝削的时期，是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实际工資的提高也很緩慢的时期。英国雇主的一般情况是，資本家从殖民地榨取来的超額利潤中抽出一部分来討好国内的熟练工人，他們的目的是为了削弱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团结。同

① 伊頓著“政治經濟学”，第一五一頁。

②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二六六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同上。

时，各国的工人群众仍然进行奴隶般的工作，而生活情况陷于贫困。譬如，在德国，工人基本群众的实际工资（一般说来仅能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指数从一八八七年的一〇〇增加到一九〇九年的一〇五，而在同时期，工人贵族的收入却增加到一一三^①。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工会的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修正主义理论和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是以牺牲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和相对地工人贵族的富裕的生活为基础的。但是，这种工资方面的趋势在以后的年代中有了相反的改变。

米勒兰事件

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和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个时期，作为第二国际整个时期的特点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里都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国际成员中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分析了与法国阿历山大·米勒兰和德国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名字有联系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围绕着这两个机会主义者所展开的斗争是第二国际的右翼和左翼所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国际性斗争。这个斗争从根本上震撼了这个组织，而且产生了分裂的威胁。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碰到了巨大的困难，由于它面临着强烈的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勃鲁斯主义、工团主义及其他反对派系。迟至一八九八年，法国还有不下五个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着各种社会派别。这些政党受到像盖德、伐扬、阿里曼、

^① 马尔克斯“近代史杂志”，一九三九年九月。

勃魯斯和若列斯等这样一些人物的领导。一直到一九〇五年这几个派别才联合起来，成立了法国统一社会党。

在圍繞着米勒兰主义問題的斗争中，两个著名的党的領袖約利·盖德和若望·若列斯起了主要作用。盖德（一八四五——一九二二）支持过巴黎公社，一八七八年成为馬克思主义者，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初期入党，是党的創始人之一。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是馬克思主义“正統”派之一員。若列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是杜罗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一八九〇年成为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的创办人之一。他是党的极右派，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沾染有濃厚的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色彩。

米勒兰事件的背景乃是有名的德雷斐斯事件。阿尔弗来得·德雷斐斯是法国军队中的一个犹太軍官，被反动軍閥誣告有叛国罪，后来被判决放逐到魔鬼島。这个充滿着反犹太主义气息的事件在法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国内外对此暴行群情憤激，德雷斐斯被釋放了，并于一九〇六年完全恢复名誉。

起先，盖德根据他左傾宗派主义的概念采取了认为德雷斐斯事件与无产阶级毫无关系的立場，因而置身于事件之外。若列斯和他的右派独立社会党則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們认为法国民主的命运面临危机，甚至沒有和党商量就在一八九九年派了該党的代表人物米勒兰参加了华尔台克—罗素內閣担任了工商业部长的职位。屠杀巴黎公社参加者的劊子手賈利斐也在这同一个內閣里供职。米勒兰入閣不久，政府表现出它的反动性，命令警察枪杀馬丁尼克和夏龙两地的罢工工人。

巴黎大会上左派的失败

米勒兰事件成为第二国际巴黎大会注意的中心。大会刚通过一个决议，限制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可能性。在讨论这项决议时，特别是围绕着米勒兰事件，产生了三种各有其说的不同立场。盖德所提出的决议代表了第一种立场，这个决议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行动，声称大会“只能在无产阶级以自己的力量取得席位的形式下以及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允许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大会禁止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他们必须采取坚决反对态度的资产阶级政府。”盖德的立场得到伐扬和罗沙·卢森堡的有力支持。后者宣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性质决定，必须起反对党的作用；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它才可以成为执政的党。”①

若列斯以他一贯的善辩的口才表达了第二种属于极端右派的见解。若列斯和盖德一样，也把这件事提高到原则问题上，可是他却从相反的观点来看。他积极地为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而辩护，他赞同米勒兰参加法国内阁的行动。若列斯宣称，由于这个行动他们拯救了共和国。他把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这种行动描写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考茨基表达了第三种——中派主义的——见解。他起草了一项决议（叫做“橡皮性”的决议）。这个决议所采取的立场是：所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性的而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他并且说：“毋须由大会来作决定。”考茨基的决议替像米勒兰这种机会主义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

投机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后，他接着批评了“不經党的同意或者不再是党的代表而担任了部长职位的任何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應該辞职。

左派激烈地反对考茨基的決議，而右派包括若列斯在內却拥护它。它最后以二十九票对九票获得通过。每个国家有两票投票权。保加利亚和爱尔兰各投两票反对票，法国、波兰、俄国、意大利和美国*各投一票反对票。^①

这是左派的一个惨痛的失敗。決議为以后的米勒兰类型的机会主义步驟扫清了道路。正如藍氏所說：“这是国际的革命派所受到的第一次大失敗。”这次历史性斗争的重要教訓之一乃是中派主义和右傾势力日益增长的危險的表现。一向采取左派的立場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考茨基对这次左派所受到的失敗要負直接的責任。他在原則問題上向右派投降，同时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詞。这預告着在以后的年代里他所起的中派主义的坏作用。至于米勒兰，他拒絕退出內閣，遂被开除出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一个叛徒，他卖身給阶级敌人，为资本家服务了許多年。他死于一九四三年。资产阶级尊敬他，他的名字仍然是对工人运动的叛变的象征。

反对軍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一九〇〇年的巴黎大会和第一国际及第二国际所有历届大会一样也討論了日益发展的軍国主义和战争的危險。这种危險是帝国主义初期的特別标帜。罗沙·卢森堡就这个問題提出了主要的決議。她的決議从資本主义的本質来分析产生战争的根源，她提

* 社会劳工党投票反对考茨基的決議，社会党投票贊成。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〇頁。

出了反对战争的三个主要方法：教育和组织青年，社会主义政党的議員投票反对军事贷款以及在国际战争危机时期举行联合的反战示威。这个决议被一致通过了。

有一小部分的代表，主要是来自拉丁国家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提出以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主要手段。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德国工会运动的机会主义的领袖卡尔·列金发表了演说，从原则上反对总罢工。当时的一个空头政治演说家，以后不久变成叛徒的法国代表阿利斯梯得·白利安领导了赞成举行反战总罢工的运动。

在这届大会上，除了由于考茨基的出卖，左派在米勒兰问题受到了挫败外，左的情绪占着上风。在讨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问题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后一个问题上，大会采取的立场是：工人们应该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在殖民地国家应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直到目前，第二国际一向是忽视殖民地人民的情况。事实上，这个国际组织甚至不可能为受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制定一个有效的斗争纲领。^①

社会主义国际局

一九〇〇年大会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局。从一八八九年成立以后的十年中，第二国际一直没有过任何形式的国际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基本的弱点。大家不断提出要求改正这个明显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缺点。所以，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国际局^②。

社会主义国际局设于布鲁塞尔，有一个支薪的书记，每年经费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一頁。

②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八三——八八頁。

十万法郎。国际局由出席大会的每个全国性代表团各派代表两人组成，共有代表约五十至七十人。国际局每年开会四次；大会休会期间由比利时劳工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事。主席是馮德凡尔得，书记是加米尔·胡斯曼，两人都是比利时籍。根据社会主义国际局设立后所作的规定，只有承认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政党、工会和合作社等组织才能参加第二国际。以前有不同名称的大会以后乃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大会。

社会主义国际局的设立虽然标志着向前走了一步，但仍然远远地赶不上第一国际的总委员会。后者是一个真正的领导机构，发挥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领导工人阶级的国际行动；而新成立的国际局实质上还只是一个通讯和统计的中心机构。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后来的年代中虽然有某些扩大而且为各国政党调解争执，然而它的职能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国际局的任务是召开大会，公布决议、报告和记录，收集资料等一类的工作。国际局并不是执行大会决议的机构，它也无权解释这些决议。各国政党和加入国际的其他团体可自行解释和执行大会的决议。

使第二国际最后遭到灾难的暗礁是沙文主义。从一开始，在它的活动中国际主义精神就较差。德国的政党以及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他的政党坚持在处理他们的事情上保留几乎十足的自决权。第二国际没有能建立任何的国际领导机构达十一年之久，就在设立了国际局后也拒绝给予它一般应有的领导权。这乃是加入国际的各国政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带来的结果，而反过来它又促进和助长了这种潜在的危險倾向。一九一四年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这种倾向的最终结果。

第十九章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阿姆斯特丹大会

(一九〇四年)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一九〇四年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六届大会的中心问题。这一类的机会主义和米勒兰的机会主义有着有机的联系。它是一般的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国的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它也是第二国际从成立以来右的倾向发展的结果。

爱德华·伯恩斯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曾经是一个银行职员，是一个铁路工程师的儿子，生于德国。在禁止社会主义的法令实行期间，他逃亡伦敦，与恩格斯一起工作，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的编辑。伯恩斯坦根据帝国主义初期的特征下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全部错了。伯恩斯坦所列举的特征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迅速发展和相对稳定，大托拉斯的普遍建立，工人的特别是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稍微增加，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巨大发展，工人取得某些民主权利特别是普选权以及“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的形成。伯恩斯坦过去在伦敦曾受到英国费边派的很大影响，他根据这些发展提出了一种理论，说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变成反动和过时，相反地却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大大地超过了伏尔麻的机会主义。他一方面仍然假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阶级中深孚众望)，一方面却企图从理论到实践，彻头彻尾修改(即摧毁)马克思

主义。他在一八九九年十月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年会的信上第一次正式公开宣布他的意见。一八九九年他写了一本书概括了他的修正主义的理論体系，书的英文譯名为“进化的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向馬克思的剩余价值論挑战，他反对階級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否认資本集中的規律，并且武断地說，所謂中产階級不但沒有下降而且在发展。他支持資產阶级的爱国主义，贊同米勒兰主义并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祝福。他特别攻击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階級相对和絕對貧困化的理論。他把德国帝国主义繁荣时期工人实际工資的暫时的稍微的改善解釋为肯定的进步的現象。伯恩斯坦嘲笑“无产階級专政”这个名詞，他宣称革命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他歪曲恩格斯的論文（特別广泛地利用这一歪曲，見第十六章）。恩格斯在文章中強調說明街垒的巷战在以后的时期中所遇到的更大的困难，他根据这一点就把恩格斯說成是革命的反对者。

伯恩斯坦宣揚“向社会主义循序漸进”，这基本上和英国費边派的主張相同。他說：“持久胜利的較大保証在于穩步前进而不在在于灾难性的打击所提供的可能性。”^①他說，对他說来，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是毫无意义的而日常的运动才高于一切。（剛普尔斯說的是同样的話。）伯恩斯坦认为，封建主义的严密机构必須用暴力来破坏它，正如同它已被破坏那样；但是，資本主义的“伸縮性的机构”“只要进一步的发展”就行了。伯恩斯坦否认階級斗争的现实，而以階級合作作为他的綱領的基础。他声称：“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选举权使得它的成員成为这个社会里事实上的伙伴，而这种事

^① 伯恩斯坦著“进化的社会主义”，第一四頁，一九〇九年紐約版。

实上的合伙最后一定会导向真正的合伙。”^①

批判伯恩斯坦的罗沙·卢森堡把他的理论体系作了如下的归纳：“根据党在目前观点看来，工会和议会活动对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这些活动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也就是说创造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观因素，以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但是，根据伯恩斯坦的看法，工会和议会的活动逐步减轻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它们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它们在客观上实现所盼望的社会变更。”^②

伯恩斯坦制定了社会民主党右翼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在于同资本主义调和，并企图尽量使这个制度发挥作用。他的纲领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者的纲领。后来“丰富了”这个纲领的无非是爱勃尔特—诺斯克的反革命，希特勒的反苏叫嚣以及凯恩斯的对工业的津贴以实现“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概念。

德国党的内部斗争

伯恩斯坦的信造成了一时的轰动。它被列入一八九八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全国年会议事日程上。经过了三天热烈的争论它被否决了。伯恩斯坦的路线在一八九九年汉诺威年会上也被击败了；而它在一九〇三年党的特莱斯顿全国年会上受到了最大的挫败。他的观点以二八八票对十一票被否决了。倍倍尔和考茨基，特别是倍倍尔积极地参加了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虽然他们自己在逐渐走向中派主义的道路，然而他们当时还不愿意接受那

① 伯恩斯坦著“进化的社会主义”，第一四四页，一九〇九年纽约版。

② 卢森堡著“改良呢还是革命”，第二五页，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种明显的、完全放棄社会主义的伯恩斯坦的綱領。考茨基譴責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一种“放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后的斗争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着。

在反对伯恩斯坦的斗争中特别突出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年輕領袖罗沙·卢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她生于波兰。从八十年代起她在波兰的社会党内很活跃。一八九七年以后她把她的主要注意力轉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她宣称，伯恩斯坦的理論意味着“放棄实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終目的；相反地，把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改革作为目的……”。①“伯恩斯坦所怀疑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快慢而是发展的本身，因而也即是轉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②她輝煌地駁斥了伯恩斯坦的整个路綫，指出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那一年的特莱斯頓年会上发展到了頂点，这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一年的选举中获得胜利而产生的直接結果。“和一八九八年相比，它的票数从二百十万增加到三百万，它占投票总数的百分比由十八点四提高到二十四，它的席位从三十二席增加到五十五席。”③ 鉴于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加，右翼认为，坚持参加政府的时机已經到来，想仿效米勒兰的方式以取得德国国会副議长的位置。伏尔麻和国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中的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支持伯恩斯坦的这个要求。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会使得党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合作。这恰恰就是修正主义者所要求的。所以，年会以压倒多数票

① 卢森堡著“改良呢还是革命”，第三頁，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② 同上，第八頁。

③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五四頁。

否决了伯恩斯坦的提案，而且通过了一个强硬的决议，严厉斥责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在讨论中，考茨基假心假意地承认了，在一九〇〇年国际大会上他没有谴责米勒兰的变节是一个错误。伯恩斯坦主义虽然在大会上受到挫败，它却与当时工会领袖们中间所滋长着的机会主义相吻合。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后来使德国党和整个国际遭到严重的后果。

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

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特莱斯顿大会以后，以新的力量在第二国际内展开了。几乎第二国际内每一个重要的党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被卷入这个斗争。围绕着社会主义者能否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特别尖锐的斗争。毫无疑问，欧洲的资本家们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认识到破坏和削弱这个运动的一个有效办法乃是把它的首领吸收到政府中来，以便于控制和腐化他们。

米勒兰是这群叛徒中的头一个。毫无疑问，资本家们对于伯恩斯坦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皇政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企图是支持的。就在一九〇五——〇六年这个时期，有名的工人领袖和曾经一度是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会员约翰·柏恩斯成为亨利·塔培尔—白纳曼爵士内阁的一员，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阿利斯梯得·白利安和雷尼·维维安尼被吸收到塞利安和克雷孟梭政府的内阁中。所有这三个叛徒在政府里都很忠实地为资本家服务，将工人们引入歧途。白利安和维维安尼最后还成为法国的总理。不久，许多工人阶级的右派叛徒们随着他们相继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

在国际上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是由左翼发动的。其中不

少人受了中派主义的影响。在德国，倍倍尔、考茨基和卢森堡反对伯恩斯坦、列金和伏尔麻；在法国，盖德反对若列斯；在俄国，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坚决反对马尔托夫；在英国，兴德门反对汗德逊和麦克唐纳；在美国，德里昂、希尔奎特和德布斯反对贝尔格、翁特门和刚普尔斯。在所有的其他国家里只要存在着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也就有这个斗争。

这个斗争中的重大弱点之一乃是过分强调党的团结。参加斗争的人没有认识到，和伯恩斯坦之流的团结并不是党的力量的源泉而是产生弱点的祸根。最重要的是列宁已了解了这个危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就是在一九〇三年这个斗争中发生的。罗沙·卢森堡也感觉到这个危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莱斯頓大会上，她提议开除所有投票赞成伯恩斯坦提案的人；但是，倍倍尔和考茨基没有支持她。普列汉诺夫，当时他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赞成开除伯恩斯坦。

一般说来，右翼的代表，特别是在主要的德国和奥地利党内的右翼的代表设法避免分裂。他们甚至投票赞成谴责他们自己立场的提案，他们用最没有原则的办法来避免和强有力的左派进行直接冲突。在美国，以德布斯、希尔奎特和贝尔格为首的社会党是一九〇一年从以德里昂为首的宗派主义的社会劳工党中分裂出来的。可是社会党的左派还不够成熟不能采取真正的坚强的立场来反对以维克托·贝尔格为主要代表的公开的伯恩斯坦派。

美国社会党内的白色沙文主义

第二国际中机会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白色沙文主义，例如表现在美国社会党对待黑人的政策上那样。黑人群众自

从一八六一——六五年的内战把他们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以后，几十年来一直受到最野蛮的迫害。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进工厂工作、公民投票、在军队内服役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同白人一起住旅馆、乘火车的权利等等。几乎每星期都有使全世界受到震动的黑人受鞭笞、枪击、绞刑或烧死等等的野蛮的私刑事件。

但是，社会党对这种恐怖的情况完全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它并没有提出废除私刑和“杰姆·克劳”制度的要求。凯普尼斯在评论这种麻木不仁的罪恶行为时说道：“党在一九〇一到一九一二年期间曾经积极地反对对黑人的歧视的记录是没有的”（他所研究的时期）^①。再者，党的报刊上塞满了攻击黑人的沙文主义的论文。作者包括贝尔格和翁特门这一类极恶的伯恩斯坦分子。党对黑人所处的悲惨境地采取了漠不关心态度，甚至把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它重复地宣布：作为全体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不能特别重视居民中个别集团的要求。对这些受到虐待、剥削和残酷压迫的黑人，党所给予的唯一安慰是：希望终有一天社会主义要建立，他们就可以得到解放了。

在一九〇三年阿姆斯特丹大会召开前，黑人在美国受到迫害的惊人消息震动了社会主义国际局，它写信给美国社会党表明了它对私刑的立场。这封信招来了以下的根据白色沙文主义的拥护者所特有的精神写成的无耻的答复：“社会党指出如下的事实，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提供条件不再产生饥饿的狂人、盗窃狂、色情狂以及其他所有犯案的人和现在可以

^① 凯普尼斯著“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八九七——一九一二”，第一三三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向他們施以私刑的墮落了的人。”^①在这个問題上再沒有任何信件來往了，這種為私刑無恥的辯護很顯然並沒有使社會主義國際局大吃一驚。

左翼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的勝利

剛爆發的日俄戰爭是阿姆斯特丹大會所討論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是帝國主義時代最初的大規模的戰爭之一。與此最有關的兩個社會黨——俄國的和日本的——採取了正確的革命立場，強烈地反對這場戰爭。當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和日本的片山潛熱烈地握手並且雙方都保證在反對戰爭的共同鬥爭中加強他們自己黨內的團結的時候大會達到了戲劇性的高漲^②。可是，一旦戰爭爆發時舉行總罷工的決議和往常一樣被大會否決了。

一九〇二年在比利時、一九〇二年在瑞典和一九〇三年在荷蘭新近所發生的總罷工向第二國際的各個政黨特別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阿姆斯特丹大會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迫切的伯恩斯坦主義問題上。會議上進行着熱烈的討論。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着這個鬥爭。如同藍氏所說的，“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它以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捍衛者的身分出現而反對修正主義。”^③對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是倍倍爾、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列寧、盧森堡、蓋德和德里昂。受馮德凡爾得、阿德萊和其他人支持的若列斯領導着右翼。

① 凱普尼斯著《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一八九七——一九一二》，第一三二頁，一九五二年紐約版。

② 亨德著《社會主義者在行進中》，第三一八頁，一九〇八年紐約版。

③ 藍氏著《第二國際的興衰》，第五四頁。

討論关于通过盖德分子所提出的決議时发生了主要的分歧，这个決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〇三年召开的特莱斯頓大会的決議基本上是一致的。盖德分子的決議尖銳地譴責了修正主义和参加政府的主張，坚决贊成階級斗争的政策。如果考茨基的“橡皮性決議”（大家知道，是他于一九〇〇年提出的）再次通过的話，若列斯的追随者会感到滿意的。阿德萊和馮德凡尔得赶紧来援助修正主义派了，他們提出一項模稜两可的決議。他們在決議里广泛使用革命詞句，一点也沒有譴責修正主义。

德里昂也提出一个決議，断然拒絕四年前的考茨基決議。但投德里昂決議的只有他自己一票。至于阿德萊—馮德凡尔得的決議几乎获得通过；投票結果是二十一票对二十一票；只是由于票数相等規則的規定才沒有通过。德萊斯頓—阿姆斯特丹決議以二十五票对五票通过了。投票时拥有十二票的六个党棄权。投反对票的国家有澳大利亚二票，英国一票，法国一票，挪威一票。棄权的有阿根廷、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士和瑞典。決議是这样写的：

德萊斯頓—阿姆斯特丹決議

“大会极力斥責修正主义者的企图。他們的目的在于修改我們的以階級斗争为基础的、受过考驗的和所向无敌的政策，并且想用一种对固有的社会秩序作让步的政策来代替向資產階級不断进攻以夺取政权的政策。

这种修正主义的策略的后果是使得爭取以最快速度实现从資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党——在革命的意义上来說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政党——变成滿足于对資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

为了这个原因，大会和修正主义倾向相反，认为阶级的对抗不但不会丝毫减弱，而其残酷性在继续增长。大会宣称：

一、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决不容许企图维持统治阶级政权的任何措施。

二、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社会民主党可以作不参加政府的努力。这个决议和一九〇〇年在巴黎国际大会上所通过的考茨基决议是符合的。

大会进一步斥责为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取得谅解而模糊了不断增长中的阶级对抗的任何企图。

大会依靠人数增多了的和得到更多选民支持的社会主义议会党团来运用它的权力，在它们的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的宣传中保护着，以及在遵守我们的纲领的条件下坚决地保卫着工人阶级的利益，扩大并巩固政治自由，以争取普遍的平等权利；更加努力地进行斗争，以反对军国主义、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不公平、压迫和各种形式的剥削；最后要大力争取改善的社会立法和促使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任务的实现。……”^①

左派和中派的联合力量在大会中取得胜利，但是显然，右派没有遭受到决定性的失败。在投票表决含糊其词的阿德莱—冯德瓦尔得决议时（这个决议几乎被通过），修正主义表明了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对主要决议案的大量弃权也进一步说明了机会主义的力量。第二国际还必须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多次搏斗，它最后使第二国际解体了。

^① 德里昂著“阿姆斯特丹大会的闪光”，第一五二——一五三页，一九〇六年纽约版。

第二十章

列宁。新型的党

到二十世紀初期，第二国际明显地离开了馬克思主义而变为右傾机会主义的了。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都愈来愈成为小資产階級幻想的牺牲品。在他們的国家里帝国主义发展时期的“繁荣”带来了这种幻想。的确，右派在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大会上被击败了而且在以后的几年中也接連遭到失败，特别是在修正主义的最終据点德国党内。可是，尽管是这种情况，总的說来右派的势力愈来愈强大了，并且用它的修正派的綱領日漸夺取好几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領導权。此外，发展着的中派集团日益証明了他們对抵抗右派的进攻是无能为力的，而且經常有投降右派的傾向。至于在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里的軟弱的左派，是混乱的，不成熟的而且完全没有能力克服逐渐席卷国际的政治上的退化。

然而反对第二国际的令人窒息的修正主义的左派反对派还是在不断成长。这个运动到一九〇四年已很显著。它的中心在俄国，当时俄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以前在国际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它的領導者是列宁，当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还很少知道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能够而且也已成为第二国际中领导反对修正主义的馬克思主义的力量。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基本上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資本主义国家里看来只是模糊的和遥远的，而在俄国，它作为日益迫近的資产階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已經逼近了，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主要由列宁所发展的新的革命的綱領乃是

布尔什維主义的綱領，也即是以后所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綱領。

斯大林說：“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馬克思主义。”^①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了的世界帝国主义和俄国革命时代的产物。它的策源地自然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銳的和迅速酝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沙皇俄国。列宁的偉大的作用在于他以他的天才的智慧和不屈不撓的革命意志从理論上闡明了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經濟和政治現象并且把这种理論成功地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實踐。

列宁和他的活动

列宁(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在一八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生于西姆比尔斯克城。他的父亲是农民出身,后来成为教員,他的母亲也是普通家庭出身。他的哥哥亚历山大是恐怖組織“民意社”的最积极的組織者之一,一八八七年被沙皇政府絞死。同年列宁进喀山大学。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学都不让他进去,因为他是被处死的革命党人的弟弟。他从幼年起就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进大学后一个月,由于参加喀山大学学生的革命发动而被开除了。不过,他后来設法,主要是在自学的基础上,在彼得堡大学取得了法学学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开过业。他最积极地参加了工人的革命运动。为此他在一八九七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流放期三年。流放結束以后,除了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間的一个短时期(当时他回到了俄国)外,他一向住在国外直到一九一七年。

列宁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是一个既精通理論又从事于实际工作的人。他不仅复活了修正派认为已經被他們穩妥地埋葬了

^①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六三頁,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的馬克思的主要理論原則，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学說，使它包括帝国主义时期所产生的許多問題。成年以后的列宁毕生积极地参加了工人們的斗争。他善于把巨大的理論工作和实际活动結合在一起，从而使他在領導工农进行一九一七年偉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当中起了主导作用。

列宁在所有的重要問題上都反对修正派。他特別猛烈地攻击他們对帝国主义的根本錯誤的理解。修正派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看到的是階級矛盾的緩和，階級合作的必要，国家轉变成脱离階級而存在的一种机构，資本主义稳定性的增长，“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总而言之革命时期的結束和工人开始有机会可以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景。他們认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已經过时，它們仅适用于早期的、竞争的資本主义阶段。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作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銳化，資本主义沒落的开始和充滿着大战和革命的新紀元的开辟。他捍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并认为这个学說在新的时期也完全正确。他把这个学說作为自己后来全部理論工作和实际革命活动的基础。

革命綱領的制定

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列宁在实际工作中和他的許多偉大的著作中，重新着手建立起被第二国际的修正派的領袖們早就拋棄了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同修正派接受資产階級民主和資产階級国家的观点相反，列宁令人信服地指明資本主义的国家乃是資产階級用来鎮压工人階級的一种机构，他并且証明工人們为了获得解放必須把它摧毁而建立新的政权。他从理論上，也从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及最后从俄国革命本身闡明胜利的工人階級在推翻

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所建立的社会組織形式只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自己天才的著作中說到了。列宁依据馬克思主义学說的坚实基础还制定了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并且在許多国家里直接領導了培养馬克思主义干部的工作。他提出的基本論点包括：在当前所有的革命中，不論它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应该起领导作用；工农联盟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和殖民地人民的联盟；农村阶级分化；被压迫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当前的迫切要求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之間的关系；工会的作用和工会与党的关系；无产阶级起义的战略和策略；建立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把资产阶级革命轉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等等。所有这些都和当时的右派的观点相反。他們宣揚工人阶级应当跟着资产阶级走的理論，把农民当作反动的群众而加以遺棄，輕視民族自决权和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单纯集中力量解决眼前的要求而且簡直不去考虑也不参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列宁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在于制定了建党的理論并且建立起共产党，因为没有党，所有一切关于工人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論調都将流于空談。右傾机会主义所特有的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把党理解为一个不定形的东西，沒有真正的綱領，包括各种各样的騎墙派和机会主义分子，也不要紀律。列宁和这种观点相反，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确立的原則建立了党，即建立了无产阶级先鋒队的組織。列宁的党是革命者的党，它的群众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它的成員由工人运动、各种人民团体、合作社等方面涌現出来的最优秀的战士和最忠实的工作者組成的，他們具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和相当高的馬克思主义理論水平。总之，它是这

样的一个政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在战场上、在车间里、在农场上、在学校中和在立法会议里都真正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前列。由伟大的列宁所缔造的共产党是人类曾经建立起来的最高度发展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它是实现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

列宁以他的伟大的政治和组织纲领创立了帝国主义时期革命斗争的科学。由此他为以后的俄国、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印度支那、朝鲜等国的革命以及将来要发生的许多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俄国革命在一九〇五年爆发的时候，列宁已制定了革命纲领的大部分基本原则。这个纲领向当时已在第二国际中取得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发出了大胆的挑战。

俄国建党的最初步骤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是由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保尔·阿克雪里罗得、薇拉·查苏利奇、里沃·陶意启等人在一八八三年所组织的劳动解放社^①。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最初是一个民粹派，后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早期活动中，他是第二国际中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可是，后来他日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转到中派主义，最后变成了修正主义。列宁于一八九三年到达彼得堡，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并于一八九五年组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列宁的小组以战斗的精神参与了高涨的罢工运动并且制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路线，从而为建立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

^① “联共党史”，第一〇——一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准备了基础。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沙皇俄国建立起来的党不得不在斗争中成长着。它不仅反对资本家和反动的地主，而且也要反对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之间所产生的各种不纯的政治倾向。它要击败的第一个思想上的敌人是民粹派。民粹派虽然含糊其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远景，但却错误地认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他们认为单靠农民“骚动”，就能把沙皇和地主政权推翻。民粹派过低估计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未来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和以后的列宁向小资产阶级民粹派展开了光辉的论战。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在俄国迅速发展，并且说明了促成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因素。他们论证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且主张采取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进行有组织政治活动的纲领。他们谴责民粹派(民意社)宣扬的恐怖主义理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可是，民粹派在农民中还保存着障地，他们后来以社会革命党人的面目出现，在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列宁被捕后以及在工会斗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更确切些说是在一八九九年，在俄国工人队伍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被称为“经济派”。“他们说，工人的任务只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则是工人应当加以支持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政治斗争中的领导权应属于自由资产阶级。……这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最初出现的一个妥协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集团。”①列

① “联共党史”，第一四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宁的論証指出这个机会主义的派別是属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派。列宁在一九〇〇年从西伯利亚回来后給“經濟派”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击潰了这个派別。在这次历史性的斗争中，列宁写了一本深刻地分析工会运动的书：“做什么？”。

俄国的馬克思主义队伍在这个建党的紧要关头的形成时期中还有另外一个敌对的流派，即以彼德·司徒卢威等人为首的所謂“合法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从馬克思学說中拋棄了最主要的东西，即拋棄了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他們竭力要把工人階級运动服从和适应資产階級社会的利益，資产階級的利益。列宁对这个小資产階級的反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并且彻底肃清了它在工人階級中的影响。剩下来的“合法馬克思主义者”，后来和一九一七年革命中主要的資产階級政党——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合并了。

在这个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列宁居于首要的地位，成了俄国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而代替了普列汉諾夫。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列宁写了好几本著名的书和小册子，它們成了杰出的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包括：“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做什么？”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

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尝试发生在一八九八年，列宁还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是年三月，九个馬克思主义者在明斯克相会，他們开了一次秘密的代表大会，开始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沙皇恐怖主义的摧殘，这次的努力并不成功。在会后不久，中央委员会的委員們都被沙皇政府逮捕了。这个新的組織既沒有具体的綱領又沒有党章，黨員人数也很少，沒有同分散的馬克

思主义小组建立巩固的联系。实际上，党在五年以后才建立起来。

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一九〇三年 的倫敦代表大会

倫敦代表大会是在俄国国内群众斗争进入高潮的形势下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建立了党。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間发生了一次工业危机，大大地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全国許多城市爆发了大罢工。这些日益具有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罢工遭到了沙皇政府残酷的镇压。在一九〇二年运动发展到农村，农民放火焚燒了地主的房屋，夺取了他們的土地。学生也参加运动了，在許多大学里举行示威。俄国正在走向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列宁在倫敦为建立未来的党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火星报”；他在上面发表了名著“做什么？”；他通过它在各种馬克思主义小组中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工作。在这些初步的工作中，列宁已清楚地把即将建立的这个有紀律的、先鋒組織的党的面貌刻画出来了。

代表大会于一九〇三年七月在布魯塞尔开幕。但是，由于警察的迫害它不得不移到倫敦去。参加大会的有四十三三个代表，代表着二十六个組織。“火星报”派有二十四票。列宁、普列汉諾夫、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托洛茨基都出席了大会。斯大林沒有出席，他当时流放在西伯利亚。反对派反对在綱領上提到无产階級专政——当时参加第二国际的所有的政党都沒有在党綱上提到无产階級专政。他們也反对把民族自决权和农民的要求載入党綱。綱領包括了最低(当前的)和最高(最終的)的要求。列宁在普列汉諾夫的支持下击败了反对派，結果大会通过了“火星

报”派的革命綱領。

中心的斗争发生在党章問題上。圍繞着这个組織問題，出現了两种对立的政治观点。列宁的观点（当时得到普列汉諾夫的支持）认为：凡承认党綱，在物质方面帮助党并参加党内某一組織者，皆得为党员。而受到托洛茨基等人支持的馬尔托夫却坚持成立一个广泛的不定形的組織。他认为，只要承认党綱和在物质上帮助党就可以成为党员而不一定要参加某一党組織的活动。两者之間的区别在于列宁要建立一个战斗的、革命的党，一个起先鋒作用的党；而反对派却打算依照西方的机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成立一个松懈的、沒有紀律的組織。

在大会上討論党章时，列宁沒有能够使他的观点在大会上取得绝对优势；但是当大会进入选举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的編輯的时候，列宁派取得了优势。正是在这次选举领导机关的投票以后，两个派别取得了他們历史性的名称——布尔什維克（多数派）和孟什維克（少数派）。大会閉幕后，两派之間的斗争更形尖銳化。在一九〇五年一月党分裂为两派，每一派都有它自己的中央机关和出版物。在这个时期，列宁写成了关于党綱和党的組織的名著“进一步，退两步”。他领导着布尔什維克；馬尔托夫领导着孟什維克，他日益得到普列汉諾夫和托洛茨基的支持。

国际的調解

社会主义国际局根据一九〇四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決議：每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可以参加国际，乃着手消灭俄国党内的分裂状态，其目的是为了建立統一。一九〇五年二月社会主义国际局决定成立一个以倍倍尔为首的仲裁委员会来考虑俄国党

的問題。这就等于承认德国党有权利去坚决干預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派別之爭。孟什維克接受了这个提議并指定考茨基和克拉拉·蔡特金为他們的代表。然而，列宁拒絕服从这个决定，他指出这是一个原則問題，所以应当由党代表大会来解决，而不应当由仲裁委员会来解决。

这次事件表明第二国际的左派如倍倍尔、考茨基等人理解或接受列宁的立場少到何等程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刊“新时代”上，罗沙·卢森堡非难列宁派的路綫，而該刊編輯考茨基則拒絕刊載列宁写的闡明自己立場的文章。为了抗議这种行为，列宁宣称卢森堡的文章是为破坏党組織的行为辯护，并且譴責考茨基的行为是企图用一种前所未聞的、粗暴的和机械的抵制这篇論文的手法来达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压制我們的聲音的目的。……“考茨基宣布，如果他出席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倫敦，一九〇三），他会投票贊成馬尔托夫而反对列宁”^①。俄国革命的发展結束了这次毫无結果的关于恢复党的統一的談判。

第二国际完全不了解布尔什維克运动在俄国出現和发展的重大的政治意义。列宁建立新型的党意味着一个根本的轉变，它同那些愈来愈拋棄馬克思的原則和观点的、为机会主义所侵蝕的西方各国政党相反，而轉向建立一种真正的革命的政党，这种党是以“共产党宣言”上所确定的基本原則为它的基础的。事实上，党是产生一个新的、进步的國際的种籽。后来革命事件的全部进程产生了这样的國際。列宁派在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之間的胜利后来不仅对第二国际而且对整个國際运动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① 克尔贊彩夫著“列宁的一生”，第八二頁，一九三九年紐約版。

第二十一章

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日俄战争(一九〇四——一九〇五)是两大敌对的列强为了瓜分和占领中国的北部地区(满洲)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日本采用了后来珍珠港式的不宣而战的手段,在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夜里先发制人,使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受到严重的损失。这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武装力量遭受到一系列失败的开始。庸碌无能、贪污腐败而傲慢成性的俄国最高统帅部遭受到接二连三的失败。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旅顺口淪陷。一九〇五年二月俄军在沈阳遭到空前的毁灭,俄国三十万军队中死伤和失踪人数达十二万。一九〇五年五月几乎所有的俄国舰队都在对马海峡海战中被歼灭。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调停下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资茅斯签订了和约,俄国失去了旅顺口、南库页岛、俄国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整个南满。这对俄国帝国主义说来是一次惨败。

高涨的革命浪潮

俄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次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大部分工人的革命情绪这时之所以更为高涨,是因为俄国军队在战争中蒙受了惨重的牺牲。沙皇政府和将军们采取了罪恶的行为,把粮餉不足、装备窳陋的部队派去送死。战争的悲惨结局使被压迫的

人民无法忍受，他們乃以偉大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作为回答。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革命就已开始了。这是将帝国主义战争轉变为人民革命的第一个范例。

这次革命是从一系列的罢工开始的。这些罢工主要是（但不全部是）由布尔什維克领导的。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布尔什維克领导的石油工人大罢工在巴庫爆发。这次罢工最后获得了胜利，訂立了在俄国史无前例的集体合同。斯大林写道：“巴庫的罢工是正月和二月間全俄光荣行动的信号。”許多其他的罢工跟着发生，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五金工厂里的一月罢工。这个厂是党的一个据点。这次罢工迅速地扩大到全彼得堡。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发生了全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在彼得堡冬宮前发生了“流血星期日”的大屠杀。十四万人的和平示威队伍由加邦牧师率领冲向冬宮，而这个人却同秘密警察有着联系。布尔什維克曾經警告过工人，說沙皇的軍官会向示威人群开火的，可是游行还是举行了。工人的請願书要求“大赦、輿論自由、正常的工資、土地逐漸交給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召开立宪會議”^①。正如同党所警告的那样，沙皇下令向这些手无寸鉄的人們开枪。結果一千多人被击毙，两千人受伤。

沙皇希望通过这次恐怖行动来鎮压彼得堡的总罢工并恐吓全俄国的工人。可是結果适得其反。不仅俄国工人阶级，而且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义憤填胸。革命运动的火焰非但没有被扑灭，反而大大熾烈地燃燒起来。国内許多大城市里都爆发了罢工。一月份內罢工人数达四十四万，超过了过去几十年中罢工的总人数。革命开始了。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二四三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在以后的数月中，对日战争仍在进行，而罢工运动已发展到俄国所有的工业中心。列宁說，在一年中罢工的人数約达二百八十万，即等于国内工人总数的两倍。在波兰的洛茲，工人在街道上堆筑了街垒，和军队进行战斗。在重要的紡織工业中心伊万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在长期英勇的罢工斗争中成立了工人代表会，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初的工人代表苏維埃之一。

革命运动也发展到农村。列宁写道，一九〇五年秋天“农民放火烧毁了近二千个貴族庄园，平分了貴族强盗从人民那里搶走的生活資料”^①。在各个被压迫民族中革命情緒也高漲了。学生撕毁了沙皇的肖像和俄文的教科书，他們向政府的官吏們喊叫：“滾回俄国去。”波兰的学生要求建立苏維埃。突出的事件是一九〇五年六月間波将金号鉄甲舰的起义。黑海舰队拒绝对起义的鉄甲舰开火。但是由于缺乏煤炭和粮食，波将金号的水兵不得不向羅馬尼亚投降。

沙皇对日益发展的革命感到惊惶失措，于是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向俄国人民“答应召开”“国家杜馬”。它是根据不公平的按阶级进行投票的选举法选出来的。杜馬必須成为某种类似諮詢議会的东西。它的政治目的是想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激流引导到无关痛痒的議會中来。这是統治阶级所采用的一种臭名昭彰的俾斯麦式的手段。当統治阶级发现单凭暴力已不能維持統治时，也就采用政治上的“让步”了。

孟什維克的策略和布尔什維克的策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队伍在群众偉大的革命高潮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列宁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从几百个变成了几千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二五四—二五五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个。党仍然分裂（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为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两派。为了取得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行动，布尔什維克邀請了孟什維克参加一九〇五年四月在倫敦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但是，孟什維克拒絕了，反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們自己的代表大会。結果，产生了两条相反的政治路綫。如同列宁所預見到的，两派在“組織”問題上的分歧发展成为政治綱領上的尖銳的对立了。

孟什維克宣称，俄国革命只是旧式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以，他們硬說这个革命只應該由資產階級来領導。他們把工人階級在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中的作用归結为支持資產階級，他們认为，工人階級不应当进行自己的革命活动，因为这样做会把自由資產階級吓退而投入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中去。他們反对农民，认为这个階級沒有革命性。托洛茨基也具有同样的观点。普列汉諾夫早就說过：除資產階級与无產階級外，俄国沒有其他的可为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恃的社会力量。孟什維克认为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将是俄国資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的前途則被推迟到沒有定期的将来——很可能要等一个相当长的時間之后工人才会安靜地靠投票选举取得政权。

布尔什維克也承认当时进行的革命是属于資產階級性质的；但他們和孟什維克立場上的相似之点也仅限于此。党的倫敦代表大会的決議以及在大会閉幕后不久列宁所写的偉大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都极其严厉地批判了孟什維克在所有重要問題上的立場，同时明确地估計了局势，提出了与孟什維克根本不同的綱領。列宁強調指出，資產階級不能也不願意把革命进行到底；它害怕工人階級，所以它会同沙皇政权取得妥协（的确也这样做了）。因此，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来領導。列宁把

农民当作会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向胜利的强大的革命同盟军。

列宁所看到的革命前途是根本不同的。同以前社会民主党人的见解不同，他看到的前途不是建立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府，然后过几十年，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再建立社会主义，而是要立即建立一个工农的革命民主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个专政应当提出的目标是比较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①

和孟什维克相反，列宁认为只有通过武装斗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工人和农民对以“流血星期日”来对待人民的和平要求的残酷的沙皇专制政体所作出的唯一有效的答复。十二月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以一种背叛的口吻说道：“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句话特别明显地暴露出孟什维克关于革命斗争的和平主义幻想。

列宁的革命理论是以马克思早就确立的原则为基础的。它代表在现代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新纲领。它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和政策是根本相反的。俄国孟什维克的纲领就是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典型。列宁向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革命大道。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推翻了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这条道路为全世界的工人揭开了新的前景。

革命高潮和反动势力

一九〇五年秋天革命进一步高涨。十月间铁路工人的总罢工

^① ‘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一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波及全国。参加这次罢工的还有其他产业的大批工人。政府职员、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参加了。罢工人数约一百五十万。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推翻专制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在国内许多地区，农民起义扩大，被压迫民族的起义开始了。在陆军和海军中也爆发了起义。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群众政治罢工的口号已变成了事实。克鲁克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群众政治罢工”^①。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许多城镇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苏维埃也包括了农民。

十月十七日，沙皇颁布了另外一个宣言。这次他答应实行政治改革并召开立法杜马。布尔什维克在这以前曾抵制布里根的諮議杜马，他们也抵制了第一届“立法”杜马*。另一方面，并不想用起义来推翻沙皇制度而仅仅想“把它改革和改进一下”的孟什维克却完全赞成召开杜马的计划。“于是孟什维克就滚进了妥协主义的泥潭，成了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的向导，实际上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办”^②。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起义使这次革命达到了顶点。列宁在十一月回到俄国，但仍然躲避着沙皇的暗探。党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号召。这个号召尽管遭到孟什维克和其他机会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却得到群众广泛的响应。托洛茨基、巴乌斯**和另外的一些人领导着最重要的彼得堡苏维埃。他们使这个组织来反对起

① 克鲁克著“总罢工”，第一七一頁。

* 列宁后来认为第二次的抵制是一个错误，因为革命在当时已进入低潮。第一次抵制是正确的，因为当时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地高涨。

② “联共党史”，第一二三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 巴乌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间谍。

义。十二月七(二十)日莫斯科开始政治罢工,两天后罢工演变为武装起义。全城很快地都堆筑起街垒。工人进行了九天英勇的斗争,但是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沙皇军队,这次斗争失败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皮尔姆、诺沃罗西斯克、索尔摩沃、塞瓦斯托坡里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都爆发了起义,但是都被镇压下去了。

在一九〇六和一九〇七年中罢工的浪潮仍然继续着。但是规模渐渐缩小。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根据沙皇大臣斯托雷平而命名)开始了。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所获得的权利已被全部勾消。然而,俄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工人们不顾凶暴的恐怖镇压到一九一二年又重新展开罢工运动和政治斗争。这一次运动以不断增强的力量开展着,从而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缺乏巩固的工农联盟,很大一部分农民不了解推翻沙皇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沙皇政府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援助。但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党本身存在着政治上的分裂:孟什维克在斗争的每一阶段都进行了破坏。列宁把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称为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总演习”。在这次总演习中,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也学习到一些进行反革命的經驗。

第二国际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对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运动有着巨大的意义。它在中东和远东的被压迫民族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久以后在中国、波斯和土耳其所爆发的民族革命就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次伟大的起义震动了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从巴黎公社

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的威胁，而这一次的规模和威胁性都要大得多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感觉到这种惊天动地的震撼。

这次革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乃是加速了工人运动在思想上的分化。由于估价俄国劳动人民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所进行的有力的斗争，不同派别在理论上的争论就激烈起来了。从这个时期起，党内的各种倾向和派别更明确得多了。右派的立场比较明显，更富有侵略性；中派开始更具体地形成，并且日益向右派靠拢；而左派则开始着手创立明确的纲领和组织。

国际工人运动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經驗中得到严重的教训。这次革命澄清了许多重大的问题，例如在当前的条件下采取武装起义，群众政治罢工的方法及其结果，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苏维埃作为未来社会基础的作用，成立巩固的、有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义，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卖作用等等。全世界的工人必须学习这些經驗。

左派打算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中派也打算这样做。列宁关于这次革命写了許多天才的著作。罗沙·卢森堡說，工人运动还要多年地学习这次巨大斗争所提供的經驗。然而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懂得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工人们了解这次革命的真正的意义。他们仅限于在公开的演说中大量地恭维俄国工人阶级的英勇精神。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更符合于第一和第三国际的精神而非第二国际的精神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特别不希望西方国家的工人知道俄国工人武装起义的巨大意义。他们认为歪曲了恩格斯的文章之后他们已經

永远地解决了这个麻烦问题(见本书第十六章)。他们把普列汉诺夫的叛卖性的声明“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作为他们的法宝，他们说采用这种武装斗争是俄国封建落后的一种象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一般已享有选举权，所以不会发生这类斗争。他们企图这样一笔勾销这次革命的意义，而且大体上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修正主义者得以抹杀武装起义仍然有效的意义。这个传统的革命武器是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在许多次的革命中检验过的。但是修正主义者无法完全抹杀工人阶级本身所创造的现代革命武器——总罢工——的意义。

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全部活动中几乎每个国家都提出赞成采用总罢工的坚决要求。总罢工一般是作为反对战争或者导致革命的斗争方法，但是有时也成为替工人争取选举权的方法。然而，这个要求往往遭到否决，只有第一国际一八六八年的大会通过了以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办法。后来，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在任何情况下总罢工都是不可能的。他们硬说，总罢工从原则上就是错的。但是从一九〇〇年以后在欧洲各国所发生的总罢工，尤其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总罢工完全粉碎了这种谎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根据他们所组织的大规模群众性政治罢工的經驗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这种有力的武器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之一。

结果拥护群众罢工的情绪很快地散布到许多国家。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国际中宣传群众罢工当中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①。一

① 卢森堡著“党与工会组织”，一九一九年莱比锡版。

九〇五年十月俄国大规模罢工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正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就中止了，党就着手准备群众罢工。奥地利的群众示威开始了。十一月二十八日组织了一次使一切工业部门陷于瘫痪的声势浩大的罢工。在布拉格堆筑起街垒。普选权是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政府长期拖延这个问题，但是面临着罢工运动进一步扩大的威胁，政府终于在一九〇七年一月接受了这个要求。在同年春季的选举中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得到了一百多万选票，它在议会里的席次从十一席增加到八十七席。

群众罢工的问题也出现在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了。德国人民日益坚决地要求取消具有公开的阶级性质的选举权而建立一个普遍的、直接的、秘密的和平等的选举制度。譬如，普鲁士的社会党人在一九〇三年的选举中得票三一四，一四九张，保守党人得票三二四，一三七张，但是保守党在众议院中得到一四三席而社会党人却连一席也没有。修正主义派看到举行群众政治罢工对于他们全部阶级合作纲领具有巨大的危险，便决定用一切手段来扼杀总罢工。一九〇五年五月在科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以列金为首的工会集团就已经在尖锐地攻击总罢工了。他们知道党代表大会要讨论总罢工问题，因而企图预先决定党的行动。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的决议宣称：“大会认为，总罢工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的人所描写的，是完全没有考虑到经济斗争这个范围，因此不值得讨论。大会向全体工人阶级提出警告，不要因为接受和散布这种见解从而疏忽了当前的任务。”^①

一九〇五年九月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耶拿召开。倍倍尔作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七二頁。

了一个关于群众政治罢工的报告。他把这种罢工形容成为一种防御性的武器。罗沙·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和其他左派人士都发表了激烈的马克思主义的演说，拥护政治罢工。在这个问题上中派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右派则以全力来反对总罢工。列金、大维和其他的机会主义者指责总罢工是“全部胡说”。他们硬说总罢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他们力图证明总罢工本身即是革命。虽然如此，大会仍以绝大多数票支持倍倍尔，并通过了决议，有限制地承认了群众政治罢工的重要性。决议说：“如果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投票权或是结社权受到侵犯时，全体工人阶级有责任用任何适当的方法来击退这种侵犯。党代表大会认为，防止这种危害工人阶级的政治罪行的发生以及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所不可缺少的权利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尽可能广泛地发动群众性罢工。”①

同一个国家的工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相反的决定，一个大会反对总罢工而另一个赞成，造成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危机。这次事件使得几年来在工会和党的领导者之间进行的斗争达到了顶点。或者，确切一点说，这是控制着当时具有强大力量的工会的反动官僚分子和掌握着党的领导权的比较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一九〇六年二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的总委员会在曼亥模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打开了这个僵局。在会议上党的领袖们不仅同意放弃他们组织群众政治罢工的号召而且还接受工会领袖们所提出的哀的美敦书，这些领袖认为，甚至在工会的一般会员中间不能讨论总罢工。倍倍尔是这次投降的组织者。

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首的党的领导向机会主义的工会官僚的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七七頁。

投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性的步骤。它大大地巩固了右派的地位，削弱了中派和左派。老练的工会机会主义领袖们控制了党。国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分可以说明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性质。从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六年，党团的组成如下：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十三人，小资产阶级十五人，出身无产阶级的五十四人，其中大多数是工会高级领导干部。一九〇六年的投降大体上决定了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以后的路线。修正派的错误领导在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工人阶级遭到极大的灾难。

第二十二章

殖民主义和战争：斯图加特大会

(一九〇七年)

第二国际的第七次大会于一九〇七年八月在斯图加特召开。这是第一次在德国举行的国际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约一千人。和几十年前第一国际召开的人数不多的大会比较起来，这个数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工人的组织——党、工会和合作社——在不断地和迅速地发展着，大会上充满着热情的气氛。大会在五万工人举行示威游行之后宣告开幕。全世界的工人都关心着这次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大会。

一九〇四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以后发生了俄国声势浩大的革命。但是，如同蓝氏所评论的那样，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们不愿大会对这次重大事件给以过多的注意，因为它充满着会引起激烈争辩的教训。所以，他们的讲演仅限于用热烈的词句来赞美

俄国工人的英雄精神以及一般地談到和俄国工人們的团結。

斯图加特大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乃是列宁作为俄国代表团的团长出席了这次大会。在那些领导大会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中間，他还不是很有名望的。他們通常把他当作俄国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极端左派的代表。

殖民地問題

殖民地問題是大会所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已經指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列强各国都攫取了广大的領土，并且建立了压迫和剝削当地人民的最殘暴的制度。这些国家为爭夺殖民地而激烈斗争。殖民主义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問題。

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公开地或秘密地支持他們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或者为这种政策作辯护。工会的官僚分子也很快就看出来，资本家为了收买有組織的工人，不惜把他們从殖民地人民身上剝削得来的大量超額利潤分出很少一部分来賞給熟练工人和工人貴族。小资产阶级也分享到由于掠夺殖民地而得来的“繁荣”。社会民主党的知識分子正好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情緒。

在十九世紀下半叶，尽管有馬克思主义者的号召，英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构成防止大不列顛夺取广大殖民領地建立帝国的严重障碍。当时工会的大多数上层领导并不反对大国，尤其是他們的本国，去統治落后的国家。寇尔和波斯特盖特談到費边派時說：“許多的費边派，特別是蕭伯納，并不是完全沒有染上帝国主义的气息。例如，蕭伯納极其厌恶弱小民族和落后的人民，认为他們妨碍了文化的发展。他认为，大英帝国……具有开化別人的潜在力

量。”^① 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的观点通常和蕭伯納是相同的，虽然他們往往沒有这样露骨地說出来。某些左派分子也并不是完全沒有这种情緒。

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帝国主义傾向也表現得同样明显。起先，把持工会的剛普尔斯寡头集团曾抗議过美国在一八九八年美西帝国主义战争中夺取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行动，但是不久就沉默下来并且轉而支持目空一切的壟断資本家所进行的任何帝国主义冒险事业。凱普尼斯給当时美国社会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政策作了如下的总结：“对属于两党（社会党和社会劳工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說来帝国主义根本不成为一个問題。他們认为那不过是大資本家和小資本家之間的爭吵而对于工人阶级說那是沒有关系的。……既然工人只能买回他們所生产的产品的一半，而資本家又无法全部消費其余的一半，那些大的托辣斯就不得不在国外寻找市場。”左翼領袖欧金·德布斯（在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一篇讲演中）評論到仓西·德佩所說的美国只占有远东市場的百分之五而它所需要的却是百分之五十这句话时說：“要取得其余的百分之四十五乃成为当前白人的負担。”^② 一件有典型意义的事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完全忽視了在美国长久以来对黑人的惊人的迫害。

大会討論殖民地問題的直接原因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会前不久发生的事件。一九〇四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为了抗議德国軍队大批屠杀西南非洲的西勒洛人而拒絕對軍事預算投票（以后則投了反对票）。由于小資产阶级分子在一九〇六年議會选

① 寇尔、波斯特盖特著“英国的平民”，第三七七頁。

② 凱普尼斯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第九五頁。

举中叛变的結果，党所得到的票数虽然总数获得了大約二十五万票，却失去了三十八个席位。^①右傾机会主义的領袖因而下結論說，制訂一个“社会主义”的殖民政策的时机已經成熟了，这样可以在将来避免和帝国主义分子在殖民地問題上再引起类似的冲突。这个問題列入了斯图加特大会的議程。

声名狼籍的荷兰修正主义分子凡·柯尔所领导的斯图加特大会委员会通过了包括下面几段文字的決議案：“大会认为殖民地的益处和它的必要性一般地說来——特别是对工人阶级說来——极端地被夸大了。然而，大会并不在原則上以及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殖民地政策，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政权之下它可以起发揚文化的作用。”显然，这种观点就是正式接受帝国主义。第二国际的各党几乎根本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反对殖民主义，尤其沒有在殖民地的土地上去进行这种努力。这个決議反而会使得事情变得更坏。

但是，大会的左派和中派坚决反对委员会的这种十足的机会主义決議和反对刪去了令人憤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的那一段。盖金和費歇尔評論說：“就包含这种論調的一段話所进行的表决說明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大多数拥有殖民地的大国的代表团和所有来自小的殖民国家的代表都主張保留这一段。”^②可是，大会終究以一二七票对一〇八票“通过了修正的決議案，从而批准了一九〇〇和一九〇四年大会的決議，直率地譴責了“資本主义的殖民政策”。但是，大会沒有制訂出一个为落后民族独立地发展他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八八頁。

② 盖金和費歇尔著“布尔什維克和世界大战”，第五一頁。

• 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实行比例代表制，最小的党有二名代表，最大的党有二十名。

們的工业和政治的明确的綱領。这是修正派的一个失败，不过，这个決議并未影响他們机会主义的实际活动。

反对軍国主义和反对战争

斯图加特大会为反对日益增长的战争危机所采取的行动引起了大会的热烈爭論。預兆着欧洲大战的咆哮声已經清晰可聞，各国的工人都非常关心这个問題。几个大国已开始加紧儲备軍火，它們之間的冲突日益增加着。一八九九年成立了国际联盟的前身海牙和平仲裁法庭，但是，它显然无法調停帝国主义各国政府之間的尖銳的矛盾。一九〇六年召开的阿尔几西拉斯會議也沒有能够使得德国和法国关于摩洛哥問題达成明确的協議。

向大会提出的反对战争的決議案有四个，其中三个是法国代表团提出的。最有意义的两个決議案是由倍倍尔和古斯塔夫·艾尔弗提出的。充滿了空泛詞句的倍倍尔決議案奉行着第二国际在这个問題上的傳統路綫。由于它的措詞非常一般化以致极右派也很积极地拥护它，这使得倍倍尔感到窘迫不堪。第二个決議是艾尔弗以法国代表团部分团员的名义提出的。艾尔弗是一个知識份子，工团主义的泛泛的信徒，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可是他最后却又拥护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決議中要求一旦宣成就举行罢工和起义。例如決議中說，“鑒于外交照会已从各方面威胁了欧洲的和平，大会号召全体同志以武装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不論从那一方面所提出的宣战”。

对这几个決議所进行的討論暴露出第二国际在反战斗爭的問題上充滿着混乱和机会主义。倍倍尔不正确地认为放第一枪的那个国家就是侵略者。他說：“事情已不再是那样了，战争的征兆已

瞞不过有学識的、观察銳敏的政治学家。秘密外交已不存在了。”艾尔弗对于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别，而籠統地加以反对一切战争。若列斯一伐揚的立場与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国家的修正派一样，含有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的“爱国主义”因素。^①

列宁也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和馬克思一样列宁并不认为总罢工足以制止战争。他宣称，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胜利地防止帝国主义战争。他和罗沙·卢森堡一起就倍倍尔的決議提出了一个相应的修正案。罗沙·卢森堡以布尔什維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名义向小組委员会提出了这个修正案。馬尔托夫也在这个提案上签了名。倍倍尔坚持要和緩語气，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組織就要被政府解散^②。可是修正案的主要精神得到了保留。列宁—卢森堡的修正案表达了布尔什維克在日俄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場，它奠定了将来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中的路綫。正如藍氏的評論所說，它“使得倍倍尔的含糊的決議具有了明确的革命的性质。”这个修正案在实质上乃是建議以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来反击帝国主义战争。这个著名的決議全文附后。修正案就是決議的最末两段。

經過了相当长久的辯論后，这个決議通过了。在表决修正案时，右翼分子再一次表现了毫无原則的立場。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与列宁的革命的建議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可是他們却投票贊成。艾尔弗憤忿地指出了这个事实，他說，“倍倍尔和伏尔麻在委员会的发言是黑色的，而这个決議却是白色的”。他說由于存在着这样显著的矛盾，德国代表团应当向大会保

① 盖金和費歇尔著“布尔什維克和世界大战”，第九四——一〇三頁。

② 同上，第五五頁。

証他們的确願意執行这个決議。

罗莎·卢森堡向大会提出这个決議时說明这个修正案和若列斯和伐揚的建議是不同的，因为決議中說：“一旦战争爆发，不仅應該鼓动群众来結束战争而且應該鼓动群众利用战争来加速推翻阶级統治。”她并且指出：“俄国的革命不仅是战争的产物；它并且使战争得以結束。”列宁在后来論及这个反对战争的決議时，批判了艾尔弗用来对付“一切战争”的机械的办法。他指出了区别革命战争的必要性。他說，“这个斗争的目的不应当……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問題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发动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①他尖銳地批評了倍倍尔決議的缺陷。

斯图加特決議

“大会批准了前几届国际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反对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決議，并再一次宣称反对軍国主义的斗争不能和一般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分开。

一般說来，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战争起源于他們爭夺世界市場的斗争。这是因为每个国家不仅想保持它原来已取得的市場，而且还要夺取新的市場。这主要是通过征服其他民族和国家来实现的。而且这种战争是由带有軍国主义特点的，不断的軍备竞赛所引起的。軍国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統治以及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压迫工人阶级的主要工具。

战争是由民族偏見促成的。統治阶级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有

^① “列宁全集”，第一三卷，第六四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系統地在文明人之間灌輸着这种偏見，其目的是为了轉移广大的无产階級對他們本階級的問題和對国际无产階級的團結所應盡的職責的注意力。

所以，戰爭是資本主義本质的一部分。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被摧毀，或者在軍事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大量生命、財產的損失以及擴張軍備所引起的憤恨促使人民起來推翻这个制度的时候，戰爭才能不再发生。

因此，提供主要兵源和遭受物质上最大損失的工人階級是戰爭的当然反对者。工人階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經濟制度，使各国人民都能團結一致。而戰爭和这个目的是相違背的。

所以，大会认为工人階級，特别是議會里的代表們有責任以全力来反对擴張海陸軍備，并且要拒絕承担軍費，指出資本主義社会的階級本质和揭露挑撥民族仇恨的目的。他們还需要負起責任，以各国人民團結友爱和社会主义的原則来教育无产階級青年一代并启发他們的階級覺悟。

大会认为在軍隊中建立民主的制度和以民兵制代替常備軍制是一种重要的保證，它可以制止侵略戰爭而且有助于民族仇恨的消除。

第二国际不能为工人階級反对軍國主义的斗争規定一个硬性的斗争形式，因为斗争必然会随各国的情况、時間和地点的不同而各異。但是国际有責任尽全力来配合和加强工人階級反对戰爭的斗争。

事实上，从布魯塞爾国际大会以来，无产階級一方面用反对扩海陸軍軍費和設法使軍事組織民主化的方法不屈不撓地进行着

反对軍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日益重视采用许多不同方式的行动来防止和制止战争以及利用战争所引起的社会不安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在这方面也不断取得了胜利。

这一点可从下列的事实中得到证明：英法两国的工会组织在法绍达事件之后为了维护和平和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所签订的协定；在争夺摩洛哥的危机中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所表示的态度；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为了同样的目的所举行的示威游行；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社会党人为了消除两国间的冲突而在的列亚斯特相会的联合行动；瑞典社会党的工人为了阻止向挪威的进攻所进行的有力的干涉；最后，俄国和波兰的社会党的工人和农民为了反对沙皇所发动的战争，为了迅速制止这个战争以及为了利用这个民族危机来解放工人阶级所进行的英勇的、奋不顾身的斗争。

所有这些斗争证明了无产阶级可以用自己日益强大的力量采取坚决的干涉行动来维护和平。如果这种行动的精神能够事先通过类似的行动加以传播，如果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国际的鞭策下更形巩固，工人阶级的这种斗争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大会深信，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以及借助于认真地运用仲裁法庭来代替政府所采取的微不足道的措施，各国可以保证得到裁军的好处，而且可以使得它们把现在化在扩军备战上的巨额金钱和人力用到文化事业上去。

如果出现了战争爆发的威胁，工人阶级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表们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牢固的支持下有责任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尽力设法防止战争的爆发。这种方法自然应该随着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紧张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他们的责任就是设法迅速制止战争以及尽他们的全力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美国的沙文主义

许多社会民主党染上了民族沙文主义。美国的社会党表现得特别明显。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在阿姆斯特丹和斯图加特大会上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多是应美国代表团的请求而讨论的。许多年来，工会方面为了阻止向美国移民而进行着煽动。这和熟练工人的垄断倾向相适应。他们企图不让别人参加他们自己的行业。在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工人中流行的“中国人必须走”的口号是这种倾向的最坏的表现。在这个口号下受到排挤的也有许多从欧洲来到美国的工人。

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会官僚所控制的社会党非但不采取反对这种反动倾向的立场，反而经常向他们投降。以刚普尔斯为首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集团是这种反动倾向的堡垒。在一九〇四年的阿姆斯特丹大会上，希尔奎特和其他的美国代表根据党所发出的指示，勾结了荷兰代表凡陀拉特和凡·柯尔以及澳大利亚代表汤普生，联名提出一个决议案，要求把“落后人种”（中国人、黑人等等）的代表开除出党。德里昂痛斥了这个提案。他们很明显地看到这个提案得不到代表们的支持，就把它撤回了。^①

可是，美国代表团三年后在斯图加特大会上又以希尔奎特为首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决议案，建议把那些“不能被当地的工人所同

^① 德里昂著“阿姆斯特丹大会的闪光”，第一五九页。

化的”移民开除出社会党。同时，在美国社会党内像维克多·贝尔格和依·翁特門之流的沙文主义的领导者公开地进行着排斥移民的运动。斯图加特大会拒绝了美国代表团的提案，通过了一个正确的关于移民问题的决议。决议一方面谴责按合同输入劳动力的作法，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种族或民族为理由企图限制移民的自由的一切措施。它建议把移民组织起来并使移民得到经济和政治上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工人的生活水平。^①

外国出生的工人要占主要工业部门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到七十五。他们总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建立工会和成立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争。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展主要依靠着外国出生的工人。

斯图加特大会否决了美国社会党的领导者排斥移民的建议，这一行动触怒了各种沙文主义分子。凯普尼斯这样叙述了当时的反应：“右派以及部分的中派和左派对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感到十分气愤。维克多·贝尔格当即责难希尔奎特、阿尔格农·李和阿·姆·西門斯等出席大会的美国代表们，称他们为一群出卖美国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说他们竟然容忍通过使日本和中国的苦力工人可以到美国来的决议。贝尔格说，如果我们要在美国和加拿大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使它们永远是‘白人’的国家。”^② 这同该党容忍在美国对黑人进行歧视、加以私刑和其他迫害的可耻立场是十分吻合的。德布斯激烈地抗议了党所采取的排斥移民的政策。

① 华令著“进化主义及其后果”之附录，一九一四年纽约版。

② 凯普尼斯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一九一七——一九一二，第二七八页。

第二十三章

哥本哈根大会

(一九一〇年)

第二国际的第八届大会于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哥本哈根开幕。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军备竞赛的规模更大了，自前一届斯图加特大会以来的三年中战争危机日益加剧。因此，如何对付一旦爆发的战争和如何反对军国主义继续增长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再一次吸引住这次社会主义者大会的注意力。

当前不稳定的局势的另外一个特点表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人民的斗争不断高涨。在土耳其和波斯刚爆发了革命。印度和中国的人民酝酿着沸腾的革命情绪。波斯的革命是为了反对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二国际的右翼的领袖们根本就不想去支援这种运动，所以他们仅仅满足于向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战士们拍发了假仁假义的贺电而已。

反战决议

主张把总罢工作为对付战争的万灵药的人这一次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坚决。英国的凯爱尔·哈代和法国的伐扬联名就一个提案提出了如下的修正案：“大会认为工人的总罢工，特别是在军事工业部门（武器、弹药、运输等）的罢工，以及在遭遇到极端手段的时候，向人民进行积极的鼓动是防止战争的最有效的办法。”

在不久以前西班牙的事件发生以后，以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的运动加强了。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巴塞罗纳的工人提出了经济要求，为了抗议西班牙在摩洛哥所进行的反动战争举行了总罢工。这次具有高度战斗性的罢工也扩展到了其他城市，最后约有三十万工人参加罢工。罢工一直继续到七月三十一日，但是原订在八月二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总罢工由于遇到警察的恐怖行动：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领袖遭到逮捕而没有实现^①。

德国代表莱特波尔领导了反对总罢工修正案的斗争。虽然他本人是一个中派分子，他却沿用了德国修正派用来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形式的战斗行动的老调，即认为总罢工会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受到警察的恐怖而最后归于毁灭。这次他更加大声疾呼，因为在上述事件以前不久卡尔·李卜克内西就由于发表了他的反对军国主义的讲演而遭到了逮捕^②。修正案仍然以一一九对五八票被委员会否决了。这个问题被交给社会主义国际局来进一步审议。

这次大会最后通过的反对战争的决议采纳了斯图加特决议的基本路线。这个决议说：“为了贯彻曾经一再重申的社会党的国会议员们的责任，使他们尽全力来反对扩军和军事预算，大会希望他们：（甲）继续不断地要求所有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都必须由国际仲裁法庭来处理；（乙）为了实现普遍裁军，要不断地提出新的建议，首先建议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限制各国的海军和废除公海捕获权；（丙）要求废除秘密外交和要求公布一切现有的和未来的政府之间的条约和协议；（丁）支持人民的自决权利和抵御武装进攻与

① 克鲁克著“总罢工”，第一八二——一八三页。

②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〇九页。

镇压的斗争。”这里紧接着就是斯图加特决议中的列宁和卢森堡提出的著名的两段，它号召在大战爆发时进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见第二十二章）

这个决议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波兰的拉狄克代表左派发言。他反对决议中有关裁军和国际仲裁的建议，认为这种建议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但是因为决议包含了列宁—卢森堡的两段革命的文字他支持了整个决议。右派照例假惺惺地投票赞成这个决议。他们显然丝毫也没有打算去执行这个决议，即以社会主义革命来对付帝国主义大战。

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乃是最后使得第二国际分裂的暗礁。修正派的领袖们控制了各国党和工会组织，使得他们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偏见压倒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且最后使整个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复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情绪贯穿在国际的一切工作和历届大会中。这一点在哥本哈根大会讨论工会问题时，具体地说，在讨论奥地利工会运动由于民族主义而分裂的问题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这些年代里，列宁在斯大林的密切配合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乃是在复杂的民族问题上制定了一个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政策。由于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对俄国的党和工人阶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列宁的解决方案是根据两条基本原则确定的。第一条，俄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本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都应该属于一个社会民主党。第二条，党和各个民族应该坚持被压迫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这就是今天苏联、人民中

国和其他正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各国行之有效的政策。

在第二国际多数主要政党中盘踞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派本身富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精神，所以不情愿接受这个革命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努力去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办法。但是某些中派分子却制定了一种机会主义的使被压迫民族在现存的帝国内部取得“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鼓吹和捍卫这种几乎毫无掩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是奥地利的领袖们维克多·爱特勒、沃图·鲍厄和卡尔·芮奈等。多民族的奥地利是执行这种理论的主要国家。这一点造成的后果是分裂工人运动，使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在工人当中非常流行，并使党在思想上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

斯大林这样叙述了这个理论在实际中应用的情况：“一八九六年以前，奥国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一八九七年，在党的维也纳（维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国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连合作社也被殃及了……。”①

在俄国机会主义者领导的犹太组织崩得派企图应用这个“民族文化自治”的原则，宣称有管辖所有在俄国的犹太人之权。但是

①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三三八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党拒绝了这种分裂主义的政策。

哥本哈根大会强调了国际间各工会组织加强团结的必要性。特别考虑到奥地利的形势，它号召每个国家的工会运动加强团结。但是这种号召并未产生任何效果。产生分裂的真正病根在于各党的领导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以及低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水平。机会主义的领袖们根本不打算采取任何坚决的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因而这个缺点得以继续发展。

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

哥本哈根大会很注意合作社的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再一次暴露了在第二国际中所存在的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在前几章我们已看到，对合作社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所抱的混乱看法是造成第一和第二国际全部历史中的许多偏向和宗派主义活动的基础。大家还会记得，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就已经谈到了对合作社的作用的错误估计。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是一种不正确的想法，认为合作社是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重要道路之一，如果不是一条主要道路的话。这种思想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著名的“论合作制”文章是列宁最后的几篇著作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含有许多幻想。他们的幻想常常是可笑的。究竟他们的幻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①正因为如此，修正主义在合作社组织中根深蒂固地滋长着，对合作社运动作用的传统幻想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又突然出现了。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四二二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列宁和工人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它的整个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理解。列宁不论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都密切关心着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的各个阶段。不仅在党的活动以及关于党的理论和纲领上，而且在工会运动、合作社运动以及妇女、青年的政治活动中他都具有高度的权威。正是俄国代表团向哥本哈根大会提出了一个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合作社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没有通过。

列宁特别反对向大会提出的主要提案中若列斯所加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合作社可以协助工人“准备生产和分配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列宁觉察到隐藏在这种论调背后的是臭名昭彰的伯恩斯坦式的修正主义观点，即“长入社会主义”。为了防止这种倾向，他和盖德建议对决议提出如下的修正：“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助准备在资产阶级被推翻后进行生产和分配”。这个修正案又照例地被否决了。列宁在委员会里对决议投了反对票而在公开的大会上投了赞成票。以后他说，尽管有着它的缺点，但国际提出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合作社任务的正确的定义。”^①

考茨基和列金

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间，即哥本哈根大会开会期间，“新时代”的编辑、在恩格斯死后成为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的卡尔·考茨基，同德国工会运动的领袖、工会中心国际书记处书记卡尔·列金之间发生了一次有名的辩论。他们直接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学说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考茨基的意

^① 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七八页。

見是肯定的，而列金是否定的。考茨基的意見发表在“到政权之路”的小册子上，列金的意見也在一本題为“徒劳无益的工作还是良好的成就”的小册子上发表。

在他們这个理論上的爭論后面隐藏着德国党内最有势力的修正主义派即工会官僚主义领导集团的一种阴谋。他們企图削弱“左派”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威信并巩固他們在整个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地位以便起真正的主导作用。这个辯論也是一种在一切社会民主党工会官僚分子中間普遍存在的反党的“中立主义”的表现。剛普尔斯最露骨的反党态度是这种傾向在世界範圍内发展到极点的表现。这次辯論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因为它暴露出在第二国际墮落到了什么程度。

从考茨基总的傾向来看，他这时已肯定地成为一个中派分子，并因而成了右派机会主义的擋箭牌。因此这本小册子也就是他最后一次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的作品了。列宁在評論中派分子时說他們用尽了一切的革命詞句但是却不作一件实际的革命工作。考茨基始終根据中派主义的精神闡述馬克思主义的原則，指出修正主义毫无用处，預見到殘酷的階級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是当他遇到具体的事情时，他的見解显然就偏右了。

当时腐蝕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影响整个第二国际的病根是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它常常削弱了党的战斗性。但是当考茨基指出党所面临的危險时对于右傾机会主义可能造成的危險却只字未提。他最害怕的是“急躁的左派分子”使党和德国的反动势力发生过早的和灾难性的冲突。他一再重复这个論調。下面是他所說的一段很典型的話：“目前无产阶级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要求避免任何足以引起統治階級濫施暴力政策的事情。”他警告党防

止任何“疯狂的起义……任何无目的的对统治阶级的挑衅，任何可能引起他们的国务活动家造成资产阶级及其信徒疯狂仇视社会主义的一切机会。”^①

他的警告脱离了实际的情况。在德国党内，“左翼煽动”和“疯狂起义”的危险简直不存在，而真正的危险却来自右翼的工会和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派。他们使得党日益丧失战斗精神。考茨基的立场帮助了修正主义派。他的立场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党（原已被削弱了）的迫切需要的战斗精神。而党在不久将来要担负起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的迫不及待的任务。

列金在他的小册子中赤裸裸地表达了机会主义的伯恩斯坦派的理论，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活情况似乎是在不断地改进，而且还会继续很长一段时间。他认为工会已经“打开了向上的道路”^②。列金的观点模糊了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他在战前访问美国时所发表的言论，包括一篇受到列宁严厉批评的国会演说，证明他的观点是一种以社会主义的词句所掩盖的刚普尔主义。由此又可以看到左派，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左派，把列金和莱柏特这一类“社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和哈弗洛克·威尔逊和塞缪尔·刚普尔斯这一流工人运动中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之间划分得太清楚了。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起着资本家在工人中代理人的作用。他们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论调则随着他们本国工人阶级觉悟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尽管考茨基和列金的争论引起了不小的乌烟瘴气，但是在实质上它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辩而已。他们两人的方向是相同的，

① 卡尔·考茨基著“到政权之路”，第五六、五五页，一九〇九年芝加哥版。

② 列金著“徒劳无益的工作还是良好的成就”，第三页，一九一〇年柏林版。

都是右傾。当时美国的机会主义社会党領袖和剛普尔斯之間所进行的激烈的爭吵也同样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十四章

战云密布：巴塞尔大会

(一九一二年)

根据哥本哈根大会的决定，下一届的世界社会主义者大会应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在維也納召开。原訂于第二国际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日开幕的第九届大会本来有特別的意义，但是緊張的国际局势改变了这个計劃。社会主义国际局不得不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在巴塞尔召开非常大会，准备討論如何采取措施以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和保卫世界和平。

当时，帝国主义大国之間以及他們的附庸国之間的緊張局势剧烈恶化。在欧洲，危机不断发生。一九一一年七月德皇派了一艘巡洋舰到阿加的尔港去保护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造成了所謂“阿加的尔事件”。这一事件几乎燃起了德法在摩洛哥問題上的战火。双方簽訂了一个暫时的協議，冲突才得以避免。同一年爆发了意大利和土耳其爭奪的黎波里的战争。但是使得第二国际召开大会的原因乃是一九一二年十月初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希腊、塞爾維亞、保加利亚和黑山国都卷入了战争。經過六个月土耳其就被击败了。但是在一九一三年六月又开始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次所有的巴尔干国家都参加的全面战争一直繼續到同年八月。

原先，这些战争是作为属于土耳其帝国的被压迫的巴尔干国

家基督教民族为了摆脱他们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所进行的民族斗争而爆发的。然而，这些战争立即变为欧洲各大国之间战争的序幕。巴尔干各国都是这些大国的附庸。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正准备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巴 塞 尔 宣 言

为了防止巴尔干战争的扩大和欧洲全面战争的爆发，巴塞尔大会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的精神是根据斯图加特宣言中列宁和卢森堡共同起草的著名的两段话，并指出巴尔干战争是导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机。大会对于“各交战国社会党和工会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团结一致”表示“满意”。而且它过分乐观地宣告说，“统治阶级对于世界大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畏惧是和平的一个重要保障”^①。照例会上有人设法将总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主要手段，但是没有成功。

宣言祝贺俄国工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进展，并且大致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规定了巴尔干各国社会党的具体任务。“但是，”宣言说，“国际的最重要的任务落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身上。目前，这些国家的工人的任务是要求他们各自的政府不去援助奥匈帝国和俄国任何一方，不去干涉巴尔干问题并严守中立。如果由于塞尔维亚和奥地利为了一个港口的争执而引起一场三个主要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这将是疯狂的罪行……。德国和法国的工人决不能承认秘密条约所规定的要参与巴尔干冲突的任何义务。”

^① 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八一頁。

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它宣布说：“让各国政府记住这个事实吧！在欧洲当前的情况和工人阶级的心情下，任何战争对于政府都不能不是危险的。让它们记着吧！普法战争惹起了巴黎公社革命爆发，日俄战争推动了俄国人民底革命力量，陆海军的军备竞争使得英国和大陆上的阶级矛盾剧烈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引起了一系列的罢工。政府如果不是神经错乱的话就不应该不知道只要工人阶级一想到残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他们的愤怒和革命。无产阶级认为，为了保证资本家的利润、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野心或者为了替秘密的外交条约带来更大的荣誉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宣言以一个响亮的号召作为结束，它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反对一切导致战争的行动。

言行不一

从字面上说，巴塞尔决议号召采取革命的立场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如果这个决议真正能付诸实现，那么骇人听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在全欧范围内引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机会主义的右派投票支持这个决议而且还“热情”地支持它。大会一致通过这个决议。代表团中有不少修正派分子，而他们在委员会里也没有提出一点反对决议的意见。

当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反战情绪的普遍高涨可以用来解释这件不祥的反常事件。这种斗争情绪首先表现在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危机，英国

* 一九一二年连那金矿罢工中有五百名工人被沙皇军警打死或打伤。

的矿工、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所组织的巨大的“三业同盟”运动，表现在一九一四年六月的总罢工的意大利工人战斗意志的加强，当时法国总工会所组织的许多罢工以及“世界产业工联”和其他组织在美国的劳伦斯、派特逊、西弗吉尼亚、卡罗曼特等地和哈里曼铁路公司所领导的一系列大罢工。

而且，社会党（大多数是较小的政党）在过去十年国际局势不断紧张时期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因此左派和中派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敢于发动战争他们这种倾向会继续发展下去。譬如，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和日本的社会党所采取的反战立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工团主义的工会组织在一九〇九年摩洛哥战争中也曾经采取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的党在巴尔干战争中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战政策。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法国社会党号召工人阶级“以一切方法，包括议会斗争、公开鼓动、发表宣言以至发动总罢工和起义来防止战争的爆发”。所有这些是符合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时期法国和德国工人的光荣传统的。

鉴于群众的这种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参加巴塞尔大会的右派决定最好暂时退在一旁而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来实行他们的政策。然而，列宁却没有被大会上右派和左派这种表面的一致性所欺骗。他看了这个宣言之后说，他们慷慨地提出诺言，但还需要看他们如何实现它。

同时，正当欧洲大战的危机日益迫近的时候，在第二国际的最主要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不吉之兆的几件事情。出席一九一二年九月薛姆尼茨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有许多是工会和党的上层官僚分子。大会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左派关于殖民地问题

的決議，說明在帝国主义問題上中派和右派已經以共同的机会主义观点基本上結合在一起了^①。在一九一三年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用迂迴的办法投票贊成了軍事預算^②。在一九一四年国会五月會議期間，国会正在向德皇欢呼时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仅以五十一对四十七票的多数决定留在国会里^③。但是，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好：在一九一二年的选举中党的票数从三百二十九万增加到四百二十五万票，在国会中的席位从四十三增加到一百一十席。

一九一三年奥古斯特·倍倍尔逝世。四十二年来工人出身的他一直領導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倍倍尔早期的革命活动里，他有許多成績和貢獻，包括在一八六九年建立了独立的党，反对普法战争。一八七二年被捕入獄，在反社会主义法期間他領導着党，他終身為社会主义进行宣傳等等。然而我們早已指出，在他的晚年他却陷于中派主义的立場。他的去世使得党的領導权牢牢地落在右派的手中。

第二国际的力量

在第一次大战的前夕，参加第二国际的有二十二个国家的二十七七个社会党和工人党，共有选民一千二百万人。罗尔文叙述了这些党派的人数如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党员一百零八万五千人，在一九一二年选举中得四百二十五万票；奥地利社会党有党员十四万五千人，在一九〇七年选举中得票一百零四万一千張；捷克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三頁。

② 哈利·萊德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二六一——二六四頁，一九一五年紐約版。

③ 华令著“社会党人与战争”，第九〇頁，一九一五年紐約版。

斯洛伐克社会党的党员为十四万四千人；匈牙利社会党为六万一千人；法国的统一的社会党有八万零三百名党员，在一九一四年选举中得票一百四十万张；意大利社会党有五万党员，在一九一三年选举中得票九十六万张；美国社会党有党员十二万五千五百人，在一九一二年选举中得票九十万零一千张。在这些年代里比利时、瑞典和阿根廷的社会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工党都得到大量的选票。”^①这时，英国的工党有党员一百六十一万二千人^②。列宁说，在俄国一九一二年的杜马选举中，选举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人的有二十一万四千人，而选举六个布尔什维克的有一百万零八千工人^③。

在一九一四年，各主要社会民主党派在议会中所拥有的席位情况如下：德国一一〇，法国一〇三，芬兰九〇，奥匈八二，意大利八〇，瑞典七三，英国四二，比利时三九，丹麦三二，挪威二三，俄国一三，荷兰一六^④。当时，澳大利亚工党控制了联邦议会。如果不是在德国、俄国和其他国家所实行的所谓“阶级投票制度”的话，这些数字还要大得多。在国家的下层机构中也有数以千计的社会民主党代表。

在第二国际的影响和领导下还有大量的工会会员。在一九一二年，共拥有七、三九四、四六一名会员的十九个总工会的组织参加了由列金担任总书记的柏林国际工会书记处。他们包括德国的

① 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八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② 寇尔、波斯特盖特著“英国的平民”，第五三一页。

③ 参阅“列宁全集”，第一九卷，第四六一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④ 爱格卜特和柏生编辑的“美国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第一卷，第六五页，一九五二年普林斯顿版。

二、五五三、一六二名會員，美国的二、〇五四、五二六名會員，英国的八七四、二八一名會員* 和法国的三八七、〇〇〇名會員①。

欧洲的工人合作社运动大部分也受社会民主党领导。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約有三万个供銷合作社，會員人数約九百万。在英国約有三百万合作社社員，德国二百万，俄国一百五十万，法国八十八万一千，等等。在欧洲有二十四個批发合作社，其中五个社每年的營業額就达四千万美元，有时还要多。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大量的建筑、信贷、农业和生产合作社②。合作社組織往往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的經費来源。

社会民主党在妇女和青年中也大力进行工作。当时有一个組織不嚴的国际妇女書記处，克拉拉·蔡特金担任了这个妇女組織的領導者达二十年之久。它的第一次国际會議于一九〇七年在斯图加特召开。同时还建立了一个类似宣傳机构的国际青年組織。到一九一四年它在欧洲各国已拥有十万會員。这两个組織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間都举行了會議。

尽管这些联合的工会、合作社、妇女和青年組織极其重要，但是社会民主党却对它們不加重視，特別是在早期。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不願放手給妇女和青年以必要的行动自由来建立他們的强有力的組織。合作社方面也常抱怨政治領袖忽視它們。列金的发言人茲温后来曾对德国党的領袖們在早期过低估計甚至妒忌工会的作用表示痛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拉薩尔时代所遺留下来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由于害怕工会夺取主导地位。茲

• 当时英国工会會員总数达四、一四五、〇〇〇人。

① 茨温著“德国自由工会史”，第一一九——二〇頁。

② 萊德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一九二頁。

温提到党当时强烈地反对成立工会的总会，他说这种反对甚至阻挠了一八九五年工会代表大会的召开^①。

世界大战前的右派和左派

在大战爆发时右派分子已肯定地控制着第二国际中大多数最重要的政党，包括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斯干的那维亚各国的党。其他国家的党，包括美国的党，大部分为中派和修正派所控制。在这个时期，中派集团的特点是和右派愈来愈勾结在一起了。列宁说：“‘中派’专讲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他称中派分子为“被腐败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②在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大多数党员群众支持考茨基—海斯—莱德布尔的中派倾向。

第二国际的全部活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集团得到许多职员和官员的支持。其中有近一千名全国性立法机构的成员以及几千名地方的和省的立法机构的成员。还有好几万名在党、工会、合作社、体育及其他组织里拿薪水的职员。从阶级基础来看他们是工人贵族。大部分由右翼分子所组成的这些官僚主义队伍就成为维持现状的巨大势力。在以后关键性的年代里，他们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悲惨命运的决定力量。他们竟使得中欧和西欧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意志受到挫折。

在大战的前夕，左派还是软弱和不成熟的。从第二国际成立以来的二十五年间是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大致说来，这个时期对

① 茨温著“德国自由工会史”，第八七页。

② “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五四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于建立一个在組織上和政治上都很强大的左翼是不利的。要建立这样的左翼需要战争和革命。

一般說来，在当时第二国际內外的左派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有拉丁国家的工团主义的工会和无政府主义的組織，在美国、英国、德国、斯干的那維亞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这类組織的分支。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特点是超政治、宗派主义和“来自‘左的’修正”，他們无法給被引入歧途的工人階級以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政治领导。

屬於第二类的是各国个别的工人小組和領袖，像德国的卢森堡、李卜克內西、蔡特金、梅林、倫希和皮克；波兰的拉狄克和馬歇萊夫斯基；英国的兴德門；奥地利的白劳恩；法国的盖德；荷兰的賈特爾和潘尼哥克；瑞典的霍格倫德；和美国的德布斯、海伍德和德里昂*。这些左傾分子并不是步調一致的，他們也沒有明确的綱領。

他們之中起的作用最明显的要算德国社会民主党軟弱的左派的領袖罗莎·卢森堡。不过，如果拿她同偉大的革命領袖列宁来比較的話，那么她曾經有过許多理論上和策略上的錯誤。在前面我們已提到一些。在这一个时期，她所犯的最严重的錯誤是在民族問題、农民問題、建立新型的集中的有紀律的政党問題、群众自发性的問題和武装起义問題上等方面。而且，随着战争和俄国革命的发展她又犯了一些严重的錯誤。尽管如此，罗莎·卢森堡仍然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列宁称她为“鷹”。

第三类的左派是整个国际左派的头脑和心臟。当时屬於这一

* 德里昂逝世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类的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也有自己的纲领和领导机构。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布拉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开除了孟什维克，为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指出了—个坚持政治原则性的榜样。此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个独立的政党，得到大约五分之四的俄国觉悟工人的拥护。到战争爆发时为止，社会主义国际局在托洛茨基和其他的孟什维克帮助下—再企图使俄国党重新统一。但是如同藍氏所评论的那样，很幸运这件事没有成功。因此，战争爆发以后，至少有一个党“能够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①。

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积极地设法把第二国际的分散的不成熟的左派组织起来。他们以自己的党在俄国的工作提供了制定革命纲领和策略的良好榜样。列宁于一九〇八年以他的著作“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重大的贡献。布尔什维克曾经进行过具体的工作设法在各国的左派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在斯图加特大会（一九〇七）期间，列宁曾为此目的召集左派代表开过一次会。此后他成为社会主义国际局的一个委员，他在国际局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对机会主义，可是他向国际局提出的建议几乎总是被机会主义分子多数所否决。在哥本哈根（一九一〇）列宁召集了另—次左派会议。出席的有尤利斯·盖德、查理斯·拉伯包、罗沙·卢森堡、杰·马歇莱夫斯基、阿·白劳恩、普列汉诺夫、黎亚然诺夫、德·勃劳歇和帕·依格里西亚斯。会上显得—团糟。当时列宁还不太为人所知，而且有人责怪他分裂了俄国的党。所以这两次会议都没有产生什么具体结果②。西方各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懂得列宁在俄国所运用的政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二三頁。

② 盖金和費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一七一頁。

策。^①例如在美国列宁的名字簡直就沒有人知道。

列宁在第二国际工作的过程中曾經打算組織左派，甚至尽可能連中派也包括进去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造謠中伤列宁，他們故意把这种灵活的政策解釋为列宁低估了中派主义的危險。事实上，列宁比誰都懂得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他不仅无情地批判和揭露右派修正主义分子，而且也批評左派和中派的錯誤和缺点。当中派——倍倍尔、考茨基、莱德布尔等一类人——日益轉向右傾，列宁对他們的批評也就愈加尖銳，而且他总設法使得他們广大的追随者不受机会主义右派領導的影响。但是尽管在理論上、論战上和策略上富有灵活性、技巧和活力，列宁沒有能够在战前年代中在第二国际內部建立一个左派广泛的联盟。在这个时期中左派力量所能做到的，最多也不过是在某些大会上左派暂时联合起来击败机会主义的势力而取得个别的胜利而已。

第二十五章

大叛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許多年来在資本主义列强各国之間成熟了的帝国主义矛盾的爆发。对于資本主义來說，战争就如同取得利潤或者資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其他現象一样的自然。战争的导火綫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地利大公爵弗郎斯·斐迪南的被刺事件。他在塞爾維亞的薩拉热窝被一个狂热的塞爾維亞民族主义

^① 斯大林、卡岡諾維奇、泡斯捷姆夫：“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問題”，第一九三二頁，莫斯科版。

分子所暗杀。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局势已紧张到如此地步，几乎任何一个政治冲突都可以促使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就是恩格斯早已预见到的—次大战。当时他说，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拿着武器的人们将要互相残杀。这也就是第二国际建立以来一直害怕的战争。

当然，参战的各国政府都采取一种虚伪的立场，宣称他们是为民族自卫而战。事实上这场战争只是帝国主义列强拼命争夺殖民地、市场、原料和战略地位而已。这场战争杀死了一千万名士兵，使二千万人成为残废，千百万人们变成乞丐，战争带来了大约五百万名寡妇、一千万孤儿，损失财产达三千八百亿美元^①。对于那些发动这场历史上最可怕的人类大屠杀的冷血的资本家来说，这些事实仅仅是些统计数字而已。

这是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列强各国工业发展速度不平衡破坏着他们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均势。这个事实更加促使各大国要求重分世界。这就是列宁所发现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规律产生的作用（第十八章）。例如，“在一八六〇年，英国生产了占全世界一半的煤和生铁以及几乎占全世界一半的棉织品。到一九一三年，英国所生产的这几种商品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二，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二十三。许多别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美国建立了许多新的工业和英国竞争。”^②佩洛写道：“一八九九至一九一三年间，美国和德国的钢的产量增加了三倍，但英国钢的生产仅仅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强，铁的产量反而减少。英国这个世界的老牌工业先进国家被它的劲敌远

① 尼摩著“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第九——一二页，一九三四年纽约版。

② 伊顿著“政治经济学”，第一三五页。

远地甩在后面。美国成了最重要的工业国家。”^①

这场杀人的战争是一种使各国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关系均衡起来的资本主义手段。发动战争的是两大军事集团——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组成的同盟国以及包括英国、俄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协約国——许多年来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准备战争。

德国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要从英、法两国手中夺去殖民地，从俄国手中夺去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諸省。沙皇俄国則力謀瓜分土耳其，并且梦想攻占黑海通地中海的海峽(韃靼尼尔海峽)，夺取君士坦丁堡。它还计划要夺取奥匈帝国的加里細亚区。英国也力图用战争把它的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击破，因为战前德国商品在世界市場上日甚一日地排挤着英国商品。它还想从土耳其手中夺去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力斯坦以便巩固它在埃及的地位。法国资本家希望从德国手中夺取盛产煤铁的薩尔区，以及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战争时曾被德国占去的亚尔薩斯—洛林区。在这一切背后則站着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它利用这场战争以达到它称霸世界的资本主义目的。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奥地利对塞爾維亞的进攻揭开了大战的序幕。俄国进行动员。德国在八月一日向俄国宣战。法国在八月三日参加战争，一天以后英国也加入了。其他国家在此后的年月相继参加了战争。美国狡猾地避免参加战争，却向参战的“同盟国”出售軍火，获取巨利。但是由于害怕它的协約国的“朋友們”要吃败仗，美国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也借口“自卫”加入了战争。

^① 維克托·佩洛著“美国帝国主义”，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中譯本第三八頁。

大 叛 变

大战的爆发使第二国际面临极其重大的责任。工人的利益迫切要求保卫和平。国际在历届大会特别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大会上一再重申，社会党不仅要宣传鼓动反对战争而且要投票反对征集兵员和军费。最重要的，大会还宣布社会党要“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当这个严重的考验到来的时候，第二国际大多数的党对这些庄严的誓言都完全置之不顾，而且公然抛弃了他们对工人阶级应负的神圣的责任。他们卑鄙地跟随着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喊着帝国主义的“保卫祖国”的口号，并且把本国的人民赶到帝国主义的战场上去送死。只有在布尔什维主义占优势的两个欧洲国家——俄国和塞尔维亚——社会党才采取了反对战争的坚定立场。第二国际多数政党的叛变，是世界工人阶级有史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的灾难。

造成这次严重灾难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沙文主义，就是宣扬资本家阶级固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心怀叵测地把制造战争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解释为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各国造成这次叛变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工资很高的工人贵族、工人运动中各式各样的众多的工会官僚分子以及往往领导第二国际各党的大批的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无法反对战争亦即事实上容忍战争是第二国际中从它成立以来一直发展着的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造成的后果。我们已经谈到许多表现这种倾向的事情。列宁说：“十九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

法性，在工人階級中間造成一个官僚和貴族小阶层，把許多小資產階級‘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内的队伍中来。战争加速了机会主义的发展。使它变为社会沙文主义。使机会主义者同資產階級的秘密联盟变为公开的联盟。”^①受机会主义控制的第二国际中的一絲国际主义精神在这次危机中被資產階級民族主义淹沒了。

如前所述，战争的突然爆发并没有使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惊惶失措。相反地，正如法維格所說的，几年来在历届的大会上他們都討論过大战的逼近；而且他們很清楚地指出这是一场对工人階級毫无好处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理論。在实际上，这些党和工会的机会主义領袖們（后者在这里起了主导作用）完全拋棄了他們的馬克思主义的主張，并且以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精神来支持战争^②。

大叛变的发生

七月二十九日社会主义国际局在布魯塞尔举行會議。會議决定把原訂于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的第十届大会提前到八月九日举行。很显然，需要立即在一个中立国召开一次大会以便制訂一个工人階級的統一的、国际性的对策。但是，由于国际領袖中心的軟弱以及主要政党无法召开这次大会（当时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势力已在积极地活动），这件事没有实现。布魯塞尔和其他的城市举行了群众抗議大会。曾經在一次大会上讲演的若列斯于七月三十一日在巴黎被軍国主义者暗杀^③。法国和德国的代表开过几次会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八九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法維格著“关于工会的斗争”，德文本。

③ 华令著“社会党人和战争”，第二〇八——二一〇頁。

但并未产生任何結果。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努力把国际的力量組織起来反对战争。

国际的瓦解发生在八月三日，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領袖們以七十八票对十四票决定支持战争。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控制着党的列金派工会领导集团在八月二日就事先暗示过并且确定了党的決議，他們和資本家們达成了一项保証社会和平——在战时不罢工的協議^①。第二天党的決議在国会中提出，所有的一百一十名党的議員一致投票拥护軍事开支。李卜克內西、卢森堡和其他很少数的人在党的會議上投票反对軍事开支，考茨基棄权。可是他們为了服从党的紀律便在国会里和所有的人一起投票贊成了軍事开支。由中派分子海斯所宣讀的党的声明提出了“俄国入侵”的威胁，接受了“保卫祖国”的口号，并宣称“在危險时刻我們不会拋棄祖国。”^②

奥地利、法国、英国、比利时以及除了俄国和塞爾維亞以外的欧洲交战国家的社会党都采取了和德国党的同样的行动。但是保加利亚的狹隘的社会党人投票反对战争。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兰的党也投票反对战争。除了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以及俄国、意大利和其他少数国家的工会以外，其他的工会組織，包括曾經坚决地建議举行反战总罢工的法国工团主义分子，都接受了拥护战争的社会党人的领导。不久，盖德和伐揚参加了法国内閣，馮德凡尔得也参加了比利时政府的工作。克魯泡特金支持沙皇政

① 法維格著“关于工会的斗争”，第二一九頁。

②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二八頁。

• 虽然孟什維克在杜馬中也拒絕支持战争撥款，但是他們的領導者包括普列漢諾夫、阿克賽尔罗德、馬尔托夫等的路綫是支持作战的同盟国的。

府，加入了社会爱国人士的行列。

在中立的斯干的那维亚各国、瑞士、意大利、美国等等，党一般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但是，当意大利和美国后来参战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党就分裂了，它们党员的基本部分都投票反对战争。第二国际是垮台了，只有中立国家的党表面上还在维持着它的工作。

造成这次大崩溃的祸根应归罪于社会民主党的右派。而在所有的这些组织中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它是在第二国际中起领导作用的党，全世界的工人把它看成为自己的领导者。如果它真正地反对战争，毫无疑问，参加国际的大部分组织都会跟着它走的。然而，它暴露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投票赞成军事开支，从而就不可挽救地瓦解了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为工人阶级产生了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党现在已落在像考茨基、厄伯特、列金、诺斯克、谢德曼、辛格、奥欧、达维等等冒险家的手中了。它玷辱了自己，无耻地出卖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工人对它的信任。

“保卫祖国”

社会民主党在“保卫祖国”的资产阶级的口号下支持战争。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来掩盖他们的叛逆行为，他们企图为他们支持战争的政策制造一种理论根据。他们硬说这是一场民族战争，本国人民的利益遭到了严重的危险，因此他们的立场似乎完全是正当的。他们设法使这种论调具体化，于是说他们自己的国家在边境上遭到外国军队的进攻，因而别无办法，只好起来保卫自己。表明右派分子这种无耻立场的说法和资本家们本人使用的说

法很难加以区别。而具有考茨基倾向的中派分子的行动有些不同，他们企图用表面上反对战争的姿态来掩盖他们对战争的支持。

长期以来就是修正主义者的伏尔麻宣称：“当前一种不可征服的意志唤起了全德国的人民。这种意志就是要进行反对包围着德国的敌人，保卫祖国，保卫它的独立和它的文化组织的斗争，一直到敌人被征服为止。”^① 谢德曼实际上是以全体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名义把战争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沙皇俄国。他说：“目前这场战争的主要罪过应由俄国来负。就在沙皇表面上为了取得和平同德皇信件往来的同时，他竟然不仅以反对奥地利而且也以反对德国为目的而秘密地进行动员……我们德国人有责任保护自己。我们有责任保卫社会民主主义最发达的这个国家，使它免遭俄国的奴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因为我们参加了社会党国际而不再成为德国人了。”^② 另一方面，法国、英国、比利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又指责德国是对他们国家的威胁。

德国的中派分子真正地起了他们的作用。他们编造出更为狡猾的论据，从而指望把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工人也拖进战争。考茨基基本上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认为这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并用一种虚伪的反战言论来掩护他的立场。他不是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而是在表决中弃权。有趣的是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派分子伯恩斯坦参加了考茨基的集团。考茨基使用一贯的手法，企图证明一种无法成立的理论即证明这场大战既是帝国主义战争，又是民族战争。譬如，他一方面说小国是为着生存而战，但是同时又说：“在那些基础巩固的大民族国家里情况就不同了。他们

① 华令著“社会党人和战争”，第二四三页。

② 同上，第二四〇页。

的獨立當然沒有受到威脅，而他們的領土完整也顯然並沒有受到威脅。”於是，他說，對大國說來這不是一場自衛戰爭，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轉到和這個論點截然相反的方面去，號召各國工人支持他們本國的政府。他說：“可是從這裡產生了每一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都要擔負的另外一個責任，那就是要把戰爭僅僅看成為一場自衛戰爭，規定它的目的只是為了自衛而反對敵人，而不是為了‘懲罰’或消滅敵人。”^①

考茨基想借助於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名望，以“證明”一件無法證明的事情，即國際所採取的路綫是唯一可能的路綫，別無他路可走。他說，當時的世界局勢過於複雜，以至不可能採取無產階級統一的反戰行動。他認為，面臨着迫切需要進行民族自衛的緊急關頭，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就必然要垮台。他說：“所以，目前這場戰爭證明國際的權力是有限的。如果我們希望在世界大戰中它會保證使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社會黨全都採取步調一致的態度，那麼我們就是在欺騙自己了。只有在少數特別簡單的情況下這種事情才是可能的。世界大戰使社會黨人分裂成不同的陣營，尤其是分裂成許多民族陣營。國際無法阻止這件事。那就是說，它不是一個戰爭期間的有效工具。在本質上它是和平時期的組織。”^②

結果，右派和中派乃在“保衛祖國”的名義下參與了戰爭。這幾個國家的社會黨忘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團結的教導而號召他們本國的工人為了主謀這次大屠殺的世界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互相殘殺。

① 華令著“社會黨人和戰爭”，第二二九、二二六頁。

② 同上，第二三一頁。

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回顾起来，除了政治上的蠢才和白痴外，现在谁都会很清楚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它全部的过程或从每个国家的范围来看，都是一场冷酷无情的帝国主义战争。它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而重新瓜分世界。所谓工人们在这场战争中有任何民族或阶级利益乃是一种极端无耻的说法。

当时，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和其他的左派，已经清楚地指出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彻底揭露了战争的实质：这是一场不正义的、侵略性的、反动的战争。这种坚决认为这场战争是属于帝国主义性质的论点是把左派同右派及中派区别开来的基本界线。因为右派及中派的观点的实质是：这个战争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来说是民族战争，因而是正义的战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

在战前的许多年月里，列宁不断地指出将要爆发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他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初写的关于战争的论文中把战争的实质阐述得非常清楚。在这个文件中，他写道：“（1）这场欧洲的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战争唯一的真实内容和意义是：争夺市场；掠夺其他国家；力图制止国内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唆使一国的雇佣奴隶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2）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强大最有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投票赞成军事预算，重弹普鲁士容克和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老调，这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不管怎样，即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非常软弱，必须暂时服从本

国资产阶级多数的意志，这个政党的领袖的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实际上，这个政党现在执行了民族自由主义政策。（3）应该受到这种谴责的，还有比利时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行为，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出卖了社会主义。（4）第二国际（1889—1914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① 列宁特别斥责了考茨基派的背叛。

各种各样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企图把这场大冲突说成是正义的民族战争。他们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和十九世纪其他的民族战争的政策来证明这种论调。对于这种谎言，列宁回答说：

“这一切引证全是令人愤慨地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像吉约姆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替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从德国方面看来，1870—1871年的战争在拿破仑第三失败以前，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曾一道压迫了德国许多年，支持了德国的封建割据。但是当战争一转到掠夺法国（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斥责德国人。在这个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军费开支的作法，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个资产阶级进步的和民族解放的战争的评价用于评价现代的帝国主义战争，这简直是嘲笑真理。至于1854—1855年的战争以及19世纪的一切战争，更是如此，因为那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一切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没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二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有巴塞尔宣言借以得出由于列强战争而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的那些条件。

誰現在援引馬克思对进步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記馬克思恰恰针对反动的垂死的资产阶级时代、针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說的‘工人沒有祖国’这句话，誰就是无耻地歪曲馬克思，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換社会主义的观点。”^①

第二国际的恶性循环

战争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各党发现自己陷于一种杀人的恶性循环之中。德国人、奥地利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都自以为是为自卫而战，以免为俄国和西方国家所侵占和灭亡。另一方面，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等也好像是为了保卫他們的民族独立，反对最富有侵略性的德国人而进行战斗。战争要打到最后胜利为止的口号表明了资产阶级的邏輯。第二国际的領袖們也采取同样的看法。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叛变使得各国社会党和无产阶级面临一种严重的抉擇：或者在反对“俄国野蛮的威胁”而进行自卫的借口下参加了战争，或者是一切都完蛋。这个参战的借口是一个非常荒謬的謊言。假如德国的党忠实于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大会的決議的反战政策的話，非但不会使俄国征服德国，反而会促使俄国的革命早日爆发，而且也可能促成了德国的革命。

巴塞尔大会的決議所包含的列宁的路綫，号召坚决反对战争。这个路綫本来可以拯救那些因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政策而陷于恶性循环中的政党。它可以引导他們走出絕境。即使到了这个时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八八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候，如果英国和法国的党能够坚持历届国际大会的決議，英法两国也不会像它們的社会爱国領袖所說的那樣会丧失独立而淪于德国人之手，相反地还可以加速德国和俄国的革命，而且可能加速他們本国的革命。

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粉碎了本国沙皇一資本主义的統治，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出了跳出这一恶性的“防御”循环的途徑。俄国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德国革命。在俄国革命以后，推行列宁的政策在俄国赢得了一场几乎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对于工人們來說，这个政策是唯一能够对付可怕的大屠杀的办法。俄国的布尔什維克党完成了保卫和平的偉大使命。

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场人类大屠杀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在双方互相殘杀的血泊中日益强大起来，而它的欧洲帝国主义勁敌却互相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这场战争中国际无产阶级却是胜利者。尽管全世界的工人受到严重的生命和其他各方面的损失，但是，由于俄国工人阶级发动了偉大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对資本主义进行了主要的攻击，全世界工人給世界資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使資本主义制度一直没有复原，而且永远也不能复原了。

第二十六章

第二国际的作用

(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

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这个决定性的日

期投票贊成了凱撒政府的战争預算时起，第二国际就不再作为一个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組織而存在了。这一行动完全出卖了馬克思主义的傳統、綱領和前景。这个行动标志着被机会主义領導者牢牢控制着的这个組織最后轉变为服务于世界帝国主义的机构了。同时，它也是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信号。列宁很快就看出了这个历史必要性。

第二国际初成立时还是一个馬克思主义的組織。但是它的領導分子受到处于高潮之中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动影响而腐化了。斯大林說过：“第二国际不願与机会主义作斗争而主張同机会主义和睦相处并让它巩固起来。第二国际既对机会主义采取調和政策，于是自己也变成了机会主义的了。”^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国际成了一支反动势力，成为世界工人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的一块絆脚石。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叛变不仅說明第二国际沒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說明它已拋棄了社会主义。因为受到列宁影响的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大会的決議一再指出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須以推翻資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为基础。在后来的几年中，第二国际特別明显地表現出了在贊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暴露出来的反动性质。

列宁說：“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在已往的(所謂“和平的”)历史时代特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并于近几年来在国际中取得了实际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者早就准备好了这一破产。他們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頂替社会主义革命；

^① “联共党史”，第二一七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否认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鼓吹阶级合作；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名义下宣扬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忽视或否认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只是以温情庸俗的观点同军国主义作斗争，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崇拜这种合法性，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①

第二国际早期活动的作用

第二国际是在世界帝国主义成长和扩展的时期进行活动的。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走向衰亡。资产阶级从进步转到反动。曾经推动过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到了一九一四年已成为妨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斯大林说：“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的时期。”^②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一个时期中，战争和革命都比较少，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的稳定。因而，国际把主要的力量用于组织和教育的工作，着手建立社会党、工会和合作社。（除了俄国和在程度上略次于俄国的美国）当时一般处于较温和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讲究现实的国际的右翼领导者的口号是日常的工作。

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在悲惨的、贫困的和受压迫的情况下进行着劳动。过去几十年中机器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技术工作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一四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三二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方法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并没有使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絕大部分的利益为那些掌握着工业和国家资源的人们所占有了。工人们在现代工业的野蛮不堪的条件下做工；他们几乎没有物质保障来防备失业、疾病和老年；并且许多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在内，他们都不能享受（妇女没有，常常男子也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集中了全力来对付这些目前的祸害，却拒绝攻击产生这些祸害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导致第二国际最后瓦解的根源。

虽然如此，第二国际在日常的斗争中还是有不少成就的。正如我们在第二十四章中已概述过的，它建立起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政治的组织。列宁曾就这方面写道：“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最迅速发展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①在工资、工时、社会保险、工厂立法和争取男女工人的选举权等方面第二国际使资本家和政府作了不少让步。可是，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作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资本家们愿意为了削弱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和革命性向工人贵族作了某些让步；这种做法大大地便利于国际取得以上的成就。日益巩固和发展的工人运动也迫使统治阶级对他们残酷镇压工潮的政策作了某些修改。根据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精神，资本主义统治者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子”的政策。罗尔文提出了有关这种情况的一些例子，如英国劳合·乔治和爱斯奎司的“新自由主义”，美国提奥多·罗斯福的“进步主义”和吴德鲁·威尔逊的“新自由”。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二三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此外，第二国际也扩大了有組織的国际劳工运动的規模。第一国际的影响几乎沒有超出西欧的範圍，而第二国际的活动却遍于全欧洲，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达到了美洲。然而，第二国际的影响却沒有达到像印度、中国、近东各国、非洲各国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些地区的人民一直到无产階級第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組織，第三国际成立以后才得到真正的領導。

机会主义的代价

第二国际的一切成就是以拋棄了馬克思主义原則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領導集团为了获得目前利益而忽略了爭取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第一国际时期，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論和馬克思主义的綱領。可是，在第二国际时期这些原則全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与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資产階級机会主义。当第二国际面临最大的考驗的时候，即恰好在工人們最需要馬克思主义的領導和組織的时候，全世界的工人在这次政治叛卖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第二国际的完全瓦解。

誠然，正在第二国际时期，列宁切实領導了恢复馬克思主义的运动。他不仅恢复了那些領導着第二国际的冒牌社会主义者认为已被他們埋葬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原理，而且他还把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了，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它在資本主义制度进入新的、帝国主义的阶段时能够适应工人运动的需要。但是，列宁是在和控制着国际的机会主义領導集团的强烈反对进行斗争以及和国际的机会主义綱領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取得这一切的。第二国际的領導人物把列宁看成是一个可恨的陌生人。

第二国际瓦解的根本原因是：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官僚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操纵下，它屈服于世界帝国主义迅速扩展时期所带来的腐化和幻想。它的领导者抛弃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当时的“繁荣”和相对“稳定”中得出了这种反革命的结论：目前的制度正在转变成社会主义，或者不如说转变成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当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充满着战争和革命的新阶段，开始了资本主义衰亡的时期之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的腐朽性就暴露出来了。

第一国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中光荣地结束了，并且留下了光辉的传统。第二国际却被腐化的领导者出卖了。这些领导者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厚颜无耻地背叛了他们向工人所作的全部誓言，背叛了他们自己所宣传过的、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当时工人组织起来的力量使他们有可能进行一场有力而必胜的反战斗争，但是他们被自己的领袖可耻地出卖给敌人。因此，国际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得不而且也的确是由第二国际领导人的耻辱的手中转到新的、最高的组织——第三国际亦即共产国际的手中了。



第三篇

共产国际

(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



第二十七章

齐美尔瓦尔得运动

(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

机会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的背叛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分裂了第二国际。各个政党可分为下列几类：交战双方的政党即主要国家及其同盟国的政党，它们当时已有剑拔弩张之势；中立国家的政党；以及俄国的政党，这是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政党。

在第二国际一直起着巨大作用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思想上的分歧，在战争中更为明显，特别是在战争向前推进，反对战争的运动采取日益确定的形式的时候。这三种倾向结果就形成了三种独立的国际组织——即恢复了的右翼第二国际、中派分子的第二半国际、以及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右派的路线是阶级和平并全力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中派追求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和平；只有左派根据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会议的决议，力求使群众的反战情绪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第三国际最初的步骤

第三国际的历史是从俄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小组的时刻开始的。列宁在战前的许多著作加上马克思的著作成为它的革命思想的基础。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中，俄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完全是根据这种思想进行的。在战前第二国际中所成长

起来的左派的萌芽，即列宁所精心培养起来的左派，是这种思想在国际上最初的表现。但这种思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特别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背叛之后，才成为真正的国际运动。

列宁一开始就认识到第二国际的领导者在大战中的卑鄙叛卖意味着这个组织作为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来说已经死亡了，因此迫切要求建立新的国际。在大战爆发时，乔居在加里西亚的列宁，为了要居住在距离俄国近一些的地方，便启程赴瑞士，于九月五日到达。在他的领导下，一群布尔什维克开始出版一种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准备了一篇初步的提纲以后，列宁写了一篇关于战争的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由中央委员会发布。

在宣言中规定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和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所遵循的路线的基础。宣言指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并宣称：“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投票赞成军费开支，重复‘本’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作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它又宣称：“机会主义者撕毁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受到谴责，宣言的起草人称之为“机会主义的天然的‘助手’”。^①

宣言号召在推翻德、奥、俄三国的君主制度的基础上组织欧洲联邦（这口号因不正确，后即撤消）。党的宣言宣称：“在一切先进国家中，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宣言继续称，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一二、一四、一五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供，由巴塞尔决议（一九一二年）所肯定，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①。它宣称第二国际已崩溃，并且号召成立新的国际。

俄国布尔什维克反对战争的英勇立场立即招致了迫害。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议员被监禁，有些中央委员亦被捕，“真理报”被迫停刊，许多党组织被破坏。但是党的力量很快又组织起来，反战的斗争继续在俄国国内和在瑞士的中央委员会总部的领导下进行。

社会主义的反战会议

战争所造成的令人发指的牺牲和损失使群众的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在战争初期的爱国热情消失了之后，这种情绪表现得特别坚决。到处都出现了反战运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在德国，在社会主义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会议中投票反对战争拨款的十四个人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一个人在国会中站起来，大胆地在“一群爱国者的咆哮中”发表了反对战争的演说^②。他的勇敢的声音成为全世界正在高涨的反战运动的标志。

在这个期间，举行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国际反战会议。一九一五年一月，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哥本哈根开会，在二月又有协约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伦敦开会。德、奥的社会主义者也在同年四月在维也纳开会。一九一四年九月美国社会党建议召开包括所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一六页，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四二页。

有的社会主义者的会议，但是并无结果。

布尔什维克对这几次会议予以密切的注意。他们派代表参加了伦敦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但这些会议都坚决反对列宁关于战争的革命路线。他们除了呼吁各国政府建立和平——一个没有希望的计划——而外，不愿再前进一步。

战时第一个有意义的反战会议是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伯尔尼举行的国际妇女社会主义会议。会议由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主义局的书记克拉拉·蔡特金领导。这也是包括所有主要交战国妇女代表的第一次会议。布尔什维克给会议以坚强的支持。俄国代表团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伊涅沙·阿尔曼德、齐娜依达·李林娜和奥尔加·拉维奇。虽然如此，大会还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大会决议虽然谴责了资本主义并且拥护社会主义，但却局限于一般的反战号召^①。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于一九一五年四月四到六日也在伯尔尼开会。左派真正支持了会议。但是代表们没有采纳列宁的纲领，俄国的决议遭到了反对。大会的决议和前此举行的妇女会议的决议大体相同。这次会议决定设立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局，嗣后建立这个机构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列宁曾为之写稿。

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这时，站在反对战争的立场上的意大利社会党看到自己号召最大的社会党召开总的反战会议没有结果，它就自己来召开一个会议。在七月十一日伯尔尼的预备会议之后，在伯尔尼附近的一

^① 蔡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二八六——三〇二页。

一个小村庄齐美尔瓦尔得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主义者大会，会期自一九一五年九月五到八日。右派社会党人为了阻止反对战争的联合行动，声称在战时召开所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会议是不可能的。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像前此举行的妇女会议和青年会议一样，令人信服地揭露了右翼社会党人的说法的虚伪性。

出席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和挪威等国家的三十八个代表。俄国出席的三个党派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领导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团、托洛茨基代表分裂派。德国共有十个代表，包括莱德布尔、霍夫曼、墨埃尔、达列海麦尔、布哈德。墨尔黑姆和布德龙代表法国工团主义的工会。英国的工党和社会党的三个代表未能取得护照。美国的社会党也有类似的困难。那时李卜克内西在军队里，他送来了一封信；蔡特金和卢森堡都在监狱里。

这次会议表明了反战情绪的高涨，不过它无法制定明确的路线和目标。代表们分裂成三个集团。右派是大多数，它主要由德国人、法国人、一些意大利人、波兰人和俄国的孟什维克组成的。左派大部分是从俄国以及斯干的那维亚国家和巴尔干来的代表，由列宁领导。托洛茨基和平常一样，领导着由五、六人组成的中派^①。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这一派起草了一个决议和宣言，号召立即停战，拒绝给予战争贷款，从英国、法国、比利时的内阁中召回社会党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决议以十九票对十二票遭到否决，而宣言的草案则交委员会处理^②。但是以建议形式提出的宣言草

① 盖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三六九页。

②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四六页。

案已被拒絕，大会通过了中派分子提出的宣言，而且包括左派在内的全部代表都签了字。这个文件也体现了列宁一派提出的許多建議，譴責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要求立即停战，譴責过去的领导机构不願反对战争，要求沒有并吞的和約。宣言坚持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大会決議的总路綫，但对于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含糊其詞。宣言里根本沒有号召用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宣言拒絕支持左派关于必須建立新国际的要求。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決議，由每个国家的一个到三个代表組成。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格里姆被大会选为委员会的書記，委员会設在伯尔尼。

左派代表提出声明說他們对宣言感到不滿意，“宣言無論对于公开的机会主义者或以激烈的詞句掩盖起来的机会主义都沒有明确的分析。……宣言也沒有明确地分析反对战争的方法”。这个文件列宁和其他的左派領袖都签了字^①。后来列宁在一篇論文中，在承认齐美尔瓦尔得會議的弱点的同时，指出这个會議还是前进了一步，因此必須加以支持。齐美尔瓦尔得會議是第三国际的胚胎。

昆塔爾會議

齐美尔瓦尔得运动的第二次會議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瑞士昆塔爾乡村举行。在第一次會議以后的七个月中，这个运动在群众反战活动增加和反战怒潮高漲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現在已有二十五个党派和团体参加，包括意大利、瑞士、英国、羅馬尼亚、俄国、波兰、保加利亚和葡萄牙的社会党，以及

^① 盖金和費歇尔著“布尔什維克和世界大战”，第三三三——三三四頁。

美国的社会党和社会工人党。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工会也参加了，青年組織尤其活跃^①。

这个时期中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左派的代表在一九一六年一月成立了“斯巴达克”团（即国际主义者小组）。这个事件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德国在战争中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有巨大的规模和威信。“斯巴达克”团的纲领是罗莎·卢森堡写的。这个纲领后来提到昆塔尔会议上，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工人的国际”，但并没有采取具体的革命行动来结束战争。

昆塔尔会议或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的会议是由四十三个代表组成的。列宁、季诺维也夫、伊涅沙·阿尔曼德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马尔托夫、阿克赛尔罗德代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派了三个代表。德国有七个代表，意大利七个，法国四个，瑞士四个，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一个，还有其他党派的代表。

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号召工人应该“放下你们的武器。你们只应把武器对付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政府”。这个草案遭到会议里的中派和右派大多数的反对，而代之以采纳了齐美尔瓦尔得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所提出的决议。这决议比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的决议有了明显的进步，号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但在实际的步骤上除了要求大力联合起来努力争取立即停战，争取没有并吞的和约之外，没有实际的建议。争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问题是在涉及对待社会主义国际局（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的关系问题时产生的。社会主义国际局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但会议拒绝与之破裂。

^① 普金和费歇尔著“布尔什维克和世界大战”，第三六九页。

齐美尔瓦尔得的左派，主要是布尔什维克，虽然投票支持了这些有限度的决议同时却采取了保留。他们对会议的总的估计，后来是这样总结的：“但是昆塔尔代表会议也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成立第三国际。可是昆塔尔代表会议终究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分出的过程，后来这些分子便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①

爱尔兰一九一六年的起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酝酿的伟大革命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欧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它们终于在后来粉碎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和土耳其帝国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第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周爱尔兰的起义。爱尔兰在七百年来长期地反对英国的统治和剥削，这是最后的一次斗争。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到，卡尔·马克思认为爱尔兰的独立运动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为了受压迫的爱尔兰人民本身得到自由，而且是反对英国资本主义的总斗争中的一个武器。

爱尔兰的领袖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帝国主义战争。当英国正在忙于清除它的危险的帝国主义的劲敌德国的时候，爱尔兰的领袖们就利用了这个良机来加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不过，困难是爱尔兰人民对这个突然的起义没有准备。起义在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五天后就结束了。起义者英勇的小小的军队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人，抵挡不住英国的武装力量。皮尔斯、康纳里以及其他的领导人物在五月十二日都被处死。康纳里受了重伤，在枪毙时他

① “联共党史”，第二一九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站也站立不起。列宁評論这次勇敢的但是无效的起义时，指出它表现了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冒险分子的叛乱，他說：“爱尔兰人不幸之处，就在于他們起义得不是时候，因为当时欧洲无产阶级起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①

这次起义的杰出領袖是詹姆士·康納里。他早期曾积极参加組織“世界产业工联”的工作以及美国社会劳工党和社会党的活动。他是卓越的馬克思主义者。他最巨大的理論上的成就之一就是要把爱尔兰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和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結合起来了。賴安說列宁对康納里的评价很高，并且对訪問俄国的爱尔兰工会代表以热情的語言談到他的“工人階級在爱尔兰历史中的作用”一书^②。继爱尔兰一九一六年的遭受厄运的起义而来的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的更大更有成效的起义。

列宁的偉大的理論斗争

从本世紀开始，列宁就不倦地、卓越地致力于制定一个革命的政治綱領。但自一九一四年八月大战爆发至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資产階級民主革命之間的一段时期对他来讲尤其是緊張的理論工作和論战的时期。当时他所进行的基本任务是教导社会主义运动与整个工人階級一个主要的道理，就是，推翻資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是制止战争的唯一正确的途徑，正如早在这些事件十年以前他在著名的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會議的決議中所写的一样。这样他的工作乃面临着现实的严酷的考驗。

列宁很了解当时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偉大任务，他在齐美尔瓦

① “列宁全集”，第二二卷，第三五二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李安著“詹姆士·康納里”，第五頁，一九二四年都柏林版。

尔得會議和昆塔爾會議的活動已明顯地証實這一點。出席會議的都是國際中最先進的最革命的戰士，但他們並不能接受列寧的以革命的方法擺脫戰爭的口號。在這兩次會議上，跟隨列寧的只是少數。

列寧不僅不得不向社會主義政黨的右派和中派的幻想和叛變進行鬥爭，而且要向左派本身的缺點和幼稚進行鬥爭。在俄國黨內他也要經常向各種傾向展開鬥爭。這是他建黨以來所進行的巨大的理論工作的繼續。多年來他和托洛茨基在許多問題上進行論戰。當時，他必須同布哈林—皮達可夫集團和其他人進行着的兩個最緊張的黨內鬥爭就是民族自決的問題和武裝人民的問題。

列寧和羅莎·盧森堡的論戰在當時具有重大的意義。她是“尤尼烏斯”小冊子的作者，這本小冊子是她在監獄里寫的。列寧的目的是要消除她有關在戰爭情況下建立地下（黨）組織的必要性，在德國捍衛共和國的問題，以及在帝國主義時期民族戰爭的可能性等問題上的錯誤。

列寧在他對右派和中派無限尖銳和劇烈的論戰中，給予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叛徒考茨基以最沉重的打擊。在這期間，群眾很快地左傾，列寧指出考茨基主義是在工人隊伍里面主要的危險。因為正是這種機會主義的變種（其代表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居），漂亮地運用着革命的詞句，它的保守的行動，這些特別阻礙了無產階級的運動。它扼殺工人階級的战斗性，把群眾出賣給右派叛徒們和統治階級。

列寧稱考茨基主義為隱蔽的、胆怯的、具有糖衣的、虛偽的機會主義。“考茨基想使革命群眾同‘與他們毫無共同之處的’機會主義者首領‘調和起來’。用什麼來調和呢？用空談！用國會中少數

‘左派’的‘左的’空談来調和！让少数派像考茨基那样一面斥責革命行动，称这种行动为冒險行为；一面又用左的空談来款待群众，这样，在党内就能……同休特古姆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Monitor之流保持統一与和平！”^①考茨基中派主义是战时社会主义者的群众起义反对右派領袖的基本障碍，他們并且是在战争末期挫敗德国革命的決定性因素。

一九一六年春，列宁写了一本偉大的书：“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我們在第十八章已有簡要的說明。这本书是列宁对馬克思主义科学最卓越的貢獻，它使馬克思主义有可能認識到世界帝国主义发展后所产生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某些特殊的問題。列宁在他所有关于帝国主义的論著中強調地闡明了目前資本主义独占时期与早期的資本主义竞争时期及其比較平和的发展之間的基本区别。列宁說，帝国主义时期是一个新的时代，“更多的激蕩、跳跃、灾难和冲突的时代。”^②

列宁特別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論”的理論，亦即关于有組織的稳定的資本主义优越的理論（它假定資本主义世界会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引用了集中表現考茨基的观点的一段話：“从純粹經濟的观点看来，——考茨基写道，——資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經歷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財政資本共同剝削世界’的阶段。”^③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四二六——四二七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同上，第二二卷，第九四頁。

③ 同上，第二六三頁。

列宁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所写的前言中，对于考茨基和所有其他主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最后也包括了布哈林本人）等人的“超帝国主义论”以粉碎性的回击。他说：“然而，能不能反对抽象地‘设想’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即超帝国主义呢？不能。抽象地设想这种阶段是可以的。不过这在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者，他为了幻想将来的不紧急的任务，而否认了当前的紧急的任务。从理论上讲，这就是为了这些幻想而不依据实际的发展，随意地脱离了实际的发展。毫无疑问，现在正在朝着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的、囊括一切企业、一切国家的托拉斯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在还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财政资本的‘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以前，帝国主义必然要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变成自己的对立面。”①

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日益分崩离析，证明了列宁的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第二十八章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

一九一七年一月全世界为俄国强有力的革命罢工运动的发展所震动。在巴库和尼什涅夫哥罗得发生了大罢工，到一月九日莫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九七—九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斯科已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罢工。彼得堡的龐大的普梯洛夫工厂在三月三日也罢工了。布尔什维克組織了大規模的街头示威，到三月九日已有二十万工人在罢工，翌日并发展成为总罢工。工人举着旗帜——上面写着“打倒沙皇！”“我們要面包！”“打倒战争！”。三月十二日彼得堡的军队拒絕向人民开枪，到晚上他們中已經有六万人参加了游行的队伍。工人们打开了折磨革命者的监狱，并且开始逮捕沙皇的將軍和官員。在全国各地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到三月十四日革命胜利了。

沙皇退位，临时政府建立。其中包括以杜馬的主席地主兼保皇党人罗将科为首的一群反动派。这是一个短命的政府。几天以后成立了新政府，以李沃夫侯爵为总理，米留可夫为外交部长，克倫斯基为司法部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告完成。政权轉入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手中，正如列宁所說，这个阶级“在經濟上早已統治着我国”①。

同时资产阶级的統治也面临着直接的威胁。早在沙皇退位以前，工人就仿效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初次建立的苏維埃开始組織工人和士兵的苏維埃。不久以后差不多每一个市鎮都有了它的苏維埃。党史說，根据列宁的分析，其結果是“两个专政特殊結合的局面：一个是实现着资产阶级专政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实现着工农专政的工兵代表苏維埃。結果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②。

然而苏維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挑战在当时还只是潜在的，因为苏維埃的組織除了极少数之外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苏維埃的領導者也很願意把政权放在资产阶级的'手中。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三一一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联共党史”，第二三五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苏共党史解释这种形势还由于当时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在苏维埃中夺取代表位置，并在苏维埃里组成自己的多数。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大多数领袖还在监狱和流放所(列宁侨居国外，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还在西伯利亚流放所)，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可能在彼得格拉街道上自由游逛。

这次革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这路线主要是列宁制定的。这次革命证明了列宁的论点，即主要由劳动人民组成的常备军在革命时期是会站到革命者方面来的，它也给予第二国际的右派领袖们的谬论以迎头痛击，这些人认为在拥有现代军队的条件下，人民的武装起义是不能实现的。这次革命也证明了列宁的原理的正确性，他认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力量，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基本农民群众是一支可靠的革命力量。这次革命也驳斥了孟什维克修正主义的倾向，就是把农民当作反革命的群众而撇开他们。最后，它并证明了列宁以革命的方式来反对战争的伟大纲领的正确性。

发生革命的原因

二月革命的背景是成长着的资本主义和与它同时日益扩大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从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三年俄国的工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①。虽然大部分基本工业，如煤、铁、石油、铁路等等，都属于外国资本家(法国、英国、比利时)，然而俄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甚至更为迅速。

^① 卡耳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第二卷，第二四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俄国工人阶级面对着野蛮的半封建的专制政体，因此阶级觉悟特别高，特别富有革命性，他们的这些特点在布尔什维克的天才领袖列宁的指导下发扬光大。工人为了有一点可怜的工资每天要奴隶般地工作十一小时至十三小时，他们在工厂里受虐待，他们没有权利按产业系统或是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他们的罢工和其他的抗议运动均遭到血腥的镇压。监狱中关满了工人阶级的战士。农民也面对着同样残酷的统治：经常遭到剥削，土地被人巧取豪夺，租税沉重使他们无法生活下去，还经常处在高利贷者的铁掌之中。、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只要政府认为合适，就会成百万地被征调到战场上去为帝国主义分子和沙皇的利益去送死。俄罗斯帝国土地上的许多民族也遭受无情的压迫，常常残杀犹太人。东正教的教会对这整套的掠夺和压迫的残酷制度给予完全的支持。

然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败后不久，战斗的工人阶级又开始斗争了。一九一四年一月彼得堡有十四万工人罢工，在巴库和许多其他的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而又顽强的罢工。在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尽管在有着野蛮的镇压的情况下，整个俄国罢工的人数不下一百四十二万五千人。这个运动是如此地强而有力，因此党史说，“革命高潮进程因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①

沙皇尼古拉第一欢迎这个战争，他认为它可能防止革命，但结果恰恰相反。俄国军队遭受到可怕的屠杀，这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无能，政府官吏的贪污腐化，人民中间饥饿盛行，工业和运输完全停顿，人民厌战，而布尔什维克对群众的正确领导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革命。日俄战争产生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① “联共党史”，第二〇九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反动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在五月改組成联合政府，由立宪民主党人（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維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組成。它的綱領是保存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阻碍工人农民的革命要求。这个綱領和第二国际的右派修正主义者的总路綫是完全一致的。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俄国繼續参战。在这点上，它受到同盟国家积极的支持。这些国家在彼得堡都有代表团，包括了右派社会党的領袖，他們督促俄国政府不要停战，并要防止俄国革命向左发展。四月十八日俄国外交部长无耻地宣布“全国人民要求繼續参加世界大战，直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代表政府宣誓坚决推行原来的政策。为了实现这个保証，临时政府七月在前綫发动了一个攻势，結果使俄国軍队遭到毁灭。

克倫斯基政府以召开立宪會議的承諾来敷衍工人和农民的一切要求，其实立宪會議是一再地延期。斯大林对这政府作出了正确的估計，他說，在它的統治下，农民将永远看不到土地，工人将永远掌管不了工业，俄国也得不到和平。同时，这个政府閹割了苏維埃，并使它們处于从屬地位，这样結束了列宁所說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政治迫害开始了，布尔什維克被迫轉入地下。科尔尼洛夫將軍在政府的反动的方針的鼓舞下，在八月組織了武装暴动，其目的在于恢复沙皇制度。經過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是通过布尔什維克的活动，这个危险的暴动才被鎮压下去。

党的革命的綱領

二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在瑞士，他立即了解到这不过是斗争的

第一阶段。在他的“远方来信”中，他告诉革命工人说，“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在推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时，也一定会再次表现出这种英雄气概来。”^①这是“不断革命”的理论，即最先是由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时阐明的理论后来列宁在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托洛茨基说似乎最先叙述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是他，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

列宁和二十个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坐在一辆密封的车厢里从瑞士回到了俄国，德国人放过了这一群人，天真地以为他们会因此而得到什么好处。列宁一到彼得格勒就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照亮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列宁的四月提纲给党规定了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第二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天才计划。党本身所经过的全部历史，已把党准备好来执行这一伟大任务。四月提纲指出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所进行的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并号召工人一点也不要支持临时政府或者它的战争计划。提纲敦促双方在前线的士兵进行友好活动。

在提纲论述从革命第一阶段向前过渡的问题时，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过渡措施：号召土地国有化，地产充公，在工兵苏维埃的监督下把所有的银行合并为一个全国银行，在工业方面建立工人监督的制度。

在政治方面，四月提纲号召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过渡到以

^① “列宁全集”，第二三卷，第三三一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无产阶级和貧农为基础的苏維埃共和国。它要求一切政权归于苏維埃，建議武装人民以代替目前的軍隊。它宣布“如果没有在历史上最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不可能以真正民主的方式来結束。”列宁并建議党的名称应改为共产党，因为这是党綱更为正确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把他們建立的組織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最后，列宁并且要求建立共产国际以代替威信扫地的、已經瓦解的第二国际。

許多年以后，党曾这样估价四月提綱：“列宁在其有名的‘四月提綱’里完成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丰富了馬克思主义理論。他得出了这样的結論：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像先前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議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維埃共和国。这一天才的发现，对于保証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胜利，对于苏維埃政权在我国的胜利，具有极其偉大的意义。”^①

經過一番党内斗爭，其間列宁曾經提出辞职（但后来撤回），最后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列宁的革命的四月提綱，表示反对的只有加米涅夫、李可夫、皮达可夫几个人。在这整个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中，这些人，常常和他們勾結在一起的是季諾維也夫，有时有布哈林，都站在反对地位，始終反对党的列宁政策。

走向革命的和平道路

对于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列宁曾坚决地証明必須进行武装起义。他說，在帝国主义时代，馬克思关于英国和美国能够进行和平革命的論点已失去效用。虽然如此，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克倫斯基政权的早期活动中，很快地看出俄国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① “苏联共产党五十年”，第一四頁，人民出版社版。

列宁就是根据这一点进行活动的。克倫斯基不能順利地利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反对工人农民的革命力量。

敌人說似乎共产党人在原則上是提倡暴力的，列宁揭露了他們的謊言。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了苏維埃代表大会。共产党那时一方面提出了“不要支持临时政府！”的口号，同时又执行一种和平的鼓动政策。正如列宁所說，必須“耐心地、經常地、坚持不懈地、特別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來說明他們的策略的錯誤。只要我們还是少数，我們就要进行批評，揭发錯誤，同时宣傳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維埃的必要性。”^①

党史在評論这个政策时說，“这就是說，列宁並沒有号召实行起义反对当时博得苏維埃信任的临时政府，沒有主張推翻这个政府，而是力求用解釋性的和征集力量的工作来爭得苏維埃中的多数，改变苏維埃的政策，經過苏維埃而去改变政府的成分和政策。这是預計到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針。”^②

共产党运用这个政策在陸軍、海軍、工厂委员会、工会中爭取到了多数。五月二十日在彼得堡工厂委员会的會議上有四分之三的代表支持布尔什維克。在許多其他的城市中，布尔什維克在苏維埃中也从少数变成了多数。然而在六月三日全俄苏維埃第一屆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仍旧是少数派。政府关于在前綫发动七月攻势的决定激怒了群众，加速了扩大党的队伍的洪流，并且使党的影响蓬勃发展起来。

政府鉴于不可能以自由地政治爭論来击败共产党，就决定以暴力来粉碎党及其背后的巨大的群众运动。街上的游行示威受到

① “列宁全集”，第二四卷，第三頁，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联共党史”，第二四五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镇压，逮捕列宁的拘票也发下来了，好几个中央委员进了监牢，党的印刷所被破坏了。因此党被迫转入地下。在七月攻势的时候，在科尔尼洛夫发动叛乱、苏维埃从属于政府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自由也在各方面被剥夺了。

临时政府废除了共产党和群众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就发动了内战。很清楚地看出，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工人农民满足他们对和平、面包、土地的要求的唯一方法只有武装斗争。共产党已认识到并接受了这个艰苦的最后通牒。正如党史所说，它“开始来实行准备武装起义，以期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建立苏维埃政权。”^① 政府决定开始公开的斗争。俄国正走向十月无产阶级革命。

斯德哥尔摩(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俄国革命在世界工人之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在世界劳动群众中产生了深厚的热情，并空前地刺激了正在增长的和平情绪。一九一六年底在奥地利，党的领袖维克多·爱德勒的儿子弗列德里克·爱德勒为了要发动群众争取和平，枪杀了总理史图厄格伯爵。在德国有饥饿暴动，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分裂，成立了一个以狄特曼为首的中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整个社会主义的集团反对军事拨款^②。在法国，反战的工团主义者和左派社会主义者在军事工业中发动罢工。英国的军火工人也进行了多次罢工。在意大利的工人中展开了强烈的反战运动。美国的资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使美国投入战争，但是也面临着以社会党为首

^① “联共党史”，第二五七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一六〇页。

的群众的强烈的反对，这是由德布斯、路登堡、威根克涅哈特及其其他的左派分子发起的。

这种反战情绪广泛的发展导致了一九一七年的广泛的和平运动。已从布鲁塞尔迁至斯德哥尔摩的社会主义国际局通过荷兰—斯堪底那维亚委员会号召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美国的社会党积极地参与这个运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在齐美尔瓦尔得）支持这个建议。最后国际社会主义局、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荷兰—斯堪底那维亚委员会同意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为开会日期。

建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议得到各国社会党的广泛的支持。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和其他各国的党派都同意参加。但联盟国家的政府因鉴于胜利在望，以为这个会议是走头无路的德国所进行的和平试探，因此都反对这个会议。他们的工具右派社会民主党也就诅咒这个会议。美国的刚普尔斯特特别肆无忌惮地谴责这个会议，英国海员工会的负责人威尔逊宣布该工会拒绝派代表到斯德哥尔摩去。

在伪善的“为了民主而拯救世界”的借口下参加大战的美国政府给斯德哥尔摩会议以第一个打击：拒绝发护照给美国的社会党的代表希尔奎特、李、柏格。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府很快地效颦，结果会议竟落了空。

同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中的齐美尔瓦尔得分子在是否应当参加即将来临的大会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列宁是主张抵制这个会议的。九月五日至十二日他们自己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会议。列宁没有出席。因为在建议召开大会的问题上原则不明确，这次出席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的会议的人数非常少。会议只是重复了

在齐美尔瓦尔得會議和昆塔爾會議上早已接受的原理。会上通过的宣言拥护俄国革命，号召战斗性的群众罢工和爭取社会主义和平的总斗争，并宣布“国际无产阶级爭取和平的斗争同时也意味着拯救了俄国革命”^①。

当时齐美尔瓦尔得的左派坚决反对领导这运动的右傾机会主义的中派半考茨基主义者。他们使中派分子格里姆失去了主席的职位，因而运动的领导权落入安吉利加·巴拉班諾夫之手，他那时还属于左派。左派反对右派和中派的领导不肯支持結束战争的革命政策，反对他们贊成注定要失败的右翼的斯德哥尔摩會議，反对他们不愿意同第二国际决裂而建立革命的第三国际的路綫，并反对他们在整个一系列的其他政治問題上的混乱和保守。列宁当时已經得出最后的結論，新的国际将不顾这些动摇分子的抗拒而建立起来。

第二十九章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月)

俄国的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这一决定意义的时期是党的迅速成长和准备革命的时期。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克倫斯基于七月二十日成为总理）因为繼續战争的政策，显然不愿意給农民以土地，剝夺民主权利，以及因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的罪恶行为，已經威信扫地。政府沒有能力领导国家是日益明显的了。

^① 盖金和費歇尔著“布尔什維克和世界大战”，第六八一——六八二頁。

在这期间，各种人民群众组织大为壮大，特别是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这些组织日益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这一边，并接受他们的领导。在战胜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翌日，即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就已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五天以后莫斯科苏维埃也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的影响也一天天地增长，农村中的革命运动加强了。全国各地发生着农民擅自夺地的事。革命的危机很快地在成熟中。

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党在彼得格勒半公开地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此时已有党员二十四万人，而在二月革命时期只有四万五千人。根据党的命令，列宁匿居芬兰，斯大林做了主要报告。他说：“革命的和平时期业已终结，不和平的时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到来……”党正在准备即将来临的革命考验。

在这次代表大会中，托洛茨基小集团公开宣称完全同意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因此准许他们参加了党。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生在俄国一个开店舖的家庭，在一八九六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他十多年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游击战，虽然由于他终于进入党内，给了他很负责的工作，但是后来证明他是不可改变的异己分子。

克伦斯基政府不顾一切地企图防止并击败即将到来的人民革命，在十月初组织了所谓预备国会，作为召开立宪会议之前的一个临时组织。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个反革命的组织，结果它在即将发生革命的暴风雨中被扫除了。群众不能听任一番花言巧语来使他们放棄正在争取的和平、面包、土地和社会主义。

列宁在他被迫居留芬兰的期间，写了另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国家与革命”。这部巨著极其明确地揭示了国家的阶

級性，这是馬克思所提出而为第二国际的右派机会主义者所摒棄的理論。列宁粉碎了修正派认为現代資本主义国家是人民国家的理論。他說明了大为加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作用乃是反对日益革命的工人階級。他指出工人不能把这种专制国家接收过来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务，而必須摧毀它，并代之以无产階級专政。他說：“只有承认階級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階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①

列宁发挥了馬克思关于国家的學說，并深入地分析了将来的无产階級专政的結構。他这本书呈現出来的正是俄国工人階級在他领导下即将开始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幅清楚的图画。革命的危机中断了列宁的写作，他再也沒有机会写完这部基本的著作。他这样解釋：“因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做出‘革命的經驗’总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②

夺取政权

列宁在十月七日从芬兰归来以后，他曾两次向中央委员会闡述他在流亡中所写的东西，即人民准备进行革命。他說：“多数人民是拥护我們的。……我們在两个首都的苏維埃中获得了多数。”^③（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他說，革命形势的成熟須有三个条件，即起义必須以先进的階級为基础，必須与人民革命情緒的高漲相一致，統治階級必須躊躇不决并陷于混乱之中。他強調指出，所有

① “列宁全集”，第二五卷，第三九九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同上，第四七九頁。

③ 同上，第二六卷，第一頁。

这些条件都成熟了。列宁进一步詳細地闡述了为保証即将到来的暴动胜利所必須采取的軍事步驟。

然而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遇到强有力的反对。加米涅夫一季諾維也夫集团一般地反对起义，托洛茨基想拖延起义以便后来使它遭到失敗。列宁証明了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中央委员会在十月十日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決議在評述了对起义有利的形势之后說：“所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已經不可避免，而且起义时机业已完全成熟，茲特号召全党一切組織以此为准绳……”^①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彼得格勒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员会，它成为革命的总司令部。軍事委员会里建立了党总部，由斯大林負責。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所有这一切，他們公开在党外的报刊上譴責起义，因此列宁称他們为革命事业的工賊，并要求把他們开除出党(但在当时沒有作到)。

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即十一月六日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学校，亲自領導起义。十一月七日武装起义开始了。赤卫队和革命軍队占領了火車站、郵政局、电报局、政府各部、国家銀行。預备国会解散了。当天晚上临时政府的人員在冬宮被捕，革命已經是一个既成事实。其他城市都效法了彼得格勒的革命榜样。經過了莫斯科的四天斗争以后其他的中心也发生了搏斗。

当革命的起义已經取得胜利的时候，第二次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在十一月七日深夜开会。布尔什維克占了压倒的多数。孟什維克、崩得分子、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看到自己已經失敗，便退出会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匯編”，第一分册，第三九八頁，一九五四年莫斯科版。

場。大会痛斥这些逃兵，大会正式宣布全部政权已經轉归苏維埃掌握。大会并建立了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为首的苏維埃政府。这就成为掌管一亿六千万俄罗斯人民的机构。这时党已有党员三十万人，并有数百万苏維埃代表和职工会会员同情和支持党。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与农民结成战斗的联盟，打倒了沙皇与资产阶级的血腥的統治。这样一来他们就在国际帝国主义最弱的一环冲破了它，并給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使它永远不能恢复。“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乃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論的胜利。我們党由于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推翻了俄国帝国主义政权，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便实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綱領。”^①

由于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的許多因素結合在一起才使偉大的胜利有了可能，但中心的问题是列宁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与孟什维克和其他修正主义者的說法相反，俄国人民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各阶层农民中的絕大多数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統治时都和工人联合起来。为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策略揭示了新的道路，列宁和偉大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把广大的貧农和中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他们同工人在一起推翻了克倫斯基的资产阶级政府。現在列宁和党要做出另一个甚至是更大的政治“奇迹”，这就是领导据說是与社会主义无关的广大的小土地私有者在工人阶级的引导之下走向社会主义。

苏維埃政府最初的措施

共产党人一旦掌握了俄国这只船的舵，就以其特有的精力、速

^① “苏联共产党五十年”，第一五頁，人民出版社版。

度和细致地对待问题的态度，立即着手实现他们的纲领。若干年来拒绝第二国际的右派领袖的宗派主义和乌托邦空想主义的幻想的布尔什维克已经证明他们是具有最坚决的行动的人们。他们以一系列的措施粉碎了旧的政府机构，而使新的政权行动起来。在十一月八日，即在取得政权以后的第一天，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号召交战国家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当天晚上，代表大会又制定了土地法令，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将地主、沙皇家族、寺院等的土地一亿五千多万英亩都转归农民。同时，工人们正通过工厂委员会在忙于接管工厂。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四天，八小时工作制就建立起来，社会保险制度也建立了。一九一八年一月，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所有的工厂、矿山、交通事业等等都收归国有。

英、法、美拒绝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关于停战的建议，因此后者开始与德国单独媾和。谈判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开始的。德国政府提出的和约条件很苛刻，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在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其他人的支持下违反党的指令，拒绝签字。德国使停战中断，又向俄国进军，占领了广大的地区。俄国的军队在战争中已遭到巨大的损失，无法作有效的抵抗。列宁坚持应该接受德国提出的甚至最苛刻的议和条件，他的建议终于被接受了。他说，革命必须得到喘息的时机，否则就会遭到毁灭。列宁同托洛茨基及所谓“左派共产党人”集团作了剧烈的斗争以后，他的意见终于得到伸张。当时列宁的行动显示出他作为战略家的光辉天才，简直可以说正是他挽救了革命。资产阶级的战争制造者和他们的遍于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发出愤怒的咆哮，说“布尔什维克出卖”了他们在帝国

主义战争中神圣的事业。

苏维埃将土地给予农民的法令也是列宁天才的光辉表现。它吸引这样广大的农民坚决地走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苏维埃政权是不可能接踵而至的艰苦岁月中熬过去的。党内“左”派分子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领袖唱着同样的调子，宣称布尔什维克加强农民土地所有权这种作法等于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建立起一座不可攻克的障碍物。但是列宁确信最后一定能够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走向社会主义，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他宣称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这段时期中，要与富农进行斗争，要中立中农，要把广大的贫农培养成为同盟军——这是在农民政策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见，也是革命成功的依靠。

另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政策是，在一开始就赋予俄国各民族以政治上的平等和民族自决权。这个政策连同其他的因素为新政权赢得了一向受到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支持，给它打下了巩固的基础。然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由于接受了德国和英国的反革命方面的援助，不智地决定运用赋与它们的分离权而独立。这样一来，另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邪说”，民族自决，又成为暂时还微弱的被敌人包围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有力的支持。

定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立宪会议应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大多数代表都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列宁和平常一样，一下就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并提供了根本的解决办法。他指出，革命的结果，是苏维埃成为统治机构，而不是立宪会议。在立宪会议与苏维埃的对立中产生一种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革命之间的历史性的争论。立宪会议的选举（根据十月革命前所拟定的名单）表明旧的力量对比关系。

列宁說，“因此，这个应当作为资产阶级議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會議，就不能不成为橫梗在十月革命和苏維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① 罗森堡同意列宁总的結論，他說：“如果列宁命令举行新的选举，苏維埃政府一定会得到絕大多数的选票。”^② 因此，当立宪會議投票否决了号召承认苏維埃政府为最高的国家政权的決議时，就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正式被解散了。

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在使所有这些革命的政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沒有經過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反对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布哈林、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許多其他的人。列宁不得一直为实行布尔什維克的政策进行斗争，他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是斯大林。对于苏联以外的工人运动的人士看来，列宁的革命政策也常常是新奇的。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左派分子对于这种政策是无法理解的。甚至在政治上成熟的像罗莎·卢森堡这样的左派領袖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尖銳地批評新政权犯了“錯誤”，包括把土地交給农民、規定民族自决权、解散立宪會議、限制反革命政党的权利等等。

保卫革命

世界资本主义在視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为死敌这方面并不亚于俄国国内的反动派。因此，从一九一七年底到一九二一年初，年轻的苏維埃政府不得不为它的生存而斗争，为反对俄国反革命进行了艰苦的国内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人民已被战争弄得疲憊不堪，又遭到饥荒，呈现一片破坏的惨象，军队大部

① “列宁全集”，第二六卷，第四〇八頁，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爱·罗森堡著“布尔什維主义的历史”，第一一〇頁，一九三四年倫敦版。

分在战争中摧毁了，但人民极其英勇地团结在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败了最强大的反革命军队。他们击破了尤登尼奇、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克拉斯诺夫、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弗兰格爾等許多白卫軍，并击退了英国、日本、法国、美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军队。曾有一个时期，大部分国土陷于敌人手中，政府主要的粮食、燃料、原料的来源都切断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人每隔一天才配给八分之一磅面包的口粮。虽然如此，人民以无比的英勇进行着斗争，他们建立了红军，到一九二〇年底，所有的敌人都从苏维埃的土地上被赶走了。

在反动派军事力量的武装进攻之下，保卫斗争中的苏维埃政权对世界工人运动有最重要的意义。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齐美尔瓦尔得）发表了几个声明，号召工人支持被围困的苏俄。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奥地利和德国发生了大罢工，大部分是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在英国、甚至在美国也发生了較小的罢工运动；西雅图和費城的碼頭工人都拒絕为在苏俄的干涉军队装运貨物。

群众保卫俄国革命的运动影响到同苏维埃政府作战的联军。在巴黎和会上，有人問劳合·乔治，为什么英国不能在苏俄更积极地作战，他宣布說，如果他建議派一千名英軍到俄国去，定会发生兵变，如果要制定軍事計劃来反对布尔什維克，那么这只会使英国布尔什維克化，而使苏维埃在倫敦出現^①。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三十日在俄国北部的美国步兵第三三九联队的 I 連就发生过兵变^②。結果这个地区的所有的美国军队即被美国統治集团全部撤退。

① “美国对外关系(一九四三年)”，第三卷，第五九〇——五九一頁。

② 舒曼著“一九一七年以来美国对俄国的政策”，第一三六——一三七頁，一九二八年紐約版。

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領袖对苏維埃却采取了极其敌对的态度，他們是改良主义者，資本主义的“弥縫者”，所以他們自然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他們像俄国孟什維克一样，从一开始就仇視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为恢复第二国际分散的力量而召集的伯尔尼會議上，他們就譴責了苏俄。在此以前，卡尔·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写了一本小书：“无产階級专政”。在这本书里，他恶毒地攻击了苏維埃政权。他露出自己的原形，公开地攻击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理論。这个人甘願为帝国主义的屠杀千百万人民寻找借口，然而他对于新政权对凶恶的反革命分子采取的镇压措施却感到憤怒。他的这本小册子为不如他这样狡猾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提供了反对苏維埃的主要論点。

列宁立即写了一本“无产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来回答他，揭露了他的反动概念。列宁捍卫了无产階級专政这个布尔什維克在革命中最重要政治原則。他根据布尔什維克有大多数群众支持这一事实証明了推翻临时政府和解散立宪會議的正确性。他支持镇压从前的統治階級，因为镇压武装反革命是迫切需要的政治上的措施。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他的“国家与革命”的繼續，它分析了革命事件，而这个革命在“国家与革命”这本名著里曾加以概述。

第三十章

苏維埃制度

斯大林說，十月革命与其他所有的革命不同，它推翻了所有的剝削者，把政权轉交給劳动人民中最革命的階級，即无产階級。在

它的领导下，旧的剥削制度被摧毁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剥削与压迫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明了人类历史中从资本主义旧世界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①。新政府开始时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全部政权属于城乡劳动者，由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实现之”，并规定，“土地及其蕴藏、水流、森林、工厂、矿井、矿山、铁路运输、水上及空中运输、银行、交通工具、国营大规模农村企业（苏维埃农庄、农业机器站等等），城市与工业地点公用企业及主要住房，概为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人剥削人的制度特别受到禁止，“按‘不劳动者不得食’之原则，劳动为苏联每一有劳动能力公民之应尽义务与光荣事业。”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之社会主义原则^②。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俄国革命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革命。它改组了俄国每一件主要的机构，包括剥除东正教的政治色彩在内。革命没有一张可以依据的蓝图，只有以前制定出来的总原则。因此，在列宁天才的领导之下，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创举和实验，大大地便利了以后其他地方的革命。这里只能极其简单地概述一下苏联政权初期的形象，及其以后年代里的发展情况。

自从劳动者取得政权以后，具有高度灵活性的进步的苏维埃社会经过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当时是处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年代中。由于工业和农业已崩溃解体，也由于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一〇卷，第二〇三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苏联宪法（根本法）”。

不得不反对許許多多的国内外敌人政府被迫实行极其严格的管制，普遍地实行配售制度，人民生活非常艰苦。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的新經濟政策时期。在这时期中，为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刺激生产，为农民开辟了自由市場，准許開設小企业，准許私人貿易。然而，对外貿易和經濟命脉的工业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全部生产的絕大部分是国营工业和集体农庄所进行的。这阶段从一九二七年左右就已开始，直到現在。目前苏联已經在开始进入沒有階級的社會的高級阶段，即共产主义。

資本主义世界在右派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帮助之下，从一开始就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斗争，曲解并誹謗苏俄生活的每一方面。这些联盟分子——主子及其代理人——自始就認識到，資本主义在它爭取生存的斗争中，必須設法使世界上的劳动者无从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真象。因此他們不厌倦地努力玷污和贬低苏联的成就，并筑起一道思想上的障碍来反对它，蘇維埃国家的敌人为此利用了拥有很好的組織和报酬的报刊。不幸他們的謊言竟收到了相当大的成效，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人民群众几乎完全不知道苏联人民中間真正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另一方面，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一开始就团结起来保卫苏联。他們認識到世界的民主与和平的未来是同苏联的命运相联系的。对待苏联的态度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高准則。

政治結構

“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工农社会主义国家”^① 这是无

^① “苏联宪法”第一条。

产阶级专政或工人的统治。苏维埃社会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的初期，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通过的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它允许每两万五千个工人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中拥有一名代表，农民则每十二万五千人才有一名；但是这种不平等和差别在一九三六年的宪法里就废除了。目前苏联由三个友好的阶级构成，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一致，并在胜利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共产党是人民和政府的领导，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是由最先进、最忠诚、精力充沛、工作不倦的分子组成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也包括农民和知识分子。党的觉悟性和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保证了对国家的领导，给全国树立榜样。它在每个机构——政府、军队、工业、农庄、工会、学校及其他，都有支部。党与人民血肉相联，它以自己的榜样鼓舞了全体人民群众建立功勋。今天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具有史无前例的政治才能，它是在革命前许多年列宁所开始的天才的建党工作的结果^①。

共产主义者，从马克思写成第一部著作的时代起，一向拥护没有阶级的社会将终于建成，也就是说，在无阶级革命之后消灭国家的原则。虽然如此，这不可能立即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到现在也还没有发生，理由很简单，苏维埃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亟须经常保持和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包括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以击退国内外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只有当资本主义国家进攻的危险消失以后，消灭国家才能开始。苏维埃国家是无阶级专政，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的刀口是朝外的。对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五十周年”。

內，軍事力量已失去效用，因為國內已沒有敵對的階級，剝削階級早已消滅了。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蘇維埃政府的力量是用來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保證他們的福利，而不是為了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因此，蘇維埃國家从一开始就以科學的方法作為管理的基础，這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可能有的。

蘇聯的民主比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都要高級，自從大革命以來就是如此。下面的重要事實可以說明，如所有的工業和國家的資源都屬於人民所有，組成蘇維埃國家的各族人民享有政治上充分的平等，婦女和男子在生活各方面都享有的完全平等，排猶主義以及其他種族和民族沙文主義都作為犯罪來懲辦，高等教育的普及，工作權與休息權的建立，人民的群眾組織——如工會、合作社及其他——直接參加政權，人民公民權的高度水平，以及世界上最民主的一九三六年憲法。蘇聯的政治基礎是勞動者代表蘇維埃，這些組織把立法和行政在人民直接監督之下結合起來。

悉得尼和貝特利斯·韋伯許多年來有着機會主義的費邊主義的背境，他們在分析蘇聯的國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時，曾在一九三六年寫過：“在這種（工作）方式中，個人專政已沒有存在的余地。個人的決定是受到懷疑的，並且層層地加以防止……”至於政府，他們寫道：“我們的推斷是，在事實上它是和專制截然相反的。它曾經是、現在仍然是由整個一系列的委員會組成的政府……我們自己的結論是，如果專制意味着一個政府事先沒有經過公開的輿論或者私下的會議討論或辯論即行裁奪的話，那末，蘇聯政府在這個意義上實在要比許多的議會更不專制些。”^①

① 韋伯夫婦著“蘇聯共產主義”，第一卷，第四三三、四三六、四四九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

在十月革命期間，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維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为了保卫克倫斯基政府，采取了公开反革命的立場，因此他們終于遭到查禁。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苏維埃政权建立初期决心向布尔什維克妥协，便参加了政府。那时还有各种的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及其他傾向的分子所組成的許多仇視革命的其他党派。約翰·里德提到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参加彼得格勒苏維埃选举的各种政党不下十九个之多^①。布尔什維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一开始就发生分歧，仅仅維持到一九一八年中，社会革命党就退出了政府。他們反对布勒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要求与德国繼續作战，为了这个目的，他們謀杀了德国駐莫斯科的大使米尔巴哈。再者，他們对布尔什維克的領導者也采取了暗杀政策——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社会革命党的卡普兰在莫斯科枪击列宁，使他受了重伤。

从那时开始，苏联就趋向于一党制度。在一个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既然全体人民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只能有一个政党，即共产党。人民民主国家是无产階級专政的一种形式，在那些国家里却有好几个政党，但以共产党为領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許多政党，每个政党代表某个階級的利益。这仅仅意味着階級斗争正在激烈进行，所有的党派都进行着为他們本階級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階級的利益的斗争。

經 济 基 础

十月革命之后的一个短时期中出現了一种強烈的趋势，就是

^① 里德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三六七頁。

通过工人的工厂委员会来管理受到了破坏的工业。这是工团主义的倾向，很明显不适于建立并管理现代化的工业的。为創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管理以代替逃亡的资产阶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所采取的最初的实际步骤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成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宁已提出了大规模工业计划生产的步骤。然而真正的经济计划一直到一九二〇年底内战结束时才开始。一九二一年列宁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力化”。^①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一九二一年四月成立，但是好几年以来，它的工作主要的是局限于个别工业部门的计划——如冶金、纺织、运输，等等。直到一九二八年，在著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以后，才制定全国各地所有工业部门的总的生产计划。从此以后，苏维埃的生产突飞猛进，其速度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到一九三三年，苏联已经从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而它的巨大的工业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十年中，农业生产是农民在他们个人的土地上进行的，这些土地完全属于全民所有。当时也存在着少数的示范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是直到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真正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才开始发展。它大体上是采取了集体农庄的形式（即农业合作社）。这个发展之所以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发生是因为工业发展当时出现了巨大的高涨，这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已经开始。到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在各出产省中基本谷物区里，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在一九二八年春季，还只有百分之二

^①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四六八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至百分之三)。到一九三一年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庄合并成为二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四千个国营农场。到一九三四年，有二十八万一千架拖拉机和三万二千架联合收割机在苏维埃的农村中工作。这个深刻的农业革命是苏维埃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使得前此还抱怀疑态度的资本主义世界感到惊异。这个农业革命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甚至像工业社会化把大资本家当作经济和政治因素消灭掉一样。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为六百四十六亿卢布，所有这些资金都必须由遭受战争蹂躏的苏维埃人民积累起来。要得到这样一笔巨额的资金必须紧缩工人和农民的腰带。虽然如此，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已大为改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消灭失业现象，在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像可咒诅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样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大规模的失业是无法产生的。这主要是因为苏维埃的生产不像资本主义生产那样为了私人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进行的。

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

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工会起着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会大为不同的作用。它们的作用决定于工人管理政府，没有资本主义剥削者可以作为斗争的对象。这使得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阶级的工人对工业情况的好坏以及对一般的成败产生了直接的责任感，这是他们在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所不可能有的事情。

今天的工会，像其他苏维埃的机构一样，都是许多试验和首创工作的结果。在开始的时候，工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如何进行工作没有明确的概念，工厂委员会与全国性的工会之间有了分歧，

許多人認為後者是多餘的。但是不久工會就以工廠委員會為基礎，以他們作為在工業中的主要組織。

從最初階段開始，工會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生活條件擔負了新的任務，在這個社會里，工會是主要的組成部分。新的任務包括這些重要的事情，如在工業中建立勞動紀律，直接參與工業管理，不斷提高產量，改進生產方法，對大量新工人的教育和技術訓練，制定並執行工廠法規，直接掌握國家廣泛的社會保險制度，有時甚至拿起武器擊退帝國主義干涉者。當然，通過所有這些事情，工會關心工人的經濟利益，其方式規定和執行正確的工資比例，遵守規定的工作時間及監督集體合同規定的勞動條件。工會一方面與政府密切地合作，另一方保持了獨立的地位。

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工人必須同企業主與政府進行鬥爭，罷工是他們主要的武器，但是，在沒有剝削階級並具有工人階級政府的蘇聯，罷工不起任何作用。然而，在革命的早期，政權成立時期，曾有过許多的罷工，常常是反革命分子發動的，他們企圖損毀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二〇年，記載的罷工共有四十三起。蘇維埃俄國很快就完全消滅了引起罷工的原因。即使是落後的工人也認識到以罷工來反對他們自己的政府是愚蠢的。此後罷工雖然仍然是合法的，但已中止，而現在則是非常稀奇的事了。蘇聯勞動條件的改善，不是由於艱苦的階級鬥爭，而是由於友好的協商和科學的經濟計劃。

蘇聯採用計件工資制度使訪蘇的工會工作者感到驚奇，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里計件工資制是被堅決反對的。但是事情是非常簡單，只要記住蘇聯已經沒有剝削者利用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掠奪工人這個基本事實就可以理解。全蘇工會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三二

年曾这样解释过这种情形：“计件工资制使每个工人在物质上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发生兴趣。我们必须强调，在我国的计件工资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那些国家里，计件工资制是进行剥削的工具。在这里国家对劳动保护已尽到最大的努力并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计件工资制会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保证工人的物质和一般生活条件的改善。”①

在苏维埃工业中实行各种不同级差的工资制。这是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这是经过精心考虑过的为了激发苏维埃工人积极性的制度的一部分。极为重要的是每种教育和提高的门路都对工人大开方便之门。争取更高的工资，更为熟练的技术，更加负责的地位，这都是每个工人自己可以作到的。

第三十一章

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的生灵涂炭，巨量的物质财富被毁，结果是四大帝国的崩溃——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奥图曼王朝土耳其。它的最高潮是推翻了四个封建的专制君主，即俄国的沙皇、德国的凯撒、奥地利国王、土耳其的苏丹，随同也推翻了他们的君主制度。在俄国还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是右派社会民

① 韦伯夫妇著“苏联共产主义”，第二卷，第七〇四页。

主党的罪大恶极的叛逆行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个东欧和中欧也都会被摧毁。

这个广大的革命转变是按照列宁早已预见到和阐明了的总的路线进行的。他是战后巨大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上的领袖，这是任何人所不及的。俄罗斯人民及其领导者共产党领导了整个的斗争。在这影响深远的革命中，列宁的作用可从三个总的方面看出。

第一，斗争的全部过程是符合列宁早在事件发生以前很久所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以反对应对这次可怕的屠杀负责的反动政府的口号。大革命各个阶段的顺序并不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都相同，各地革命的政治内容也是不相同的；但是大体说来，整个运动的根本一致的目标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可否认地是列宁主义的。

其次，在四大帝国崩溃的同时，强烈的民族革命力量显示了出来。在斗争中，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其中有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个发展也是与俄国共产党的纲领以及列宁的教导非常一致的。在这事以前许多年，在威尔逊总统还未梦想到他的“十四点”以前，列宁就表明各民族的希望热烈主张民族自决的原则，虽然这个主张遭到社会民主党右派甚至许多左派分子强烈的反对。

第三，在这四个帝国里的伟大革命中，也产生了强大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这当然无疑是列宁主义的。这就证实了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它在领导着这整个运动的俄国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只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才阻止了社会主义的普遍胜利。这个胜利假如不是在发生

革命事件的一切地区出现，也无论如何会在大部分地区出现。

这三个基本事实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革命形势里，列宁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走着正确的道路，保证了世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个道路完全符合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的任务，当国际资本主义腐朽和衰落的时候，共产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建設力量。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巨大的世界革命运动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

德国的苏维埃

战争无限期地拖长，人类陷于屠杀和痛苦的极大的混乱中。德国的工人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一样，反抗的心理愈来愈加强，反战的情绪也愈来愈增长。在一九一八年初，德国发生了巨大的罢工运动，参加者达一百万人，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发生了强大的工人运动，为了抗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苛刻条件而举行的群众大会遍及全国，许多粮食暴动发生了，军队的叛乱常常发生。一九一八年秋，德皇政府因其反动的性质及其军事实力的日益衰落，在群众中完全丧失了威信。附近的俄国革命胜利的偉大范例成为鼓舞德国工人阶级坚决行动的巨大力量。

在战争年代中，社会民主党在右派叛卖行为的影响下，已分裂成为左、中、右三派。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若吉士西、皮克及其他人所领导的革命的左派组成了一个小的团体。它早在一九一六年，即在战时，已建立了“斯巴达克”团*的国际主义者小组。共产党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才成立，大部分是由“斯巴

* 以斯巴达克得名，他是特雷斯的群众领袖，在公元前七四——七一年领导古罗马的偉大的奴隶暴动。

达克”团的力量组成的。动摇的中派是由考茨基、海斯、莱指布尔、巴尔士、狄特曼及其他人所领导的。这些人的口头上是革命的，而实际行动是保守的。中派把他们的大部分工人首先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组织在社会民主工人会社中，不久就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成立了新的组织（“斯巴达克”团早先附属于它），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中著名人物有厄伯特、诺斯克、谢德曼、列金、威尔士等人。这些露骨的修正主义者把持着大部分党的机关报和党的组织，继续利用在旧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及其职员中的影响。他们并控制了大部分的工会，会员人数减至约二百万人，大都是熟练工人，但到一九一八年工会却得到猛烈的发展，到一九二〇年人数已增至四倍。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水兵在基也尔的成功暴动点起了德国革命之火，这些水兵拒绝为了使英国不能得到这些船只而与舰队“光荣地同归于尽”。暴动像野火一般遍及全德国。俄国革命的影响立刻就起了作用；起义的工人、士兵、水兵在全国主要的城市和武装力量的主要中心都建立了苏维埃。这些仿效俄国早期的苏维埃而建立的苏维埃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支持。十一月七日以克尔特·爱斯奈为首的苏维埃取得巴伐利亚的政权。十一月九日国民政府毫无反抗地崩溃了，凯撒逃往荷兰。这实际上是个不流血的革命。

革命被出卖了

这时帝国的政权已经瓦解，只要有统一的领导，德国工人阶级能够很容易地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正好是有势力的右派社会民主党领袖最不满意的。这些人既不相信社会主

义，也不希望社会主义，他們和他們的在其他国家的同类一样，其本性是自由主义者，他們只是努力于在某些地方补救资本主义。他們的整个路綫是与资本家合作以粉碎革命。他們的態度是可以一切方法来阻止社会主义在德国胜利。他們的領袖厄伯特曾說过：“我痛恨革命正如我痛恨罪恶一样。”^①这表明了他們总的立場。

社会民主党修正派領袖們的思想与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这件事之間的距离可从那时举行的劳資巨头會議表現出来。这个史无前例的會議在柏林举行，会期是十一月八日至十五日，百万富翁雨果·史丁斯代表所有的资本家，劳方的代表是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老板、工会領袖卡尔·列金。在开会时甚至于城里街道上还响着机关枪声。他們根据反革命的推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像从前一样繼續下去，认为大规模的工业社会主义化不会发生，因此會議制定了狡猾的集体合同，承认工会，規定八小时工作制，設立工厂委员会等等。当該党的政治領袖正在向工人作鼓动性的演說，告訴他們打算如何領導德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其真正的領袖們却在幕后这样可耻地“解决革命”，也就是为了比較次要的經濟利益把革命出卖掉了^②。整个阴谋的目的在于分裂工会运动，把大部分熟练工人組成的工人貴族与革命的群众分裂开来，以便整个地打敗这个斗争。

柏林工人士兵委员会在十一月十日宣布，“旧的德国已不存在……工人士兵委员会（苏維埃）现在是政权的掌握者”^③。这与俄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七八頁。

② 福斯特著“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危机”，第一———五頁，一九二一年芝加哥版。

③ 萊恩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三七一頁。

国早期的工人政綱“一切政权归苏維埃”是相符合的。委员会号召总罢工。这个綱領更要求迅速地将工业国有化、全国民主化。虽然柏林苏維埃由修正派和机会主义者所控制，但是至少在字面上，这些要求和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要求是一致的。它駁斥了叛徒波尔堪諾及其他人的认为德国工人中沒有革命精神的論調^①。列宁认为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这一分析非常正确，资产阶级的理論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像恐惧死亡一般地害怕工人的革命精神和德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他們最初的反革命目标是窒息并摧毁羽毛未丰的苏維埃。他們与资本家密切合作，以“拯救德国脱离布尔什維主义”。他們的头一步是建立以費得利克·厄伯特（一八七一——一九二五）为首的“看守”政府。厄伯特原来是馬鞍匠，是极端的修正主义者。一九一三年倍倍尔死后，他就成为党的領袖。厄伯特立即取消柏林苏維埃所号召的总罢工。右派的第二个步骤是在几天以后建立临时政府，由三个右派分子——厄伯特、謝德曼、藍斯柏格——和三个独立派分子——海斯、狄特曼、巴尔士——組成。虽然很明显修正主义者完全决定仅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独立派分子一面假装贊成一切政权归于工人的委员会，一面却与右派合作，显然企图自上而下地破坏革命。这是致命的。这种无原則的阴谋活动致使列宁称中派分子为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

十二月十六日工人士兵委员会（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右派大部分由于他們有力地控制了党的組

^① 波尔堪諾著“世界共产主义”，第一三四頁，一九三七年紐約版。

織、工会、合作社，因此有了四分之三的代表，独立派則占其余的大多数。所以大会支持临时政府，并且投票贊成举行国民大会，反对建立苏維埃政权。这个情形与俄国最初建立苏維埃时，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其中占大多数并拥有众多的跟随者的情形一样。

反革命势力还不信賴它在工人委员会中可疑的多数，乃寻求一个机会把革命淹沒在血泊里，这机会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找到了。政府突然将柏林的軍事指揮官、独立派分子爱弥儿·艾奇洪撤职。这件事引起了“斯巴达克”团分子与独立派的左翼联合的武装反抗，他們集合起来支持艾奇洪，总罢工遍及全国。社会民主党国防部长諾斯克下令动員过去凱撒的軍官及其他反革命軍人，使他們反对战斗的工人。两星期中，柏林及其他城市的街道都被血染紅了，但是起义終于被击败了。它对于新成立的共产党來說是致命的打击。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工人在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維埃共和国，但十八天之后就失败了。

剛釋放出獄不久的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在这次总的斗争中遭到残酷的杀害。根据預定的計劃，他們在一月十五日在柏林再次被捕，有人假装把他們送入監獄，实际上却毫无人性地把他們枪毙了。这次謀杀是由当局事先有意地計劃好了的，但是政府否认对此事应担負的一切責任，也并未作任何努力来逮捕众所周知的罪犯。世界革命运动中两位最偉大的战士就这样死去了*。

资产阶级恢复全面进攻

这次浴血斗争致使独立派向政府辞职，自此以后，右派积极进

* 罗莎·卢森堡的丈夫里奥·若吉士西也被杀害了

行反革命的国民大会。他們在一月二十一日举行选举，正当革命斗争刚被镇压而令人沮丧的时候。因此，右派在选举中得到相当大的多数是不足为奇的。社会民主党修正派得到总票数的百分之三十九·九，独立派占百分之七·六八，共产党没有参加选举。

资产阶级威玛共和国在以后的数星期内建立起来。但是资本家认识到工人革命的情绪，为了要引导他们走入歧途使他们发生混乱，就把社会民主党右派分子厄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作为新政府的领袖，资本家知道这些人会忠实地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革命工人阶级的进攻。国民大会的领袖也给工人一些甜言蜜语来安慰他们，起草了工业社会主义化、改善工资、居住条件和教育、支持工人委员会等等的激进的纲领。但是他们根本不打算实行这个纲领，也从未实行过。他们竟恬不知耻地把苏维埃作为新政府的諮詢机构。

总的说来，这是资本家所要求的完美的结果。他们重新得以控制政府机关，他们把扼杀革命的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分子放到政府机关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准备承担签订不名誉的凡尔赛和约的沉重的义务，这个行为在十年以后他们不得不面临着法西斯崛起的时候成为他们的严重的负担。

虽然有了不幸的一月事件，德国工人仍在继续斗争，在以后的四年中进行了几次革命，以图消灭德国的资本主义。但是这些革命都失败了，每次都被社会民主党右派所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势力扼杀了。德国资本主义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找到了有效的保护。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打算采取的也正是这种方针，但是布尔什维克有强大的力量足以粉碎反革命的阴谋，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德国革命的失败阻止了即使不是全部欧洲也是大部分的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走向社会主义。如果这一点能够成功，它当时就会给予世界资本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将改变世界的局面。所以，对于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以及由于延长过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所产生的其他社会灾难这一切的罪恶，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应该担负的。而且这些牺牲和灾难还没有终止。德国革命的失败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在镇压革命当中德国资产阶级比俄国的强大而且更善于作战。德国工人比俄国工人受到的资产阶级幻想的影响更深（特别是关于威尔逊的“十四点”），然而，在正确的领导下他们也能够完成革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除上述以外还应当指出斯巴达克团即后来的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软弱。面临着当时的重重困难，党在动员和领导德国的工人阶级方面不够坚强。柏林暴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左派”拒绝留在旧的工会组织和拒绝参加政治选举也是错误的。但是革命失败的基本的、最决定性的原因，是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凶恶的叛变，以及“言论革命行动保守”的中派的从旁协助。

匈牙利革命

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伟大的革命高潮中崩溃了。帝国最后剩下的只是今天的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这仅仅是当日帝国广大版图的一小块土地。这个革命主要是具有民族解放的特点，主要的被压迫民族——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赫尔吉亚人、匈牙利人——都脱离了帝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奥地利本身，以维克多·爱特勒、

卡尔·芮奈、沃图·鲍厄为领导的人数众多的社会党表现了微弱的战斗性，发动了广泛的罢工，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的选举中企图在资产阶级的议会中得到多数。在全国来说，保守党取得大多数的席位，但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

但是，匈牙利的革命并没有停止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而是明确地继续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旧政权在群众的压力下被推翻了，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卡洛利伯爵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十一月十六日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成为总统。但是，卡洛利政府面对着混乱的政治和经济的局势，不能有任何的进展。它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不得不让位给一个共产党占优势的政府，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政府中的领导的政党是匈牙利社会党，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而成的。

新政府的实际领袖是它的外交部长共产党员贝拉·肯。政府中的其他活跃人物有著名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和二十五年以后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元首马提亚士·拉科西。新的苏维埃政府失败了，首先因为它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的领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打击下，共和国在一九一九年八月被推翻了。

在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短暂的生命中，政府领袖在政策上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最重要的是没有把土地给予农民以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虽然苏俄已经有了这个伟大的教训。他们并且还忽视了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期的天才的战略思想，没有利用即使是以重大的代价与协约国谋求和平的机会。他们在基础还很差的时候就匆促地进行工商业的国有化，使软弱

的政府无法贯彻执行。更基本的原因是，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把社会民主党人、修正派及其追随者都合并在一个党内，这错误受到了列宁尖锐的批评。

除领导方面的不幸的错误而外，消极的因素还有德国革命被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出卖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它阻碍了整个中欧的革命斗争，还有奥地利的社会党人明确地拒绝帮助匈牙利，匈牙利工人运动的软弱，共产党的领导缺乏经验，以及协约国以武装力量残酷地扑灭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由于这些不利的条件，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充其量只是一种没有成功机会的举动。

第三十二章

第三国际的成立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三月，当第三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疲惫和混乱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给予资本主义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还不能恢复。这些重大的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标志着它衰亡和腐朽时期的开始，标志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总危机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和外在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工人和资本家在分配工人产品上的斗争，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资本家与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利害冲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和侵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战争，以

及資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間的矛盾的日益加深。所有这些斗争和矛盾的根源都可追溯到資本主义的初期，但在帝国主义时代它們便日益增长和尖銳了。它們有系統地对資本主义机构进行破坏，并开始摧毁整个資本主义制度。

当共产国际产生的时候，資本家想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偉大的俄国革命中遭到的毁灭性打击的資本主义制度重新整頓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是資本主义的致命的总危机的最令人信服的标志。資本主义的国家活动家制定了凡尔賽条約，这个条約在一九一九年六月由协約国和德国签字。这是盜匪的条約，是根据資本主义“弱肉强食”的原則制定的。这个条約剝夺了德国的殖民地及其在欧洲的許多領土，并使其担負巨額的賠款。凡尔賽条約因此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

为了实行他們以暴力来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阴谋，战胜国建立了国际联盟。英法从内部来控制这个机构，而美国为了保持行动自由，从未参加国际联盟，但却开始从外部来策划对世界的統治。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譴責凡尔賽条約，列宁斥責它“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約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压在弱小民族头上的暴力。”^① 交战双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虽对条約过于苛刻有些怨言，但他們一般地还是采取了履行这些条款的立場。

第二国际的复活

在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重大打击后重振資本主义力量的总的題目之下，第二国际的尸体又被发掘了出来并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于伯尔尼召开的社会党會議上复活了。第二国际在战后比过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卷，第一二五——一二六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去作为一个拥护資本主义的机构更为露骨地担負了极端反革命的任务，与資本家密切地合作，阻碍正在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伯尔尼出席會議的有二十六个国家的一〇二个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革命的原因而不参加这个會議的有俄国、意大利、瑞士、保加利亚、羅馬尼亚、塞爾維亞、芬兰、拉脫維亞、波兰等国的左派政党以及青年国际和国际妇女書記处的代表。极端沙文主义的比利时党拒絕与“敌对”国家的政党一同参加會議^①，美国劳工联合会为了同样的资产阶级的原因而未出席。

像资产阶级的国家活动家在凡尔赛和会中一样，“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在伯尔尼激烈地爭辯着战争的禍首的問題。这是議程上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項目，用了两天时间来討論。尽管迫切需要，但是没有任何人斥責應該被責难的叛变的社会民主党領袖們。他們像他們的老板們在巴黎所作的一样，认为成敗的德国人是战争的禍首。然而他們最后是被“饒恕”了，理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然推翻了凱撒政权，“他們就已經用事实表明要坚决把他們的一切力量貢獻給重建被战争破坏的世界，并在国际联盟內为社会主义而奋斗”^②。这当然是一句謊話，德国社会党的領袖無論在那时或后来都沒有任何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打算。德国的考茨基分子特別积极于粉飾右派分子應負的战争責任以及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的責任。

这次大会沒有正式討論俄国革命的評价而留交下次會議去做，但是，正如杜德所說，“这次会上很明显地帶有譴責的情緒。”^③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一八五頁。

② 同上，第一八六頁。

③ 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一五頁，一九二〇年倫敦版。

由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布朗丁起草的修正派式的決議被一致通过，它拒絕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并宣布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①。这是十年来反苏宣傳运动的正式开端，其結果相等于或超过了资产阶级本身所作的任何反苏宣傳。

此外，伯尔尼會議通过決議，承认国际联盟，支持国际联盟的国际劳工局，支持民族自决权。然而，这种民族自决权却不包括殖民地的人民，他們只能处于“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會議认为，他們应该按照适合于成为国际联盟之一員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建議。右派完全掌握了这个會議。會議建立了一个常設委员会，每个政党派两个人参加，并有一个由三个修正主义者——布朗丁、汉德逊、惠斯曼——組成的执行委员会为领导来准备下次的會議。

成立第三国际的号召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巴黎和会正在开会，伯尔尼社会党會議召开之前，八个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會議，包括俄国、波兰、匈牙利、德国、奥地利、萊特兰、芬兰等国的党，巴尔干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加上一个美国社会劳工党的非正式代表（芮因斯坦），以俄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召开世界性的大会以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并向全世界的三十九个左派政党、工会和其他工人組織发出邀請。

大会的号召闡述了綱領的原则基础，是根据德国“斯巴达克”团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維克）的綱領拟定的，它一共包括十五点。

① 萊德勒著“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第三五三頁。

大会号召以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没收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财产以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财产，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右派和中派所起的作用，建立称为共产国际的新的世界组织^①。

这个历史性的号召发表在最决定性的时候。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同苏维埃政权一道为政治上的生存正在进行生死的斗争以反对凶恶的国内反革命和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所组织的武装干涉。那时可怕的大战刚刚结束。革命的浪潮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巴尔干等地高涨起来；在英国、法国和其他大陆国家，大规模的群众罢工也在发展着，甚至在大战中遭受困难最少的美国，战后的大革命危机的影响也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的史无前例的罢工运动中表现了出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类犯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滔天罪恶以后，在西方世界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之下已动摇起来了。

当时成立的共产国际是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就已开始的左派群众革命运动的成果。它产生的最近的背景是一九〇三年在俄国党内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派，战前在俄国和在第二国际内反对孟什维克和考茨基中派分子的长期斗争，在左派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中反对战争的艰苦的斗争，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当时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革命斗争。伟大的列宁是这整个革命发展的杰出的领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所长期并极力争取的革命的国际诞生了。

^① 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二三——二四頁。

莫斯科代表大會

共产國際的成立大會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舉行，出席的共有十九個黨派的代表；許多代表在來莫斯科途中為敵對的政府所逮捕。代表團的名單和投票權如下：亞美尼亞（共產黨）一人，德屬奧地利（共產黨）三人，愛沙尼亞（共產黨）一人，芬蘭（共產黨）三人，德國（共產黨）五人，匈牙利（共產黨）三人，拉脫維亞（共產黨）一人，立陶宛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一人，波蘭（共產黨）三人，俄國（共產黨）五人，烏克蘭（共產黨）三人，挪威（社會民主工黨）三人，瑞典（左派社會民主黨）三人，巴爾干革命聯盟三人，德國在俄國的殖民地（共產黨）一人，俄國東方民族一人，法國的左派齊美爾瓦爾得分子五人，瑞士（社會民主黨非正式代表）三人，美國（社會勞工黨非正式代表）五人。出席的還有荷蘭、南斯拉夫、朝鮮、波斯、瑞士、突厥斯坦、土耳其、美國、阿塞拜疆、保加利亞、中國、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格魯吉亞、英國等國的個別的觀察員①。

大會的議程是：(1)報告；(2)共产國際綱領；(3)資產階級民主和无產階級專政；(4)對社會黨和伯爾尼會議的態度；(5)國際形勢和協約國的政策；(6)宣言和白色恐怖；(7)委員會的選舉和組織機構。

列寧主持開幕，並致下列的簡單的開幕詞：

“我受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託，在共产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首先，請全體起立，為第三國際最優秀的代表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致哀。（全體起立）

同志們！我們會議具有偉大的世界歷史性的意義。它證明資

① 杜德著“兩個國際”，第二五——二六頁。

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已经破灭。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德国，内战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吓得丧魂落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斗争的伟大意义。现在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这个名词是群众不了解的拉丁字。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字已经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 Shop Stewards Committees (工厂工长委员会)，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现在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应当特别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生长起来，取得统治地位。今天我在一份反对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北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表示要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①

① “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三三—四三四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代表大會的綱領

這個新的世界組織，是值得懷念的第一國際的事業的繼承和繼續。事實上，它甚至正式地沿用了它的名稱。“國際共產主義代表會議決定成立第三國際，命名為共產國際。”^①

代表大會產生了兩個主要的政治文件。第一個文件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一直作為共產國際的綱領，主要是由列寧起草的。第二個是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總提綱。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寫成的共產國際綱領的決議包括了列寧在過去十五年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原理。旨在反修正主義，深入地分析帝國主義戰爭，譴責右派社會民主黨和中派的叛變行為的這些原理在列寧的天才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國家與革命”中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

宣言說，“新的時代已經開始！這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在內部分崩離析的時代。這是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的时代。

帝國主義體系正在崩潰，殖民地發生暴動，統治階級完全不能控制人民的命運了。這就是世界目前情況的一幅寫照。”^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通過蘇維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使生產社會主義化，進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些是代表大會的綱領所預見到的前途。“革命的時代強迫着無產階級利用戰爭的手段。這種手段能集中無產階級的全部力量，即群眾行動，而其邏輯的結果乃是與政府機構以公開的戰鬥進行直接的衝突。所有其他的方法，如革命地利用資產階級的議會鬥爭，都只有次要的意

①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第二一八頁，黨的出版局一九三三年版。

② 同上，第一七三頁。

义……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殘暴的斗争中，在反对君主政体的斗争中，在反对既得利益的阶级，资产阶级的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斗争中，在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和民族的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①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綱是新的革命时代一份具有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战斗的文献。列宁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論断，他們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真民主并用以反对苏維埃的真正的民主。他并猛击了那些伪善的资产阶级代表，他們本身就是經過暴力的革命和阶级专政才得到政权的，現在却說无产阶级专政是駭人听闻的事。列宁說，“历史証明，从来沒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經過专政时期，即夺取政权……，就取得了統治，就能够取得統治”^②。但是这个苏維埃专政与一切其他的不同，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謀福利的，而不是为了少数剝削者的利益。

在第一国际时代主要的工人运动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在第二国际时代是德国，但是現在俄国工人的組織領導着第三国际。在大会上，列宁闡述了像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領導世界的工人运动的問題。偉大的俄国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在新的国际中的領導作用証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列宁着重指出，这是由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打击具有莫大的力量。恩格斯，后来还有考茨基（在他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早已預見到这个可能性。苏联的先锋作用一直繼續到我們的时代，这时苏

①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七八、二一一頁，党的出版局一九三三年版。

② “列宁全集”，第二八卷，第四三五頁，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联已成为偉大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同它的新的偉大的盟国人民中国一起，是世界民主、和平、社会主义陣营的领导者。

第三国际的成立

大会着手从組織上建立新的国际。这方面的第一个步骤是正式解散左派齐美尔瓦尔得运动。決議指出，“齐美尔瓦尔得联盟的存在已失去了意义。其中所有真正革命的人都已奔向共产国际”。另一方面，“那些中派分子，可从伯尔尼會議看出，現在已加入社会爱国派，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①

是否要即刻成立共产国际的問題，会上曾經加以討論。德国共产党代表爱伯倫以本党的名义建議以后再解决成立共产国际的問題。这件事表明德国左派集团（以及許多其他派别）尚未清楚了解到修正派由于支持世界大战，公开地敌視俄国革命，已經使世界工人运动遭受深刻的分裂。列宁坚持国际必須在目前的这次会上成立，后来是成立了。

对新国际的組織机构只采取了最初的步骤，并决定由下届人数更多的代表大会制定明确的章程。但是作为临时机构，由最大的政党选举一个代表組成执行委员会，并选举一个五人的执行局。执行局包括拉科夫斯基、列宁、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拍拉吞。执行委员会由俄国、德国、德屬奥地利、瑞士、瑞典及巴尔干联盟的党的代表組成，美国的社会劳工党沒有包括在內。季諾維也夫被选为主席，安吉利卡·巴拉班諾夫为書記。第三国际就这样产生了，它在将来的年代里，在充滿革命事件的世界中担任了重要的任务。

^① 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二七頁。

第三十三章

革命的前途：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〇年)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
日在莫斯科举行。在第一、第二两次代表大会之間，革命运动新的
浪潮在中欧和东欧高涨起来。虽然由諾斯克领导的政府实行恐怖
政策，德国的工人又采取一致行动，并击退了危险的反革命的卡普
政变（見第三十五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两星期，
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产生了，当时苏俄的紅軍在社会主义共和国
內清除了武装敌人，那时还包括波兰軍隊。世界资产階級对于革
命的前途充滿了恐惧，豪斯上校对威尔逊总统說：布尔什維主义在
各处都占了上风。“匈牙利刚刚屈服。我們是坐在一个露天的火
药仓库上面，总有一天，星星之火会将它点着。”

在革命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成立共产国际大大地推进了世界工
人运动。共产国际的成立大大地鼓励了各国普通的馬克思主义者，
許多政党开始倾向于革命的国际。愈来愈多的人认为列宁是世界
工人的偉大領袖。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至一九二〇年三月之間拥护
或声言参加共产国际的有下列国家的社会党：意大利、挪威、保加
利亚、希腊、瑞典、匈牙利（共产党）、荷兰、瑞士、美国、英国、西
班牙、法国以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劳工联盟^①。当这些政党和联盟

^① 杜德著“两个国际”，第三六頁。

向左推进的时候，其内部不时发生分裂。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一九二〇年秋开会时，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五个国家的四十二个党派^①。

出现了大规模地投奔共产国际的现象。不仅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就是许多踌躇不决的机会主义分子，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群众的左倾，也陆续加入共产国际。列宁说，在中派的机会主义分子中，加入共产国际已成为时髦的事情了。

青年共产国际的成立

在两次代表大会之中聚集新的革命力量，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组成的青年共产国际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二十九个代表在非法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青年国际的大会，出席的有十三个国家。大会制定的纲领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一致的，但特别着重青年关于教育、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和军事训练的要求。虽然青年共产国际在形式上是独立的机构，但它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两个组织在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互换代表。青年国际的领袖是威里·孟森柏格，是在这期间向共产主义运动徐徐前进的许多机会主义分子之一。

最初，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运动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体育俱乐部和友好团体的形式在西欧各国出现。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起初并不注意他们，但毕竟在一九〇七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青年建立了一个国际青年局（见第二十四章），此后他们定期开会。到一九一四年，就有十五个组织，团结了十七万会员。卡尔·李卜克

^① 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三九〇页。

内西是这个青年运动的創始人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正式青年領袖中的大部分人——德曼、唐南伯格、弗兰克等等——跟隨了第二国际領袖者的路綫，支持战争。虽然如此，青年群众很快地开始反对这个方針，并集合了他們的力量反对战争。一九一五年四月在伯尔尼举行的青年代表會議（見第二十七章）是最早的、反对战争的、还有組織的运动之一。一九一五年十月三日規定了国际青年的节日。但是會議的反战決議采取了和平主义的路綫。的确，俄国的青年根据列宁的政策曾要求接受将帝国主义战争轉变成国内战争的口号，但这个政策遭到了否決。在伯尔尼會議之后，国际局出版了“青年国际”，列宁曾为它写过文章。

在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偉大的革命斗争中，每个战綫上都有青年在积极工作。在德国和匈牙利革命中，他們也是最优秀的战士，并且还有很多烈士。在苏俄，青年——共产主义青年团員，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战争的一切战綫上，他們都参加了战斗，他們在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經济中积极地担任了巨大的工作。到一九二〇年底，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已有会員四十万人。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青年組織使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像在战前第二国际领导下那样只是一个空架子。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体育运动国际。列宁对于青年工作給予了最密切的关怀。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綱領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主要的报告。他在报告里天才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列宁描繪出战后资本主义列强中的混乱情况，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

国，想重建并扩大他們的統治。他对这个形势作了总的估計以后，說：“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制度都正在遭受巨大的革命危机。現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應該用实际行动来‘証明’，他們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組織性、他們与被剝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領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①当然，列宁那时首先是号召欧洲的工人，但是假如德国和几个中欧的其他国家已推翻了资本主义，就会在世界的基础上产生革命形势。

列宁指出在欧洲广泛的无产階級革命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他說，“事实証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別活动家来維護資產階級，比資产者亲自出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們来領導，資產階級的統治就无法維持了。不但俄国克倫斯基統治的历史証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領導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瑪对資產階級政府的态度，也証明了这一点。英国和美国的类似的經驗也証明了这一点。”^②

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报告的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实际措施，目的在于保証共产国际及其所屬的政党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取得胜利。大会全面地分析了无产階級专政的各个主要方面，討論了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法建立苏維埃的問題，关于議會制度和政治行动的重要策略問題，革命以前、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无产階級对农民的态度問題，共产党人对待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态度問題，关于青年和妇女运动的提綱，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接受参加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以及列宁的党的革命作用。

①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一九九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同上，第二〇三頁。

在共产国际初創时期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可列入世界馬克思主义运动的偉大文献之中。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关于民族与殖民地問題的补充提綱”，“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以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之一。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著名的小册子，它是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写成的，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它是为了批判共产国际內所存在的极端左派分子的錯誤。列宁认为右派的危險是极其严重的，但是为了保持党的力量和团結，必須和那些有着比布尔什維克更“革命”的論点、善于花言巧語的“左派”作斗争，因为归根到底，右派和“左派”机会主义者都是要使无产阶级遭到失敗。列宁所写的文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在以后国际存在的全部時間內起了重要作用。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之一。

“左派”宗派主义者想在革命中走捷徑，他們忽視发动和領導无产阶级的基本問題。列宁严厉地批評了“左派”的許多缺点，包括反对参加議会和政治选举，退出改良主义的工会，对政治問題和組織一般地采取生硬和不灵活的态度，在原則上只承认秘密的方法，不善于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为党工作等等。

俄国革命以前，在工人运动中有許多“左”派分子，表现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的非政治傾向，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的双重工团主义，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沒有迫切

* 这个組織也叫做“世界工业工联”。——俄譯本編者

要求”的立場，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經常不参加工人階級的群众的发动。在第一国际期間，这种傾向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巴枯宁派的“左”傾。俄国革命的发展以及战后欧洲革命高潮的到来，大大地加强了这种左傾的情緒。所有的政党，包括俄国党在內，都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种情緒。例如，美国的两个地下共产党成立将近两年，在他們的綱領上从未提出任何迫切的要求；英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充滿了“左”傾；在許多其他的党派对于“左”傾的問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意大利的共产党（波尔地加派），德国的共产主义劳工党，荷兰的“左派”等等，他們都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树立了坚定的原則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的偉大典范，他粉碎了这种革命高調。在他的小册子中，他說明了利用资产阶级的議会作为讲台以接近群众的必要性；在許多例子中他指出“不妥协的左派分子”——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其他——如何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問題上采取一种不灵活的、所謂“革命的”立場，拒絕簽訂苛刻的条約，几乎毀灭了新建立的苏維埃共和国。列宁尖銳地批評了英国共产党的宗派主义，他說，他們在选举中的政策应该是与工党合作的政策。这样就为日后成为共产国际策略路綫的基础的广泛統一战綫綱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列宁猛烈地抨击党內外所存在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布尔什維主义仅仅是純粹俄国的現象。他闡明了布尔什維主义的國際意义。世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相同的，虽然在某些重要的具体問題上会有不同之处。

列宁特別揭穿那些拒絕在群众性的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并坚持要創立新的和“完善”的双重工会的“左”派分子，例如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在过去十五年中，对工人运动遺害无穷。列宁說，“毫

无疑义，龔帕斯、韓德逊、茹奥之輩以及列金之流的先生們是非常感謝这样一些‘左的’革命家的，因为他們像德国的‘原則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們摆脱这种“原則”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絕在那里面进行工作。”^①这种双重政策使群众性的工会置于反动領袖的手中，听凭处理。

正如列宁所預見，左派这个总傾向的最明显的表現——“不妥协”的政策，即沒有当前的要求，沒有选举的政治行动，不参加改良主义的工会等等，都迅速地被肃清了，并且列宁这本偉大的著作在这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今天，“左的”宗派主义的巧妙形式——一般参加群众偉大的階級斗争各方面的工作不够积极——如果不是資本主义世界的全部共产党也是許多共产党的严重的障碍，因此必須經常地予以斗争。

“二十一个条件”

二十一个“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另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为了防止当时想要参加共产国际的中派分子而写的。这种中派分子的党派中有英国独立工党，意大利社会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他們都有代表出席。正如列宁所指出，这种分子是革命运动最严重的危險，德国和匈牙利的工人付出慘痛的代价后得到了这个經驗。参加共产国际的条件划清左派与中派間工人階級早已需要划清的界限。在一定的条件下与中派合作是一件事；但吸收中派分子参加到革命政党的領導地位中来是另一件事。

^①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三六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列宁所写的二十一个条件规定了列宁主义的新型政党的基本原理。简而言之，这些条件提出，党要完全掌握党的报刊并进行有力的宣传；把改良主义者从党的领导岗位上赶走；在任何条件下维持党的机构；在农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工作；揭露“社会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谴责本国的帝国主义，在改良主义的职工会中进行工作；必须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作斗争；党严格掌握议会党团；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定期重新登记党员；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的进攻；起草共产党的党纲，接受并实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些党派须重新定名为共产党；在党报上刊载共产国际的材料。党要根据二十一个条件来考虑和行动；党的领导委员会要在新的基础上改组，拒绝接受二十一个条件的领导者都要驱逐出去。如屠拉梯、毛底连尼、考茨基、希尔奎特、朗格、麦克唐纳这些中派机会主义分子，在“条件”的本文内特别说明要把这些人开除出党。

列宁看见动摇者和机会主义分子都在场，为了要保卫二十一条，他特别坚持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像他们所误认为的纯粹是俄国的，而是考虑到各国的特殊条件，具有普遍性。企图把布尔什维主义贬低成是纯粹俄国的，不适用于其他地方，这是机会主义者的目的之一，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必须反对这种观点。

首先为了打击中派和右派的“二十一个条件”，“在那时存在的紧张的革命形势中，为共产主义运动制定了国内和国际范围的工作原则……这些‘条件’是指导原则，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死规则。各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都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美国两个共产党从来没有正式采纳过‘二十一个条件’”^①。

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后，那时几乎要加入国际周围的

^①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一七九——一八〇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党派广泛地展开了关于参加共产国际是否适当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二十一个条件”。一九二〇年六月，英国独立工党投票反对参加。同年十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勒开会，以二三六票对一五六票通过参加共产国际。德国的右派分子拒绝遵守这个决定，结果党内造成分裂，较大部分的党员约三十万人参加了重新组织的共产党。法国社会党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开都尔会议时，以三二〇八票对一二二〇票通过参加，但是右派又分裂出去，组织了一个新的社会党。一九二一年初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接受了“二十一个条件”，通过参加共产国际。意大利社会党也通过加入共产国际，但塞拉第和其他中派领袖拒绝驱逐改良主义的领导官员。在意大利大罢工中工人遭到卑鄙的叛卖以后，一九二一年一月党分裂了，共产党就在这时候产生。一九二〇年，美国社会党通过参加共产国际，但它的申请被拒绝了。社会劳工党对“二十一个条件”颇感失望，在一九二二年决定不参加。^①

这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力量在俄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它也有西欧、近东和远东、拉丁美洲等专门地区的工作委员会。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是“共产国际”，以好几种文字出版^②。

第三十四章

共产国际与殖民地世界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

① 哈斯著“社会劳工党与各国国际”，第一四一頁，一九四九年紐約版。

② 特拉岑柏格編“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三九〇頁，

問題的決議是具有最强的政治性。这个强有力的打击直接针对着资本主义最敏感的部分之一——殖民制度。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次对殖民地广大群众的命运給予极大的注意力。

在列宁的演說和決議中指出民族有两种，即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并說，“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是属于被压迫民族。……”^①“欧洲资本主义汲取自己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殖民地和附屬国。如果没有控制殖民地的广大的可供剝削的場所，欧洲的资本主义甚至不能維持他們短时期的生存。……如果没有銷售过剩的产品和供給日益发展的工业所需原料的广大殖民地，英国的资本主义也許早已垮台了。英国帝国主义使亚洲和非洲几万万居民处于奴隶地位，同时又使本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統治。……从殖民地所取得的超额利潤，是现代资本主义财力的最主要源泉。……”^②列宁特別強調超额利潤的一部分用来收买工人貴族，使他們不能不支持帝国主义。

列宁解釋說，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要削弱和粉碎附屬国人民的抵抗，常常允許这些国家得到虛假的独立。这种詭計由英国創始以来已成为美国建立遍及世界的帝国的主要办法。这个帝国是由一些形式上有政治独立的国家所組成的。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是这种虛假独立的典型例子。在这个著名的決議中，列宁把美国的黑人与爱尔兰人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一同列为被压迫的民族。

压迫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和推翻帝国主义作为根本廢除资本主义的一个条件有着深厚的利害关系。关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

①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〇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的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三四年版，第四九六頁。

补充提綱中說，“粉碎殖民帝国，同时在国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将会推翻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①。因此，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亟需携手合作。这是共产国际将要实现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是被压迫民族进行斗争的关键问题。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有两种倾向，即改良主义的倾向和民族革命的倾向。它要求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共产党给予附属国人民真正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以积极的支持。这不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注意不要把这种运动标名为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当时的革命危机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是“落后国家的群众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可以达到社会主义”。^②列宁说，“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③这事在中国现在已经发生。斯大林特别致力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研究。

卡尔·马克思和被压迫民族

第一国际特别是它的两个伟大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已觉察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政治意义。那时，在资本主义竞争时期，进行积极斗争的主要是欧洲大陆的被征服的民族。第一国际的领袖们这样密切地关注一八六四——一八七六年第一国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的出版局，莫斯科一九三四年版，第四九七頁。

② 同上，第四九八頁。

③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三——二一四頁。

际时期民族斗争的主要中心意大利、波兰和爱尔兰所发生的事件，就是这个原因。一八五九年意大利人民争取从奥地利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震动了整个工人运动，值得注意的是，组织第一国际的要求乃是抗议镇压一八六三年的波兰起义引起的。第一国际特别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马克思奠定了今日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基础（见第二章）。马克思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指出了对爱尔兰人民的剥削对于加强英国资本主义是如何重要，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又是如何的迫切。在本书前面几章所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美国黑人在内战中争取解放的英勇斗争，是第一国际的领导在民族解放斗争方面又一个突出的事例。

马克思很关心远东国家发生的事件。他指出，一八四八年以后，欧洲资本的力量来源之一是它向亚洲扩张。马克思看到了一八五〇年到六〇年间太平天国的真正意义，他认为事实上这是中国革命的开始。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不仅反对国内的反动的封建势力，并且反对欧洲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后为臭名远扬的英国土匪将军“中国通”的戈登率领的军队所击败^①。马克思关于这个重要的中国革命运动作了如下的著名的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制度的那装满着炸药的地雷上，并引起早已成熟了的总危机的爆发，这种危机，当它传播到英国国境以外去的时候，就会直接在欧洲大陆上引起政治革命。你看，这将是一幅多么奇妙的图画啊：中国引起西方的震动，而同时西方列强却在英法美

① “大英百科全书”，第一〇卷，第五二五页。

軍艦帮助之下将在上海、南京以及运河口等处規定‘秩序’。”^①

馬克思也非常敏銳地注意到那时在印度开始发生的革命。关于这个国家，他写得很多，天才地分析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杜德詳細地描述过这一点。在馬克思关于印度的許多著作中，应当指出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为“紐約論壇报”写的一系列文章。他对于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偉大的印度兵变，給予了特別的注意。他的“資本論”中有許多地方述及資本主义伸入亚洲和其他殖民地对世界資本主义的巨大的重要性。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也展望了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前途。

馬克思說过，“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另一个是改革的使命——即消灭古老的亞細亞式的社会；以及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②在許多革命的因素中，馬克思举出政治上的統一，“土著”的軍隊，自由的报刊，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印度知識界的产生，与欧洲的正常而迅速的交通。但同时，馬克思非常明白地指出，尽管如此，英国人在印度所作的絕大部分事情将仅仅会为印度人的革命創造物质基础，印度人自己会解放他們自己的。

馬克思解釋說，“英国資產階級将要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解放人民大众，也不会根本改善他們的社会状况，因为前后两点都是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占有。但是英国資產階級所必定要作的一点，就是为这两个任务創造物质的前提。难道資產階級在什么时候作过更多的事情嗎？难道它在什么时候能不迫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第四八頁，人民出版社版。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三六二——三六三頁。

秒、穷困与耻辱而达到过什么进步嗎？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統治階級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枷鎖以前，印度人民是不能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們中間所播下的社会新原素成熟的果实的。”^①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許多偉大的革命原則当作第一国际的遺產傳授給工人階級的后代，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領袖們却在埋葬它們并設法使工人忘記它們曾經存在过。关于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原則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之一。第一国际打开了通向这一偉大斗争的大門，但第二国际却又把它关闭了。

从第一国际解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三十八年，即第二国际成长和繁荣的时代，也是世界帝国主义成长和扩张的时代。第一国际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競爭时代，而第二国际的时代是壟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时代。在第二国际的兴盛时期资本主义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到世界一切角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巨大的壟断組織；主要列强完成了分割世界作为他們的殖民地；远东广大的被压迫民族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蓬勃发展。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和領袖从不反对帝国主义，从不保护欧洲被压迫人民，也不保护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这并不是單純的疏忽問題，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基本事实是这样，第二国际中占統治地位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三三三頁，莫斯科中文版。

修正派的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子，他們設法把工人运动系之于帝国主义的車輪上。

誠然，有时第二国际的个别政党甚至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情甚至答应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決議，但是总的說来，第二国际很少关心这种問題。在第二国际期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領袖們，除少数例外，都支持他們国内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列宁指出了产生这种現象的原因：这些領袖們認識到，他們在所依靠的熟练工人貴族，在实行自己的組織領導和政治領導的时候，从剝削殖民地人民所得的超額利潤中，得到了一定的好处。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說过，“第二国际也討論过殖民地問題。在巴塞尔宣言上关于这个問題也說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的党也表示要本着革命精神进行工作，但是，我們看不到第二国际的党做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沒有看到它們援助被剝削和被压迫民族举行起义反对压迫民族，我认为，大多数已經退出第二国际而希望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也是如此。”^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年中，列宁辛勤地劝导第二国际承认，要使欧洲和世界广大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在內。但是在大战以前第二国际的領袖們从沒有支持过这样一个民族自决的政策，甚至对于爱尔兰、波兰、捷克及其他发达的民族也沒有支持过，更无庸說对殖民地的“落后”民族了。斯大林說，“‘文雅的社会主义者’完全不應該认真地談那‘保持’‘文明’所‘必須’的殖民地之解放。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們說到民族自决权的

^① “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四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时候，通常不提及国家分立之权，——頂多他們把民族自决权解釋为一般自治权。”^① 社会民主党人对于帮助他們本国殖民地的人民有意地沒有做过任何事情，他們只是常常在殖民地建立一些可怜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殖民地人民日漸展开的斗争却不加以领导，反而用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典型的卑鄙的手段来証实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剝削是合理的。他們甚至制造“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的下流理論。他們追随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卑鄙的帝国主义冒险，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浴血战争中重分世界，这是他們最后一次充分地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忠誠。

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

共产党人在列宁的领导之下，恢复并发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总的革命原則，并且考虑到新的帝国时代的要求，以新的眼光在实际活动中运用偉大的先驅理論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学說。列宁是最偉大的反对帝国主义者，从他的最早的活动开始，就主張給被压迫民族自决权。他的“最有能力的学生”斯大林继承了他的事业。

具有反帝斗争一切特点的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大大地影响了在迅速觉醒中的中东和远东的人民。今后直接发生影响的許多事件中，有一九〇六年的波斯民族革命，一九〇八年的土耳其民族革命，一九一一年的中国民族革命，并刺激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更深刻地震动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

^① 斯大林著“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第一六〇頁，人民出版社版。

民族革命情緒。当年輕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廢除沙皇时代强迫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所訂的治外法权和租界时，被压迫人民把它看作一个强有力的朋友。这种新的态度反映在苏俄与土耳其、阿富汗、印度、中国的密切的政治关系的发展上面。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領袖孙中山对列宁感到特別亲切，他是苏俄的朋友。

苏联国内約有五十个原来受压迫的民族，約占全体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苏俄对待国内被压迫民族的人道主义的态度对于在被压迫民族中間取得威信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在发展民族問題的理論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說，“沙皇制度对这些民族的政策，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这些民族的政策，就在于杀死它們中間任何国家性的萌芽，摧殘它們的文化，压制它們的語言，使它們永处于愚昧无知之中，最后，尽可能地使它們俄罗斯化。”^①

列宁称沙皇俄罗斯是各民族的監獄。与这种殘酷的压迫政策成为强烈的对比，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国立即給予俄国各民族以民族自决权，并包括分离权在內。我們曾經看到它們中的一些包括芬兰在內实行了分离权，而成为独立国家，但是原来沙皇帝国的绝大部分民族都留在苏俄的版图里，他們在各方面享受完全的平等。最初，許多苏維埃国家是一个松弛的联盟，但到一九二二年，它們志願联合建立了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的苏維埃国家团結一致，和睦相处。苏維埃政府从开始以来就有系統地发展这些过去是落后民族的文化、工业，使社会进步，并取得很大的成績。苏維埃的民族政策使他們越过了資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些民族一般的发展，特别是过去的游牧民族的发展是我們时代突出的政

^① 斯大林著“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問題”，第三九四頁，人民出版社版。

治现象之一，引起了亚洲所有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良好的反响。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开始，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具有苏联和中国革命力量密切合作的气氛。在酝酿中的印度解放斗争在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間也出现了很大的高潮。基末尔领导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土耳其革命也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没有苏维埃力量的积极支持，它是不能成功的。今天反动的土耳其政府倒希望全世界能够忘却这件事。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阿富汗、朝鲜、埃及、伊拉克、蒙古等发生的革命大都是受了俄国革命深刻的影响。这些区域里的发动主要是反对那时几乎统治着全部近东、中东和远东的英国帝国主义。

由列宁起草經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議和列宁的政党与苏俄在这问题上的全部历史是相一致的。它在理論上和具体綱領上把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一般問題提到更高的水平。它特別闡明了殖民地人民在反对資本主义的国际斗争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与世界上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印度、土耳其、波斯、中国、朝鲜和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各民族的代表。美国代表約翰·里德代表美国的黑人发言。

在这次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以后，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在俄国巴庫举行了一次广泛的殖民地人民的政治会议。出席的有三十七个民族。这会议称为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一八九一个代表中，土耳其二三五人，波斯一九二人，亚美尼亚一五七人，格魯吉亚一〇〇人，并且还有许多中国人、印度人及其他民族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三个重要的决議，这些决議概括了对待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

主义的列宁主义总路线。設立了一个四七人(包括二〇个民族)的委员会,出版了一个刊物“东方民族”^①。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一九二一年設立,为殖民地人民訓練了成千成万的政治領袖。一九二二年一月东方劳动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②。

各殖民地国家建立共产党的过程开始了。共产党成立时期如下:以色列一九一九年,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一九二〇年,中国一九二一年,日本一九二二年,马来亚一九二六年,越南和菲律宾一九三〇年,印度一九三三年,緬甸一九四一年。共产党在許多中东国家里也組織起来了,但他們大都处在非法的条件下。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积极地展开了建立和发展工会的工作。同时,在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国际也鼓舞了共产党的建立。在殖民地世界中这样紧张的工作在作为世界工人政治組織的第二国际的时代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了要在全世界廢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所领导的更广泛更深入的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令人信服地証明了第三国际实在是一个世界組織,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口号在工作,这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三十五章

革命的发动: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代表聚集

① 卡耳著“布尔什維克的革命”,第三卷,第二六〇—二六八頁。

② 史威林格和兰格著“紅旗在日本”,第四——一二頁。

在莫斯科过去的沙皇皇宫的大殿内举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资本主义的攻势在发展中，正在向战斗的工人进行冲击。资产阶级在出卖革命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之下，扼杀了德国和匈牙利工人的革命发动，虽然在俄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又开始在许多国家采取反革命的措施。

在一九一九年初，法国有一系列的铁路工人、金属工人、及其他工人的大罢工，但结果是对工人不利^①。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美国工人在许多工业部门中进行了大的防御性的罢工是美国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大的罢工，因刚普尔斯领导的叛变和懦弱，这个总的斗争使职工会丧失了一百多万会员^②。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英国工人，由于威廉斯、何吉斯、汤姆士的类似的错误领导，在他们殷切期望的著名的三业同盟中遭受到严重的失败^③。三业同盟是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在十年前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中出现的，大约包括二百万工人。一九二一年发生了一、一五〇、〇〇〇个煤矿工人罢工，他们因为无法得到解决的办法，请求三业同盟予以支持。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领袖们无可奈何地择定四月十二日总罢工。后延期至十五日，所谓“黑色的星期五”，而在含糊的诺言的调解下解散了罢工。结果使英国工人阶级遭受到严重的失败。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像所有东欧和中欧的工人一样，战后处在

① 勒弗朗克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三〇四——三一八页。

②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一九八——二〇一页。

③ 克鲁克著“总罢工”，第二三三——二八二页。

革命高潮的状态中。他們很快地就建立起自己的劳工总联盟，拥有会员二百万人，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九二〇年中，金属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百分之三十五，资本家不肯表示让步。九月工人们想用武力强迫老板满足增加工资的要求，并试图破坏资本家的同盟歇业，便占领了意大利全部的金屬工厂，进行巨大的罢工表示抗議。紅旗在工厂上飄揚。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他們在占领的工厂里制造自卫所需要的枪枝。

资本家惊慌失措，吉沃利迪政府几乎在瘫痪中。意大利瀕临革命的边缘，如果共产党的领导表现了更多的坚决性和組織性，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领导整个运动的社会党中，却有右派分子和中派动摇分子居其要津。虽然党已经采取反战的正确立场，并拥护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二十一条”，但是它拒絕把机会主义的领导清除出去。結果，它在最严重的危机中失败了，是塞拉第*、屠拉梯、达拉貢納的领导使得它失败的。他們的办法很像在德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日子里工会領袖列金等所采取的叛卖政策。尽管左派要求夺取政权，但他們却把斗争限于“经济的水平”，把偉大的革命运动用工资上微不足道的提高和少数其他的对工会的让步出卖了，把工厂又还给资本家的手中^①。

結果是惨重的失败，工人的士气大为沮丧。同时，在前社会党人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的领导 下，老板們又建立起恐吓工人的匪党。罢工被出卖，造成这些匪徒以破坏工人运动的机会。墨索里尼在资本家积极帮助和政府完全纵容之下，于一九

• 塞拉第到一九二二年才与屠拉梯机会主义者分裂，那时已在墨索里尼进入羅馬的前夕，工人运动已受到損失。

① 戴洛罗著“意大利的工会运动”，第一〇九——一一二頁，一九五〇年羅馬版。

二二年十月，终于“进军罗马”（坐在一辆花车上），取得了政权。虽然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斗争，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很快被摧残了。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对于世界工人运动是最严重的灾难^①。

一九二一年初，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夕，德国发生了遭到厄运的革命斗争，即所谓的三月发动。这是对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卡普反革命叛乱的回答，当时馮·勒特維支將軍領導國衛軍突然推翻了魏瑪政府，使保皇党的卡普掌握了大权。工人们以德国历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总罢工来回答这件事。叛乱分子失败了。四天以后卡普放棄大权。这是工人掌握德国政权的良机，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控制厄森、刻姆尼斯和魯尔盆地的大部分，达三星期之久^②。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們再一次拒絕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得到了一紙空文的允諾之后，又忠实地向资本家屈服。

对卡普的罢工取得胜利，在工人身上留下了战斗的情绪。革命斗争正在继续。结果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发生了主要由共产党和左派独立派分子领导的数十万工人的暴动。但在右派社会党劊子手的屠刀下，这次暴动在血泊中淹沒了。它至少是冒险的行为，党领导作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錯誤。保罗·李維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被害后成为党的領袖。他譴責并破坏这次斗争，使形势更为恶化，因此他被开除出党。三月发动的影响弥漫了整个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二半国际的成立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另一件重大事件是一九二一

① 福斯特著“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危机”，第三二—四九頁。

② 罗尔文著“工人与国际主义”，第二—三頁。

年二月在維也納成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以弗列德里克·爱德勒为总书记。这个組織，在政治上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間，一般通称为第二半国际。它在政治上是一个中派組織^①。

維也納国际忠实于考茨基的“字面上的而不是切合实际的”原則，在右面反对第二国际領袖的粗暴的反革命工作，在左面反对第三国际的革命行动。因此它必須取得中間路綫。但是实际上，正如中派分子一向所处的情况，維也納国际只是掩盖了第二国际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所附屬的党派一样，是树立一道城墙，阻碍左傾的工人从第二国际的控制下移向共产国际的領導。在革命时期，它是資本主义制度主要的支柱。

在成立大会上出席的有十三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殘余分子，瑞士社会民主党，俄国孟什維克。主要的代表有英国約翰生、辛威尔、华海德；法国福尔、朗格；德国克里斯本、希法亭、萊指布尔、罗森弗尔德；俄国馬尔托夫；瑞士格拉伯、格里姆、黑格勒、来因哈德；澳大利亚爱德勒、鮑厄。

第二半国际果然通过了調子激烈的綱領，它甚至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人將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它也贊成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兵委员会（苏維埃）。但是它表明了自己的原則，却小心地迴避了对俄国革命的公开拥护，而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对它好像是毒物。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类型的激烈綱領为了取悅于欧洲的具有革命头脑的工人是必需的。然而它的实质是这样的貧乏，两年以后第二半国际就合并于（应讀为投降）第二国际了。

^① 特拉岑柏格編“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三八二——三八七頁。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綱領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描繪出革命的远景，同时認識到战后的革命运动产生某些松弛現象。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等国家的工人从失敗中取得的經驗中不能得出別的結論。总之有了巨大的革命高潮，俄国工人在此高潮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了自己的政权，文件說，但是，“这个有力的革命浪潮并没有扫清国际资本主义，甚至沒有扫清欧洲的资本主义秩序……战后第一阶段的革命运动……大抵已告結束”^①。在大会上，列宁这样地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們所預料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像我們所期望的那样直綫地进展。……現在必需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作充分的准备，并深刻地研究它的具体发展情况。”^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資本家在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上已經成功了。相反地，战争和战后的革命斗争已給这个制度甚至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内部矛盾。在战争中发生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在牺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下，美国惊人地强大起来，其次是日本。“资本主义欧洲在世界經濟上已完全失去了它的統治地位。”^③ 文件指出，准备已經开始，列强之間新的战争的安排已在形成——这是馬克思主义的清晰的預見，在二十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証实了这可怕的預言。

① “論文与決議”，第六頁。

② “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四六七——四六八頁，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論文与決議”，第一九頁。

大会非常清楚地指出，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之下，不仅当时得以在大部分欧洲保全资本主义制度，并已发展到对工人阶级进行反攻。这个分析也在以后的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而极为清楚地被证实了。这条可怕的毒蛇已经在意大利抬起头来，但其发展的一切后果尚不明显，因法西斯还没有能够掌握政权。

代表大会从它的总的形势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把各阶层团结起来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剧烈斗争的时刻已经到来。主要的口号是：“到群众中去！”大会讨论实现这个方法时，非常重视组织和群众工作的問題，党的组织和实践的問題，在职工会中、在合作社中工作的問題，在妇女和青年中工作的問題。对于最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德国的三月发力和在意大利占领工厂的事件。

围绕着急迫的、局部的经济和政治要求来发展群众斗争的必要性，得到大会密切的关注。把这种要求视为改良主义是错误的，大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并为在这种斗争中与其他工人团体组织统一战线策略打下了基础，共产党在自己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一直坚持这种策略。

代表着世界工人阶级的最高成就和堡垒的苏维埃共和国可以报告它在一九二〇年末扑灭主要的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力量上所取得的辉煌的进展。在代表大会的前夕，它镇压了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所发生的叛乱，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组织的孤注一掷的叛乱。大会称赞了苏维埃政府在制定新经济政策时所执行的总路线。苏俄在七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內战之后，经济上已疲惫不堪。它原来的工业与农业充其量也不过是衰弱的和落后的，在战争蹂躏、經

济封锁和反革命破坏之下已濒于破产。正当它将进入恢复时期，它又被另一个重大的灾难，即伏尔加河流域的严重饥荒所袭击。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工人们组织了国际性的运动来救济俄国的灾区。以拥有美国救济总署的胡佛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这样，他们想以粮食作为工具来颠覆被包围的苏维埃共和国。

若干组织问题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主要的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大约数字如下：俄国七十万，捷克斯洛伐克三十万，德国三十万，法国十万。其他所有的重要国家几乎都有较小的共产党存在。大会的目的是根据列宁的新型政党的组织原则来加强各国的党，以准备工人阶级下一个步骤的革命攻势（见第二十章）。

第一国际建立了一个传统，就是要有一个有组织的国际领导，具有明确的纲领和可行的革命纪律的措施。第二国际却将它破坏，正如同它破坏了許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特点一样，并推行空洞的官僚主义的国际领导制度，即党的行动纲领大半决定于政党本身。第三国际重新建立并强调有组织的国际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以总的政治纲领和明确的领导作为基础。

共产国际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它的领导是以民主方式产生的，它的执行委员会经常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开会，是以代表组成的。有人控告共产国际充满了苏维埃代表，他们一意孤行，这是典型的反共谰言。这次在三十一一个执委中，俄国党的代表一共才只有六人。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政党，然而这并不是由于机械的多数，而是由于它是伟大的俄国革命的成功领导者，它有无限的威信。

共产国际对于問題进行充分而自由的討論，然后严格地执行決議。虽然如此，这种执行基本上还是自願的；了解和完全接受決議是以这些党都是完全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为基础建立的。在各国的党中，包括俄国在內，有时也有少数人，常常不同意党的路綫的某些方面，但是还得执行。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有各种的意見不同的派別出現，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派，右派机会主义者的李維派（也是德国的），还有中派拉薩里—馬非分子，意大利致命的塞拉第路綫的支持者。在大会上思想斗爭是在两条战綫上进行的，中派和左派的宗派主义傾向都加以反对。

妇女工作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举行了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會議（第一次會議是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举行的）。这次會議是在主題明确的基础上举行的。第二国际在妇女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真正努力来开展此工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妇女問題上都是科学的先驅者。倍倍尔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所写的一本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已銷到第五十版。但在这个問題上，各个社会民主党并未表现出作了相应的努力。第一国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到一八七五年在德国制定哥达綱領时，倍倍尔建議列入妇女选举权一条，結果以六十二票对五十五票遭否决，其中反对者之一是威廉·李卜克內西。当时妇女参政在美国已积极地提倡了三十年，偉大的黑人領袖弗列德利克·陶格拉斯是一八四八年在紐約辛尼加瀑布举行的关于妇女权利的大会上主要的倡导者之一。

第二国际的政党并不积极支持妇女投票权，直到一八九一年采纳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甚至在此以后，虽然蔡特金和其他人非常努力，但第二国际在妇女问题上相对来说，仍显得毫无生气。甚至在以后的年代中，第二国际的政党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政权，他们仍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根本改善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

与右派这种迟缓的态度相反，左派经常维护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的权利，列宁的著作可以作为范例。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使妇女在经济方面、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地位立即得到改善。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每方面都为妇女开放。今天在苏联，全国各地苏维埃共有委员一百五十万人，其中妇女占五十万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妇女二百八十人。女科学家共六万人。妇女成为苏维埃生活中各方面的领袖。后来取得革命胜利的人民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于妇女的自由和幸福也有同样的深刻的关切。

因此，在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妇女问题已经给予注意；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举行了妇女代表会议；而和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妇女代表会议，听取了在列宁直接的领导下就妇女问题拟定的提纲。这个文件指出争取妇女是革命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当它提到妇女的特殊要求时，它否认有某种特定的妇女问题，而认为妇女的基本利益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它阐明了在苏维埃国家的妇女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中，以及广大的殖民地妇女中的工作总纲。这个总纲包括了各方面妇女利益的全貌。

共产国际的妇女工作是由久经锻炼的革命战士克拉拉·蔡特

金领导。她领导国际妇女书记处，它的中心设在莫斯科。区域性的组织已建立起来，在各国党中设立相应的妇女委员会。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在斗争时，往往在最前线发现女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注意了合作社运动，制定了这方面的行动纲领。这个文件谴责了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幻想，以为合作社可以在政治上中立，同时也谴责乌托邦思想（在这方面引起了一个世纪的混乱），即合作运动的发展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逐渐发展。共产国际的纲领号召合作社与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职工会是一个整体。大会设立合作部，指导附属的政党也设立同样的工作部门。总之，大会再度拥护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所表示的态度，即合作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有价值的武器，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

第三十六章

赤色工会国际

（一九二一年）

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的领袖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叛卖行为导致工人阶级队伍的根本分裂，不仅影响了工人的政党，并且影响了他们的工会组织。工人运动的每一个方面都由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受到打击。工人运动分裂的最后的結果就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三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赤色工会国际。

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工会国际联合会

工会国际联合会在一九一三年已大体形成，它是从以前的全国工会中心的国际书记处产生的，书记为卡尔·列金，总部设在柏林。工会国际联合会在战时却被社会党领袖解散了。更加狡猾的列金声称战争不是工人所引起的，并和其他国家的各种中心保持一个时期的通信往来。这一点使极端沙文主义的法国工会领袖里昂·石乌（一八七九——一九五四）感到厌烦，他自己就和列金断绝了通信关系。因此，到一九一五年五月，国际工会的中心就有三个——柏林、阿姆斯特丹、巴黎^①。

在战争时期，许多国家的职工会发展很快。首先是因为对劳力的惊人的需要为出卖劳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且因为资本家努力使工会支持战争，因而不可能阻止工人组织的发展。在战后暴风雨般的时代，在有些已达到革命斗争时期的国家中，工会的发展更为迅速。据罗尔文估计，全世界工会的会员人数从一九一三年的一千五百万发展到一九二〇年的四千五百万人^②。在这期间，主要国家工会会员人数发展情况大致如下：德国从二百二十五万人发展到八百万人；英国从四百五十万人到六百五十万人；美国从二百五十万人到四百万人；法国从五十万人到二百万人；意大利从四十万人到二百万人；苏俄从一百五十万人（一九一七年初）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

工人对于国际性工会组织的要求是很迫切的，战争一停止，左右两派立即采取步骤为此而努力。一九一九年七月右派和中派在

① 罗尔文著“国际工人运动”，第五四页。

② 同上，第六一——六二页。

阿姆斯特丹举行工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者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职工会国际联合会重新组织起来，据官方统计，拥有会员二千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人。这次职工会国际联合会设立书记处以代替卡尔·列金的领导。书记处的成员有芬曼、奥德吉斯特（比利时和荷兰的代表），主席是阿普列顿（英国），里昂·石乌（法国）和塞缪尔·刚普尔斯（美国）为副主席^①。德国及其同盟国的所谓“敌人”的工会均允许参加，但他们都完全从领导机构中排斥出去。苏俄职工会拒绝出席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袖们，以刚普尔斯为首，正在计划使他们成为在凡尔赛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刚普尔斯是美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在一九一九年一月成为和会的国际劳工立法委员会主席。因此通过了所谓的劳工条例，这是以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劳工建设纲领为基础的^②。这个纲领号召建立世界“劳工议会”；但国际联盟的条例并不如此，它规定成立国际劳工组织，是由政府、资本家和工人的代表组成的一个团体。以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永存为基础的国际劳工组织成为国际联盟正式的组成部分。此后许多年中，它一直干涉世界各地工人的阶级斗争。它到今天还存在，已合并联合国的机构中，这是过去的国际联盟遗留下来的唯一的机构。苏联和苏维埃工会虽然自一九三五年开始就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但仅在近来才和该组织积极合作。

凡尔赛和约签订不久，工会国际联合会在阿姆斯特丹工会代表大会上重新建立（因此称为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们严厉地批

^① 特拉岑柏格编“美国劳工年鉴”，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二二三——二二七页。

^② 斯特本著“战时的劳工”，第一二二——一二三页，一九四〇年纽约版。

評出席大會的剛普爾斯以橫暴的態度在凡爾賽和會上出賣工人的利益。剛普爾斯公開擁護資本主義的論調以及他的缺乏像社會民主黨人所具有的那種激烈的煽動性，特別使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感到震動。大會當著剛普爾斯的面通過譴責國際聯盟勞工條例的決議，爭論才告平息。列金甚至控訴剛普爾斯為老板的代理人。雖然如此，大會決定參加國際勞工組織^①。

國際勞工組織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在華盛頓舉行首次會議。其主要決定就是同意制定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派大為歡呼，認為是一個巨大的勝利。然而事實上，在戰時和戰後不久，八小時工作制在多數大國早已得到。因此，認可這個制度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個特定的要求，是資本家一種破費不多的讓步，以便挫敗大部分歐洲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

赤色工會國際的建立

當勞工運動的右派正採取步驟重建職工會國際聯合會的時候，左派也並不是沒有積極地重新聚集其工會的力量。列寧以其敏銳之思想早已了解被修正派在戰時的叛變和他們反革命態度所造成的巨大分裂，也必然會影響世界工會運動。早在一九一七年六月第三屆俄國工會代表會議時已認識到需要組織一個新的工會國際，如果不是因反對蘇俄的帝國主義干涉戰爭的發生；阻礙了所有的交通，一個已經計劃好的為此目的而召開的世界工會代表大會就會在彼得格勒舉行了^②。

最初共產國際和它以前的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一樣，接受工

① 羅爾文著“國際勞工運動”，第五九頁。

② 特拉岑伯格編“美國勞工年鑑”，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第二二七頁。

会参加，但是这种实践几乎很快就放棄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切合实际的。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由于欧洲各国革命的工会工作者举行代表會議的結果，工会国际委员会在莫斯科成立。它所宣布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組織工会运动的战斗性的国际委员会”。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号召，一九二一年七月三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出席的有全世界的工会代表二百二十人，成立了赤色工会国际。赤色工会国际当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快結束时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正当苏俄內战已告胜利結束。

国际委员会关于过去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列举了参加这个新的工会組織的人数如下：俄国，六百五十万人；德国，二百五十万人；意大利，三百万人；法国，五十万人；英国，五十万人；美国，五十万人；西班牙，八十万；澳大利亚，六十万；波兰，二十五万人——共約一千七百万人。和工会国际的合作有三种类型：直接参加的工会，同情的工会，未参加的工会中的少数派。从資本主义国家来的著名的工会工作者有曼恩（英国）、赫克尔特（德国）、罗斯墨（法国）、海伍德和福斯特（美国）、塞波托斯基（捷克斯洛伐克）。俄国杰出的老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并对法国的工会运动具有丰富經驗的洛梭夫斯基当选为总書記。

上述資本主义国家会员数目仅仅是一个約数。赤色工会国际的力量差不多只将这些国家旧的工会中左派集团包括在內。在捷克斯洛伐克几达整个工会运动的半数，在法国与德国略少于一半。在英国的全国少数派运动，即赤色工会国际在該国支部，在各种問題上，都得到全体工会会员半数或半数以上的支持。甚至在美国和加拿大，正当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暴風雨般的时代中，工会教育联盟能在三个重要問題上得到劳工运动約百分之五十的拥

护，即关于职业工会合并于产业工会、工人党以及承认苏联^①。赤色工会国际成立大会的宣言称：“全世界五分之二有组织的工人已加入了赤色工会国际。”^②

赤色工会国际的綱領

赤色工会国际或通常簡称为赤色国际的綱領，提出組織世界工人，以推翻資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支持阶级斗争的政策反对阶级合作。它所采取的立場是反对国际劳工局和工会国际联合会^③。

为爭取工会运动的綱領、方法和领导革命化，赤色工会国际总是在工人的組織和阶级斗争中保卫并加强工人的团结。为了这个目的，赤色工会国际在接受工会和工会中心参加的时候，严厉地反对分裂工会組織。它坚决地站在列宁主义的原則，即革命的工人应留在改良主义的领导的广大的工会組織中。大会宣称：“革命工人从工会中分裂出去的政策只会帮助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必須坚决地、无条件地加以否决。”^④

虽然如此，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修正派工会領袖却以驅逐的政策来回答赤色工会国际的团结政策。他們已經在許多方面出卖了工会运动，他們毫不犹豫地分裂工会运动。他們为了保持对劳工組織的控制，有系統地一个个地或成批地驅逐大量有战斗性的工

① “劳工先鋒”，一九二三年版。

② “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章程和決議”，第一一頁，一九二一年芝加哥版。

③ 劳工研究协会編“劳工資料”，第一册，第二一二頁，一九三一年紐約版。

④ “章程与決議”，第五九頁。

人，因为这些工人敢于反对他们总的阶级合作的政策路线。这种驱逐政策在以后的几年中大規模地进行，并推广到所有的国家。这种分裂政策迫使好几个国家中主要的职工会产生分裂，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針織业工会和其他工会。

这些工会分裂中最严重之一发生在法国。如前所述，战时法国总工会人数到达二百万人。但由于一九二〇年大罢工中改良主义者的叛卖政策，立即降至六十万人。这种大潰散的结果，在工会内部产生极大的不满情绪。一九二〇年十月在奥尔良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参加那时初步形成的赤色工会国际的建议。这提案以一，四八五票对六八五票而被否决。但共产党和其他的左派分子在他们的宣传中仍旧坚持，逐渐一个接一个地争取全国性的产业工会。石烏的领导在这时期经常和改良主义者站在同一的立场，以驅逐他们組織的整个支部来回答左派的胜利。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总的分裂。分裂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成立法国統一总工会，以孟毛梭、塞馬、罗斯墨、孟納特为首^①。法国的工会运动就这样差不多均分为两个全国性的組織。

赤色工会国际綱領的制定

在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在闡明这新的国际劳工中心的綱領和策略方面，只有两个严重的爭論。其中之一是关于左派如何在旧的改良主义的职工会中工作的問題。在大会上有几个“左派”集团——如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法国和西班牙的无政府派工团主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他們坚持宗派主义观点。他們建議革命分子应当从旧的职工会中撤退出来建立独立的革命

^① 勒弗朗克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三二九——三三三頁。

組織，其政策、机构、領導均可按照他們自己的喜好來決定。這是列寧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展開論戰反對的“左派”主要的表現之一。

二元革命工会主义，除了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圈子之外，是欧洲一种新的思想上的分歧；但是如果說到美国的“世界产业工联”、社会党和社会劳工党，它就有了很大的历史。十五年以來，這些組織一直推行將具有戰鬥力的分子从美国劳联中拉出來的政策，這樣大大地妨害了劳联。在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會上，“左派”為他們的路綫而斗争，但是代表們以壓倒的多数支持列寧主義的原則，即左派留在有組織的群众中，并在其中為爭取實現階級斗争綱領而斗争。

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會的第二个爭論更帶有根本性，牽涉到這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这个爭論是关于工会的政治行动問題，具体地說，就是建議赤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建立組織关系的問題。这建議是，两个組織互派代表出席對方的执行委员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激烈地反对一切的政治行动，他們掀起大的論戰反对赤色工会国际与共产国际之間任何有組織的联系。这件事是历史上馬克思主义者与今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政治上的祖先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爭論的反映。

这个爭論是很激烈的，因为約在大会两个月前无政府主义者在波罗的海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領導流血暴動。叛亂者占据了这个头等要塞，連同几艘軍艦和大批枪炮彈药。他們的口号是：“贊成苏維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苏維埃！”。整个資本主义世界都公开地希望他們成功。但是政府平定了这个危險的反革命叛亂。具有战略意义的炮台很快就夺过来，步兵踏着港內的薄冰，俘虜了

鋼甲的戰艦，這是歷史上所僅見的。

無政府主義者也在俄國南部進行活動。在莫斯科舉行赤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期間，反蘇的無政府主義者正在策劃以土匪馬克諾為領導在烏克蘭發動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武裝暴動。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哥德曼和柏克曼，是公開的反蘇分子，都非正式地出席了大會，他們忙於設法糾合一些代表為其無政府工團主義服務。

大會以絕大多數通過支持政治行動，赤色工會國際與共產國際通力合作。一年以後兩個國際間放棄互派代表之事。在一九二一年大會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對大會的決議非常不滿，但在當時他們並沒有分裂出去。西班牙、法國、荷蘭、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集團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柏林開會，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國際組織。他們稱之為國際工人聯合會。會員人數非常稀少，在世界勞工事務中幾乎看不出它的作用。

新的革命的工會運動

赤色工會國際表現了列寧主義型的工會組織，它的发展將整個工人運動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水平，這是在第二國際統治時期所未曾達到過的。工會充滿了較飽滿的戰鬥精神，它們也有了較明確的前景，即反對改良主義所培植的癱瘓階級鬥爭的階級合作主義以及半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它們並且強烈地認識到階級團結和政治上的堅強，這方面與狹隘的行業工團主義和典型的改良派工團主義的“中立主義”思想正相反。在赤色工會國際中，工會第一次從科學的觀點慎重地考慮到戰略和策略、罷工問題，包括總罷工的運用在內^①。赤色工會國際以同樣的精神有助於成立廣泛的統

^① 洛左夫斯基著“罷工的戰略問題”，一九二九年紐約版。

一战綫組織，如国际劳工保卫会和国际工人援助会，都是为了支持工会的每一方面的斗争并保卫各种倾向的工人战士以免遭到法律上的迫害。

赤色工会国际用新型的工厂委员会和工厂代表会为工会在車間中建立了新的基础。这些組織吸引了本厂所有的工人，包括各种工会的会员和非会员，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力量和团结。車間委员会按照情况的不同，以各种方式控制工厂直到完全管理工厂。这种組織形式在整个欧洲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成了各国工会的基础。赤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称，“工厂委员会的創立是革命的階級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政策和最重要的武器。”^①

共产党的工会的重要特点也就是在改良主义者领导下的工会中建立共产党的小組。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因为引起了无謂的反对，結果是一般地都廢止了。車間的报纸和小組繼續存在，与反对派的小組建立广泛的統一战綫制度也还繼續存在，然而这是与工会的傳統大抵是一致的。

赤色工会国际为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所鼓舞。工会国际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却仅满足于通过一般性的決議，而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大会則詳細地研究各国工会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有助于粉碎地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赤色工会国际的产业工会在組織上也是真正的群众性的階級組織，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改良主义者的工会特点是，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主要是組織較熟练的工人。这就是在大多数国家它們的人数总是相对地少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在剛剛

① “赤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章程和決議”，第九頁，一九二二年芝加哥版。

停战和战后数十年中，工会的会员人数激增，主要是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左派、主要是共产党人影响的加强，并着重组织一向被忽视的非熟练工人、女工和青工。

在这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组织美国黑人工人所采取的立场。大会宣称，“共产国际将利用它所控制的任何一种工具来强迫工会接受黑人工人参加；或在名义上有权参加的地方，则要发动一个特别的运动来吸收他们参加工会。如果在这方面失败了，它将把黑人组织成一个他们自己的工会并将特别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强迫他们接受。”^①

赤色工会国际并为工人运动增加了新的活动范围，它从一开始就把工会带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去，实际上这在第二国际统治时期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亚洲国家建立全国性工人组织——印度（一九二〇年），中国（一九二二年），其他东方国家也在同一时期——在俄国革命的有力影响之下并经常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得到了成功。据片山潜的报告，日本的总工会于一九〇一年在警察当局的影响下组成，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暴动中，左派工人掌握了总工会，把它建成一个真正的工会中心。此外，赤色工会国际于一九二八年在拉丁美洲建立第一个总的工会运动的组织，即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这就是一九三八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的前身。在工会工作方面，赤色工会国际体现了列宁的伟大统一战线战略原则，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联合起来。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第一八四页，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版。

第三十七章

統一戰綫：第四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二年）

共产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它的其他各次代表大會一樣都是在莫斯科舉行的。這次大會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舉行，出席者有五十八個國家的四〇八個代表，代表一百九十二萬零五百四十九人^①。許多國家的黨，如巴西、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匈牙利、印度、日本、波蘭以及其他幾個國家，由於國內的反動政府，都處在非法的地位，因此他們的黨員人數是不確切的。這次大會的中心問題是工人統一戰綫的問題。這是偉大的列寧最後參加的一次代表大會，他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一次生病，一年多以後就逝世了。

列寧和勞工的團結

列寧對於工人階級鬥爭的任務具有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力和責任感，他的全部著作完全滲透着這種思想，即認識到爭取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的迫切需要。他的全部工作都是朝着這個偉大的目的——即在社會主義觀點的基礎上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團結工人階級的事業。在他所有的戰略策略和他的綱領中，列寧總是明顯地堅持這個基本目的。

^① “美國勞工年鑑”，一九二五年，第二八〇頁。

由于右派社会党人和中派在战争中的叛卖行为以及他们公开的或隐蔽的对俄国革命的敌对态度所已造成的工人运动的严重分裂，世界的工人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寻找一个方法能促使分裂的工人队伍实现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是必需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才能在面临着资产阶级日益猛烈的攻击中得以前进，甚至才能保持已取得的基地。虽然如此，对于达到工人团结的这件事却使右派感到烦恼。他们并不想摧毁资本主义，因此他们的口号是，“敌人是来自左方的”。他们情愿让工人运动分裂下去，以便击败共产党。所以在这个形势下，工人的团结只能由左派的力量来建立，而且是面对着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

当列宁认识到战后在中欧方面的革命攻势已被压制下去时，他立即制定并提出工人统一战线的政策。他很清楚地了解：和工人运动中修正派的叛徒们建立政治上有机地团结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但是他也知道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压力之下，虽然领导是反动的，但是无论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为了当前的目的，在工人中还是迫切需要建立合作。然而列宁在推行统一战线的活动时，规定共产党必须保留进行政治上的批评的充分权力，以便使工人阶级避免受到机会主义社会党领袖们必然要进行的叛卖活动。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已开始强调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和一九二二年二月的执行委员会上，这个政策更加审慎地被规定了下来，并被提交世界各工会组织加以考虑。十二月的执委会上所制定的这个政策指出，反动派向工人的进攻日益加强，亟需团结所有工人的力量一致行动，以击退这种进攻。这个

文件并宣布，“整个工人阶级已为史无前例地走向团结而受到感动。”文件号召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意大利、瑞典和美国等国的共产党为建立統一戰綫主动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具体建議。这个文件并称，“共产国际既已发出口号建立工人阶级統一戰綫，并允許共产国际的所屬单位与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党派达成協議，它自然不会拒絕在国际范围达成类似的協議。”^①后来这个文件又列举过去为采取統一的行动向这些机构提过的建議，如关于拯救俄国的災荒、反对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白色恐怖，以及当前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有关的问题。

各国共产党立即为爭取統一戰綫而斗争。德国共产党写给两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封公开信，建議为工人最迫切的工資問題采取統一的行动，并建議共同为爭取“工人阶级联合政府”而斗争。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地方，也与社会民主党有了类似的接触。但是关于新的政策在党内也需要作些澄清思想的工作。有“左”的宗派主义者，他們在原則上反对統一戰綫，有些人宣称这政策在經濟方面可以实行，但却不能运用到政治上去，另外有些人以为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还有些人认为他們看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与新的統一戰綫政策之間的矛盾，前者反对与右派社会民主党成立联合的政治組織，后者却建議在一定的目标上与之合作。

三个国际的柏林會議

第二半国际的領袖也感觉到共产党所提出的“工人群众不可

^①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一九一九——一九三二），第三〇九頁，俄文版。

抗拒的要求团结的冲动力”，于是建议召开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以考虑联合行动。共产国际立即同意，但第二国际却是非常勉强地同意的。会议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柏林召开，出席者四十七人，代表三个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拉狄克、蔡特金、福洛沙德，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各以爱弥尔·馮德凡尔得和弗列德里希·爱德勒为首。会议由爱德勒主持。

克拉拉·蔡特金提出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当然这些提案并不是建议一个不可能的政治上有机统一，而是如何加强工人日常的斗争。这计划包括下列的联合行动：“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与反动派作斗争；准备为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支援当时在伏尔加河地区遭受灾荒而严重地影响经济发展的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凡尔赛和约的问题以及被战争蹂躏地区的重建问题。”①

馮德凡尔得站在第二国际立场发言，立刻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抵制凡尔赛和约的建议，并提出整个一系列影响到俄国国内问题的建议②。他要求共产国际与苏维埃政府“放弃建立核心的策略”，放弃对第二国际领袖的批评，指定一个委员会考察苏维埃乔治亚的现状，将莫斯科当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讯（因怠工、谋杀和叛乱）置于联合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控制之下，保证各种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有自由的政治活动。总之，馮德凡尔得想的只是把富饶的乔治亚共和国从苏维埃俄国中拖出去，并想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那时两个组织正在进行合并）同意馮德凡尔得的意见。

共产国际的代表企图在会议中得到可行的协议，尽了种种努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一六頁。

② 卡耳著“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第三卷，第四〇八—四一二頁。

力，甚至做得有些過分。他們贊成指定一個委員會考察喬治亞的現狀，對社會革命黨人不判處死刑，允許社會民主黨組織保衛社會革命黨人。這很明顯是侵犯蘇聯的主權。後來，統一戰綫策略的創始者列寧曾在一篇題為“我們付的代價太大了”的文章中，一方面接受所簽定的協定，另一方面尖銳地批評共產國際代表作出太大的讓步^①。

通過許多激烈的爭論以後，大會發表了執委會的聯合聲明，大意是，設立九人委員會以準備工人組織廣泛的世界代表大會，考察喬治亞的問題，成立關於社會革命黨人審訊的協定，為反對資產階級的進攻而採取統一的立場，建立各國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綫，支援遭受災荒的俄國。大會在此基礎上閉會。

這些紙上空文似乎很動聽，但是社會民主黨無意於實行統一戰綫的綱領。他們僅僅是從團結的行動中走了一下過場，而這樣做卻足以蒙蔽日益要求聯合行動的工人們。甚至叛徒波爾堪諾在論及社會民主黨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時，勉強地提到，“三個國際的會議以後，社會黨人的官方領導對於要求合作的呼喚充耳不聞。”^②事實上，他們今后的路綫和以前一樣，還是積極地反對統一戰綫的政策。

為了執行大會的決定，九人委員會於五月二十三日在柏林開會。共產國際代表企圖根據大會宣言中規定的路綫行事，卻遭到無形的抵抗。因此會議決裂了，沒有取得任何成就。不久以後，共產國際的代表向早已不存在的委員會正式辭職。國際社會民主黨

① 參見“列寧全集”，第三三卷，第二九三——二九七頁，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波爾堪諾著“世界共產主義”，第二三四頁。

的領袖就是这样地对第一次广泛的統一战綫进行怠工。但是这个政策远远沒有像这些騙子們所希望的那样永远沉沒下去了，相反地，它将在今后世界工人运动中起着非常偉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在工人运动中組織国际統一战綫失敗以后六个月，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資产階級在各个战綫上发动攻势造成总的緊張局势。說到这个事实的时候，洛佐夫斯基也指出，由于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执行卑怯而保守的政策，許多工会組織丧失了大多数在战时和战后所增加的會員以及其他收获。例如，法国职工会會員总数从二百万人降至六十万人；意大利从二百万人降至七十万人；英国失去了約一百三十万會員，美国失去了約一百五十万人。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等国也有同样的趋势。只有德国和奥地利例外，因为群众經濟条件极其恶劣，工人具有革命情緒，当地工会得以保持原有的會員人数。

大会決議在估計总的形势时宣称，“由于各国的无产阶级，除了俄国的以外，沒有利用資本主义已削弱的情况給以最后的致命的打击，資产階級在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帮助下，镇压富有战斗性的革命工人，加强它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开始反对无产阶级的新的攻势。”①

大会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資产階級所不断进行的攻势的最尖銳的形式，決議洞察时局，并告知这个具有国际性的新危險以为警戒。这个結論的依据是大会数星期前墨索里尼向羅馬进军一事。決議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決議”，第三九頁，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俄文版。

称，“今天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已潜伏在许多国家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差不多全部的巴尔干国家、波兰、德国（巴伐利亚），在奥地利和美国，甚至在像挪威这样的国家。这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甚至在像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不可能的。”^①

大会決議关于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的严重威胁发出清晰的信号；但是季諾維也夫在做总报告时，对法西斯主义作出一系列的危险的錯誤的解釋。他想把法西斯說成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阶段，是必須經過的。他把法西斯当作只是意大利革命成熟的一个阶段，他并指出，“在中欧經過一个比較充分或不够充分发展的法西斯时代恐怕是不能避免的。”

季諾維也夫的这种論点后来倾向于創造一种幻想，特别是在德国，大旨为法西斯主义虽然可怕，但仍不失为革命过程中的某种进展。事实正相反，法西斯主义是反革命，它的胜利造成工人阶级惨重的失败，虽然这个失败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个基础上，必須进行无情的斗争。虽然如此，季諾維也夫的“不可避免”的概念并未在決議上出現，決議将法西斯主义当作一种潜势力。

統一戰綫的政策

第四次代表大會特別強調統一戰綫，工人借此得以建立必要的團結以对抗并击败资产阶级的日益成长的攻势。这种攻势的趋势是想实现彻底的法西斯主义。決議声称，“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口号‘到群众中去’，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完全要求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支持工人統一戰綫的口号，在这个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第四一頁，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俄文版。

問題上掌握主动权。”^①这是真正馬克思主义者的預見，以后的年代直到我們的时代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經驗完全証实了这个預見。

大会对此重要的統一战綫政策的各方面都予以审慎的考虑。它檢查并討論了过去数月中統一战綫工作在几个国家中所犯的右与“左”的錯誤。它最后評論了半年前失敗了的柏林會議在三个国际中为建立国际統一战綫所作的巨大努力。它制定了工作路綫。根据这个路綫，統一战綫运动能在各国正确地表現出来。

統一战綫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促进最后建立联合政府这一基本問題的可能性。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德国和英国的共产党在向他們本国的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关于統一战綫的建議已是非常具体。这次大会在列宁的天才的理論指导下，討論了人民政府的各种形式。关于这个問題，決議中說：

“共产国际必須預計到下列的可能性：

1. 自由工人政府，如目前澳大利亚所存在的，在不久的将来将在英国形成。
2. 社会民主工人政府(德国)。
3. 工人农民政府——这种可能性在巴尔干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均存在。
4. 共产党参加的工人政府。
5. 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只有共产党才能在單純的形式中体现出来。”^②

头两种形式都不是革命的工人政府，仅仅是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集团之間掩飾起来的联合。在危急的时候，削弱了的资产阶级

^①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決議”，第五四頁，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俄文版。

^② 同上，第四八、四九頁。

容忍這種工人政府，以便欺騙工人對於國家真正階級性的認識，或者在腐敗的領導者的幫助下，轉移無產階級的革命，並爭取時間。共產黨人不能參加這種政府；相反地，他們必須在群眾面前無情地揭露他們的本质。

決議繼續將共產黨與這些政府的关系分析如下：

“共產黨人願與那些尚未認識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的工人建立共同的事業，願與社會民主黨人、基督教社會黨人、無黨派人士、工聯主義者建立共同的事業。這樣共產黨在一定的情况下並具有某種保證有準備的支持非共產黨的工人政府。同時，共產黨公開地與群眾說明，如果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要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府是不可能的。

“另外兩種形式的工人政府（工人和農民政府以及共產黨參加的工人政府）都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歷史上不可能避免的轉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形式，但建立起來以後能夠當作為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起點。只有共產黨組成的工人政府才能真正體現無產階級專政。”^①

第四次代表大會從根本上打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凡爾賽條約。它宣布，鑑於資本主義的整個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不穩定，以這種分贓似的解決辦法的冠冕堂皇的理論已證明是行不通的了。決議說，“以凡爾賽和約為中心的許多和約表現出一種企圖，就是要鞏固四個戰勝國家（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把世界其他國家置於殖民地的地位，以供其剝削；在社會方面，以資產階級統治其本國的無產階級，並聯合世界各國的資產階

^① “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第一三四頁，一九二三年彼得格勒俄文版。

級反对苏俄的革命无产阶级。”

共产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对待凡尔赛和約的相反的态度。共产国际对和約的抵制政策表现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对于这个帝国主义的孕育战争的解决的反抗；而社会民主党“实现”和約的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的明显的反映，也是反对凡尔赛和約的希特勒后来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三十八章

局部稳定：第五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失去列宁领导的代表大会，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已于大会召开之前六个月的一月二十一日逝世了，享年五十四岁。四十九个国家的代表随着红军乐队的后面悲哀地走到红场前面向安息在克里姆林宫前的伟大的列宁表示他们的崇敬。主席加里宁和大会代表都讲了话。

列宁为着被剥削人类的解放给陈旧的衰颓的资本主义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理论方面，他重申马克思的革命原理，并发展这些原理，以适应于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改变了的条件。在实践方面，他领导了伟大的俄国革命，这个革命摧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最重要的堡垒之一。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世界工人已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剥削者及其忠僕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力量永远不能毁灭或抵消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列宁所做的革命工作。

加里寧簡單而確切地總結了列寧的工作。他說，“列寧思想的三個主要點是：工農聯盟，民族問題，無產階級專政。”^①這是俄國革命的三個政治基礎，是最後結束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有力的原理。

斯大林在他的一本關於列寧的書中，敘述了這位卓越的領袖和戰士的基本思想，列寧的純朴、謙虛和天才的智慧、堅毅的性格，以及革命的精神，都同樣的著名。“相信群眾的創造力，——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使他能夠理解自發勢力，把自發運動引上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天才的遠見，迅速抓住並看透即將發生的事變的內在意義的才能，——這就是列寧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使他能夠制定正確的战略和革命運動轉折關頭的明確的行動路線。”^②

列寧的逝世，對於俄國人民和世界上被壓迫者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幸而列寧的最優秀的學生斯大林已經發展成為另一個成熟的領袖。他的偉大的才能，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任務中經過嚴重的考驗，當時面對着敵意的世界，而內部又有托洛茨基反對派乘列寧臥病之際即已開始其長期的、冒險的、反革命的爭奪權力的陰謀詭計。

兩個社會民主黨國際的合併

在共產國際第四次與第五次代表大會之間的一個重大事件是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合併。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漢堡進行合併。兩個國際出席的代表約四百人，宣稱代表三十個國家的四十

① “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速記錄，第一部分，第三四頁，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②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五五、五七頁，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三个党派的六百七十万个成员。这个改组后的机构称为劳工和社会党国际，总部设在苏黎世。弗列德里希·爱德勒被选为书记。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的书记奥德吉斯特出席了大会并为合并事致祝辞。

这个组织活动的基础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实质上是作为国际联盟的一种激进派，即所谓“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各个国家的党派在讨论中反映出各自的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至于大会上的中派，在纲领上的若干革命辞句和组织机构中的一些重要职位已足够满足他们了。这样就结束了第二半国际不到两年的可耻的生命。第二半国际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组成，只不过是第二国际的助手，成为当时不愿参加第二国际的激烈的工人们的陷阱。第二半国际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就被放弃了，这也是企图引诱那些大声急呼劳工团结起来的工人们的一种策略，使这些工人又回到反动的第二国际的控制之下。

德国十月的失败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法国为了从抵抗的德国榨取赔偿，突然进军鲁尔工业区（德国到战争结束时还没有完全被军事占领）。法国的侵略行为几乎引起战争危机，并大大地造成了物价的狂涨。这次突然的袭击更在工人中激起了革命的情绪。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致认为革命的时机已经来到。五月，共产党在鲁尔发动罢工；总工会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于八月十一日号召总罢工。工人接管了波罕和格耳曾基尔亨等城市。但第二国际拒绝与共产国际合作来保护鲁尔的工人。在以后的几天中，革命工人驱逐了全国资产阶级的肯诺政府，成立了以斯特拉斯曼为首的包括社会

民主党的希法亭、梭尔曼、拉德布鲁赫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与寻常一样，就是挽救受到威胁的资本主义制度^①。

共产党的计划是共产党人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共同在统一战线中工作以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到来到的革命斗争。在萨克森和绍林吉亚，这两派构成为州议会和政府的大多数。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左翼社会民主党对于统一行动的纲领只作了形式上的同意，此外并未做任何事。德国共产党在右派分子布兰德勒—达列海麦尔的领导下，已代替了不被信任的李维集团而取得对党的领导权，与共产国际的拉狄克工作很密切，也无意于斗争，并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路线投降，这样使情况更加恶化。因此，当德国政府调遣军队进攻萨克森和绍林吉亚时，这些据点虽然还可能守住，但却不战而退了。汉堡工人在十月二十三日起义，英勇地战斗了几天，但因孤立无援，终被镇压下去。数千人进了监狱。再度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反动派，使德国革命失败了，反动派得到胜利。这次叛卖行为不仅刺激了德国的而且也刺激了整个中欧的法西斯主义。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前数月，工人遭受到的另一次严重的失败是发生在保加利亚。这个国家自一九二〇年起一直是由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主席斯坦白林斯基的政府统治的，但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它被由资本家、外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组成的法西斯之类的集团推翻了。共产党对此政变的反应迟缓，企图在同年九月起义以挽回局势，但这次起义却淹没在血泊中了。法西斯的恐怖主义又前进了一步^②。

① 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七五页。

②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三六页。

代表大会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对于世界工人当时所面临的經濟与政治形势作了深刻分析。它指出，苏俄的劳动者正在順利地克服国内外的困难，并已着手重建遭受战争破坏的經濟。然而，代表們非常担心并譴責了正在发展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在列宁逝世以后变得非常猖獗。

资产階級已击退了在德国的新的革命浪潮，还使其他国家的工人遭到許多严重的失敗。显然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欧洲大革命时机将告終止，资产階級得到社会民主党在各方面的帮助，暂时至少得以挽救其社会制度。工业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在决定欧洲形势的德国，主要由于美国道威斯計劃予以八亿金馬克的資助，工业和財政方面有了起色。同时美国进入柯立芝总统执政时期的工业繁荣时期，在英国和法国也有相当的恢复。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形成的总形势在一九二五年三至四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所作的著名決議中，称为资本主义底局部的、相对的、暂时的稳定。

共产国际宣布资本主义又达到某种程度的然而是有限的稳定，引起了許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階級的經濟学家欢乐的叫囂。他們喊着：“革命死亡了，共产国际都承认了。”但是，正如事实所証明，这是荒謬的。但是应当指出，甚至在共产国际本身，对形势也有錯誤的估計，因为常常站在右的或“左”的立場来看待这个問題。

社会民主党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已完全恢复元气，并預言会不断地发展。当然，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毫无共

同之點。共產黨在其分析中一再強調這種資本主義的恢復僅僅是局部的，而且是不能持久的。歐洲的情況只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暫時的平靜。它處在總危機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时代。

瓦爾加在大會上關於經濟問題的報告中指出了正在分裂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危機的許多特征。他着重說明，俄國革命不可改變地分裂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這個事實在我們的時代已成為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事情。瓦爾加並指出經濟危機在美國正在成長，這個預言在五年後完全得到證實（雖然這個國家這時正走上二十年代中的著名的“昌盛”時期，使世界資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感到羨慕）^①。

第五次代表大會並注意到，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體系衰弱的情況下，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地來統治了，它採用了新的策略，即在統治手段方面採用微小的讓步，或者用恐怖主義，或兩者兼而有之。例如，在德國，他們和參加政府的社會民主黨人合作成為一種既定的政策；在英國他們忍受麥唐納工黨政府少數派的執政；在法國，包括社會黨在內的“左派集團”控制了政府；在瑞典和丹麥都有工人政府，諸如此類。這就是共產國際指出的所謂民主和平主義的時代。在另一方面，統治階級日益訴諸最殘暴的鎮壓政策，如在意大利、保加利亞和其他中歐國家。很顯然，這種惡毒的壓迫和剝削工人的法西斯手段成了資產階級主要的武器。

統一戰綫問題

第五次代表大會鑑於統一戰綫策略的巨大重要意義，對於這

^① “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速記錄，第一部分，第一〇三頁，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个政策，包括理論和实践两方面，給予了密切的关注。討論的中心是八个月以前在薩克森与紹林吉亞的失败的經驗。爭論以尖銳的自我批評精神进行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名詞第一次被运用，承认列宁对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的重大貢獻。

代表大会严厉地譴責德国共产党的領導拉狄克、布兰德勒、达列海麦尔所执行的政策。他們被譴責，是因为他們完全歪曲了統一战綫的策略。他們以为統一战綫是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联盟，这样他們就不能捍卫共产党的独立的路綫。特别是他們沒有武装工人并发展革命的斗争。总的結果是一个灾难，使布兰德勒—达列海麦尔—华尔契領導的威信下降终于被撤換，左派分子路特·費歇尔—馬斯洛夫集团在德国共产党中掌了权。

代表大会的決議研究統一战綫政策时強調指出，統一战綫是动員工人革命而斗争，而不是把共产党的目标降低到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水平；統一战綫不是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像薩克森似的联合；在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势力强大的国家中，統一战綫必須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即团結下层的普通群众，同时与領導人物协商，但决不是仅仅从和后者取得協議的基础上来建立；共产党在談判的任何时刻必須保持充分的絕对的独立性，在統一战綫的队伍里无条件地保持共产党的面目。

对于“工农政府”这一口号的正确意义展开了許多理論性的討論。关于这个問題，決議这样写着：“在剛过去的时期中，共产国际內的机会主义分子竭力歪曲‘工农政府’的口号，把它解釋成为‘保留在資产階級民主机构內’的政府，解釋成为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同盟。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絕对反对这种解釋。‘工农政府’这一口号对共产国际來說，就是把‘无产階級专政’的口号翻

譯成为革命的語言、群众的語言。”^①

在共产国际为工人团结而进行的斗争中，它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为工人运动的统一作了特别重要的建议。比较当时两个组织各自的成员力量，洛梭夫斯基说过：“阿姆斯特丹国际团结了一千四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我们团结了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关于团结的第一个步骤，代表大会建议“共产党员及其控制下的工会必须建议阿姆斯特丹国际组成联合的行动机构，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行动。”^② 它并建议，“在群众中不断进行争取恢复工会运动的团结的斗争，其方式为召开一切工会的联合大会，按比例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③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两个国际将合并起来。这个建议在不久以后有了非常重要的反响。

第五次代表大会并给予青年共产主义国际和妇女书记处的工作以密切的注意。大会所关心的另一个组织是国际农民委员会（绿色国际）。这个第一次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组织于一九二三年秋天在莫斯科成立，到会者有来自四十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八个代表。这个新的组织在农民中非常活跃，它引起了共产党组织对土地问题的注意，但它从未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

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共产国际的其他次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特别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参加国际的共产党

①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速记录，第二部分，第四四、四五页，一九二五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

② 同上，第一一一页。

③ 同上，第一一三页。

組織的布尔什維克化。这意味着这些党根据列宁的新型政党的原則在发展。在其他基本措施中，有以車間为基础重新建立党的基层組織，在非民主国家利用所有的方式来进行工作，培养自我批評精神，坚决糾正所有的右的和“左”的錯誤，有系統地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建立党内坚强的团結，培养清醒的、灵活的、现实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領導。

建立坚强的共产党，以便最后領導人民廢除資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資產階級积蓄他們的力量、发展他們的統治技术，已經有了好几个世紀的經驗，他們既有权力又很狡猾。因此建立群众的强大的革命組織来打退他們的进攻，是在所有政治历史上最复杂最困难的問題。

历史上有过許多为工人所拋棄、宣告失敗因而沒有达到偉大的目的的运动。第二国际及后来它的只会空談的支派第二半国际，像在它們之前的无政府主义組織一样，装作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但是階級斗争的殘酷的經驗証明，他們是完全不能廢除資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这个历史任务的完成有待于根据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原則組織起来的共产党。

还有許多自称为革命領袖的人，有些甚至还在共产党内，也已証明他們是經不起革命斗争的严重考驗的。他們在某个时期走着正确的道路，然后他們就会以各种偏向表现出他們所生活于其中的資本主义制度對他們的思想上和物质上的有害影响来。这样他們就成为无产階級和社会主义的階級敌人的代言人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間，特別是面临着各种各样严重問題的共产党，都有系統地清理并撤換了它們的領導。于是就消除了这种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和“左”傾宗派主义分子如德国的李維、布兰德勒、达列海麦

尔,以及后来的路特·費歇尔,法国的福洛沙德、梭法林、孟納特、罗斯墨、洛利阿,美国的勒夫斯通、吉特洛、洛尔,捷克斯洛伐克的朋尼克,波兰的柯扎瓦、波尔斯基,印度的罗埃,中国的陈独秀。甚至高度发展的俄国共产党正在这时进行最大規模的清党,开始走上終于清除異己分子的道路,如清除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人。因此,第五次代表大会強調建立健康的列宁主义的领导,也是布尔什維克化的中心工作之一。

第三十九章

階級合作与階級斗争

(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

共产国际第五次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間的四年是資本主义“部分的、相对的、暫时的”稳定时期。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都有了提高,英国提高百分之十三,美国百分之十五,德国百分之二十五,法国百分之三十,比利时百分之三十五,加拿大百分之四十^①。但是資本主义列强之間的矛盾也增加了,他們坚决地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像有毒的草一样从意大利蔓延到波兰、巴尔干、德国。美国虽然在国际联盟之外,但它是最为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际为資本主义的复兴而欢呼,全力恢复資本主义制度。当一九二七年奥地利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被称为是“左派”的“奥

^① 杜德著“世界政治”,一九一八——一九三六年,第二七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

地利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具有諾斯克的傳統，他們帮助軍隊鎮压起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国际联盟的最热心的支持者，在国际联盟里每个党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他們坚持要履行凡尔賽条約。他們并且不遺余力地使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保持分裂状态。他們也参加了资产阶级扼杀苏联的阴谋，领导反苏宣傳。他們的精神上的领导人，政治上的老恶棍考茨基，贊成抵制苏联，煽动国内的顛复活动，贊成外国资产阶级的干涉^①。

反映着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力量的配置，英国工党成为工人社会主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导政党，德国党占第二把交椅；这种情况一直維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劳联根据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者的阴谋有資格在国际工会联合会中占领导地位但因感到这个組織“太激进”，它在一九二〇年就退出来了。像美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美国劳联的领导宁願要自由自在的所謂孤立主义。

工业的合理化

在战后时期中，以美国为首的各国资产阶级利用榨取血汗的制度，发动了加速工业生产的緊張的竞赛。这个工业合理化运动是以大規模生产的方法为基础，包括新的工业技术和机器，加强阶级合作，在工人中散布对资产阶级的新的幻想。他們說，如果工人与资本家一同增加生产，生活水平自然会提高，工作日会縮短，大量的失业会消灭。社会福利将会普遍提高，經濟危机再也不会发生。工人将把他們多余的工資积蓄起来，結果变成企业的主人。这是本世紀二十年代美国“新”资本主义的兴盛时期，在这时期資

^① 藍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五〇——二五一頁。

本家叫囂說：“福特征服了馬克思”。

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勞聯的官僚主義者以及社會黨的領袖們，把這個資產階級的綱領全部囫圇吞棗。工會僱用了有能力的工程師以加速生產；他們從事商業，設立了許多勞工銀行；他們採取了新的哲學，即“高級的勞工策略”，罷工的方法被咒為陳腐不堪，增加生產則看作是工人所有問題的答案；他們並加強了他們的開除政策以對付那些敢於反對階級合作的共產黨員和其他工人。同時，當生產提高，資產階級的利潤增加，而工人的薪金和工作條件却在降低，工會失去了會員，美國工人運動的戰鬥精神降落到歷史上最低的水平^①。

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像他們美國的兄弟一樣，在自己的綱領的基本原理方面永遠向資本家學習，並與後者同樣地有着對“新”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熱情。亨利·福特成了新的、政治的上帝；他的制度解決了所有的問題——為資本家、為工人、為消費者。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三年他的汽車生產量從年產量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四輛增加到二百二十萬零六百八十二輛，他的工人的工資從每天美金二元提高到六元，他的資本一九〇五年是美金十萬元，一九二三年增加到二億四千萬美元，同時汽車的價格從美金九百五十元減到二百四十元^②。這完全是工業上的魔法，而那些欽佩他的社會民主黨人全然沒有注意，這些結果是在對獨占資本繁榮特別有利的條件下取得的。

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在急急

① 羅伯特·頓著“美國化的勞工”，一九二七年紐約版，福斯特著“從白利安到斯大林”，一九三七年紐約版。

② 斯瓦德著“亨利·福特的故事”，一九四八年紐約版。

忙忙与资本家携手加快工人工作速度方面互相超过并超过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比美国的工会领袖们有更多的理论，他们用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他们的叛卖行为掩盖起来。柏林“前进报”的总编辑认为“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了”^①；著名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希法亭于一九二七年在该党吉也尔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大体上克服了自由竞争的时代，处在资本主义支配盲目的市场规律的时代；我们来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有组织经济之中。”^②

在此露骨的机会主义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力图使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现代化了。其实质是说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地转变成为社会主义了。正如蓝氏所说，“国家对劳动条件的控制加强，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总的趋势，以及工会转变成受资本主义国家津贴的机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执行机构，这些都受到改良主义的理论家的赞扬，称之为经济民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③

共产国际和展开合理化运动的国家的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个运动，认为这是对工人的工资、工作条件以及工会组织都是有害的。英国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声明，“我们宣称，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合理化运动。”^④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合理化的骗局仍坚持他们的愚蠢行为，成为政治盲人，一直到所有这些骯髒之物在一九二九年十月经济大危机时为历史所清算。

① 华尔赫著“福特呢，还是马克思呢”，一九二五年柏林版。

② 杜德著“世界政治”，第六七页。

③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五四页。

④ “什么是合理化？”，第六五页，一九二八年伦敦版。

英国的总罢工

社会民主党人用生产合理化的思想毒素去挫折工人的战斗性并未得到成功，这在共产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从各国发生的许多重要罢工中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些斗争中主要的一次是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国五百万工人大规模的总罢工。在这方面强有力的、左派进步的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是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工人阶级很快从一九二一年三业同盟的叛卖所遭受到的严重失败中恢复过来，开始采取攻势反对不可容忍的工资低落和大规模的失业。这个运动中的领导人都是煤矿工人。他们的精神表现在选举左派的库克为英国矿工工会的领袖，数年以后则由共产党员阿瑟·洪尔纳继任。

英国工人的新的战斗性主要表现在工会理事会对于赤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世界工会的建议的反应。国际工会联合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建议，而英国工会理事会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同俄国工会的代表在伦敦开会并与他们签订了合作的协定。英俄委员会产生了，它开始推动世界工人运动总的统一。英国的工会由柏尔塞领导，俄国工会则由 M·托姆斯基领导。

麦唐纳工党政府于一九二四年为保守党政府所代替，英国矿工准备罢工。一九二六年四月矿工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英国工会代表大会的总理事会迫于工人正在高涨的战斗情绪，决定以总罢工来支持矿工。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大罢工中的一次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开始。

罢工时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团结好自己的队伍，支持罢工的保

証排山倒海地来自整个欧洲和美洲。俄国工会征集苏联所有工人捐献一天收入的四分之一来帮助英国的罢工工人，共送去了美金五百七十五万元，即为整个阿姆斯特丹組織所捐献的两倍之多。英国經濟全部瘫痪，形势非常紧张。共产国际宣布，“总罢工使英国无产阶级面临着夺取政权的问题。”然而，很明显的，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这一場生死斗争并不感到兴趣。他们是资产阶级十分忠实的仆人。他们太忠实了，因此他们不愿参加斗争。毕宇（工会理事会主席）、西特林（总书记）、汤姆士（铁路工人工会）和比万（运输工人工会）领导这个斗争仅仅是为了要断送它。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在粉碎革命运动中已经有了太多的經驗了，如在德国，在匈牙利，以及别的地方，故必然担任粉碎英国的大规模总罢工的工作。

鲍尔温政府斥責罢工威胁到英国社会，不惜用一切手段破坏罢工，广泛地使用军队和罢工破坏者，但并不能阻止工人团结一致。故必须利用工人的假心假意的领导人的叛卖行为来担任此项工作。他们并没有真正尽力去組織罢工——建立群众糾察队、关心到工人群众的粮食供应，等等。他们只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尽可能地及早了結罢工。五月十二日根据鲍尔温首相最初的关于爭論中的問題繼續協商的空洞語言，罢工突然中止。庫克說，“当在广播中宣布了結束罢工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中，工会群众中的混乱情况簡直无法形容。”^①

这个悲剧性的叛卖給工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地削弱了英国整个的工人运动。资本家利用这个胜利于一九二七年在議會

① 克魯克著“总罢工”，第四三五頁。

中通过工业糾紛法案，严重地限制了工会的权利与作用，工会大会的領袖們对这次解散罢工是应当負責任的，当俄国的工会工作者批評他們的时候，他們怀恨在心，并解散了英俄委员会。

中国的革命斗争

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間的时期中，中国甚至发生了更大規模的斗争。正如前数章所述，馬克思和列宁已預見到中国、印度和其他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規模的革命。列宁是偉大的理論家，他把殖民地国家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階級革命之間的利益統一起来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世界革命发展的中心可能从欧洲轉移到亚洲。

这些馬克思主义的預見为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所証实了。这一阶段的大革命是中国大規模革命斗争的最早阶段。国民党是民族主义者的組織，为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所創立，正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前。一九二四年邀請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他們也参加了。国民党并申請参加共产国际，但由于它不是一个共产党的組織，未被接受。孙中山是列宁和苏俄的热情的政治上的朋友。当他临死的时候，他打了一个电报給苏維埃政府說，“我願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曉，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爭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①

改組后的国民党达到了巨大的成就。在一九二四年初，它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只控制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但在虽小而有力量

^① “中山全书”（四）第五五頁，一九二八年上海中山书局版。

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它立即吸引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参加斗争，开始取得重大的胜利，扩大了它所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起义和罢工遍及上海、广州、香港、北京以及许多大城市，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共产党从一九二五年的九百八十四人增加到一九二六年的五万七千九百人，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三万五千人，工会会员有二百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达九百五十万人^①。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一派的势力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工人和农民。这个联盟是根据列宁的策略原则。他说，共产国际必须与在殖民地和落后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同盟，但却不能与它合并，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②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忽视这条基本的教训。他们没有维持党的团结，没有坚强地掌握国民党中的工会和农民群众。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典型的孟什维克幻想的影响，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领导者似乎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当时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毛泽东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领袖。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俄国人米哈伊尔·鲍罗廷。

接着而来的是巨大的灾难。迄今为止比较革命的资产阶级震惊于工农的坚强的群众运动并感到目前已足够强大、可以不需要共产党的合作，于是他们一变而反对革命。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落于他的襟兄弟、军队的指挥官、国民党右翼的代表蒋介石之手。蒋企图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向共产党

^①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第一四页，一九五二年北京版。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二一二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进行第一次打击，但没有成功，接着于一九二七年四月沉重地打击了共产党。数千个共产党员遭到了屠杀，其中有許多遭受了最殘忍的中世紀的酷刑。这种反革命的襲击实质上就是土耳其的資產階級在凱末尔的领导下所作的，也就是俄国的資產階級在克倫斯基的领导下想作而没有成功的事。

共产党坚决地回击，但損失已經造成了。一九二七年八月陈独秀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党書記之职被撤換，由瞿秋白继任^①。广东在十月建立了最初的苏維埃，但很快就失败了。十二月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大城市广州組織了苏維埃，但蔣介石用了空前殘暴的酷刑，苏維埃于三天之后在大規模的屠杀中被推翻了。中国的革命在反动派的血腥手段下遭到了重大的挫折，蔣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轉而反对工人和农民，并与封建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达成了反革命的諒解。

反对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

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間的时期中，比英国的总罢工、奥地利的起义和中国的革命斗争更为重要的是在俄国反对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危险的反对派运动的斗争的发展^②。这个斗争不仅是在俄国革命千鈞一发的时机发生，而且决定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势力的胜利将会是世界反动派决定性的成功。

① 布兰德、斯华兹、范朋克著“中国共产主义史料”，第七七——一二三頁，一九五二年劍橋版。

② “联共党史”，第三五〇——三八七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托洛茨基的整个历史打上了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激烈派的烙印。托洛茨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小宗派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到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在参加党以后，他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反对列宁。当一九二二年秋天，列宁生重病的时候，托洛茨基企图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他集合了那时党内的几个小的反对派，发表了反对派的纲领，即“四十六人的政纲”。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控诉党的领导是巨大的官僚主义，煽动青年来反对党，宣称新经济政策完全是退却，要求有成立派别的自由，以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来谴责党，埋怨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的许多困难，宣称俄国革命本身是处于“温和党人”衰颓的状态中。

斯大林受到委托来领导党反对这个分裂性的反对派的斗争，在这个任务中表现出他是很有才干的。约瑟夫·斯大林（朱加施维里，一八七九——一九五三年）生于乔治亚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在神学院读了一些时候，但不久即离开学校参加了革命。他和列宁一同工作了一个很长时期，成为民族问题上著名的理论家。他曾被逮捕过好多次，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放逐到西伯利亚，直到革命时才被释放。一九二二年四月被选为共产党总书记。

斯大林是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战士，他在思想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以压倒的声势谴责反对派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偏向”。在这个斗争中，斯大林写了一部巨著“列宁主义基础”，这部书在论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被击败的托洛茨基以轻蔑的姿态保证

- 温和党人系指法国革命时期一七九四年热月（即法国共和历之十一月，自公历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九日赞助或同情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败亡之人。——译者

自己遵守党的决定，然而他自己却立即开始违反这种保证。

不久以后，正值欧洲革命的低潮，党面临着决定革命前途的基本问题。在一九二五年初，斯大林卓越地解决这个巨大的理论工作。他宣称，苏联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个论点受到党中央的支持。列宁在以前也指出过，如果必要的话，在俄国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般人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只有工人同时在几个国家内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斯大林的论述是与此不同的大胆的见解。

斯大林的基本论述立即引起冒险家托洛茨基的论战，后者提出了他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托洛茨基绝对否认在俄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提出国内外革命斗争尖锐化，革命斗争的实质意味着在国内是反对农民（各个阶层）^①的斗争，在国外是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俄国革命的命运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时是处于危难之中。斯大林成功地使全党认识到，托洛茨基的路线意味着推翻苏维埃政府并断送革命。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的政策失败了，而斯大林的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托洛茨基同意遵守党的决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同时，在党内长期以来政治上不稳定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展成所谓的“新反对派”。他们的纲领基本上和托洛茨基的相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在讨论中受到严厉的斥责。像托洛茨基及其随从人员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假意地答应实现党的路线，但是他们在实际中并没有这

^①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一六——三一八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样做。

在一九二六年夏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一帮人形成了一个集团，重新向党中央开火。这个綱領还是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的口头禪还是这样：“你們不能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建議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被譴責为沙文主义和完全放棄世界革命。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控告党的領導严重地出卖了中国革命和英国的总罢工，他們反对党的經濟綱領的每一个方面。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团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組織，他們还設立了非法的印刷厂，很明显地，他們决心要成立一个新的党派。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反对派对停止其派别活动的保証相继破坏之后，党内的爭論开始，那是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两个月。結果是七十二万四千票对四千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团遭到惨敗。虽然如此，但宗派分子忽視了这个事实，他們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了游行来反对党。这些破坏性的活动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斯米尔加、薩发罗夫以及其他一百来人被开除出党，然而，其中的大部分答应服从党的紀律的人后来恢复了党籍。

同时，右派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团不贊成党的反对富农的坚决措施及其积极工业化的政策，他們根据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实现的右派的教条也开始成为积极的反对派。这一派的头子布哈林也是长期以来就是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他們主張放松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爭，清算对外貿易的独占，并主張削弱为建設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措施。当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这个危险的右派反党集团正在开始积极活动。

很自然地，在苏联，世界社会主义的堡垒中发生了严重的派别斗争的这件事，在全世界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任何地方只要党内有左派或右派集团存在，在苏联也就会反映出相应的政治集团的路线。虽然如此，这些党差不多一致支持斯大林所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严厉地谴责苏联反对派的集团，特别是坚决拒绝了托洛茨基向大会提出了反对苏联共产党把他开除的呼吁。

苏联共产党长期的党内斗争，就党和群众而言，反映出苏联在当时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极端复杂和困难的。至于反对派的领袖，他们无疑表现出垂死的剥削阶级——资本家、地主、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其拚命挣扎的情绪。正如斯大林所指出，这些阶级的处境愈困难，他们的斗争也愈加不顾一切^①。反对派用它的强烈的反党路线表现了那些失败的、垂死的、但仍在斗争的敌对阶级的愿望。正如党后来所具体接受到的经验，卷入这次历史斗争的还有邪恶的外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使这次派别斗争直接转变成推翻苏维埃的斗争。

第四十章

共产国际綱領：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八年)

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

^① 参阅“斯大林全集”，第一二卷，第三五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它的第一个完整的綱領。在这以前的五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只是一个总綱領的片断而已。事实上，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綱領是自一八六四年为第一国际所通过的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以来的第一个这类文件。第二国际及其所屬政党經常为互相冲突的资产階級民族利益而发生爭执，在它的全部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一致通过一个世界工人运动的总綱領。

共产国际的綱領

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为基础的共产国际的綱領，表現了一百年来世界工人运动的經驗。在指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同时，它概述了資本主义发展的規律，并追溯資本主义的历史，从它早期的自由竞争阶段直到壟断和金融資本时代即帝国主义时期，它分析了多民族国家的成长，軍国主义的巨大扩张，以及国家作为資本家剝削階級镇压工人階級的工具的作用。

“在这个方式上，資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它的帝国主义时期，是在不断扩大的範圍内再生产着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小資本家的相互竞争只有停止，以便让位于大資本家間的竞争；大資本家的相互竞争終止了的地方，則勃发了資本主义的巨大联合之間以及它們的国家組織之間的相互竞争；局部的和一国的危机变为包括数国的危机，最后变为世界的危机；联合战争与世界大战代替了局部性质的战争；階級斗争脱离了各个工人团体单独行动的形式，而变为全国性的階級斗争，最后更变为世界无产階級反对世界资产階級的国际斗争。与金融資本强大的联合势力相对抗的，終于有两个革命的主力結合起来了；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为外国資本

所奴役而站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和领导之下的殖民地民众。”①

由于帝国主义者得以在物质上和思想上腐化工人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阶层，革命的进程暂时缓慢下来。这样，以工人贵族为基础的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就成为一种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现在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作用是葬送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必需的統一。社会民主党由于分裂和破坏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統一战綫而成了帝国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这样，各国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及其附属的工会——阿姆斯特丹职工国际，都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后备軍，成了它的最可靠的柱石。”②

“帝国主义大量地发展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它实现了組織社会主义社会之一切物质的先决条件。帝国主义的战争証明，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已冲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而需要经济方面的一种国际的或世界規模的組織。帝国主义要解决这个矛盾，它就用火与劍来为統一的国家资本主义世界托拉斯开辟一条道路，以組織整个的世界经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更膜拜此血腥的烏托邦，认为是新的‘有組織的’资本主义的和平方法。实际上，此烏托邦遇着了这样强大的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使资本主义必然在自己矛盾的重载下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規律在帝国主义时期是更加尖銳了，使帝国主义列强的任何长久稳固的国际联合成为不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帝国主义大战，表現着

① “共产国际綱領”，第一五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中文版，第一——一二頁）

② 同上，第二二頁。（中文版第二〇頁）

資本集中的道路已达到它的界限——世界托拉斯，是伴随着这样的破坏作用，加重工人阶级和千百万殖民地工农以絕大的負担，使資本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之下必然更快的趋于崩溃。”^①

不断的紧张与日益加强的斗争加剧了世界資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并使它进一步加深。这个总危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而开始成熟。此后它就表现为整个資本主义和殖民地世界的惊人的一系列的巨大經濟危机，大规模的罢工，以及革命高潮。反动的资产阶级企图阻撓这个正在兴起的革命高潮，于是使用了新的不顾一切的手段，其中主要的是法西斯主义。“适应着当时种种的政治行情，资产阶级或者用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或者用联合社会民主党的方法；不过社会民主党在資本主义危急的时期也常常起着法西斯主义的作用。”^②

在增长着的矛盾的压力之下，資本主义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革命与灭亡。“世界帝国主义的构造以及資本主义的部分稳定便这样从四面八方破坏了：首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間的矛盾与冲突，第二，由于殖民地广大群众斗争的兴起，第三，由于宗主国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最后，还由于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国际的革命在大踏步地前进着。帝国主义糾合它的一切力量去反对革命，派遣到殖民地去的远征队，新的世界大战和进攻苏联，都被帝国主义提到日程上来。这不可免的要引起国际一切革命力量的爆发和必然地走向推翻資本主义。”^③

① “共产国际綱領”，第一六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中文版，第一三——一四頁）

② 同上，第二四頁。（中文版第二二頁）

③ 同上，第二八頁，（中文版第二六頁）

“共产国际所努力的最終目的是以共产主义的世界系統代替資本主义的世界經濟。……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消灭社会內階級的分立……共产主义世界系統既取消了生产手段的私有，而把它变成社会的財產，所以世界市場的无政府状态，互相竞争的、漫无計劃的管理及社会生产之盲目的进行，都归于消灭，而代之以适合着全人类迅速增长的需要的有計劃的社会的調节。……文化成了一切人的公共的东西，从前的階級思想被代以科学的唯物的宇宙观。”^① 这个綱領很詳尽地解釋了苏联新型的社会制度基础的形成。

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存在着过渡时期；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时期，在这时期中旧社会的殘余正在被肃清，共产主义的基础正在建立。工人階級要夺取政权，“只有用强力推翻资产階級的政权”，“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階級的政权机关，这种政权机关首先就是鎮压剝削者的工具。……无产阶级政权的最适当的形式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这种形式非但在階級內容上，并且也在內部結構上和资产階級国家根本不同，这就是苏維埃的国家形式。……苏維埃国家是无产階級的专政，是它一个階級的独裁。……和资产階級民主相反，苏維埃国家公开承认自己的階級性，无遮掩地提出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下压迫剝削者的任务。……资产階級民主及公民在法律上的形式上的平等，是以各階級之經濟上的极端不平等为基础的。……在政治权利的領域上，剝夺了人民公敌及剝削者这种权利的苏維埃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剝削制度下因性別、宗教、民族等等不同而产生的公民的不平等

① “共产国际綱領”，第三〇——三一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中文版，第二七——二八頁）

彻底消灭了……。”^①

在阶级斗争中，綱領的战略和策略除其他考虑以外是以群众政治成熟的程度为基础的。在革命高涨的时期，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口号是权力归苏维埃、工人管理工业，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工人，等等；而“当革命不是在高涨的时期，共产党必须将部分的口号与要求适合于劳苦大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并将其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结合起来。”^②

在代表大会中和綱領一同被通过的还有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导师。共产国际避免了一切政策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领导上的专断独行，并且在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綱領、深刻的自我批评的实践、革命的纪律、实事求是地发展各国党的政策、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无限忠诚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的团结和战斗性。

由于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共产国际和参加共产国际的党能够组织全世界的运动和发动，这对被各种民族分歧所分裂了的第二国际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广泛的国际斗争中得到实现——如反对失业，保卫薩柯—梵赛蒂和湯姆·孟乃，每年纪念国际妇女节和青年节，五一劳动节，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支持苏联，支持中国革命。这一切表明共产国际已成为强大的世界政治力量。

① “共产国际綱領”，第三七——三九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中文版，第三四——三六頁）

②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記录”第六册，第五二頁，俄文版。

共产国际的政治展望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展望它的最近将来时，把战后的年代分为三个主要的时期。提綱上說，“第一个时期是資本主义制度极端尖銳的危机时期，无产阶级直接进行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在一九二一年发展到頂点，一方面在苏联战胜外国的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并加强了共产国际而終止，另一方面西欧无产阶级一系列的严重的失敗，资产阶级的总反攻开始了。这些事件的最終的一个环节是德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的失敗。

“这次失敗标志着第二个时期的开始。这是資本主义制度逐漸和局部稳定的时期，是資本主义經濟的‘复兴’时期，是資本主义攻势的发展和擴張时期，是被严重的失敗所削弱的无产阶级队伍繼續采取守势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是苏联迅速恢复的时期，是在建設社会主义上有极其重要成就的时期，同时也是共产党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政治影响加深的时期。

“最后，第三个时期来到，在这个时期主要是資本主义經濟超过战前的水平，而苏联的經濟也几乎是同时超过战前水平（在所謂“恢复时期”开始时，社会主义經濟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大为发展）。对資本主义制度來說，这是技术迅速发展和卡特尔与托拉斯加速成长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发展成为国家資本主义的趋势是可以觉察到的。同时这个时期是世界資本主义矛盾剧烈发展的时期，这些矛盾以資本主义危机形成的整个过程所决定的形式起着作用（市場的縮小，苏联，殖民地运动，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

“在第三个时期中，生产力发展与市場縮小的矛盾特別加强。

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发生新的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巨大的阶级斗争。全部国际矛盾的尖锐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过资本主义稳定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稳定更不可靠，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尖锐。”①

这次剧烈的革命的代表大会提出了“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在以后的时期充满着反对共产党内和党外右派分子的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时期里，许多国家都产生了严重的“左”的偏向，其实质是建立二元工联主义，没有强调统一战线，等等。社会民主党都一般地被认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而没有区别他们和他们的随从者的各种不同的趋向。

布哈林向大会作了主要的报告，但是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程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等问题的论点，受到苏联代表团尖锐的批评和纠正。对局势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基本上是斯大林的贡献。这个分析预见到经济危机、伟大的阶级斗争、革命、帝国主义战争已日益紧迫，它使得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人发出狂笑。这是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的隆盛时期，特别是在美国，那里广泛流行着最荒唐的关于“繁荣”的梦想。因此共产国际的分析，特别是对“第三个时期的观念，被嘲笑为“左派分子”空想的明显的例子。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所发生的事件，一九二九年巨大的经济危机的发展，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证实了这个分析的正确性。

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录”第六册，第五六一—五七页，俄文版。

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革命

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即将来临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采取了与綱領相一致的明确的決議。帝国主义列强在可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仅仅十年之后就很明显地在准备另外一次大屠杀。他們正在准备以暴力重分世界。他們这次主要的目的是摧毁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并瓜分这些国家。为了便利于备战起見，帝国主义者正在欧洲各地培植法西斯反动分子，并且到处煽起剧烈的仇視苏联的情緒。軍費开支激增。社会民主党人执行其反动的任务，不断地攻击苏联。国际联盟已不再是一个和平的組織，而成为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策划的場所。一九二八年所有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签订了毫无用处的美国凱洛格和平公約。这个公約名义上要廢止战争，但它所起的作用只是解除人民对于世界形势的日趋严重的警惕而已。

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战争是資本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只有廢除資本主义，廢除战争才有可能。”^①这个決議把被压迫民族反对他們的压迫者的正义的战争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或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或者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非正义的战争区别开来。至于目前日漸迫近的战争，代表大会敦促工人，“把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战争轉变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內战以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和社会主义。”这是遵循列宁所领导的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的总的路綫的。

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記录”第六册，第八五頁，俄文版。

代表大会并採納了关于殖民地形势的广泛的決議。这个決議欢迎英勇的中国革命,印度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印度尼西亚一九二六年的革命,埃及和其他近东国家人民的觉醒,北非加比尔和里夫部落反对法国和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拉丁美洲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尖锐化。

在总的方面,代表大会再一次表示拥护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著名的报告。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決議宣称,在斗争中,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劳苦大众的合作提供了战胜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保证,在殖民地一如在帝国主义国家。在先进的殖民地国家里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同“民族解放斗争一样,以土地革命为中心”。^①決議詳尽地分析了殖民地解放斗争中各个阶级的作用。它指出在外国帝国主义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相互矛盾的压力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工人阶级坚强的组织和与农民的紧密的同盟是革命达到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坚强的共产党,它们能了解复杂的斗争,能给予斗争以总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的有机部分是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完成,更不要说社会主义革命了。”^②

陶里亚蒂在一篇分析深刻的报告中指出了殖民地世界中改良主义的危险。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在当时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终于对殖民地革命开始予以注意。它的掌管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是以英国殖民地牙买加的“社会主义者”总督为首的。代表大会的路綫

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速记录”第六册,第一三六頁,俄文版。

② 同上,第一三八頁。

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辯护，只是批評其过分野蛮的方面。陶里亚蒂在报告中說，“所奉行的政策是扑灭革命斗争并轉移群众的注意力于不起作用的行动。……至于工党(英国)，在它向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所提供的材料中，它认为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任何英国殖民地。其他有殖民地的国家的社会党也都有同样的表示。”^① 他們奢望在渺茫的未来，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本身一样，会趋于消灭。

几点組織事項

第六次代表大会由五百三十二名代表組成，其中有一百五十一人有諮詢权，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只有五百一十人(一百六十四人有諮詢权)。这些代表代表着五十五个党和組織，它們共有四百零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九个成員。其中一百七十九万八千八百五十九人属于五十二个共产党，二百二十二万五千三百人属于青年共产主义国际。在填了表格的四百七十个代表中，男的四百五十一人，妇女十九人，其中百分之五十是体力劳动者。絕大多数，即三百五十九人的年龄在二十一岁和四十岁之間。表决权分配如下：苏联五十票；青年共产主义国际、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各二十五票；英国、中国、美国各二十票；波兰十五票，其他的票数不等，直到一票为止^②。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所有的共产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內共有党员一百七十万七千七百六十九人——比一九二五年以来略有减少。下列的表，略有“保留”，表明了主要党的党员发展的情况：

①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国际新聞通訊”。

②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际新聞通訊”。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德国共产党	121,394	122,755	134,248	124,729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138,996	93,220	92,818	150,000
法国共产党	68,187	83,326	75,000	52,376
美国共产党	17,000	14,000	11,990	12,000
瑞典共产党	7,011	8,650	10,849	15,479
英国共产党	4,000	5,000	6,000	9,000
苏联共产党	446,089	741,117	1,078,185	1,210,954

代表大会关于世界共产党的报纸的报告很不完全。这时的重点是放在建立车间报纸上面。这种报纸数量很多，仅在法国就有好几百种。

在第五次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举行了五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还举行了七十一政治书记处会议和三十五次组织部会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经常包括不到两百个世界各国的代表。

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标志着共产党在全世界建立了新的巩固的领导权，它的领导者包括斯大林(苏联)，台尔曼(德国)，多列士(法国)，陶里亚蒂(意大利)，毛泽东(中国)，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波立特(英国)，布克(加拿大)，罗加(古巴)，可多维拉(阿根廷)。季诺维也夫已被联共(布)党开除出党，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由布哈林接替作共产国际的主席，布哈林不久后就发展成为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后来产生的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五十七人和候补委员四十二人组成。

第四十一章

世界經濟危机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

一九二九年十月开始的經濟崩潰是世界資本主义全部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它具有世界規模，危机的中心是美国，其影响遍及資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危机前几年是資本主义稳定和略有发展的时期，在美国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在那里盛行着对“新的”美国資本主义的极其过分的估計，认为它是不会遭受到周期性的經濟危机的。这个危机对于資产階級在思想上和經濟上的狂欢情緒來說是无情的打击。

这个大危机具有周期性，由于世界資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的作用，这个大危机更加深了。它的根本原因是通过資本主义剝削来掠夺工人階級。这表现在一方面生产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則市場日益縮小。“临近的危机的最初迹象是农产品堆积在仓库。世界各国农产品的庫存量，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为基数作为一百，到一九二六年底增至一百三十四，一九二八年增至一百六十一，一九二九年增至一百九十二”^①。不断积累的压力终于冲破了堤壩。

虽然有許多令人吃惊的迹象，更不用提共产党曾多次发出的关于危机的警告，事实上危机的爆发对世界上每一个資产階級的

① 杜德著“世界政治”，一九一八——一九三六年，第七一頁。

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学家来说都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经济的崩溃使过分乐观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拥护资本主义的忠实仆人社会民主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夜之间，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理論，如“有組織的資本主义論”、“超帝国主义論”、“更高的劳工策略”，都被粉碎了。思想上的混乱籠罩着资产阶级的各阶层。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危机完全証实了共产党几年前的分析，特別是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所作的、曾經大受諛諂的決議。这个決議正是預見到了这个危机的。

危机的国际影响是具有灾难性的。到一九三三年美国工业降到一九二九年水准的百分之六十五，英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国工业降到百分之七十七。危机也严重地襲击到远东出产原料的殖民地国家，它也蹂躪了拉丁美洲。在这后一地区，“一九二九年与一九三二年之間，二十个共和国出口物品的价值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四点三。”^① 国际贸易一落千丈，貿易总额从一九二八年的三百三十亿美元降低到一九三二年的一百二十亿美元。許多国家都取消了金本位，国际财政体系陷于紊乱。

严重的失业达到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有一千七百万人失业(不包括大量的部分失业的人)，德国八百万，英国四百万，在所有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家都有同样的情形。全世界失业人口共有四千万到五千万。这个危机也使各国千百万的农民处于貧困境地。

^① 苏尔、爱佛龙、涅斯著“在未来世界中的拉丁美洲”，第九八頁，一九四五年紐約版。

危机打击下的美国

美国，福特制的“惊人的成就”和大量生产的所在地，遭受的危机最为严重。在这个国家，致资本主义于死命的生产扩大和市場縮小的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虽然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的繁荣时期，总的工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然而工业工人的总数却减少了百分之七点六。危机加速到来的原因是：由于被二十年代末期极为盛行的阶级合作主义（表现为支持血汗制度）的政策而陷于严重的瘫痪，工会甚至不能维持工人的工资以与迅速上漲的生活費用相一致。劳工研究协会公布的数字表明，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工资、物价、就业、生产），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从一九二三年的八十五降低到一九二九年的六十九（以一八九九年为一百。——譯者）^①。

生产过剩的迹象在农业中已长期普遍存在，到一九二八年在工业中也明显起来。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紐約証券交易所发生的奇异的混乱以后，美国的危机就以排山倒海之势爆发了。在一个星期里，疯狂的抛售股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日銷一千二百八十万股的数額。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股票价值的指数从二百一十六跌至三十四。約有一千六百亿美元的有价証券在三年之内化为烏有。拥有五十亿美元存款的五千七百六十一家銀行在危机的年代中倒閉了。工业生产大受挫折——煤下降百分之四十一·七，鉄下降百分之七十九·四，鋼下降百分之七十六，汽車下降百分之八十。工业年产量的总值从七百亿美元跌到三

① 劳工研究协会著“美国資本主义的趋向”，第九八頁，一九四八年紐約版。

百一十亿美元。农业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以来就在危机中，因此栽的跟斗更大。战前每一蒲式耳值一美元的小麦跌到二十五分，玉蜀黍跌到十分，棉花跌到五分。一九三二年农产品的总产值只有一九二九年的一半。急疯了的破产的资本家从摩天大楼的窗口跳楼自杀。

资本家无情地执行着他们传统的政策，即把危机的全部重担转嫁于工人阶级。大量的失业工人被抛到街头，没有任何的失业保险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之后，政府才颁布了最吝啬的救济制度。国内有大量的人饿死。千千万万的人在每个城市的垃圾场上的“胡佛村”（贫民区）苟延残喘，许多工人无目的地沿着铁路奔走，找不到工作。侥幸有工作做的那些人的工资也大大削减了，平均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根据劳工统计局的统计，美国工资总数从一九二九年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降为一九三二年的六十八亿美元^①。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由于取消赎回抵押品的权利丧失了他们的家园和农田。

和平常一样，在这次巨大的经济危机中，痛苦最深的是黑种工人，他们最先遭到解雇，他们得的救济费最少，他们任何地方都受到歧视。这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伴随着私刑、种族冲突以及其他反对黑人的恐怖主义。

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被吹嘘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乌托邦中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这就是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危机的国家，它的总统，臭名昭著的胡佛，在一九二九年夸口说美国已经处于最后消灭一切贫困的边缘上。在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和世界上其他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情况也并不见得好些。

^① ‘国际新闻通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世界資本主义制度再一次表明了另外一个可怕的历史事实，就是它已不能雇用世界上广大的人民群眾，并供給他們衣食。这个猛烈的經濟崩潰是世界資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加深的又一个基本的表現。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計劃

正当世界資本主义这样絕望地在翻滾着掙扎着，将痛苦与貧困帶給千千万万的人的时候，苏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在突飞猛进，以空前的速度建設着自己的工业与农业。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間，苏联实现了它的第一个五年計劃。当这个广泛的計劃宣布的时候，到处的資产階級和社会民主党的經濟学家都发出嘲笑之声。他們說布尔什維克又在以另一种巨大規模的宣傳伎倆来款待世界！但是苏联的工人以四年中完成他們的偉大計劃来回答这些侮辱。

第一个五年計劃要求投資六百四十六亿卢布，其中工业一百九十五亿，运输一百亿，农业二百三十二亿。結果发展工业和改进农业的进展使抱怀疑态度的資本主义世界大为惊異，苏联在这方面大大打破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地方所达到过的发展紀錄。这种成就能够在世界上每个資本主义国家都在經濟上陷于精疲力尽的时候取得，因此更加显得光彩。这对世界來說完全是个历史教訓，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可以避免危机的，它已經永远地消灭失业。

巨大的工厂在苏联各地都建立起来了。瓦尔加說，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当資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百分之三十八时，苏联的工业生产却增加了不止百分之八十一。在巨大的高潮中，农业也集体化了。一九三四年在苏联农业中工作的已有

二十八万一千架拖拉机，三万二千架康拜因机。

在这场发展工业的声势浩大的斗争中，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起了巨大的作用。共青团员们是全国建设大工厂当中的标兵和突击手。他们不知疲劳地建立功绩的精神，当时已得到全国的称赞。

斯大林这样总结了历史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一）苏联已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品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把工业方面的资本主义成分消灭，而成了工业中唯一的经济体系。（三）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把农业方面的富农阶级消灭，而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四）集体农庄制度已把农村中的贫穷困乏的现象消灭，——千百万贫农已上升到生活有保障的地位。（五）社会主义体系在工业中消灭了失业现象，在几个生产部门里保存了八小时工作制，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在有害于健康的企业中规定了六小时工作制。（六）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一切部门中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这些在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所达到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的内在的优越性。瓦尔加详尽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特定的优越性之后，总结如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巨大的‘不必要的代价’也能领导所有有工作能力的人进行生产，使有可能迅速而有计划地积累资金，同时也扩大消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样使苏联劳动人民迅速改善物质文化生活，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却导致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道德的标准的日益低落。”^①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巨大经济危机期间，衰亡的资

^① 瓦尔加著“两个制度”，第一五页。

本主义和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之間的对比如此鮮明致使在以后的年代中，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都企图“抄襲苏联”，特别是它的計劃經濟。因此，資本主义的五年計劃、三年計劃以及其他定期的計劃，都在許多国家中出現。卡耳說，“全世界有无数苏联五年計劃的仿造品，有的是內容上的，有的是形式上的，叙述起来，必令人生厌。”他又說，“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影響已成为决定性的历史事件。”^①但是这些資產階級的計劃沒有任何现实的基础，是无效的，計劃經濟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是廢除資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在苏联从开始到現在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具有內在的战争傾向的資本主义强迫苏联为了自卫而不得不浪費人民的精力来建立强大的軍事机构，而这与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相适合的。这种形势也加重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劃的負担。一个几乎是同样有害的困难来自过去的統治階級地主和資本家的殘余分子的代表們。这些分子和世界資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現形式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反对派。这些反对派中的人物都是苏联国内和国外每个仇視苏联的人的寵儿和英雄。

正如我們在第三十九章所看到的，正当党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对派作斗争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团提出了它的右派机会主义的綱領，要降低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速度。苏联急需尽一切可能加快工业化的速度——这个需要在第二次大战中就清楚地看出来——由此可見，右派的綱領的致命性并不比“左”派稍差。在斯大林英明的领导下，党認識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中央委员会并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規定，散布右派机会主义

^① 卡耳著“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影響”，第七頁（序言），第二一頁，一九四七年紐約版。

的观点是与党员资格不相容的。这就使得反对派的领袖们很不老实地提出对党忠诚的保证。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只意味着右派活动的暂时停止，他们暗地里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残余分子仍保持着联系。

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准备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的年代是阶级斗争尖锐化、法西斯主义发展、威胁性的战争准备的时期。所有这些社会冲突及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的基础是正在加深着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但是正在到处使资本主义制度陷于瘫痪的巨大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这些冲突和矛盾加剧了。

虽然如此，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对于这个大危机并没有多少反应。罗尔文指出，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对于随着一九二九年十月的财政恐慌而来的经济萧条的严重性领会得很慢。^①这是因为危机的到来对于他们全部洋洋得意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突然的打击。当他们清醒过来并活跃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反对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努力使工人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但并没有为失业工人做过什么。例如，在美国，努力于分裂共产党所领导的巨大的失业工人运动的劳联的领袖们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还宣布，政府建立失业保险是违反“美国的生活方式”的，会破坏工会运动的。

共产国际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新形势立即有了反应，它到处加强了它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八至九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

^① 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一六七页。

二次會議宣稱，因為蘇聯力量的增長，經濟危机的尖銳化，革命鬥爭的發展，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反對蘇聯的反革命戰爭準備的加強，“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末日已經來到”^①。這種穩定僅維持了幾年。會議並宣稱，革命的危机在德國和波蘭已經發展起來。

共產國際和共產黨、赤色工會國際和各國的左派工會的首要任務是保障各地受到重大打擊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免受大量的失業和削減工資之害，而第二國際和國際工人聯合會則只對挽救資本主義感到興趣。赤色工會國際在一九二九年共有會員一千七百萬，分布在五十個國家中^②。它特別注意動員失業工人起來鬥爭。早在一九三〇年一月，赤色國際就號召舉行反對失業的國際性的抗議和鬥爭日。這一運動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六日舉行，在許多國家都獲得巨大的成功。

在英國、美國、波蘭、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和左派工會領導失業工人進行了重要的鬥爭。在美國，三月六日的示威出動了至少有一百二十五萬失業工人。在許多國家成立了失業工人委員會，無數的反飢餓遊行和其他失業工人的鬥爭都在進行。當時美國老工人爭取養老金的運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在危机的年代里，在各國進行了許多鬥爭，如德國、波蘭、英國、美國。那時之所以沒有更多的鬥爭，原因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控制着絕大部分工人運動的社會民主黨採取了反對罷工的叛賣政策。他們的總路綫（像資本家的一樣）就是強迫工人接受削減工

① “資本主義穩定已經結束”，第八頁 一九三二年紐約版。

② 羅爾文著“國際勞工運動”，第一四八頁。

資，似乎这是“使资本主义制度恢复起来所必需的。”例如，当美国一百多万铁路工人“自願地”接受削減工資的时候，劳联副主席馬修·吳尔便称之为工人的政治家風度的重大表現。如果改良主义者能够控制失业工人，他們也就不会进行斗争了。在这段时期罢工比較少的一个次要原因是，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許多党内产生了强烈的“左”傾，过分強調工会独立的意义而忽視統一战綫，因此削弱了与群众的联系。

經濟危机时期的斗争也牵涉到許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一九三一年西班牙革命，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四日英国海軍在英維奈斯* 的罢工，一九三一年九月智利海軍的自发的起义，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荷兰海軍的嘩变，和日本駐华占領軍中的嘩变①。

在这个巨大的經濟危机的总时期中，共产国际及其所屬的各种組織密切地注意着日益迫近的法西斯和战争的危險。党、工会、妇女和青年組織，在这个斗争中都非常积极。一九二九年七月在法兰克福举行了它的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青年會議②，同年三月在柏林举行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大会。强烈的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运动在拉丁美洲也展开了。法西斯的危險不断在增长，扩大着的战争准备最后在日本军队侵略华北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他們占領了沈阳，几个月之內他們占領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国际联盟絲毫沒有制止他們的表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的开始。

• 英維奈斯是在苏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县。——譯者

① “共产国际十五年”，第三四頁。

② “国际新聞通訊”，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

第四十二章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

正如列宁在一九〇七年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一般统治方法有两种，即恐怖主义和对工人阶级作些小的让步。这是由来已久的“大棒和胡萝卜”的政策，两者又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德国和美国提供了两种不同方法的应用的明显例子：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它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各该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解决因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经济大危机所引起的可怕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两种基本的因素决定了德国和美国资产阶级政策的不同的路线。首先是两国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的实力不同。在美国，资本家仍然掌握着向工人作某些物质上让步的财力；但是德国的资本家比较缺少这种财富，乃求助于法西斯的暴力。资产阶级政策的第二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工人阶级所表现的革命精神的程度。在德国，资产阶级面临着革命情绪日增的工人阶级，他们之中的千百万人愈来愈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资产阶级采用极端的暴力手段来粉碎正在成长中的革命运动。然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虽然工人具有战斗性，处在战斗的状态，响应共产党关于反对失业的口号，但是却沒有像在德国那样的紧急的革命威胁。

虽然如此，在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中间也有浓厚的法西斯情绪。事实表明，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抱有一种当时世界上资产阶级所共

同的幻想，就是，历史性的时机已经来到，工会可以最后被法西斯暴力所粉碎，议会民主被消灭，社会主义的威胁，特别是苏联，将从地球上永远消除。这些极端的反动分子相傳资本主义的烏托邦即将来到。因此，虽然实行“新政”，美国仍然存在着法西斯的威胁。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①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胜利只有从以下的意义来了解，就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击破了工人阶级的反对，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主要的敌人是在“左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德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中挽救出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的守护者，他们遵循与资产阶级紧密合作的路綫。当资产阶级愈来愈右倾时，就把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导向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

納粹主义的种子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于大战期间的出卖和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时期中就已种下了。这些事情很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将不惜任何代价地为反对工人推翻资本主义而战斗到底。反动分子想以一九二〇年的卡普武装暴动作为反革命活动的巨大一击，但是这还没有成熟。他们走向胜利的道路是远为困难而复杂的。在德国革命整整十五年之后，反动分子在社会民主党的不可缺少的帮助下才走到法西斯主义。

阿道夫·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年)在一九一九年参加納粹党，但是到一九二八年，虽有资本家大量的财政上的支持，

^①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二三——一三二頁，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在那一年的选举中，納粹党所能得到的选票只有八十万票，而社会民主党有九百一十万票，共产党有三百二十万票。但是巨大的經濟危机的災难迅速地改变了这种局面。一九三二年四月，納粹的选票增至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七票，而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約共得一千三百万票。国内有八百万工人失业，工資多方遭到削減，魏馬政府(其中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力的組成部分)无法改变局势，而希特勒及其党羽又大肆煽动。

几乎一直到最后，社会党和共产党有着大大超过希特勒的势力的潜在力量，由于工人阶级战斗情緒高涨，两党之間的統一战綫原是足以把大多数的工人团结起来使成为一支能取得胜利的战斗力量的。工人正增长着的革命情緒已經表明出来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間共产党的选票增加了一百三十八万四千，而社会党却减少了一百三十三万八千。

在四个决定性的时机中，共产党都曾建議成立統一战綫：一九三二年四月当反对即将到来的普遍降低工資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当巴本的独裁政权将社会民主党从他們所控制的普魯士政府中驅逐出去的时候；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当希特勒成为总理的时候；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国会纵火案以后。这些都是希特勒前进中的紧要关头，如果工人阶级在这些时候中的任何一次联合起来进行打击，这对納粹的事业都会是災难性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与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大资产阶级紧紧地結成同盟，每次都反对共产党关于建立統一战綫的建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对他們來說要比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危險小得多。

虽然当希特勒进军去夺取政权的时候，納粹党人在街上屠杀工人，但是社会民主党人竟通过魏馬政府禁止紅色陣綫的战士，解

除工人的武装，并帮助建立黑色的国防军、钢盔队、突击队，使它们成为强大的反动武装力量。他们也支持布鲁宁（基督教中心党）独裁，它是没有民主的，用非常的职权来统治国家。他们最后的叛卖是重选兴登堡为德国总统，借口说他比起希特勒来说是“较小的恶魔”，而且是可以防止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栅栏。一九三二年四月的决定性的选举结果是兴登堡以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七千四百九十七票超过希特勒的一千一百三十三万九千四百四十六票而当选，共产党候选人台尔曼得到了四百九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一票^①。

希特勒取得政权

当然，兴登堡比起希特勒并不是“较小的恶魔”，恰恰是使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方便工具。共产党说明了危险性，并警告工人说，“投兴登堡一票就等于投希特勒一票”，兴登堡与希特勒之间的选择仅仅是两条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之间的选择。但是社会民主党还是一直坚持到底要同资产阶级结成悲惨的同盟。

芒努依尔斯基估计德国当时的情况时说：“社会民主党说，‘既然共产党宁愿选择资产阶级民主而不要法西斯，他们也成为支持“较小的恶魔”这个政策的人了。’是的，我们共产党人宁愿要‘较小的恶魔’而不要较大的恶魔。这并不是我们与社会民主党分离的原因。我们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较小的恶魔’的政策，乃是因为这个政策意味着出卖资产阶级民主而直接地帮助法西斯主义。”^②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民主力量之间的统一战线的候选人名单。

① 纽曼著“巨兽”，第三一頁，一九四二年紐約版。

② 芒努依尔斯基著“第七次大会的工作”，第二〇頁，一九三六年紐約版。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完全屈服于纳粹党，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纳粹立即加倍地进行他们的恐怖行动。共产党完全被认为非法，好几百个共产党员被害或被捕。最有名的犯人是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台尔曼于一八八六年生于汉堡，是码头工人。他在一九〇二年参加社会民主党，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一九二〇年参加共产党。台尔曼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表现了德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品质。一九二三年驱逐了费歇尔—马斯洛夫的“左”倾的、腐败的领导之后，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①。他于一九四四年在纳粹监狱中被谋杀^②。

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社会民主党完全期望着希特勒会接受他们作为权利平等的伙伴，因为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的德国历届资产阶级政府都是这样。他们卑躬屈膝地宣布希特勒是以合法的、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的。国外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比利时的馮德凡尔得和在法国的布鲁姆——都采取同样的论调。柏林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二月二日甚至这样吹嘘，“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的话”，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普通人是从来也不可能成为总理的^③。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尔士，为了抗议外国谴责纳粹暴行，而辞去了第二国际执行委员的职务。社会民主党同意与希特勒合作，工会领袖莱柏特—格罗斯曼欢迎希特勒的胜利，把它当作胜利的“一九一八年革命的继续”，并号召工人参加希特勒的五一节庆祝^④。

① 巴博斯著“你知道台尔曼吗？”，一九三四年纽约版。

② 勃列德尔著“台尔曼传”，一九五〇年柏林版。

③ 黑克尔著“德国发生了什么事？”，一九四五年柏林版。

④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二九页。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阿諛奉承都落了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日子在德国已成过去，傲慢的资本家现在已走上对工人采取恐怖主义的道路，他们需要一群新的政客和“工人领袖”来执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在五月二日，希特勒以暴力控制了工会，后来把它们并入到专制统治的劳工阵线中去了。六月二十二日社会民主党宣告解散，强大的合作运动也随即被解散。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其他的一些逃亡国外，而社会党的上层官僚分子则个别地与希特勒勾结在一起，并成为他的镇压机器的齿轮。

希特勒行动的速度远远超过墨索里尼曾经所能做到的。虽然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就已夺取了政权，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才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并借口一次企图暗杀他的事件，正式解散了共产党以及所有敌视这个政权的其他组织，禁止它们的报刊的发行，大批地逮捕他们的领袖，等等。希特勒之所以能够行动得比较快是因为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十足的懦怯和投降。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完全为改良主义者所控制，他们在共产党的鼓动下，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斗争。

工人阶级在七十年间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毫无反抗地投降了。它遵循着与资产阶级结成的同盟，和它的“较小的恶魔”的政策，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目标——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后来主张共产党当时应该单独地起来革命，但是这只能是徒劳无益的起义，只能使赤手空拳的工人被当时为社会党人所支持的强大的国家武装无谓地屠杀而已。而且，在希特勒出现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在工业中工人委员会的选举清楚地说明，大多数的工人仍然追随着右派的领导。杜德说，“一九三〇年，在雇用五百九十万个工人的企业中，改良主义的工会有一

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九个工厂委员会的委员，即占有所有工厂委员会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九。”^①可悲的事实是，当希特勒掌权时，共产党号召以总罢工来反对他，但从工人中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响应。

赫克尔特指出，当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政权时，他们有着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支持；然而在德国，共产党甚至没有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格言“单有先锋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宣布在德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在当时还没有成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指出，“听了赫克尔特同志关于德国形势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认为，在希特勒政变以前和政变时，台尔曼同志领导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②

德国法西斯

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当时断言纳粹运动基本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共产党一开始就和这种谬论挑战，指出纳粹主义虽然吸引了失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落后的工人，而其背后的真正的力量是垄断资本——克鲁勃、梯森、西门子、波希、伏格勒及其他大的工业大王和银行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行委员会，对纳粹主义下的定义是：“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③这个定义自此就相当普遍

①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三〇页。

②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国际新闻通讯”。

③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国际新闻通讯”。

地为人所接受，至少是在实质上。

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企图利用他们所建议的“新秩序”，计划把世界资本主义安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上，并完全受他们指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订出了极富侵略性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并用了一切必需的煽动性的和思想上的言论为自己辩护。德国法西斯主义从它的先驱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学了不少东西，但它却不是那个运动的单纯的继续，相反，它是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广泛地流行着的企图，在国内实行残酷无情的恐怖主义和在国外实行其残忍并不稍减的帝国主义。他们企图在这个基础上从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危机中逃出去。

纳粹资本家在他们的内政上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要为金融寡头资本取得不可抗衡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用煽动和恐怖有步骤地消灭了与之竞争的较小的资本主义分子，并进而瓦解他们的最可怕的敌人，工人阶级。他们破坏了每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剥夺了工人所有的权利，削减他们的工资，并在企业中促使他们加快工作的速度。他们设法从工人的意识里摧毁“阶级斗争”和“阶级组织”的概念。鉴于德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纳粹党人狡猾地将他们的行动涂上了虚假的革命的色彩。他们滔滔不绝地发出许多“反资本主义”的煽动性的论调，把他们的组织称为德国国民社会工人党，拿着红旗（纳粹式的），并庆祝五一节。他们也给工人以“工会”——然而是由资本家、农民、商人以及工人所组成的。独占资本家完全控制了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为他们的利润带来了相应的有利的结果。

在外交政策上，德国法西斯资本家的侵略性也并不稍减。他们极力引用传统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口号“为争取生存的空间向东

方进攻”，他們把对凡尔赛条約的攻击作为殘酷地侵略他們邻国人民的掩护。他們要把他們的“新秩序”擴張到全世界去。厄本斯坦說，“納粹的外交政策只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統治世界。”^①自以为是未来的世界統治者的納粹党人，沒有感到他們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困难的。他們对西方資本主义强国只有蔑視，认为他們已陈腐不堪，他們确信：推翻苏联不过是几个星期武装进攻的事情。

为了便利他們实行建立法西斯“新秩序”的詭計与暴力的綱領，納粹的思想家們制定了一整套政治上的煽动言論。他們把德国人当作高于一切的阿利安族的这种“理論”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擴張的烟幕。根据他們的論調，德国人从生物学上說就注定要站在全人类的头頂上；他們的“領袖”和“优秀人物”的理論就是要强迫德国人民接受資本家和納粹政客作为他們的天然的領導；根据这些“理論”，他們的謀杀性的反犹太主义、反馬克思主义和反对自由为德国人民由于資本主义而受到的痛苦提供了方便的替罪的羔羊；他們用凱恩斯式的經濟和对驕武主义的贊美来証明軍火生产，匪徒統治以及建立广大的战争机器是正确的，而他們对科学和理智的蔑視又在知識界中为野蛮的戈培尔的宣傳鼓动的統治扫清了道路。

罗斯福的“新政”

当帝国主义資產階級正在德国以火与劍向工人階級进攻的时候，美国的資產階級正在奉行让步的政策，虽然他們并不心甘情愿。不过他們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已贫困化的、觉醒了的、被巨大經濟危机时期中胡佛政府野蛮的虐待所激怒了的工人階級汹涌澎

^① 爱勃斯坦著“納粹国家”，第二九八頁，一九四三年紐約版。

湃的群众的压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民主党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统的选举中群众表现了他们对共和党反动分子的愤慨。在以后的年代中，他们继续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他们展开了巨大的罢工运动，其中一九三四年旧金山的总罢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地建立了工会，终于组织了实行所谓“开放工厂”*的大的工业部门中的工人；他们推动了失业工人、黑人、农民、退伍军人、青年、老年等的强大的群众运动的继续发展；最后，他们使罗斯福史无前例地四次连任总统。

资产阶级想设法消灭正在发展着的劳动群众的运动，但是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在这方面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能够控制并镇压工人阶级，像资产阶级在英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地方所作的一样。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分子，虽然喊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仅仅是为了适合于美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落后），是社会民主党的一种。他们努力设法来制止这个运动，但是他们太软弱，因此失败了。事实上，群众运动在一九三五年自行分裂了(产联诞生)并向前推进了。

罗斯福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第一次上任，正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三十五天以后。面临着破坏了的经济制度，混乱的、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工人阶级，罗斯福立即发动了有力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他的构成“新政”的许多法案迅速地冲过了国会，迅速到如所说的，“立法委员都来不及读它们”。在他执政的第一个一百天中，所通过的改良措施比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的七十年中通

* 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都雇用的工厂。——译者

过的还要多。

新政綱領的目标最后归納为：“(一)重建动搖了的財政銀行制度；(二)以大量的貸款和津貼挽救搖搖欲墜的企业；(三)刺激私人資本的投資；(四)实行通貨膨脹的政策以提高下跌的价格；(五)通过减少耕地面积和毀坏谷物来克服农产品的生产过剩；(六)保障田产房产所有者不受抵押期滿如无錢取贖即行充公的限制；(七)通过設立公共事业来创造就业条件并刺激群众购买力；(八)为陷于饥饉的失业者提供最小限度的救济”^①。

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剝削分子从这种改良主义的立法中得益非淺，如可能发生的失业和老年保險，保护他們免于取消贖取农田和房屋等抵押品的权利，保証銀行存款，等等。但是他們最主要的收获是承认他們有組織起来的权利，这首先表现在国家工业恢复法案第七条甲款中，后来表现在华格納法案中。罗斯福沒有特別为遭受双重压迫和迫害的黑人做什么事，除了在一九四一年，作为战时措施，建立了公平就业实行委员会。私刑和歧視黑人制度在他的全部执政时期中实际上是通行无阻，他所領導的民主党应負主要責任。

在經濟政策方面，罗斯福基本上奉行当时正得势的凱恩斯理論。在这个时期，約翰·梅納尔得·凱恩斯，著名的英国經濟学家（罗斯福与他有直接联系）以其著作而聞名于世。他的著作的要义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大量失业能由政府加紧向企业投資而改变，甚至能治好^②。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应用凱恩斯的理論，但方法不同，罗斯福用公共事业作为他“調整”的主要方法，而希特勒則用目前在所有資本主义国家中所熟知的扩軍备战来作为他罪恶的达

①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二九三——二九四頁。

② 凱恩斯著“关于就业、利潤和貨幣的一般理論”，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到充分就业的办法。

罗斯福并把他的“新政”纲领应用到外交的领域中去。在拉丁美洲，他用他的帝国主义的“睦邻政策”来缓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行动中某些非常野蛮的地方。他也期望与苏联和平共处，在美国坚决拒绝承认苏联十六年之后在外交上承认了这个国家。他也赞成世界和平；当他了解到法西斯侵略世界的意义时，他采取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同样的立场，并开始有组织地准备战争。

罗斯福是资产阶级分子、自由主义者和百万富翁，他的政策从长远来说，对独占资本有巨大的利益。他的“新政”所进行的改革都是严格地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无疑地会阻止富有战斗意志的工人阶级推行更激烈的改革和组织广泛的工人政党。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罗斯福的凯恩斯思想在工人当中散布了危险的改良主义（而使马克思主义受到排斥），到现在尚未克服。但是它并不能医治大量的失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仍有七百万到一千万失业人口。罗斯福在拉丁美洲推行的“睦邻政策”从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他的执政时期，独占资本更为巩固起来，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也从来没有忽视过美国帝国主义的基本利益。

罗斯福一开始就受到绝大部分独占资本的代表的支持。毫无疑问，大多数资本家认为他的统治将导致法西斯主义。有很多这种迹象，例如，罗斯福著名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是仿效墨索里尼的国家企业而由美国商会制定的。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大多数金融资本与自由主义的罗斯福分道扬镳了。这些独占资本家特别反对罗斯福赞成职工会的组织，这种态度对于工会掌握拥有“开放工厂”制

度的大工业的基本部門是很有利。因此，华尔街的資本家成为罗斯福的疯狂的敌人，他們发动了激烈的、以法西斯主义为根据的反对罗斯福的运动。他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連任总统，首先是因为美国人民中巨大的民主力量的努力的结果。

在开始时，特别是当罗斯福的政策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論調和华尔街的支持时，共产党采取了明确的反对他的立場，并将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建立当时的工会組織和进行罢工运动上面。然而在一九三六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党給予罗斯福以坚强的支持，虽然是有批評的。

第四十三章

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的发展

(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

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大大地刺激了各国的法西斯主义；猛烈的法西斯总攻势得到了更大的动力。日本加紧侵略华北；意大利在一九三五年侵略埃塞俄比亚；同年希特勒占領薩尔，撕碎了凡尔赛条約，要求与奥地利結成同盟并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領土割让給德国，他并狂热地重建德国军队。德国和日本早在一九三三年即脱离国际联盟，意大利也立即步其后尘。在許多国家中，法西斯分子开始了夺取权力的运动，这使得他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能够成为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埃塞俄比亚、羅馬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土耳其、希腊、拉脫維亞、立陶宛、芬兰、爱沙尼亚等国的主宰，更不用說德国、日

本和意大利了。法西斯列强正在努力取得世界的統治权。

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地发展，社会民主党要負重大責任。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资产阶级就会已經被完全摧毁了，而社会主义也会在中欧和东欧的全部地区建立起来了。社会民主党帮助打败了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們当时有着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共产党的綱領，在以后的年代中法西斯迅速发展，他們对于反动力量总的加强是要負責任的。由于他們用这些阴谋詭計的政策严重地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他們应该受到責难。他們的“較小的惡魔”的总政策不可避免地使他們支持拥护法西斯的候选人——在奥地利他們甚至支持一个法西斯集团以反对另外一个法西斯集团。在整个的中欧和东欧，当社会民主党心甘情愿地把恐怖主义的法西斯政府当作是合法的而且建議同他們一道工作的时候，他們已公开地与法西斯政党和政府合作，特別显著的是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面临着粗暴的、到处泛滥的法西斯侵略时已經表现了“妥协”政策，这终于成为他們自己和全世界的灾难。这是因为这些“民主”政府本身也渗透了法西斯的精神，希望以希特勒及其盟国正在如此明显地准备着的武装力量来对付苏联。本着这种反动精神，国际联盟拒絕采取任何实际的步骤来阻止日本侵略中国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武装进攻，它在希特勒在欧洲的有计划的侵略的面前一步步地倒退了。国际联盟作为和平机构这一点完全失败了。

在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奴役世界的严重危险的这种危急的情况下，第二国际是完全軟弱无力的。在德国遭受到的灾难性的失败使它的銳气挫折，它不仅失去了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已

經被消灭，而且它的与资产階級合作的基本政策也已破产。它所屬的政党正在为德国潰敗的原因爭論不休，而它的領導者則玩弄資本主义沒有痛苦地轉变成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比利时的得曼計劃。总的結果是，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时期中一样，工人階級的国际領導的責任已完全轉到了共产党身上，他們已証明是能够担負起这个历史任务的。

在这个人类巨大的危机中，苏联进入了国际舞台。一九三四年五月，苏联参加裁軍會議的代表馬克辛·李維諾夫建議把这个組織变为永久性的和平會議以實現世界和平。他宣称，“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一九三四年九月即法西斯列强退出国际联盟一年以后，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以李維諾夫作为它在国联的发言人。苏联自此开始了阻止世界大战的偉大斗争，組織西方資本主义民主国家参加它所建議的国际反法西斯的和平陣綫。为了这个目的，它并且开始与各个强国簽訂互不侵犯协定——从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如果苏联的建議能被听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法西斯主义是可以絞死的，因为相对地來說它那时还是較弱的。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罗斯福总统对苏联給予外交上的完全承认，但对它的国际反法西斯和平陣綫的計劃并未給以积极支持。

共产国际充分地認識到在法西斯的进攻中对和平民主的严重的危險，也不断地向第二国际（劳工和社会党国际）提出組織統一战綫的建議以反对法西斯。赤色工会国际也向阿姆斯特丹国际提出同样的建議。例如一九三四年十月共产国际向劳工社会主义国际提出建立总的統一战綫以卫护在西班牙艰苦战斗的工人，一九三五年九月它又号召反对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青年共产主

义国际也遵循同样的統一战綫的政策。但是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与国际工会联合会各种借口之下反对共产国际、青年共产主义国际、赤色工会国际所提出的所有关于統一战綫的建議。就在当时资产階級政府也在国际联盟中反对苏联关于建立一个大的世界反法西斯和平陣綫的建議。社会民主党常常反映了资产階級政府的主要政策。同时在許多国家中，工人本着共产党战斗性的政策的精神，正在发展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坚决斗争，法西斯分子正在設法征服他們的国家并消灭工人运动。

中国的革命斗争

与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的同时，日本軍国主义者加速干涉中国。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們占領了华北的热河，一九三四年三月，他們在滿洲立溥仪为傀儡政权的皇帝。他們宣布要統治全中国，并拒絕遵守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海軍条約。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国的北京和天津陷于日本人之手。

日本社会党很典型地早就支持这种厚顏无耻的对中国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一年它的書記叛徒赤松說，“干涉滿洲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日本，它也須要发动战争为取得我們工业所需的原料。”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社会党在庆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胜利时发表宣言說：“我們謹向天皇三呼万岁，并感謝我們的官兵劳苦功高。”^①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虽然面临着严厉的镇压仍然英勇地反对战争。

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阴谋地与中国共产党分裂（見第三十九章）以后，繼續进行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屠杀性战争。甚至日本帝国

^① 考尔勃特著“日本政治的左翼”，第五一頁。

主义的侵略也没有制止他的疯狂行为。像社会民主党一样，蔣只能看见左方的敌人。他简直没有动员中国人民来抵御快要灭亡他们国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

虽然如此，共产党却以言论和行动来努力组织中国的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党鼓舞人民英勇地保卫上海，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出色的战斗力震惊了全世界。一九三二年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开始与日本人作战，一九三三年他们向蔣建议组成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毫无效果。^①在这段时期内，蔣向红军发动的主要攻势不下六次之多，全都被红军击退了。朱德是红军的司令员，在一九三五年，他的亲密的战友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红军为了改变它的不利的战略地位，决定从江西省转移到中国的西北。这样就开始了著名的二万里长征，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月。这次长征从旅程之遥远、艰苦及其总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来说，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著名的行军。在长征结束的时候，红军约有三万人，他们必须与七十万具有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作战。^②在行军时，每天平均走二十四英里，有一次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走了八十五英里。他们越过十八座大山，渡过二十四条河流，^③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遭到远远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红军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其中有许多是青年妇女。在红军中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个重要的力量。红军胜利地到达陕西后不久就开始了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中国

① 范朋克著“中国共产主义史文献”。

② 甘尼斯著“当中国统一的时候”，第一八九页，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③ 约翰逊著“中国的新生时期”，第一五六——一六〇页，一九五三年纽约版。

和全世界都具有最偉大意义的、令人瞩目的政治和軍事的发展。

法西斯在法国的失敗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国的法西斯反动势力认为建立一个法国希特勒的时机成熟了，乃在下議院中发动了激烈的反对以达拉第为首的政府“左派集团”的运动。这次蓄意的顛复活动的核心为以洛克上校为首的“火十字架”，洛克宣称拥有三十万武装的群众。政府并未作任何努力来镇压这次蓄意的法西斯叛乱，但是許多机动卫队不顾他們长官的命令，自发地向法西斯示威者开火。^①翌日显然与反动派有着默契的达拉第政府虽然在議會中占有相当大的多数，还是辞职了。继任的是絕頂保守的杜墨格政府。

法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总的政治领导之下，向法西斯的进攻发动了摧毁性的反攻。虽然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游行（这条禁令使得社会民主党温馴地取消了他們在二月八日的示威游行！），共产党在二月九日組織了战斗的巨大的反法西斯示威运动，当时有十个工人被枪杀。四万多军队和警察无法破坏这个人民的示威运动。

同时，共产党和左派领导的法国統一总工会要求举行总罢工。在广大的工人群众压力之下，法国总工会号召罢工，法国統一总工会也参加了。結果四百五十万工人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然而不愿罢工的改良主义領袖采取了例如在鉄路上仅限一分钟罢工的阴谋来达到部分地破坏罢工。

这些巨大的事件深深地打动了工人阶级，共产党和青年共产

^①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二五三——二五四頁。

主义联盟及其他左派的組織不遺余力地来喚起群众。反法西斯的联合运动在七月十四日(巴士底紀念日)表现了惊人的力量,当时在巴黎有五十万工人游行示威(其他地方也有大的示威),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的领导人走在巨大行列的最前面。

这些惊人的游行示威是在共产党的統一战綫政策的名义下进行的,具有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使法国的法西斯分子遭受到重大的挫折。而且,巴黎的游行示威大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自从一九二二年以来,共产党曾經向法国社会党提了二十六次关于建立統一战綫的建議,但每次遭到拒絕。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在偉大的游行示威后的一日,社会党的领导白魯姆—季罗夫斯基在群众巨大的压力下终于同意这种联合行动。^①事实上,自下而上的統一战綫早已广泛地达成,社会党的領袖在这件事上几无选择的余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共产党提出著名的“人民陣綫”的口号,建議法国工人阶级所有的組織和同情分子联合起来以击退和击败法西斯主义。(这时第二国际的領袖已拒絕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統一战綫以支持在西班牙战斗的工人的建議。)法国的社会党勉强地贊同这个联合行动。在制定人民陣綫的綱領时,法国的社会党以虛伪的激进主义来要求这个綱領以工业广泛的社会化为基础;但是共产党清楚地指出,如果人民陣綫的綱領要吸引广大的群众,它只能包含人民在努力制止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列宁的观点,特別为杰出的法国共产党領袖多列士所闡明的,使人民陣綫能引起法国人民巨大的共鳴。在此具有历

^① 多列士著“法国的人民陣綫”,第五九頁,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史意义的整个斗争中，托派分子以其超革命的借口斥責并攻击人民陣綫是放棄了馬克思主义的原則。

共产党不仅发起了人民陣綫使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合作，它并推动工人階級中有組織的力量的团結。共产党提出建立一个工人階級政党的問題，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如此，共产党和統一总工会坚持了好几年的統一工会組織的建議有了較好的成果。約奧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照常是要抵抗的，但是法国統一总工会开始使它自己的下层工会与法国总工会的下层工会联合起来，因此当法国总工会联合代表大会最后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杜罗斯召开时統一的过程已經很好地在进行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中，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开始的工会中的分裂到此合縫了。^①

法国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的緊張局势很清楚地表明：法国工会运动不像德国的情况，它遵循共产党的总的政策，沒有卑怯地屈服于法西斯的奴役。因有正确的领导，共产党在一年之内党员人数增到三倍，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增加到五倍，党的机关报“人道报”得到了五万新的讀者。阿姆斯特丹委员会以法国的罗曼罗兰为首领导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在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也大大地增加了會員和威信。

奧地利的武装斗争

紧接着希特勒在德国胜利之后的年代中，欧洲工人的許多反对法西斯进攻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发生在奥地利，时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这个国家在两个法西斯国家中間，一边是法西斯的意大利，

^① 拉弗郎格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三九五—四〇一頁。

另一边是法西斯德国，它的政治大部分受到凡蒂岡的控制，分成意大利与納粹两派的法西斯运动是相当强大而狂妄的。因此，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道尔弗斯，一个法西斯分子同时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領袖，突然解散国会并宣布今后将以非常的职权来統治。实力雄厚的社会民主党在六百万人口中拥有党员六十万人，拒絕作战。它以前曾宣布过，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武装斗争，“如果没有与国会商議而宣布一个法西斯的宪法，如維也納市政机关被取而代，如果党受到了镇压，或者，如果工会受到了镇压。”^①这是“奥地利馬克思主义者”鮑育、德契、芮奈及其同流的著名的“防御力量”的理論。但是他們从未实行过，甚至当道尔弗斯違犯了所有的条件的时候。这些人从前是第二国际的中派領袖，当他們遵循第二国际与资产階級合作的基本路綫时，善于用革命詞句来掩盖自己的叛卖活动。

一九三三年社会民主党投降以后，接着而来的是奥地利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情况急剧地恶化。道尔弗斯为社会民主党的軟弱和胆怯所鼓舞，接連地进行政治攻击。在整个时期中鮑育及其同僚尽一切力量与正在发展的法西斯政权合作。最后，他們竟让步到仅仅只允許这个党存在的地步。正如鮑育后来所承认的，“我們已用尽了一切力量。为了一个社会党，我們已作了非常的让步。我們說……我們同意这样一条法律，即授权政府可以两年不要国会，而用紧急命令来統治国家。”^②

这一切簡直是像德国发生的事件的重演。社会民主党虽有馬克思主义的言辞但仍遵循它的“較小的惡魔”和与资产階級合作的

①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四三頁。

② 匈諾著“奥地利內战”，第二五頁，一九三四年倫敦版。

政策，并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道尔弗斯像希特勒一样，再也不需要利用社会民主党了，甚至在它降格以求的条件下。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他停止了议会，宣布社会民主党、工人保卫队以及工会为非法。^①

甚至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之下，鮑育及其同僚还号召工人不要抵抗。他们仍然希望与法西斯独裁者道尔弗斯取得协议。虽然如此，工人由于曾经对他们的领导者的激烈的言论信以为真，发动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这些事没有一件是党所正式号召的。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拒绝支持总罢工，他们甚至使强大的铁路工会继续工作，在斗争中来回地运送政府军队。芒努依尔斯基说，这次起来武装斗争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工人保卫队。

斗争的中心在维也纳，特别是在卡尔·马克思公寓大厦——大居民区之一。经过四天英勇的战斗，在这四天中，政府出动了最大的重炮，工人进行了猛烈的回击。四天后工人终于被打败，并遭受到残酷的报复。在这次起义中，共产党具有一个战斗性的勇敢的政策，但是它不够强大，不能取得决定性的工人阶级领导权。

这样法西斯也统治了奥地利。甚至鮑育自己最后也承认，如果党能一开始就领导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斗争，法西斯是能够被打败的。他说，“那时，我们是可以战胜的。但是我们在斗争中退缩了。”^② 奥地利是工人阶级另一个灾难性的失败，这应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变节。

① 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三日“国际新闻通讯”。

②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四四——一四五页。

西班牙的武装革命

西班牙在三十年代的初期，经济情况很恶劣，狂妄的法西斯运动正在成长，当时西班牙出现了革命形势。一九三三年罢工的次数为一九三一年的两倍之多。共产党为了适应这个局势，建议同社会党在一九三三年选举中组织统一战线。这个建议被冷嘲热讽地拒绝了。其结果是社会党在国会中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从一百一十五席降至七十席），而共产党增加了三十万张选票。

一九三四年十月爆发了总罢工，以阿斯杜利亚斯的煤矿工人为中心。这次总罢工很快地成为武装起义，主要在阿斯杜利亚斯、加太龙尼亚、马德里、巴斯克等省。共产党再一次向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又遭到上层领导的拒绝。结果是在起义的领导中造成分歧与混乱，对整个运动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共产党和左派社会党势力强大的阿斯杜利亚斯煤矿工人夺取了该地区的政治领导权。他们在奥维也多建立了苏维埃，在占强大优势的政府军队的进攻面前，以真正的英雄主义坚持了十五天。革命在大屠杀中被镇压下去。三万工人被逮捕，交付法西斯法庭审判，许多人都被处死或者长期监禁。在工人的勇敢的斗争中，青年共产主义同盟像平常一样，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对西班牙工人阶级来说是重大的失败，但是，正如以后所表现的，工人阶级从这次失败中很快地恢复了战斗力。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受审

当此反法西斯斗争的决定性的年代中，季米特洛夫在一九三

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萊比錫受审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納粹为了激起反共的歇斯底里并爭取在大选中的胜利于二月二十七日纵火焚毁国会。三月九日他們逮捕了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湯尼夫(以上保加利亚人)、托尔格列尔(德国人)、卢貝(荷兰人),并控告他們为罪犯。希特勒计划使这次审判成为納粹的巨大胜利,但是季米特洛夫完全粉碎了他的计划。

乔治·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年)生于保加利亚一个革命工人的家庭。季米特洛夫是个排字工人,从小就是个革命者,他因从事工人运动曾被捕入獄。他在保加利亚社会党和工会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并成为共产国际和赤色国际职业同盟的热心的工作者。

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的审判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特别是当被告开始反抗納粹希特勒的法庭和他英勇地保卫共产主义的时候。在法庭上铐着手铐并在監獄里遭受到法西斯威胁的季米特洛夫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比起从前的德国共产党領袖托尔格列尔的卑怯态度来,季米特洛夫是更加突出了,托尔格列尔与季米特洛夫的布尔什維克品质毫无共同之点。

希特勒使戈林和戈培尔站在見証人的地位,企图压倒季米特洛夫,但是这完全失败了。季米特洛夫是头等的馬克思主义者,他有无比的坚定性,他揭露了这一对伪誓者。他赢得了世界民主輿論的支持,完全粉碎了納粹的阴谋。結果納粹不得不釋放除了卢貝以外的所有的被告,虽然卢貝是他們的工具,政府的見証人,但终于被砍了头。

納粹用报复手段威胁季米特洛夫,把他关在監獄里,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世界輿論和苏联直接干涉的压力下才把他釋放。

他到苏联去了，在一九三五年，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几个月，他被选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布哈林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季諾維也夫失敗后成为总书记，由于他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路綫，他在一九二九年被撤职了。于是莫洛托夫在形式上成为共产国际的領袖，但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間，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由三人組成的書記处——芒努依尔斯基、庫西宁、皮亚特尼茨基——領導的。季米特洛夫从一九三五年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直到一九四三年它被解散时为止。

第四十四章

人民陣綫：第七次代表大会

（一九三五年）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的有六十五个共产党的五百一十个代表（有表决权的三百七十一人）。大会是在法西斯战争攻势正在全世界范围和各国内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整个的工作集中在制定各国的和国际的綱領以制止并击败对人类自由和幸福造成惊人的威胁的法西斯主义。这些总的綱領采取的形式是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国际和平陣綫与国内統一战綫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經在实际工作中制定了綱領的要点。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是由季米特洛夫闡述的。斯大林在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大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

法西斯是什么？

鉴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涵义普遍地存在着混乱的看法，特别是关于自由社会民主党的错误的、说它是中产阶级革命的解釋，季米特洛夫在这个定义问题上費了很大的力量来加以闡明。他重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會議的著名的分析（第四十二章），就是“法西斯是金融資本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这样就把产生这个謀杀性运动的責任放在各国財政和工业的壟断資本家的头上了，也是工人能够理解的地位。

“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超阶级的政权，也不是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控制金融資本的政权。法西斯主义乃是金融資本自己的政权。这是用恐怖手段摧殘工人阶级、革命农民及革命知識分子的政权。法西斯主义在外交方面是最野蛮的民族侵略主义，像野兽一般地仇視其他民族。”^① 法西斯主义不是資本主义力量增长的証明，而是它的日益衰弱的証明。它是資本主义制度衰亡的表現。“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是殘暴的，但同时却又是不能稳固的政权。”^② 法西斯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工人阶级本来可以防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但是，为要防止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德国工人阶级当时就应当建立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統一战綫。”^③

“法西斯主义之上台执政，并不是表示普通由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替代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表示由资产阶级統治的某一种

①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七五——七六頁，解放社版。

② 同上，第九二頁。

③ 同上，第八六頁。

国家形式替換另一种国家形式，就是說，由資產階級的公开的恐怖专政替換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①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他們应对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建成法西斯主义負主要的历史責任。

法西斯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按照他們国家的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德国采取的是最野蛮的形式。法西斯主义假装保卫人民最迫切的利益而贏得群众的支持。“法西斯主义是毫无限制地剝削群众的。……法西斯主义放纵貪官污吏們任意蹂躪人民。……法西斯主义是拥护极端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的，可是它在群众面前却假装是被凌辱民族的保护者，利用群众的爱国雪耻心理来欺騙群众。”^②

国际和平陣綫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以下決議：必須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国际統一战綫，即支持苏联努力建立巨大的世界和平陣綫以反对狂妄的法西斯軍事同盟。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決議（报告人为芒努依尔斯基）这样叙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作用：“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已經成为能够影响世界政策的偉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它已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是所有人民、国家、甚至是对保全国际和平感兴趣的各国政府的团結的核心。它已成为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反对战争威胁的堡垒。它已成为加强全世界劳动者反对世界反动势力的有力的武器。”^③

①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七六——七七頁，解放社版。

② 同上，第七八頁。

③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決議集”，第五五——五六頁，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代表大会分析了所有国家的积极的反战斗争，特别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广泛的同盟以制止和击败正在迅速发展中的国际备战运动。这个国际性的政策如果在当时能被西方民主国家接受，那末就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并能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迅速灭亡。

大会以下列论点作为基础：世界人民有力量制止战争，如果他们能够一致行动。列宁曾经正确地说过，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次战争（或任何其他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除了采取被动的、宿命论的态度来对待之外没有其他办法。相反的，全世界共产党都以一切力量来制止正在酝酿中的战争。

关于战争危险的决议（报告人陶里亚蒂）说，共产国际在它的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是根据第二国际一九〇七年斯图加特大会的决议中列宁—卢森堡所加的一段著名的话：“虽然如此，如果战争一旦爆发，他们的责任是尽快地结束战争，并努力以一切力量利用战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群众的政治觉悟以便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复亡。”^①

大会一方面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矛盾是英美的矛盾”，同时并把当时战争危险的主要责任放在德国法西斯身上。“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战争的主要煽动者，并努力使德国帝国主义成为欧洲的盟主”。他们正在组织“一次战争以向法国报仇，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奥地利，破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独立，他们想把这些国家变成进攻苏联的基地，并想把乌克兰从苏联夺去”。他们的目的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集”，第四八页。

是发动“世界大战以重分世界。”^①

人民反法西斯統一战綫

大会最关切的是发展資本主义各国内的人民陣綫，作为这些国家人民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整个斗争的基础。季米特洛夫指出，在坚决为广大群众当前的需要，特别是反对法西斯威胁而斗争的基础上，包括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广泛的运动能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不过，这个运动不能建立在立即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基础上，因为这些群众在思想上还没有进行这种斗争的准备。

人民陣綫的核心必须是工人阶级的統一战綫，也就是“实行工人行动統一。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世界范围内实行行动統一，这就是强大的武器，这种武器使工人不仅有能力去作順利的防御，而且有能力去順利地反攻法西斯主义，反攻阶级敌人”^②。这种政策需要建立工人及各种形式的組織間的合作协定——如政党、工会、合作社、青年、妇女、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等等。甚至同在法西斯組織中的工人也必须建立联系。

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战綫应该建立在工人阶级政治团結的基础之上。季米特洛夫說，“为要使无阶级的整个斗争得到胜利，无产阶级就必须和劳动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成立战斗的联盟。因为，甚至就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也占人口的大多数。”^③这两种过程，建立无产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決議集”，第四一頁。

②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九七頁，解放社版。

階級統一戰綫和人民反法西斯陣綫，應該同時進行，因為其間并無任何障礙。

組織這樣大量的群眾，即每個國家中的大多數人民，其前途必然提出建立人民陣綫政府的可能性問題。大會也答复了這個問題。季米特洛夫提到這個事實說，前幾次大會已論及這個問題，在一九二二年第四次大會（第三十八章）已預見到統一戰綫政府的五種可能的形式。

人民陣綫政府，以各種形式的工人組織及其他組織形式為基礎；將在廢除資本主義以前而不是以後出現。它只有在政治危機的時期，即“當統治階級再也不能對付強大發展起來的群眾反法西斯運動的時候”，才能掌握政權。它應當以一個明確的反法西斯綱領為基礎。它不應該是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單純的議會協議，而是一個真正的群眾運動。它的綱領必須是階級鬥爭，而不是階級合作，它應該實行“明確的基本的革命要求。例如，監督生產，監督銀行，解散警察而以武裝的工人組成的民兵來代替，等等”。它是對於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所必需的。它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一個過渡時期”。人民陣綫政府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發展。共產黨能否真正地參與人民陣綫政府有賴於特定的環境。

季米特洛夫強調共產黨必須保持他們政治上的特點而不能在這種廣泛的運動中喪失立場，機會主義地成為群眾的尾巴——後來黨的經驗證明這是一個非常及時的警告。他尖銳地批評了布蘭德勒在一九二三年領導薩克森和紹林吉亞的統一戰綫政府中所犯

③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一〇五頁，解放社版。

的錯誤。这是在行动上的一个右傾机会主义的工人政府。“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錫格涅尔集团）一起参加薩克森政府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他們應該利用他們的地位去武装群众，征用富人的房屋作为工人住宅之用，并組織工人群众运动。但是他們完全沒有这样做。他們的行动根本就好像‘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內的’通常的、国会部长們一样。”^①

劳工力量的統一

工人階級的有机統一对于最大限度胜利地实现人民陣綫的綱領是很重要的；因此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政策来巩固工人階級的組織——工会、政党、青年組織等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大会着重指出應該与社会党内发展着的新的左派势力合作。

第七次代表大会決議宣布：“每个产业部門應該只有一个工会；每个国家應該只有一个工会联合会；每一个产业系統應該只有一个国际工会联合会；在階級斗争的基础上應該只有一个工会国际。”^② 参加赤色工会国际的小型工会應該参加到其他工会組織中去；大的工会則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工会协商合并。共产党应在“階級斗争和工会民主的基础上”^③ 为爭取工会的統一而斗争。

政党和青年組織的合并更为复杂。大会規定了这种組織上的統一的五項基本条件：包括完全与資產階級断絕关系，在統一組織之前先有統一的行动，承认“必須用革命手段去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而建立苏維埃式的无产階級专政，”要拒絕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援助

①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一四二頁，解放社版。

②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決議集”，第一八頁。

③ 同上，第一九頁。

本国的资产阶级，要把“民主集中制当作党内建设的基础”^①。这个统一的纲领并不要求附属于共产国际。

后来芒努依尔斯基在评论这个统一纲领时说，“我们常常听到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现在规定统一的五个条件来替代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所规定的二十一个条件。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第七次大会的五个条件基本上包括了第二次大会的二十一个条件；因为共产国际现在不是陷在中派主义的危险之中；因为工人阶级不仅经验过战后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而且也经验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因为现在还没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加入’共产国际，我们现在所有的只是大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倾向于共产主义；因为我们的五项条件完全符合于这些工人的思想与感情的。”^②

第七次代表大会估计了每个党的力量。大多数的党，除了在法西斯国家的以外，在力量上都有相当大的增长，共产主义势力正在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向法西斯组织内部伸入。芒努依尔斯基说，“在过去两年中，共产国际中几乎没有一个（公开的）党的党员没有增至两倍或三倍。”^③中国、法国、波兰、日本、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地方的党，都有巨大的收获，青年共产主义同盟也有同样的情况。皮克报告说，“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六十七个组织中只有二十二个，在欧洲只有十一个，能在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地位进行工作。四十五个组织，其中有十五个在欧洲，不得不在极端非法的和非常恐怖的情况下工作。”^④

①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一五六页，解放社版。

② 芒努依尔斯基著“第七次大会的工作”，第四二页。

③ 同上，第一〇页。

④ 皮克著“自由、和平和面包”，第六七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共产党的发展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特別值得注意。在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人民真正的领导者，在印度支那、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朝鮮、馬來亞、埃及、叙利亞、巴勒斯坦，坚强的共产党已經建立起来，他們为爭取各种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而斗争。所有这些国家正在走向革命的新的阶段。代表大会向在殖民地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尖銳的阶级斗争中牺牲的无数烈士致敬。

新的策略方針

季米特洛夫說，“我們的大会是制定共产国际新的策略的大会。”很明显的，事情就是这样。芒努依尔斯基补充說，“一个政党的策略不是陈腐的档案管理员的眼鏡，他从来不把它們取下来，甚至睡觉时也不取下来。策略是政党的斗争方法和手段的总结，如果形势变化需要它改变的話，它就應該改变。”^①法西斯攻势的发展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局面；因此，真正具有列宁式的灵活性的共产国际相应地改变了它的策略，在某些方面也改变了它的战略。虽然如此，这个策略的重新制定并不意味着棄絕共产国际以前的策略路綫，而是它的邏輯性的发展，特別是在它既定的統一战綫的政策上面。

共产国际的新的政治路綫有深远的影响。在国际上，它的計劃包括了組織苏联与許多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广泛的和平同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正如事实所表現的，苏联在这場生死存亡的軍事斗争中真正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政治领导。当然，这一切在

^① 芒努依尔斯基著“第七次大会的工作”，第五四頁。

共产党的实际政策中是很新的事情。人民陣綫在各国的实践中对共产党來說也意味着組織工人階級、农民和大部分城市中产階級的史无前例的同盟这样一个新的政策。当然，在这种包括大多数人民的广泛的联合中共产党从此不仅必須代表工人階級，而且要代表整个国家。

人民陣綫的政策也包括許多其他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共产党人要在資本主义的范疇內建立民主政府；这种政府很可能是在資产階級民主制度下由共产党参与并通过正规的选举产生出来的。后来的經驗証明，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中清楚地制定出来的人民陣綫政策在十年以后的結果是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形式（人民民主国家）。因此在資本主义大大削弱、世界社会主义和工人階級組織大大加强的情况下，相对地和平建立社会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了可能。这种可能性的基础在于强有力的人民民主力量能够击退資产階級反革命的每一次的进攻。

共产国际的政策也計劃与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以及工人階級和工人运动中的其他非共产党分子建立新的团結。人民陣綫政策的应用急迫地需要工人在产业上和政治上团結起来，它并为达到这种团結創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共产国际充分地适应了这些新的需要，担当起这些責任，并利用了这些机会。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运用人民陣綫政策，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两条战綫的斗争。它尖锐地警告了在实行新的广泛的政策之后发生的右傾危險，并举出了許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例子。它也尖锐地批評了許多“左”傾情緒、錯誤和缺點，这些已存在于大多数共产党的工作中，特别是自从共产国际第

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很明显的，如果共产国际及其所屬的党要领导人民陣綫和国际和平陣綫政策所计划的广泛的群众运动，或者要在其中起重要作用，那么它必須与各种形式的宗派主义断絕关系。

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也是共产国际最大的代表大会之一。在这次历史性的集会中，共产国际給了面临着迫于眉睫的法西斯屠杀或奴役的危險中的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以真正的领导。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发展起来的人民陣綫政策，在后来的十年中，对世界人民的政治命运起了最深远的影响。

第四十五章

行动中的人民陣綫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間的四年中，許多国家中的工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以反对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威胁。这些斗争主要是在人民陣綫的口号下、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总的领导下进行的。第二国际对于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主义国际关于建立統一战綫以反对日益加深的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呼吁充耳不聞。因此，这个时期中的大部分人民陣綫运动基本上是以自下而上的統一战綫为基础而进行的。

芒努依尔斯基这样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过去五年中曾經十次提出关于联合行动的建議。我們从社会

主义国际的反动領袖那里得到了怎样的答复呢？他們回答說，国际联合行动需要在各国初步形成統一战綫。当共产国际的政党向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議时，这些党的領袖回答說，首先需要在国际范圍內达成協議。”

在这几年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工会組織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統一。“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之間有了協議，而只是由于后者劝告它所屬的工会尽可能与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工会取得一致行动。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以后，赤色工会国际由于所屬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会逐漸与阿姆斯特丹系統的工会合并，逐漸地消灭了自己。它在一九三七年底解散了。虽然如此，拥有二千万會員的苏联工会仍然独立存在，因为阿姆斯特丹害怕他們参加。

中国的民族反帝陣綫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密切地注意了被压迫民族中人民陣綫的运用。大会決議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務中，最重要的在于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陣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須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来反对正在加强的剝削，反对殘酷的奴役，以便将帝国主义驅逐出去，爭取国家的独立；必須积极参加民族改良主义者所領導的群众反帝运动，爭取在明确的反帝綱領的基础上与民族革命的組織和民族改良主义的組織采取联合行动。”^①

这个政治路綫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著名的論

• 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会在政治、民族、宗教以及行业上曾有严重的分裂。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決議”，第三五頁。

文相吻合，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一九三六年五月，紅軍长征胜利地到达陝西之后不久（見第四十三章），这时以毛澤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工人、农民、城市中产阶级的意志，建議蔣介石組織广泛的民族陣綫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軍閥、財閥和拥护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蔣介石輕蔑地拒絕了这个建議，他宁願打共产党而不願打日本人。

虽然如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个独裁者却栽了大跟斗。蔣介石在西安張学良的司令部視察的时候，他被爱国者扣留起来。当他被监禁时，紅軍总司令朱德去看了他，并迫使他同意簽訂建立民族陣綫的临时协定，因此他才得以釋放。后来蔣介石却吊舷轉舵，設法避免組成这个陣綫，但是国内的压力太大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終于不得不簽了字。

中国共产党为了达成这个協議作了重大的让步。党在其所控制的广大地区撤消了苏維埃，改变紅軍的名称，使它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軍事委员会，暂时停止沒收土地。这个統一行动的运动将根据孙中山的著名的“三民主义”来进行。两派之間的內战将告一結束。蔣介石在他那一方面則同意扩大人民民主权利，召开所有抗日党派的救国会議，进行抗日战争。这个历史性的协定标志着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內战的結束，和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开始。我們將要看到，蔣介石一貫有計劃地破坏抗战，特别是在后期。在整个抗战期中，他把共产党当作主要的敌人。

民族反帝陣綫的建立喚起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熾烈的热情。它标志着共产党是人民真正的領導者，并表明毛澤东是共产党的主

要领导者。它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人民陣綫政策的正确性的惊人表现。它使中国避免了完全被日本人征服，它引起了一系列的事物的发展，并导致了偉大的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在邻国日本，虽然共产党提出了許多建議，社会民主党拒絕建立人民反战陣綫。

法国人民陣綫政府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也大大地鼓舞了人民陣綫的发源地法国的总的斗争。法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三四年二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并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日益取得胜利，因此他們的战斗情緒很高。一九三六年三月法国总工会在杜罗斯召开的代表大会中，建立起这个組織同法国統一总工会之間的正式的統一。这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战斗精神。

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全国选举中，人民陣綫內的各个派別作为一个集团来参加选举。結果他們得到了惊人的胜利。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派的联合陣綫取得了三百八十席，在国民大会中占大多数。共产党的席位从十席增至七十三席，社会党从一百零一席增至一百四十八席。共产党的选票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一倍，而激进派失去了四十五万选票。結果是社会党的里昂·布魯姆成为法国的总理。共产党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个人民陣綫政府的一部分，但是給予积极的支持和必要的批評。

同时，工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广泛的靜坐罢工，这是意大利工人在一九二〇年所采用的策略。资本家只得屈服，总的結果是承认了工会，規定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增加工資，假日工資照付，等等。多列士說，“当总工会的代表在一九三六年到馬蒂农旅館布魯姆的

办公室里訪問他的时候，他对他們說，‘好吧，我将在十月支持这些提出的法案。’弗拉雄（共产党工会領袖）說，‘它們必須在四十八小时內在国会中通过。’这就是在群众压力下所发生的事情。”^①政府并把軍火工业国有化，还接管了法国銀行。在这些斗争中，法国总工会的會員人数在一年之內从一百万增加至五百万。

里昂·布魯姆（一八七二——一九五〇年）是一个律師，出身于大資本家的家庭，在一九二三年馬沙尔·山巴逝世后成为法国社会党的領袖，他是典型的第二国际的知識分子。在党内他是右翼分子、露骨的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战争販子、慕尼黑协定的策划者之一、苏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是小資產阶级改良主义分子。在他身上毫无社会主义的气息。布魯姆这样典型地向法国資產阶级再次保証决不損害他們：“我不是克倫斯基；我走了之后，列宁是不会来继承的。”^②

在布魯姆的领导下，人民陣綫政府很快就失败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布魯姆命令工人“停止”提出自己的要求以便“調剂精神”，“消化”一下人民陣綫的改革。他的法郎贬值政策、向資本家一再让步的政策，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个选举过他的巨大运动的基础。布魯姆对西班牙內战所采取的臭名昭著的“不干涉”政策完全污辱了人民陣綫。一九三七年六月他並沒有在議會中遭到多数反对就辞去了总理之职。继任的是声名狼籍的爱德华·达拉第，激进社会党的領袖。一九三八年布魯姆又执政二十一天。

在这次人民陣綫运动中，法国共产党由多列士（一九〇〇年——）领导，得到杜克洛的有力的协助。多列士是煤矿工人的儿

① “共产国际”，一九四〇年二月。

② 同上。

子，从年青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他在一九二四年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一九三〇年成为总书记。一九三六年底，共产党党员人数增至二十五万四千人，“是几年前的十倍”，青年组织在两年中也从三千人增至八万九千人。社会党及其青年组织也有大量的增加。在伟大的人民阵线的斗争中，共产党成为人民的真正的领导者。在整个运动中，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党推行“伸出手来”的政策，与广大的天主教工人建立了巩固的联系，这个发展对将来有着重要的意义。

美洲的人民阵线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法西斯轴心的中心目标之一是在拉丁美洲的广大的土地上建立他们的统治。那里的人民处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受着残酷的压迫，很可能成为法西斯煽动者及其当地的同盟者的牺牲品。但是法西斯的目标遭受到挫败，主要由于强有力的、反法西斯的、拥护人民阵线的运动。这些运动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中期和末期在这些国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各国共产党是这个广泛的运动的推动力。

在这些运动中，比较重要的有一九三八年智利的人民阵线的胜利才选举赛尔达担任总统。在巴西，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会、农民组织、学生团体，等等，组成了统一战线的民族解放同盟，在一九三六年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反对拥护法西斯的瓦尔加斯政府。一九三六年在阿根廷也有强大的人民阵线运动；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古巴共产党领导了广泛的人民阵线运动。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〇年间，墨西哥的革命在人民阵线运动的鼓舞之下有了巨大的进展；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尼加拉瓜、乌拉圭、哥斯达黎加

和多米尼加等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运动。总的效果是，除了阿根廷之外，到处都制止了法西斯軸心的力量夺取这些国家的阴谋。这些领导者都是共产党员，如普列斯特斯、柯都維亞、罗加、維拉，等等。运动阻撓了社会民主党人海雅·德·拉·多列的计划。海雅企图用他的“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来建立“美洲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秘魯和玻利維亞，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将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①他现在是美国帝国主义公开的支持者。

那几年中整个拉丁美洲广泛的統一战綫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以維圣梯·倫巴多·托利达諾为领导。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在墨西哥市成立。它差不多吸引了拉丁美洲所有的工会組織来参加它的队伍，并大大地推动了工会組織的建立。約翰·刘易士出席了它的成立大会。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在战时会员約有四百万人，无疑是拉丁美洲历来所建立的工会中最大的最进步的劳工联合会。

在里約·格蘭得河的北面的美国，这些年来以罗斯福为领导人物的广泛的人民运动也包含了人民陣綫的因素（見第四十二章）。在它的行列中包括了大部分的工人阶级、黑人、貧农、城市中产阶级。强有力的青年运动是这个群众运动一个明显的特点。美国青年代表大会领导人之一是吉尔·格林，这个組織在三十年代的后期有五百万人参加。^②整个广泛的群众性的人民运动貫穿着强烈的反法西斯和反战的精神。虽然如此，这个运动是以自由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已經提出他們的主要发言人是罗斯福。保守的工会领导甚至沒有發揮足够的积极性来坚持与罗斯福合作，更

① “劳工月刊”，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② 格林著“共产主义青年和青年的团结”，一九三五年紐約版。

沒有把当时在政治上站起来了的巨大的群众力量組成一个工农党。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說过，这样一个政党将成为美国的人民陣綫的形式。虽然如此，这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新政”运动制止了美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主要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合并，不論他們願意与否。一九三五年，拥有大約十万个会员的美国工会統一同盟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会合并了。在不久以后开始的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发展組織的运动中，共产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基本的、托拉斯化的工业部門中組織工会当中，他們被公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因素^①。为刘易士写傳記的人說过：“事实上，在为产业联合会組織那些尚未組織起来的工人方面，共产党作了主要的貢獻。”^②

西班牙的人民陣綫和內战

西班牙的工人階級迅速地从一九三四年的慘敗中恢复过来以后（見第四十三章），就在一九三五年，在共产党的鼓舞下，重新开始英勇的斗争。这时期組織了强大的人民陣綫。它是由社会党、共产党、总工会、派斯当納的工团主义組織、无政府主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馬努伊尔·阿薩納的小資產階級的共和党、阿瑟的加他隆尼党、巴利阿的共和同盟、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千百万的无党无派的农民。^③ 人民陣綫就这样包括了西班牙的广大人民群众。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在全国选举中，人民陣綫使吉尔·罗

①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三四五—三五五頁。

② 爱林斯基著“約翰·路易士”，第一五三頁，一九四九年紐約版。

③ 爱科里著“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伯尔所领导的反动力量遭到惨败。人民陣綫在国会中得到二百五十三席（其中社会党和共产党占一百一十二席），右派一百五十三席，中派六十五席。^①

虽然人民陣綫在国会中占有大多数，但是法西斯反对派的力量仍然强大；它控制着军队、银行、工业、政府机构的大部分，并得到天主教会的全力支持。共产党对于法西斯叛变的严重危险已提出警告，并催促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粉碎反动势力，特别是清洗军队和警察。但是阿薩納政府絲毫沒有采取这种激烈的措施。政府領袖說，“不要管军队，军队不談政治。”

七月十七日，弗朗哥、莫拉及其他法西斯將領在摩洛哥开始叛变。如果采取有力的行动，反革命在开始时是能够被粉碎的。但是阿薩納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动摇了，弗朗哥运动就蔓延开来。九月四日，阿薩納被解除职务，左派社会党人拉哥·卡巴利罗被任为总理。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他的政府。政府竭尽全力开始建立共和军队来制止进迫的法西斯军队。

同时，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从一开始就大量运送兵員与軍火到西班牙去帮助弗朗哥。这对于所有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是一种挑战。由于世界正逐步地走向一个巨大的战争，很明显地，民主力量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胜利对整个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全世界的共产党清楚地了解这种意义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苏联經常把飞机、枪炮、粮食、軍事顧問送去帮助战斗的共和党人，并在国际联盟中为西班牙共和国爭取交战国所应享的充分权利。

^① “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提出了为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利益建立世界統一战綫的建議。举行了多次談判，但毫无結果。所有欧洲和美洲的共产党号召工人自願地参加西班牙的斗争。

国际纵队就这样組織起来，不仅包括了共产党员，也包括了左派社会党人和具有其他的政治观点的战士。他們約有三万到四万人。有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苏联、保加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战士。他們成为共和軍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抱敌对态度的波尔堪諾也承认他們防止了馬德里在战斗初期的淪陷。^①他們遭到了沉重的損失，其中約有百分之五十再也沒有回到他們的祖国。

第二国际和过去一样沒有为西班牙采取战斗的工人阶级的立場。虽然它发表宣言贊助西班牙共和国，要求給它一切外交权利，但是第二国际的領導人和它的政党对于这些声明却不断进行破坏。法国人民陣綫政府的領導人布魯姆采取了“中立”政策、“不干涉”政策，拒絕給西班牙共和国向法国购买軍火的权利。这成为所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政策。因此，当弗朗哥法西斯分子在国外不断得到大量軍火的时候，而共和国却遭到它的所謂的“朋友們”的禁运。这是对共和国的致命的打击。在西欧各国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推行了这种背信棄义的綏靖政策。

缺少着枪炮、坦克、飞机，面对着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战斗力受着饥饿与疾病的影响，托派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又在内部进行卑鄙的破坏活动——在这种种艰苦的情况下，西班牙共和国的軍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馬德里、瓜达拉哈拉、雅拉馬、鉄魯

^① 包肖努著“世界共产主义”，第四〇八頁。

尔、厄波罗河等地的战役中，以及其他的許多战役中，英勇的共和国军队的战士們的名字永远載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史册之中。但是双方的力量极不平衡，在这个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进行了几乎三年之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馬德里陷落，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了。胜利的法西斯分子在报复和兽性的狂暴之中监禁并屠杀了成千累万的囚犯。资产阶级政府，包括罗斯福政府在內，急急忙忙地承认了弗朗哥政权。

西班牙人民陣綫的内部有着严重的弱点，这些弱点导致了失败。右派分子如阿薩納和普利耶托的破坏行为，必須反对，还必须消除“左”的社会党人如卡巴利罗，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特别是托派分子的反抗，他們的領袖是所謂馬克思統一工人党的安德烈·宁。这些分子将人民的斗争轉变为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共产党认为，如果人民陣綫在大敌当前要避免完全分裂和瓦解，它必須仅仅提出打击法西斯主义的任务。在整个战争中，“超左派”分子經常是違法乱紀、混乱和叛卖的根源。弗朗哥の間諜和煽动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們設法在巴塞羅納制造叛乱。一九三七年三月卡巴利罗被逐下台，因他无能，而且是个分裂分子。代替他的是社会党的璜·尼格林。

在战争时期，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間建立了真正的战斗的合作，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制造的違法乱紀和混乱。在加达隆尼亚，两党团结起来了，共产党建議以此为榜样在全西班牙成立一个联合政党，然而并未成功。事实上，全国性的青年組織也已合并成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但是这个組織后来被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开除，因为与共产党团结是違背第二国际的政策的。

西班牙內战的真正的领导是来自共产党人，他们使这个战争成为世界劳工历史上最光荣的斗争之一。只有他们了解人民阵线运动的真正作用，也只有他们具有必要的组织能力和坚决的战斗精神。党的两个杰出的领袖是总书记底亚士和著名的阿斯都里亚的革命战士伊巴露丽(热情之花)。

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爱国者的辉煌战斗对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是莫大的鼓舞。但是战争的失败是惨重的。它又一次地揭露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及其忠实的同盟第二国际的叛卖性的“綏靖政策”，它也慫恿了法西斯强国进行进一步的侵略。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打开了通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门户。

第四十六章

慕尼黑：通向战争之路

(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一整段时期中，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强国的扩军备战加速进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严重沾染了法西斯主义，这些国家并不制止危险的法西斯的进攻，反而以綏靖政策来帮助它。共产党虽用尽一切的不倦的努力，并未能得到足够的群众压力来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制止法西斯的侵略。苏联和各国的人民运动没有能够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站在统一的伟大的反法西斯的和平阵营之中。至于第二国际的政党，它们总是遵循着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路线，他们追随

本国的资产阶级奉行各种叛卖性的绥靖政策。

在这整个时期中，资产阶级的经济是处于停滞状态中；它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深刻的周期性危机以后并未如往常一样得到恢复，仅徘徊在斯大林所谓的“特种的萧条”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工人仍然失业。虽然有着罗斯福凯因斯的“调整”，美国的失业人数平均仍达一千万人。只有在法西斯国家，因为他们狂热地准备战争，工业才全部开工。

罪恶的“绥靖政策”

法西斯强国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对他们的计划中所存在的弱点，他们以最无耻的手段来进行侵略阴谋。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占领莱茵地区。两个月以后意大利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完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德意两国签订一项条约，从而形成了所谓柏林—罗马轴心，其矛头是指向共产主义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又签订了所谓“反对共产国际公约”。公约的参加者必须反对共产国际。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也参加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于是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日本继续猛烈地侵略中国，而法西斯的德国和意大利则发动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战争。在这整个时期中，希特勒蔑视凡尔赛条约，匆匆地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一九三八年三月，他以武力占领了奥地利，不久以后就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区割归德国。梵蒂冈对于法西斯的掠夺几乎给以不加掩饰的祝福。

非法西斯强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制止这些蛮横无理的侵略，如果他们当时这样做的话。它们拥有三倍的人口，生产的钢铁

多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电力有两倍，汽车十四倍，液体燃料十五倍，纺织原料九倍，粮食四倍，黄金储藏量四十九倍。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府为法西斯主义所浸透，拒绝采取任何行动，而向贪得无厌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再三让步。共产国际叙述它们的“绥靖政策”如下：

“意大利法西斯被允许大胆地进攻埃塞俄比亚。它不仅奴役了埃塞俄比亚，并且猛攻西班牙。德国法西斯被允许毫无阻碍地武装莱茵地区。它利用这点来袭击西班牙。然后它侵入奥地利并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海盗能够占领满洲和华北各省。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横霸，发动了奴役全中国的战争。西方民主强国在法西斯强盗面前一步步地撤退。法西斯强盗则一步步地加强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侵略行动，采取新的暴力行动，同时，利用所有这些来使他们自己的人民更加陷入困境。”^①有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的丘吉尔、艾登、库柏，谴责这种政策，罗斯福说要“孤立这些侵略者”，但是美国仍然继续大量地将废铁运到日本去。

在国际联盟破产之际，苏联设法组织反法西斯力量以阻止法西斯的暴行。它要求执行国际联盟章程第十六条，即“集体行动”的一条。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苏联争取使国际联盟执行对意大利的制裁；它并要求放弃对西班牙共和国所采取的灾难性的“不干涉”政策；它要求集体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它建议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希特勒侵略奥地利；它并采取了坚决的立场反对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但是所有这种要求进行斗争的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却都充耳不闻。他们以绥靖政策毫无抵抗地导

^① “共产国际宣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

致了慕尼黑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苏联力量的增长

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苏联在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在国内的团结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事实后来在世界法西斯威胁最后失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第四十一章已经看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惊人的成就，大大地增加了苏联工农业的产量。一九三三年至三七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它使苏联的工业生产超过了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点六，而且在经济制度的每个方面都加强了。自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到一九三八年，苏联的工业生产从一百增加到九百零八点八；而美国在同一时期中，仅仅从一百增加到一百二十。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到一九四二年底提高产量百分之九十二，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完成了约四分之三的时候，苏联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了。苏联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工业力量巨大的增长是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決定性的因素。

苏联社会主义惊人的发展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著名的斯大林宪法而更为加强了。宪法规定除其他重要权利以外，苏联所有的公民保证有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享受物质保证权，还有妇女在各个方面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是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

彻底击溃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反对派对于苏联在战前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增长也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在第三十九章已经看到，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斯大林领

导的党内大多数已分别地、作为一个集团地击败了这三个集团。和他们一同被击败的是他们的基本论点，即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国建立。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全证实了上述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被击败的反对派领袖拒绝接受党的决定。他们仍然在暗中进行分散活动。在他们的绝望和堕落之中，他们从事破坏，破坏工业，暗杀，最后甚至成为纳粹德国和日本间的间谍。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从苏联被驱逐出去，他于一九三三年在国外组织了“第四国际”，它是由在许多国家邪恶的集团所组成的。它的许多反革命活动之一，就是公开提倡推翻联共（布）党的领导和苏联政府。在西班牙、中国，以及其他别的地方，托洛茨基分子证明都是警察的谍报人员。

阴谋和叛卖的最高峰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列宁格勒暗杀党卓越的活动家基洛夫。这次凶杀导致了广泛地检查，暴露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杜卡契夫斯基的阴谋的广泛性和拚死的行为。这些人轻率地夺取权力的这种已经证实了的目的就是，“协助外国实现武装干涉，准备使红军遭受失败，分裂苏联，把苏维埃的沿海州割让给日本，把苏维埃的别洛露西亚割让给波兰，把苏维埃的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消灭工人和集体农民所获得的成果，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度。”^①这次惊人的揭发是完全证实了的，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进行了几次大的审判，并处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杜卡契夫斯基、李可夫、克利斯廷斯基、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及其他人。^②

① “联共党史”，第四六一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维辛斯基著“托洛茨基为法西斯服务，反对社会主义与和平”。

消灭纳粹日本在苏联的这支第五纵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苏联不得不在这次战争中担负起巨大的战斗任务。此外，如果在为它的生命而战斗的时候，它还要与这些内部的间谍、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集团进行斗争，那战争的结局和世界文化的结局将会是灾难性的。

慕尼黑会议的出卖

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使战前紧张局势极为加剧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建议希特勒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同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希特勒利用罗斯福的创议，召集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开会，出席的有希特勒本人、墨索里尼、达拉第、张伯伦，而苏联则故意地被排斥在外。九月三十日，这个会议达成了协议，其实质是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以符合德国的利益。

世界资产阶级的领导者，包括罗斯福在内，欢迎这种罪恶的出卖，把它当作和平的伟大胜利。张伯伦和达拉第胜利地回国，资产阶级称赞他们“建立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十月三日希特勒军队进入苏台德区，后来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捷克斯洛伐克沦陷了。整个和平民主事业受到了打击。

世界资产阶级的忠实的工具第二国际，也欢迎慕尼黑的“和平”。英国工党参与了这次出卖，特别是恬不知耻地在它的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〇年的两册“历史”记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慕尼黑。在法国，里昂·布鲁姆说，“现在我们又可以高枕无忧了。”法国其他的社会党领袖也接受慕尼黑。维达尔说，“张伯伦和达拉第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阴谋之后不久，法国的社会党就宣布它自己几乎是一致赞同慕尼黑的基本政策。”只有一个社会党人在法国国会中

与七十三个共产党人一起投票反对。波兰与匈牙利社会党也无耻地欢迎希特勒并吞苏台德区。只有后来当第二国际的各党派看到慕尼黑政策已引起了何等悲剧性的后果，并感到工人阶级对慕尼黑叛卖日益不满的时候，才开始作出惯用的词句（像往常一样是口头上，而不是行动）来反对它。在远东，日本社会党欢呼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并号召加强执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

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不是这样。英法两国的慕尼黑会议一召集，各国共产党就坚决抗议这罪恶的阴谋。在英国是很典型的，正如杜德所说，“唯一的反对这件事的呼声来自国会议员共产党员格拉赫，他高声说，‘可耻’，‘这意味着战争’。”^①全世界的共产党都采取相同的立场来反对慕尼黑的叛卖行为。“共产国际”杂志表示了这种总的立场：“中欧民主国家最后的根据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阴谋的牺牲者，这个阴谋是希特勒和张伯伦用来反对民族的自由与和平的。法国政府默许这个阴谋，并对法国最忠实的盟国作出了历史上空前的叛卖行为。”^②

共产国际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宣言中严厉地谴责了慕尼黑的背叛。它把叛卖的主要责任放在英、法帝国主义身上，指出统一的世界工人运动是能够击败它们的。这种力量是能够防止慕尼黑协定的，会“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犯罪行为成为不可能，并能将毫无约束的法西斯强盗赶回去。”共产国际建议第二国际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世界大会，组织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以制止法西斯的前进，但是这些要求完全被漠视了。宣言列举了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发展中的

① “杜德通讯”，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② “共产国际”，一九三八年十月。

法西斯主义的建議共有十次，但都无結果。这个宣言上也說，希特勒会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发动进攻，計劃进攻苏联。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一九四一年六月——发生了。

英法資產階級制造慕尼黑叛卖事件的主要目的是使希特勒的刺刀从他們自己身上移开，而去反对苏联。慕尼黑协定事实上奠定了，全部資產階級統一战綫的基础，这是帝国主义集团早已梦寐以求的，直到今天，也是它們最神圣的目的。因此毫不奇怪，当苏联政府根据苏、法、捷三国之間所訂的条約，建議用武力支援捷克的时候，得不到西方，包括法国在內的任何回答。无疑地，如果苏联当时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与希特勒作战，它所面临的敌人将不仅是德国，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这正是欧洲帝国主义者所計劃的。

自从苏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直到現在，世界資產階級曾梦想联合进攻苏联，并拚命进行准备。这是他們所有外交政策中的主調。有时这种反革命計劃进行得比較积极，有时較消极，但是它总是存在的。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資產階級对于可能組織反苏的整个資本主义的进軍的希望特別强烈。

对于苏联政府來說，它总是遵循着坚定的和平政策。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十分明显的說明了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它今天仍然是苏联的路綫。斯大林說，“我們的对外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它是維護和平并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貿易关系的政策。苏联不想威胁任何人，更不想侵犯任何人。……誰願意和平并力求和我們建立事务联系，誰就一定会得到我們的支持。而那些企图侵犯我国的人会遇到毀灭性的回击，使他們以后再也不敢把自己的猪鼻嘴伸到我們苏联的菜园子里来。”①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一三卷，第二七〇頁，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扩军备战

当然，慕尼黑的叛卖并不能满足希特勒，仅仅是刺激了他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要求更多的征服。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他进军布拉格，对波兰也已经垂涎三尺了。达拉第在八月设法安排另一次慕尼黑事件来牺牲波兰，但是蛮横的希特勒相信已经到了与动摇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摊牌的时候，因此，他拒绝了达拉第的建议，决定以武力占领波兰。正如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一样，苏联政府再一次地向西方国家提出，共同武装保卫波兰。但是英、法不愿这样做，却从另一方面寻找同盟者，而且他们的法西斯傀儡波兰政府也坦率地拒绝苏联军队通过它的领土。

同时，苏联政府正在尽一切力量建立总的反法西斯的和平阵线，这是它过去五年来的政策。为此目的的谈判在莫斯科进行。但是英、法希望希特勒进攻苏联，不愿与苏联结成同盟，因为德国法西斯一旦进攻苏联，它们就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因此，他们为了拖延时间，并利用种种借口来阻止建立任何真正的同盟，便派遣了次要的官员来应付莫斯科会议。

苏联政府给了英法几次直接的警告，说它不能让他们来玩弄它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说它并不准备为他们火中取栗，但是终于无效。此后，苏联政府即与德国进行谈判，并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宣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期十年。这个条约与苏联和其他邻国如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中国等所订的类似的条约相一致。

英、法想使苏联任凭他们摆布，因此在它们通过新的慕尼黑阴谋而和希特勒共同决定苏联的命运以前，就大声疾呼苏德条约是

一种叛卖。但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断然拒绝了这些虚伪的谴责，并指出英法政府曾一再出卖苏联。莫洛托夫说，“正如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締結互助条約沒有希望，我們只有寻求其他的可能性以保全和平，消灭苏德之間的战争危險。”^①丘吉尔后来公开地承认，苏联需要条約給它两年的时间以准备防御納粹的侵略，它知道这是会到来的。

帝国主义集团常常谴责苏德条約帮助希特勒，这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件事，雅孔托夫说，“它的直接效果是分裂法西斯集团。希特勒触犯了他的盟国日本。他疏远了他的秘密的同謀者張伯倫和达拉第。他失去了某些銀行家的財政上的支持。”^②

苏德互不侵犯条約已經充分地被历史所証实，它不仅粉碎了英、法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反苏的资产階級战争的阴谋，而且給予苏联二十二个月喘息的时间，使它能够准备对付不可避免的納粹的进攻。在这个时期中，苏联在工业上和軍事上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个增长的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不是决定性的力量的話。

希特勒早已在发展他的战争路綫，他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之后，进军波兰。因此英、法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被迫对德宣战。英、法帝国主义用尽他們的計謀仅仅得到一种不是他們所希望的战争。他們发现他們自己是在与德国作战，而不是他們所虔誠地希望的、准备的苏德战争。全世界被德、法、英、美帝国主义所欺騙、所出卖了，被带到了另一次可怕的大規模的屠杀。

① 莫洛托夫著“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意义”，第六——七頁，一九三九年紐約版。

② 雅孔托夫著“苏联外交政策”，第二一七頁，一九四五年紐約版。

第四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产物，是这个制度内部矛盾的浩劫性的爆发，这个爆发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强国不平衡的发展而加速了。具体來說，它就是帝国主义以暴力重新瓜分世界。德国、日本、意大利对战争应負主要責任，有一大部分罪恶也与英国、法国、美国有关，因为他们主張妥协，奉行反对苏联的路綫。在战争中，有各种对立的倾向——所有帝国主义强国都想摧毁苏联；帝国主义强国的两个集团都努力去取得帝国主义的世界統治，世界广大的民主力量抵抗法西斯的奴役。

战争的帝国主义阶段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正式宣战以后，有六个月的时间沒有战争，即所謂“奇怪的战争”时期。英法并未伸出一个指头来援助遭受攻击的波兰，他們也沒有采取任何反对德国的措施。这是因为他們的反动領袖最不希望反对納粹德国；他們的目的是把已經爆发的战争轉变成成为苏德战争。同时，美国在九月五日宣布“中立”。美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这种政策，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主要是要站在战争之外，用出售軍火給西方交战国以致富，然后，当所有交战国都因战争而削弱的时候，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出动自己的武装力量。

希特勒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討好全不理會。他和他的日本同

謀都是为了要征服世界，他們不想与英、法、美帝国主义共享垂手可得的贓物。希特勒的計劃，正如苏联以前所揭露的，决定首先摧毁軟弱的西方强国，然后动員他們的工业和人力，最后大規模地进攻苏联，同时日本应当夺取英、荷、法在东方的殖民地。此外，希特勒不打算使自己受到在两条战綫作战的危險。当英法两国的武装摆在自己背后时不想进攻苏联。因此，当希特勒充分准备就绪时，进攻一开始就是指向西方。法西斯的計劃是英法帝国主义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們不能在法西斯世界中接受一个完全屈从德国帝国主义的地位。因此，当希特勒进攻他們的时候，除了战斗以外，别无办法，他們在某种程度上也这样作了。張伯倫代表想同希特勒做一笔反苏买卖的资产階級；丘吉尔于一九四〇年五月当了首相，他代表拒絕投降希特勒的资产階級。

英法帝国主义(背后还有美国)很明显地企图把希特勒的枪口朝向苏联，这种发展使得各地的共产党必須改变政策。在这些事件以前共产党人认为，如果一旦发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苏联会站在西方民主国家这方面，这样会給予战争以民主的内容，进步力量就必须支持战争。过去几年来共党政策的意义就在于此。但是西方慕尼黑分子的背叛行为使这个过程完全成为不可能，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因此，不得不采取不支持战争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表现就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約。

一九三九年十月，共产国际发表了一个宣言，規定了共产党新的政策。宣言明确地說明了业已开始的战争的性质。它宣称，“这次战争是多年来资本主义陣营中帝国主义傾軋的繼續。”它指出，英、法、美支配了世界主要的經濟資源，而法西斯强国設法夺过来。“这是这次非正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真正目的所在。在

这次战争中，应受谴责的是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是交战国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不能支持这个战争。”^① 共产国际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要支持目的在于继续扩大帝国主义屠杀的统治阶级的政策！”“要求立即停止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② 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写道，“工人阶级要按照它自己的方法、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来结束战争，以创造废除帝国主义战争基本条件的条件。”^③ 这个革命政策共产国际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的五一节宣言中都加以重述。

西欧各地的共产党，当他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新形势，经过了开始时的某些犹豫与混乱之后，遵循了这个总路线。在中国，所进行的是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自卫战争的领导。西欧各国共产党要求在各自的国家里组织人民阵线政府，结束战争，建立民主和平。英国、法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要求激烈地改组政府，作为胜利的防御的保证。这个新的路线给许多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带来了迫害。在法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它在国会中的代表被驱逐了，一百五十九个党的报刊被迫停刊，三百一十七个共产党的市委会被解散，党的许多领袖被捕入狱。^④ 在日本，共产党采取坚决反战的态度，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至于第二国际的党和工会，按照他们寻常的办法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他们百依百顺地遵循他们的政府、慕尼黑、帝国主义战争等政策。

① “共产国际”，第八——九期，一九三九年，第四页。

② 同上，第八页。

③ 同上，第三六页。

④ 威廉·皮克著“国际团结”，第二七页，一九四一年纽约版。

苏芬战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法西斯芬兰和苏联之间爆发了战争。这是在芬兰有组织的挑衅下发生的，它一再侵入苏联的边境。列宁格勒完全是在芬兰的重炮射程之内。在芬兰劫掠者的背后是英、法帝国主义，他们长期以来把芬兰当作反苏的傀儡。他们希望芬兰法西斯分子对苏联的挑衅会给他们提供组织渴望已久的资本主义全面反苏战争的机会。他们认为会有机会把已经开始的、他们认为是对德战争转变为合乎心愿的反对苏联的战争。

在芬兰战争期间，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进行着广泛的反苏宣传；小小的“民主芬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人。关于战争中幻想芬兰成功的异想天开的报告传开了。罗斯福总统得意洋洋地捐了一千万元美金给芬兰以做给别人看。支持芬兰的“志愿军”在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组织起来了。苏联被赶出国际联盟。英法等国家公开地努力动员希特勒参加计划中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第二国际的各党参加了这种反苏宣传。^①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战争不合希特勒的胃口。他相信，除了英法美三个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外，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一定的时期内会解决有关征服世界的所有问题。

红军打退了芬兰政府的冒险行动。它粉碎了“难以攻克的”曼纳希姆防线，这里显示了日后对希特勒国防军进行致命打击的力量。芬兰军队已被粉碎，战争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日结束了。苏联政府与芬兰签订了民主的和约。这个危险的插曲已成为历史上

^① “帕姆·杜德书信录”，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的事件。但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民主的”芬兰又参加到希特勒方面反对苏联了。

希特勒粉碎西方强国

希特勒在武装准备完成时，不顾英、法资产阶级的讨好的计划，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以进攻挪威开始来反对西方。德国的法西斯军队很轻易地就粉碎了英、法、荷兰、比利时的军队。事实上为希特勒效劳的法西斯将领可以在其中为所欲为的参谋部和广大的军官很少抵抗；比利时的利奥波尔德王立即放弃战争。到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已摧毁了西方的军队，并在法国的敦克尔克把他们的残余赶到海里，并使自己成为西欧的主人。西方共产党建议把战争变成保卫自己国家的民主斗争，但是没有成功。

在此时期中，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过去都是俄国的一部分，首先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来又重新参加了苏联。^①因反动的波兰政府在希特勒面前吓跑了，红军占领了东部波兰，一直到所谓的寇松线，这部分领土在凡尔赛和会中早已宣布合法地属于俄国。^②

英国的军队已被摧毁，它已准备停止战斗了，这时苏联突然出兵，挽救了它于危亡之中。红军占领了过去俄国的领土白沙拉比亚，当时在罗马尼亚手中。这种惊人的步骤立即迫使希特勒放松对英国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德国的元首非常害怕两条战线，被迫巩固自己在巴尔干的地位，并进一步加强他在苏联边境上的主力部队。因此，在后来的九个月，他正在忙于加强自己在保加利亚、

^① 雅孔托夫著“苏联外交政策”，第二一九页。

^② D·N·普利特著“寻求和平”，第一四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的地位，并已准备好进攻苏联。无疑地，他估计到击败苏联以后，他能够容易完成占领衰弱的英国。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派遣了一百九十个师跨过了苏联的边境。

同时，美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害怕英国衰亡而有更强大的德国帝国主义兴起，愈来愈多地倾向于积极支持战争中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罗斯福的口号是，“给以除了参战以外的一切援助”，号召把美国变成“民主国家的军火库”。但是资产阶级中非常有力量的集团，最法西斯化的分子，公开设法帮助希特勒，虽然他们嫉妒地望着日本在亚洲的出色的胜利。至于爱好和平与民主的美国人民愿意帮助英国，但绝大多数是不愿卷入战争的。

战争性质的改变

苏联参加战争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加强了战争的解放的、反法西斯的性质。在此以前，战争只是在帝国主义手中，也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在内，是为了保护他们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完全的反法西斯战争。苏联参战后完全改变了；它不仅给予战争以明确的反法西斯的性质，而且也给了西方民主国家取得胜利的机会。到那时为止，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实质上完全被击溃，他们获胜的机会实际上已等于零。苏联是战争中真正的政治领导，它给予战争以民主的性质和获胜的可能性。

大致说来，战争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人民的因素，即反法西斯奴役的群众斗争。这种因素最后成为主导的，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正义的、人民战争的烙印，但是在苏联巨大的民主力量投入

战争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无疑地，它的经过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反对轴心国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是反法西斯的战争，解放战争，其目的之一也是恢复民主自由。苏联参加战争反对轴心国家只能加强，实际上也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法西斯的性质、解放战争的性质。”^①第二国际不承认苏联参战具有决定意义，至于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宣布战争从头到尾是帝国主义的。

希特勒进攻苏联一开始，丘吉尔接受与苏联建立军事同盟的计划，并作了他们对待共产主义的必要的保留，接着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也接受了。这样就在战争的情况下，出现了苏联自从三十年代中叶以来一直提倡的反法西斯同盟。那时广泛的和平阵线能够防止战争并能在法西斯主义的早期就把它制止，虽然如此，它是轻蔑地被拒绝了。只有当英、法、美帝国主义在走头无路、实际上被打败的时候，才求救于共产党将他们从死路里拖出来。统一战线虽迟，总比没有来得好。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全面的民族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就这样成为战争取得胜利的总的战略；这证明了共产党在全世界的政治领导。

由于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法西斯问题较为尖锐，那时的反法西斯阵线在国际和国内都比战前的规模要广泛得多。因此，在国际范围，它的表现形式是反法西斯总同盟，最后成为联合国，在各国内，表现为所有准备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的阶层的联合行动，包括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内。各国的民族阵线的情况不同，包括反法西斯集团的松散的合作一直到参加联合政府的形式。

① 斯大林著“为了和平共处”，第八页，一九五一年纽约版。

不忠实的资本主义盟国

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结成同盟，有共同的战线，但是他们从不把这个国家当作真正的盟国。他们的策略是尽量利用苏联在战争中粉碎德国，同时也想看到苏联在这过程中尽可能地被削弱。胡佛、杜鲁门及其他的美国的反动派在那时多次地公开这样讲。胡佛在战后仍然夸耀这种无耻的背叛行为。^①特别是在为同盟国打开了胜利的前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暗害苏联的这种阴谋产生了。从那时开始，帝国主义在心目中特别有一个由英、美控制战后世界的想法，以为在这世界中社会主义的苏联仅仅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这些反动的帝国主义想法在英、美对苏联的军事政治路线中兀立如山。这表现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把非常重要而又亟需知道的军事秘密向苏联隐瞒起来，例如雷达、投弹瞄准器。更坏的是，所有关于原子弹的情报完全不告诉苏联。

此外，在租借问题上也表现了很大的歧视。据说送到苏联的租借物资只有英国所得到的四分之一，虽然前者进行的战斗至少要大十倍。反动派为了明显的理由，美国反动集团总是大大地夸张美国租借物资对苏联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实际上，送去的一百亿美元的物资——大部分在路上沉没了。这些物资只占美国战时军火生产总数二千一百亿的百分之五。此外，胡佛说过，“它（苏联）甚至在租借物资到达之前，已经阻止了德国前进。”^②

①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纽约时报”。

②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纽约时报”。

对苏联大加歧视还表现在美国以它主要的军事力量投入击败日本的战争中。罗斯福一再强调纳粹德国是欧洲主要的敌人，欧洲应当是主要战场。但是事实却是这样，在提出“日本第一”口号的集团的压力之下，美国主要的斗争是反对日本。让苏联去对付并击败主要的敌人德国，事实上，除了西方进行次要的军事行动的配合、非决定性的轰炸以及少量租借物资之外，苏联是单独作战的。

形势首先是因美国和英国故意拒绝在欧洲开辟西战场而严重起来。苏联面对着希特勒国防军的强大的主力，它有一大部分军队在中国边境为了牵制日本而不能动用，竭力要求它的资本主义的“同盟”从西方来进攻希特勒。这是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方法。为此，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提出“在一九四二年胜利结束战争！”的口号。^①但是英、美却毫无动静。西线战场的开辟在它有了可能之后至少故意地推迟了十八个月。英、美的反动派肯定地要对延长战争、丧失了千百万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命的这种滔天的罪恶负责。事实上，西线战场的开辟是在苏联已击破德国国防军的背后，迅速前进，势如破竹，并已进入波兰，距柏林仅一千英里。英、美帝国主义害怕最后还不行动，红军将要占领欧洲的全部。

共产党人经常指责西方盟国的这种背叛行为，但仅仅得到愤慨的否认。但是丘吉尔后来还是泄漏了秘密，他公开吹嘘说，在战争将要结束的那几个月中，他给战地司令官蒙哥马利元帅的指示中大意说，在解除德国人武装时，他应该准备重新武装他们，如果

^①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世界新闻与评论”。

他认为必须阻止前进中的红军。①

美国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苏联盟国的态度与这种可耻的背叛毫无共同之点。相反地，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表现了与苏联人民热情地、友好地、令人羡慕地团结一致，当时苏联人民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斗争。自由主义的罗斯福也不是应受主要谴责的。一般来说，他对苏联人民也有友好的态度，但他决不是美国战争政策的独裁者。

苏联粉碎纳粹德国

当希特勒的军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越过苏联边境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军事专家一致预言希特勒全部击溃苏联不过是几个星期的事。事实上，希特勒的闪电战也确实使他走得又快又远，到九月已走到列宁格勒的门口，虽然这是他永远不能占领的城市。十月三日，非常自负的希特勒向世界高声宣称苏联已经被粉碎，它再也不能兴起。

但是希特勒的话说得太早了。他大大地低估了苏联人民、他们的红军和他们的社会制度的战斗力量。国防军长驱直入苏联已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它在徒劳无益地企图攻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中又遭到了迎头痛击。一九四三年一月在斯大林格勒，德军从背后被击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光辉的战役。

纳粹分子开始了他们可怕的一千五百英里的撤退，红军一路追击，把他们打得粉碎，而美、英却把大量军队留在英国，悠闲度日。两年以来世界的报纸热烈地欢呼红军的伟大胜利（这在“冷

①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联社讯”。

战”的日子里早被美国战争贩子忘得精光)，甚至反动的麦克阿瑟将军也说，“文明的希望落在英勇的紅軍的有价值的旗帜上。”^①共产党人是偉大的人民，他們把世界从資本主义制度的犯罪的蠢物手中拯救出来。最后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在欧战已基本上决定，希特勒被打敗之后，盟軍开辟了他們拖延已久的西戰場，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英、美和苏联的軍队在德国易北河岸会师，希特勒真的被消灭了。

太平洋战争联合作战的程度比起欧洲战争来要大得多。中国人民在多年来的斗争中已給日本的战争机器带来了沉重的損失；当然，美国海陆空軍的大进攻对日本軍事力量是一个災害；日本的关东軍在整个战争时期牵制在西伯利亚边境上不能調动，最后被紅軍消灭，这也是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次大战死亡二千五百万人，伤三千二百万人，终于結束了。

战争的最后几天，在日本方面有件不祥的事件发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杜魯門总统发布的命令之下，原子彈投在广島（八月六日）和长崎（八月九日）。这是滔天的罪行，殘暴地屠杀了大量的非战斗人員。这个罪恶尤其是不可饒恕的，因为日本已經战敗，而且是在投降的时候。然而，最可怕的是，以投彈来告知世界，华尔街将要以这个可怕的武器为基础来建立它的战后世界的統治权。这个炸彈更主要的是对付苏联而不是日本。

①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美联社訊”。

第四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是游击队，或是半正规的武装力量。这在欧洲和亚洲称为“抵抗”、“民抗军”，或称“游击队”。他们做了许多鼓舞人心、慢慢地破坏敌人正规军队的事情。他们在敌占区和半敌占区进行活动。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恩格斯指出过这种群众性战争的巨大意义，这种战争是当时战败的法国用来反对胜利的德国的。他认为，“从美国独立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群众参加战争不是一件例外的事，而是一个规律。”^①恩格斯描写了普鲁士残酷地镇压游击队，但是他也指出，然而“在美国的英国人，在拿破仑统治下，在西班牙的法国人，一八四八年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奥地利人立即被迫把人民群众的抵抗战争完全当作合法的战争。”^②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暴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军官把被俘的游击队几乎总是当作歹徒和匪盗。

游击队从来没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有如此广泛的、有组织的、成功的基础。他们的活动范围从西方的法国直到东方的中国。游击队常常是，但并不总是与正规军进行有组织的合作。这种游击运动的广泛的发展、这种群众性的对敌人的抵抗，表明了战争的进步性和人民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三卷，第二分册，第一七四页，俄文版。

② “世界新闻与评论”，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人民群众自己的武装行动的基本重要性，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即在德国开始侵略苏联之后的第十一天，即号召到处组织游击队。他说，“在被占区内，必须组织骑兵或步兵游击队，组织军事破坏队，以便与敌军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烈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毁坏电话、电报交通，焚毁森林、仓库、辎重。在被占区内造成使敌人及其走狗们困苦不堪的条件。到处追逐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设施。”^①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也去发展游击力量。

在大战的整个地区中，富有战斗性的游击队政策需要真正的勇气和坚毅不拔的精神，这种政策是被人民群众所应用。在这种危险的工作中，共产党员差不多在每个地方都是战争的领导，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比的勇敢精神，坚强的组织和纪律性，不倦地献身于事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血海深仇，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在城市或乡村组织游击队时，共产党面临毒辣的警察的迫害，必须过着地下的政治生活，这种广泛的经验对他们很有用。

一般说来，抵抗是建立在人民阵线的基础上，所有愿意与法西斯作斗争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是应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制定的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策略又一例证。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他们的领导者常常希望使抵抗力量的士气消沉，其借口是德国人的野蛮的镇压会吓坏人民力量——这是十足的谬论。另一方面，共产党有一个勇敢的战斗政策。没有这个政策，整个的抵抗运动几乎要失去作为战斗力量的价值；这个政策是工人

① 斯大林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第一六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和农民群众所拥护的。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给予游击运动以坚强的领导。很典型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宣称，“希特勒占领国的工人将重申他们无产阶级的和民族的天职的决心。每一盎司的精力和每一点技术都被他们集中起来以瓦解凶恶的敌人的军事生产和军需的供应。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射击和爆炸，破坏为敌人工作的机器设备。”^① 共产党和共青团到处有力地执行着这种政策。至于第二国际的政党，他们大多数在被占领的国家中消失了。普来斯说，“在政治方面，劳工社会主义国际在法国淪陷以后就停止了活动。”^②

抵抗或游击战运动除了在使法西斯轴心国在军事失败上起了巨大作用外，对于在战争结束时的民族革命运动和战后政治形势的形成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这个问题。

苏联的游击队

俄国人民有着群众性抵抗暴君的、悠久的、丰富的、游击战争的傳統。在过去几世纪中，有许多次农民起义反对残暴的沙皇，经常是具有游击战争的性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进入莫斯科和离开莫斯科的可怕的远征中也尝到了俄国游击战争的痛苦的致命的滋味。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进行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因此，在一九四一年抵抗希特勒的侵略时，苏联人民已有许多游击战争的老前辈来指导他们。

斯大林号召发动游击战争并实行“焦土”政策，给整个欧洲进

① “世界新闻与评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② 约翰·普来斯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一六页，一九四五年伦敦版。

行这种战争以很大的鼓舞力量。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的加盟共和国和巴尔干的游击战运动的规模特别巨大。苏联广泛的游击战争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可尔纳卡夫说，“它早在事先就组织好。每样都准备好了——男人、女人、青年，他们的武器、军事训练、士气。”^① 游击队的力量是红军的一部分。

游击战争也是斯大林取得战争胜利拯救世界脱离法西斯主义的伟大的政治军事策略的一部分。它服务于一个目标——进行“纵深的战争”。可尔纳卡夫这样描写过，“我们可以说，纵深的战争的巨大策略计划如下：红军在前线作战，游击队散布在德国所有的后方；武装的人民使它不能伸到苏联的后方。”^②

集体农庄制度很适宜于游击战争的发展，每个农庄成为爱国主义的抗战的中心。在整个苏维埃社会秩序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对于强大的游击队组织的另一有力的因素，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这种坚固结实的防御战争。

游击队常常包括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红军正规部队的支队，他们实际上控制了德国前线后面整个土地。例如，一九四二年在列宁格勒附近有三千方公里的面积被游击队“占领、控制、管理”，他们通过德国的前线把给养送给被围的城市。^③ 在国内被德国占领的其他许多地方，存在着这种游击队控制的“岛屿”。

游击队有组织地破坏铁路、公路、桥梁、电报与电话线，等等。它使得德国军队的整个支队来进行修理，如果他们在做这种工作

① 塞尔盖·N·柯尔纳可夫著“俄罗斯的战斗力量”，第二〇五页，一九四二年纽约版。

② 同上，第二〇六—二〇七页。

③ 同上，第二〇六页。

时的队伍较小，那就会被消灭掉。史龙这样描写游击队如何在农田上应用“焦土”政策：“挤牛奶的姑娘从集体农庄上把牛赶到长着谷物的田地，践踏它，毁坏它。妇女用镰刀把谷物割下来，拖拉机被用来把谷物压进地里。整个种着甜菜的田地都耕了一遍。猪都被宰掉了，送到附近的红军联队里。猪栏、马厩和牛棚都被毁坏了。最好的马匹被赶到森林里以供游击队战士之用，农具也被击毁了，池塘干涸了，当地的糖厂被破坏了。”^①

游击队给予法西斯敌人以巨大的损失。明兹说，“在十个月当中，列宁格勒地区的游击队歼灭了近二万一千名德国士兵和军官，破坏了重型和轻型的坦克一百一十七辆，装甲车二十五辆，飞机九十一架，运油车一百辆以上，摩托车二千辆以上。根据斯摩林斯克地区仅仅二十八个单位的报告，游击队消灭了一万五千八百名德国的士兵、军官、间谍、奸细，破坏了飞机二十七架，坦克三十四辆，俘获了大量的战争物资。”据估计，仅仅白俄罗斯一地，游击队就消灭了一十五万德国人。^②许多前线的这些数字的总和，可以体会到游击队所作的对敌人的巨大损失。

游击队战士们对法西斯分子心理上所作的损失并不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作的破坏次要。札契卡罗夫说，“游击队使纳粹心惊胆裂，敌人不敢在村子里露营，他们在村外过夜，挖战壕，煞费苦心地布置哨兵。”^③在被俘的一个德国军官身上找到一封典型的信，内容如下：“该死的，在以前任何的战争中我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我

① 柏特·史龙著“俄国抗战”，第一五五页，一九四三年纽约版。

② 美苏协会著“战时的苏联”，第六页。

③ 路西安·札契卡洛夫著“战斗的俄罗斯之雷”，第二〇六页，一九四二年纽约版。

不能在森林中打鬼。当我写这封信时，我望着落日，无限恐惧，不寒而栗。最好不要去想它。夜幕已降，我感到在黑暗之中鬼影正在静静地爬上来，我的心里打着寒颤。”最著名的游击队之一是一个老年人领导的，称为“老祖父队”。

明兹说，“德国人以最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游击队。如果他们任何村子里抓到一个游击队，他们常常要焚毁整个的村子。他们往往要抓上村里居民的一半作为人质，并成批地枪决。在暂时被占领的苏联地区遭受到的法西斯分子惨无人道的恐怖统治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如此，这种恐怖并没有破坏苏联人民铁的意志，广泛的游击队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希特勒大大地低估了苏联人民“深入的战争”的各方面的力量——红军的空前惊人的力量、辉煌的前方后方良好的组织和对战争的支持，以及游击队的惊人的战斗能力。希特勒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岩石上碰得头破血流，这种社会制度无论是在生产领域、人类自由的领域，或军事行动的领域都是无可比拟地胜过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希特勒就是这个腐朽制度的最典型的代表。

中国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在人民中国那样更能成为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是最适合于该国情况的战争形式。毛泽东这样地提到它，“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①中国人民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个自然的武器来沮丧他们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〇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敌人。

自从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出卖革命造成内战的时候起，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战场上继续保持强大的游击队的力量。在以后的年代中，这些队伍有了巨大的发展，他们成为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所不能控制的一种威胁。一九三八年，人民军队的主要军事领袖朱德说：“各级游击队的联队中有着数百万英勇的千锤百炼的战士。”^①在整个这几十年痛苦的战争年代中，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中国人民能够控制大量的土地，在战场上能保持正规组织的军队。这是巨大的游击队组织的根据地。在菲律宾、缅甸、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都有较小的而重要的抗日游击队的运动。

游击队主要是农民组成的，他们是土地革命的直接的武装表现。同时也有许多工人和其他分子在这些队伍中。朱德说，“中国人民，不论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在游击队的各级联队中作战。”青年在所有这些英勇的队伍中是主要的动力。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其游击队的活动中一如在革命的其他许多方面具有光荣的历史。妇女和老年人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他们一面骚扰敌人，同时也帮助当地的农民，也就是他们的兄弟、朋友、邻居，种植并收割谷物；他们也是有效的宣传员，他们积极地从政治上组织当地群众。总之他们是培养革命领导干部的大的学校，特别是在农民中。

游击队尤其重要的是人民的军队。他们之所以能起作用有赖

① “共产国际”，一九三九年三月。

于他們能够表現人民大众的意志，就中国情况來說，特别是农民的意志。游击队的組織是人民生活的組成部分。“中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一书中說，“士兵住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去之前，司令員先要征求他們的同意。任何东西损坏了，……主人能得到金錢方面的赔偿……作战时，当地居民帮助运送伤员和繳获的战利品。”^①这种具有最大的軍事价值的合作是游击战争制度的核心，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或国内的反动派决不能得到这种合作。

中国人民的游击队不是零零散散的小組，而是訓練有素、有組織的队伍。例如，毛澤东說过，“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工农紅軍游击部队，則改編为中国国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②在这些游击队中发展成为正規的紅軍組織。毛澤东这样地描写了当地的发展过程。他說，“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綫是經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这样一套办法的。”^③人民中国是游击战争的标准地方，这些队伍有系統地成长为一个偉大的、坚强地組織起来的軍隊。

日本和蔣介石的正規的軍隊，拥有比游击队远为优胜的武装，但是不能与在他們的后方到处出現的革命的游击队抗衡。这些队伍用向敌人夺来的武器来武装自己，避免重大的攻击，出其不意地在晚上襲击敌人，他們摧毁小的軍隊，破坏运输路綫，破坏工业，等等，給敌人以不可估計的打击。朱德說，“游击战争挫敗了敌軍的士气；因之大大地有助于我們的正規軍。”^④在战争中，游击

① “中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第二五頁，一九三八年紐約版。

② “毛澤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三八頁，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③ 同上，第一卷，第一〇二頁，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④ “共产国际”，一九三九年三月。

队为正规军建立了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这在中国广泛地表现出来。

在日本侵略战争的时候，主要是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这些侵略者完全不能控制他们的军队所占领的地方。他们只能依靠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但是广大的乡村多少都是由游击队控制的。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巨大的障碍。它象征着人力的重大损失，尤其严重的是，它把侵略军队与乡村隔绝。蒋介石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的长期内战中有很多同样的经验。然而在最后一次内战时期，即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巨大的、很有组织的、以美国供应给蒋介石的武装充分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甚至能够占领最大的一些城市，他们的确这样做了。

蒋介石和日本人都以极端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游击队，不分皂白地拷打农民，将他们处死，焚毁他们的村庄。但是这种恐怖行动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人民革命的精神战胜了这种野蛮的屠杀。游击战争的极其广泛性以及它在取得对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最后的、彻底的人民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表现了无数的农民英雄的勇敢精神。

东欧和中欧的游击战争

在东欧，红军的战斗精神的影响特别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最为发展，游击战运动特别强大、广泛、有效。这包括了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游击战运动在大战初期就已进行，随着红军最后解放这整个地区而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中，他们也成为很重要的力量。他们都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支

持，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也给予少量的援助。

抵抗运动是在广泛的民族阵线的基础上组成的，共产党在各种情况下领导建立这种组织，并在战场上领导实际的斗争。希腊的抵抗运动在其组织上是典型的，包括有农民党、社会党、共产党、人民民主联合会、自由青年、统一总工会、各种妇女组织、泛希腊青年组织，加上一些主教、甚至以前的保皇党。南斯拉夫的组织也相似，它包括共产党人、斯洛文尼亚人、基督教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农民、克罗地亚农民党、工会、青年体育组织，以及塞尔维亚民主党和塞尔维亚农民党的左派。^①凡是有托派分子的地方，这些托派分子总是起分裂作用。

一般说来，抵抗运动的纲领具有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性质。南斯拉夫的纲领是很典型的，它建议，“把国家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出来，争取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独立、真正民主的权利和自由。……战后社会生活和国家组织中的重要措施都由真正由人民自由地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决定。……人民解放运动充分地承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以及马其顿和其他民族的权利。”^②

东欧的游击战运动给予轴心国家及其傀儡政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例如，在保加利亚，一九四四年六月的警察报告指出，游击队进行了八十二起破坏事件，四百一十五件武装进攻。^③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游击队在国内外大部分地区活动；牵制了许多德

① 马克辛·李维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一一、一七页，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② 同上，第一二页。

③ “保加利亚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一九四六年索非亚版。

国和意大利师团的兵力。在南斯拉夫，游击战运动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约牵制了二十个德国的师团，希腊的民族运动打败了墨索里尼的军队，阻碍了德国的国防军，当战争结束英国军队进入希腊时，他们已占领了全部国土的五分之三。

在捷克斯洛伐克，战时虽有纳粹的恐怖，仍有很多地下活动。在奥地利也是这样，那里有一个广泛的自由阵线。甚至在德国本身，那儿所进行的反希特勒的地下活动远远要比一般所了解的为多。一九四四年在欧洲的一个美国政府官员艾倫·杜勒斯报告称，“在德国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它指导并调整在德国的共产党活动。这个委员会已经与在莫斯科的自由德国委员会有接触。它的力量由于俄国数百万战俘和工人的出现大大地加强了。……极端左倾的趋势已占有巨大的力量，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①虽然如此，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右派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对于具有战斗性的游击战活动是强大的障碍。

西欧的抵抗运动

被法西斯占领的所有西欧国家多少都有充分发展了的抵抗运动——如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它们具有广泛的政治性，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自由派分子、天主教徒和其他团体，特别是青年团体。许多机会主义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分子，眼望着将来政局的发展，也附和抵抗运动，他们的意图是想扼杀运动的战斗性。在一般情况下，共产党人在实际的战斗队伍中和实际的游击队的工作中都是领导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反共分子波尔堪诺不得不这样说，共产党在法国“终于有效地控制了抵

^① A·W·杜勒斯著“地下德国”，第一三七页，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抗的武装部队”。^①盟国政府认识到游击战争的合法性，给予一定数量的武器和款项，作为正式的鼓励。驻在伦敦的一些流亡政府作了巨大的努力来控制他们自己国家的抵抗运动。

在意大利，共产党英勇地与法西斯政权斗争了二十多年。在这艰苦的斗争中，党的领袖安东尼奥·格拉姆奇和许多其他人都牺牲了。“墨索里尼法庭判刑的政治犯有一十四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共产党员。”^②自从一九三四年社会党和共产党签订协定以来，反法西斯战争是以两党紧密的合作为基础的。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斗争大大地前进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建立了广泛的民族反法西斯阵线；^③民族解放委员会于一九四三年九月组成。它包括了共产党、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激进党、自由党、劳工民主党，它指导着日益扩大的地下运动。凡蒂冈进行两面活动，它有力地支持墨索里尼政权，同时在天主教徒的压力之下，以其基督教民主党参加民族阵线。^④一九四三年三月，米兰、都灵及其他北部城市的工人宣布总罢工，参加者三百万人，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这个总罢工以意大利北部全部的总暴动来结束。同年七月墨索里尼被迫辞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工人们在湖木湖公共地区把他和他的情妇吊死了。抵抗运动在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失败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法国，共产党势力也很强大而且有良好的领导，抵抗运动也同样地有力而活跃。从战争一开始，地下运动就领导罢工（在一九四

① 弗朗士·波尔堪诺著“欧洲共产主义”，第四四一頁，一九五三年紐約版。

② 李維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三六一—三七頁。

③ “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九月。

④ L·H·拉赫曼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凡蒂冈政策”，一九四五年紐約版。

一年五月卡雷的一十二万煤矿工人罢工),它并积极地从延緩或破坏軍火生产,阻碍納粹的交通運輸的各个系統。它在揭露維希的卖国分子方面也特別注意。因为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的参战,战争性质也随着改变了,所有这些活动大大地增加了。

共产党人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发起者。在严重的战争危机中,他們作为法国民族的真正領袖在前进。一九四一年五月,法国共产党第一次号召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陣綫。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个地下組織,包括共产党和戴高乐派在內,发布了类似的号召,最后,一九四四年三月建立了民族抗战委员会,它是由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民主联盟、共和联盟党、总工会*、基督教工会、各种武装游击队組成的組織,当然还有青年組織。民族抗战委员会的总綱提出“密切配合法国和盟軍所进行的軍事行动以解放我們的祖国。”^①

共产党人要求一个軍事行动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真正地損害納粹。然而,戴高乐派和社会民主党的領袖,比起冒着生命危險去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分子来,对于从政治上控制抵抗运动更加有兴趣,他們不重視所有的軍事行动,其借口是这会引起更严重的报复。他們的政策是“等着瞧”的政策,他們认为,只有在将来某个时候他們“行动的时刻”才会到来。納粹的报复的确是可怕的,在占領期間,共产党人由于遭到杀害,損失了七十五万人。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这类恐怖主义,但是参加抵抗运动的精神是不可能被征服的。^②法国公开的游击战争首先发生在薩伏衣,不久在

* 这里指在一九三六年以前两个总工会合并的基础上建立的法国统一的工会。——俄文編者

① 李維著“共产党人与欧洲的解放”,第二八頁。

② 法尔南得·格兰尼尔著“法国射击手和法国游击队”,一九四七年倫敦版。

中部高原和比利牛斯山区也跟着发展起来了。这些就是著名的“馬基”，他們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法国游击队射击手所組織起来的。一九四四年初，据估計有三万个“馬基”在戰場上。这个运动在整个抵抗力量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艾森豪威尔將軍宣称，法国的抵抗运动对他來說值十五个师团，但是其他的人說它等于上述数字的两倍。一九四四年九月，有五十万个武装的战士进行抵抗。^① 这整个运动有許多妇女参加，它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华生能够說，在納粹最后的打击中，巴黎主要是由它自己的抵抗力量所解放的。

第四十九章

第三国际的作用

(一九一九——一九四三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个決議，建議解散在国际劳工运动中起领导核心作用的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所承担的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決議所規定的各項义务。”这个文件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于不能在世界战争进行的情况下召开一次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决定把下列建議（解散国际）提請共产国际各支部批准。”这个文件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下列委員签署：哥德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日丹諾夫、可拉洛夫、柯浦莱尼格、庫西宁、芒努依

^① 皮尔·孟陶股著“共产主义教程”，一九五〇年七月巴黎版。

尔斯基、馬尔梯、皮克、多列士、弗洛林及爱科里；它并得到下列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批准：比安科(意大利)、伊巴露丽(西班牙)、萊迪宁(芬兰)、柏克尔(羅馬尼亚)、拉科西(匈牙利)。这个決議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在莫斯科通过。^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六月八日最后的一次會議上，考虑了参加国际的各个支部送来的关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建議解散共产国际的決議的意見之后，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議得到了下列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贊同：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加达魯尼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法国、德国、英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墨西哥、波兰、羅馬尼亚、苏联、西班牙、瑞典、瑞士、叙利亚、南非联邦、烏拉圭和南斯拉夫，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国际(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支部之一)。

“目前参加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一个反对主席团的建議。

“鉴于上述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下列声明：

“一、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議已得到所有能够表达意見的各个支部的一致同意(包括了最重要的支部)。

“二、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执委会的主席团和書記处以及共产国际的监委会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起解散。

“三、指定季米特洛夫(主席)、爱科里、芒努依尔斯基和皮克成立一个委员会解决遺留問題、解散机构、遣散工作人員并处理共产国际的财产。”

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① “共产党人”，一九五三年七月。

团在決議上签字。①

值得注意的是，解散的决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国际也有效。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青年国际也有它的代表在決議上签字。② 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出版了最后的一期。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認識到解散国际的必要性。因此并无反对的意见。他們认为，暂时停止使用宝贵的国际組織的权利是为了取得大战的胜利以及在战后保持和平所不可避免的一种牺牲。然而，他們对于他們所爱戴的国际組織、他們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的代表的解散还是感到很伤心。

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共产国际在大战正激烈的时候解散，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討論。同盟国的資產階級記者和政治家們的一般評論认为这个决定将促进国际合作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許多劳工領袖也认为它将加强劳工的团结。一向強調“反对共产国际公約”的納粹发出了怪論，把整个这件事說成是罗斯福的工作的結果，认为这是一个“騙局”。③ 早就在咒罵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分子却叫囂說，国际的解散是出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許多資產階級分子要求各国的共产党組織在共产国际解散后采取同样的行动。共产国际的決議絲毫沒有提到这种建議。不过，在数月以后，在美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者白劳德的确想要实现資產階級的这个要求，企图解散美国

① “共产党人”，一九五三年七月。

② “簡明政治辞典”，第四四九—四五〇頁，莫斯科版。

③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紐約“工人日报”所登艾倫的文章。

共产党。

決議原文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具体原因是这样說的，“早在战前就愈来愈明显地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以致通过某种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国家的劳工运动的問題必然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总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选择的組織形式”已經过时了，“这种形式甚至已成为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人政党的一种障碍。”

斯大林在和新聞記者的一次談話中，回答路透社記者哈罗得·金氏問題說：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恰当的，因为，

“甲、它揭穿了希特勒匪徒的謊言，說‘莫斯科’似乎企图干涉其他国家的生活并且使它們‘布尔什維克化’。这个謊言現在已被粉碎了。

“乙、它揭穿了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的敌人的誹謗，說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似乎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根据外来的命令。这种誹謗現在也失败了。

“丙、它便利了各国爱好自由的爱国志士的工作，使他們便于把本国的进步力量，不分党派与宗教信仰，团结成为统一的民族解放陣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丁、它便利了所有国家的爱国志士的工作，使他們便于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团结成为统一的国际陣营来反对希特勒主义統治世界的威胁，从而为将来建立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友好合作的組織扫清了道路。”^①

^① “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七月。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決議恰好在爭取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場的斗争进入紧要关头的时候通过的。这点是有重大意义的。这个新戰場亟需开辟，以便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那些相信戈培尔所散布的关于共产国际的謠言的西方反动派正在拖延。共产国际的解散在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的良好反应，毫无疑问，在帮助解决这个症結上起了决定作用。几个月以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會議，最后决定了开辟第二战場的日期。

共产国际的領袖們日益感到有解散这个組織的必要，这就說明了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共产国际的活动比較少。原来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議是这样說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到并同意美利坚合众国共产党在一九四〇年十月所作的关于脱离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是根据同样的考虑。”*

但是，解散国际的趋势出現得还要早。使得共产国际“現在的形式”过时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是苏联在三十年代中开始积极地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保卫者。在此以前，苏联基本上处于防御地位，而共产国际領導了世界的斗争。然而，苏联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紧迫威胁中以主要的反抗者身分走上世界舞台，使苏联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政治領導权。这一点在芒努依尔斯基向七次大会（見第四十四章）所作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他說，由于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由于它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它已成为吸引一切关心维护国际和平的人民、国家、甚至政府的焦点和团结它們的中心。”因此，在七次大会的前夕，在国际最活动

* 由于通过了反动的吴瑞斯条例，实际上禁止了无产阶级国际政治組織，这一步驟对美国來說乃是必要的。

的时期中所进行的討論已指出，苏联作为和平民主的偉大保卫者在世界上所起的新的、积极的作用已开始使得共产国际逐渐失去它在世界上的政治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

列宁在估計三个国际所起的作用时說，“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第二国际是給工人运动在許多国家展开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髒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①

第一国际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时期进行活动，它从理論上和組織上为現代的劳工运动打下了基础。巴黎公社是这个时期的偉大的遗迹。第二国际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中成立的，它第一次使工会、合作社和工人政党成为群众性的組織。然而，它被优势的机会主义所控制了而蜕化成为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一个工具。直到今天它仍然如此。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工人阶级、农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組織。它活动于帝国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进入总危机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世界开始产生的时期。它致力于清除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阶级合作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毒素而用綱領、领导和組織来武装它。这些是无产阶级运动在完成它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所不可缺少的。

共产国际虽然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正式成立，但是它的巩固

^① “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二七四——二七五頁，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劳工运动历史时期。列宁毕生的工作，他的三十多年的光輝的劳績完全可以算作共产国际历史的一部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如同馬克思和第一国际的关系。馬克思是它的創立者和培育者。所以，正如在第二十七章中所說过的，共产国际真正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一九〇三年在倫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届代表大会。当时布尔什維主义的势力第一次巩固地建立了。这如同第一国际是建立于一八六四年，而它的实际的历史应当追溯到一八四七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国际在它的历史活动中取得了三个突出的偉大成就。第一个成就是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的革命理論武装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恢复了被第二国际所放棄的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并且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規模的爭論。这些都应当属于第三国际时期。列宁以下列几点大大地丰富了馬克思主义——他对帝国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他对民族解放运动作了基本的分析，他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政策，他解釋了在资本主义进入腐朽时期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杰出地發揮了建立新型政党的原則，以及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領導了偉大的俄国革命。还有斯大林在理論上所作的貢獻，特别是依据了列宁的原理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以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問題上所作的貢獻。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說，共产国际所取得的真正的偉大的成就之一，乃是在被压迫民族中培育了革命干部和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其中最光輝的一个代表是毛澤东。他是广泛的中国革命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領導者，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

共产国际的第二个主要成就乃是加强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共产党。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容忍的条件促使了在这些国家中产生

共产党。这些政党再加上在青年团、工会和其他的无产阶级組織里正成长起来的千百万个馬克思主义者組成了强大的国际革命力量。共产国际对他們进行培养、訓練和教育。^①他們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第二国际时期，甚至在它的最盛时期所产生的政党来比，这些共产党是发展到更高阶段的爭取社会主义的政党。他們的力量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增长着。有远見的、坚定的、不屈不撓的、不可战胜的共产党是資本主义的真正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締造者。

共产国际的第三个基本成就就是在它的旗帜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对于世界革命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俄国革命都应该被包括在內，因为这两次偉大的斗争和第二国际的奴顏婢膝是完全无关的。还应该包括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西班牙內战、广泛的人民陣綫运动、第二次大战以后欧亚許多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許多殖民地解放斗争以及偉大的中国革命，千百次的罢工和政治斗争更不用說了。如果誰想要以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范疇来衡量共产国际的成就，就让他考虑一下，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現在已属于社会主义了。

不能够简单地以一九一九年三月算作第三国际的誕生，同样也不能认为第三国际所根据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就消失了。当时虽然共产国际在組織上是解散了，它的战斗意志依然存在，因为它所培育的許多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也仍然存在并进行活动。第三国际所发展起来的强大的革命势力一

^① 貝特爾曼著“共产党人”，一九四三年三月；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

直到资本主义制度被廢除了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了的时候为止，无论如何是不会停止前进的。第三国际将永远活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记忆中。至于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在第三国际之后建立另外一个比三个国际中任何一个在組織上更广泛、在政治上更强大的国际，这个问题只能在以后来回答。

第四篇

社会主义历史性的进展



第五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殃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一种表现，它也大大地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它加剧了一切内外的主要矛盾，而这些矛盾则无情地破坏着所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力量。战争是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其无可避免的劫数的另一巨大的里程碑。

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特征在战后的许多表现中有下列几点：（1）资本主义各国、尤其是美国日益依赖于军需生产，目的是要在生产力日益增加而市场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维持它们的工业生产；（2）世界市场分裂为二，即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斯大林把这一发展称作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3）资本主义各国为争取控制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斗争的尖锐化；（4）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表现得最突出的一方面则是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不稳固的霸权；（5）殖民体系的崩溃，其标志则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世界中许多地方爆发了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6）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大为削弱的情况而日益趋向于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最重要的是（7）战后民主与社会主义势力巨大的增长，它基本上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以及资本主义体系本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极为动摇的资本主义体系仍拥有足够的活力，所以它能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一期间内获得

局部的和暂时的稳定；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连这一点也办不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主要因素不断在增长，而且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不久的将来则还有进一步遭受灾难之虞。资本主义体系正蜕化到这样的地步，它的敌对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已发展得那样强大，以致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问题——在阻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当前的剧烈的群众斗争后面——已成了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问题。历史是绝对地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解决这一问题的。

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全世界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更为迅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正义的、进步的人民战争；虽然这次战争不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但是它却产生了强大的革命运动。在殖民地国家也如在工业发展的国家中一样，劳动群众对于资本主义体系长久以来一连串的虐待和剥削感到厌恶和愤怒，而且这一切又因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压迫和屠杀而大大地加剧了，于是，他们便采取了断然的措施来消灭它们。在殖民地和那些曾被法西斯主义者所统治的国家中，情况就更是如此。

世界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在战后之大大加强可以概括为下列四点：（1）苏联政治威信的大大提高，因为它在反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了根本的胜利，并且由于它战后在经济方面空前的恢复和发展，它的总的力量增长得极为迅速；（2）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德意

* 后来铁托叛变了。

志民主共和国中已建立了革命的人民民主制度；（3）在中国、印度、越南、緬甸、朝鮮、印度尼西亚、馬來亞、菲律賓以及非洲的許多地区产生了强有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一个广泛宏壮的運動，中国人民偉大的革命便是它的最高表现；（4）世界各地的工会运动大为增长，与此同时，青年、妇女以及其他的群众运动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这些巨大的群众斗争和运动，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总暴动，并且主要是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的鼓舞而发生的，也是根据这些原則来领导的；它們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自发的。它們代表了各个国家劳动者的特殊利益和願望，也反映了全人类的願望。資產階級武断說当前的許多革命活动是苏联的阴谋活动和“渗透”的結果，这是很愚蠢的說法。資本家是生来就不能了解，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既会引起革命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优越的一种社会形式。斯大林在十四年前接見罗埃·霍华德时就澄清了这种所謂“苏联阴谋”的胡說，当时他說：“如果以为革命可以輸出，——这是胡說。……每一个国家倘若願意革命，他們就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己的革命，倘若不願意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①

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統治权

在以大大削弱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特点的此种战后的形势中起着作用的第二种巨力——不过这一次是深切地反革命的——是美国帝国主义追求最大限度利潤与世界統治权的努力。

① 參閱“斯大林遺集”，第五卷，第二三四頁，东北新华书店版。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半世纪多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资本主义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大大地增加了它的财富与生产能力，它如今竭力想使世界的其他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都受它的统治。它的一切政策，国内政策也罢，外交政策也罢，都是拟订来和运用来达成这一主要的帝国主义目的。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早就在往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这一总的方向努力。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波中就已经昭然若揭了。但是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在政治上却显得分外清楚。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伟大的胜利使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盟国将赢得战争时，华尔街追求世界统治权的野心就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和气势展现出来了。起初，帝国主义在追求此种野心的同时还煞费心机地进行思想上的伪装，以便使全世界人民看不清其极端反动的远景，即一个国家要成为所有其他国家的主人。贪求权力的华尔街帝国主义分子在当时只“谦虚谨慎地”提到这一个国家的“道义上的世界领导地位”。但是胃口是越吃越大的，如今自艾森豪威尔而下，每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的首脑都喋喋不休地在向各地的人民说美国如何成为而且为什么是世界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当然领袖。帝国主义分子以特有的假仁假义对群众说：这一领导地位“是历史强派给我们的”；“我们接受这一地位并非出于自愿”，并且还在煞费心机地考虑“我们”如何才能胜任这样一种伟大的并未完成的任务。

心地冷酷的大垄断资本家们——他们拥有并控制着美国的财富，不管当总统的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这一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是由他们决定的——知道不发生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他们决不会有机会来实现他们征服世界的计划的。他们是完全准备来

一次最大的賭博的，那怕是一次毀灭性的原子大屠杀。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他們一直遵循着美国軍国主义和战争准备的极度侵略性政策，这是不可能有其他解釋的。这种冷酷殘暴的战争計劃的特色在于拿那些最煞費心机地想出来的托辞为掩飾而把战争計劃說成是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的。

在所有这些胡說的掩盖下，一些有势力的反动分子正把美国推向了为爭取世界統治权而进行战争的道路上去。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中，既然它是由金融資本所控制的，这些反动分子在决定它的动向中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首先，美国是所有資本主义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凭这一事实它的帝国主义傾向也就是最强烈的。美国生产資本主义世界中一切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資本主义的美国乃迫不及待地需要更多的市場、原料产地、战略的軍事据点以及可供剝削的人民。因之，它企图用資本主义的基本办法——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无情地彻底摧毁一切的反抗以及征服所有其他的民族——来达到这些目的。而且，既然美国是空前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帝国，它也就必然为自己立定了超过任何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所直接指望的、最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目标，即完全統治全世界。甚至于連希特勒也从来没有把华尔街那样的一个夸張的远景作为他当前的目标。希特勒在其追求帝国主义的野心中，不得不打算形成这样一个世界，其中至少日本和美国还可以是强有力的成員，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却指望单独統治全世界。

其次，美国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野心的主要因素是：世界資本主义体系有瓦解之虞，而其主要敌人——世界社会主义——則在突飞猛进，华尔街大資本家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无疑地是惊慌得很

的。在他們拒絕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看法的正確性的同時，他們也至少很現實地了解到他們的體系如今正在顯露出陷於極度困難的驚人的徵象。就他們來說，他們對這一局面的補救辦法是用他們巨大的財富、工業和軍事力量以及專門技術來粉碎國際社會主義力量，並重新組織已破產的資本主義世界，而以美國為未來的統治中心，一切其他各國的人民則向它歌功頌德。

第三，也是促使美國帝國主義走上侵略戰爭和征服的道路極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大資本家的圈子中大家愈益相信，在目前世界資本主義虛弱的情況中，他們維持目前開着工的工業與他們自己的滾滾而來的神話般的最大限度的利潤的唯一辦法是依靠大規模的軍需生產，最後則依靠戰爭本身。這是凱恩斯的“調整”理論所必然導致的反動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美國受上述力量的驅使，便着手進行它的統治世界的計劃。其第一個主要的結果是，在戰後初期，借經濟壓力、財政上的賜與和貸款以及政治恐嚇來建立一定程度的、不穩固的美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控制權。在當時要這樣做是不很困難的，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發了橫財，實際上沒有受到創傷，並且實質上還反而增強了；而昔日的強大的資本主義帝國——英國、德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等國——則因戰爭而陷於各種不同的經濟上的筋疲力竭、虛脫和破壞的狀態中，瀕於全盤癱瘓的境地。

美國資本主義的霸權在世界上是新出現的東西。在過去，有個別國家——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曾占主要的或甚至於決定性的地位；但是任何一個單一的國家所取得的地位，實際上竟變成了所有其他資本主義強國的公認

的首脑，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显然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产物；除非其他的资本主义强国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机状态中，否则这种霸权是不可能成立的，即使是不稳固的不完全的霸权形式也罢。然而，正如我们后面将谈到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的霸权已因它自己的矛盾的作用而大大地削弱了。

“冷战”的基础

苏联在战后时期具有一种明确的见解，即希望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相处，这种见解一直未变，它是与社会主义体系所固有的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一致的。和平共处的思想与下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是一点也不矛盾的：目前是一个各地发生革命的时期，在许多国家中，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逐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所替代。这一结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苏联领导人认识到，社会主义主要是有权利选择其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各国人民的事，他们明确地承认这一现实，即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上将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拘泥这样的理论，即认为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革命或由于一次大规模的战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历史事实是：所有迄今为止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国家之走上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的，而且是取得反对国际反革命的世界工人的帮助、保护和万众一心的支持的。

苏联采取一种在战后世界中与资本主义各国和平相处的政策，这一点是可以从许多事实清楚地看出来的。第一，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但是有助于赢得战争的胜利的一种措施，如斯大林当时所指出的，也因此就“开拓了将来基于民族平权而组织各族人民之亲

善合作的道路”^①。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继续根据这一原则在共同的协定上签了字，该协定宣称：“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合作。”^② 还有，当一九四五年四月为了成立联合国在旧金山举行会议时，苏联积极参加并为成员国之一，虽然它在投票的票数方面是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根据和平合作的精神，与美国所传开的一切流言蜚语相反，在战争一结束时立即大量裁军。

关于这一问题，斯大林曾说过：“复员是分三步进行的：第一步与第二步是在一九四五年内进行的；第三步则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九月之间进行的。此外，属于那些年纪较大的类别的苏联兵员的复员是在一九四六年与一九四七年之间进行的。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初一切属于其他的年老的类别的兵员也复员了。”^③ 迈耶说：“击溃了希特勒国防军的苏联武装部队差不多有一千二百万人。到一九四六年十月，苏联把三十类不同年龄的兵员复员，也就是把他们战时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三左右复员。……一九五一年，在一千个居民中，边境长度不及苏联的十五分之一的法国有二十二个士兵，两侧有两个大洋的美国有十八个士兵，而苏联却只有十二个。”^④

共产党人是如此普遍一致地决心想在战后时期中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以致于这一远景实际上竟使许多共产主义的和工人的政党内产生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幻想。此种右倾的最坏的

① “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一二五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② 同上，第一六五页。

③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真理报”。

④ 赫歇尔·迈耶著“最后的幻想”，第二九七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表现体现在美国白劳德身上。白劳德对德黑兰协定得出了极端的机会主义的解释。他断言资本主义国家不但会放弃它们对苏联的敌对状态，并将与苏联友善地合作相处，而且今后在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阶级和平与阶级合作将占主导地位；资本家自愿地给工人以双薪，还将作其他的根本的让步^①。由于坚持这一资本主义乌托邦的荒谬的想法，白劳德终于被开除出共产党了^②。

然而，美国帝国主义，有英国做它的小伙伴，毫没有与苏联和平共处的意思。正如我们所以已经谈到的，华尔街壟断资本家，因为一心一意想统治战后的世界，早在战争期间面临着共同的敌人时，就毫不躊躇地出卖了苏联，满心希望这个被他们认为是不会听顺他们统治的国家只要在战争中予以削弱，就不能在战后时期内对他们作有效的抵抗。

自然，战争一结束，美国地面部队也进行了大量的复员，这是事实。然而，这与所谓华尔街想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计划是毫不相干的。这是建立在另外两个全不相同的因素上的：第一，这一复员运动是由声势浩大而不可抗拒的群众要求所加强的，即战争已经过去，武装部队应该裁减——这是美国人民反军国主义的最充分的表现。其次，这一运动也是依据下列事实的，即美国军国主义分子把他们征服世界的计划建立在掌握所谓原子弹的壟断上，因而就完全信赖他们的空军，并且认为大量的地面部队已经不中用了——所以他们对大规模的复员运动才没有作更积极的反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阴谋计划，

① 白劳德著“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九四四年纽约版。

②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四二二—四三八页；“共产党人”，一九四五年七月号，杜克洛著文。

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战争，这在历史上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罗斯福的逝世以及对苏联恨之入骨的杜鲁门之继任总统的职位，便利了这一进程。杜鲁门本人立即全心致力于制造“冷战”，准备“热战”。“冷战”的责任主要应落在华尔街金融资本的身上，它把美国政府当作它的顺从的工具。

下面的几章将按照战后时期的三大动力——世界资本主义的日趋腐朽、世界社会主义的迅速壮大以及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霸权的野心——来追溯华尔街所促成的“冷战”的发展过程。

第二国际与“冷战”

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于一九三三年召开了战前最后一次大会。在战争期间，因为它在欧洲各国的政党遭到了取缔，它实际上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个别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其自己的办法广泛地支持同盟国的战争，但是也有像德国的亡命之徒斯坦弗那样表示的，他在纽约竟厚颜无耻地主张与希特勒成立联盟，以便所有的枪口可以转而对付苏联^①。劳工社会主义国际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了改组大会。它的集会并没有引起世界资产阶级的任何恐惧。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右翼社会党人在战争结束后开始积极地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的反苏运动了。在他们的纲领中除了有一些激烈的字句来愚弄工人们以外，全不存留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了，他们坚决地与世界资本家站在一起，企图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并阻

^① “统一”，一九五三年四月柏林版。

绕世界社会主义的壮大。他们曾先后追随过威尔逊、罗斯福和凯恩斯，所以他们也就必然成了杜鲁门的，最后则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忠实的拥护者。既然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卖过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所以他们便继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卖世界各地伟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

这般空谈家以其特有的方法给已破产的资本主义以支持，这是他们的特色。他们发明了号称为“第三种力量”的东西，这是“冷战”中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托辞而已；“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积极的支持者。在欧洲有许多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以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精神，表示不愿意套上华尔街的束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可不是这样——美国帝国主义者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忠实的支持者了。

然而，第二国际中的一个重要的产物是一个强大的左翼的成长，特别是在中欧与东欧各国中。这可以以捷克斯洛伐克的费林格和意大利的南尼那样的人为代表。他们并不是动摇的中间分子，而是真正地在走向左派的人。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于战后的革命发展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英国的比万运动，虽然受到强烈的和平情绪的鼓舞并且罗致着许多反资本主义的分子，却主要是属于中间派这一类型的。

第二国际当它于一九五一年在法兰克福再度成立后，明确地表示赞成西方社会党所拟定的亲美反苏的政策。大约有三十三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十三个国家派的是“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一新组织中居支配地位的是英国工党。其领导人之一摩根·菲利浦斯说明了再度复活的第二国际的政治路线，当时他说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开明的、进步的而且是无私的”，还宣

称这一新組織的目的在团結“非斯大林主义”(即資本主义)世界以反对共产主义。新的第二国际卓越的“理論家”是像菲力浦斯、里昂·勃魯姆(法国)以及舒馬赫(西德)之流的卑鄙下流的机会主义者——一提起他們就說明第二国际的政治水平已經墮落到如何低下的地步。

第五十一章

人民民主国家的誕生

(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广大的工人与农民群众的脑子里都充滿着革命的意識。在經歷資本主义发动的战争所产生的那一种可怕的屠杀与破坏以后，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战争惨痛地証明資本主义体系已多么腐朽退化，群众則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是，在这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后，欧洲工人們在展开他們革命的、反資本主义的运动时，碰到了一种与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碰到的大不相同的情况。因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爆发的革命是針對着那些专制的政府的，因为工人們认为这些政府应負发动战争的责任，并且它們当时还依旧在当政——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呈現出一幅大不相同的景象。偉大的人民的民族陣綫用軍事行动推翻了犯有战争罪行并且为人民所切齿痛恨的法西斯政府。代之而起的、后来工人們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政府中有許多因而都曾是战时民族陣綫的成員，而只因为走了反动路綫，特别是在战争結束以后。这些基

本的事實一般地說就決定了戰爭期間與戰後工人們的革命戰略的方針。

英美帝國主義者，甚至在戰爭初期、尤其是斯大林格勒之戰給他們一個勝利的遠景之後，是完全明白希特勒政權被擊敗後就有發生革命的危險的。因而他們採取各種各樣的措施來阻撓革命。他們把這一革命的危險與紅軍巨大的勝利和進展聯結在一起。對蘇聯軍隊解放原來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恐懼因而就促使英、美進駐意大利——這一挺進原來是打算（但是沒有能夠）收復整個巴爾干地區和南歐地區的，因為反動派害怕這些地區特別容易發生革命。這也是使美國與英國好容易才开辟了故意拖延着不開辟的西戰場的誘因。它們擔心如果它們再拖延下去，紅軍就會占領歐洲的大部分並隨之帶來全面的革命。阻止革命，從而否認歐洲人民有權利建立那種他們認為合適的政府，便是華爾街征服世界的計劃的第一步。

在這一反革命的工作中，美國和英國的壟斷資本家有梵蒂岡和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做他們最熱心、最有效的盟友。由於他們狼狽為奸的努力，更兼有占領軍的支持，英、美帝國主義者設法阻止了法國、意大利、西德、比利時、荷蘭以及佛朗哥西班牙的革命。與此同時，英國工黨——英國的社會民主黨——替該國的資本主義保全了一切；在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中，社會民主黨人也做了資本主義的保護人。在希臘，英國人和美國人無耻地鎮壓了革命，在南斯拉夫他們扶植了鐵托。所以，在歐洲，革命取得勝利的國家最後只限於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以及東德等，包括一億人以上。

由於蘇聯近在咫尺，這些國家的人民是不會受西方國家的恐

吓与欺騙而維持资本主义制度的。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現

中欧和东南欧进行革命的国家为苏联紅軍所解放后，全建立了大家所知道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展的情况大致是差不多的。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曾經合作过的政党与其他的团体，尤其是那些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的团体，在战争結束时以及战争結束前一些时候，进而成立了由一切反法西斯分子所組成的民族政府。随后产生的人民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所概括指出的反法西斯統一战綫政策的进一步的应用。正如我們所已談到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較早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共产国际第四届大会上所概括指出的那一些（見第三十七章）：战前的人民陣綫运动，战时大規模的反法西斯軍事联盟，广泛的多党的战时地下运动以及游击队組織。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是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被打倒后才确立起来的。它們是人民在战争时期的斗争的革命延續。

人民民主国家的广泛性质可以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为具体說明的例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系由两个共产党（捷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捷克民族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以及斯洛伐克民主党所組成的。在波兰，政府成員中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农民和民主党人。保加利亚祖国陣綫有五个政党；在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参加反法西斯联盟和政府的，也各有好几个政党。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有一个基本因素，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政党在結合过程中摆脱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德意志民主共和

國中，情況也是這樣的。共產黨人——地下工作的領導者——在新的民主政府中到處都成了領導的政黨^①。

在工人與農民之間還產生了一種新的高度的團結一致的精神。知識分子廣泛地反對資本主義的統治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雖然有天主教會的極力反對，在波蘭（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天主教徒）、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其他天主教工人眾多的國家中，天主教與非天主教工人之間卻樹立起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這是極為重要的。

英、美帝國主義者懷着莫大的恐懼注視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為了應付這件事，他們曾準備了一整套經過仔細挑選的傀儡的流亡政府，安置在倫敦並且準備在戰爭結束時去接管各該國政府。但是各國人民對於這一切有他們全然不同的想法，他們選擇了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然而，帝國主義者在梵蒂岡與右翼社會民主黨的積極支持下，到今日為止卻從來沒有停止過進行陰謀活動和組織武裝叛變，目的在打擊和挫敗這些人民的民主意志。在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當戰爭結束時，他們組織內戰，企圖阻撓人民民主國家的建立，只是沒有成功；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間，他們鎮壓了希臘的民主運動，起初用的是英國的軍隊，最後還用了美國裝備起來的軍隊。他們使用金錢，終於收買了南斯拉夫唯命是聽的鐵托。並且，正是美國大使，他為了竭力想重新取得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權，才使十二個資產階級的部長於一九四八年二月退出民族政府，希望製造內戰；但是捷克工人迅速採取對策，擊敗了這一“政變”，並且進而斷然控制了捷克人民的國家^②。

① 福斯特著“新歐洲”，第一九——二二頁，一九四七年紐約版。

② 貝却政著“人民民主國家”，一九五一年墨爾本版。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解放”政策是此种内战计划的延續。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类型

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了許多远大的經濟措施，其直接的目的在弥补战争的巨大破坏。这些政策包括拆散大地产（在某种情况下也包括教会的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給农民；沒收法西斯反动派所有的一切土地和工业；大工业和公共事业收归国有，包括銀行、煤、銅、电力、铁道、国内运输、海上运输、电报、电话及无线电；有计划地扶植消費合作社，大力进行稅务改革，树立国家对对外贸易的控制权及通过二年、三年、五年计划逐步发展计划生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遵循这一总路綫的。

人民民主制度并未提出建設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任务，但是它們的计划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則的。它决定把主要工业部門的大企业和主要經濟部門的控制权从大地主与壟断資本家的手中轉到工人階級及其他的民主力量的手中。其結果并不是如当时許多人所相信的是“民主資本主义”，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的制度^①。

人民民主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的形式。最初这一事实甚至于在共产党人中間也并不是普遍得到承认的，但是随着新制度的成长和发展，这就漸漸地显得清楚起来了。当新制度的綱領日益成熟并且开始实现时，政府中的資產階級成分就逐漸被消灭，而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則显得愈益明显了。总的政治进程是不断走向左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愈来愈明确，社会主义计划愈来愈具体。人民民主国家在各方面都构成“一条通向社会

^① 紐約“政治評論”，一九四八年五月号，艾倫著文。

主義的新的道路”^①。

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給共產主義運動許多關於革命的战略和戰術的教訓，這些教訓，正如我們下面將要談到的，對後來的共產黨的政策是有很大影響的。它們建立的方式還再度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即在資產階級國家里明顯地表現着民主化的過程的情況中，工人們是有可能用相對地和平的辦法來建立社會主義的。正如前面幾章中所提到的，馬克思說：譬如說，英國和美國的工人階級如果在議會中、在國會中贏得了多數，它就可以通過合法的手段廢除那些阻礙它的發展的法律和制度。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國革命的前夕也指示過這同一原則，那時在當時的民主狀況中，他提出了“革命和平發展”^②的話。

在吸取中歐與東歐通過議會多數的出現而相對地以和平的辦法來建立人民民主國家的教訓時，我們不能忽視下列一些基本的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紅軍和人民的起義運動已通過軍事鬥爭擊敗希特勒軍隊而粉碎了大資本家和地主的主力；這些國家中戰後最初出現的資產階級政府因而是軟弱無力的。然而，在波蘭、羅馬尼亞以及別的這些國家中反動派確實曾設法組織過小規模的內戰，雖然工人們是竭力維護和平發展的。

意大利的聯合政府

從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起，意大利工人階級就開始迅速地組織其力量了。共產黨從墨索里尼恐怖統治下的五千黨員增加為一九四七年在陶里亞蒂卓越的領導下的二百三十萬黨員，它在大選

① 福斯特著“保卫共產黨及其被控的領袖”，第五一頁，一九四九年紐約版。

② “聯共黨史”，第二四一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中得到百分之二十的选票，計四百七十四万五千票。社会党由南尼领导，也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两个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赞成联合，并密切合作地一起进行工作。许多工会将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工人团结在一起而迅速发展成为阵容壮大的总工会，有六百万成员并以干练的工会领袖共产党人維多里奧为首。共产党在意大利正如在欧洲其他的地方一样，已在其战争期间的英勇斗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已取得了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还在农民与天主教一般的劳动者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争一结束之后，共产党在意大利也与在别的地方一样，提議建立一个由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所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样的政府逐渐形成了，虽然还不很令人满意。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一百零四席，社会党得到一百十五席，天主教民主党得到二百零七席。在通过选举产生的加斯貝利政府中，共产党在内閣中拥有四个职位，由陶里亚蒂任司法部长。社会党也参加了內閣。政府便轉而注意压倒一切的重建工作問題，共产党人在医治战争的巨大的創伤中起了带头作用。一九四六年六月，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意投票廢除了君主政体而将意大利建立成为一个共和国。

但是，正如东南欧許多国家所经历着的情况一样，强大的力量在酝酿着要想阻止意大利成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意大利大雇主自然是亟力反对民主趋势的。梵蒂岡一如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竭尽全力利用其威望企图使资本主义免于崩溃。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在美、英劳工机会主义分子的积极支持下也自然是反对这一終將廢除意大利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支配这整个局面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武装部队，它們是强烈地反社会主义的。

这些沆瀣一气的反动力量在設法阻止意大利的人民民主制度

的成长。一九四七年，英国工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人员和意大利以薩拉盖特为首的右翼一起設法分裂意大利社会党，使議會中五十个席位明确地轉向了加斯貝利。在这同一年中，曾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基金和物资源源傾注到意大利去的美国給了加斯貝利政府一大笔貸款，并且还照例加上了一連串的附带条件；同时加斯貝利政府——資本主义——梵蒂岡力量的体现者——也在一九四七年中順从地提出了一个反动的土地方案，这一方案迫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左翼的部长退出了政府。意大利已拋棄了人民民主制度并参与了“冷战”，成了好战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軟弱无力的一个僕从国。

法国爭取民主的斗争

当战争接近结束时，法国的局面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是有点相似的，即英、美帝国主义者已在倫敦建立了一个保守的流亡政府，来再度繼續进行已停止了的敌对行为。流亡政府以前法西斯主义者戴高乐將軍为首，他是因倡导保卫国家才在法国軍国主义者的一帮中显露头角的。尽管他的政治经历不光彩，戴高乐还是被捧出来当解放了的法国的領袖。然而，游击队战士却有不同的想法。早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宣言，宣称：“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要求領土的完整，要求具有受托人的权利与职责，要求設立具有国家主权的临时机构。”^①

然而，当德国人被赶出巴黎的时候，戴高乐及其临时政府在强大的英、美武装部队的支持下立即被扶植上台。巴黎是一九四四

^①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巴黎“人道报”。

年八月解放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就举行了第一次普选(当时有三百万法国工人仍在德国作阶下囚)。结果证明共产党是法国最强大的政党。戴高乐立即着手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这使两个共产党员退出了他的内阁。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普选中，共产党得了五百六十九万六千票，社会党则是四百七十六万票，天主教党即人民共和党是四百五十八万票，结果共产党得一百五十二席，社会党得一百四十二席，人民共和党得一百四十一席。其他还有一些较小的政党。

工人阶级的两个政党在议会中占有绝对的多数。共产党建议成立一个两党的政府，并建议两党最后合并成为一个组织，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有资格担任总理之职。法国总工会已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差不多拥有五百万会员的组织。虽然它有两个总书记——石乌与弗拉商，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代表性要强得多。正如克鲁格曼评论说：“形势有利于领导法国人民前进，继续抵抗运动的锐气和热情，走向新的人民民主并削弱法国托辣斯的权力。”^①

然而，这样的远景勃鲁姆全盘反对。作为右翼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辩护人，他是不能支持任何一个这样的革命性的纲领。作为一个社会党的领袖，他否决了两党合并的问题，并坚持要成立一个三党政府，将人民共和党包括进去。这样，他的方针便是勾结戴高乐分子反对共产党。希特勒在其进行野蛮统治中，曾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和其他的人，但是当他在消灭赛玛尔与贝里以及无数其他共产党的战士时，他却将勃鲁姆关在巴黎附近，让他住得舒舒服服，还有两个仆人侍候他。当希特勒遇着反动的爪牙

^① “劳工月刊”，一九四七年十月号。

時，他是能識別的^①。

在一九四四年，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一致通過了一個廣泛的國有化計劃，包括“極度壟斷化了的生產資料——我們共同勞動的果實，動力來源，礦物寶藏，保險公司和銀行”^②。雖然戴高樂口頭贊成這一綱領，卻毫無實行之意。在他的聯合政府中，有五個共產黨員，其中有多列士，他是內閣的副總理。然而，由於這個內閣發生內部摩擦，這位自吹自擂的獨裁者戴高樂被迫於一九四六年一月辭了職。

在下一年的四屆法國政府中，三個是以社會黨人為首的——古安、勃魯姆、拉馬迪，但是這一事實對於推進法國社會主義進程竟全無用處。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選舉中，擁有差不多一百萬黨員的共產黨將它的席位增到了一百七十三席，而社會黨則由於採取反動政策的結果卻減少為九十五席了。正如在意大利一樣，法國工人們轉而歡迎共產黨來領導，並且迅速壯大着的總工會也在傾向上和領導上也是左傾力量占了優勢。一九四七年一月勃魯姆和意大利的加斯貝利一樣，從美國取得了一大筆貸款——二億五千萬美元，也下令將共產黨人排擠出政府去。所以，在一九四七年五月，這位破壞罷工的社會黨總理拉馬迪借戴高樂分子的幫助便將共產黨人驅逐出他的內閣去了。

由於這一行動（在意大利、挪威、比利時和丹麥接着也發生了類似的做法），法國便淪為美國的一個仆從國的地位，正如意大利所處的地位一樣。勃魯姆的方針在挽救資本主義，而不是要消滅資本主義。法國社會黨左翼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國的

① “共產主義手冊”，一九四八年九月。

② 同上，一九四五年二月。

不同，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确定它的政党路线。波尔克诺这位反共狂人因而才能谎言谎语地夸口说：“法国之摆脱官僚政治与人民民主的命运真是千钧一发的事。”^①维护“第三种势力”这种虚伪理论的勃鲁姆是这样表示他同意将他的国家交由华尔街垄断资本保护的，他说：“就我而论，我相信美国真是不存私意的。”^②

英国工党政府

英国并没有躲过世界战争结束时席卷欧洲的那一种革命情绪的浪潮。但是，资本家有一股忠实的警卫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信奉新教的英伦之岛，梵蒂冈并不能像它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西班牙那样地来帮助资产阶级；但是别的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以工党为幌子的社会民主党却是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举行的英国的大选中，工党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在下院总共六百四十个席位中得到了三百九十三席。在战争期间，工党一直只是和丘吉尔保守党分子组成联合政府的，可是如今它就能成立一个一党的政府了，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极端的右翼分子艾德礼、贝文和摩里逊。

共产党在哈里·波立特的领导下，只取得了很少的选票，但是它却在工会中起很大的作用。许多重要的工会领袖或则是党的成员，或则是党的支持者，党也广泛地获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伦敦召开的“工人日报”的会议上，出席的有八百二十九个代表，代表二百六十万工会会员^③。

① 波尔克诺著“欧洲共产主义”，第三一五页。

② “劳工月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号。

③ 马丁·伊邦著“世界共产主义今日观”，第二二〇页，一九四八年纽约版。

在競選運動中，工黨提出了一個內容包括八個要點的綱領，要求部分工業實行國有化，改善房屋建築、教育事業、社會保險等等。工黨的正式發言人把這稱作社會主義，但是惟恐工人們期望過高，他們又意味深長地補充說：“社會主義是不能像一次周末革命的產物一樣地一夜之間就來到的。”在支持工黨時，工人們無疑地認為他們是在投社會主義的票。因為他們多半享有歐洲其他地方的工人們所具有的革命情緒，他們想結束在戰爭爆發前十七年曾保持一百個工人中有十四個人失業的平均數這樣一種制度的^①。

工黨從一九四五年七月執政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在這一期間，它將英格蘭銀行、運輸業、燃料和動力、鋼和民用航空收歸國有^②——總計大約占百分之二十的企业。但是，這些企业仍由資本家經營管理，卡托助爵仍是英格蘭銀行的領導人，欣德萊爵士主管煤炭局，股東都得到政府公債十足的賠償，而且他們的股息還由國家作保證^③。

社會民主黨的右翼領袖對這一切大吹大擂，他們甚至於提出這樣的說法，認為充分就業已經確定不移地建立起來了，並且認為國民收入已根本改觀而有利於工人們了。因而，克羅斯曼將工黨治下的情況的官方解釋總結如下：“到了一九五一年，英國就一切主要方面而論，已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了。”^④

英國共產黨領袖哈里·波立特推翻了這一種胡說八道的話。他指出，經過几屆工黨政府的統治之後，“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財富有

① 哈里·波立特著“展望將來”，第八頁，一九四七年倫敦版。

② 約翰·伊頓著“英國經濟問題的分析”，第八六頁，一九五三年世界知識社版。

③ 同上，第二九頁。

④ 克羅斯曼著“新費邊論文集”，第四二頁，一九五二年紐約版。

一半仍然还是为百分之十的人所有”^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頓詳尽地駁斥了英国社会民主党分子的这种侈談。事实上，国有化了的企业仍归资本家經營管理，并且还給他們带来了更多的利潤。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資却下降了。以一九三八年为一百，到一九五一年年底时，工資只上升到二百十五；而利潤却爬到了三百二十二。“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工人拿回家去的平均工資比一九四七年要少买百分之七的东西。”^②經常大吹大擂的稳定就业是由于战后民用工业与軍备生产的一时的繁荣，而不是由于工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作的任何基本的改变。伊頓說，工人們得之于工党政府的唯一的好处是国家卫生制度的改善。工党在英国所干过的一切并不是想建立社会主义，而是想加强国家壟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工党执政的整个期間，英国仍处在慢性的资本主义經濟政治危机中。

英国工党所遵循的外交政策与丘吉尔的外交政策是一模一样的。身为第二国际的大党，它却勇猛地攻击苏联；它应对战后希腊、意大利、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民主力量的失敗負严重的責任；它保卫岌岌可危的殖民体系；它追隨美国的政治領導。

对不受駕馭的美国壟断资本家來說，即使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欺騙宣傳也是具有革命性的，要他們認識到英国工党不是在实施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欧洲受創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拯救力，这是有点困难的。然而，他們終於看出了这一点，一九四五年他們給工党政府几乎高达四十亿美元的大宗的貸款便是这一点的明証。

① 哈里·波立特著“在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第四頁，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識社版。

② 約翰·伊頓著“英国經濟問題的分析”，第一〇八頁，一九五三年世界知識社版。

這次貸款是美帝國主義者使英國處於從屬地位的第一個巨大的步驟，正如他們曾經對待過法國和意大利一樣。同時，他們終於策劃要使丘吉爾重新上台，到一九五一年他們和英國壟斷資本家就如願以償了。工黨政府已完成了它平息戰後的大震蕩的目的；而這一任務完成之後，美帝國主義者就將它拋在一邊了。

德國和日本的軍事鎮壓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資本主義強國希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所犯的錯誤而開始在軍事上占領戰敗國，尤其是德國和日本。在這些戰敗的國家中，正如後來所證明的，資本主義強國的主要目的在以軍事統治的辦法來阻撓革命的爆發，在拯救和維護受了創傷的資本主義制度，最後則在重新武裝這些國家並使它們參加總的資本主義反蘇聯盟，這一聯盟它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就已在策動了。

如果在戰爭結束時聽其自然的話，德國無疑地就會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東南歐其他國家一樣建立起一個人民民主國家來了。看看東德的情況就足以證明這一點，紅軍占領了東德，在那裡人民可以自由地實現他們革命的願望。他們迅速地在那裡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合併為基礎*，並且還有一個和人民民主國家相類似的綱領。

然而在西德，因為占領西德的是美國、英國和法國的軍隊，所以美國指揮的反動力量便設法防止即將到來的革命。在他們容忍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改組的同時，他們却亟于要想堵塞工人階級戰

*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德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綱領的基礎上合併組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第一大黨，即統一社會黨。——譯者

斗精神的每一种表现。直到一九五四年底西德工人才进行了战后第一次大罢工。社会民主党(起初由舒马赫领导,后来由奥伦豪尔领导)的方针是吻合于资本主义军事占领的政策。社会党人拒绝与共产党人进行任何合作,却支持“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美国人强烈的反苏运动等方案。很久以后,他们才采取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的立场。由于这一方针的结果,资本主义重新武装西德并使之再度纳粹化的方案,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已有了迅速的进展。

在日本,军事占领的方针——完全是美国决定的——与在西德的方针根本是一模一样的。半封建的日本——它的一八六八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局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到了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时机。以那位小专制君主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占领当局看到了这一点,便顺利地着手以实施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改革来破坏革命。他们“给予”日本一个“民主的”宪法,贬低君主政治使之以宪法为基础,进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并“解散了”大财阀对企业、金融和土地占有的垄断^①。

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政党、工会、农民团体、合作社、文化会社等等——战后时期在日本历史上首次迅速地壮大起来了。共产党在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的领导下,多年来曾进行过地下活动,自从一九三一年日本战争制造者侵略中国以来,曾英勇地进行过反对日本战争制造者的斗争。它提议社会党共同争取在日本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但是社会党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不赞成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他们只打算在仁慈的华尔街的统治下在日本施行温和的民主改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和一九四八年三

^① 邓洛菲尔德著“新日本”。

月間，他們的領袖片山哲成了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的日本首相^①。社會民主黨政策的总的效果表現在窒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精神，並從而使資本家和地主重新掌握住他們的企业、土地和政治控制權。

當麥克阿瑟感到局面又似乎掌握在統治階級的手中的時候，他便開始對左翼開火了。橫暴地驅散了几次政府職員的總罷工以後，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就宣布共產黨為非法，而共產黨却在几天前的全國普選中得到了二百九十八萬四千六百二十七票，即等於投票總數的百分之九點六。這標志出按照麥克阿瑟方式來廣泛“清洗”左翼和進步力量的開端。與此同時，在美國繼續統治下，美國正準備讓日本在美國所籌劃的戰爭陣綫中取得它的地位。

第五十二章

工会和其他群众組織的扩大

(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除产生了中欧和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西欧强烈的民主政治运动而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瀾壯闊的革命浪潮还引起了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其它組織巨大的增长，其中工会是最基本的东西。战争以前，在希特勒占領下的欧洲，工会几乎已經完全給消灭了。但是在战争終了时，它們迅速复活起来，上升到比劳工运动史上从前的水平要高得多的組織水平。而且，战后的激变也还引起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区工会运动惊人的扩大，特別是在亚洲、非

^① 科尔伯特著“日本政治中的左翼”，第二一一——二一九頁。

洲和拉丁美洲。

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将这些地区的新工会列举如下：全朝鲜劳工联盟（一九四五年成立）、印度尼西亚总工会（一九四六年成立）、菲律宾劳工组织大会（一九四一年成立）、越南总工会（一九四六年成立）、全緬工会大会（一九四五年成立）、伊朗联合工会中央理事会（一九四三年成立）、埃及工会大会（一九四六年成立）、伊朗工人工会、摩洛哥总工会、尼日利亚工会大会、南非各业劳工理事会、非欧洲工会德兰士瓦理事会^①。在日本，工会运动几乎是从一九四五年的一无所有到一九四八年一跃而拥有六百五十三万三千九百五十四名会员的^②。

在这一庞大的工会运动中，工人们因为在規定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发言权而惊人地增加了他们对企业的控制。这一工会的巨大进展的主要表现在于左翼进行的领导和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这种新的、本质上属于共产主义类型的战后工会运动的方向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色，其中有：（一）它包括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女工、非熟练工人、黑种工人等——他们是工会运动在此以前根本未曾触及的；（二）它扩张到了许多国家，那里工会运动从前是软弱无力的，或者甚至于是人们所未曾听说过的；（三）它破除了传统的职业工会的概念而着重强调了产业工会运动；（四）它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并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有组织的团体协力合作；（五）它因为具有一种强烈的阶级团结的感觉而显得生气蓬勃，打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所有政治障碍，并且把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等等都一并包

① 世界工会联合会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一日维也纳第三次代表大会。

② 科尔伯特著“日本政治中的左翼”，第一三二页。

括在它的队伍中。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

世界工会联合会，这一新的广泛的工会运动的结晶，是一九四五年诞生的。虽然战前的世界性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以右翼社会民主党分子西特林和希维纳尔为首）也曾宣称：如劳温所说，当时号称在二十三个国家中拥有一千九百万会员，其实“它只徒有其名而是一件记忆中的事物而已”。^①早在战争初期，人们就感觉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结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成立了英苏职工委员会。劳联死守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的性质，乃拒绝参加这一组织；因而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了一个英美职工委员会。这种两套的做法便是世界劳工队伍最后分裂的萌芽。

在群众日益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组织的压力下，英国职工大会按英苏职工委员会的提议召集了一个劳工大会，该会终于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六日在伦敦举行了会议。与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六十三个组织的二百三十个代表，代表差不多六千万的工人。产联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但是劳联没有来。就在这时候，美国与苏联的军队在合力一致地为粉碎希特勒而战斗，可是在劳联居于领导地位的那些反动分子却生怕自己因与苏联工人的接触而受“污染”。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在巴黎开会。在这次大会上聚首一堂的有二百一十五个代表，他们来自五十六个国家，代表六十五个全国性组织和八十六个国际性组织中的六千七百万的工人。劳联又自以为是地敬而远之，没有派代表出席，它是世界上重要的劳工组织中唯一这样做的一个组织。然而，

^① 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〇五页。

产联却派了以西德尼·希尔曼（一八八七——一九四六）为代表团团长的二十位代表。

代表大会最后决定成立世界工会联合会。它设立了由七十一个成员组成的理事会，法国的路易·赛扬被选为总书记，英国的西特林被选为主席。它还设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九人组成，除赛扬和西特林而外，还有里昂·石乌（法）、西德尼·希尔曼（美）、库兹涅佐夫（苏）、隆巴多·托勒达诺（墨西哥）、朱学范（中）、维多里奥（意）以及卡派斯（荷）。会章序言说明该组织的目的如下：

“（一）不分种族、国籍、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组织和团结全世界的工会；

“（二）协助不甚发达的国家内的工人建立其工会；

“（三）为根绝一切法西斯形式的政府和每一法西斯主义的迹象而斗争，不论其采取何种形式的活动和以何种名义为幌子；

“（四）反对战争和导致战争的一切因素，并为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

“（五）以联合国会员国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和公约为基础，在所有国际组织中代表世界劳工的利益；

“（六）组织各国工会的共同斗争，以争取民主权利、充分就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争取适当的社会保险，并争取促进工人社会和福利的一切其他的措施；以及

“（七）计划并组织工会成员关于国际劳工团结问题的教育事宜。”^①

世界工会联合会就会员的数量而论，是一个比工人们从前所能创立的工会组织要大得多的组织。它不但包括了欧洲的劳工运

^① 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二一五页。

动，其中有像波兰二百万、南斯拉夫八十万、罗马尼亚一百五十万、匈牙利一百万等等新的工会組織；它还包括了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从前工会在那里是很小的或甚至是不存在的，其中有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国家^①。人数日益增多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正如会章序言中所說明的，其政治上成熟的情况表现于綱領的总的精神上。这一文件之所以并没有提出工人阶级的終极目标的問題，是有目的地这样做的，为的是可以使各种政治傾向的工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天主教徒等——都能参加进来。它具有普遍的反法西斯的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了組織进步工人运动的基础。

爭取世界工人团結的斗争

世界工联的組成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成就，是战后工人們的战斗精神的真正反映。然而，在它内部却有許多含敌意的欧洲右翼社会民主党分子；他們無論在产业方面或在政治方面都是工人团結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在战争結束时工人們极力要求团結的声浪是如此强大，以致他們不敢在各工会中公开进行反对。他們的領袖們甚至不得不把老朽的国际工会联合会并入世界工联，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实行合并。劳联虽然是国际工联的一个成員，但没有出席它的解散會議。

然而，劳联的反动分子，厚顏无耻的劳工帝国主义分子，竟敢于采取比他們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弟兄还更大胆的反对世界工联的立場。他們紧紧地附着着美国国务院政策的拍节，认为对俄国的敌意而不是与俄国的合作应该是战后时期壟断资本家們的政策路

^① 波立特著“展望将来”，第一七頁。

綫。勞聯的一般成員也不是採取十分英勇而足以迫使領袖們放棄這個分裂性的立場。

至於年輕的和進步的產聯，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力量在其中起了強有力的影響，情況就大為不同。莫萊分子、加萊分子和其他保守分子這一類首領都不得不走開。他們甚至為一九四五年十月赴蘇聯的產聯工人代表團寫了一個表示好意的報告。^①

從一開始勞聯領袖就厚顏無恥地破壞世界工聯的工作，並從而破壞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一九四六年一月，當聯合國大會召開第一屆會議的時候，世界工聯向聯合國要求，作為六千五百萬工人的代表，應被給予一個大會中的諮詢席位，並且應成為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一個工作成員，那時，勞聯的領導者在美國出席聯合國代表團的充分支持下，也為它本身提出了類似的要求。結果不僅是世界工聯被給予在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中的諮詢權利，而且也給予勞聯和一大群其他組織這種權利；這個決定削弱了整個建議。勞聯領導機構正準備着新的分裂活動，對這些活動我們以後將進一步談到。

世界青年組織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和衰退時期，在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青年在工人運動的一切方面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日益尖銳的階級鬥爭要求工人和他們的同盟者具備想像力、胆識、勇氣、堅強、毅力和果斷等品質，而這些品質首先就是男女青年的特徵。在廣大的、尖銳的反法西斯鬥爭中，為了對付法西斯惡棍黨徒，戰鬥的勞動青年是必需的。為了在帝國主義者

① “產聯赴蘇代表團報告”，一九四五年紐約版。

所挑起的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中取得胜利，无论在地下和在公开的战场上，青年都是必需的。当胜利的工人阶级着手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青年的活力、创造性以及工作能力是不可缺少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年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国青年英勇参加长期的、艰苦的内战，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活动，都是明显的证明。青年从来没有像在这些决定性的年代里那样，成为工人运动的战斗力量和创造力量的如此重要的因素。

列宁从根本上了解了青年的这一革命作用；当共产主义青年国际成长和起作用的时候，它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起所加于世界青年的新任务。共青团鼓励组织国际和国内的青年制定广泛的活动纲领，启发了它们的统一战线精神和强烈的政治热情，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第二国际的衰弱的、贫血的、虚有骨架的青年组织所没有的。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三年共青团存在的二十四年间，这些青年男女战士表明了他们在人民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在这一时期整个民主战争的战斗中，以及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的必要性。

因此，青年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及其同盟者的革命行动中有了充分的表现，是不奇怪的。整个局势中最显著的景象之一，是在许多国家中的大量青年组织的成长，一切类型的有组织的青年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及国际青年运动的发展；这一景象甚至使共产主义青年国际在前些年代所建立的庞大组织也相形见绌。

战后青年运动通过一九四二年由二十九国的青年代表在伦敦建立世界青年协会而开始在欧洲采取国际运动的形式。它的继承者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也是在伦敦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代表六十三国青年组织的三千万成员的四百三十七名青年代表和一百四十

八名观察員組織起来的^①。盖·德·鲍埃逊被选为主席。到一九四七年，世界青联的成員增加到四千八百万人，到一九五三年則增加到八十八个国家的七千五百万人。^②

世界青联是一个广泛的統一战綫运动，其成員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徒、工人、农民和学生——各个国家和各个阶层的青年。这样一个龐大的青年組織，事实上，在政治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在战前对希特勒主义作斗争的时期，由共产党的創議而召开过两次广泛的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召开的是国际联盟协会国际联合会，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會議，有三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第二次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紐約波弗基卜舍集会，有五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但是，战后的世界青联在人数的众多、組織的广泛和綱領的明确等方面都超过战前的这次會議。同时它具有巨大的团結性，胜利地抵抗着社会民主党要想分裂它所作的种种努力。

世界青联努力以求实现青年的一切要求和利益——教育、职业、体育运动、政治活动，等等。一九四六年，在世界青联的影响下，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組成了国际学生联合会，拥有約三百万會員。世界青联在儿童中間尽心竭力地进行活动。首先，世界青联为爭取和平和民主而斗争。它每三年举行大規模的青年代表大会和联欢节，在两次大会之間又举行群众性的理事会會議。这些广泛的集会，規模之大是社会民主党完全聞所未聞的。一九五三年七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三届代表大会，有来自一百零六个国家的一千五百一十五个代表参加。世界青联設总部于巴黎，它

①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活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巴黎版。

② “新时代”，莫斯科版，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冷战”的严重年代为爭取和平的斗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妇女和青年一样，在目前时期也面对着新的責任和机会。她們遭遇到法西斯奴役的可怕危險，而另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又显示出資本主义被廢除时所等待着妇女的那种光輝前景。作为工人，妇女在产业中和工人运动中发生着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作用；作为家庭主人，她們正要求一种新的尊严；作为公民，她們是一支强大的建設力量；作为和平战士，她們站在最前綫。

以戈登夫人为首的規模巨大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妇女的新的經濟地位、知識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世界性的表現。这个偉大的組織是爭取自由的不屈不撓的妇女战士許多世代工作的成果——这些妇女战士是馬利·沃尔斯通克拉弗特、德洛因·戴美利科特、卢克勒迪亚·莫特、哈里耶特·士波曼、露易斯·密希尔、克拉拉·蔡特金、納德茲达·克魯普斯卡娅、亚力山德娜·科隆达伊、琼斯·艾拉·里弗·波洛尔、多洛列斯·伊巴露丽、安尼达·惠特萊、伊丽莎白·格萊·弗林，以及其他无数的人。

国际民主妇联，如我們已看到的，有第二国际的而特别是第三国际的准备工作作为前驅。在战前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一个广泛的世界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也組織了起来，并且对日益向前推进的希特勒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国际民主妇联是一个广泛的統一战綫組織，包括各团体和各阶层的劳动妇女，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巴黎成立，成立大会有来自四十二个国家的九百个代表出席。^①到一九四七年，国际民主妇联报称，它在四十

^① 福斯特著“新欧洲”，第七三——七六頁。

四个国家中有八千一百万会员，它于一九五三年在哥本哈根召开大会时，它所隶属的团体已分布在七十个国家，代表全世界所有各地区的千百万妇女。^①

国际民主妇联的纲领包含广大劳动群众所有的一般性利益，首先是妇女的特殊要求。它特别强调保卫世界和平这一中心问题，并且它已经是“冷战”时期反对战争贩子的一支坚强的力量。

伟大的战后妇女运动，与青年和工会一样，表现了工人及其同盟者在目前条件下的进步政策。这是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广泛的、巩固的统一战线；这已由一九三五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布过，并且自从那时以来，已得到为争取和平和自由而战斗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第二国际抱着它的追随在好战的美国帝国主义之后的反动政策，从一开始就抱敌对态度来对待这些伟大的群众运动，并且不遗余力地来瓦解它们和分裂它们。

欧洲的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

在战后初期广大的群众组织——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等——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的扩大。这一发展的某些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在一九四七年初在伦敦举行的不列颠帝国共产党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世界各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表，从那个表上主要可以得到下列数字，以说明欧洲各国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苏联六百万，法国一百万，意大利二百一十万，捷克斯洛伐克一百七十万，波兰七十万，保加利亚四十五万，南

^① “苏联妇女”，莫斯科版，一九五三年七—八月号。

斯拉夫四十万，羅馬尼亚五十万，匈牙利六十万，比利时十万，西班牙六万，丹麦六万，芬兰四万，瑞典五万，挪威四万，德国西部四十万、东部一百七十万（共产党和社会党一起）。这些党之中有許多从那时以来已大大发展了，这是表明各个党党员人数已增加到战前的十倍至五十倍。^①这使得西欧第二国际各党微弱的发展相形見拙。这是各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激烈的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提供了正确领导的基本結果。

这些共产党拥有的选票数达到它們党员人数的三、四倍至十倍。这些党迅速地发展了强有力的报刊。在一九四七年，法国共产党就已有十四种日报和七十六种周刊，日报发行一百五十万份，其中著名的“人道报”拥有五十万讀者，周刊发行量約为二百万份。波兰工人（共产）党有九种日报，拥有八十万讀者，并且有許多周刊和月刊。意大利有十四种日报，其中主要的是“团结报”，发行五十万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报——“紅色权利报”，每天发行五十万份，另有四种日报、十八种政治周刊和許多种妇女报纸、青年报纸、农民报纸、儿童报纸，等等。保加利亚、羅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也有大量的并日益增多的报刊。

共产党主要是由无产阶级組成，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它有百分之五十三的党员是产业工人。各国党在战争結束时也吸收了空前众多的妇女、农民和天主教工人加入它們的队伍。在整个欧洲，除了社会民主党的根据地斯堪的納維亞和英倫三島而外，一切阶层的知識分子坚决地轉向共产党，是整个战后群众高涨的最显著特

^① 福斯特著“新欧洲”，第三四——四二頁。

色之一。各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绝对比第二国际各党的水平高得多。列宁的新型的党，它是无产阶级的党、统一的党、精力充沛的党，并且具有甚至为第二国际所不能想像的一种革命精神和纲领。它们已普遍地获得工人的尊重，并使得雇主害怕。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欧洲战后初期的形势：欧洲资本家们，借助于英、美武装部队和财政帮助，特别是有梵蒂冈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忠实的服侍，已得以保住对西欧的控制，然而，对法国和意大利则仅仅是非常不安定的控制。但是，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地位由于战后革命运动的结果而大大地被削弱了。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中欧、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已丧失了对另外一亿人民和欧洲的广大富庶土地的控制权。此外，在那些仍为资本家所控制的地区，共产党、工会和妇女组织、青年组织、文化团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有了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些组织构成一支巨大的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再来一次像这样的大打击，欧洲资本主义就会仅仅是留在记忆中的东西了。

第五十三章

殖民地世界的革命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大大加强了整个世界的特别是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整个人类的一半都卷入了这个声势浩荡的斗争，它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统治。这个斗争比战后时期一些欧洲国家之丧失给社会主义、比世界市场

之分裂为二、比世界工会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之巨大发展，都更为厉害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体系。列宁曾教导我们（见第三十四章），没有殖民地，资本主义就必定要完蛋。

这个至今还在继续不断发展的广泛的殖民地革命，起因于殖民地的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企图突破或减轻外国资本家加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的种种限制；在这种力量的后面，有工人阶级和农民反对帝国主义者以及本国的大资本家和地主强加于他们的不堪忍受的贫困境遇、压迫和剥削的自发的反叛运动。

一般说来，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几个国家中的成熟程度各有不同。然而，中国的革命，由于有明确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众，已远远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殖民地革命的发展，除其他因素外，取决于已达到的工业化的程度，尤其是取决于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是否已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当工人阶级来领导的时候，像在中国那样，革命就走向公开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大资产阶级断绝关系，并走向建立进步的政权和真正的民族独立；但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仍保持领导权的地方，如像在印度那样，运动就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范畴内的倾向，就是说，与帝国主义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继续对工人和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并且阻碍真正的民族独立。

在殖民地革命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深刻影响中，有三方面的影响是很突出的。第一，它们的国内危机因此而大大加重，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这是由于大大地失去了殖民地市场和特权、大大缩小了它们榨取超额利润的地盘、负担着维持傀儡政府和这个时期许多殖民战争的浩繁的费用。对帝国主义列强来说，殖民主义已大大丧失了它的有利可图的性质。第二，力图从火中取栗的帝

国主义国家，通常被迫采取特殊的美国式的殖民主义（請看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和許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以代替它們早期的直接統治和控制的方法。在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和許多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殖民地的人民被允許通过傀儡政府而維持一个有名无实的民族独立，而帝国主义国家則保有經濟上、政治上并且常常是軍事上的主要权力。第三，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潰，正引起帝国主义国家間大大尖銳化的斗争，以在日益縮小的新独立和半独立国家的市場上爭奪較大的份額。在这方面的恶棍就是美国。所有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現在都从事于拚死拚活的斗争，以阻止美帝国主义凶恶地侵入它們往昔的殖民地禁錮。

殖民地革命的最凶恶和最殘酷的敌人就是受华尔街支配的美国。这个国家完全違背它自己的革命傳統，与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站在一条綫上，企图蹂躪或扼杀殖民地革命运动，或者为它自己攫取对那些起来反抗的人民的控制权。

在目前正进行着的广大殖民地革命中，第二国际的影响自然是偏袒被圍攻的帝国主义的。很显然地，如杜德所說：“〔英国〕工党政府的一切开发殖民地的計劃都得到保守党的支持和贊同。”^①一般說来，如我們已看見的那样，一心指靠熟练的劳工貴族阶层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几十年来大多將他們組織的活动局限于帝国主义国家，并且他們与帝国主义者合作正是从这个基础出发的。

社会民主党在殖民地世界的相对薄弱，大大有利于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斗争，并且对于拚命掙扎要維持垂死的殖民剝削制度的帝国主义者是一个不幸的灾难。只是在一九五二年年底*，亚洲九

① 帕姆·杜德著“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第二一五頁，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識社版。

• 应为一九五三年初。——譯者

个社会党——大部分是小的政党——才在緬甸仰光举行了它們的第一次會議。虽然它們本身也尾随各自国家的資產階級之后，但是，由于欧洲各社会党的卑鄙的帝国主义政策，这些殖民地的社会党便馬上和它們发生了冲突。^①

中国和印度的革命

殖民地世界革命形势的最基本的方面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分別达到的成熟程度不同的革命。本书后面有一章將較詳細地論及中国的革命；在这里只簡單說明一点就够了，即：彻头彻尾地震撼了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中国革命，已完全与帝国主义断絕了联系，已消灭了大地主和本国資本主义壟断者的势力，已建立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并且已开始走向它最后的社会主义目标。

另一方面，于一九四七年分裂为两部分的印度虽然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但是，仍与英帝国特别是与英国資本家集团保持千絲万縷的联系。印度的資產階級直到現在仍然死抱着反动的和不可能实现的要建成一个强大資產階級政权的希望，尽管尼赫魯断言說，印度的目标是社会主义。^②印度共产党这样叙述印度的形势：“尼赫魯政府……使印度仍然成为英王統治下的大英联邦的一部分，在联邦的許多地区內，印度人所受的待遇甚至比‘巴利亚’* 还不如。我国的海軍和空軍是受英国指揮的。我国的陆軍是受英国顧問和专家的控制的。我們的軍火是英国人所設計和制造的。英国繼續占有或控制我們的煤矿、我們的种植园、我們的石油矿和炼油厂、

① 一九五三年二月九日紐約“新領袖”晚报。

②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紐約每日新聞”。

* “巴利亚”是印度“最下級”人民。——譯者

我們的麻厂、我們的許多机器工厂和企业。他們控制了我們的对外貿易、我們的銀行和財政。通过他們数达六十亿卢比的投資和他們的管理机构，他們获得了数百万卢比的利潤，把我們的經濟紧扼在他們的致命的箝制下……”^①同时，农民沒有得到土地，劳动群众生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能与之倫比的貧困之中，并且尼赫魯政府用粗暴的鎮压手段来对付每一次英勇的抗議运动。共产党在一九五一年报告說：“数百党员被枪杀或在監獄中受刑致死。被投入獄中的共达二万五千多人。”^②

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发展的情况不同，可以归因于几个基本因素。据杜德說，“两世紀以来，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印度完全是个殖民地。帝国主义从来沒有渗透到全中国，只不过是沿海建立起其势力来，而以其触鬚通过貿易扩展到內地而已。在印度，帝国主义建立并巩固了一整套管理机构，在印度的国土上控制着該国人民的每一生活細节。……与印度发生关系的帝国主义只有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則是各种各样的：許多帝国主义强国企图瓜分中国，但是却受到它們本身的意見分歧的阻碍；这給中国的民族斗争早期的进展提供了較大的机会。……印度在帝国主义长时期連續統治的情况下，产生了相当强大的資产階級，甚至于还产生了大資产階級，它在国内有坚固的基础和广大的影响而与中国买的資产階級全然不可同日而語。印度国民大会党和中国国民党发展之間的对比就体现了这两个国家的資产階級性质和基础的不同关系。”^③

① “印度共产党綱領”，第三七——三八頁，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同上，第六五頁。

③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杜德来信。

杜德也指明說：“中国共产党的問題并不是继以前资产階級所领导的消极斗争之后开启了一个武装斗争的局面，而相反地，是在国民党领导出卖了民族武装斗争之后推进了这一民族武装斗争的。”^①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地企图用武力征服中国正发生在中国民族运动出现高潮的时候，这是一件有利于武装斗争的事，而印度则远在产生这样的运动之前就已为人所征服了，而且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到达印度。

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趋于瘫痪并使相对而論人数只有一小撮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得以支配三亿五千万印度人的那种为雇主所慫恿的甘地主义，在中国却起不了什么作用。杜德把甘地称作是“革命的‘白虎星’、不断带来灾难的將軍，他只能把群众运动带动到这样的地步，即为‘资产階級’商得一次成功的交易并同时使印度不发生革命。”^②

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主要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在阻止印度的革命方面也发挥了它的作用。英国工党，在丘吉尔的保守党的积极合作下，有效地使印度避免发生解放性质的革命，并为英国和印度资本家挽救了一切所能挽救的东西。

印度社会党是一九三四年組織起来的，尼赫魯便是其成员之一，它本身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中国，社会民主党也是一股比較小的力量。

印度解放运动发展中的另一基本的障碍在于它沒有强大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正好是过去二十五年間中国革命的标志。在共产党早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岁月中，叛徒罗埃的

①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杜德来信。

② 杜德著“今日印度”，第三三四頁。

破坏工作以及后来彻底的叛卖行为对印度也是特别有害的。

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

亚洲伟大的殖民地革命不但深切地影响了中国和印度，还影响了这一广大地区中的其他国家——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缅甸、锡兰、朝鲜、泰国等。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的大攻势中，日本人差不多蹂躏了所有这些国家，因而激起了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目前仍在不断推进中。

这些国家在战前的情况基本上到处都是一样的。整个地区自然资源极为丰富——锡、橡胶、钨、麻以及其他宝贵的商品，全是剥削者取得巨大利润的泉源——完全为英、法、荷、葡、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帝国主义者的暴力是使广大的劳动群众陷于贫困、愚昧、疾病和受压迫的境地。在战争期间，挺进中的日本人赶走了他们所有的帝国主义敌手，强制实行了他们自己的那一套同样是很残酷凶狠的帝国主义剥削制度。

这种新的压制在许多国家中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游击队的活动开始大规模地展开了。它们给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正如在欧洲一样，这些运动在每个国家的全部土地上展开了，并且多半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关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建立我们已顺便谈到，由于它们过去所领导的多次斗争，也由于苏联所采取的对待被压迫民族的进步的政策，它们已取得了很高的威信。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的影响则是微小而不足道的。

除大批附敌分子以外，欧美帝国主义者最初一见日本军队就望风而逃，但是随着美国武装部队的推进，他们全都回来了。因而，美国亲法西斯的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一项重大的军

事一政治任务就是：保证美国人在亚洲国家取得控制地位。这就引起了与民族民主力量的冲突，并爆发了无数次的武装斗争和在朝鲜与印度支那的两次主要的战争。亚洲人民重视大西洋宪章，因为它规定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丘吉尔赶紧声明它并不适用于太平洋诸民族。

为了重建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支离破碎的亚洲殖民地帝国，美国帝国主义者替这些帝国主义者拟制好了一个计划，并供应源源不绝的武器和军需品。这一计划是要建立假独立的傀儡政权，而使真正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保持在这些帝国主义者之手。这是以一九四六年以来已享有了“独立”的菲律宾为范例的。这一制度对帝国主义者有两点好处：首先，它是这些帝国主义者唯一可能的制度，因为战前原始形态的殖民主义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其次，这将为蛮横的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渗入这些富庶的地区打开方便之门。英国、法国、荷兰的帝国主义者愤愤然对这一美国式的新的殖民主义侧目而视，但是他们多半不得不采纳这一办法。

这就是在印度、缅甸和锡兰等“解放了的”英属殖民地中组织“独立”政府的总计划。也就是根据这一点，美国才有办法使荷兰于一九四五年承认印度尼西亚的新政府^①，使美国在越南南部的傀儡保大于一九四九年取得了法国的认可。正如过去几年所已充分证实的，美国想把自己的殖民压迫的方式强加于亚洲人民身上的这一企图，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义愤，引起了长期而又酷烈的战争。

丘吉尔有一次发表声明说，他并不是应命出来主持英王陛下的帝国的解体工作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确实可以表示类似的意见。因为，他们在各地都勤勤恳恳地出着力，甚至

^①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奥·赫·马洛里著文。

于不惜采取武装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以求重建那支离破碎的亚洲殖民地帝国。英国工党执政时，英帝国主义开始了为镇压马来亚人民的独立斗争而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战争^①。而法国和荷兰的社会党则奴颜婢膝地支持它们的政府为恢复其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控制权所采取的每一种残酷的步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叛徒白劳德一样，歌颂美国进行殖民地压迫的制度，说它是“进步的”。

美国作为帝国主义者亚洲的宪兵，终于落得个为广大的亚洲群众所切齿痛恨的下场，对这一局面，华尔街的代言人也不禁为之呻吟叫苦。因而，威廉·赫·麦洛里这位“亚洲问题的权威”愁眉苦脸地评论道：“美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是不受人欢迎的，而凡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居民所认为是美国政策的东西则甚至于更不受人欢迎。”^②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非洲大陆很久以来就是剥削者的天国，劳动群众的地狱，如今整个儿充溢着民族解放的精神。在战争期间，非洲只有一小部分遭到了蹂躏，因而战后在这里民族革命的发展也没有像在亚洲那样的迅速和剧烈。但是，虽然如此，它还是有很大进展的。凯斯·伊尔文，一位非洲专家在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发出了帝国主义者苦闷的呼声：“我们身居西方世界，面临了这样的抉择，要就是在我们的政策上来一次革命，不然整个黑暗大陆就要发生革命。”^③

① 哈里·波立特著“马来亚”，一九五二年伦敦版。

②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马洛里著文。

③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领袖”晚报。

在北非，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国家掀起了偉大的民族解放浪潮，这一浪潮正震撼着整个貧困的伊斯兰教世界，从摩洛哥起直到巴基斯坦。这些伊斯兰教国家有許多已部分地摆脱了它們从前的主子——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束縛，正在为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的地位而斗争。但是，它們如今又有了一個新的敌人，即美帝国主义，它正企图由它自己来控制这一整个广大的地区。这些国家也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即苏联。在它們之中的許多伊斯兰教国家里，共产主义的政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它們在不民主的政府的統治下多半是非法的。

在中非——那儿是昔日奴隶販子籠絡几百万黑人，要他們終身在美国人的种植园上进行奴隶劳动的广大地区——各族人民如今正走上了一条波涛壯闊的民族觉醒的道路。在帝国主义統治下，生活条件是很可怕的。人民的土地已遭窃夺，已落入极少数人的手里，多半落入英国人和比利时人的手中；在种植园和矿区里每天工資只几錢。迈耶說：“在尼日利亚全境，人口将近三千万，但是只有六所中学，九十六張医院床位，每十三万三千人才有一个医生。……从欧洲殖民者来到比屬剛果起，这个地区的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左右。”^①但是，群众如今在动起来了，他們要改变这一切。迈耶又說：“在中非，一个拥有二百万會員的非洲民主联盟建立起来了。象牙海岸不到二百五十万的人口中有八十万参加了这个运动。”^②这一地区的各个地方都正在发生罢工运动和政治运动，怯尼亚的著名的毛毛运动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在

① 赫歇尔·迈耶著“最后的幻想”，第九二——九三頁，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識社版。

② 同上，第一〇五頁。

南非，民族意識的增长和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一样强烈。南非联邦亲法西斯的白人政府正不顾死活地企图使八百万黑人仍受一小撮英国和波耳大地主与工业家的奴役。但是，这种恐怖行为阻擋不了民族运动迅速的高漲，因为工人們是民族运动中的领导因素。这些人民正在走向自由之路，沒有东西能阻擋他們。共产党是这一紧急形势中的重要因素。

杜德将非洲的整个形势概括如下：“整个非洲，从北部的摩洛哥到南部的开普敦，从西部的法屬赤道非洲、塞拉勒窩內、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到东部的怯尼亚、烏干达以及坦噶尼喀，在这一段时期里，出現的是人民对殖民制度、种族歧視和外国占用本国资源的普遍憤怒的高漲。”^①

拉丁美洲也早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大好猎場了。自从战争以来，因为美国从前在这一領域中的强大的敌手——英国、德国、日本——处在长期的危机状态中，美国就一直在扩大其帝国主义的統治地位。一九五二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达五十七亿美元，即为一九四三年这项数字的两倍^②。几乎所有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以美国操纵的傀儡为首的。拉丁美洲流行着一种独具一格的美国式的殖民主义，那就是这些国家外表上拥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实际上它們是受美国操纵的。这种制度也正在一个旧式的美国殖民地波多黎各充分发展着，已得到所謂的“独立”如今已被加以扩大了。这个被压迫的国家便是美国殖民主义典型的例子。

在努力加强其对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控制中，美国也同样拥有

① 杜德著“英国和英帝国危机”，第一〇七頁，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識社版。

②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八日“紐約时报”。

它在欧洲所拥有的那两个有力的帮手：梵蒂冈和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有的教会，包括新教教会和犹太教会在内，自然都是积极支持政府的，但是支持最力的莫如天主教，尤其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天主教意识到世界资本主义岌岌可危的处境，并且不遗余力地要挽救这一制度和加强它自身在这一没落过程中的地位。与美帝国主义共命运的梵蒂冈之所以在准备华尔街的战争活动中，在促进各地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中特别积极，其原因便在此。

社会民主党在拉丁美洲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虽然社会党本身一般说来是很软弱无力的，机会主义在工会中却是强大有力的。美国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得到的主要的支持来自本国的社会民主党，即是得之于劳联和产联的最高领导的。这些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随时乐于去拉丁美洲干任何华尔街要他们干的勾当。他们分裂着拉丁美洲劳工联盟（近来更加如此）；并且他们还以支持美国压迫者用来加强他们对拉丁美洲人民的控制的许多其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措施，作为一贯的方针。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中都有共产主义的政党，但是在二十个党中有十三个为当地的半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宣布为非法。

拉丁美洲是一个火药桶。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饥饿线上生活，他们是疾病和愚昧的牺牲品。他们的不满情绪，和亚洲人的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并没有爆发为革命的火焰，因为拉丁美洲并没有遭受惨烈的战争的破坏和军事占领，因为它并没有大部分亚洲国家所有的那种强大的反法西斯的民族运动。此外，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制度打着“民主”与“民族独立”的虚伪口号，也比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主义者们在亚洲所实施的那一种原始形态的殖民制度远为狡猾巧妙。但是，工人阶级的愤怒和民族解放的

情緒在拉丁美洲也正在日益高漲，这已无须进一步予以証明，只消看看如今在巴西及其他許多国家所发展着的强大的运动就可以知道了，尤其是新近在英屬圭亚那、英屬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馬拉建立起来而为英、美帝国主义橫暴地推翻了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政府。拉丁美洲不久将成为出現波濤壯闊的独立运动、反抗美国帝国主义极端的狂妄和統治的所在。

第五十四章

“冷战”初期的局面

(一九四七——一九五〇年)

正如我們所已經談到的，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当美国和英国处心积虑地企图削弱苏联时，美帝国主义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和世界的霸权而发动的“冷战”就开始形成了。而且，大战刚一結束，杜魯門总统就开始愈益加紧地奉行仇視苏联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了。馬查尼說：“在罗斯福葬礼后的一个星期內，杜魯門已开始完全改变罗斯福”主張与苏联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了”^①。这位在战争期間說过“当我们看見德国会胜利时，我們就得帮助俄国，而当我们看見俄国会胜利时，我們就得帮助德国”^②这样一句話的人，采取这样的行动，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情。这当然是华尔街的政策，不論是誰来作总统，其中也包括不論罗斯福死了还是活着都是会这样的。

① 卡尔·馬尔寶尼著“我們可以交朋友”，第一八五頁，一九五二年紐約版。

② “揭破历史捏造者”，第七九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杜魯門代表华尔街所着手展开的复杂的冷战政策，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以后，其目的在于：（一）摧毁苏联；（二）建立駕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之上的美国的霸权；以及（三）最后建立华尔街对全世界的控制权。这个荒謬的帝国主义计划的草拟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理所当然的事。

原子外交

华盛顿战争贩子起初以为原子彈是他們的一种独占的武器，是一种能保証他們統治全世界的武器。由于这种論調，“通常的”武器就因而失去了它們先前的重要性。这就說明为什么軍国主义分子对美国人战后初期的要求——“孩子們應該回家来”——竟那么很少抗拒，而还終于大量裁减了步兵部队。这也說明了对待苏联的那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即“对苏联强硬的政策”，这一切早在一九四五年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上就已經开始露出端倪来了。因此揮舞原子彈就成了美国对苏“外交”的主要手段了。

原子彈在一九四五年被用来轰炸无能为力的广島和长崎之后不久，控制这一可怕的新武器的問題馬上就成了一个国际問題。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美国向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巴魯区計劃”，目的在于保护其对原子彈的壟断。这一計劃是縝密地計劃好而让苏联接受不了的。正如英国专家布拉克特說，巴魯区計劃“会置苏联于这样的一种境地，使它（在原子核研究的发展上）听命于为美国所操纵的一些国家所組成的一个集团”^①。美国采取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地掠夺鈾矿的儲藏量的侵略行动。

^① 普·姆·斯·布拉克特著“恐惧、战争与原子彈”，第一五九頁，一九四九年紐約版。

华盛顿的原子狂人妄想他们可以拿原子弹的威胁吓唬苏联，或者以为必要时在苏联的城市上投下一阵原子弹就可以使苏联俯首就范。这就是当时在美国的报章及其他地方所厚颜无耻地大事鼓吹的“先发制人的战争”论调。苏联本身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是五年、十年或甚至于二十年以后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低估社会主义技术能力的典型。

但是，苏联人民可不受原子弹夸耀人的威吓。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原子弹问题的公正的办法，严格禁止原子弹的制造和使用，并销毁现有的储存——这一切都是华盛顿所不乐意的，因为它的征服世界的计划是建立在原子弹的垄断上的。与此同时，苏联为自卫起见，进而以制造原子弹来粉碎此种垄断。到一九四七年，它拥有了核子武器，但是直到一九四九年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时，大家才普遍知道这一点^①。

虽然华尔街没有建立起统治世界的地位，原子弹也还是给美帝国主义尽了很大的努力。夸耀原子弹有助于保持世界的紧张局势，而世界的紧张局势则促成了美国目前的庞大的军事组织，并且由于对原子弹生产的任何国际管制的阻挠，“巴鲁区计划”打开了发展氢弹的途径，并造成人类目前对这种严重威胁文明的情形而感到恐惧。

艾森豪威尔的“将原子用于和平目的”的方案本质上是关于为了掩盖利用原子弹进行侵略的计划而提出的所谓防御性声明的一部分。与苏联不同，美国对为和平目的而利用原子能的兴趣只占次要的地位。它征服世界的全盘计划是建立在利用原子弹进行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

^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纽约时报”。

“杜魯門主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出席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會議，要求并且通过了两亿美元的貸款对希腊、土耳其政府进行軍事援助，这两国政府实质上都是法西斯独裁政权。这一行动的用意首先是要在土耳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和許多軍事基地以进行反苏活动，并且将反希腊人民的反革命战争接收过来，因为破产了的英国再也不能对付这一战争了。这是臭名远揚的“杜魯門主义”的开端，“杜魯門主义”使美国有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并决定它們成立合乎美国心願的政府。同时，美国軍国主义者大大地加紧了他們的侵略和好战的政策。他們指望在許多国家中建立空軍基地来包围苏联，此种反对全世界社会主义与民主力量的与日俱增的帝国主义攻势还曾采取了另一种巨大的进一步的措施。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紐約先驅論壇报”說，現在美国在海外有一百三十七万军队，駐扎在九百五十个基地上。

佩洛說：“杜魯門主义不但是美帝国主义公开用暴力对付一个欧洲国家的开端，而且是华盛顿对西欧加紧政治統治达到一个新阶段的信号。”^①这一步驟大大地加强了美国在地中海区域内的侵略行为，而受害的則是当地的人民以及英国和法国。这是美国在欧洲建立一个傀儡性战争联盟的第一步，这一联盟后来就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且它还促进了美国对西欧的經濟滲透。作为这一对希腊的軍事援助的代价的是美国壟断资本家接管了这一国家的交通系統、烟草工业、航空公司、自来水供应、水力发电以及其

^① 佩洛著“美国帝国主义”，第一七四頁，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識社版。

他的工业的控制权。^①

按照“杜魯門主义”悍然进行了初期的侵略之后，接着而来的便是美国对許多欧洲国家的生活进行干涉的其他专橫行为。在希腊立足以后两个月，由于美国的坚持，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各該国的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意大利的选举中，美国的干涉行为是厚顏无耻和目中无人的。华盛顿甚至于竟派遣战艦到意大利領海去，并且威胁說只要意大利人民胆敢选出一个民主政府的話，便要进行武装干涉。然而，“杜魯門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受了极大的挫折，一九四八年二月間，美国特务人員使得一大伙部长退出該国人民政府的事件（参閱第五十三章），目的在建立一个不包括共产党人的政府。但是，这一阴谋形成了一团逆火，反革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該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却更为加强了。

美国厚顏无耻而又有步驟地要把資本主义欧洲攪为己有。老奸巨滑的丘吉尔看到了事态发展的方向，便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臭名远揚的演說，演說里力图把英国說成是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霸权的日益增长的活动中的一个有力的小伙伴（事实証明，这个打算是枉費心机的）。世界大战的炮声几乎还没有平息下来，丘吉尔实质上就建議成立一个英美軍事联盟来对付苏联并追求世界的統治权。正是在这篇演說中，丘吉尔第一次应用了“铁幕”这一名詞，这个名詞丘吉尔是从戈培尔的宣傳武庫中剽窃来的。杜魯門是出席了富尔敦大会的，他显然对这一“冷战”的正式宣告感到很滿意。

“杜魯門主义”与“冷战”的提出大大地增加了美国的軍事活

^① 鲍尔索弗著“美国駕馭英国”，第六一頁，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識社版。

动，这种军事活动是早就建立在“防御性”反苏原子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的。当时肩荷整个武装部队的全盘重任的美国国防部长是福莱斯特，他是一个切齿痛恨苏联的人；他在备战活动的高潮中发了疯，从一家医院的窗口跳楼结束了性命。这就是当时美国统治集团企图实现的取得世界统治权的疯狂政策的“吉祥的”开端。

“冷战”的开始标志出美国对“权利法典”和美国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进行空前的侵害，这样说完全符合“冷战”总的精神。在杜鲁门简要地说明他的“杜鲁门主义”的那一次国会演说后只十天，这位总统就发布了他的第一道行政命令（第九八三五号），敕令对数达二百万人左右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忠诚调查”。这是可耻的空前的政治恐吓和法西斯式的“思想控制”与迫害的开端，它不久即以麦卡锡主义的形式而达到了非常危险的规模。

“马歇尔计划”

美国政府宣布“杜鲁门主义”两个月之后，它在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发展中采取了第二个主要的步骤。这就是所谓“马歇尔计划”，是国务卿马歇尔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在哈佛大学所作的一篇演讲中提出的。实质上，马歇尔声称，只要有“一些，如果不是所有欧洲国家愿意共同拟订一个为美国所能同意的‘复兴’计划”，美国就愿意将它的“援助”扩大到欧洲。杜鲁门总统后来还谈起为了进行这种“援助”，在四年期间需要付出一百七十亿美元。

正如这样的侵略性计划的一般情况一样，“马歇尔计划”一提出就有人跟着说了许多什么美国人慷慨解囊和不存私心等听来很

动人的話。拥护这一計劃的人爭先恐后地叫喊，美国政府（即华尔街）的目的全在于希望欧洲重新站立起来并使欧洲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然而，这一建議的真正目的却并不是那么富于博爱精神的。它們的用意是要拯救破了产的欧洲，使它不向社会主义发展，要为美国对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及其殖民地进行經濟渗透打开方便之門，要树立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以及为最后对苏联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全力的軍事襲击而武装和組織资本主义各国。美国国会通过“馬歇尔計劃”是在两党一致行动的气氛下进行的。

为了便利其征服未开发的国家，美国帝国主义还提出了大家所知道的所謂“第四点計劃”。杜魯門先生在其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的就职演說中提議“从事于一个大胆的新計劃，以便使我們的科学成就与工业进步能应用于未开发地区的进步与发展”。这一計劃一直是以所謂美国人“慷慨”的这种最漂亮的詞藻为点綴的，它事实上却只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詭計，目的是想在整個殖民地世界树立美国的势力和控制权。

欧洲的资本主义統治者及其社会民主党帮凶竞相爭夺美国“馬歇尔計劃”的誘餌。一九四七年七月他們聚集在巴黎，代表着十六个西欧国家；这次會議通过了“欧洲經濟合作”計劃，完全掌握这一計劃的是一些有名的华尔街慈善家如哈立曼、霍夫曼、福萊斯特、斯奈德、洛維特。最后达成的协定——其中大部分是幕后达成的——的实质是：“受惠于美国的慷慨”的国家将把它們的通貨交由美国控制；自己筹設大量的复兴基金；削減对社会主义世界的貿易；把整个欧洲复兴計劃完全交由美国管理；在某些国家內反对工业国有化的一切步骤；并且不让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就这样，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在初期阶段，华尔街认为与苏联完全断絕往来是不智的，因为后者由于其輝煌的战績，是广泛受人欢迎的；因此宣布苏联也有权利接受“馬歇尔計劃”的財政援助。但是当苏联政府提出能保証受援国家的民族独立而不致于遭受他称之为不能允承的对它們的主权的侵犯的一个办法时，这一办法遭到英法无耻的拒絕，因为它們已与美国达成了協議。結果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并没有进一步参加“馬歇尔計劃”以后的一切措施。美国终于使欧洲战时的盟国之間发生了間隙而且实质上还把世界分裂成两个陣营^①。

通过經濟合作总署，“馬歇尔計劃”付諸实施了，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在这一期間内，为了欧洲的“复兴”，它胡花了差不多一百二十亿美元。当欧洲国家极端需要机器和别的工业設備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剩余零星物品却大量往它們的市場上傾銷。鮑尔索弗說：“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英国从华盛顿的貸款中收到九亿鎊，从‘馬歇尔計劃’中收到八亿鎊，一共十七亿鎊。但是，在美国压力下，英国現在每年花在备战上的錢差不多就是那个数目——十四亿九千万鎊。……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在“馬歇尔計劃”下，法国收到八千七百五十亿法郎……在同一时期中，法国在軍备上的支出为一万九千五百亿。”^②意大利和其他的国家也同样上了圈套。在整个資本主义西方内，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降低了。所以，无可惊奇地，西欧資本主义国家的复兴速度远远落后于不曾接受一文美国錢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复兴速度。

根据“馬歇尔計劃”付出的大批款項，大大地便利了美国对欧

^① 詹姆士·艾倫著“論馬歇尔計劃”，第一三——二〇頁，一九五〇年世界知識社版。

^② 鮑尔索弗著“美国駕馭英国”，第五一、五四頁，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識社版。

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权的建立。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政客，为了想在美国的贿赂费中抓一把，乃进而将他们国家的独立出卖给华尔街。美国无耻地控制联合国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商业周刊”，华尔街的喉舌，兴高采烈地叫道：“美国已愈来愈多地掌握了联合国的多数票来为它的反共十字军作辩护。……基本上，联合国是一个美国机构。……美国是如願以偿的。”^①然而，为着加倍小心，美国还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所规定的整套经济政治、军事措施来包围联合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华盛顿组织起来的，最初会员国有十二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又增加了希腊和土耳其。它的公开宣称的目的在于“保卫各国人民的自由、经济传统及文明，而以民主、个人自由和法律原则为基础”^②。然而，其真正目标则在建立一个好战的资本主义战争联盟，旨在对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这一组织的幕后力量是侵略性的美国帝国主义，它怀有征服世界的计划。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上新的步骤。这首先是因为苏联冲破了美国的原子弹垄断而引起的。正如我们所已经谈到的，以前华尔街战争贩子的战争计划几乎完全是以原子弹为依靠的，但是如今苏联也有了原子弹，于是他们重新又强调起“通常的”武器来了。他们发动了一个狂热的运动，要在西欧建立并装备大量的地面部队。其后，美国的经济援助减少了，而军事援

①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商业周刊”。

② 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识年鉴”，第三四五页，英文版。

助則增加到每年約五十億美元。在進行這種緊張的軍備競賽的同時，美國還甚至於不斷地發出這樣的警告，說蘇聯時刻打算侵占歐洲；但是當歐洲處在“無依無靠”的時候，蘇聯為甚么不那樣干的呢，這是資本主義陣營中誰也解釋不了的。自然，蘇聯全心全意致力於和平，這一事實是戰爭製造者裝做不知道的，或者予以否認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中心目標，過去是，現在也是建立一個重新軍國主義化的德國，目的在反對蘇聯，而且是在美國的指使下進行活動的。這一陰謀有三個总的方面——經濟、政治與軍事。在經濟方面是所謂“舒曼計劃”，是以西德、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各國的煤鋼工業的聯營為基礎的。經過長時期的詭辯欺騙之後，這一計劃曾得到正式的批准。其中西德是最有力的歐洲成員，而華爾街則在幕後當太上皇。美國前此已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擊敗所有那些要將德國工業收歸國有的計劃，並且想使克虜伯分子、蒂森分子及其他的德國壟斷資本家對“他們的”工業重新獲得全盤的控制權。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政治方面是要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其中德國將是舉足輕重的國家。這是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方面密切相關的，軍事方面，在一九五四年失敗以前，是整个組織的主要目的。其總計劃是要建立由六個最重要的西歐國家所組成的一支統一的歐洲軍。在這一歐洲軍中，重新武裝起來的并由舊日的納粹將領統率的德國將是主要的力量。這一切就構成了所謂歐洲防務集團。艾森豪威爾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就充任過這整個經濟—政治—軍事計劃的美國總領導人。

鮑爾索弗曾這樣確定歐洲防務集團的性質：“目前正在討論中的那種歐洲聯盟，當然不是平等的人民間的國際聯合，它製造了一

个在美国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仆从国的集团，并以西德资本主义作为未来的总经理和行政首长。”^①英国和法国对美国扶植它们强大的帝国主义敌手德国正愤愤然侧目而视，因为它们充分认识到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不但是要反对苏联，而且指望建立美国对付它们自己的一种对抗力量。但是，我们将在后面谈这一问题。

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帝国主义

就美国帝国主义而论，要实现其在反苏与追逐世界霸权的活动中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招募欧洲各国的计划，它就必须取得西欧各社会民主政党的支持。战争以后，欧洲工人革命情绪很高；唯一可能使他们对美国战争计划的坚决反抗陷于混乱和崩溃的办法是要取得劳工方面那些有经验的骗人的领袖——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的援助。

所以，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主要柱石之一便是与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一有效的配合。这一方面的第一个实际的步骤是早在一九四六年美国就贷款给英国工党政府约四十亿美元，尽管事实上该政府当时正号称在英伦三岛上实施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从那时候起，英国机会主义工党分子便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欧洲社会党中最热心的组织者。英国机会主义工党分子也并不很困难地在勃鲁姆之流、石乌之流、斯巴克之流、舒马赫之流、奥伦豪尔之流、萨拉盖特之流以及其他偏狭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分子之间进行工作。这些人都巴不得替华尔街效劳。使它们拥护美国计划的决定性因素是，这一美国计划的目的是在挽救世界资本主义和攻击苏联。只要遵循这两点行事，它们是完全愿意忍受美国的统治的。

^① 鲍尔索弗著“美国驾驭英国”，第四三页，一九五四年世界知识社版。

在美国，华尔街帝国主义也同样处心积虑地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劳联和产联以及保守的独立工会的上层领导。这种阶级合作的基础是两方面的：第一，大雇主继续不断豪爽地与这些工会打交道，从而暂时保证了这些反动领袖的悠闲职位——虽然，大雇主借塔夫脱—哈特莱法给这些工会以狠狠的一击，以示警告。塔夫脱—哈特莱法是一九四七年通过的，这一年也就是实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之年。其次，工会官僚因追随华尔街而正得到了从帝国主义者食桌上掉下来的冷羹剩饭。美国上层的工会领袖本身大抵都是疯狂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正希望在梦寐以求的美国统治世界的计划中分享丰富的果实。确实，他们已使自己成了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工会队伍中的独裁者。在这一总的基础上，美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导卑躬屈膝地侍奉杜鲁门政府以及后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并忠心地追随它们在外交政策上的每一种转变和发展。

欧洲和美洲的社会民主分子成了华尔街帝国主义口号最热心的传播人。就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奉承而言，他们并未落在资本家的后面。在歌颂美国外交政策的“诚意”和“慷慨”方面则谁也赶不上他们。他们歌颂“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四点计划、“舒曼计划”、欧洲防务集团和重新武装西德，在诱惑性的和平与民主的口号下，使大家看不清华尔街的整个侵略计划。他们更进一步企图以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来搅乱工人们的思想，还企图在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将共产党人逐出政府去；他们还着手分裂和挫折工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所已经建立起来的那波瀾壯闊的工会运动。

第五十五章

共产党情报局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七年，美帝国主义者在欧洲的侵略行为的肆意加剧，是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宣布为标志的，它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工人阶级严重的不安。自然，共产党人便挺身而出，领导世界工人以击退这种对国际范围内的和平与民主的新进攻。

共产国际在四年之前解散了，一九四七年九月，欧洲主要的九国共产党在波兰举行非正式的会议，考虑这个严重的形势。这些党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波兰工人党。在会议上日丹诺夫（一八九六至一九四八年）作了主要报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清楚地描绘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作用以及其统治世界和战争的计划。“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决议说，“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中一个组成部分……昨日的侵略者——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家——正被美国用来扮演新的角色，作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英—美的侵略将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①

^①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六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決議也宣布說，美帝国主义这种政策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指出，鉴于世界人民爭取和平的坚强意志，“必須記住，帝国主义力图发动新战争的願望和組織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之間，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決議痛斥了右翼社会党人，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党人对英、美擴張主义的支持。

決議号召欧洲一切的民主与反帝国主义力量在这种新的战争—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面前立定脚跟，并宣布說，“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面临一个特殊的任务。它們必須举起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它又警告說，“今天，工人阶级的主要危險，是过低估計它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計帝国主义陣营的力量。”它宣布說，假如和平与民主力量坚持不渝，“侵略者的計劃必将归于完全失败”^①。

會議決議对共产国际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之間缺乏合作一事表示遺憾，于是建立一个情报局来改善这种情况。情报局在贝尔格莱德設立了总部，并发行了一份周刊“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这份周刊还在繼續出版，虽然沒有在原来参加的各国共产党之外来努力扩大情报局(共产党情报局)。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建立共产国际，而只是树立情报上的接触。全世界許多共产党深切地感觉到有成立一个国际組織的必要，希望扩大这个新的組織来参加情报局。但是，成立一个强大的国际組織只会加剧当前的世界緊張局势，因而拒絕了这种建議。美国共产党一方面支持情报局，同时也宣布美国反动的立法使得它无法参加这个組織。

九国共产党情报會議是国际劳工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

① 一九四七年十月五日“真理报”。

一。它明确地提醒全世界工人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活动所带来的民族奴役的危险，它也提供了如何才能击退这种即将来临的威胁的一个明确的方针。华尔街帝国主义是无法使人类屈从于美国大企业的利益的。

铁托叛变

不可阻挡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支持一九四七年九国共产党会议所拟定的政策。但是，南斯拉夫没有这样作。尽管南斯拉夫代表在会上也支持这项决议，但很快就可看出，南斯拉夫党并不乐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立场在他后来以一种激昂的情绪和苏联共产党交换信件的当中，变得更加严重了。^①

一九四八年六月末，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南斯拉夫没有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一致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所遵循的路线，“这是一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南斯拉夫领导者的错误政策之一，是对苏联采取仇视的态度，包括最恶劣的托派的诽谤在内。在对内方面也采取了許多违反列宁主义的政策，对于各种类型的农民不加区别，以农民而不是以工人阶级作为党的基础，使党变为一种不定型的人民阵线，在党内和政府里发展狭隘的官僚主义制度，不肯接受兄弟党提出的同志式的批评，在其他方面，则推行一种左倾的、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冒险政策。

这次会议的决议说：“鉴于上述一切，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已使它本身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兄弟的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

^① 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苏南争论”，一九四八年伦敦版。

于統一的共产主义陣綫之外，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① 情报局号召南共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迫使他們目前的領導者公开地、誠实地承认錯誤并改正錯誤，脱离民族主义并回到国际主义方面来；并且用一切办法来巩固統一的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陣綫。”^②

南斯拉夫的鉄托—兰科維奇集团拒絕共产党情报局的立場，他們牢牢地控制了农民大軍，因而有可能鎮压党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派。被他們关进监牢的达二十五万人之多。^③ 他們的行动得到了資本主义世界的喝采，他們赶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結成联盟。因此，情报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布达佩斯举行會議时說鉄托的思想是“法西斯思想”，會議宣称：“南斯拉夫政府处在完全依賴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位，并变成了后者侵略政策的工具，結果已使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与南斯拉夫政府，已和帝国主义者完全結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整个社会主义与民主陣营，反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④

鉄托变成了資本主义世界的宠儿，“鉄托主义”被称贊为一支反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新的致命武器。鉄托的南斯拉夫已列入英美战争联盟的行列，从一九五〇年到現在，它大約得到了七亿美元。^⑤ 作为报酬的是，鉄托的婆罗变成了极端的反苏分子，他們还着手廢除早期在国内建設社会主义的許多步驟；取消工业的国有化，廢除

① “共产党情报局會議文件集”，第四八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同上，第四九頁。

③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新时代”。

④ “共产党情报局會議文件集”，第六八頁，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⑤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紐約时报”。

集体农庄，等等。他们对于当时走向失败的希腊革命采取嘲笑的态度。

铁托叛变的危险性远远不限于使南斯拉夫脱离和平阵营。它无异于企图使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断绝关系，并使这些民主国家加入帝国主义阵营。一九四九年在布达佩斯和索非亚审判拉克和科斯托夫等人时已揭露这一点。可是铁托的阴谋在早期就被情报局立即采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所揭穿了。铁托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所能收罗到的，只是一小撮分散的、暗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这些家伙很快就被粉碎了^①。在这次重要的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季米特洛夫。近几个月来，南斯拉夫已经表明某些倾向：缓和和对苏联的猛烈的攻击，使它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世界工会运动

英、美帝国主义不仅利用右翼社会党人在工人阶级中散布他们的帝国主义谎言，利用他们组成听从华尔街吩咐的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政府的一部分；他们还利用他们努力破坏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出现的声势壮大的工会。这些工会是美国壟断资本路上的强大障碍物，必须去掉才行。于是开始了对工会的进攻，这种打击工会的行为是整个第二国际历史中最丑恶的行为之一。

在欧洲，自一九四八年以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集中火力进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广泛的劳工联盟，而这些联盟却正展开了争取民主、和平以及劳动者的福利的政策。主要的美国破坏者是欧文·布朗（劳联）和詹姆士·布·卡莱（产联）这样的反动人物，他

^① 德勒克·卡顿著“铁托对欧洲的阴谋”，一九五〇年纽约版；韦尔伯·柏杰特著“人民民主制度”，一九五一年麦耳赫恩版。

們直接在美国国务院的指揮下濫用了数百万美元。結果，由于雇主、政府、社会党以及天主教的支持，他們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成功地进行了小規模的分裂运动，在运动中无耻地出卖了几次較大的罢工。德国的劳工运动遭到了严重的分裂，但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联盟却在斗争中变得坚强起来了。今天，由左翼领导的意大利总工会差不多拥有了所有已組織起来的工人的百分之九十，而由左翼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則拥有了所有已組織起来的工人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与此同时，在美国，工会破坏者特別注意破坏当时还是进步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在建立这个具有六百万会员的强大的联合会中，共产党和其他左傾和进步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在领导机构中还留下了强有力的影响。但是莫萊、路德、卡萊和其他保守分子在反动势力的帮助下，于一九四九年成功地分裂了这个組織。当时他們专橫地开除了十一个約有九十万会员的进步工会，因为这些工会不拥护“馬歇尔計劃”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其他战争計劃。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热烈地称頌这种叛卖，并将莫萊之流称之为偉大的爱国者，但产联受了这次打击就此一蹶不振^①。

同时，美国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破坏者也将他們的注意力轉向破坏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工人們在这片广大的半殖民地土地上所建立的空前完备的組織。在这可耻的破坏工作中，以前彼此視作死敌的劳联和产联又在美国国务院的指揮下携手合作了。它們的目的是要将华尔街的战争政策强加在拉丁美洲的头上。一九四八年，它們在秘魯的利馬成功地拼湊了泛美工人联合会，这主要是以劳联、产联和拉丁美洲零星的破坏罢工的团体为班

^① 威廉·茲·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四九一——四九四頁。

底的。这个組織不久便声名狼籍，于一九五一年在墨西哥城改組成为美洲区域劳工組織。美洲区域劳工組織从上至下都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劳工代理人所支配的。所有这些破坏性的工作都給拉丁美洲的工人造成了严重的損害，并大大地便利了在这里建立美帝国主义的压迫。虽然拉丁美洲劳工联盟由于分裂而削弱了，可是它仍不失为拉丁美洲最强大的劳工組織。

然而，社会民主党人破坏进步工会的主要任务还在于他們企图破坏强有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在这个下流的勾当中起领导作用的，又是美国政府的那些代理人。作为让欧洲屈服于其战争计划的第一条件，美帝国主义必須从它的道路上除掉那具有战斗性的进步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产联担任了这个破坏工会的主要工作，而不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劳联則从旁协助。产联、劳联和国务院破坏工会的主要代理人是产联的财务主任詹姆士·布·卡萊。他是在一次反动的紐約會議上說話的那一个卡萊，他說：“上次大战我們联合共产党人打法西斯分子；另一次大战我們將联合法西斯分子来击败共产党人。”^①

正如过去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分裂和破坏产业工会联合会、拉丁美洲劳工联盟以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劳工联合会的情况一样，卡萊提出了接受“馬歇尔计划”的問題作为分裂的爭論点。在英国职工大会领导方面的积极帮助下，他于一九四八年四月要求世界工会联合会出而贊同“馬歇尔计划”。相反地，世界工会联合会为了维护世界劳工的团结，决定将这一問題留交各个全国性的工会中央自己去解决。这个举动自然不能滿足卡萊和他的同謀者；因為他們奉命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破坏世界工会联合会。因此在一

^①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上，他們驕橫地要求世界工会联合会“停止行动一年”，这显然是企图扼杀这个組織的一种手段。这个建議遭到了拒絕；因此，产业工会联合会、英国和荷兰的工会代表便退出了。分裂就这么地成为既成事实，而社会民主党人則在他們那一长串背叛劳工的活动中又加上了一件最彻底的叛逆活动。卡莱、狄金以及其他那些狠狠打击世界劳工的人們称頌資本主义世界并以負“真正的領導”自居。^①

那些由美国政府豢养并得到所有其他欧洲“馬歇尔計劃”国家政府积极帮助的社会民主党的劳工分裂者，于是便着手創立一个新的世界劳工組織。这件工作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倫敦完成，当时組成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以杰·赫·欧頓布洛克为总书记。这个彻头彻尾由美国劳工帝国主义者指揮（不是沒有困难的）的組織从此便追随美国国务院努力想展开一个全面反苏的战争的总路綫。猛烈地分裂劳工、肆意誹謗和破坏罢工是它的反对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各地其他富有战斗性的工会的公认的武器。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号称有五千四百万會員。但是它的实际會員人数却要少得多——在其一九五三年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投票的力量表明它只有三千九百万會員^②。半数以上的會員在美国和英国。也表现了脱离工人階級基本群众的倾向的天主教工会参加了国际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它們在十四个国家里有些小組織，會員总数約有二百万^③。

尽管有这些障碍，世界工会联合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强有

① “世界工会联合会中的自由工会”，一九四九年巴黎版。

② 乔治·莫里斯著“工人”，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③ 罗尔文著“国际劳工运动”，第三二七頁。

力地发挥着作用和成长着。华尔街授意的破坏世界工会联合会的企图悲惨地失败了。分裂之后，在一九四九年在米兰举行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据报告說它有七千二百万会员，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在維也納举行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路易·賽揚报告說与会代表所代表的工人总数为八千八百万，其中八百万实际上还未参加。因此，世界工会联合会在会员人数上至少比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要多一倍。其总政策是这样一個政策，它要与一切其他的劳工組織合作来支持貫徹階級斗争的政策。

以上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非常重要的现实，即世界工会运动的决定性的领导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即轉到左派人士的手中，而这个领导权在第二国际的好几十年間肯定地是操在社会民主党人手里的。世界有組織的劳工队伍的力量分布情况如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主要根据地是在美国、英国即那些帝国主义势力仍然很頑强而工人貴族繼續起很大作用的国家里；而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力量則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及那些最能感觉到日益加深的世界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后果的資本主义国家內。世界劳工形势的基本方向是工会领导的中心无可抗拒地日益轉到左派人士的手里。

世界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腐化

前几章已經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第二国际的各个党是怎样將它們自己縛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車上并变成华尔街最可靠的合作者的。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这便使得它們走向反工人階級的深淵而竟致于在群众中无耻地散布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破坏罢工、分裂工会以及为了它們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华尔街的所

謂世界征服者的利益而管理政府。它們那一度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在这段时期內也相应地进一步腐朽了。

現在和以往一样，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乃是如列宁在許多年前所称的工人队伍中的資產階級代理人。他們的特別任务是将資產階級的政策用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字眼粉飾起来而使它們能为工人或部分工人所接受。如像庫西宁所說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如果不同时注意保持那些仍旧跟随他們的工人們對他們的信任，是不可能順利地完成他們作为資產階級奴仆的工作的。这就是他們为什么要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緣故。”^①但是今天，第二国际各党是这样地充滿了資產階級精神，以致它們的社会主义伪装也愈来愈容易識破了。在美国，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早就放棄了社会主义的伪装，而变成了資本主义最公开和叫囂得最厉害的辯护者。

这种腐朽的資產階級不仅影响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党，也影响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社会党，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中，一般說来，它們的作用还比較小些。例如，在印度，資產階級非常害怕发展中的无產階級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他們忠实的奴仆，便忙于使“馬克思主义”与令人丧失战斗力的甘地主义混淆不清。他們宣傳一种“爱的革命”，歌頌小手工业生产，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工人階級的积极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十分适合英国和印度大資本家的胃口^②。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到处随便拋棄馬克思主义經濟学的整个体系。他們变成了資產階級凱恩斯主义热烈的拥护者，拥护其所謂“管理的資本主义經濟”和“进步的資本主义”的想法。階級斗

① 奧·庫西宁著“今日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第一〇頁，一九五〇年莫斯科版。

② 阿約·庫瑪·高士著“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理想”，一九五四年孟买版。

爭——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基础——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今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倡导阶级合作方面甚至比最无耻的资本主义辩护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辩证唯物主义他们也片断地和一般地加以否认。现在，第二国际各党已成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蒙昧主义的殷勤主人。它们以前所宣称的国际主义也让位给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了。革命自然也就成了一件过去的事；英国工党党员克罗斯曼告诉我们說，“资本主义正在蜕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①。

三十年之前，考茨基、伯恩斯坦、布哈林和其他一些参加和接近社会民主党的人都说什么“有組織的资本主义”和“超帝国主义”会結束资本主义制度尖銳的内部矛盾。现在他们的后继者则力图以支持那企图統治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来实现这个拙劣的反动理論。他們普遍地将侵略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說成是进步的。

全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卓越的理論著作，像道地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一样，有全然忽視理論的趋势。特别是西德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沒有一篇代表“社会主义者”思想的正式的和真正的声明，只有一九五二年的一次党的會議上所通过的一个行动綱領。其已故的領袖舒馬赫对我们說，馬克思主义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②。这些只不过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化的不可胜数的迹象中的一些迹象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常常領導着西欧的大多数政府——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和奥地利——以及日本的政府，但这絲毫也沒有推进社会主义于万

① 克罗斯曼著“新費边論文集”，第三五頁。

②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紐約时报”。

一。这些“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政府事实上只是个看門政府而已，一直看守到资本家自己再度直接管理的时机成熟为止。这样的政府是工人们争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個障碍。第二国际，帝国主义和战争贩子的一个工具，不仅是工人获得社会主义的一个障碍，也是他们获得他们最迫切的实际需要——维护他们的生活水平、保卫他们的民族独立和捍卫世界和平与民主——的一个障碍。

第五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实际上是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四九年間不断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同志便指出，中国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贯彻到底，结果这已成了事实。偉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可以分成四个总的时期：(甲)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組織联合陣綫反对反动軍閥的战争；(乙)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丙)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战争；(丁)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人民的军队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结果，人民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本书前面(請參見第三十九、四十三、四十五和四十七章)，我們已叙述了前三个战争时期的过程。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

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看到，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忠实地并肩前进，直到蒋介石相信他能够为企业家、银行家、大地主和帝国主义分子拿下中国，以不可置信的残暴手段屠杀共产党人为止。我们也看到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人民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长期的英勇斗争；在进行这个斗争的大部分时间内，日本在侵略中国而蒋介石经常拒绝与人民的力量组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直到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以后为止。最后，我们回顾了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五年的全民抗日战争，当时蒋介石攻打人民的力量比他攻打日本人更为厉害。现在我们还得叙述下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过，这次战争是由蒋介石挑起的，而他也在这次战争中败在中国人民的手里。

蒋介石发动内战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一项宣言，简要地提出了争取在中国组织一个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府的计划。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举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保障国内和平的协议达成了，但蒋介石签订这些协议只是为了要骗取人心。他毫无意思实现这些协议，他接着立即就进攻人民解放军而违反了这些协议。

蒋介石的后面是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的。这些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自命的世界征服者，已经积极地着手实行他们的侵略性扩张计划，极其注意中国这一巨大的、梦寐以求的猎物。蒋介石便是他们的驯服的傀儡。蒋介石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并且撕毁了他不

久之前签订的协议，便开始夺取人民解放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中国的广大土地。在他接收华北各大城市时，美国的军舰和飞机积极地帮着运输他的军队和给养。与此同时，他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结果发生了多次的武装冲突。

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主动地要求停战。一个各党派都派代表出席的会议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开了。美国派了马歇尔代替赫尔利来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国务卿贝尔纳斯在他给马歇尔的指示中说，“正如我们长久以来所相信和一贯表明的，我们以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发展民主的最令人满意的基地。”^①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军很强大，不能像杜鲁门总统原来所想像的那样一下子给打垮，因此就需要耍手腕。结果，便达成了一个协议，决定召开一个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大会。马歇尔利用他的权势取消了国民大会中共产党的席位，并在拟议中的新的全国军队编制中削弱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共产党没上这个当。

与此同时，蒋介石立即尽可能以武装夺取从日本占领下解放的土地来破坏一切的协定。像后来的李承晚一样，他认为他的军事进攻会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因为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成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因此，一九四六年间，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内战打起来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离开了中国（四月间又回到中国逗留一个短时期），并批评了蒋介石（为的是装点门面），但却错误地将爆发内战的责任放在共产党身上。

人民的胜利

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居于优势地位，他充满了乐观。他的军

^①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

队全都是以最完美的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包括一支巨大的航空队（而这，共产党几乎完全没有），他的军队数目为人民解放军的两倍半。蒋介石还占有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包括主要的铁路线和大城市，而且他还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到当时为止，美国总共给了蒋介石六十亿美元，而对人民的中国则分文未给）。但是蒋介石缺少一个重要的东西——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对于充满贪污腐化和受腐败的地主、高利贷者以及壟断资本家控制的政府完全失望了。他们痛恨蒋介石叛变和打日本人，他们正确地咒骂他发动最近的内战。因此，工人、农民、学生、中产阶级和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便转而日益大力支持毛泽东和人民解放事业。

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冲突发生了。面对着蒋介石远为优势的兵力，人民解放军遵照了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撤出了许多大城市，成功地集中力量在内线作战上。正如朱德所说的，战争打了八个月，蒋介石匪军被歼灭了七十万以上。“在第一年，有一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遭到了歼灭。人民解放军则从一百三十万增加到了二百万。”^①

一九四七年七月，毛泽东的军队采取了攻势，第二年，他们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国民党士气低落，大量军队带着崭新的美国装备投降了。

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这一期间内，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三次强有力的攻势，消灭了一百五十四万人。中国的大城市——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相继为人民解放军所解放^②。由于南京——蒋政权的首

①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中国”，朱德著文。

② 布兰德、斯瓦茨、费正清著“中国共产党史料”。

都——的解放，国民党政府便基本上垮台了。到一九五〇年六月，解放军完成了全国的解放，蒋介石和他的残余军队被驱逐到了台湾，他们迄今仍在那里靠着美国的施舍苟延残喘。列宁和斯大林所预见的、第三国际所支持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至此赢得了胜利。

四年内战——空前最大的战争之一——以人民取得光荣的胜利而告终。人民的军队的呼声响遍了中国，清除了他们面前的一切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渣。在这个激烈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消灭或俘虜了蒋贼军八百七十万人，一百七十万以上的蒋介石军队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缴获各种炮五万多门、各种机枪三十万挺、坦克一千多辆、汽车二万多辆，以及许多其他的武器和装备，差不多全是美国制造的。二十五年的中国战争结束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正如日本帝国主义一样被打垮了。巨大的中国摆脱了长久以来奴役着它的束缚，现在正走向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道路。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它有四百三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即比美国要大六分之一。它的人口迅速地增加，总数达六亿之多，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它是一个农业和工业资源都很丰富的国家，有着广阔无垠的肥沃土地和錫、銅、鎳、鎂、鋁、鋅等其他矿物的丰富的蕴藏量。中国煤的蕴藏量有四千亿吨；它的铁矿特别丰富；它的石油的储藏量远超过伊朗；它的可利用的水力要比美国为多而仅次于苏联^①。中国的确是帝国主义掠夺者和剥削者所想要争夺的一个非常巨大的猎物。

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大企业巨头，看到在中国所发展

^①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中国”，宋庆龄著文。

着的史詩般的人民的胜利感到惊惧。但是从人民对新的人民政府心向往之这一基本趋势来看，他們是完全无法改变事物的規律的。他們所能給予蔣介石的充其量只是更多的武器，而蔣介石所有的武器已經是用不完的了。蔣介石所需要的不是軍火而是中国人民的信任，而这他早就丧失掉了。但是，如果說世界上資本家对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異，那末世界上革命的和进步的劳动者却是欢欣鼓舞地来祝賀它的。由于革命的緣故而失去了中国，对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來說，是一个根本的和不可弥补的災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毛澤东为主席和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就在同一天，苏联就在外交上承认了人民中国，并且衷心地欢迎它进入世界上自由民族的队伍中去。由于小心翼翼地要保护它在香港和远东的其他殖民地的利益，英国也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承认了这个新政府。至于美国呢，它深深地为事物的整个轉变所震动，感到自己几乎与国民党一样吃了敗仗。因此，既然美国到了僭称自己有专制权利可以决定其他一切民族的政府形式的地步，它便拒絕承认人民中国。它还反对这个新政府进入联合国。偉大的中国人民以不可抗拒的意志所剛剛建立的人民中国，那些疯狂地希望扭轉历史巨輪的华尔街壟断資本家們便立即对它展开了仇恨政策，他們正在計劃最后对它发动一次新的战争，以便取消这个偉大的革命。

中国的人民民主

毛澤东同志是这样說明偉大的中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驟……在这以前*，中国資

* 指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譯者

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①

旧式的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新式的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毛泽东同志认为新政权“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②。他又说，“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③陈伯达补充说，“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由此形成的工农联盟……使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④毛泽东同志又这样地来解释新政权说：“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⑤

新的人民民主主义是真正的民主。毛泽东同志这样地写道，“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又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九——六六〇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五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同上，第一四八三页。

④ 陈伯达著“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第一九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八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①显然，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东欧的人民民主主义之間是有着密切的政治血緣关系的。

在召开一个广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的五年間，中国的基本立法团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其成員的正式規定如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为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組織形式。其組織成分，应包有工人階級、农民階級、革命軍人、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②它是由十个政治团体組成的。这个政府的領導政党是共产党，它在一九五二年拥有党员約六百万人。支持这个政党的还有其他党派和一些人数众多的人民团体——有一千万會員的工会、有团员八百万人的青年团以及人数众多的妇女組織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是一九四九年組織起来的，它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上通过了宪法。宪法規定新政府“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宣布了社会主义是其奋斗的目标。它說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現存的生产資料所有制有下列四种：（一）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二）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三）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四）資本家所有制。整个的国家經濟是以計劃生产为基础的。

① “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〇頁，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一三条。

政府保證人民有充分的社会权利和自由。妇女在各方面——經濟、政治和社会方面——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組成中国人民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它每年举行會議一次。大会閉幕期間的主要領導机构是常务委員会和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毛澤东，副主席为朱德，国务院总理为周恩来。

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新中国的目标是“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階級和实现大同。”^①然而，这并不是說，土地已經集体化，所有的工业已国有化；这还需要時間。土地集体化将建立在一个相当程度的工业化上，而这目前还不存在。据官方估計，土地集体化将于一九五八年“基本上完成”^②。在着手建立国营企业的同时，将允許并鼓励某种形式的資本主义的存在（很像苏联早年的新經濟政策）。帝国主义、买办（他們的代理人）和官僚資本家（壟断資本家）的企业已被国有化。

由于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同盟軍牢牢地控制了国民經济的一切重要部門，并且还控制了国家政权，他們能够允許某种程度的資本主义的成长，作为政府实行决定性工业化的补充。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我們現在的方針是节制資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資本主义。新頒布的宪法詳細說明了这种限制并宣布說，“国家禁止資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經濟秩序、破坏国家經濟計劃的一切非法行为。”但是，当国家进行工业化时，这种民族資本主义的成份

① “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〇——一四八一頁，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紐約时报”。

只是暂时性的。毛澤东同志指出，历史証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正如他警告說，“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①

在偉大的中国革命的最近几年中，美国资产阶级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并不是革命的，他們所领导的运动只不过是一种土地改革性质的运动。这是胡說，是在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偉大运动面前的一种资产阶级自己欺騙自己的手法。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清除了党内一切的变节者和叛徒，經常从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說和实践中吸取了教益和启示，而且他們一直就是很坦率地这样說的。他們特别敬仰斯大林，因为，过去很多年中，他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亲密的导师。共产党書記刘少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說，“我們所要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②

中国人民也經常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密切地合作，特别是在第三国际期間。毛澤东同志在他的偉大的著作——本书常常引用的——里是这样說明在新政府的政策中所体现的中国革命偉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結成国际的統一战綫。”^③

人民中国現在正非常迅速地进行着奠定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工作。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經濟上得到苏联大力的帮助的緣故。

① “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二頁，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文件”，第二六頁，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毛澤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七頁，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因此，毛澤东同志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說，“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經驗……將我們現在这样一个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設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国家。”^①苏联在軍事上也是使人民中国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偉大的保护者。

毛澤东的领导

这位中国革命的偉大領袖具备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特有的許多品质。毛澤东同志是个坚定、有創造性和无限精力的人，他是一位卓越的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家，一位非凡的組織家，和在公开斗爭中的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群众領袖。正是这些品质才使得这位具有創造性的天才的馬克思主义者巨大的困难面前領導着五亿以上的中国人民走向决定性的胜利。

毛澤东同志的理論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它概括和擷取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些原則应用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去，他以高度的技巧和熟练完成了这一不朽的工作。这件工作的基础是以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估計多年来发展中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他划分了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間的区别，确立了它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关系，对整个馬克思主义理論作了很大的貢獻。毛澤东同志也很注意以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各階級的力量以及在統一战綫运动中各民主力量彼此之間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理論是共产党的經典政治著作之一。毛澤东同志关于軍事上的战略与策略問題的著作也是經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會議文件”，第四頁，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典型的，这样才能在一个游击队的形势中逐渐发展为一支巨大的武装力量，并在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前进行战斗。毛澤东同志非常卓越地在理論上闡明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中間的领导作用。

毛澤东同志許多理論成就中的另一个成就是巧妙地运用了广泛地流行于人民大众中間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将它看作为共产党最低綱領的一部分，这样便接受了著名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傳統。毛澤东同志与各种各样的阶级異己分子和敌人的辯論也是很出色的。毛澤东同志的理論著作不仅深入經濟、政治和軍事战略方面，而且还深入文学和哲学方面。他的著作“矛盾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淵博的、深刻的和深入浅出的闡述。

毛澤东同志也是一个卓越的群众工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不仅提出雄壮的口号；而且还深入群众，組織他們来实现这些口号。他的理論著作精辟地分析了关于建立共产党、人民的军队、工会和人民的其他一切組織方面的最細致的問題。而且这还都是用最平易的語言写出来的。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关于糾正党內的錯誤思想”一文，其中談到如像“單純軍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組織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残余”等^①。

毛澤东同志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一个乡村的一个貧苦的农家里，飽尝了作为工人、士兵、学生和政治領袖的艰辛生活。的确，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儿子，与他們过着一般的生活，深知他們的思

* 旧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但是后来孙中山重新将它解釋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八七—九八頁，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想和需要，并且說着他們的政治語言。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們不仅是思想家、組織家，而且是战士——的傳統來說，毛澤东同志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將軍——不論是在經濟或政治的斗争中抑或是在戰場上。毛澤东与朱德和其他領袖們一道完成了“长征”；他是一位聞名的游击战領導者和战术家，他亲自参加了无数次的战役。毛澤东同志的最偉大的政治成就在乎他直接領導广大的人民进行反抗各种压迫者的斗争。

当中国人民贏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时，資本主义世界的許許多多人无可奈何地說：“嗯，或許还不算坏吧，但中国是一个大而无可救药的乱糟糟的国家，共产党人试图組織和治理这个国家将会失敗。”但这仅仅是主觀的想法而已，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对他們偉大的領袖毛澤东同志的典型的資產階級的过低的估計。现在这种說法很少听见了。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經清楚地証明，他們能够組織和領導他們为数众多的人民前进。这只不过是又增加一件在他們为爭取自由的英勇的斗争中已完成了的許多“不可能的事情”之外的一件而已。

第五十七章

华尔街要战争，全世界人民要和平

在大战后的期間，世界上所发生的中心斗争在于美帝国主义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作的活动与全世界人民——主要由共产党領導——为維護和平而作的反抗斗争之間。而人民正逐漸贏得

这种世界性的斗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帝国主义在各方面加紧进行“冷战”，不断地展开其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进行新的战争和征服世界的活动。在四十年代末，美国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倾注了数十亿美元，深深地渗入了它们的经济，乃将半破产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拼凑成不稳定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防务集团”的战争同盟，并利用其“马歇尔计划”救济品和它对拉丁美洲各傀儡政府的统治，建立了看来似乎稳固的联合国控制。像机器人一样，联合国中的许多代表都为美国资本家主子的意志而投票。

逐渐地，华尔街将其注意力转向亚洲方面，他们素来把它当作一块肥肉来夺取，而现在却成了发生非常可怕的殖民地革命的地方了。说实话，美国从一开始便积极地干预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战后各种革命战争，反对人民而支持前帝国主义控制者，但是它在亚洲的利益由于失去中国遭到沉重打击而大大地受到了损害。这个巨大的灾难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加以补偿。华尔街对亚洲新的极端侵略性的政策的第一个结果便是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开始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它被当作是重新征服中国、建立美国在亚洲的统治的第一步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战争是由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发动的，这已是家喻户晓的事，这个战争在麦克阿瑟将军——美国驻日本的专制的军事将领——指挥下已作了长期的准备。南朝鲜的头子们公开地吹嘘说，他们在数小时之内可以摧毁那些装备不良的北朝鲜军队。约翰·

福斯特·杜勒斯——当时的国务卿，这时是杜鲁门政府的一名特殊的代表——为这个战争点了火。他与南朝鲜的头子们举行会谈，还到前线战壕中去视察了一番，并于六月十八日——战争开始前一周——宣布说，“美国准备给予南朝鲜在与共产主义作战中所需要的一切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①发到东京的关于这一战争的最初的报道清楚地说明南朝鲜发动了战争——然而，这一说法很快地就被侵略的组织者抛棄了。一九五三年，南朝鲜驻联合国的代表在一次电视广播中满不在乎地承认说，“我们发动了战争。”^②

朝鲜的事情结果与华尔街战争制造者所计划的大不相同。南朝鲜军队虽然装备着美国最优良的武器，但是没有斗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把它打得狼奔豕突地向后退。在惊惶失措中，杜鲁门于六月二十七日未经与国会商量便擅自命令美国的军队投入战斗。联合国很快地便为这次的侵略战争辩护，并为这个美国的战争分担义务。杜鲁门把他在朝鲜的军事活动仅仅称作是“一种警察行动”，表现了他对亚洲人民的沙文主义式的蔑视。

美国凭着军队的优势想一下吞没了少量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当麦克阿瑟疯狂地北进——明显地想以中国为其目标——时，这才引起了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去援助朝鲜人民，他们将麦克阿瑟打得狼狽而逃。为了冲破后来演变成的军事上的困境，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主张用原子弹。杜鲁门曾残酷命令将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现在又要把这个暴行再加诸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城市。这在他当时的声明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人民中国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杜鲁门一麦

① 赫歇尔·迈耶著“最后的幻想”，第一三五页。

②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工人日报”。

克阿瑟的建議便等于是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全世界反对杜魯門—麦克阿瑟建議的呼声非常响亮，以致杜魯門總統便不得不放棄了它，不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便有破产的危險。麦克阿瑟將軍之被免去了其在日本的司令职主要就是因为恐怕这个点火者会自作主張地投擲原子彈而闖大禍。

与此同时，美国的反动分子便在朝鮮战争的基础上乘机行事。杜魯門總統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政府战争撥款从一九五〇年的一百八十五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五百三十亿美元，发展中的經濟危机由于大批的軍事定貨而消除了，軍火工业的利潤由百分之一百上升到百分之一千，疯狂的建立武装部队的运动发动起来了，和平时期的征兵制度被采用了，并在世界各地增添了許多飞机場（到現在为止，約有九百五十个基地包圍着苏联）。壟斷資本拚命地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战争歇斯底里被广泛地培养起来了，各方面都在进行政治迫害，共产党、工会和其他进步組織遭到禁止，他們的許多領袖被監禁，人民受到了新的威胁性的“思想控制”的恐吓，麦卡錫主义像月桂树一般地茂盛，美国很快地、危險地走向法西斯主义。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和平謊言的基础上被选为總統，因为美国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是反对战争的。但是，他一旦执政，便与杜魯門一样作了华尔街忠实的奴仆，繼續执行后者的战争計劃。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艾森豪威尔还企图将它做得甚至侵略性更严重些。他和他的国务卿拟訂的所謂“解放”政策，乃是“杜魯門主义”的別名。其目的是要在反对华尔街的国家內发动內战和殖民战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发表了他們的“立即大規模报复”的理論，这就是主張總統有权可以任意发动一

次大規模的戰爭，而不必與國會或人民磋商。艾森豪威爾政府也拚命地想要繼續和擴大朝鮮戰爭，揚言要用原子彈轟炸中國城市，並慫恿台灣蔣介石匪軍投入戰鬥。但是全世界要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呼聲是這樣地普遍，以致艾森豪威爾政府無法公然違抗它，他不得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簽訂了停戰協定，而這個協定在談判中曾遭到長期的破壞。這對華爾街的在全世界建立帝國主義的計劃是一個災難性的打擊。

於是，可怕的朝鮮戰爭便停下來了。美國死傷了十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實際數字要高得多）^①，更不必說朝鮮人、中國人和其他各國人民的大批死傷了。它把整個國家都完全毀壞了。在近代戰爭中，沒有比這次戰爭再野蠻而殘酷的了，聯合國軍隊（美國軍隊）使用了細菌戰爭，屠殺解除了武裝的俘虜，無區別地濫炸不設防城市，並且還常常揚言要使用原子彈。

印度支那戰爭

朝鮮停戰對華爾街戰爭製造者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打擊，因此他們的股票市場急劇下降。然而，不久杜勒斯和他的戰爭伙伴找到了另外一個好場所，而他們相信這會給他們一個機會來展開他們所渴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其條件是，至少他們現有的若干同盟者會幫同作戰。這就是印度支那戰爭，這個戰爭自一九四六年以來，法國帝國主義就徒勞無益地想打垮胡志明所領導的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並重新取得對這個物產豐富的國家的控制權。

印度支那共產黨是於一九三〇年在胡志明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領導了游擊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戰鬥。

^①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四日合眾社消息。

胡志明成了在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席。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在法帝国主义于日本被击败后企图重新接收越南时开始的。到一九五四年为止，法国在战争中的死伤人数约为二十五万人，而这个数字他们只承认了百分之四十^①。

把自己看成是世界领袖(即统治者)的美帝国主义很快便投入了印度支那战争，甚至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同意便将金钱、飞机、坦克和军事顾问送去帮助法帝国主义。到一九五四年初，美国就担负了这个可怕的战争的费用的百分之七十八，而这总计就化费了美国三十亿美元^②。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方针就是加强和扩大这个战争，同时便在这整个区域内取法国的势力而代之。

尽管美国毫不掩饰地作继续打下去的努力，但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的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订，却又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另一次沉重打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他那追随侵略性战争路线的真面目，由于他徒劳无益地企图强迫英国和法国参加它们不感兴趣的亚洲大战，他的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帝国主义领导便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并未因他们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失败而有所戒心，他们还拚命地在想挑起争夺中国台湾的亚洲(很可能成为一次世界性的)战争。

为了在绝望中挽回他们在亚洲的日益增长的失败，美帝国主义者便建立一个东南亚联盟——“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而这不过是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亚洲的一条战线而已。但是他们的国际影响是这样信誉扫地，而各国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抵抗是这样地起着

① 约瑟夫·斯塔罗宾著“印度支那见闻”，第七一頁，一九五四年纽约版。

② 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新共和国”。

决定性的作用，以致迄今他们所能招募进“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只是一些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亚洲国家。中国、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等这些代表巨量人口的絕大多数的国家都反对这个无耻的帝国主义计划。这些国家人民的中心口号是，“亚洲是亚洲人的”，这个观念给西方帝国主义者带来了灾难。

氢 弹

与此同时，一件巨大的事件发生了，氢弹一出世就落在狂暴的美国军国主义者手里。这就引起了美国战略上的巨大改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证明完全失败了，因为它的许多成员国极不愿意执行华尔街全力进攻社会主义世界的政策，而这与希特勒时代法西斯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方针如出一辙。然而，由于新的、可怕的氢弹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控制着美国政府的反动分子们认为，他们握有让他们统治世界的工具。氢弹立即便变成了五角大楼准备战争和国务院外交政策的中心，杜勒斯不止一次地拿氢弹向苏联和人民中国进行威胁。其目的是要将印度支那战争变成一个使用氢弹的战争。

华尔街终于掌握了一种武器，他们拿这种武器可以同时杀死数百万人，可以一下子摧毁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如同有些盲信者所说的，甚至可以毁灭人类或地球。他们作了最肯定的表示，说他们完全有决心使用氢弹，甚至正如他们在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那样。他们以虐杀为乐地预计着将来的大规模屠杀和广泛破坏的情况而感到极度开心。

但是这个自称为可怕的氢弹的使用者遇到两件不如人意的事。第一件是，全世界人民为反对氢弹所发出的猛烈的抗议，特别

是对一九五四年三月在比基尼島的氫彈試驗所提出的抗議。广大群众的这一呼声削弱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并为制造和使用氫彈投下了更多的困难。但是对华尔街战争贩子更不利的是，苏联也发明了氫彈，并且据报告說，其发展还比美国更进了一步。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苏联爆炸了一颗氫彈；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馬林科夫警告了华盛顿夸耀氫彈战争所带来的可怕灾难^①。但是华盛顿的原子狂人还是一意企图要制造一种发动原子彈和氫彈战争的世界形势。

“欧洲防务集团”的垮台

战后期間，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美帝国主义所遭受的严重的失败之一，便是一九五四年八月“欧洲防务集团”的破产。“欧洲防务集团”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的一面，是美国竭力要在重新武装西德的基础上动员西欧国家以便最后对苏联及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发动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进攻的主要表现。但是，当法国国民議會拒絕批准这个企图将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军队組織成一支受美国支配的反对苏联的統一指揮的军队时，它便垮台了。“欧洲防务集团”瓦解的原因是由于法国广大群众的和平压力和各帝国主义国家間的矛盾，其中主要是英美两国在政策上的冲突和法西德两帝国主义的尖銳的敌对。

“欧洲防务集团”垮台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們惊恐之下忙乱得像热鍋上的螞蟻，最后便搞出了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的巴黎协定。与“欧洲防务集团”一样，这个协定的中心内容便是武

^①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紐約先驅論壇報”。

装西德，完全違背了波茨坦条約。英国加重了它对欧洲大陆的义务，这才使新的协定成为可能。西德假惺惺地同意將它的军队限制在十二个师，并且不制造原子、細菌和化学武器。沒有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的积极支持，这个战争条約是搞不起来的。要实行以成立好战的反苏战争同盟为目的的巴黎协定将会遇到許多困难，尽管它仍会构成严重的战争危險。这个条約的本质被那最后打垮“欧洲防务集团”的同一力量——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巨大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压力——給削弱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不足为信的“同盟者”——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感到失望，愈来愈将其战争同盟轉而依靠于像西德、日本、巴基斯坦、土耳其、西班牙、希腊、菲律宾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等这些“可靠的”国家的緣故，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靠美国的施舍过活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关于西德重新武装和重新納粹化的問題还在繼續斗争着。

为爭取世界和平而斗争

正当美国大壟断资本家以冷战并通过他們的代理人——艾森豪威尔、杜魯門、杜勒斯、艾奇逊等——疯狂地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却在不遺余力地努力防止他們这种破坏性目的的实现。世界上从未有过像前几年社会主义陣营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进行的巨大的和平运动。

这一偉大的和平斗争的第一个方面是苏联、人民中国和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所建立的强大的軍事国防力量，而这在現在重新武装西德的前面却正形成了一个防御性的軍事联盟。虽然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可是他們除了在有战争狂的资本主

义世界中来保卫他们自己外别无其他的想法，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执行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和平、禁止原子弹和普遍裁军的基础上的。这种军事上的准备如今正制止着西方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引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得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战斗精神的有益教训，而这个教训由于他们最近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所得到的遭遇而大大地增加了。如今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苏联打破了美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垄断。如果苏联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现在这个世界无疑地已投入一个毁灭性的战争中了。那些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城市的人将会毫不迟疑地用原子弹去轰炸苏联的城市，假如他们这样干而不会遭到原子弹回敬的话。

在“冷战”期间，人民争取和平的伟大斗争的第二个方面是世界各种群众性进步组织所进行的巨大的和平工作。这些组织是：共产党、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许多其他群众组织和个人。这些波澜壮阔的运动，实际上在各国都有成千上万的团体在支持着它们，正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和平宣传工作。最后便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它以定期的大会和不断的和平斗争团结了全世界所有的和平力量。

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是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的，第二届大会是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三届大会则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维也纳举行。这些都是规模很大的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代表们代表着七十二个国家的六亿人民，第二届大会更扩大了，第三届大会则有来自八十五个国家的代表一千八百五十七人，代表着至少七亿人民。领导这个广泛运动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

者福雷德利·约里奥-居里，总书记是让·拉斐德。

世界和平理事会还召开其他世界会议，以及在某些国家的广泛的全国会议。它在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还召开过区域性的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到会的有三十七个国家的四百一十二名代表。出席会议与和平大会的代表来自各个阶层，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例如，出席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一千八百五十七名代表中，一千零十九名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英国一百五十七名，意大利一百九十八名和法国的一百七十六名。英国代表中有五十名是工党议员、九十三名是工会负责人、十名是宗教界人士^①。此外还有一个美国代表团。

这个巨大的和平运动坚持国际的和各国的斗争，都为的是要争取和平并反对战争贩子的各种性质的计划，而这些战争贩子们的总部则在华尔街。世界和平理事会所进行的斗争是，要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削减各国的军事预算，反对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发展东西方间的贸易，反对化学与细菌战，裁减军备，支持许多国家为反对美国的统治而谋取民族独立的要求，使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机构而不是美国的战争联盟等等。世界和平理事会还进行了一个巨大的世界性的和平运动来终止朝鲜战争与印度支那战争。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两次特别巨大的和平运动是，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起的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约有五亿人民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发起的要求五大国举行会议、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运动，约有六亿一

^① 莫斯科“新闻”杂志，一九五三年一月号。

千万人民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这些空前的群众运动在各国引起了无限的热情。在苏联，差不多每个成年人都签了名；在资本主义国家，有数千万人签了名；在人民中国，有二亿二千四百万人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签了名，并于三个月内为要求五大国締結和平公約的宣言征集了三亿四千四百万人的签名^①。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巨大的运动在培养群众的和平感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感情如今在世界各国已很显著，并正与美国的战争计划相抗衡。在阻止用原子彈轰炸中国，减低重新武装西德和日本的速度，特别是迫使华盛顿战争贩子們停止朝鮮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上，它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苏联、人民中国和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坚定的和平外交政策，告诉华尔街的战争煽动者說，策划战争是一回事，发动起战争又是另一回事。

附带要說明的是，这些强大的民主力量，包括亚洲偉大的解放运动在內，对美国的歧视黑人制度的严厉譴責，是迫使美国压迫黑人的人作某些让步以及企图掩飾这些暴行——包括暗中用私刑、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和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的決定性的力量。甚至驕橫的华尔街帝国主义者（力图披上民主的外衣而出現）也被迫在差不多全世界人民的譴責面前放松了歧视黑人的制度。

在这个世界历史千鈞一发的关头中，正当全世界面临着毁灭性原子战争的威胁时，最突出的是共产党人——苏联站在最前列——他們以真正的和平的领导出来为全世界苦难的人民謀取和平。他們是全世界偉大的和平运动的富于战斗性的創始人和支持者，而这个运动的战斗精神、綱領的明确和范围的广大是无出其右的。这种情况是符合于这样的基本事实的，即共产党人現在是

^① “新中国介紹”，第一〇七頁。

世界上最先进的进步力量。与这同样突出的是，破了产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反对世界和平理事会，奴颜婢膝地支持着华尔街帝国主义者的战争政策。作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这些走狗们毫不犹豫地追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头子们，拚命地要想挽救那个陈腐的、破了产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工会高级领导者如此热心地支持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为什么法国的社会党支持法国政府徒然想以鲜血来扼杀印度支那革命的企图，为什么英国右翼工党人士总是尾随着保守党丘吉尔的战争政策，其理由就在此。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叛徒——是战争贩子的最无耻的应声虫。

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制止

虽然世界局势非常紧张，但它是能够被缓和的。华尔街的疯狂的政策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被击败了。尽管美帝国主义者力图要向相反的方向跑，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能够避免的。如果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拿出他们的力量来，他们是能够阻止美帝国主义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军队发动一次世界性的原子战争的。他们制止了朝鲜战争，他们在一九五四年五月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夕阻止了华尔街要想将印度支那战争演变为一个普遍的原子战争的企图，而“欧洲防务集团”在巴黎的垮台也主要是由于他们施展和平压力的结果。他们也能够制止华尔街已经计划好了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只有用强大的群众压力才能够阻止战争，因为，只要有可能的话，华尔街坚决要想进行这样一种战争。

在过去几年中，美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所遭受到的一切失败的种种影响，严重地动摇了华尔街要想通过一次大规模的反苏战争来取得世界霸权的这一如意战略。在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情绪日

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双重压力下，华尔街所希望执行其战争计划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摇摇欲坠了。可是，尽管华尔街帝国主义屡遭失败，他们仍没有放弃那已经计划好了的战争计划。在紧张的世界形势中，每一个地方性的战争都有变成世界战争的可能性，美帝国主义者对世界和平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共产党人长久以来便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那就是说，帝国主义一向就是个战争孵育者。但这并不是说，每个阶段的国际紧张局势结果一定无可避免地要形成战争，或者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地，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全世界人民，只要他们下定决心的话，是能制止任何侵略战争的，甚至是华尔街现在正力图疯狂地准备的战争也可以避免。但是斯大林也清楚地指出，“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①

共产党人认为，不仅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而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而且一定要在同一个世界里和平共处（见第五十章）。列宁、斯大林和馬林科夫全都非常强调这些结论，把这作为苏联和平政策的基础。然而，这种看法在美国的资本家圈子里是被咒诅的，因为他们断然认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能在同一个世界里共存的。任何人敢于提出反驳的意见，便立刻会被诬指为“颠覆分子”。

作为这一阶段世界进步的政治力量的共产党人，忠于他们的任务，强调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给全人类以避免一次浩劫的必要指导。与和平共处相对立的另一条

^① 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三二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道路便是大规模的屠杀，其规模之大，即使是为了征服世界而接连进行几次世界性大屠杀的血腥的资本主义历史上也是从未达到过的。

斯大林逝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由于患脑溢血症而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享年七十四岁。斯大林是世界工人阶级中所锻炼出来的最伟大的战士之一，他五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便从此结束了。对于苏联人民和为争取和平与自由的国际运动来说，他的逝世是个巨大的损失。

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谈到的，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或许可以说，他的最伟大的理论著作便是论民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家。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破坏分子的不可磨灭的思想斗争也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就在他逝世的前夕，他写了一本最后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本书中，他指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这是他是作为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而留下的一个最后的范例。

斯大林也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家。在建立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和苏联人民其他巨大的人民团体方面确是他的一项杰作。他领导党动员人民完成了好几个五年计划，建立了工业和农业的集体化，这便是一件无与伦比的组织工作。

斯大林也是个领导群众的军事作战领袖。他整个一生便是与党內外的社会主义敌人进行长期的、无情斗争的一生。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内战期间，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他是个柱石；

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領導苏联人民战胜希特勒匪徒的战争中，他表现出了无比的战斗精神和杰出的军事天才。在冷战时期中，驕橫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对斯大林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和英明的外交政策也是害怕的。正如他的名字所象征的一样，他的确是一个有鋼鐵意志的人。

在斯大林的葬礼上，馬林科夫称頌这位卓越和英明的領袖說，“斯大林同志是当代的偉大思想家，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斯大林的名字与人类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名字并列而无愧。”^①

第五十八章

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在帝国主义的目前和最后阶段，由于其内外矛盾的作用，腐朽和沒落乃是世界資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世界資本主义在为工业建立基础时曾一度是进步的，現在已变为陈腐和反动的了；它在走向瓦解和趋于死亡——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之手。世界正迅速地由資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

資本主义制度的致命缺点是，現代的生产基本上是社会性的，而在資本主义統治下，大企业和国家資源却为私人所占有。这便造成生产上的混乱局面，引起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机。它也导致資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而这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是引起战争的基本原因。資本主义是建立在惨重的剝削、政治压迫

^① “新华月报”，一九五三年四月号，第三頁。

和工人的广泛贫穷化上面的。无可避免地，资本主义会在工人与雇主之間、大壟断资本家与小资本家之間、农民与工业家之間、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間、各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之間和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与世界资本主义力量之間产生矛盾。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其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加剧，所有这些矛盾和敌对无可避免地便愈来愈深和愈来愈广了。它們也产生了屡次发生的重大的社会变故，如像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灾难性的世界經濟危机、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的破灭，以及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冷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些变故在目前的重大的表现，其危险性大有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所有这些矛盾便归结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而这个危机經常在加深中，并将变得更具有灾难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最主要的表现是，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成长以及三分之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由于革命的緣故而变成社会主义阵营。

资本主义不能自动地复苏

由于内在的經濟法則的支配，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其总危机中复苏过来。这主要是因为所有那些产生总危机的因素繼續在起作用，而且还在变本加厉。例如，由于市場的日益縮小和对劳动者加强剝削的結果，生产过剩的趋势——現在加剧了——是至今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目前的所謂景气是人为的，它是建立在弥补战争的創伤和大量的軍火生产上的。

不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帝国主义战争的温床——由于美国工业的畸形扩展現在也变得更加厉害了。世界資

本主义夺取市場的斗争因而加强了；因危机而削弱了的工业国家現在正进行着的爭夺市場和原料产地的剧烈的斗争。这些斗争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剧烈。像“舒曼计划”和“欧洲防务计划”等将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资本主义的竞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失去了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这是过去二三年中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伤。现在，由于三分之一的世界已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个致命伤比以前更加严重了。由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为自己形成了更不利的形势，损人反而害了自己。

殖民制度的瓦解——现在更加厉害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也是一个无可弥补的灾难。这不仅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失去了这些国家的许多特权市場，而且也意味着具有新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开始出现在世界市場上，与旧的壟断国家竞争。有些人以为，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在亚洲和非洲的旧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获得巨大的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将会有一次根本性的复兴，他们的这种想法破灭了。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是不能变成为工业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主要是因为他們遭遇到了較老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蛮横的、絞杀性的竞争。因此，对它們来说，唯一可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完备的工业化制度的希望，就是轉向社会主义，正如現在中国所正在做的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它的出生地西欧和美国，已因年迈腐朽而日薄西山，它再也不可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恢复其青春了。

不值一駁的凱恩斯主义

大多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随英国已故的約翰·麦納德·

凱恩斯的理論，都認為那種說資本主義是顛撲不破的制度，它會自動調整並不斷地向進步方面發展的昔日的資產階級觀點，是一種謬見。凱恩斯一方面反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學說，他同時也認為那種過去的資本家福音書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會自動地產生足夠的顧客來購買這些產品，那就是說，生產和消費一定會相互平衡的賽氏法則，是一種欺人之談。凱恩斯相反地却認為，由於非投資資本的大量積存的趨勢，特別是在壟斷資本的情況下，無可避免地漸漸會演變成市場的不足，形成生產過剩與失業。凱恩斯說，這種情況如果不加改正，就會引起日益增長的災難性經濟危機、大量的失業、毀滅性的帝國主義戰爭和最後則引起社會主義革命。

為了克服他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的這種缺點，凱恩斯建議通過政府各種各樣的干預——操縱利息率、價格與稅收，興辦公共工程等——來刺激投資。凱恩斯爭辯說，這樣便能保持充分就業，週期性的經濟危機不是被消滅，也可以大大地予以減輕。他說，最後的作用就是免除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這是一種“進步的資本主義”、“管理經濟”和“福利國家”的學說^①。

凱恩斯主義的基本錯誤在於，它主要只談到了消費問題，並未觸及到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基本關係，而這却正是大批失業與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凱恩斯主義無法消除“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間隙”。正如英國的經濟學家伊頓所說的，“假如這個間隙由國家的開支來填補了，另一個間隙又出現了，因為生產仍舊是為利潤而生產……—一隻手付出，另一隻手又拿進了。……在一個以追求利潤

^① 詹姆士·艾倫、杜克賽·威爾遜合編“經濟危機與冷戰”，一九四九年紐約版。

为动力的制度里，利潤的間隙一定总是会存在的。这就是构成危机的根源的‘間隙’。”^①

与凱恩斯所說的相反，如苏联的經驗所表明的，只有廢除资本主义，大批失业的現象最后才能消除。

凱恩斯主义坚决反对馬克思主义，它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許多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凱恩斯及他許多特殊的主張，却又接受了他的主要思想——他那套理論体系的中心——那就是，在日益加深的资本主义危机时期中，为了刺激生产和阻止那能演变成革命的大批失业的現象，政府必須出来干預工业。凱恩斯主义虽然也以激进的言詞来打扮一下，但他基本上仍是壟断資本的代言人。伊頓說，“凱恩斯的学說是与壟断資本的主要利益相一致的。”^② 苏联的經濟学家布柳明指出，“最近期間，资产阶级經濟学家中間所有的討論，基本上都是以凱恩斯的学說为中心的。”

所有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經濟政策都是遵循着凱恩斯的总的原則的。例如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具有代表性地宣布說，“我們將不再允許在美国发生萧条。”联合国也反映出了这个时期的特色——凱恩斯主义政策。正如馬克思在很久之前所指出的，資本家总是想要保存一批失业后备軍的。但是他們却害怕像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間那样的大批失业所造成的革命后果。因此，凱恩斯主义便是他們的政策。

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也以凱恩斯主义为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对他們來說，凱恩斯肯定地代替了馬克思。右翼机会主

① 約翰·伊頓著“英国工党的假社会主义”，第九一頁，一九五一年倫敦版。

② 同上，第七二頁。

又長久以來便一直堅持着資本主義自動地進入社會主義的想法。凱恩斯主義以其對“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幻想，正投合了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之所好。

凱恩斯主義根本就是反動的。它發展成兩大流派：第一，有這樣一些凱恩斯主義者，他們是壟斷資本的直接代言人，他們為了阻止或減輕經濟危機，主張直接津貼各公司，理由是，這樣就能刺激整個經濟制度。這就是國防部長威爾遜的著名聲明中所說的，“對通用汽車公司有利也就是對美國有利。”和艾森豪威爾以及所有其他一切壟斷資本家代表的計劃便是臭名昭彰的胡佛的“細水長流”政策。在這段時期內，它基本上表現為軍火生產的巨額的最大限度的利潤，而這與美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侵略性計劃是完全吻合的。像艾森豪威爾這樣的凱恩斯學派的政治家着手興辦巨大的修築道路防止洪水等的計劃也是很可能的，但一切都完全是建立在最大限度利潤的“細水長流”的基礎之上。

另外一派便是凱恩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流派，它一方面擁護通過增加工資和社會保險以及減低稅收等來提高工人的購買力，實際上却懷着好戰的心情與壟斷資本家相勾結，支持大規模從事軍火生產的計劃，作為通過政府干預而維持工業的主要手段。社會民主黨人往往在要求政府的軍事定貨方面甚至比壟斷資本家們還叫喊得厲害些。帶有十分危險性的戰爭準備便是凱恩斯主義的基本內容，這在它的反動的與改良主義的流派中都是一樣的。

凱恩斯主義並非如其倡導者所說的，是一種“管理經濟”。它所玩弄的用稅收和利息率來影響生產以及通過政府軍事定貨來刺激工業的做法，決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與混亂的根本

特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的或“管理的”生产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从罗斯福的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九年的无效的“打气”政策中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是无法救治周期性危机的。实在地，与救治周期性经济危机相反，由于凯恩斯主义拼命地追求军火生产计划，它终究一定会使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与总危机更加恶化。凯恩斯方案并没有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危机，它只给工业打了一下暂时有效的麻醉针，这种情况可由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迹象，充分地得到证明。制造军火，特别是在目前的大规模基础上进行的，根本便是浪费的，最后便是走向破坏与削弱整个资本主义经济。

凯恩斯主义也并非如所断言的是为了建立“福利国家”。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现行资本主义政府政策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去改进人民的福利，而是为垄断资本家从生产者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他说，“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① 凯恩斯主义没有也不能够废除这个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

而且，凯恩斯主义也并不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开端。它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的表现。凯恩斯主义——世界资本主

^① 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三四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义制度总危机的一个产物——不能救治危机，但却一定会进一步加深危机。

美国的統治权实现不了

在第五十章中，我們略微論述了美帝国主义为取得世界統治权而进行的活动，也論述了这种活动后面的內在的强力因素。我們也指出，美国为这种帝国主义动机所驅使，建立了某种对資本主义世界的不稳固的統治，其中心目的便是要巩固这种統治权，并将它扩展到整个世界——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世界。在这种要想建立美国的世界統治权的决心后面，其基本的动机之一，是壟断資本家对世界資本主义制度的安全問題怀着极大的恐惧，而且他們以为，只有美国以其大量的財富与工业效能进行全面接管，才能拯救世界資本主义制度。

如像前面所論述的，美国資本家統治权的范围現在已及于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具有大量生产装备的美国，現在在經濟上要比任何其他資本主义政府都要强大得多，它能够很大程度上将它的經濟政策强加在它們身上。美国在經濟上的驕橫是与其对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交往密切相配合的，它不仅以可耻的方法支配了联合国的議事規程，而且还以专橫的态度武断地指使个别国家的政策——甚至对較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也是如此。波立特在談到他的国家时說道，“英国的海軍、空軍与陆軍仍然被美国的將軍們所控制。美国的政治家每天都在侮辱英国，并且武断地决定英国国内外政策的办法。”^① 美国的經濟与政治統治已使世界

^① 哈里·波立特著“在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識社版。

上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即使英国、西德、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也不能例外。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军事机器不仅直接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它也用来吓唬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这一期间，美国所拿出的不带偿还条件的对外援助总数达九百四十五亿五千八百万美元^①，可是，它目前却是世界上最受人唾弃的国家。

华尔街大垄断资本家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统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多数决定性的基本工业都建立在美国，华盛顿便是世界的首都，而且这一国家居于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将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沦为附庸国地位。这将是一个美国法西斯的世界。希特勒的理论家曾厚颜无耻地做过这种反动的迷梦；华尔街的亲法西斯主义者更为狡猾，他们很少公开地说，但他们在这个总方向下却比希特勒做得更进一步。华尔街叫嚣着说，“太阳永远照耀着美国国旗。”“今天，美国军队使美国国旗飘扬在海外四十九个国家中。”

这个“美国世纪”的异想天开的美梦为什么不能实现有三个基本的原因。第一，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尽管它目前看来似乎强大，它是受资本主义法则以及那个制度的世界性没落的法则的支配的。由于其日益加深的内部与外部的矛盾，美国将无法保存它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不用说拯救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了。目前流行的“美国例外论”的说法认为，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原来就不与别的国家相同，并且根本比其他国家的资本主

^① 美国劳工研究协会：“备忘录”，一九五四年四月。

义要强大，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美国的资本主义基本上与一切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是相同的，只是历史条件暂时稍为有利些，但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正在取消这个延續相当久的有利条件。

第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够而且也不会无限期地屈服于美国的統治。正如斯大林在逝世之前不久在特別談到西德和日本时所指出的，这两个国家現在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鉄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們的工业和农业，它們的商业，它們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們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領“制度”加上了鎖銬。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統治基础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設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① 斯大林着重指出了这些国家中間的战争危險性。在写本书的时候，我們向前看远一点，就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証明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反抗美国統治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是正确的。美国資本家的霸权，不管其性质如何，本身乃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它只能愈益加剧与加深这个危机。

第三，美帝国主义进行世界統治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世界上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反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东南欧的人民民主国家是不願意受那蹂躪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經濟入侵的；它們也不会受那奴役了許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压力的支配；它們不是氢彈政策所能吓倒的。而且，工人們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繼續不断地高漲着。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对于美帝国主义的世界統治来

^① 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第三〇頁，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說，乃是個不可抵抗的壁壘。

帝国主义战争的疯狂性

一千多年来，統治階級为了进一步滿足他們自己貪婪的目的，毫不迟疑地以无休止的战争屠杀了数以百万計的老百姓。自从資本主义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之后，这种为了剝削者的利潤而进行的有組織的屠杀变得比以前更为广泛和可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資本主义的产物——的大屠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其流血之多是无与倫比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企图解决那无法解决的世界資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它与其同盟者及同一陣营的伙伴准备再度拿起陈腐的战争武器。对于那些控制美国并图发展其計划的专橫的壟断資本家們現在正运用着侵略政策的变态心理是无法作其他合理解釋的。这些反社会的分子——寄生虫——正計划叫成百万的青年大量地去送死，以便增加他們自己血腥的資本主义剝削的利潤，并确保和扩展他們掠夺和鎮压人民的权利。

但是这些战争販子們将会发现战争已不再是那一度用来达到他們的階級目的的便利的工具了。世界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将不再忍受这种殘暴的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們以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俄国——击潰了資本主义，作为对資本主义滔天罪行的懲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們又从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消灭了資本主义；无疑地，假如壟断資本得以强行发动战争的話，那末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們便将彻底消灭資本主义制度。

世界各地所呈現的跡象已經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遇到

人民群众最坚决的反对。多列士与陶里亚蒂曾經宣布說，他們的人民是不会与社会主义世界作战的——假如战争一旦爆发，法国和意大利是不会帮助美国的。英国和其他重要的工业国家的情况也大致一样，如果不完全一样的話。华尔街从殖民地世界所得到的帮助将是微不足道的。人民对朝鮮与印度支那战争的反对只是他們对一次原子世界战争的大力抵抗的先奏。

如果华尔街战争贩子得以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話（他們在拚命地想这样干），美国实际上就必须单独作战，而其后方的大多数美国人民是不願意作战的。即使美国得到了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支持——它是不可能得到的——它也不能在軍事上打敗社会主义世界。希特勒有欧洲的全部工业系統和人力来源作为支持，当他进攻苏联时，他遇到的是完全的失敗。自从那时以来，資本主义削弱了許多，而社会主义的力量則增强了三四倍。华尔街不可能以第三次大战来推翻社会主义；相反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人类遭到浩劫，并将毁灭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殘存部分。

艾森豪威尔总統和杜勒斯国务卿說，除非苏联和人民中国向华尔街屈膝，否則他們便要以原子彈来轰炸，针对这种一再发出的疯狂威胁，苏联部长會議主席馬林科夫清楚地指出說，这样一种进攻将遭到同样的还击。他說，“如果侵略集团仰仗原子武器，决心蛮干，想尝一尝苏联的力量和威力，那末，不必怀疑，侵略者也将遭到同样武器的反击。”^①

但是，这种可怕的氢彈灾难的前景以及最后必然給他們自己带来毁灭，并不足以阻止現在正控制着强大的美国的那些反动的

①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約經先驅論坛报”。

和日益亲法西斯的华尔街战争贩子們洗手不干。在他們日益作垂死掙扎之际，他們决心发动战争，只有人民的箝制力量才能打垮他們的計劃。人民能在資本主义范圍內制止战争制造者，但是，除非人民将大資本家的代理人赶下台，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黑人和其他民主人士所組成的真正的民主政府，并使国家轉而执行真正以和平与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政策，否則这个国家是永不会免于法西斯主义与殘酷的原子弹战争危险的。

資本主义——在美国与在其他地方都一样——的前途是死路一条。它以正常的內部法則的手法，是不能将它自己从日益加深的世界性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凱恩斯的“輸血”办法救不了它；美国的統治只能加深这个危机；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将会使它寿終正寢。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資本主义制度是注定要灭亡的。条条大道通共产主义。

第五十九章

世界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事实上現在它很快地在取世界資本主义而代之，其基本原因是因为資本主义不能够解决人民的需要，而社会主义却能够并且已做到了。事实証明，資本主义是无力将工业化推广到全世界的，而没有工业化則較高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資本主义的工业化几乎只局限于极少数的人民，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甚至尚不知道利用蒸汽与电。根据同样的理由，資本主义还不能将鈾的巨大原子能用于和平方面，而这

比煤的来源要大二十五倍，比石油和煤气的来源要大一百倍^①。

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今天，人类的大部分仍停留在贫穷线上，包括工业国家的人民大众在内。资本主义同样也不能给人民以自由。它奴役了广大的殖民地人民，在其本国内，它将劳动大众置于人数比较少的一小撮剥削者的支配之下，并且，在其目前趋于腐朽的这一时期内，它使世界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可怕的威胁。资本主义也不能将和平带给世界人民。资本主义不能教育人民，资本主义统治了两三百年后，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民仍旧是文盲。它的整个生存期间的主要特征是一连串的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而现在，在它的战争狂中，它的确梦想着要毁灭文明与人类。

社会主义将结束资本主义所加之于人类的所有这一切及其他祸害。它不但要使少数得天独厚的国家并且要使每个国家都工业化；它将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而消灭人民大众的饥饿，并将给一切人带来幸福；它将永远消灭掉暴政，并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与民主政治；它最后将终止战争，并建立一个符合文明人类愿望的和平世界。

社会主义具有一种科学的经济制度。与遭受危机侵袭的资本主义世界根本不同的是，具有健全的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世界各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将它们自己工业化，并提高它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因为它们消除了一切内在的矛盾，如像周期性的危机、大批失业和争夺市场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都在破坏世界资本主义。它们之所以能这样，是因

^①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见艾伦著“原子能与社会”，第一章。

为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手里，国家拥有和控制了工业与自然资源，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生产的計划与实行是为着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为数較少的一小撮剝削者。

在特別严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被迫表现出它在經濟上比资本主义优越。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政权，由于特別的情况，在工业上比較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是不能也不願意使这些国家工业化的，但是社会主义却光輝地完成了工业化。这是历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在平地上以极快的速度来建立工业基础这一事实，在初期对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來說，乃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尤其是因为资本主义对待这种新制度怀着好战的态度。結果是，社会主义地区遭到了战争的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被迫維持巨大的和破費很大的武装力量。軍事开支是人民的負担，与社会主义是根本相反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和平的制度。耗費浩繁的軍事力量也需要保留强大的和千錘百炼的政府，而这些政府則阻碍了社会主义所一向主張的“国家消亡”的过程。尽管反动派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对这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加了这些負担，它們在經濟上还是飞速地前进着。

社会主义国家完全粉碎了资产阶级为表明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而制造出来的說法——其論点是，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生产动力，工人不能建立或者管理現代工业，农民决不会接受社会主义，人民不会抵抗武装进攻来保卫苏联等等。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表明，在所有这些方面它們远比资本主义制度要有效和有生命力。

前所未有的經濟进步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史上最偉大的史詩之一。年輕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接管的是一个不发达的、原始的、被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內战所破坏了工业和农业制度。它必須根据先进的社会主义方針完全重新建立起来，并在其前进过程中建立起一支新的技术人員的大軍。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面临一个极端敌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完成的。这种敌对在資本家所策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最高峰，当时苏联有一半的工业被毁灭了。然而，苏联人民战胜了所有这些巨大的困难，他們已經把他們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而它不久将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这种成长自然便大大地增强了苏联的軍事力量，而与一心想搞侵略战争的美帝国主义相对抗。

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相比，苏联現在所生产的鋼为以前的二十一倍，煤为十九倍，电力为四十五倍。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这样的快，因此，在一九五三年，即第五个五年計划的第三个年头，不仅所有那些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巨大的财产損失得到了弥补，而且与一九四〇年相比，苏联所生产的石油比以前增加了約百分之七十，煤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三，鋼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多，电力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八十，机器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九五四年的国民預算要比战前一九四〇年的預算收入多三倍。苏联部长會議副主席馬·扎·薩布罗夫說，“一九五四年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五〇年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三，近两年来，新开垦的七千四百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的耕种面积）将进行耕种。”^①一个資产

^①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七日‘紐約时报’。

階級評論家对苏联工业化作了下列特殊的評語，“斯大林把苏联到一九六〇年的石油产量目标只定为六千万吨，而到一九五五年，这个标准已提高到了七千万吨。”^①

苏联工业化所产生的各种建設工程，比资本主义过去所完成的任何建設工程都要大得多。其中有伏尔加河、阿姆河、第聶伯河和頓河的偉大的水电发展。新的水电和灌溉发展的規模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比世界上任何水电站——包括美国最大的水电站——都要大。目前，苏联还正在修建若干巨大的水利工程来改革农业。

下表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五一年間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产量增长的百分比：

国 名	1929	1939	1943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苏 联	100	552	573	466	571	721	870	1082	1266
美 国	100	99	217	155	170	175	160	182	200
英 国	100	123	—	112	121	135	144	157	160
法 国	100	80	—	63	74	85	92	92	104
意大利	100	108	—	72	93	97	103	118	134

人民中国由于其人民民主制度、计划經濟和共产党的英明領導，也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着工业化。吳冷西（譯音）說，“中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工业化的速度是无出其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才能达到的工业水平，中国将在五年的時間內建成。”^② 整个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基本工业的建設，九条

①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采訪員”，特·赫·华特著文，

②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人民中国”，

新的铁路正在兴筑之中，巨大的水利工程正在建设，中国的大河流将逐渐地可以控制洪水。黄华（译音）说，“国营工业正在飞速地发展。一九五〇年的总产值要比一九四九年高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一九五二年又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①

中国人民比苏联工业建设的初期更为有利的一个主要条件是，他们现在得到了苏联多年来的经验及与他们密切的技术合作的好处。苏联政府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百四十一项大工程——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企业、各类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电力站等。这些企业一旦完成，中国将有它自己的重工业，并为它的工业化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将“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这个奇迹就将实现。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化速度也是特别快的。一直是工业非常落后的波兰获得了巨大的进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波兰从一个过去的落后农业国——帝国主义的一个农业原料附属国——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的和日益增长的经济潜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一九五三年的工业产量为一九三八年的三点六倍——按人口的每人平均量计算为四点八倍。”^②“德国从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工业化速度，像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进行的那样。保加利亚，一九五二年年底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三九年大四倍以上”^③。在罗马尼亚，一九五三年的工业产量将比一九三八年大

①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人民中国”。

②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③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二倍半左右，并比一九四八年大三倍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的工业产量也有类似的增长。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产量一九五一年比一九五〇年增长的情况如下：波兰为百分之二十四，捷克斯洛伐克为百分之十四点九，匈牙利为百分之三十，罗马尼亚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七，保加利亚为百分之十九，阿尔巴尼亚为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所有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都是彼此密切合作的，他们并且还签订了許多互利的貿易协定。

社会主义解决了人民的问题

正如斯大林所說的，“社会主义基本經濟法則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証最大限度地滿足整个社会經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①苏联、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的历史完全証实了这个規律的真实性，而这与現代壟断資本主义的基本規律是截然相反的，也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它是从剝削中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

在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大地提高了，这是由于他們大力建立他們的基本工业并且为防止好战的壟断資本家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在他們之中，失业現象完全消灭了。目前，資本主义世界正患着战争狂，工資正被减少，社会福利遭到大量的削減，而在苏联則工資率不断上升，物价一次接着一地降低，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險的經費在不断增加。

① 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第三五頁，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日本和其他工业国如果实行社会主义便能获致工人生活水平的直綫上升。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将結束現在流行于这些国家中的对劳动者的强烈的剝削。美国工人的产品約有一半——現在每年至少一千八百亿美元——通过不正当的利息、租金与利潤的途徑流入了寄生階級的手中。例如，在美国，一九五三年杜邦公司在它所雇用的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个工人的每个人身上获利六千三百一十五美元^①。其他公司也获得了同样高得难以置信的利潤。

在資本主义世界，特別是在美国，民主也正遭到剧烈的摧殘，法西斯主义的危險現已成为事实与灾难；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却在不断加强，而且完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那里的人民大众除了享有言論自由、集会自由等权利外，連工作、休息、教育和社会保險的权利也是有保障的。妇女与青年所获得的权利与机会之多，是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从来沒有听到过的。在組成国家的各民族之間全都享有平等权，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罪行，麦卡錫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事，像美国的歧視黑人制度这样一种无耻的行徑完全是不可能的。

在文化領域內，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也一般地在蜕化之中，有着实用主义、精神分析学、新馬尔薩斯主义的文化泥潭以及其他一些迷信与蒙昧主义的制度，連环图画到处皆是，出版界、无綫电广播与电视中尽是些关于性行为、犯罪与恐怖的故事。这种文化上墮落的表现是青年人的失职、犯罪、賭博与精神失常的事例的大量增加——所有这一切都是病入膏肓的資本主

^①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工人日报”，美国劳工研究协会著文。

义制度的表征。美国报刊公开宣称：“每十个紐約人中間就有一个人靠得住会在一个国家精神病院中度过他生命中的某一阶段。”^①

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就完全没有这种精神上、肉体上与文化上的腐化堕落的现象。具有社会主义纲领的国家全都在扫除文盲、发展文化以及消灭犯罪与精神病的工作上跨进了一大步。它们整个国家的生活都在一个进步的、科学的与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举例来说，高等教育便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以极快的速度进行着。一九五三年，苏联造就了五万名工程人员，而美国只造就了二万名。苏联大学中的理工科学生要比美国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多一倍。苏联的三千七百所中等技术学校中有一百六十万学生，而美国则只有一千所中等技术学校，共有学生五万人。中国有二十五万学生在受高等教育（其中十五万在读工科），它也正在大踏步前进。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共有二百六十六所高等学校，四十万零一千学生，也走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

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地主制度，也就清除了对工人与农民的掠夺。由社会主义的性质来看，它也摧毁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基础。苏联、人民中国与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以及殖民地人民，是世界上伟大的有组织的力量，正向着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与半殖民主义及建立一切民族自治自决的途径前进。根据同样的理由，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接近那种状态的国家也是战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世界上所进行着的主要的政治斗争，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与他们在殖民地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同盟者，在面对满心指望战争作为其生存及独霸世界

① 一九五四年五月六日“纽约时报”。

的手段的疯狂的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为消灭战争而作的坚决的斗争。

在其总危机与没落的阶段中，资本主义正摧毁着人类的素质。这个制度是病态的，它培养出了一些神经病与心理失常的人。在另外一方面，社会主义则把人民引向心灵、道德与身体都正常发展的新的更高的水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这样描述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公民的：“在对待工作与日趋稳定的社会具有新的态度的基础上，新的生活方式正逐渐树立起来了，人民的思想意识与心理正在改造之中，健康的、强壮的与全面发展的新一代正逐渐形成。从人民之中涌现了大批的组织者、领导者、发明家、北极新地区的勇敢的探险家与同温层、高空、深海、山巅以及地下蕴藏的英勇的征服者。千百万劳动人民正在进袭并掌握那些一度无法攻破的技术、科学与艺术的堡垒。苏联正变成为一个由新的人民所组成的国家，他们的生活充满着意义、称心愉快的事情以及生活的乐趣，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当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苏联现在正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人民将日益不断地提出新的任务，将人类提高到新的发展与成就水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想像的事情。这种趋势已经见之于社会主义之消灭人类剥削、反对墨守成规与蒙昧主义的斗争、为废止战争而进行的当前巨大的斗争以及许多改进粮食生产与工业产品的伟大的计划中。但是，现在正玷污着人类生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旦消灭，那末现在很难设想的改善人类生活的计划便将理所当然地着手进行。这些计划将包括如像原子能的普遍应用、消灭地球上的大沙漠、恢复许多国家中的被败坏了的森林，保存并开发地球上的自然富源，科学地调整人口的数量与安

排方法，对人类种族作社会学上試驗性的培育以及其他許多成就，所有这些，在有局限的、“人对人是豺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是必然要到来的，因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較资本主义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为什么三分之一的人类不可抵制地采取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其余的人类不久也将走这条路，其理由便在此。体现于各国絕大多数工人、农民与其他有益的生产者的意志与基本利益的我們这个时代的偉大的社会趋势，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华尔街尽管傾其一切财富、工业力量、刺刀、社会民主党走狗以及梵蒂岡同盟者，都不能扭轉这个历史的潮流。

自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曾掀起了一个巨大的謊言运动，使它們的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的真正成就茫无所知。必須承认，他們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的。它們的这种謊言又因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須在极端的困难面前前进这一事实而变本加厉了，而这些困难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所强加的，其中包括內战、帝国主义战争、国土遭蹂躪、必須完全从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經濟以及維持沉重的軍备負担。但是，現在社会主义在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文化与保卫世界和平上，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就，以致社会主义的偉大现实正粉碎着反社会主义者多年来所建立的謊言的罗网。这种日益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实例，于即将到来的时期內，在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內必定会起深远的进步影响。

走向社会主义之路

尽管资本主义正日趋腐朽，但它却是不会自动地瓦解的；剝削

者将拼死命地努力保存其掠夺劳动大众的工具。只有由共产党领导的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才能废除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数十年之前便把这一切阐述得很清楚了，而自那时以来发生在俄国、东南欧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也证实了这种预见的正确性。

工人阶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力量，而且总是力图用可能引用的最和平的手段来完成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在本书第二十八章、第五十一章与第五十六章中，我们看到了在俄国、东南欧与中国的革命中所作的和平努力。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所发生的暴力行动全都是统治阶级促成的。工人阶级从经验中得到这样一个原则：当统治阶级面临着一个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时，即使这个革命运动是沿着和平与合法的路线进行的，它总会破坏其已有的民主程序，紧握着各种暴力工具来镇压工人。

尽管这样，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却已认识到，尤其是自从一九三五年有名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以和平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加了。这是与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新战术方针”（请见第四十四章）——人民阵线的政策——相符合的。通过展开一个构成人口中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少数民族、自由职业者、小商人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制止那种无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国内所施用的暴力，而且，尽管有它的阻挠，也可能选出一个进步的人民政府来。这样一个政府，要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实行其纲领，就必须在走向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总方向下，通过重新组织其力量或新的选举来加以调整。当这个政府在其经济与政治的根据地上着手瓦解资本主义时，它必须准备压制并击败资本主义的暴力。

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的纲领是以这种概念为基础的。例如，意大利共产党便设法“通过选举政府作为媒介”来达成“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措施。

法国共产党为争取一个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阵线而斗争，第一步便是选举一个广泛的人民政府。英国共产党宣布说，“英国人民能够把资本主义的民主变成真正的人民民主，把英国争取民主的历史斗争的产物——议会转变成为代表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意志的民主机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也有一个类似的纲领，澳大利亚共产党亦复如此。这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一般的共产党的政治纲领。

美国共产党也“主张在美国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宣布说，只有当大多数的美国人民决定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在美国出现。”^①在美国，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迫害，其辩解的理由是说，共产党人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不管那些歪曲事实的检察官、威胁人的陪审员以及反动的法官如何经常地再三重复，这种说法纯然是谎言与捏造。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美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如上面所说的在争取合法地选出一个民主的、最终是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然而，这也未能使党免于在一九五四年八月被宣布为非法。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民阵线政策之成为可实行的政策是以三个总的理由为基础的：（一）通过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作用，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大大地削弱了；（二）在各国以及全世

^① 美国共产党著“美国之路”，第二〇页，一九五四年纽约版。

界範圍內，民主力量大大地加強了；（三）日益增長的資本主義危機引起了許多緊急問題——經濟破產、法西斯主義、民族奴役與戰爭，問題之緊迫使有可能建立一個包括全國大多數人的廣泛的人民陣綫政府。只要民主程序仍能保持的話，這就使得選舉一個能夠走向社會主義的人民政府成為可能。

在所有上述採取人民陣綫政策的國家的例子中，均假定民主力量必須並將一定會抑止與打敗反動勢力以暴力來阻止大多數實現人民民主意志的企圖。當資本家感到他們的統治受到威脅時，他們將犧牲人民的自由與幸福而用武力來挽救他們自己，意大利的情況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那裡的資本主義正腐敗得發臭，而由強大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民主力量則很快地走到了前面。但是，控制政府、軍隊與警察的資本家堅決不交出這些控制權，甚至在人民的民主要求面前還是堅決不讓。一九四八年，當意大利的民主勢力看來形將獲得選舉勝利時，由美國全力支持的統治階級便準備要發動一次法西斯式的反革命運動。正如華爾特·李普曼所報道的，他們今天一定還是這樣想的。李普曼實事求是地評論說，“如果意大利民主黨派真的決定不放棄政府，他們原則是採取了正確的決定。”讓大多數人民的意願得以實現將是共產黨及其民主同盟者的偉大任務，儘管統治階級企圖愚弄和擊敗它。

各資本主義國家目前反動的與法西斯主義的來潮——擴軍備戰與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物——增加了反對共產黨人爭取和平走向社會主義的與日俱增的暴力威脅。美國尤其是如此，那裡的法西斯主義——特別是麥卡錫主義，這是主要的美國牌的法西斯主義——侵犯了民主權利。美國的戰爭販子在備戰運動中絞殺了人權法案，破壞工會運動，並且，與設法使正規地選舉一個反壟斷反

帝国主义的人民政府成为不可能的同时，他们还企图阻止工人们从目前或最终利益的任何有效的防卫。

华尔街战争贩子现在还骄横地企图剥夺世界上每个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权利，而一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原来都是运用了 this 权利才把它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当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想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时，华盛顿立刻便将这种行动说成是非法的“颠覆性”活动，并企图用暴力来镇压它。美国干涉希腊内战，干涉一九四八年的意大利选举，专横地参加了朝鲜内战，系统地进行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企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制造内战，力图绞杀波多黎各的独立，专横地企图窒息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斗争，最近还在勒杀危地马拉的人民政府以及目前对台湾的干涉，其意义就在此。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这种阻止殖民地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加紐特王般的努力是必定要失败的。它或许暂时地在这儿或那儿取得一些成功，如像在西欧阻止了革命的力量，但当革命的浪潮无可避免地要来到时，它将更其有力而且彻底。华尔街垄断资本家及其他自命的世界统治者的命令是不能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利的。

全世界要求社会主义的压力是愈来愈紧了。这种压力来自两个主要的源流：首先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垮台，这是由于其在各国进行掠夺性的剥削与压迫的结果；其次是苏联、人民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所显示出的社会主义成就的吸引力。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扭转这种基本的历史趋向的。它用暴力来阻止各国走向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企图，只是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增加了一个额外的任务而已。不管华尔街的反动意愿如

何，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群众运动必将保证让一切人民有权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进步的政府。

第六十章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展

(一八四八——一九五四年)

现在让我们对前几章所涉及的地方来加以回顾一番，并整个地来考虑一下这个历史过程。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一百年内，社会的发展非常快，而且是革命性的。广大的人类全景上突出了两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心事实：第一，资本主义的扩张、成熟与没落；第二，世界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巨大进展。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没落

一世纪以前，资本主义经过了工业革命，变得强壮而有力，并在全世界进入了几十年的迅速成长和扩张的时期。工业当时大部分还仍旧是逗留在手工业时期，或在小工厂内进行。资本主义在挣脱封建主义的锁链：一八四八年广泛的欧洲革命基本上是反封建的性质。未来的几个资本主义大国大多数是在许多次民族战争的伴奏中巩固起来的。组织上微弱、纲领尚未确定的劳工运动刚刚出世。科学是强而有力的，大多数出色的科学领袖，作为反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总斗争中的一部分，在进行一个反宗教迷信、反教会统治的坚强斗争。这就是早期的、健康的、进步的、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很快地将它的工业变成为大工厂并扩大了交通和运输系统，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便开始进入第二个基本时期——壟断和帝国主义时期。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不平衡的法則，美国、德国最后是日本，在工业上很快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国英国，并且还成功地向它进攻。劳工运动成长得也很快，并波及许多国家，其战斗也变得更有力、更精明了。几个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日益尖锐的相互傾軋中，将世界上尚未被占領的、比較落后的部分（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狼吞虎咽地据为殖民地——这一个帝国主义的过程約在一九〇〇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竞争日趋尖锐，最后终于爆发为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工人阶级完成了划时代的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

这些发展开始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它的总危机与沒落的阶段。这一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初次显露出来的，此后其危机速度一直在增长着。正如我們在以前几章中所談到的，这个时期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一切内在矛盾的极端尖锐化为标志的。工人阶级給资本主义統治阶级以数次革命的沉重的打击，而殖民地反叛的人民也几乎粉碎了殖民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支柱之一。一度只是比較少数几个国家的忧患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当时成了国际性的大灾难。帝国主义国家間不可調和的敌对性最后爆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是災禍深重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則的作用最后产生了一大强国——美国的不健康和毁灭性的情况，它在不同程度上統治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资本主义普遍走下坡路的时期內，资产阶级民主逐漸走向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文化已蜕化成孕育各种形式的蒙昧主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只

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没落的资产阶级科学一般地把科学与宗教相调和这一荒唐的原则当作一个基本的命题。

所有这些归结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剧烈尖锐化。这是每个资本主义纤维组织都无可挽回地趋于败坏的时期。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集中在人数比较少的几个垄断资本家的手里。当这个制度仍能作某种全国性生长时，它实质上是在凋落并失去其作为一个世界制度的性质。世界分裂成为两大经济体系：一为社会主义部分，它是健康的和日益增长的；另一为资本主义部分，它是不可救治的和日益缩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病症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基本上都暴露出来了。自从那时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大半是靠着重人为的战争刺激，治愈战争创伤与准备一次新的世界战争。

有些人企图把美国经济从资本主义总没落中划分出来，认为它仿佛是一个不同形式的制度。但这种“美国例外论”乃是十足的胡说。美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与英国、西德、日本以及其他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一样的。它的工业为资本家所有；它的工人受到了剥削与掠夺，它有着资本主义所有的其他的基本特征。美国迄今所以能免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显著的经济与政治没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理地位的暂时有利条件，它使美国免受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像食人兽一样，它能从资本主义体系其余部分的灾难中获利。但是美国资本主义也一样要受资本主义的生长与衰亡的法则的支配，它也同样地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之中。实际上，这个总危机的最具有决定性的表现之一，正就是美国垄断资本疯狂地决定要想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解决它自己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日益增多的困难问题。

工人阶级的前进

在一八四八至一九五四年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体系的行程是一个弧形——那就是说，一个产生、成长与没落的时期；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个上升的斜面图表——一个成长与力量日增的时期。这个尖锐的对照的历史意义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逐渐过去并在走下坡路了，而工人阶级的统治却正在上升并正转化为世界性的。然而，这种工人阶级的前进并非始终如一的，而是一定时机的革命跃进。

在本书所研究的那时开始起——一百年多以前——现代工人阶级刚刚诞生，工人运动也在这时开始了，与之俱来的是工会、合作社和政党。随着工厂制度的成长与扩充，手艺人逐渐转变为真正的工资工人。西欧和美国的工人第一次不断地树立了一种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以及实现这一世界观所必需的组织和策略。

第一国际时期（一八六四到一八七六年）在世界工人运动的生命和成长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工人阶级在伟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为世界革命纲领打下了基础；他们加强了工会与政治运动，并将它深入传播到东欧；当他们发动光荣的巴黎公社斗争时，他们在国际团结上已获得了第一次的初步经验。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到一九一四年）被列为世界劳工组织的时期也有着许多进展。这是一个在一切范围内——工会、合作社和政治组织——建立与扩大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时期。这个运动也开始扩展到了东欧、亚洲、澳大利亚、拉丁美洲等许多新地区。这也是世界帝国主义发展的时期，当时乖巧的工人贵族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腐化堕落破坏了这个纲领，并使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遭

到了损伤。这种蜕化的趋势终于使第二国际狼狽不堪地无力反对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三国际时期(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三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总危机的时期,它也是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革命的成长时期。先是在列宁其后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发展了它的纲领,并差不多扩展到世界上每个国家里。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伟大的俄国革命表达出了整个时期的革命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以及在中国、土耳其、波斯和其他各国家内的一系列的殖民地革命。接着开展了广泛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惊人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法西斯的英勇作战所获得的极大的胜利以及共产党人在所有这些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时期——从一九四五年起,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的年月里,世界工人按照传统,受着第三国际所培养的领袖、所制定的纲领和所建立起来的政党的领导而继续进行斗争;工人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工人的基本组织成长了。世界工会运动至少达到了一亿二千五百万人参加的巨大数字。一九四六年的合作运动——在大大地扩展了这运动的中国革命成功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以前——至少有一亿四千三百万成员^①。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的政党和青年、妇女与和平运动的人数达到了在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时代所梦想不到的数字。

在战争末尾的几年中以及“冷战”时期里,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对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伟大的

^① 杰·普·华伯斯著“合作社民主”,第七八页,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胜利，这些胜利主要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的革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由于难以胜计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朝鲜、锡兰等——给予那建立了陈旧的、暴虐和反动的殖民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它发展成为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是九亿人民——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明确地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世界革命的前进速度现在是很快的，并且愈来愈快了。五十年以前，世界工会运动还是比较软弱而又分散的，但它现在已是遍及世界各地的一个组织了。在本世纪交替之初，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年轻与微弱的，而帝国主义者随心所欲地就打垮当地的起义；但是现在那力量壮大了的殖民地革命便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那个时候，除了在少数几个欧洲国家外，社会主义运动也还是比较小的和脆弱的，而且多半还掌握在机会主义野心家的手里；但是现在它已变得很有力量，它为坚定不移的战斗者所领导，而且它能够胜利地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力量一较长短。五十年以前，世界资本主义还是强大的，但是现在它已老朽了，而且显然是在趋于灭亡。

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农民和被压迫的人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有着巨大进步的世纪。在这段时期里，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它的成长与扩张的伟大时期并迅速地趋于没落；光辉灿烂的新出的社会主义太阳现在正高高地升起在世界政治的地平线上。新秩序很快地代替着旧秩序，而这种进程的速度只能是愈来愈快。过去百年来工人阶级所发动的千万次英勇的罢工和政治斗争，不仅部

分地保护了他们免受野蛮的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还基本上削弱了这一制度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引起了正在结束这一制度的工人阶级的觉悟与组织。全世界的劳动者自第一国际建基阶段所取得的伟大进步无疑地将被以后几十年的进展所远远超过。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在存在着前进的革命的工人阶级的这一百年当中，其决定性领导——在理论和实际斗争两个领域内——都导源于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过去五十年来是导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这些战士们不仅预见经济和政治演变的总趋势，而且还领导了工人阶级胜利地经历了所有这些年来错综复杂的事件。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被这个有着暴风雨历史的世纪所光辉地证实了。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浩如烟海而且经常增长的理论体系，但是凡是那些要知道过去百年来的斗争中的经济与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无产阶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人，可以在两本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写的“国家与革命”——内找到它的概括的预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名的著作中奠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并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未来的社会（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对这一点极度地仔细加以考虑）；而列宁则在他的书中（和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则应用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中去。

自从“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便遭到公开的资产阶级敌人和劳工运动内部机会主义者不断的攻击。在这很长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还得经受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中生活本

身的严厉的考驗。但是馬克思主义从所有这些攻击和考驗中以胜利的姿态出現了。馬克思主义这个无所不包的革命科学的核心在于，它将世界上現時所发生的一切向工人作了闡釋，在当前保卫他們的階級利益的斗争中給他們以实际的領導，向他們指出他們所必須努力爭取的社会主义目标，并进行实际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建設。

反馬克思主义分子对馬克思主义任何重要的原理沒有不加以攻击的。他們企图反駁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和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結果是枉費心机；他們拚命攻击唯物史觀，但是他們不但决不能推翻馬克思主义，而他們自己的历史著作倒显然放棄了因果和发展的概念——事实上这是企图篡改历史。他們在反对馬克思主义者的階級斗争学說的无效的战斗中折断了他們的长矛，而无数次的罢工和階級斗争的其他証明却在他們的鼻子底下風起云涌地发生了；他們特別攻击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觀念，即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是資產階級的执行委员会，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則是专政的工具——这两种提法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和在目前正在世界上迅速成长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得到了完全的証实。

但是，敌人最凶猛的理論上的攻击是針對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尤其是他的革命的剩余价值学說，特別是他关于工人階級相对和絕對貧困化以及財富集中在資本家階級手里的含义。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結論是：資本主义的运轉，无疑地会趨于在社会天秤的一端創造出一小撮財富日益增長的資本家，和在另一端的广大的日益貧困的工人階級。每一个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和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从伯恩斯坦往下数——都对这一基本的革命学說进行攻击。敌人的反对理論的主要論点是这样一种

胡謔，說資本主義經常地改善人民大眾的命運，因此，社會主義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對於那種說資本主義改善了勞動大眾命運的資產階級謊言的完備答案，可以在現在的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超剝削下的最不幸的犧牲者——的飢餓、貧窮和疾病的可怕的情況中找到。勞動大眾日益明白他們那越過越窮和越來越悲慘的原因，他們與日俱增的憤怒便表明了這一點。

在工業國家里，資本主義因工業技術和生產數量上獲得極大的進展而取得的利益，絕大多數流入了資本家和上層中產階級的手里，受到損害的則是工人。廣大的工人、農民和下層中產階級在僅能維持生命的水平綫上或水平綫下討生活。一小部分熟練工人獲得了很大的好處，而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人則沒有獲得這些好處。庫欽斯基在談到歐洲“最高”生活水平的英國工人時說道：“今天的英國工人雖然享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住在較為舒適的（然而却未必是較衛生的）屋子里，實際上，他們所賴以生活的營養水平比二百年前他們的祖先的營養水平還要低。”^①在法國，長久以來，工人們的生活水平便是很低的，整個資本主義歐洲都存在着同樣的情形。

資產階級的辯護人和預言者徒勞無功地企圖證明他們的論點，說資本主義逐漸在改善勞動大眾的條件，他們總是以美國為例來作為他們最後的借口。自然，美國像個食人獸一樣，迄今仍能利用資本主義日益增長的危機，它還沒有呈現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具有的那一種普遍貧困的特徵，但是走向這樣一種形勢的趨勢確是肯定的。

^① 朱根·庫欽斯基著“英國工人狀況”，第二二頁，一九四六年紐約版。

美国是統治着整个經濟与政治制度的大壟断資本的典型国家。百分之三左右的人拥有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产。一九五〇年,美国的整个国民收入为二千三百九十亿美元,人口中最上层的五分之一收入了其中的一千一百一十亿美元(百分之四十六);而最下层的五分之一則仅收入了一百亿美元(百分之四)。根据海勒尔氏預算,对一个四口之家來說,在大多数城市需花費五千四百零五美元,但这却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力所不能及的^①。每戶黑人家庭的收入只約及白人家庭的一半。

美国劳工研究协会以图表証明了美国工人階級的遭遇。美国劳工研究协会考虑了所有这些主要的因素——就业、每个工人的生产量、表面工資和薪金、每年平均收入和物价指数——它指出,美国工厂工人的情况从一九三九年的一百减退到一九五二年的七十八点八^②。美国政府的出版物“工人报道”大言不慚地宣称,过去四十年中,美国的实际工資提高了一倍,然而却不得不承认在同时期每个工人的生产量提高了两倍的事实^③。同时,美国納稅前的公司利潤急剧上漲,从一九三九年的六十五点九上升到一九五二年的四百零四点四。一九五一年,鋼鉄公司从每个工人身上所榨取的利潤为一九四六年的四倍。

在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帝国主义上升的时期,实际工資有着很大的提高,主要是限于熟练工人的范围之內;但是,随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这种趋势便倒轉过来了。雅克·杜克洛声称,在法国,“与一九三七年相比,每小时的实际工資下降了百

①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三日“工人日报”,美国劳工研究协会著文。

② “經濟札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美国劳工研究协会著文。

③ 美国劳工部著“工人报道”,第二一頁,一九五三年版。

分之四十五”^①。资本主义欧洲的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着同样的情形，美国工人的情况也在下降之中。当资本家战争贩子疯狂地走向战争时，劳动大众的生活条件将更坏。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这种普遍情况进一步着重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大众绝对贫困化的基本论点的正确性。

共产党人的世界影响的增长

整个这一时期——尤其是过去的四十年之中——的基本的进步之一便是共产党人上升到世界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自从一八四八年的共产主义同盟的时代起，马克思主义便与在工人运动期间发展起来的各种宗派分子和机会主义者作了不间断的斗争，这些宗派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拉萨尔派、巴枯宁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派工会和合作社机会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所有这些逆流。它的最后的、最强大的、最顽固不化的敌人便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基本上打垮了这个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历史只是一番背叛工人阶级的可耻的经历。

比较一下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力量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左翼的胜利来。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主席摩根·菲利普斯雍容大度地估计那个组织有三十七个党，党员约一千万，投票力量六千万。他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人数

^① 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算作三十八万，但没有将第二国际中的女成员算进去。^①

然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数却远远超过国际社会主义党的统计数字。根据最近美国参议院对世界共产主义的研究材料说，一九五四年全世界约有七十五个共产党，党员总数约二千四百多万人（大大地低估了的数字），差不多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共产主义运动的投票力量一般说来也至少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力量的四倍或五倍。全世界左翼领导下的工会数目也比右翼的为多，至少是二比一。左翼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青年与妇女运动，其成员有数千万，完全使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的组织相形见绌。与左翼领导下的世界和平运动相比，社会民主党简直等于零。当然，共产党人就他们在政治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范围而论远远超过了右翼社会民主党——有十二个国家，包括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与四分之一的土地，现在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而右翼社会民主党在这时却没有领导重要的国家。世界发展的整个趋势是加深这两个运动的悬殊性。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共产党人的影响也扩大了；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死亡，它的忠实的奴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也奄奄一息了。

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影响的大大加强意味着：自从第一国际以来，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声音第一次放开嗓门说话了。世界的形势已逃出了往昔资本家主子的控制，他们已不再能在国际事务中为所欲为了。他们现在正日益面临着世界劳动大众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而社会主义正在全世界走向胜利。这就是一百年来伟大的教训。

^① 摩根·菲利普斯著“社会主义国际”，第一〇、一二页，一九五三年伦敦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三个国际的历史 (美)福斯特(W. Z. Foster)著;李潞等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号 = 1 5 4 6 7 8 2 8

D X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篇

第一国际（一八六四 - - 一八七六年）

第一章 一般经济和政治背景

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巩固

工业革命与工人

早期的工会运动

反对资本家的趋势

第二章 科学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原

则

第三章 一八四八年革命

法国革命

德国革命

资产阶级的叛卖

政治反动年代

第四章 第一国际的成立（一八六四年）

第一国际的先驱者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组织规程

第五章 工会主义、蒲鲁东、拉萨尔和巴

枯宁

单纯工会主义

布朗基主义

蒲鲁东主义

拉萨尔主义

巴枯宁主义

第六章 巩固时期：日内瓦大会（一八六

六年）

	国际工人协会的政治活动
	日内瓦大会的工作
第七章	第一国际影响的加强：洛桑大会
和布鲁塞尔大会 (一八六七 - - 一八六八年)
	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会和罢工
	“国际”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洛桑大会
	布鲁塞尔大会
	资产阶级攻击的增长
	“国际”的发展
第八章	巴枯宁主义和巴塞尔大会 (一八
六九年)	
	埃森纳赫派
	巴枯宁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巴枯宁主义者	巴塞尔大会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与
	爱尔兰问题
	普法战争的爆发
第九章	巴黎公社 (一八七一年)
	法国共和国的成立
	公社的诞生
	“国际”和公社
	公社的工作
	公社的失败
	公社的历史意义
第十章	海牙大会上的分裂 (一八七二年
)	
	内部危机
	伦敦会议
	海牙大会
	总委员会的权力问题
	政治行动问题
	“国际”迁往纽约
	开除巴枯宁主义者

分裂后的余波

第十一章 无政府主义国际（一八七二 -
- 一八七七年）

圣伊米也大会

无政府主义者的下坡路

继承巴枯宁的克鲁泡特金

无政府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瓦解

第十二章 迁往美国后的第一国际（一八
七二 - - 一八七六年）

美国的形势

国际工人协会和美国的阶级斗争

反对“宗派”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与拉萨尔分子

内在的危机与政治进展

第一国际的解体

第十三章 第一国际的作用（一八六四 -
- 一八七六年）

各流派思想的破产

国际工人协会解散的原因

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

第二篇 第二国际（一八八九 - - 一九一四年）

第十四章 第一国际的解散至第二国际的创
立（一八七六 - - 一八八九年）

工人运动的发展

哥达大会上的妥协

国际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卡尔·马克思逝世

第十五章 第二国际的创立（一八八九年

)

大会的工作

大会上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右倾危险

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

第十六章 布鲁塞尔大会、苏黎世大会和伦敦大会（一八九一 - - 一八九六年）

滋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

改良主义反对革命理论

左翼的斗争

恩格斯逝世

第十七章 国际工会运动

单纯工会

马克思主义的工会

无政府工团主义

向着工会国际前进

第十八章 帝国主义和米勒兰：巴黎大会（一九 年）

米勒兰事件

巴黎大会上左派的失败

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

社会主义国际局

第十九章 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阿姆斯特丹大会（一九 四年）

德国党的内部斗争

反对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

美国社会党内的白色沙文主义

左翼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的胜利

德莱斯顿 - 阿姆斯特丹决议

第二十章 列宁。新型的党

列宁和他的活动

革命纲领的制定

俄国建党的最初步骤

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一九 三

年的伦敦代表大会

国际的调解

第二十一章 俄国一九 五年的革命

高涨的革命浪潮

- 略
- 孟什维克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的策
- 革命高潮和反动势力
- 第二国际和一九一五年的革命
- 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
- 第二十二章 殖民主义和战争：斯图加特大会（一九一七年）
- 殖民地问题
- 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战争
- 斯图加特决议
- 美国的沙文主义
- 第二十三章 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一年）
- 反战决议
- 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
- 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
- 考茨基和列金
- 第二十四章 战云密布：巴塞尔大会（一九一二年）
- 巴塞尔宣言
- 言行不一
- 第二国际的力量
- 世界大战前的右派和左派
- 第二十五章 大叛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 大叛变
- 大叛变的发生
- “保卫祖国”
- 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 第二国际的恶性循环
- 第二十六章 第二国际的作用（一八八九 - - 一九一四年）
- 第二国际早期活动的作用
- 机会主义的代价
- 第三篇 共产国际（一九一九 - - 一九四三年）

第二十七章 齐美尔瓦尔得运动（一九一五 - - 一九一七年）

第三国际最初的步骤
社会主义的反战会议
第一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昆塔尔会议
爱尔兰一九一六年的起义
列宁的伟大的理论斗争

第二十八章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

发生革命的原因
反动的临时政府
党的革命的纲领
走向革命的和平道路
斯德哥尔摩（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第二十九章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

夺取政权
苏维埃政府最初的措施
保卫革命

第三十章 苏维埃制度

政治结构
经济基础
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

第三十一章 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一九一八 - - 一九一九年）

德国的苏维埃
革命被出卖了
资产阶级恢复全面进攻
匈牙利革命

第三十二章 第三国际的成立（一九一九年）

第二国际的复活

成立第三国际的号召
莫斯科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纲领
第三国际的成立
第三十三章 革命的前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
青年共产国际的成立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二十一个条件”
第三十四章 共产国际与殖民地世界
卡尔·马克思和被压迫民族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
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
第三十五章 革命的发动：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
第二半国际的成立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纲领
若干组织问题
妇女工作
第三十六章 赤色工会国际（一九二一年）
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工会国际联合会
赤色工会国际的建立
赤色工会国际的纲领
赤色工会国际纲领的制定
新的革命的工会运动
第三十七章 统一战线：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
列宁和劳工的团结

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统一战线的政策

第三十八章 局部稳定：第五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

两个社会民主党国际的合并
德国十月的失败
代表大会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
统一战线问题
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第三十九章 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一九二四 - - 一九二八年)

工业的合理化
英国的总罢工
中国的革命斗争
反对托洛茨基 - 季诺维也夫 - 布

哈林反对派的斗争

第四十章 共产国际纲领：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八年)

共产国际的纲领
共产国际的政治展望
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革命
几点组织事项

第四十一章 世界经济危机(一九二九 - - 一九三三年)

危机打击下的美国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战争的

准备

第四十二章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希特勒取得政权
德国法西斯

罗斯福的“新政”

第四十三章 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的发展（一九三三 - - 一九三五年）

中国的革命斗争

法西斯在法国的失败

奥地利的武装斗争

西班牙的武装革命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受审

第四十四章 人民阵线：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五年）

法西斯是什么？

国际和平阵线

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劳工力量的统一

新的策略方针

第四十五章 行动中的人民阵线（一九三五 - - 一九三九年）

中国的民族反帝阵线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

美洲的人民阵线

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和内战

第四十六章 慕尼黑：通向战争之路（一九三五 - - 一九三九年）

罪恶的“绥靖政策”

苏联力量的增长

慕尼黑会议的出卖

扩军备战

第四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过程

战争的帝国主义阶段

苏芬战争

希特勒粉碎西方强国

战争性质的改变

不忠实的资本主义盟国

苏联粉碎纳粹德国

- 第四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游击队
 - 苏联的游击队
 - 中国的游击战争
 - 东欧和中欧的游击战争
 - 西欧的抵抗运动
- 第四十九章 第三国际的作用（一九一九 - - 一九四三年）
 - 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 共产国际的历史作用
- 第四篇 社会主义历史性的进展
 - 第五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后余殃
 - 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
 - 美国帝国主义追求世界统治权
 - “冷战”的基础
 - 第二国际与“冷战”
 - 第五十一章 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一九四五 - - 一九四七年）
 -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
 -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类型
 - 意大利的联合政府
 - 法国争取民主的斗争
 - 英国工党政府
 - 德国和日本的军事镇压
 - 第五十二章 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扩大（一九四五 - - 一九四七年）
 -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成立
 - 争取世界工人团结的斗争
 - 世界青年组织
 -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 欧洲的群众性共产主义政党
 - 第五十三章 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一九四五 - - 一九四九年）
 - 中国和印度的革命
 - 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五十四章 “冷战”初期的局面（一九四七 - - 一九五 年）
	原子外交
	“杜鲁门主义”
	“马歇尔计划”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帝国主义
	第五十五章 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七年）
	铁托叛变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世界工会
运动	
化	世界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腐
年）	第五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
	蒋介石发动内战
	人民的胜利
	中国的人民民主
	毛泽东的领导
	第五十七章 华尔街要战争，全世界人民
要和平	
	朝鲜战争
	印度支那战争
	氢弹
	“欧洲防务集团”的垮台
	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
	第三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制止
	斯大林逝世
	第五十八章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资本主义不能自动地复苏
	不值一驳的凯恩斯主义
	美国的统治权实现不了

帝国主义战争的疯狂性

第五十九章 世界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

社会主义解决了人民的问题

走向社会主义之路

第六十章 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展（一八四八

- - 一九五四年）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没落

工人阶级的前进

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

共产党人的世界影响的增长

附录页